神侃

唐朝三百年之建国大业

让幽默的阳光照进历史

让历史的天空生动鲜活

草军书◎著

历史曾经多么热火朝天，多么万马奔腾和多姿多彩，我们不能总是板着面孔去敲历史的大门。历史是可以带着感觉去看的，是具备让我们开怀……力的。在历史的客厅里，我们可以戴着有色眼镜，用轻松的心……的姿势、独特的理解去体味过往的历史云烟。

李承鹏
慕容雪村
陆川
强力推荐

……夏出版社
……UAXIA PUBLISHING HOUSE

李 承 鹏
慕容雪村
陆 川

强力推荐

李渊这次担任的抚慰大使是个实权职务，军政大权一肩挑，不但可以调动征发河东地区的所有军队，而且对这一地区的官员有任免权，在山西地区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别看李渊长了个“阿婆面”，但人不可貌相，用兵打仗、沙场厮杀绝对是行家里手。他赴任不久就在龙门和毋端儿领导的农民军进行了一场激战。龙门位于现在的山西河津，毋端儿在这一带攻掠郡县，影响广泛，聚集起了十几万人的队伍。

李渊听儿子说出这种大胆话，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喝道：你怎么敢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吾今执汝以告县官”！

李世民说：这是我掏心窝子的话，如果您一定要告我，把我抓起来送官治罪，我绝不辞死。

别以为李渊真的是“以国事为重”，他其实是想借此警告儿子不要在外面乱说此类灭族之言，完全是爱之愈深，吓之愈狠！

这一次“恐吓未遂”事件让父子两人之间的哑谜都现出了谜底。儿子知道了老子看看、再看看的隐晦心思，老子晓得了儿子不抛弃、不放弃的造反决心。

上架建议：历史 畅销



定价：32.00元

神侃唐朝三百年之

建国大业

草军书◎著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国大业/草军书著.—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6
(神侃唐朝三百年)
ISBN 978-7-5080-7044-5

Ⅰ.①建… Ⅱ.①草… Ⅲ.①中国历史-唐代-通俗读物 Ⅳ.①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7028号

建国大业

作　　者　草军书
责任编辑　贾洪宝　张　毅
封面设计　李春林　李　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2年6月北京第1版　201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开本
印　　张　18.25
字　　数　377千字
定　　价　32.00元

华夏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投稿:hxkwyd@yahoo.com.cn　互动:010-64672903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让幽默的阳光照进历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绵长的国家,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历史,然而,你我他一样,在面无表情的历史面前,我们也都是面无表情的。可是,历史曾经多么热火朝天,多么万马奔腾和多姿多彩,我们不能总是板着面孔去敲历史的大门。历史是可以带着感觉去看的,是具备让我们开怀畅笑的魅力的。在历史的客厅里,我们可以戴着有色眼镜,用轻松的心情、随意的姿势、独特的理解去体味过往的历史云烟。

作为一个写史者,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读者爽快地掏银子购买自己的著作,飞快地一口气看完,最后痛快地说:嗯,一包香烟的钱没有白花!

我想,使读者达到爽快、飞快、痛快这"三快"境界是每一个作者的梦想。历史是遥远的、枯燥的、古板的,怎样让历史变得有趣生动、活色生香,并让历史映照当下现实,让读者饶有兴致、甘之如饴地体会"悦读"之美,是我一直以来孜孜追求的目标。

归纳起来,如果要一个读者掏钱买一本书,不外乎两个要件:一是这书很有趣,能带来轻松快乐的阅读感受;二是这书很实用,能增长某方面的知识。《神侃唐朝三百年》这个系列就是本着这两个宗旨去写的,趣味性和知识性并重,小品化的语言、散文化的叙述、杂文化的评论,读者阅读时会有趣开心,开心之后也会有所思考,有所裨益,如此,也不枉苗条了自己的钱包。

你是读者,我是作者;你是顾客,我是小二;其实也可以说,你是我的衣食父母。所以,我必须让你开心,必须真诚和无条件地获得你的

好感。因为没有了读者，就没有了作者存在的意义。

所以，请不必怀疑我的虔诚，不必怀疑我的真心，一切尽在阅读过程中。虽然全书语言有点调侃，但绝非“戏说”、“胡说”，所有情节均建立在权威古籍史料之上。我希望我的文字能让读者朋友感受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悦读”的魅力！

身处当下社会，我们芸芸众生恰如一粒粒尘埃，被裹挟在奔腾万变的时代激流中，脚步是如此匆忙，生活是如此多“焦”，面对美酒佳肴却无心大快朵颐，虽有广厦万间却无处安放灵魂。真诚希望这个系列能让读者朋友们在万丈红尘中听一听自己灵魂的惬意呼吸，找回自己纯净清澈的笑声。

无论我们怎样奔波忙碌，笑容和知识都不应该离我们远去。

草军书

二〇一二年六月

目　录

第一卷　群雄逐鹿

第二卷　九州归心





第一卷

群雄逐鹿

一、李渊家族的前世今生

第一个登场的人物是大家特别熟悉的李世民的老爸——唐高祖李渊。李渊同志是唐朝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革命家(也可以说是野心家),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尽管晚年有点囧),战斗的一生。他摒弃隋朝腐朽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艺术地运用高超的斗争方法和外交技巧,将姨父杨坚创立的大隋这颗看上去很美、吃起来很香的三无霸核桃一点一点地剥开,直至壳尽肉裸,成为口中的美食。

尽管大隋的创立者名字很"坚",但经过"败家圣手"杨广十余年奢侈无度的挥霍之后,大隋这枚曾经的坚果早已是徒有其表,一戳即朽。从此,李渊一不小心栽下了唐朝这棵参天大树,过上了像花儿一样幸福的帝王生活。

和所有发迹的达官贵族一样,李渊同志在晋级为大唐帝国一把手后便着手修饰李家世系族谱,以证明自己的血统是多么纯正高贵。按照"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后代会打洞"的古训,皇帝的祖先一定不能是平头布衣。

那就往上追溯吧。两百多年前的东晋十六国时期,有个西凉国的皇帝姓李名暠,李渊说那人就是他祖宗,而这个李暠皇帝又是大汉"飞将军"李广的第 N 代嫡孙;再往上找,一千年前的老子也姓李,是他祖宗的祖宗。不过,后世诸多史家对李氏自认的这些祖先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李渊和李暠、李广以及老子李耳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翻译成俗语就是豆腐渣贴对联——两不粘。但在那个年代,因为缺少直接记录,太久远的事情任谁都是雾里看花。

不过话说李家的历史,远的无从考查,近的倒还是有史可循,其家族阵容确实可以称得上豪华版,完全可以用"英雄辈出"来形容。

早在北魏时期,李渊的爷爷李虎就追随著名将领贺拔岳东征西讨,且屡立战功,深得贺拔岳的赏识,年纪轻轻就被提升为左厢大都督,总管关西内外军事。不幸的是,这位"拔岳"将军某天昏昏然掉到了亲密战友高欢及侯莫陈悦为他专设的鸿门宴陷阱中,最终也没能把自己拔出来。

老东家被人用计杀害后,李虎很快便实现了再就业,转投到另一悍将宇文泰手下,这正所谓:麻袋装不住菱角,是金子总会发光。在随后的征战中,李虎果然显示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并因功勋卓著,与宇文泰、元欣、李弼、于谨、独孤信、赵贵、侯莫陈崇八人被封为"柱国大将军",当时号称"八柱国家"。

"八柱国家",顾名思义,就是整个国家都靠这八根柱子支撑,可见能得到这个官职的人不是一般的牛!确实,这八大金刚个个非同凡响,随便挑一个出来都能指挥千军万马,谈笑间消弭敌人于无形。以这八人为核心的军事群体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个起源于代北武川的军事集团随后左右了中国近两百年的



历史走向，奇迹般地创造出了北周、隋、唐三个盛世王朝（分别是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废西魏建立的北周，杨忠的儿子杨坚废北周建立的隋，李虎的孙子李渊创立的大唐），将中华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这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因此，可以说是李虎奠定了李氏家族飞黄腾达的基础。此后，李家像一条富贵的龙门红鲤，始终游走在最优越最上层的浅表富氧水面。作为宇文泰的亲信和铁哥们儿，特别是在宇文泰发动军事政变成功主宰西魏后，李虎的身份也水涨船高，事业一帆风顺，官职越做越大，最后当上了太尉。其间，民族荣誉感超强的宇文泰在国内开展了一场广泛的政治运动——恢复鲜卑旧姓运动。

这还得从五十年前的另一场改姓运动说起。公元496年，雄心勃勃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缓解与汉族的民族矛盾，加快政治、经济、文化的汉化过程，巩固政权，争取中原汉族地主的支持，先是将都城从山西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又向全国下达了改姓的诏令，命令所有鲜卑的王公贵族将鲜卑人复杂难读的姓氏改为单音的汉姓，要求朝廷上下“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并率先垂范，主动将皇族拓跋氏改为元姓。一时间，形成了自秦汉以来难得的“全国一家亲”的和谐局面。

作为鲜卑三大姓（宇文、拓跋、慕容）之一的代表人物宇文泰上台后，为了拉拢鲜卑贵族，立即来了个向后一百八十度大回转，下令复用鲜卑旧姓，以示自己与汉人不同。然而此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胡汉交融以及人员的生老病死、迁徙流动，很多鲜卑人已无法获知自己的鲜卑旧姓。那怎么办呢？这当然难不倒一代枭雄宇文先生，他按照功劳大小，将鲜卑民族的一百多个姓氏，分别赐给鲜卑族的大臣将士；对于有功劳的汉族大臣，赐姓则和升官、加俸捆绑在一起进行，以消除他们对改姓的抵触，增强他们的自豪感。李渊的爷爷李虎属于开国元帅级别的，所以得到了一个通俗易记的鲜卑大姓——大野氏。于是李虎变成了“大野虎”。要说“大野虎”这三个字确实很原生态，名姓搭配可谓情景交融。

大将军杨忠（隋文帝杨坚之父）属于府兵重要将领，被赐姓普六茹氏，也属于排名靠前的大姓。从此杨忠改名普六茹忠，作为杨忠的儿子，当时刚十岁出头的杨坚的官名也就不例外地变成了普六茹坚，这让他很不爽。二十多年后，当普六茹坚建立了隋朝，立刻宣布恢复汉族本姓，“已前赐姓，皆复其旧”，令所有被赐了鲜卑姓的汉人恢复自己固有的汉姓。李氏家族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抛弃了客串近三十年的“大野”一姓，重新回到李姓的怀抱。这时候的李渊已经是一个十五岁的青涩少年了。

李虎跟随老上级宇文泰多次出生入死，劳苦功高，两人亦师亦友，交情很磁很铁。所以，在宇文泰的三儿子宇文觉废西魏建北周时，李虎虽已驾鹤西去，但仍被列为开国第一功臣，追封为“唐国公”。这在当时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已经是顶格封赏，是很高的政治荣誉了。

哪个朝代都一样，表彰死人，其实是做给活人看的。皇帝是想通过奖赏死者传达

出这样一种信息:俺是个不忘本的君王,你们大家都好好干吧,只要是德、智、体、忠全面发展的"四好"将臣,即便有一天战死、老死了,俺也不会亏待你们的,照样给你高级职称。

话说这李虎不在了,"唐国公"的职称就由军烈属子弟——他的儿子李昞继承了。至此,李家便与"唐"字紧密联系起来。周闵帝绝对不会想到,自己随便取的一个名字将在"隋"后的历史天空中耀眼坚挺了三百年。

所谓"虎"父无犬子,李虎的儿子李昞也是一牛人。北周时他曾官居安州总管,也就是安州的党政军一把手,还被授予了"柱国大将军"的荣誉称号,袭爵唐国公。"柱国"在当时是最高级别的武官勋,相当于现在的上将军衔。当然,位高权重并不算李昞一生做过的最牛的事,他一生干得最牛的一件事情是娶到了独孤信的女儿做老婆。

独孤信是很值得一提的人物,他不但长相俊美,而且武艺超群,是难得的偶像兼实力派,如果有"中国历史百大帅哥排行榜",他绝对是上榜人物。其人少年时代就喜爱修饰,讲究穿戴,引领先锋时尚,在军营中享有"独孤郎"之盛誉。据说,有一天他出城打猎,回家时已是傍晚,他急匆匆骑马奔行,经过城区时,因速度过快,晚风吹歪了他的帽子。于是,一幅意境深远、豪放而不失婉约的画面诞生了:一个鲜衣怒马、归心似箭、锦冠侧斜的美男子在黄昏中策马狂飙,凌风扬鞭,衣袂飘飘。远方,关山苍苍,斜阳正红;近处,百姓目瞪口呆,惊为天人。更让人惊呆的是,从第二天开始,满城的男子都以歪戴着帽子为时髦。

有这样的优秀基因,独孤信生养的七个女儿跟七仙女似的,个个美颜如玉。大女儿嫁给了当时的顶级权臣——西魏的实际控制者宇文泰的儿子宇文毓,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北周第二任皇帝周明帝;四女儿嫁的丈夫就是李昞——唐高祖李渊的父亲;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即后来的隋文帝杨坚。这样算来,独孤信的三个女儿被三个不同的朝代——北周、隋、唐尊为皇后,《北史》以"三代外戚,何其盛哉"形容之。因此,独孤信是名副其实的"史上最牛岳父"。

之所以说李昞一生中干得最牛的事情就是娶到了独孤信的女儿,是因为这一联姻真真切切地影响了后世的历史格局。他娶了独孤信的女儿,便和杨坚成了连襟,凭着这层关系,他的儿子李渊日后备受杨坚的关照。可以肯定地说,隋建立以后,如果没有杨坚的提拔栽培,李渊不可能进入隋朝的中枢系统,而没有了这个支点,他也就不可能于晋阳起兵,更遑论唐朝的诞生了。这可是名副其实的"老子栽树,儿子乘凉"。

可惜李昞没有看到儿子主宰天下的那一天,他在袭爵唐国公后不久就死了。关于李昞到底活了多大,史书上鲜有记载,但可以参考杨坚的寿命推测个大概。李昞是公元573年死的,这年杨坚三十二岁,从李昞娶的是四姐、杨坚找的是七妹这点看,两人年龄相差不会太大,估计李昞死时四十岁上下,属于短命一族。



二、从侍卫到刺史

李昞死了，李渊也该登场了。读过"本纪"一类传记作文的朋友都知道，大凡皇帝出生时都伴随着异象，不是霞光万丈、龙凤呈祥，就是天地震动、紫气升腾。总之，不闹出点动静绝不罢休。李渊出生的时候，据史书记载也不同于一般人："高祖生长安，紫气冲庭，神光照室，体有三乳，左腋下有紫志如龙。"其他的都好理解，这"体有三乳"实在让后世之人不太明白。我估摸其中一个是良性肿瘤之类的东西，这要搁平常人身上，那就是先天畸形加残疾。

话说李渊的直系亲属寿命似乎都不长，在小李渊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幼年丧父是件很残酷很痛苦的事情。这还不算完，更要命的是，平时带他玩耍的三个哥哥也都约好了似的，前脚跟后脚地命归黄泉。也许不少人有这样的体会，小时候，我们和别的小朋友打架吃亏了，总是会放下一句"狠"话：你等着，我回家告诉我爸我哥，让他们揍扁你。而我们可怜的小李渊是永远没机会说这话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所谓祸福相依，凡事应一分为二地看。虽然李渊的爸爸、哥哥都死了，可唐国公这个世袭爵位还活着呀。于是，七岁的李渊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这个高入云端的爵位。就像田径赛跑，前三人都无一例外地摔倒了，冠军自然属于第四个人。而拥有了这个爵位，就等于搭好了一个起点很高的平台，为李渊今后的人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棵大树倒下了，另一棵大树长起来。就在李渊的老爸死的那一年，杨坚的女儿杨丽华嫁给了北周宣帝宇文赟，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靠着北周国丈——姨父杨坚和姨妈独孤伽罗的关照，李渊的童年、少年生活和比他小三岁的表弟杨广差不多。他们一起嬉戏游乐，一同读书作诗，一道习武练箭。

公元581年二月，宇文赟的儿子——北周静帝宇文阐（原名衍）在杨坚的刀剑逼迫下，宣布将皇位禅让给杨坚。杨坚定国号为大隋，改元开皇。其后的二十年，一个强盛富裕的隋王朝横空出世，为雄唐的诞生做足了一切前期准备。

杨坚登基后的第二年，便为一直在家待业的十六岁的李渊分配了一份工作：千牛备身。"千牛"是一种宝刀名，意思是说刀之锐利可屠牛千头。千牛备身通俗地讲就是御前带刀侍卫，专门负责皇帝的安全保卫工作。可别小看这保镖工作，这可是真正的大隋公务员编制，档案就放在尚书省吏部（相当于组织部）。这个工作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的，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根正苗红；二要政治合格；三要军事过硬。李渊家三代国公，老爸和杨坚又是铁把儿，绝对是自己人。在军事才能方面就更不用说了，地球人都知道，李渊是百步穿杨的神箭手，老婆都是靠射箭射来的。

自此，李渊就算正式走上了政坛。杨坚再聪明绝顶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善意无意

间埋下了祸根，并最终培养出了隋王朝的掘墓人。在他死后的第十四年，他一手带大的外甥真的来了个百步穿“杨”，将杨氏王朝射落马下。对杨氏来说，这是不幸的；可对历史来说，这是必然的。纵观中国所有的王朝更迭，除宋、明以外，几乎都是统治阶级自己培养推翻自己的人。想来还是比较有趣的，这跟一个家庭差不多：老子辛辛苦苦地把儿子养大，最后儿子给老子送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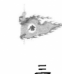
子曾经在川上曰过：“逝者如斯夫！”对于李渊来说，警卫员的生活时光也如水流淌。值班的时候，时间从警戒中匆匆而过；倒班的时候，时间从鼾声中匆匆而过。弹指间，六年过去，李渊已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强壮青年了。隋文帝一看，一个大小伙子，天天跨着把刀值班也不是个事啊！再加上皇后多次要求给李渊重新安排工作，于是杨坚便不再让他做警卫了，将其外放提拔为谯州刺史。

谯州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州，跟河南紧挨着，属于真正的中原腹地，离都城大兴不是很远。当时隋朝实行州、县两级行政管理体制，州属于中央直管，地位介于现在的直辖市和地级市之间。其时，谯州下辖六个县，七万多户。那会儿可没实行计划生育，家家儿女都跟冰糖葫芦似的，一串一串的，一家有个五六口人就算少的了。按此推算，当时谯州至少有四五十万人，占隋朝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强，州刺史的级别是从三品。从这一任命上可以看出，杨坚还是很看重李渊的能力的。这时候的李渊可谓春风得意，按照常理，他是大隋最年轻的后备干部之一，下放到基层锻炼一段时间，镀完金、充完电后再重新起飞，上升空间将堪比飞船火箭，进入六部乃至三省将是水到渠成。

但是世事难料，任何人，包括李渊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起点如此之高的唐国公在以后三十余年的人生岁月里，都在原地打转，官衔级别仿佛凝固似的停滞在起跑线上，永远有多远，李渊的从三品官路就有多远。一直到公元617年，杨广才任命他为右骁卫将军、太原留守，官衔仍然是从三品，只不过这个从三品的含金量非同小可。

那时候的谯州刺史还是比较好当的，没有招商引资考核，没有戍边守疆风险，无非是修几条便民路，打几眼皇恩井，逢年过节时给贫困低保户送点米面、麻油之类的东西，然后抱抱拳、握握手，嘱咐他们有困难找政府，别当土匪别造反，等等。总之，稳定压倒一切，和谐胜过一切。这些工作，李渊同志做起来可谓驾轻就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李渊同志的强项，《旧唐书》说他“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可见他十分擅长和群众打成一片。





三、李渊的另一半——不得不说的窦美眉

不得不说,李渊是个福将。他一生福风频吹,多次无缘无故地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却没被砸昏。他官场得意,情场也不失意。大约在外放的这一时期,他又被一个色香味俱全的馅饼结结实实地砸中了。这个被无数人眼馋的"馅饼"就是他的老婆——窦氏。

窦氏属于女中龙凤,远非平常女人可比。遗憾的是,如此顶级优秀的女人并没有在史书上留下自己的姓名。在中国,生育观古今高度一致:重男轻女。史官在记述历史时,对女人的常用笔法是:某某氏、某某妇或某某妻之类的字眼。

既然我们无法知晓她的芳名,那就姑且称她窦美眉吧。窦美眉的家世是很显赫的,父亲是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母亲是北周第一家庭成员,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襄阳长公主。窦美眉"生而发垂过颈",从小就漂亮聪明,因此她的舅舅周武帝特别喜欢她,并将她接到宫中进行全面培养。

那时候,由于北周需要拉拢突厥共同对付北齐,于是武帝宇文邕违心地迎娶了突厥可汗阿史那俟斤的女儿为皇后。因为是政治婚姻,武帝对阿史那皇后比较冷淡。窦美眉见到这种情况,就劝舅舅说:眼下边境未宁,突厥的力量很强大,朝廷必须得到突厥的帮助,才能安定江南和关中的敌患。希望舅舅以苍生社稷为重,多关心安慰皇后舅妈。武帝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便改变了对阿史那皇后的态度。说这番话的时候,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窦氏的具体年龄,推算应该在十岁以下。一个几岁大的孩子能有如此长远的战略眼光,确实让人惊异。

几年后,在杨坚废周建隋时,窦美眉又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她的爹地、妈咪吓得赶紧捂住女儿的嘴说:不要乱说,这可是灭族之言。窦氏的话虽然掷地有声,但到底还是个孩子,没有细想就脱口而出,要是被外人听见了,这句话就相当于给全家找好了坟地。杨坚上台的时候,对北周王室进行了血腥清洗,一个已屠杀了上万条生命的刽子手是不会介意在这个纪录上再加几个数的。

对于这样一个不让须眉、出类拔萃的女儿,父亲窦毅自是喜不自禁。他对老婆说:女儿才貌双全,可不能随便许配一个人家,得从长计议,为她选个上好的夫君。可是,怎样才能选到金龟婿呢?那个时候没有报纸电视刊播征婚启事,也没有网络QQ、视频聊天,更没有商场茶楼的偶遇邂逅,选择面是相当窄啊!但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夫妻俩经过权衡,决定在全隋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超级男生"选拔赛。总导演兼策划:窦毅;总评委:窦美眉她妈。

窦导命人在屏风上画出两只孔雀,令每位参赛选手只射两箭,射中眼睛者即为婿。消息传出,大兴城内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们都闻讯而动,纷纷领箭试射。差

不多有一个加强排的帅哥都射过了,命中的部位也是五花八门,反正除了两眼睛,其他的部位都射到了。最后李渊同志出场了。他赶到后,从容地"嗖嗖"两箭,各中一目。于是,李郎后发先至,顺利抱得美人归。看看,讨老婆就是这么简单。这段佳话也造就了一个经典成语:雀屏中选。

对这段历史的描写,《旧唐书·高祖窦皇后传》中原文是这样写的:"乃于门屏画二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前后数十辈莫能中。高祖后至,两发各中一目。毅大悦,遂归于我帝。"

虽然后人对这次比武招亲的相关细节说法不一,也有人揣测李渊是窦毅夫妇早已内定好的,不管过程如何,结果是正面的,和谐的。李渊和窦美眉就像童话里的王子与公主一样,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两人的婚姻是名副其实的"双赢"。窦家借女婿李渊拉近了和皇帝以及独孤皇后的关系,巩固并提升了自己家族的门阀地位;而由于窦美眉的情商智商超级出众,李渊身边则多了一个咨询师、心理辅导师和职业规划师。

由于从小在帝王家长大,窦美眉对权力核心的一些潜规则十分明了,经常对李渊的言行处事提出合理化建议。比如,李渊喜欢养马,家里有不少名驹良马,而当时的天子杨广也有同样的业余爱好。于是窦美眉便对老公说:当今天子也喜欢养马,你应该挑选几匹好马送给他,以便让他多关照你,否则以后他要知道你有良驹而不进献,会因此怪罪你的。看来,窦美眉深谙官场厚黑学,懂得"不怕领导不上道,就怕领导没爱好"的铁律。

可是,李渊是一抠门儿的主,舍不得忍痛割爱。不久,"养马门"事件果然爆发,杨广知道表哥藏马不献时,心里很是不爽,找了个借口将李渊贬谪到一个荒凉的边远小郡任职。该事件彻底教育了李渊,此后,他经常花巨资收购鹰马,多次向杨广进献,终于有一天,李渊踩着鹰马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杨广将他的军衔提成了将军。不过这时候,他的漂亮老婆窦美眉已经魂归天国了。当他接到任命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儿子说:"我早从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

窦美眉的优秀是全方位的,她不但对时事敏感,在生活中也充当着"知心姐姐"的角色,经常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工作方式对李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他排解心结和忧愁。

在杨广执政期间,有一天不知怎么突然心血来潮,竟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儿取笑李渊的脸像"阿婆面",意思是说李渊长了一张老妇女的面孔。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李渊当时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见皇上如此取笑、看轻自己,一直积极要求上进的李渊受到了巨大打击,感觉自己的官路仕途是永远没有希望了。

下朝回到家中,他闷闷不乐,茶饭不思。窦美眉问清原因后急忙说道:恭喜老公,贺喜老公!李渊哭丧着脸说:烦着呢,别理我。窦美眉说:我是实话实说啊!"阿婆面"可是个大大的褒义词呢!阿婆就是堂主,堂是厅堂,即一家之主。"堂主"暗谐"唐主",



而你的封爵正是“唐国公”,这也就是说你是唐朝之主啊!

李渊一琢磨,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立马开心起来,然后全家总动员,搞了一次家庭宴会以示庆贺。

从这个生活小插曲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窦美眉对逻辑学中的偷换概念运用得可谓得心应手,谈笑间就把李渊麻花般的脑筋给捋直了,而且李渊同志也有重度依赖老婆的心理。杨广说这话的时候,隋朝正值风生水起之时,并没有明显的改朝换代的迹象出现,除了杨广的子孙,任何一个外姓人想成为“唐主”都只能用妄想来形容。

总之,李渊的老婆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魅力女人、智慧女人,当然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的母亲。她一共生育四子一女,除一个早夭外,个个龙凤呈祥,能力非凡,特别是二儿子李世民,更是侠骨柔情,气吞天下,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伟人。

四、和下放有个约会

结婚这段时期,李渊家庭事业两不误。他先在谯州干了五六年刺史。谯州这个地方气候不太好,经常干旱,庄稼欠产绝收是常事。李渊在这里埋头苦干,带领群众兴修水利,赈灾救济,政绩斐然,颇得他皇帝姨夫杨坚的信任。

过了几年,一纸调令,他便到陇州(今陕西陇县)就任刺史。虽说官职都是刺史,级别也都是从三品,但二者的差别大着呢,谯州刺史见到陇州刺史只有羡慕淌口水的份儿。因为陇州靠近都城大兴,战略地位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天津之于北京,是都城的西大门,拱卫京师的作用十分明显。这是皇家的前门后院,不是心腹是坐不上这个位置的。李渊是皇亲国戚,替姨父看门护院是意料之中的事。

看看他的任职轨迹就明白,李渊的为官生涯其实就是两次画圈,第一次以京城为起点,半径向外,越画越远;第二次以谯州为起点,轨迹朝着京城,越画越近。这种内—外—内的官员培养模式直到今天依然如故,叫做“下放基层锻炼,上调重要岗位”。

接下来,李渊的仕途继续朝好的方向发展,没几年就当上了岐州(今陕西凤翔)刺史。岐州离都城更近,相当于从三环开外进到二环以内了,眼看着就要进入一环核心圈子了。这时候的李渊踌躇满志,他靠着努力和裙带关系,一步一步来到皇城根下。工作经历、任职资格、学历文凭、上层关系,一切起跳腾飞的条件他都已具备,就等着大隋最高统帅杨坚给他颁发正三品以上的高级干部委任状了。

但是,现实有时候是很奇妙和令人费解的,李渊的仕途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井喷。不知道什么原因,自从把李渊调到岐州以后,杨坚似乎忘记了他,没有再提拔这个亲戚后生。李渊就像强力胶一样,牢牢地粘在岐州。与以前在外地遥望京都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不是遥望,而是仰望,但没有本质区别,都属于可望而不可即。他不想望断天涯,却在望断天涯的过程中望断了天子的性命——隋文帝杨坚死了。

时光永不停息，皇帝没有一个真正万岁的。公元604年的炎热夏天，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不明不白地驾崩了。杨广没有丝毫丧父之痛，反而欣喜异常，原因不用说了，地球人都知道。从此，他抛弃了所有伪装，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隐藏得最深的一个伪君子跃然而出，他成了一个无考核、无约束、无监督的“三无”人员，通俗地讲就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惜杨广不明白，没有制约的权力是毒品，它让拥有者高度亢奋的同时也高度上瘾，并最终从高空跌落。

某天，做了皇帝的表弟突然想起了那个小时候经常和他抢牛皮糖的表哥，于是调李渊到荥阳郡担任太守。太守跟刺史是一回事，只是名字不同而已。杨广主政以后，将全国的州、县两级管理体制改为郡、县体制，取消了刺史一职，郡的长官恢复秦时称呼：太守。不过，唐代以后又改称刺史。

荥阳郡的地位在隋代是相当不错的，属于经济发达的大郡，位于今河南郑州境内。河南虽然现在有个不太时尚的标签——农业大省，但在那时候，农业牛得很，跟今天的高科技产业一样吃香。能把李渊调到那里，说明杨广还是很讲兄弟之情的。这里离李渊第一次任职的谯州很近，顶多一两天的车程（马车）。虽说李渊同志苦笑着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但总算是搞到了一张半新不旧的船票。按理说，从雪藏到复出，他应该是步入顺风顺水的政治快车道了。

可是，关键时刻，“养马门”事件爆发了。原因大家都知道，毕竟从小在蜜罐里长大，李渊同志也有许多纨绔子弟所共有的各类特殊的饲养爱好。他的一帮富贵哥们儿中有养狗的养鹰的，还有养蝎子养蛐蛐儿的，李渊比他们的档次稍微高点——养马。经过多年的搜买累积，李渊家里囤积了不少品种优良的名马。

本来养马无罪，爱马有理，但是遇到同样喜欢名马的杨广表弟，那就变成有罪和无理了。也不知道是谁打的小报告，李渊养马的事让“除了人民不养，其他什么都养”的杨皇帝知道了。得知李渊有好马居然不进献，杨皇帝生气了：你既然喜欢马，那就“上山下乡”，到边疆楼烦郡去当太守吧，那里地广人稀，跑马方便，工作爱好两不误。

就这样，刚刚在大隋政坛冒了一下泡的李渊就抱着铺盖卷不情愿地去了楼烦。

楼烦（今山西静乐）这地方名不副实又名副其实，名叫“楼烦”，其实根本没有楼，最高地标不是山就是树，还经常刮沙尘暴，到这地方旅游都嫌烦，当官长住那简直是烦上加烦。这个郡是杨广上台的第三年（607年）新建的，人口只有荥阳郡的六分之一。这里土地贫瘠，治安混乱，GDP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作为皇亲，来这里任职，相当于流放发配。

来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李渊才真正醒悟了：虽然脑袋顶在自己肩膀上，但自己是做不了自己主的，只有领导才能替自己做主。于是他托关系，走后门，按照老婆的指点，不时向表弟进贡名马、雄鹰一类的玩赏宠物，渐渐改变了皇帝表弟对自己的恶劣看法。终于有一天，表弟被他虔诚低调的自我检讨行为感动了，将他从偏远边陲直调中



央，出任殿内少监，专门负责宫廷各项物资供需。

李渊总算回城了。杨广给他的这个职位虽然不很显赫，但由于是皇宫"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采供一条龙服务，还是有不少捞油水的弹性空间的，比起以前的"准流放"太守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李少监在这个位置上干得勤勤恳恳，供给保障有力，后勤服务到位。杨广很高兴，结果很可喜。不久，他又升任卫尉少卿。卫尉少卿最重要的职责是负责全国军械兵器的入库登记、发放和管理，重要性不言而喻。杨广那会儿实行的是"先军政治"，国家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打仗戍边，军务优先。李渊能混到这个岗位，表明他已经逐渐取得杨广的信任。从这时候开始，李渊算是半正式进入军界了，尽管是在最上游的最边缘，但从此可以开始计算军龄了。

李渊的宫廷任职生活是悠闲惬意的。虽然是单位二把手，级别比以前低，但由于封爵很高，又是皇亲，再加上人缘很好，所以身边总有一帮人围着他，上班聊聊天灌灌水，下班喝喝酒听听歌。谈笑有美女，往来无白丁，有丝竹之悦耳，无案牍之劳形。

如果李渊的生活一直就这样顺汤滑水地过下去，任职到"一五"、"二五"年龄，内退或是正退回家，养花遛鸟抱抱重孙子，那么中国隋代以后的历史就得全部改写了。

"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是不少人都熟悉的一句俗语，拿来形容一千多年前唐高祖的人生是最恰当不过了。纵观李渊的一生，有三个"好汉"自觉不自觉地对他帮助巨大，并最终将他推上皇帝宝座。这三个人就是杨广、李密和裴寂。

五、杨广其人

隋炀帝杨广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知名度比较高，他的很多"事迹"大家也都了解，概括一下，就是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因而特别能败家。

杨广的一生以登基为界，可以分为对比鲜明的两个阶段，两阶段黑白分明，反差强烈，极富戏剧性。可惜他没有机会成为战俘，不然完全可以利用"蹲号子"的时间写一套畅销书《我的前半生》和《我的后半生》。前半生，他的所作所为都围绕着"伪装、隐蔽"四字展开。为了得到太子之位，他充分发挥自己的阴阳嘴脸和两面派特长，极尽伪装表演之能事，最终"愿景"得逞，促使父亲隋文帝杨坚废黜了哥哥杨勇的太子之位，自己取而代之。

杨广酷爱旅游。根据他的旅游资历和水平，应该可以和秦始皇、乾隆帝并称中国三大"驴友皇帝"。夸张点说，杨广毕生不是在旅游就是在策划、准备旅游。他在位十四年，住在两京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足四年。一游河右，两巡塞北，三游江都，四至天池，再加上洛阳、长安间的频繁往返……雁门、张掖、涿郡、江都、榆林、洛阳……这些相隔千里的城市，每一处都留下了杨广的足迹。即使在车来车往、飞来飞去的今天，将这些地方全部游览一遍也绝非易事，何况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他似乎患有旅游

亢奋症，永远都不可能在一个地方稍作停留。他近乎疯狂的游走，浪费了数不清的财富，牺牲了数不清的生命，最后在生命的终点站——江都心不甘情不愿地待了一年多，那还是因为当时全国各地都在造反，他已经无处可去了。

公元605年，杨广坐上龙椅还不到一年就同时烧起了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修建洛阳城、开凿大运河和巡游江都城。而后，在他十四年的皇帝任期内，"三巡江都"成了他一生旅游的"代表作"。他第一次从刚刚完工的运河乘船游幸江都时，跟随他一起旅行的文武官员、王公贵族、嫔妃宫女竟然达到二十万人，光各类船只就有上万艘，前后绵延江面二百里。

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杨广乘船巡游时还有一个怪癖，就是所有的船不准使用桨篙作为动力，而是全部由纤夫在岸上拉拖前进，并且规定每个纤夫都必须身穿锦袍。"华服纤夫"，估计这也是人类航运史上的一大创举。一巡江都时，仅拉船的纤夫就达八万多人。为了显示气派，杨广还倡导实践"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思想理念，专门在吴越一带征集了五百名民间美少女，手执彩缆拉动自己乘坐的龙舟。

同时，他还大搞"万里大造林"工程，在洛阳到江都一千多公里的运河大堤上种植垂柳，这种绿荫千里的壮观景象使得他龙颜大悦，于是下诏敕封垂柳姓杨。自此，他造出了一个汉语新词汇：杨柳。当然，最能反映杨广特别能折腾的性格的，还属浩浩荡荡的三征高丽。

大业三年(607年)，杨广北巡到东突厥启民可汗的大帐时，正好遇到了高丽国王高元派到突厥的使者，于是杨广吩咐使者说：叫你们的国王明年亲自来朝觐见。杨广以为他这句话一出，高元一定会唯命是从。可没想到的是，这个叫高元的国王根本不鸟他，别说亲身赴朝，连个使者都没派来。杨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气哼哼地说：高丽弹丸之地，竟敢藐视大隋。我要让你们看看，大隋是怎样的兵强马壮实力雄厚！

于是，公元611年，他正式下诏征伐高丽。翌年，集调了一百一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涌向高丽。其实打仗根本不是杨广的真实目的，"炫耀"才是他的本意。他带着数十个向隋朝臣服的小国政要，免费供应他们车驾吃喝，让他们随军"观摩"，看看强悍的隋军是如何在高丽摧枯拉朽的。不曾想却一败涂地，三十五万人渡过鸭绿江，而活着回来的却不到三千人。

炫耀不成反蒙羞，这让只要"面子"，不顾"里子"的杨广如何能消停？半年后，他再征高丽，这一次眼看着辽东城就要攻破却突然后院起火——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造反，围攻东都。为了快速回救洛阳，杨广不得不下令立刻撤军，将大批军器物资白白丢弃在战场上。一年后，他又固执地组织了第三次征伐。

三征高丽完完全全是一场闹剧加悲剧，损失了精锐军队，浪费了大量物资，摧毁了人民信心，彻底动摇了隋朝的统治根基，无异于自拆国家篱笆。当时高丽的全国人口还没有隋朝的一个大郡多，根本没有必要和其较真。但是，面对一个歇斯底里的君王，



没有人拿他有办法。早就有人说过:"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此时的杨广确实疯了。他除了"耀武",还喜欢"炫富"。

公元609年,在吏部侍郎裴矩的忽悠下,好大喜功的杨广心血来潮,在边境设立了一个"西域开发区",专门吸引附近国家商人来此贸易。乍一听还以为杨皇帝很懂国际贸易呢,其实不然。他所规定的"贸易往来"只有"往",没有"来",纯粹是赔本买卖。为了营造繁荣昌盛的市场景象,大隋国办公厅专门下发文件,规定凡来开发区投资做生意的外国友人经过隋朝郡县时,各地必须殷勤招待,无偿供给吃喝,不准收费,而且离开时还要给予赏赐。此文一发,西域各国万人空巷,许多游手好闲的无赖二混子都争着来隋"做生意"。一时间,开发区从早到晚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各国人民都夸大隋皇帝英明。杨广一高兴,又将这一优惠政策深入推广到中原的洛阳城。

为了吸引西域商人来洛阳"做生意",隋炀帝又下令要求洛阳以高标准装点市容市貌,所有店铺都统一装潢,路上张灯结彩,连卖菜的地方都铺上用昂贵的龙须草编成的席子,街道两边的树木全部披扎上彩色绸缎。西域商人从饭店酒楼门前经过时,服务员要主动邀请他们进去吃饭喝酒,吃完了不用付账。老板经理还要拍着胸脯对满脸疑惑的友邦人士说:我们国家很富裕,吃饭不要钱。

大业六年(610年)正月,为了炫耀自己的大款派头,杨广又将诸番酋帅及各国商人招到洛阳,开始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免费招待活动。关于这次空前绝后的文体"庙会"和美食品尝活动,史书上有详细记载:"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那时候的洛阳城,天天都是"土豆烧牛肉",似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如此打肿脸充胖子的荒唐行为令人欲哭无泪。唯一能给后人少许安慰的是,杨皇帝这么一折腾,折腾出了一个"元宵节"。正月十五闹元宵就是打那时开始的,也算歪打正着吧。

兴盛的王朝是相似的,而衰败的王朝各有各的衰招。但所有衰败的王朝有一点似乎出奇地相同,那就是:众人皆醒君独醉。

杨广在登基之前是不怎么喝酒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好酒,就像他登基之前故意表现出不近女色一样。按照他前后判若两人的悬殊表现,应该是好之愈切,藏之愈深。成为无人制衡的皇帝以后,他的酒色欲望都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他狂热地爱上了饮酒,成了地地道道的喝酒"瘾君子",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杨广嗜酒时,全国各地的起义已成燎原之势,他心里明白,但又不愿面对现实,只能用酒精麻醉自己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成了彼时隋朝元首的座右铭。其时的皇宫差不多成了一个大酒窖,杨广就是孜孜不倦的品酒师。他下诏命各地官员进献本地名酒,自己一一品尝,并详细记录,评出高下。

为寻求刺激,他还经常组织一帮大臣嫔妃甚至侍卫在室外园林尽情狂饮,互相劝酒。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杨广更是流连于烟雨江都的水榭楼台,酒池肉林,"醉生梦死"

是其最真实最贴切的写照。他的宴饮压轴节目是“连环饮”。江都宫有一百多座殿房，每房都有许多各地选送的美女。杨广下令，每天轮流由一房做东，安排好酒席，他则带着皇后等人逐房饮酒作乐，日日酩酊大醉，昏昏沉沉，连写出来的诗文都酒气冲天：“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

如此纵情玩乐，杨广自己内心也并不安宁，他知道，终有一天，他和他的国家都会崩溃的。在偶尔清醒的日子里，他也对着镜自言自语：“好头颅，谁当斫之?”就在这句著名语录说出后不久，他的部下就反了，他被自己的警卫司令宇文化及下令执行绞刑。

从老二到太子再到至高无上的君王，杨广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矛盾综合体，是一个思想行为互相打架的双面人。他阴险狡黠然又不乏雄才大略，宏图满怀却又鼠目寸光，精明过人但又糊涂透顶。他兴建洛阳城、开通大运河，南下灭陈平叛，北上打击突厥，西向开疆拓土。然而，他残暴自私、灭绝人伦的许多行为同样罄竹难书。他曾经金戈铁马，在充满血腥和死亡的战场上驰骋鏖战，可是在大业十一年的雁门之围中，竟然被落在身前的突厥弩箭吓得泪流满面；他曾经戎马倥偬，在枪林弹雨中指挥若定、一往无前，可是晚年里一次偶然的宫殿失火竟把他吓得战战兢兢躲进草丛中。

杨广的一生可以用四个字简单概括。前半生是某广告词：我能；后半生必须再加上四点：我熊。

六、站到历史吧台前

公元613年，在第一次东征高丽铩羽而归的情况下，杨广又组织了一个三四十万人的庞大军团第二次杀向辽东。和上次一样，他还是御驾亲征，对他来说，打仗是另一种形式的旅游。不一样的是，这次多了一个人：李渊。

战役总指挥杨广派给李渊的任务是，在怀远镇（今辽宁辽中附近）督运粮草。李渊是个老督运了，早在公元588年隋文帝杨坚渡江灭陈时，就本着“压担子、送梯子、上位子”的干部培养宗旨，委派他总督三军粮草。显然杨广这次给了他一个专业对口的好差事。因为督运粮草是在大后方，没有在前线厮杀的危险，还能享受到军人应有的福利待遇。所以那时候，很多从军者都通过各种渠道疏通关系，想方设法挤进这支“二部队”。督运长官清一色是和皇帝关系很近的人，因为粮草运输对于战争的胜负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交给一般人心里不踏实。就像这次的两个主要督运官，一个是皇帝的表哥，另一个是曾经为杨广进位太子、登基为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楚国公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

有了第一次的诸多教训，这次隋军稳扎稳打，一路势如破竹，前锋很快推进到高丽重镇——辽东城。上一次隋军就是在这里遭到顽强抵抗的，这次杨广急于报去年那一





箭之仇,下令昼夜不停猛攻。还没有从上次攻防战中恢复元气的高丽军民在"杨家军"急风暴雨般的轮番攻击下渐渐不支,眼看着就要城破人亡。就在最后一根稻草即将要加到骆驼背上的千钧一发时刻,隋朝国内突然后院起火——运粮大队长杨玄感凭借为大军督运粮草之便,在黎阳(今河南浚县)起兵造反,并围攻东都洛阳。

于是,杨玄感成了高丽人的大救星。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打仗就怕粮草出事,结果就真出事了。皇帝就怕别人造反,结果造反的真就出现了,而且还是自己身边小圈子里的人。令杨广郁闷的不仅是这个造反的礼部尚书,还有一个叛逃到高丽的兵部侍郎斛斯政。

兵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位高权重。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这样一个大国高官怎么会叛逃到兵弱将寡的高丽小国呢?没办法。因为他和造反的杨玄感是关系很好的哥们儿。在杨造反之前,斛斯政偷偷放走了杨玄感在东征队伍中的弟弟杨玄纵和杨万石(在半路就被隋军抓住,送往涿郡后被处死)。

获悉杨玄感造反后,杨广火速率兵回国平叛,同时在军队系统内大肆抓捕杨氏兄弟的党羽。曾经当过杨广侍卫的斛斯政知道,只要涉及造反问题,抓住就等于没命,而且会死得很惨。所以在杨广还没有发现自己之前,他先来了个脚底抹油。

从斛侍郎叛逃的目的地来分析,他绝对是官大无脑。出国也要挑个地方呀,实在无处可去,就是跑到山上搭间草棚冒充隐士也比去高丽强啊。高丽一直是隋的藩属臣国,连女人都作为礼物向大隋进贡,跑到那里躲祸跟跑到囚笼里没区别。果然,高丽国王把这条大鱼精心蓄养起来,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一个超金贵的砝码。一年后,这条大鱼就派上了用场。当得知隋军第三次杀上门时,已经无力再战的高丽国王将斛斯政作为礼物献给杨广,请求罢战。杨广一口答应。就这样,斛斯政站着跑出去又被躺着送回来。最后,他确实死得很惨,被绑在柱子上,文武百官排队用刀砍,用箭射,用嘴咬,他身上的肉被一块块割下来,然后烹煮,最后再将骨头"焚而扬之"。

叛徒确实可恨,人人得而诛之。斛斯政的死于隋来说轻于鸿毛,但对高丽来说却有着重于泰山的意义(高丽人也许不愿意这样认为)。如果不是斛斯政的出现让杨广正好借坡下驴,收兵回国,那第三次征伐极有可能让高丽陷入灭顶之灾。因为当时隋朝名将来护儿正率领大隋海军从海上一路破城,即将围攻高丽国都平壤。这个时候,高丽国王高元才不得已向杨广祭出了斛斯政这个"活宝"。

当杨广要求来护儿撤军时,这位个性鲜明的大将拒绝执行命令。他慷慨激昂地对部下发表了一通演说:"今高丽困弊,野无青草,以我众战,不日克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取其伪主,献捷而归。"遗憾的是,最后这位名将还是迫于各种因素不得不抱憾而归。如果此时不失时机地拿下平壤,那么历史将会省略很多情节,起码不会有后来唐朝和高丽的屡次乱战。所以说,斛斯政真的是救了一个国家。

李渊在这次叛乱中立场坚定,态度明确。他得知杨玄感造反的消息后,立刻派人

日夜兼程向杨广"报料",成为极少数几个最先向皇帝报信儿的官员之一。这让杨广很感动,觉得还是自家人贴心啊!于是对表弟的印象分由"良"跳升到"优"。

斛斯政死了,他是一了百了了,可他家的许多亲戚却才刚刚开始倒霉。弘化郡留守元弘嗣和斛斯政有姻亲关系,那可是有枪杆子支撑的实权人物,他要是起兵造反,麻烦可就大了。杨广于是命令李渊立刻带人赶赴弘化郡,逮捕元弘嗣,并就地接任弘化郡留守一职,全面负责陇右防务。

弘化郡(今甘肃庆阳)是长安的西北面屏障,军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潼关以西的十三个郡的军队全由弘化郡留守调动指挥,军权很大。从此李渊便由一名文职军官直接进位到炙手可热的大军区司令。这一角色的转变直接决定了其今后的人生走向,自此,李渊出现在历史吧台前,开始了后半生波澜壮阔的生命旅程。

李渊的一生其实很像一根甘蔗,前半生是农夫山泉,只是"有点甜",越到后面,越到根部,糖分就越多,味道越甜。

七、杨玄感——一个凭感觉造反的人

杨玄感这个人很特别,他是隋朝第一个站出来造反的大贵族,有必要给他专门做个介绍。

杨玄感造反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和杨广有"杀父之仇";二是担心杨广灭他九族。

之所以将"杀父之仇"打上引号,是因为杨玄感的父亲杨素是病死的,并非杨广所杀,但杨玄感和他的家人都认为是杨广杀死的。平心而论,关于杨素的死,里面确实有些弯弯绕,皇帝杨广是撇不清关系的,但杨广只能算间接杀人,而且还只是间接暗示,杨家想抓把柄都抓不到。

杨素正儿八经是杨广的事业引路人,可以说没有杨素的力挺就没有杨广后来的幸福生活。杨素是隋文帝杨坚身边的一号红人,战功卓著,军权在握,身为皇子的杨广那时候还腆着脸巴结杨素呢。据《隋书》载:"王卑躬以交素。及为太子,素之谋也。"仁寿四年(604 年),病中的隋文帝得知杨广调戏自己的爱妃宣华夫人后,气得要立即召回被废黜在外的前太子杨勇回宫继承皇位。在这个决定杨广生死存亡的时刻,杨素果断封锁消息,采取措施,使杨广顺利地由皇帝的儿子升级为皇帝。

然而,对薄情者来说,知恩图报也是有保质期的。当一切尘埃落定,功劳太大、知道的太多的人便连"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也算不上了。

大业二年(606 年),当杨广得知楚国公杨素生病后,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和关心,多次到其病榻前看望慰问,还经常派御医前去诊治,不停地派人去杨府询问病情,明里是关怀备至,潜台词则是:死了吗?老家伙怎么还没死啊?

杨素多精啊,属于能"捉鬼卖钱"的角色,当然知道这是杨广的哑谜,"狡兔死,走狗





烹"的例子他见得太多了。于是他拒绝接受任何医治，躺在床上等死。杨玄感和叔叔杨约劝杨素接受治疗，杨素哀伤地说：这种情况下我还能活吗？结果，功高震主的杨素"如约"而死。

除去一个心病，杨广很高兴。他亲自撰写悼词，假惺惺地为杨素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年后又敕杨玄感袭爵楚国公，任礼部尚书。

杨素不愧为一块政坛老姜，他自觉自愿用一人死换来全家宁。以政治斗争的眼光看，他选择病死是上策，尽管这显得过于残酷。当帝王的瞄准仪锁定你的时候，最聪明的选择就是在帝王按下发射按钮之前，自己选择自爆，在烈火中焚身的士大夫好歹还算是王朝的"烈士"。

本来杨素死了，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事情该画上句号了。可杨广不知道哪根筋又拧巴了，一天突然咬牙切齿地说："使素不死，终当夷族。"

皇帝说出这种话，被说的人自然是天天生活在惊恐之中，不知道哪一天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作为家族的领头人，杨玄感更是愁肠百结。他了解喜怒无常的杨广，今天夸你是人才，明天就可能给你送棺材了。

一句话逼反了一个人，坏了好事一箩筐。看来，作为领导同志，"祸从口出"这四字箴言一定要牢记啊！

杨玄感造反的准确日期是大业九年(613 年)六月初三。这时，造反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两年前，山东人王薄就第一个揭竿而起，而后，孙安祖、高士达、窦建德、翟让等刺头都占地为王，和朝廷对抗。这些造反先驱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全是饥寒交迫的贫下中农。在贵族阶层里，杨玄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杨玄感的造反充分利用了职务之便。老板杨广派他督运军粮，他可好，故意扣压漕运船只，不按时递发，"欲令帝所军众饥馁"。粮草总是供应不上，杨广急了，多次派人催促他提高工作效率，要又好又快地完成运粮大任。杨玄感装着很负责很委屈的样子说：现在水路盗贼太多，不能按时运送。

为了给造反放烟幕弹，他还特地找来几个"五毛党"，自编自导了一出双簧。

当时，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正率领着他的海军陆战队从海上进攻平壤。杨玄感派家奴假扮东方来的使者，谎称来护儿谋反，给向来对隋朝忠贞不贰的来同志扣了一个大大的屎盆子。

六月初三，杨玄感以讨伐来护儿为借口，和另一个运粮将军王仲伯、汲郡赞治(郡长助理)赵怀义等人将自己押运的粮草全部搬入黎阳城，下令关闭城门，禁止人员随意出入。然后，他做了四件事：

第一，将城内所有的男人集中起来，强令他们从军。

第二，制造"头盔铠甲"。当然，金属是没有的，所谓的"头盔铠甲"全是用帆布缝制，跟现在工厂里工人穿的工作服差不多。

第三，恢复隋文帝开皇年间的旧制。这明显是跟杨广叫板，传递出的信号很明确：当今皇帝的皇位是非法抢来的，不符合法律程序，我起兵是为了护法匡正。

第四，以运粮的名义将附近郡县官吏中有才干的人诱骗过来，任命赵怀义为卫州刺史，东光县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袆为怀州刺史。

杨玄感的造反真的很盲目，和他的名字一样：很玄很感性。造反者应该具备的优势，兵权，威望，目标，智商，他一项也没有。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还梦想拥有天下，当然只能是梦了。

劣势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来。杨玄感手下没有一个军人，哪怕是退伍复员的。没有专业人员不要紧，他决定找人入伍。他从运送军粮的民工中挑选出了五千多个身强力壮者，又拉扯来三千多个船夫，就这样组成了一支联合武工队。在誓师大会上，杨玄感打出了自己的起兵宗旨：拯救百姓于水火。这个崇高的宗旨很有煽动性，台下近万人欢声雷动，口号震天。

这边，台上台下互动热烈，拍胸脯表决心；那边，刚被杨玄感任命为怀州刺史的唐袆趁乱偷偷跑回了自己的治所河内郡。事实证明，从这个人成功逃走的那一刻起，这次造反的速败已经是铁板钉钉了。因为唐袆一回到河内，立即加强防御，给玄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同时他将杨玄感造反的消息报告给东都洛阳，使洛阳做好了守城的充分准备，使杨玄感失去了出其不意攻占洛阳的唯一机会。

当然，这只是我的分析，杨玄感可不这么认为。此时，他正踌躇满志地向刚刚从长安潜入军中的李密询问用兵大计，李密给他提了上、中、下三条建议：

上策：率兵长驱入蓟（今北京），凭险据守临渝关（今山海关），切断征伐高丽的隋军归路，使其不战自乱。

中策：挥师直取长安，依托潼关，守住长安，然后从长计议。

下策：挑选精锐士兵，昼夜兼程，袭取洛阳，以号令四方。

杨玄感的看法和李密恰恰相反，他认为李密的下策才是真正的上策。他的理由是：当今文武百官的家属大都在洛阳，如果攻下东都，就可以扰乱百官的心，瓦解他们的斗志。他还认为，如果部队经过城池却不攻取，那怎能显示出自己军队的威风呢？

唉，这样一个没有战略眼光，时刻都想着面子的人，怎么可能走的远呢？如果这样鼠目寸光的人都能造反成功，那造反的技术含量就跟造假差不多了。后人都说杨玄感之所以兵败，是因为没有采纳李密的上策和中策。我觉得根本无关策略，而是双方人才、武器、军队等硬件实力悬殊。

下面来仔细分析一下杨玄感鄙弃的前两个选项。第一项，直插北京。思路不错。当时杨广的军队正在辽东和高丽人拼刺刀，南面是一望无际的渤海，北方是虎视眈眈的胡骑，只有西向是安全畅通的。如果杨玄感拿下临渝关，就等于把在前线作战的隋军的回家之路完全堵死。让高丽人知道了，肯定会纵兵西进，夹击隋军，杨广铁定



惨败。

问题是，想的容易做起来难。大家可以翻下地图，从黎阳到临渝关必须纵穿河北和北京全境，其间郡县密布。且不说以当时杨玄感八千杂牌军的战斗力能否到达临渝关，即便侥幸到了，易守难攻的临渝关就那么不堪一击吗？

第二项，挥师直取长安。这个策略看上去很美，但太没谱了。长安是隋朝大本营，城坚墙厚粮多，当时驻守的是杨广的孙子代王杨侑和刑部尚书卫文升。卫文升这个人虽然带兵打仗的水平臭，但长安城里有好几万军队，如果和攻城者打不需要高智商的消耗战，那情形就不一样了。一支连河内小郡都撼不动的装备简陋的队伍，怎么可能打得下都城？虽说蛇能吞象，但前提一定是千年老蛇和百日小象，而彼时情形正好倒了个个儿。

于是，杨玄感的军事冒险生涯开始了。

他将八千人的武装分成三队。弟弟杨玄挺率领一千精兵为前锋，向西攻取河内郡(今河南沁阳)；自己率领三千余人紧随其后；另一个弟弟杨积善率兵三千从偃师沿洛水向西推进。三支队伍的目标高度统一：直捣东都洛阳。

要命的是，先前跑回河内郡的唐祎早已把这里打造成铜墙铁壁一般，杨玄挺久攻不克，只好绕开河内，越过邙山向南，迂回向洛阳移动。攻不下城是正常的，要攻下来了反而不正常。因为这支军队太穷了，穷得简直就剩一屁股带两胯，没有杀伤性的弓箭，没有护身甲胄，没有攻城器械，有的只是一人捏着一把破单刀。仅靠单刀怎么去攻城，挖城墙脚都不好使。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这些造反派虽然没有霸气，但好歹有点运气。没有枪，没有刀，有人帮他们造。帮他们造好武器又免费快递过来的“活雷锋”来了。

得知两路军队攻向洛阳后，当时洛阳的最高长官、杨广的另一个孙子越王杨侗也派出了两路军队迎战：河南令达奚善意率五千兵马迎击杨积善，建设部长裴弘策率八千人接战杨玄挺。

这个达奚善意确实比较“善”，他见才渡过洛水的杨积善来者不善，五千人马刚和对方接触就一哄而散，于是，“铠仗皆为积善所取”。这哪叫打仗啊，纯粹是给杨玄感扶贫帮困送温暖来的。

再来看看建设部长裴弘策这边的战况。这仗打得跟演小品似的。裴部长在白司马坂和杨玄挺干了一仗，结果落荒而走，一大半人丢弃了兵器铠仗。杨玄挺也不追赶，只管捡拾他们扔下的物资装备。裴部长跑了三四里地，想想心里不服气，又收编散兵，重新摆开决战阵式。过了一会儿，杨玄挺的部队慢慢晃了过来。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并不进攻，反而悠闲地一屁股坐在地上聊天吹牛，裴部长有些头大。正在他不知所以的时候，杨玄挺突然发起了进攻，裴军不敌，掉头又跑。就这样猫捉老鼠似的打了五战，裴弘策只带着十余人跑回洛阳，其余全部投降了杨玄感。不知道这个大隋的建设

部长主管的项目中有没有豆腐渣工程，但从带兵打仗来看，他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豆腐渣。

这时候，形势对于杨玄感来说还是不错的。由于隋军主力全部在东线作战，国内兵力相对空虚，没有得力的将领指挥，再加上杨军"武器基本靠抢，作战基本靠喊（壮胆）"的战术运用得当，杨军取得了小规模战斗的"五连胜"。此时的杨玄感得意扬扬，他屯兵洛阳外城上春门，面对着数不清的军民，又发表了一次演讲秀："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不顾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耳！"

杨玄感这样说，我们也不能说他虚伪，毕竟在任何朝代，真实的政治目的都是不能见光的。上柱国的富贵算什么？和皇位比起来，那真是地地道道的浮云，说散就散了。自古以来，为了皇位，哥哥造弟弟反、叔叔造侄子反、岳父造女婿反，甚至儿子造老子反的，一抓一大把。说到底，都是奔着那把龙椅去的。谁都知道，既然"伴君如伴虎"，那最好自己当那只虎。

但不管怎么说，杨玄感的政治演讲起作用了，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拥护这样一个思想崇高的人，于是群众争相献上牛、酒犒军，每天报名参军的子弟有上千人。很快，他的军队发展到十万人。

这时洛阳城内比较混乱。因为一把手越王杨侗还是个十岁的毛孩子。隋炀帝东征之前，特地把刚担任民部尚书的樊子盖调任洛阳留守，全权负责东都防务。事实证明，杨广的这一任命十分英明，如果不是老成持重的樊子盖，洛阳很难撑到其他援军的到来。

樊子盖早年一直在地方担任太守等职，刚任留守时，东都很多官吏都对他比较轻慢，在军事部署方面，也很少向他汇报请示。在当时的洛阳人眼里，全国人民都是群众。上次损兵折将的建设部长裴弘策就把樊子盖当做了群众。当杨玄感兵临城下时，樊子盖指派裴弘策再次带兵出战。裴弘策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拒绝执行命令，一来是因为被打怕了，二来也是打心眼儿里不服气樊子盖，心想：老子为皇帝建宫殿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旮旯混呢。

樊子盖知道不拿出点手段是压不住场子了，于是立刻以违反军令为由，将裴弘策斩首示众。国子监祭酒（隋代最高学府的最高领导）杨汪认为樊子盖是杀鸡给猴看，脸上显出不以为然的样子。樊子盖一看，哟，还有敢顶牛的啊，拉出去，杀！杨汪看樊留守动了真格，这才害怕了，急忙磕头求饶才得以免死。

死亡是最有效的高压手段，这么一动刀子，东都的将领官吏都摸着冒凉气的后脑勺，对樊子盖言听计从。

很快，洛阳南边的伊阙、西边的慈峒已在杨玄感的掌控之中。他派出三千人攻取洛阳的右大门荥阳，令他想不到的是，镇守虎牢的守军自动投降，他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了这个战略重地。





此时，杨军对洛阳已形成半包围。杨玄感一声令下，三万多精兵一起向洛阳发起猛攻。但是很不幸，杨玄感碰到了一个攻守兼备的留守。樊子盖真的像一个盖子，把洛阳城罩得滴水不漏。

就这样你来我往，杨玄感在洛阳城下"义务劳动"了一个多月，除了拆下几块城墙砖，城里的纪念品一件也没捞着，自己却是损兵折将。天还是那个天，城也还是那座城，可是此时的杨玄感已经不是刚造反时的那个杨玄感了。

这种长时间的攻坚战是造反初期用兵大忌，因为这时候的兵员刚组建在一起，必须要以不断的胜利树立队伍的信心和希望。好几万人四十多天都打不下一座城，严重打击了军队士气。和杨玄感不同，四年后，李渊在太原起兵，就是靠速战速决，一鼓作气拿下霍邑、临汾等地而直达长安的，不过这是后话。

杨玄感从六月初三起事到八月初一兵败，总共还不到两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洛阳城下埋头苦干了。在这几十天时间里，时况急转直下，杨玄感的形势和当年的项羽差不多——四面楚歌。

杨广在辽东得知杨玄感叛乱的消息后，立刻收兵回国，同时派出四路大军围剿杨玄感。一路由大将陈棱率领，进攻元务本驻守的杨军大本营黎阳；另外两路分别由大将宇文述、屈突通率领，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杀向洛阳。而被杨玄感扣了屎盆子的另一东征名将来护儿得到杨玄感围攻洛阳的消息时，正率兵航行在向平壤进攻的东莱（今山东莱州）海面上，他立即命令大军掉转航向，回救洛阳。而他手下的将领们认为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擅自撤军，拒绝回航。来护儿这时显示出了一种无上霸气，他黑着脸厉声说道：洛阳被包围，是国家的心腹之患，而高丽抗拒王命，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如果皇上怪罪下来，我一人承担全部罪名。有再敢阻挡回师之人，一律军法从事！

来护儿真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将，有思想、有谋略、有眼光、有个性，只可惜生不逢时。五年后，一代庸才宇文化及在江都兵变后，因忌惮他的勇武而将他杀害。

在班师回朝的同时，来护儿还命令儿子来弘、来整火速驰奏炀帝，说明自己回军之事。炀帝当时已经回到涿郡，让来护儿救援东都的命令已经差人送出。见到奏报，隋炀帝喜出望外，在给来护儿的回信中夸他和自己"君臣意合，远同符契"。

洛阳被围之始，在长安主持全面工作的杨侑就派刑部尚书卫文升率兵四万援救东都。这个隋朝的公安部长经过杨玄感的祖籍华阴时，顺手干了一票掘墓的活儿。他命令士兵挖开了杨玄感老爸杨素的坟墓，将出土的骸骨付之一炬，借此表明自己平叛的决心。

挖人家祖坟的行为过于龌龊且有违人伦，但古代人好像特别偏好这个，动不动就挖坟焚骨鞭尸。其实这种行为不但起不到正面激励作用，反而会让受害方更加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卫文升就是很好的例子。他那支装备精良的四万正规军和一穷二白的杨军在洛阳外围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竟然屡战屡败，损失惨重。

第一次作战时，杨玄感先将部队埋伏在山坡树林里，然后带着一队人马假装害怕地落荒而逃，卫文升率军贴身紧追，不料伏兵突然漫山遍野杀出，那些身体素质好的、跑在前面的积极分子全部成了杨军的刀下之鬼。几天后，双方再战，这次杨玄感换了一招，两军打了一小会儿，他就让部下大喊：杨玄感已被抓住了！这可是名副其实的"贼喊捉贼"啊。官军一听：贼首都被抓了，还打个什么劲呀，该歇歇了！就这么稍一松劲，杨玄感带领好几千早有准备的骑兵冲进官军阵中，杀人如砍瓜切菜一般。杨玄感这个人虽然智商不高，但"体貌雄伟，美须髯"，不但是一帅哥，而且骁勇异常，单兵作战能力超强，每次上阵都身先士卒，挥动刀矛，所向披靡，很有些项羽遗风。

就这样前杀杀后杀杀，在另外三路援军到来之前，卫文升的四万正规军就被杨玄感的游击队折损了一大半。隋军的这次洛阳救援战，卫文升唯一的功劳就是在邙山决战中，击毙了杨玄感的弟弟杨玄挺，这对杨军来说相当于失去了一个优秀的方面军司令，是比较致命的打击。弟弟战死后，杨玄感独木难支，才不得不考虑收缩战线。

对杨玄感来说，卫文升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宇文述、屈突通和来护儿。三个狠人打起仗来，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逮谁砍谁。这三个方面军是隋朝的绝对主力，士兵大都身经百战，上战场打仗就跟到菜市场买菜一样平常。

日夜兼程的宇文述和屈突通在杨玄感攻打洛阳的一个月后赶到了洛阳周边，屈突通抵达河阳（今河南孟州）后，就地修整，准备强渡黄河。这下杨玄感慌了，他向手下将领李子雄问计，李子雄说：屈突通精通兵事，一旦他们渡过黄河，那就胜负难料了。我们必须分兵抗击，将屈突通阻挡在黄河北岸，使南岸的樊子盖、卫文升失去援助，才能攻克洛阳。

李子雄几个月前还是隋右武候大将军，他是被杨广的多疑所逼，不得不投靠了杨玄感。可能是怕刺激杨玄感，这时候，他的话是很委婉的，事实上应该是屈军什么时候过河，杨军就什么时候完蛋。因为屈突通的后面就跟着宇文述，这两大如狼似虎的东征军如果遇到杨玄感的穷酸军，战争胜负不需要预测，谁先遇到就等于是先给谁送立功喜报。事后情况表明确实如此，两支政府军和杨军一接战，杨立即掉头向西转移。

李子雄能看到这步棋，樊子盖也不是棋盲。为了掩护屈突通渡河，牵制杨玄感，他全天候派兵出城攻打杨玄感的军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目的就是不让杨玄感安生。这种敌驻我扰、敌追我跑的游击战效果很好，杨玄感疲于奔命，既要攻城又要提防劫营，根本无法有效阻截屈突通。很快，屈突通就渡过黄河，生猛地扑向洛阳城。这时候，不算正在路上的宇文述和来护儿，洛阳附近和杨玄感交火的隋军部队已经达到三支：屈突通、樊子盖、卫文升。杨玄感开始变得力不从心，陷入被动的多线作战泥潭。就他那点过年货，哪经得住三只狼的撕吞？

这时候，杨玄感非常郁闷。造反之前，让他千万次地想，他也不会想到，竟然没有一个郡县起兵响应他。打来打去，他发现自己一直是一个人在战斗，几乎没有人支持



他。不是他不想带别人玩儿,而是别人不愿意让他带。因为稍微有些判断能力的人都知道,此杨非彼杨(杨广),跟着他造反是一项没有最糟,只有更糟的冒险事业。

起兵之初,杨玄感就想拉几个颇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入股,第一个对象就是和他一起在黎阳督运军粮的治书侍御史游元。可史游元喷得他满脸口水,骂他家世代位居高官显爵,父亲坟土未干就大逆不道搞谋反,良心大大地坏了,气得杨玄感一刀便把他给砍了。后来,他在一次战斗中俘虏了前来围剿他的内史舍人韦福嗣,杨玄感见他学历挺高,就对他以礼相待,让他掌管军中的公文信札。这个职位相当于高级参谋,对所有的核心军事机密都了如指掌。

即使这样,韦福嗣也并不领情。每次杨玄感向他问计,他总是哼哼哈哈地应付,这样做行,那样搞也不错,总之就跟徐庶进曹营差不多。就是这样打太极,杨玄感也没看出来。鬼精的李密倒是看出了他的心思,就对杨玄感说:韦福嗣和我们不是一条心,你把他留在身边,将来你必定会被他耽误,不如现在将他杀掉,以绝后患!杨玄感不同意。李密失望地对他的朋友说:楚公喜欢谋反却不想着取胜,我们迟早都将成为别人的俘虏!后来,这两句话都得到了验证,韦福嗣果然带着所有的机密文件跑回了洛阳,他自己也成了俘虏。杨玄感得知韦福嗣单溜的消息后,十分后悔没听李密的建议,只是那时候,他导演的造反故事片已进入杀青阶段,无暇也无心认真反思和检讨了。

杨玄感原以为他振臂一呼,天下都会响应。结果呢,只有两个村民响应他的号召,一个是余杭的刘元进,一个是梁郡人韩相国。这两人的名字都是一等一的吉利,现实却和他们的姓名成反比,星星之火还没燎原就把自己给燎没命了。对杨玄感这个"孤独的造反者",《资治通鉴》中有明确记载,而且话是出自其参谋李密之口:"兵起以来,虽复频捷,至于郡县,未有从者。"史书说得很明白:郡县一级的官员没有一个随从造反的。这倒不是说那些官员多么忠于杨家王朝,而是谁都知道,以当时的形势,杨玄感造反成功的可能性比中彩票的概率还低。

杨玄感造反后,杨广曾向太史令(国家天文台台长)庾质询问其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庾质回答得很干脆:"玄感地势虽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劳,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聪明的庾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那时候的隋朝,虽说农民造反者众多,但还没有形成气候,对朝廷来说只是"疥癣之疾"。最重要的是,隋朝的军队还很强大,第一次东征时组织了一百一十万军队,虽说惨败而回,但仅损失了三十万人,还有七十万可以随时出击的军队。况且,这七十万还只是杨广手上的"流动资金",不包括在全国各地守关戍边的"固定资产"军队。

面对这样庞大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农民的造反运动很难有进步和成活空间。那时,掌握着国家重要权力和资源的上层贵族心还很齐,没有分裂,如果内部没有分化,单靠几支农民军,至少在其时其地,还无法真正对朝廷形成威胁。可惜,杨玄感看不到这一点,没有正确地估计形势。

其实杨玄感头脑发热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公元609年，他跟随杨广西征吐谷浑，在返程路上，全军秩序混乱地经过一个险要山谷时，他就准备乘乱杀掉杨广，拥立隋文帝第三子杨俊之子杨浩为帝，结果被他的叔叔杨慎制止了，杨慎给出的理由是"士心尚一，国未有衅，不可图也"。这句话和庾质"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的意思差不多。可见杨慎比侄子理智多了。那时候，杨广即位才五年，最终令天下分崩离析的征发高丽事件还没有开始，连贫农都还没有想到造反，而荣华富贵享受不尽的杨玄感竟然想到了造反，这只能说他糊涂胆大，无知无畏。一个头脑只会热胀而不懂冷缩的人是不可能成就伟业的，死在夏天的杨玄感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冷缩概念的"倒霉孩子"。

杨玄感在洛阳城下碰到了个油盐不进的樊子盖，现在又来了个屈突通，几次交手无一胜绩。这个时候，杨玄感已经撑不住了，他的谋士李子雄和李密都建议他放弃东都，率军直入关中，强夺永丰仓，然后拿下潼关，据险固守，再从长计议。

杨玄感这时候已经没有选择，如果继续待在洛阳城下，很快就会成为隋军的饺子馅。这一次，他没有犹豫，于七月下旬挥师西进，计划进入函谷关，夺取关中。他如果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奔向西京，虽不能说一定会扭转败势，但至少不会败得那么迅速。

当大军经过弘农宫（今三门峡、灵宝一带）时，路上不少老百姓挡住道路对杨玄感说：弘农宫城空虚，城内有很多粮食，您要是想攻下，分分钟的事。杨玄感一听这话就动了心思，他想一鼓作气攻下弘农，先做个窝再说。史书上说这些劝杨玄感攻城的人是当地的"父老"，我觉得这些人的行为有点蹊跷，很可能是弘农政府安排的"托儿"，目的是想拖住杨玄感。可惜那时候的杨玄感一定不知道那句"名言"："连群众的话你也信！"

当时的弘农太守是杨广的堂弟——蔡王杨智积。这个杨智积脑子里确实智慧颇多，他一眼就看出了杨玄感西行的目标是潼关。而且他还知道，杨玄感一旦进入潼关那就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了。所以必须想方设法把他拖在弘农城下，等待追军到来，一举将其消灭。于是杨智积便亲自走上城头，反串了一曲"泼妇骂街"。他出口成"脏"，扳着指头从杨玄感骂起，一直骂到他的父亲杨素，爷爷杨敷，太爷爷杨暄，骂的内容五花八门，都是"即兴创作"，怎么难听怎么骂。杨玄感的肺都气炸了，再加上本来就想打下一块根据地，于是下令大军停止前进，攻打弘农。李密见此，赶紧劝他继续西进，不要因小失大。但是杨玄感向来刚愎自用，根本劝不住。

一场混战开始了。杨玄感想出了火攻的办法。他指挥士兵在弘农城城门旁放火，想先烧毁城门，然后部队一拥而进，轻松省事。门是烧开了，可没想到，杨智积也以法炮制，从城内向城外放了一把更大的火，想进去？可以，先自焚。杨玄感没辙，眼睁睁地在弘农城下烤了三天火。见弘农实在无法攻下，他才又转身向关中奔去。可是，三天时间太长了，在这三天里，宇文述、卫文升、来护儿、屈突通"四大天王"已经全部赶了过来，在皇天原（即董杜原，今河南灵宝西北），四路军队将他团团围住。



八月初一这天，杨玄感以数万军队在董杜原摆出五十里一字长蛇阵，和隋军展开了殊死决战，但他这些临时拼凑在一起的流民哪是官军对手，一日三败。最后，只剩下了他和弟弟杨积善，这时的杨玄感已是山穷水尽，他自知难免一死，就对弟弟说：我不能忍受别人的侮辱，你现在就杀了我吧！杨积善不得已将哥哥杀死，然后又挥刀自杀，但因没刺中要害而未死，被急追而至的官兵抓住。官军将他和杨玄感的尸体一并送往东都。

任何一个帝王对造反者都痛恨至极，杨玄感虽然死了，但尸体仍被处以车裂之刑，且在东都闹市陈尸三天，后又将尸首剁碎焚烧。

杨积善在死亡面前没有表现出像哥哥那样的敢作敢当，他竟然以自己亲手杀了杨玄感为由，请求杨广以功抵过，免自己一死。这不仅可怜，还可笑。自古造反一条路，不上天堂就下地狱，天地之间没有缝。杨广听到这个请求后，还不忘幽了他一默：你真是一个像枭鸟一样的人！那就将你的姓氏改为“枭”吧！从此，百家姓里多了个颇有创意的姓氏。

枭是一种不孝、恶毒之鸟，据说这种鸟长大后，会将哺育自己的鸟妈妈亲口吃掉。《说文解字》中对其注释是：“枭，不孝鸟也。”杨广给杨积善这个“枭”字无非是鄙夷其亲手杀兄的不悌行为，用词倒也贴切，只不过杀兄弑父的杨广根本没资格去评说别人。

伴随着杨玄感的死亡，隋朝第一个由上层贵族推动的造反运动烟消云散。杨玄感的造反虽然没有成功，但因其身份地位的极度特殊，对普通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这一点《资治通鉴》里也有记载。当时杨广在辽东前线听说杨玄感造反后，震动不小，他担心杨玄感会形成气候，急召亲信大臣苏威商议办法，明白人苏威斩钉截铁地说：“玄感粗疏，必无所虑。但恐因此成乱阶耳。”意思是说，杨玄感为人粗疏，不值得担忧，但是，如果其他重量级的人物纷纷效仿他，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可见，杨玄感造反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八、表演帝——李渊

就在杨玄感和樊子盖在洛阳城下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李渊带着圣旨来到了弘化郡，将留守元弘嗣就地收押。这个元留守成了冤大头，他从来没想过要造反，但以准造反分子被抓了起来。怪谁呢？要怪就怪那莫名其妙的连坐法吧。

留守之印到手后，李渊便对十三郡兵马进行重新布防，将重兵集结到潼关附近，万一杨玄感真的西进到关中腹地，便可对其实施猛烈打击。虽然后来杨玄感的造反兵车半路就熄了火，没机会到达潼关，但李渊这种军事远见和强烈的岗位责任心让杨广大为高兴，于是他放心地将这块重地交给李渊经营。

李渊在这里干得风生水起，整肃军纪、操练兵马，搞搞“红蓝军”对抗演习，将这支

陇右军队调教得兵强马壮，虔诚地为表兄守卫着边疆。

这时期的李渊是百分百忠诚于大隋的。后世有不少人说李渊志向远大，很早就有问鼎天下的想法。我以为这完全是出于主观臆想。纵观历史，任何一个改朝换代的皇帝都是有无数个不确定的偶然因素积聚在一起，在某一时刻突然转变成必然因素而被推上至尊宝座的。就像隋朝创始人杨坚，他被一心一意想杀死自己的皇帝女婿逼得几乎崩溃，为了活命才不得已请求外放扬州。在即将成行的最后关头，女婿突然暴毙，因此才有了他后来的代周建隋。设想一下，如果他的那个残暴女婿宇文赟没有死亡，如果他早一点点到达扬州，如果不是他的那个在皇帝身边的老同学郑译帮忙，还会有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三十八年的隋朝吗？

作为开一朝之先的唐"祖"，李渊也不例外，他的君临天下也完全是后来太多太多的偶然引发的。其实李渊是一个很没有野心的人，说他从小就有鲲鹏之志，那是拿鲲鹏不当大鸟。作为皇亲国戚，李渊一直在蜜罐中长大，是大隋的既得利益者，七岁起就房子、票子、位子子子登科了，只要他的脑袋没被门挤过，就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想造反。造反是风险极高的重大刑事犯罪，是需要动机的，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唐国公李渊都不具备这个造反的最基本前提。大约除了太子，世界上应该没有一生下来就立志把当皇帝作为终身职业的牛人，除非他把夷灭九族当做一种超级快感体验。所以这种观点基本可以断定是马后炮的八卦说法，顶多属于姑妄听之的"路边社"参考消息。

李渊在弘化郡这一时期，杨广被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诸如"桃李子，有天下"、"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政治歌谣弄得日夜不宁、寝食难安。他开始敌视朝中一切李姓大臣，甚至毫无理由地对他们大开杀戒。不想造反的李渊也处在杨广时隐时现的怀疑之中。特别是得知在边关带兵的李渊把陇右军事基地整得风生水起、令行禁止时，向来以"怀疑压倒一切"为座右铭的他宣诏李渊来行宫述职，想借机观察试探一下其对朝廷的危险指数有多高。

李渊接诏后，三魂吓掉了两魂半，还有半魂不沾身。他和杨广从穿开裆裤时就在一起玩儿，杨广心里的小算盘以及他疑忌的个性，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但如果直接抗命不回，那显然行不通。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自己既能不去又能使生活延续往日的斑斓色彩呢？

这难不倒聪明的李渊，他想出了一条妙计：装病。当然，这条妙计并非他原创，如有雷同，不属巧合，实属巧借。

装病这招是克隆历史、活学活用的直接体现。这一"绝学"和中国历史的关联度跟武侠小说中必有的宝刀、剑谱一样，不可或缺。历朝历代，玩儿这招的人多得跟麻饼上的芝麻粒似的，数不胜数。装得比较逼真、颇有"影帝"之相的当属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和南唐的韩熙载等人。司马懿的成就堪比"双料影帝"，他先是以中风为借口，骗过了想征召他为官的一代阴才曹操，四十年后又以老年痴呆设局，蒙晕了曹操的后代曹爽。



韩熙载的装病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了,他不但将“花天酒地”这个成语语境演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成就了一幅名画《韩熙载夜宴图》。

这一点也不奇怪,既然有不懂装懂,不富装富,不正经装正经的,就肯定有没病装病的。装病和疾病本身一样,是人类永远无法治愈的疑难杂症。

说干就干,说装就装。李渊很快写了一封奏章,以一副可怜巴巴的口吻向杨广请罪,说自己目前抱病在身,无法前来面圣,实在该死。同时请求杨广宽限一段时日,自己病愈后马上回京。

杨广在不喝酒的清醒状态下,是不太好骗的,他对李渊生病一说信少疑多。为了检验真假,他特地指派一名使者长途出差到弘化军营,“慰问看望”身体有恙的表哥。李渊早有准备。他决定将表演进行到底。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客,他知道怎样拿捏好分寸。决不能像司马懿那样,装到嘴巴里的口水淌一地,连荆州和并州都听不清的程度。到时候使者回宫一汇报,杨广准说,该同志病得生活都快不能自理了,看来已不适合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吧。那岂不是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嘛!

凡事中心明确了就好办。当钦差风尘仆仆赶到时,李渊已经满脸蜡黄地躺在病榻上了。他很懂“规矩”,先叫人好吃好喝地盛情款待钦差,然后再送上金银财宝和土特产。一切工作做实后才谦虚谨慎地对钦差说:请大人一定在圣上面前多多美言,下官确实疾病缠身,无法应诏回京,一旦痊愈,即快马赶朝请罪。

钦差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心想:自己犯不上在这对活宝表兄弟之间上蹿下跳,他们之间是国事也是家事,说不准哪天皇帝的留守表哥发达了,自己就得吃不了兜着走,还是留条后路吧。再说,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于是钦差把胸脯拍得比安塞腰鼓还响,说:你这是为国操劳致病,属于工伤。啥都不说了,先养好病再说。

杨广得到使者的汇报后放松了对李渊的重点戒备,但还是经常派人监控他的所作所为,观察有无异常情况。

警报就这样成功解除,李渊暗自高兴。可是没多久,更大的警报响起来了。

李渊有个外甥女王氏在杨广的后宫。有一天,杨广突然想起了她的舅舅李渊,于是问她:我上次叫你舅舅来见我,怎么到现在他还迟迟未到?王氏说舅舅病了,所以不能来。杨广气呼呼地问了一句:“可得死否?”这句话与其说是疑问,不如说是反问,明显不需要回答。

王氏将这句话火速告诉了李渊。李渊听了这句恶狠狠的诅咒,吓得冷汗倒流,史书上用十八个字记载了李渊对杨广这句话的具体反应:“高祖闻之亦惧,因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焉。”

为了消除皇帝的疑虑,他再一次充分发挥表演特长,吃喝嫖赌、收受贿赂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李渊本来就不是什么太正经的人,这些业务他熟悉得一塌糊涂,基本接近本色出演。李渊想借此告诉皇上:我是一只没有理想的小小小小鸟,从来没想过要

飞很高，您就别在我身上押宝了，别再惦记我了。一个臣属，如果你总是不能让皇帝把心放下，那么迟早有一天，皇帝会让你把脑袋放下。不管怎么说，表演起作用了，杨广相信了，李渊的生活又恢复平静了。事实再一次证明：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环境和任何对象面前，表演都不失为一种最有效的无形武器，放之四海万代而皆准。

九、“今天你反了吗？”

李渊在弘化郡的时候，隋朝在皇帝杨广的指挥领导下，正经人已经无法正经地生活了，人民都开始变得“不正经”起来：造反。

生活在每一个王朝末年的人民都是痛苦和不幸的。隋朝末年，因为有了杨广这样一个近乎偏执变态的君王，民众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朝廷滥用民力，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恶化到沸腾临界点。

没有吃、没有穿，一不小心就没了命。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条件下，造反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不造反的风险比造反的风险更大、活命的概率更低。《资治通鉴》中记述的大业七年(611 年)时的社会生活片断便是此说的最好注脚：“百姓困穷，财力俱竭。”老老实实安居就得冻死饿死，去抢去偷才有一丝活路，于是开始“相聚为盗”。在杨广当政末年，造反似乎成了一种潮流和时尚，你要不是造反派，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稍微有点势力的人，见面问候语不是“你吃了吗”，而是“你反了吗”。有一个成语叫如火如荼，用来形容那时的农民起义最恰如其分。

据台湾作家柏杨统计，隋朝最后的十八年间，共发生了 136 次兵变民变，到大业十二年(616 年)，全隋三分之二的郡县都被造反的军队占领控制。当时全隋共有一百九十个郡，也就是说，至少有一百三十个郡都不承认杨广是他们的国家元首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颠扑不破的铁律。

公元 611 年的正月初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春节。这天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洛阳建国门附近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几十个壮男清一色头戴白帽，身穿白衣，而且手里焚着香，拿着花，人人自称是弥勒佛。他们经过建国门的时候，看门的警卫以为是佛祖现身，都忙不迭地跪下叩头，这些人趁卫士磕头下拜时一拥而上，夺下了他们的兵器砍杀起来。也算是“白衣军”倒霉，他们闹事时正好碰到了杨广的那个“颇涉经史，尤工骑射”的聪明儿子——齐王杨暕，杨暕率兵很快将这些人全部杀死。

在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的杨广看来，这只是一小撮不明真相的刁民聚众斗殴，对他根本不会有任何触动。这年的正月十五，他将各藩部落的酋长都邀请到洛阳，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百戏表演。

这不足百人的“白衣军”其实是打响了普通民众反抗隋朝的第一枪，但由于规模太小，没有持续时间，这次“暴动”不被后世重视，史学家都把“隋朝第一反”的桂冠封给了





王薄。因为不久之后，山东邹平的这个叫王薄的铁匠甩掉铁锤，拿起刀叉，在长白山（山东境内）树起了造反大旗。

王薄虽然是个铁匠，但水平一点不比漆匠差，有两把刷子。他造反有纲有领，先是神化自己，自称“知事郎”，意思是能未卜先知，预识天下局势，拉来了一大批崇拜者。然后他又向全国流离失所的人民发出了一封倡议书，这封倡议书很新颖特别，不是侃侃而谈的长篇大论，而是一首他自己作词谱曲的流行歌曲《无向辽东浪死歌》，歌词颇具《山海经》风格：“长白山前知事郎，身著红罗锦背裆。长槊侵天半，抡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这首歌号召人民不要去辽东高丽替朝廷无谓送死，勇敢站出来反抗。尤其是最后一句极有煽动性，和当年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时说出的“宁死，死国可乎”一样经典。看来，王铁匠不是一般的铁匠，而是个学者型铁匠。

不知喜欢读史的朋友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上有两种职业是造反概率很大的“高危职业”：铁匠和盐贩。

盐贩由于财大气粗，个个生猛如虎。“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其盐贩身份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还有黄巢的老上司王仙芝，南宋的晏梦彪，元末的张士诚、方国珍等，这些骁将都是倒买盐巴的，清朝捻军的初期重要成员也大多是盐贩。包括五代时期创建前蜀国的王建和吴越国的钱镠，别看他们贵为皇帝，要是登记履历，“出身”一栏都得老老实实填写三个字：盐贩子。

由铁匠领头造反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各个朝代都不乏其人。李世民麾下的首席猛将尉迟恭就是铁匠出身；建立大顺政权的李自成的入门职业就是铁匠，还有同一时期的张献忠、刘宗敏都是货真价实的铁匠出身；清末造反的彭铁匠还被毛泽东赞为英雄。在山东铁匠王薄谱写《无向辽东浪死歌》那会儿，当地还流传着一首《王铁匠歌》：“要抗兵，要抗选（抵抗皇帝选妃），家家要把铁器敛，敛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赃官杀个光。”可见，对于当政者来说，铁匠一生气，后果确实很严重。怪不得隋文帝杨坚在开皇十五年（595年）专门下诏，禁止民间私造兵器，连打把菜刀都要行政审批。十四年后，杨广又规定，民间连铁叉、搭钩都不允许拥有。

王薄铁匠的首义之举虽然具有不平常的意义，但遗憾的是，他只是铁匠中会写歌的，跟疆场拼杀、决战千里的军人角色相去甚远，所以造反成绩不及格，被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急先锋张须陀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跑到山里和张须陀的政府军玩儿起了“躲猫猫”。

王薄率众占据长白山之后，全国各地的民众迅速跟进，一时间造反者遍地开花，山东地区尤甚。隋朝末期，山东是造反的源头，这一地区人民造反的积极性最高，声势最为浩大。在隋末总共136次起义中，山东占了30多起，其中影响比较大的，除王薄领导的起义外，还有张金称、刘霸道、窦建德、刘黑闼、郝孝德、孙宣雅、孙安祖、孟海公等领

导的义军。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山东人民喜欢造反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这个业余爱好,而是没心没肺的杨广欺山东太甚。杨广对山东总是特别"关照",营建东都洛阳,开挖大运河,杨广下诏征调了大量的山东民工进行无偿劳动,饿死、累死、病死的民众不计其数。大业七年(611 年),山东发生罕见水灾,洪水淹没了大部分郡县。第二年,走了洪水又来了干旱,全境疫病流行,家家缺衣少食,路上饿殍遍地。面对满目疮痍,杨广不但不闻不问,反而变本加厉,将山东作为征伐高丽的桥头堡和人力、物力供应基地,在这里增置军府,征兵、养马、造船、运粮。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一切和打仗有关的东西都指望着山东。

山东之所以比其他地方"倒霉",是因为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便利的海上交通。它上连河北,中连河南,直达涿郡,对进攻东端的高丽来说,这里是最好的战略物资中转站,离前线不远不近,具有弹性很大的战略纵深,而且濒临渤海,水师可从渤海湾直接起航,直扑平壤。

攻打高丽需要战船,杨广便命令在东莱海边日夜不停地赶造船只。工匠由于长时间站在水中工作,许多人腰部以下溃烂生蛆,这是多么残酷和可怕的景象!可是,如果能保住性命的话,即使是那些身体生蛆的人也要庆幸,因为三百艘战船造完后,生还者只有二分之一。相对于生命的完整,蛆虫在躯体上咬点肉喝点血,可以微小到忽略不计。可是,即便今天不死,这次不死,谁能保证明天和下次。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山东是隋朝的"造反之母"了。

种瓜不一定得瓜,因为有可能在还是苗的时候就夭折了;种豆不一定得豆,因为豆荚有可能瘪塌,空空如也。但种下一粒罪恶,收获的一定是十倍百倍的反抗。杨广就是一个长期播种罪恶的顶级恶霸。他在山东种下了太多的令人发指的罪恶,不得不反的山东人最终点燃了起义的烈火,并将火势吹向全国。

公元613 年以前,民众反抗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北地区。但自这年六月杨玄感率军反隋后,造反风潮迅速扩大到江南、岭南、关中、淮南等地,完成了由点到面的重要转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杨玄感之后,民众造反更是如雨后春笋,齐刷刷地往外冒。大家都是一个心理:尚书贵族都反得,为何我反不得?这和中国"造反之父"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一脉相承。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造反军天不怕,地不怕,不管谁的奶酪都敢动。

公元614 年,杨广三征高丽回国时,志得意满地从涿郡赶往洛阳,在经过邯郸时,竟然遭到了杨公卿农民军的袭击,抢去了杨广四十多匹心爱的御马!这太不可思议了,八千个农民军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跟御驾亲征的政府军玩儿打砸抢,这也太拿皇帝不当干部了。





只要锄头舞得好,哪有墙角挖不倒?当造反军已经牛到敢和国家总舵主面对面掰手腕时,这个国家绝对已经病入膏肓,咽下最后一口气只是早晚的事了。史籍形容隋末农民造反形势时常用到两个词组:群贼蜂起、多如猬毛。这两个词很有意味,蜂和刺猬,体型都很袖珍,身上都带刺。对杨广来说,造反者就是一个个刺头,在他不以为然的时候,一次次刺得他遍体鳞伤,如鲠在喉。

公元615年,河北、山西一带的民变已经呈炸锅状态,到处是沸水流淌,造反者跟参加田径比赛似的,你追我赶,此起彼伏。河北上谷(今河北易县)的魏刀儿、王须拔以及在龙门(今山西河津)起事的毋端儿的造反军团都超过了十万人,声势很大。

看着北方满地撒欢的造反者,杨广已做不到像以前一样目中无贼了,他倒不是担心造反者会对他的政权构成威胁,而是怕这些人影响他旅游的雅兴。因为他已经决定在这年八月再次北上边境地区旅行,所以必须尽快派一个得力大员去那里稳定局势。

可是,一扳指头才发现,身边能独当一面的狠人屈指可数:李浑、董纯和鱼俱罗被自己斩了,吐万绪气死了,杨义臣、樊子盖、张须陀等一帮心狠手辣的角色都在各地一线充当扑灭造反之火的消防队员呢。李渊自上次装病成功后一直在弘化郡低调低调再低调,夹着尾巴为官做人,生怕皇帝表弟找自己的麻烦。杨广很快就打消了对他的怀疑,又将他召回宫廷继续担任原职卫尉少卿。

"打虎亲兄弟",想来想去,杨广觉得李渊是合适人选。李渊在地方、中央都干过,熟悉大隋国情,带过兵扛过枪,射过孔雀运过粮,最关键的是他妈和自己妈有同一个妈。身为皇帝的杨广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他怀疑你的时候,血亲的危险指数最高;但他需要你的时候,又会大打亲情牌。在提拔李渊前,他和李渊进行了一次亲密谈话,说了一通诸如"我很看好你"之类的激励言辞后,任命李渊为河东、山西抚慰大使,立刻北上"缉捕群盗"。杨广的小算盘拨得噼里啪啦响,他希望李渊为他荡平那些在他卧榻之旁舞刀弄枪的如狼似虎的造反军。可是,他没想到,自己放走的才是一只真正的老虎。

李渊这次担任的抚慰大使是个实权职务,军政大权一肩挑,不但可以调动征发河东地区的所有军队,而且对这一地区的官员有任免权,在山西地区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别看李渊长了个"阿婆面",但人不可貌相,用兵打仗、沙场厮杀绝对是行家里手。他赴任不久就在龙门和毋端儿领导的农民军进行了一场激战。龙门位于现在的山西河津,毋端儿在这一带攻掠郡县,影响广泛,聚集起了十几万人的队伍。

这年四月,李渊率领部分军队临时驻扎在龙门城。毋端儿听说后,想给这个政府军代表一个下马威,再顺便抢点可用的家当,于是带了好几千人马向龙门逼近。李渊得到情况后,不慌不忙地带了十几个骑兵出城迎敌。当李渊的十几骑人马出现在毋端儿的面前时,那些农民军面面相觑。他们既惊奇又迷惑,不明白这十几个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些人到底是来送死的还是作诱饵的。就在他们还在猜谜的时候,神箭手李渊和他的手下"嗖嗖"放起箭来,"所射七十发,皆应弦而倒"。乖乖,七十发子弹

结果了七十个敌人,这命中率,那是相当的可怕。这些农民军哪见过这等阵势,吓得掉头就跑。李渊指挥城内兵马乘胜追击,这一仗,李渊俘虏了好几千人,毋端儿变成了“一锅端”。对那些俘虏来的农民军,李渊没有斩尽杀绝,而是对他们进行安抚收编。

从这次战斗可以看出,李渊是个胆大心细、智谋出众的文武全才,其最终登基为帝也绝不是偶然的。

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渊带领军队在汾晋地区到处打击造反的农民军,可谓哪里有造反,哪里就有李渊,而且他招之即来,来则能战,战则能胜,使得这一带造反的队伍急剧减少。李渊果然不愧为“千牛”出身,是把名副其实的“老李飞刀”,刀一出鞘就一鸣惊人。

十、雁门惊魂

前文已经说过,杨广是个旅游发烧友,这个小资情调浓厚的君王尤其喜欢到北方旅游,他喜欢雪山戈壁,大漠孤烟,曾三次北上巡游。第一次在大业三年(607年),第二次在大业四年,第三次在大业十一年,也就是派李渊北上任职的这一年。

其实,从这年的二月,杨广就开始了他的“北方浪漫之旅”。先是到太原,四月又到汾阳宫(今山西宁武)避暑。到了八月,杨广悠悠北进,打算游览一下长城,看看草原秋色,然后再前往涿郡,部署安排第四次征伐高丽的军事行动。因为去年高丽王虽然俯首称臣,但杨广回到洛阳后征高丽王高元入朝觐见,高元根本就当他不存在。

杨广旅游可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有啥浪漫可言?像以前一样,这次旅游观光他同样带了大量的朝廷要员、护驾军士和嫔妃宫女,这支庞大的旅游团浩浩荡荡拥向北方。到汾阳宫时,宫城里根本住不下,随从的百官、士卒们无房可住,只能分散在山谷间搭草棚居住。

这是杨广第三次北巡,还真应了那句俗语:事不过三。这一次,杨广的旅行以浪漫开始,以逃难告终,他本人也差点被凶猛强悍的突厥“打包”掠走。此后,对北方他一直心有余悸,再也没有涉足半步。在随后的生命岁月中,他躲在南方没有挪窝,直至兵变被杀。

从汾阳宫出发的第四天,杨广就接到密报:突厥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率领十几万骑兵将要袭击皇帝车驾!杨广一听,哪里还有旅游的兴致,吓得赶紧向关内回撤。就在他到达雁门关(今山西代县)的第二天,突厥的数万骑兵就追了过来。

雁门关是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从早期的匈奴、鲜卑、突厥,到后来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先后与汉族政权在此进行过多次战争。这一次,始毕可汗是带着复仇的怒火来找大隋皇帝拼命的。那么始毕可汗到底和杨广有什么深仇大根,值得如此大动干戈?事情复杂着呢。

本来始毕可汗所属的这支东突厥和隋朝是很铁的同志加兄弟般的“臣属”关系，突厥年年向隋朝进贡。特别是始毕可汗的父亲启民可汗，还成了大隋的女婿。隋文帝杨坚先是把安义公主嫁给他做可敦（相当于汉政权皇后），在安义公主病死后，又将义成公主嫁给他续做可敦。这次偷偷给杨广送情报的就是始毕可汗的可敦义成公主。

看到这里，有朋友肯定会一头雾水：义成公主不是始毕可汗老爸的老婆吗，怎么现在又成了他的皇后呢？怀疑有理，但事实确实如此。在我国古代的许多少数民族，女人和财产一样，是可以继承的。老爸死了，作为第一继承人的儿子可以拥有其全部遗产，女人作为遗产之一当然也不例外（生身母亲除外）。同样，如果兄长死了，弟弟也可以同样继承哥哥的所有遗产。

很不幸的是，这两种情况义成公主都摊上了。她自开皇十九年（599 年）外嫁后，在突厥生活了近三十年，期间，先后嫁给了东突厥的四代可汗。启民可汗死后，她嫁给了他的儿子始毕可汗，始毕可汗死后又嫁给了他的弟弟处罗可汗，她的最后一任丈夫是处罗可汗的弟弟颉利可汗。她一个人侍候了一家父子四人，这野蛮的“胡俗”着实令文明程度很高的中原人心惊肉跳，以至于“嫁给胡人”甚至成了汉族政权惩罚女人的手段之一。南北朝时，北齐文宣帝，历史上著名的“疯子皇帝”高洋，就曾经在一次酒后威胁劝他戒酒的母亲娄太后说，如果再敢管他，就把她嫁给胡人。

义成公主是一个被历史风尘淹没的悲剧人物，她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隋朝的“靖边事业”，几乎没有人记得她。公元 630 年，她拒绝李唐的安抚，最终被唐将李靖所杀。

义成公主的现任老公始毕可汗在接替汗位后的最初几年还像父亲一样，每年都向隋朝请安贡礼。可是杨广见始毕可汗的部众逐渐强盛，担心他威胁到边境安全，就想分散瓦解始毕可汗的势力。于是他派人秘密找到始毕可汗的弟弟叱吉设，说想把隋朝皇室女嫁给他，并册封他为南面可汗。这是明显的分化策略，杨广想让他兄弟俩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利。没想到叱吉设惧怕哥哥的威势，不敢接受杨广提供的性贿赂，同时拒绝接受册封，并将此事告诉了哥哥。始毕可汗知道这事后，气得暴跳如雷。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专门在西域从事经营开发的隋炀帝身边的红人裴矩想出了一条毒计。突厥有个大臣叫史蜀胡悉，足智多谋，很受始毕可汗的信任，突厥境内的大事小情，始毕可汗都向他征求意见。裴矩便向杨广建议，先解决掉这个智多星，让始毕可汗失去一条左膀右臂。杨广一向以杀人害人为乐事，哪有不同意的道理？立即吩咐裴矩着手操办。于是裴矩便对史蜀胡悉撒谎说：来来来，咱们谈一笔合作投资开发办公司的买卖。史蜀胡悉一听，开公司可是大好事，既能解决就业，又能增加收入，何乐不为？等他兴冲冲地赶到马邑（今山西朔县）时，却被裴矩派来的杀手结果了性命。

这个杨广还真搞笑，他杀死史蜀胡悉后还装出一副大恩人的姿态，派使者到突厥向始毕可汗宣诏说：史蜀胡悉居然背叛可汗向我朝投降，我很生气，已经代表突厥政府

和人民将他处死了。其实这起暗杀事件就像秃子头上的跳蚤——明摆着的。杨广满手鲜血还摆出一副义正词严、替天行道的样子,这确实太拿豆包不当干粮了。

现在,突厥数万气势汹汹的骑兵在雁门横冲直撞,势如破竹,雁门郡总辖四十一座城池,突厥已经攻破了其中的三十九座,只剩下雁门和崞县(今山西原平)两城没被攻下。守卫崞县的是杨广的次子齐王杨暕,在他的老爸拼命向雁门城奔逃时,他带领着一支军队勇敢殿后,死守崞县,分散和牵制了突厥的一部分兵力,替危如累卵的雁门城减轻了压力。

这些高鼻凹眼、磨刀霍霍的胡骑将雁门城围得水泄不通,并且日夜不停地攻城、射击、挖地道。对杨广来说,这种做瓮中之鳖的感觉不是难忘,而是难过、难受、难熬。当时,雁门的情况十分危急,城内共有十五万军民,粮食只能供应二十天左右,也就是说,唐军如果一个月内不能冲出包围圈,不用突厥攻打了,自己饿都饿死了。

此情此景,使隋军上下一片惊慌,开始拆毁民房作为守城工具。始毕可汗一心想抓住杨广报仇,频繁指挥军队发起潮水般的急攻,射进城内的箭镞甚至落到了杨广的面前,吓得杨广抱着不满十岁的幼子杨杲,在大臣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史书载其"目尽肿"。

城外打得不可开交,城内争得不可开交。和皇帝同来的一帮王公大臣七嘴八舌地给杨广出主意。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属于鹰派,他建议杨广选取数千精锐骑兵杀开一条血路,强硬突围而出。但他这条建议立即遭到保守派纳言(门下省长官)苏威的反对。苏威给出的理由是:如果固守城池,我们还能顶得住一段时间,贸然出击风险太大,因为轻骑马战正是胡人所长,皇帝是万乘之主,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轻易冒险行动。

民部尚书樊子盖也支持苏威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坐以待援,先坚守城池,然后征召全国各地兵马前来救驾。同时他还提出一条建议,要杨广亲自出面抚慰士卒,宣布不再征伐辽东,再许以论功行赏,激励军心。

其他几位重臣也都众口一词地要求皇帝下诏停止征伐辽东的兵役,可见攻打高丽确实是不得人心之举。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可悲的是,这场腥风血雨的独角戏的编导杨广却执迷不悟。其实,当时隋朝国内最尖锐的矛盾就是没完没了的辽东之战,几乎所有的造反都和征发高丽有关,很多农民首领之所以造反都是为了逃避辽东兵役。可以说,征发辽东是隋朝一切民变之母。发动这场连锁战争的杨广称得上是无知者无畏,他似乎和希特勒一样,是那个世界、那个时代的战争狂人,他的意志,无人能够制止或者转移。

这一次,鬼门关前的杨广没有了往日的狂妄之气,他乖乖接受了臣下的建议,亲自来到城头巡视军队,发表演讲,他信誓旦旦对所有守城将士说:你们要努力杀敌,如果这次雁门城能够守住的话,凡是参加战斗的人都不愁没有富贵,守城有功的人,没有官职的直接授予六品官职,有官职的按照级别依次增加。与此同时,杨广还派出大批使



者代表自己慰问将士，大做拉拢感情、温暖人心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向吝啬的杨广这次确实大方得异乎寻常，一张口就是六品官职满地撒。要知道，六品官可是不低呀，当时的洛阳县令才是正五品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家都奋勇争先，踊跃杀敌，不分昼夜地抗击敌人，军士伤亡十分惨重。

在雁门被困十天后，为了早日脱险，杨广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下诏招募天下之士前来救驾，另一方面派人向义成公主求救。

此时的杨广还是很有威信的，各郡守县令都竞相应诏赴难。屯卫将军云定兴是最早到达现场的军方领导，他是杨广的哥哥杨勇的老丈人之一，在杨勇当太子的时候，他的女儿云氏很得宠，他对太子也极尽拉拢腐蚀。后来杨勇的太子之位被废，他又傍上杨广的宠臣宇文述。这个人心肠狠毒到了相当境界，他后来为了在朝廷谋个好差事，竟然建议朝廷斩草除根，杀掉杨勇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亲外孙，真是一块疯狂的落井石头。

其实在这场救驾大戏中，云定兴不是主角。所有的唐史资料都通过云定兴这个参照物，不遗余力地渲染一个军事天才：李世民。李世民当年才十六岁，他应募加入云定兴的军营。李家有子初长成，这个后来成为中华名帝的青年，这个时候一心一意想在军队这个大熔炉里建功立业。

云定兴带来的军队只有万把人，这点儿人要是霸王硬上弓地去和数十倍于己的突厥兵拼刺刀，就跟甩块石头到大海里一样，泛几个波纹就没了。比较敌众我寡的形势后，李世民向云定兴献上了一条疑兵之计。这条建议主要有两个关键词：虚张声势、敲鼓呐喊。具体操作步骤是：白天来白的，夜晚来黑的。白天大张旌旗，几十里连绵不断，冒充到处都有部队驻扎；夜里则向一群鼓手大发夜班津贴，让他们到处拼命敲鼓、吹奏号角，让突厥以为大批援军已经到来，即将发起总攻。

始毕可汗这次真的很郁闷，以前自己也和隋军交过手。在他的意识里，隋军是年画上的老虎，徒有其表而已。这次却好像不同以往，他的数万军队从八月十三开始攻打这座弹丸小城，到九月十五，三十多天居然不拔。他在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城墙的同时，信心也一同开始动摇。数万人耗在一个地方吃喝拉撒睡，成本支出太高。本指望能捉住死对头杨广，向大隋索要一笔巨额赎金，没想到泡了汤，预算很顺利，决算没通过，从投入与产出比来看，这次投资赤字太大了。就在这个时候，义成公主的加急电报精准送到：北部边境告急。始毕可汗担心后院安危，权衡利害之后急速撤军而去。

看来只要有男女存在，走"夫人路线"永远是最便捷最有效的。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和隋炀帝被围一样，八百年前，在同一个地区平城（今山西大同），汉高祖刘邦被数十万匈奴大军团团包围在白登山长达七天七夜。也是在即将崩溃的时刻，汉军设法打通匈奴单于的老婆后才最终解围。

最后来唠叨一下关于李世民的那条疑兵计。《新唐书》在《太宗皇帝本纪》中将疑

兵之计作为猛料重磅推出，文字间明确指出，胡人退去是因为疑兵之故。原文如下：“军至崞县，突厥候骑见其军来不绝，果驰告始毕可汗曰：‘救兵大至矣！’遂引去。”

对此，包括权威历史学家在内，很多人是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史官凭空杜撰出来故意往唐太宗脸上贴金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退兵解围的描述比较客观，只有四十三个字：“帝遣间使求救于义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毕云：‘北边有急。’东都及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毕解围去。”很明显，这一段的字里行间都表示出，退兵只和义成公主以及到达忻口的援军关联，和其他无关。

十一、麻醉的杨广

杨广在雁门脱险后的第三天回到太原，他本来是接受苏威的建议西向长安的，这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因为当时北方地区“盗贼不息”，皇帝如果坐镇西京，有利于朝廷的军事和政治部署。但是一肚子坏水的宇文述却对杨广说：跟从皇帝车驾的官员家属大都住在东都，最好是从潼关直接进入洛阳。最终杨广采纳了宇文述的建议，因为雁门之围使他对北方产生了严重的恐惧心理。他不顾一切地掉头南下，从此以后，风一直往南吹，他再也没有回到过北方。先是从太原到洛阳，稍后又南下江都，最后他甚至打算迁都比江都还南的丹阳（今江苏南京）。

十月初，杨广来到洛阳，他在洛阳街头东张西望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让人打寒战的话：还是大有人在啊！这句话并不是随口一说，而是很有背景和渊源的。

两年前，杨玄感造反被平息后，杨广说了句类似的话：杨玄感振臂一呼就有十万人跟随，我现在知道了，一个国家的人不能太多，多了就会聚到一起做盗匪。如果不把那些参与造反者全部杀光，还怎么惩戒后人。于是派大理卿郑善果、御史大夫裴蕴、刑部侍郎骨仪与东都留守樊子盖等一帮公检法人员追究杨玄感案的其他参与者。

这四个人个个都不是善主，特别是樊子盖，性情极度残忍，骨仪更是嗜杀成性，最后一共处死了三万多杨玄感的“党羽”，其中大半是冤死的。杨玄感围困东都时曾打开粮仓赈济过百姓，结果，樊子盖按米索人，把所有接受过赈粮的百姓一个不落地活埋了。

杨广在看到洛阳熙熙攘攘的人群后说了一句“大有人在”，那意思是说过去平定杨玄感叛乱时杀三万人太少了。有这样一个冷血的君王，隋朝不亡，天理不容。

杨广当政期间，隋朝有个著名工匠名叫李春。这是个建桥高手，他主持设计、建造的赵州桥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敞肩石拱桥。如今，一千四百年过去了，赵州桥还照样通车走马。杨广也是个桥梁专家，所不同的是，他主修的是拆桥专业——一个资深无比的过河拆桥专家。

在雁门被围时，杨广曾亲口许诺，每一个参加雁门保卫战的军士都将得到六品官





职和绸缎百匹。可是刚到洛阳他就推翻诺言，拒绝兑现先前公布的奖励措施。

人说“好了伤疤忘了痛”，而杨广则是伤疤还没好就不记得痛了。参加保卫雁门的将士共有一万多人，这些浴血死战的幸存者都在眼巴巴地等着戴官帽、领绸缎呢。可是杨广授出的勋位只有一千五百个。然而，即使是这一千多个勋位也是搀了假的。为了节省俸禄支出，杨广特地把这次授出的立信尉、秉义尉一类的六品以下勋位分别设置了好几个不同的层级。就好比老板答应将你的工资提高到六级，但又在六级里分设A、B、C、D、E五个层次，。给你一个六级E，虽然看上去是六级，但实际待遇却类似十级。

这样挖空心思地过河拆桥，对杨广来说司空见惯。当年表彰平定杨玄感叛乱时，他也是这么干的。

剩下的那一万多人，不但血汗白流了，仗白打了，心脏白激动了，血压白升高了，还受了一肚子窝囊气，一个月出生入死的鏖战最后成了个“四白工程”。这个时候，曾经在雁门当众宣布不再用兵辽东的杨广又高调宣布，将第四次攻伐高丽。

君无戏言。可杨广的每一次许愿都是“戏说”，因为他就是靠演戏发家致贵的。忽悠一次情有可原，忽悠两次尚可忍受，忽悠三次就等同卖拐！对这次“四白工程”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资治通鉴》载：“因此将士们无不愤怒怨恨。”

对一个王朝来说，一个人愤怒可忽略不计，十人百人愤怒也无足轻重，但如果千万个人一起愤怒，那就是山呼海啸、火山喷发了。这时候的隋朝其实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活火山，拆桥专家杨广的屁股坐在火山口上却还浑然不觉，灭亡的喷发正一步步向他逼近。

公元616年，隋炀帝杨广的生命进入最后两年倒计数阶段。这一年，杨广一切都不顺。首先是个人生活不顺，其次是镇压造反的朝廷军队遭遇连续挫败。

历时一个月的雁门之围对杨广来说，无异于一场噩梦。从这儿以后，四十七岁的杨广患上了重度失眠症，常常在梦中惊醒，大喊有贼。他每天根本睡不着，到最后养成了一个习惯：夜里必须要有好几个宫女像哄婴儿那样，轻轻拍打摇动他的身体，他才能勉强入睡。这个画面，太有视觉冲击力了。

杨广执政后期，脑袋基本不思考国计民生的正经事，而是尽想着如何在玩乐上出新出奇。在这方面，杨广算得上是个创新指数很高的模范皇帝，他的每一次突发奇想，都让后人叹为观止。

这一年的五六月间，正是暖风频吹、花香迷散的季节。杨广骨子里的小资气息忽然冒了出来，他派人到处去抓萤火虫，然后把这些通体透亮的小家伙集中起来，在夜晚游山时搞了个放飞仪式。现代人无法想象他的这次放飞行动到底用了多少只萤火虫。史料说他“征求萤火，得数斛”。“斛”是一个已经被淘汰了的容量单位，大家比较陌生，但要说“斗”，也许熟悉的人更多一些（参考叶圣陶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一斛等

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那么“数斛”就是数十斗、数百升。

遥想一千四百年前的那个壮观的“萤火虫之夜”,太令人瞠目结舌了！无数萤火虫被同时放出,在山谷的夜空中蹁跹盘旋,“光遍岩谷”,宛如一条流动的银河,梦境亦不过如此吧。可惜,再多的萤火也照不亮这个没心没肺的人灵魂深处的黑暗。

从现存的各种史料分析,此时的隋炀帝杨广已经完全沦为一个糊涂蛋。他在皇宫的一亩三分地里玩儿得没日没夜,像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一样,上演着最后的疯狂,充耳不闻宫门之外的险情环生,局势急速恶化。

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对时局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概括起来就是“五死两崛起”。

“五死”是:四月,在太原保卫战中,将军潘长文被甄翟儿领导的农民军击毙;七月,枭将樊子盖病死;八月,大奸臣宇文述一命呜呼;十月,名将之花张须陀阵亡;十二月,涿郡通守郭绚被农民军首领窦建德斩首。

这五个人的死对隋朝政治军事走向产生了微妙影响。潘长文、樊子盖、郭绚都是长期在北方镇压农民军的重要将领,他们缺位以后,北方政府军的力量受到很大影响。在这种只有坑没有萝卜的情况下,为了稳定北方日益严重的局势,杨广任命李渊为右骁卫将军、太原留守,统帅太原诸郡兵马,李渊成了手握重兵的“西北王”。事实证明,这一任命直接导致李渊后来起兵代隋建唐。

张须陀是造反农民军的克星,属于见神灭神、遇鬼克鬼的“剿匪”超人。在对农民军的战争中,他几乎战无不胜。他打败的农民军团难计其数:王薄、裴长才、郭方预、左孝友、卢明月、吕明星……发生在他身上以少胜多的战例也数不胜数,他曾经亲率五骑挑战两万人的农民军,被潮水般的农民军绕毛线团似的包围了“百余重”;他曾经在山东章丘以两万军队击溃孙宣雅、郝孝德和王薄组织的十几万人的联合军团。杨广曾特地派出宫廷御用画师亲赴张须陀军营,随军实战观摩,对其英勇作战形象进行“现场直画”,然后将连环画带回皇宫给杨广观看。但在荥阳一战中,张须陀被李密设计,中伏身亡。这个常胜将军的牺牲对隋朝的“剿匪”事业是个沉重的打击,整个“河南郡县为之丧气”。不久,这一地区的瓦岗军迅速做大做强,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军事集团。

宇文述是个政坛常青树。他一生经历了北周权臣宇文护、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等多个时代,奇怪的是,无论是宇文氏掌权的北周,还是杨氏主政的隋朝,每一个皇帝都对他青眼有加,赐以高官厚爵。中国古代政坛和现在的流行歌坛有点像,很多当红权臣一般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而宇文述却风骚了半个世纪。

这个人是杨广的心腹,十分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他为了讨杨广的喜欢,给杨二世出了不少馊点子。临死的时候,他眼泪汪汪地给杨广献上了最后也是最馊的点子:请皇帝关照自己那两个一直在家“关禁闭”的儿子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因为此前,他这俩活宝儿子因和突厥搞走私活动被杨广勒令在家面壁思过。杨广答应了他的请求,很快便任命宇文化及为右屯卫将军,让他负责自己的安全保卫工作。



宇文述啊宇文述，临死还给杨广挖了一个墓坑，这一家最受杨广信任的两代人简直是前赴后继地撵着杨广害。正是他的这一不情之请将宇文化及推到了历史吧台的最前沿，一年多后，这个惊艳出笼的杀手就把杨广送上了绞刑架。

这一年对杨广来说是个实打实的灾年，他所有的结局似乎都在这一年定型。这一年，他提拔了两个将军，一个是右骁卫将军李渊，一个是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这两个将军还真都是"不负其职"的象棋高手，后来都结结实实将了他一军，一个废了他的玺，一个要了他的命。

铁打的历史流水的人。有人去，便有人来。那边死了五个，这边又崛起来两个：李密和窦建德。这两个人和杜伏威一起并称为隋朝农民军"三巨头"，就是这个"铁三角"动摇了杨隋大厦的根基，加速了隋朝灭亡步伐。

李密和窦建德都是同一年在江湖上站稳了脚跟并开始扬名立万的，可谓"同科进士"，只不过他们不是考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李密因在荥阳之战中杀死张须陀而声名鹊起，成功地奠定了其在翟让瓦岗军中的重要领导地位。窦建德也因为老领导高士达的战死而独自挑起了大梁，他礼贤下士，优待俘虏，重振军威，并给自己封了个将军称号。

自此开始，这两个人好比是鱼入大海、虎归山林。

十二、太原，梦想起飞的"龙城"

公元615年，山西、河北一带的民变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起来造反的人像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民部尚书樊子盖奉命在这一带镇压造反运动。

樊子盖这家伙是隋朝几个少有的凶狠嗜杀的魔头之一，根据他的杀人手法，给他取个"樊活埋"的外号一点都不冤枉。在处理杨玄感造反案时，他就坑埋了成千上万个无辜的良民。在山西和农民军交手时，他采取的是烧光、杀光、埋光的"三光"政策。当年活跃在汾晋地区的农民军主要是降州（今山西闻喜）敬盘陀、柴保昌领导的几万人。樊子盖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农民军经常活动的汾河北岸村庄统统点火，付之一炬。在交战中，他不留活口，只要是俘虏，一律处死。对那些自首或愿意归顺朝廷的，不分老幼，全部活埋。

对一无所有的贫民来说，残酷的杀戮就像重力作用下的弹簧，压力越大，弹得越高。既然当左派是死、做右派是亡，那就只能不左不右，一竿子反到底了。樊子盖以为他的"三光"政策会把造反者清洗归零，却没想到正是自己惨无人道的做法激起了更大的民愤，更多无家可归者源源不断地加入造反队伍。樊子盖在北方疲于奔命，按下葫芦起来瓢。他带着好几万精兵前镇后压，但对他来说，似乎是只见"耕耘"，没有收获。他在，造反者也在。他的队伍没有壮大，造反者的队伍倒是扩编了不少，主观上他想天

下无“贼”，客观上“贼”却越来越多。

他很郁闷。他的主人杨广不仅郁闷，而且相当生气。杨广见他天天在东北捉贼，贼的数量却天天见长，由此，杨广严重怀疑樊子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于是撤了他的“剿匪司令”职务，将他调离北方战场，同时任命李渊为右骁卫将军、太原留守，对外防止突厥南侵，对内弹压农民起义。

太原，古称晋阳，素有“三代京华，五朝别都”之誉。这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古城，在公元前497年的春秋末期就已经出现，到李渊来这里任留守时，太原已经具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这座城市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在其诞生后的一千五百年里，历经春秋战国、两汉三国、隋唐五代等十数个朝代，每朝每代，它都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

战国初期，赵国以它作为都城。

两汉时期，晋阳是汉朝抗击匈奴的前哨阵地。

唐末，沙陀族酋长李克用以此作为大本营，与实力强大的中原巨无霸朱全忠强强对峙。

公元923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又以晋阳为依托，在魏州（今河北大名）称帝，建立后唐。

“十六国”混乱时期，晋阳先后被称为“五胡”（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氐、羝、羌）的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等小政权国家轮流占据。

这是一座被称为“龙潜”之地的龙城。从这里走出了大大小小的很多皇帝，以至于宋太宗赵光义在攻下太原后，咬牙切齿地下令焚毁晋阳，次年又引晋水、汾水倒灌晋阳废墟，在重建时还特意将房屋布局成“丁”字形，目的就是想破坏晋阳城所谓的“龙脉”，免得它以后又给赵宋找麻烦。

在隋朝，晋阳同样是个军事重镇，是当时全国第三大城市，地位仅次于长安和洛阳。隋文帝杨坚为防御北边突厥侵扰，在登基的第一年就封十三岁的杨广为晋王，驻守晋阳。可以说，晋阳是杨广最初的“龙兴”之地。几年后，杨广走了。

在杨广离开太原三十年后，李渊来了。两年后，他又走了，走到了长安，挟晋阳“龙气”，搞了个皇帝当当。当然，两年后，杨广也走了，他去了地狱，再也没有回来。

公元616年，这个对表弟杨广来说是多灾多难的年份，对表哥李渊来说却是六六大顺。在这一年即将画上句号的最后时刻，他领到了太原留守的大印。

李渊可比一根直肠通到底的樊子盖机灵多了。他坐镇山西前线以后，立即摒弃单方面的强硬立场，采取“两手抓”策略，即“一手抓着狗头铡，一手抓着棒棒糖”，简化成四个字就是恩威并施。对待那些以造反为毕生追求的铁杆派，李留守也是四个字：格杀勿论。但对那些俘虏或自愿投降者，李渊一不残杀二不虐待三不活埋，而是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说：愿钻铡的站左边，想领糖的排右边。这么一来，结果可想而知，谁也没戴铁头套，谁也不想总造反。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站到右边，领完糖咂吧着嘴高高兴兴



地回家过日子去了。所以在战场上，有时候政治手段比军事手段更有效。

被李渊这么穷追猛打外加分化瓦解，敬盘陀、柴保昌的造反军死的死、散的散，好几万人投降了李渊的政府军，俩造反头头也从此一蹶不振。

在山西的敬盘陀、柴保昌农民军红红火火的时候，河北的农民起义军首领魏刀儿的造反事业也是一路飘红。公元615年，他在上谷（今河北易县）和王须拔同时起义，很快就聚集了十余万人。公元616年，他派手下得力干将甄翟儿率军进攻太原，大败太原守军并杀死了隋将潘长文。

太原一战对隋朝廷的震动很大，在这种形势下，李渊被派到了太原战场。李渊来到太原后，很快将打击目标对准甄翟儿。不久，李渊和其副将王威率领军队在山西雀鼠谷和甄翟儿"邂逅"。

当时双方军队的数量差别很大，甄翟儿有两万多人，而李渊不过五六千人。四比一，在冷兵器时代，这仗在一般人看来确实不好打。温大雅在他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描述当时的情形是"威及三军，咸有惧色"。就是说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惧怕的表情。这里的"威"不是指农民军的军威，而是指副将王威。王威是杨广的心腹，名义上是李渊的副手，实际上是专门来监视李渊的。杨广在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时，因担心手握重兵的李渊搞小动作，特意指派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做他的副将，目的就是在李渊身边安装两个窃听器，以便掌握他的一举一动。不过这两人后来都被李渊起兵前夕用嫁祸手段处死了。

在别人都怕得要死的时候，李渊却镇定自若，谈笑自如。他对部下说：这些土匪贪财争利，再加上近期连连得胜，骄志满怀，对付他们很容易。不可硬拼，但用智取，一战就可以彻底打败他们。

甄翟儿见李渊只有区区几千人马，有点不屑一顾。他把两万多军队，排成十余里长蛇阵，首尾相继，迎击李渊。等他的队伍走近时，李渊把军队分成了两部分：将所有老弱士兵集中组织成一队，作为主阵，命他们多张旗帜，多击鼓吹号，并将全部粮草物资跟在队伍后面；自己则率精骑数百分别布在主阵的两侧。战斗打响时，李渊命王威率领主阵首先出击。

甄翟儿一看主阵旌旗蔽日，鼓角相闻，心想一定是对手主将所在。于是他率领全部精锐冲向王威的主阵，准备来个擒贼先擒王。这个主将还真姓王，也确实差点被擒。那些"精选"出来的羸弱士兵哪经得起甄军精锐的猛烈冲击？他们抵挡一阵就纷纷抱头逃跑，王威吓得从马上摔了下来，幸亏部下拼死相救才捡得一命。

士兵们这一跑，就看到李渊高明的布阵效果了：主阵后面的辎重物资全部显现出来。农民军一见遍地财物，都兴奋得蜂拥而上，争先恐后地抢夺起来。骑兵"舍鞍争取"，步兵扔掉兵器，恨不得多生两只手。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雀鼠谷里，李渊这只黄雀开始俯冲攻击了。就在农民军

你抢我夺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李渊率领主阵左右两队精锐士兵突然进击，“大呼而前，夹而射之”。农民军猝不及防，被李渊步骑兵乘势纵击，斩首无数。

这一仗，甄翟儿一败涂地。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雀鼠谷里没有雀鼠，只有死尸和鲜血。看来毛主席说的“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军队”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农民军犯了田忌赛马的错误，拿最好的对付人家最差的，结果人家最好的出来了，自己只能挨闷棍了。

经此一战，山西地区的大军团农民军基本被肃清，李渊领导的政府军控制了这一地区。甄翟儿的老上级，号称“历山飞”的魏刀儿转向河北发展，不久后建元称魏帝。

李渊打仗用兵是有一套的，山西的农民军大部分都是被他安抚剿灭的。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狠角色坐镇太原，这一地区的民变才没有形成更大的规模。李渊在和农民军的对阵中，收获了很多好处：收编了大量投降归顺的农民军，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稳定了北方局势，为后来自己起兵争夺天下创造了相对安全的大后方。

太原留守的任命是李渊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和分水岭，从此，李渊这只铁蝴蝶在太原轻轻扇动一下翅膀，大隋便会掀起飓风狂飙。如果说李渊担任山西、河东宣慰使时只是一枚火箭，那么到太原留守时，这枚火箭已经被推上了发射场，捆绑上了动力发射系统。这时候，他已不是大隋的风筝，隋朝的回收装置已经对他没用了。

任职太原后，唐国公李渊的心思起了微妙的变化。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开始生出一些活思想。因为自己的封号是“唐国公”，而太原又有“唐”和“唐国”的古称（唐尧曾定都太原），所以李渊就有了些合理的联想。《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曾两次提及李渊到太原时的心情，一次是“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另一次是“帝遂私窃喜甚，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

在“龙城”太原，李渊的“人主”梦想已经插上了翅膀。一年后，他就以马踏飞燕的速度占领了隋朝的首都长安，开始了马到成功的国内统一战争。

十三、突厥：突崛

农民军的威胁是没有了，但比农民军更厉害的狠角色又出现在李留守面前：强大的突厥兵。

公元583年，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分为东西两个国家。西突厥在今新疆和吉尔吉斯斯坦一带立国，东突厥成为隋朝的藩属国。在启民可汗统治时期，和隋朝接壤的东突厥与大隋度过了一段相安无事的蜜月期。当政权交接到他们的儿子手中时，由于杨广多次肆意挑衅，激怒了始毕可汗，于是东突厥和隋朝重开战火，趁隋朝内乱，经常出兵隋境，抢掠隋朝的牲畜物资、子女人口。李渊在太原面对的突厥，正是启民可汗的儿子领导的东突厥。





杨广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他北守边陲，阻击东突厥的进犯。作为太原留守，李渊能全权指挥调动太原、雁门、马邑、楼烦及西河五郡的兵马，是绝对说一不二的军区司令。

作为五郡之一的马邑郡（今山西朔州）处在与突厥接壤的最前沿，地理位置靠近现在的内蒙古，在当时已经是北方之北了。其时担任马邑郡太守的是王仁恭。王仁恭是一员猛将，《隋书》中有他的生平传记。他平定过山獠作乱，讨伐过汉王杨谅（杨广的弟弟，因不服杨广称帝而起兵），指挥过高丽战争，每次都大胜而归，深得杨广喜爱。公元613年杨玄感作乱时，由于他哥哥的儿子王仲伯和杨玄感一同起兵，所以王仁恭因连坐被罢免官职。不久，因"突厥屡为寇患"，杨广"以仁恭宿将，频有战功，诏复本官，领马邑太守"，官复原职。被罢官后又复职的人，在杨广当政后期少之又少，只有宇文述、王仁恭等极少数将领才有此特殊待遇，可见王仁恭在杨广心目中的位置非同一般。

王仁恭在马邑太守的位置上很称职。他以不足三千人的驻军多次打败突厥的侵扰，并防守反击，给突厥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当李渊到达马邑的时候，王仁恭见李留守只带来了区区两千兵马，心里凉了一大截，因为两个人的兵马加起来不超过五千人。史料载"仁恭以兵少甚惧"。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还"以兵少甚惧"，再联系和甄翟儿交锋时的那句"威及三军，咸有惧色"，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李渊是一个从来没有恐惧感的超人！面对强敌，万人之中只有李渊面不改色心不跳。

我们无法知道一千年前的历史细节，也许这种异于常人的表现是史官的刻意加工和渲染，但是，在乱世之中能最终登上九五之位的人，一定有常人所不具备的尖端品质。

李留守知道王太守心里有点发虚，便给他打气鼓劲，他把突厥人的优点和缺点归纳总结为七大条。优点一条：人高马大，擅长骑射。缺点倒是有六条：一是看见财物就抢，碰了钉子便跑，没有打持久战的耐力；二是军容不整，有组织、无纪律；三是没有目标信仰，打仗只为求财，屡战屡败也从来不会脸红心跳；四是没有固定的军营和住所，每天都在寻找食物的路上；五是菜饭只有羊马，没有大米白面，其后勤供应乏力，没有粮食储备；六是晚上无人放哨，白天没人巡逻，警惕性较差。

李渊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多面手，不但善战，而且善于总结归纳，完全符合荀子的"口能言之、身能行之"的国宝标准。

"李七条"一出，大家胆子都壮了些：原来突厥就是个麻将"七条"啊，只有最上面那"一条"是真家伙。李渊还认为，突厥兵"硬件很硬，软件很软"。"硬件很硬"是说突厥兵身体素质好，作战能力强；"软件很软"是说他们智商较低，计谋不足。

针对突厥人的"一优六缺"，李渊提出了反制措施：弃硬就软。具体做法是：组建了一支两千多人的特种部队，这些士兵都是骑马射箭的好手。李渊亲自带着他们开始了

一场集体模仿秀，模仿突厥人的饮食起居，“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每天，李渊领着这些士兵深入到突厥境内，在草原上“旁若无人，驰骋射猎”。射击教官李渊天天表演精湛的射技，温大雅说他“尤善射，每见走兽飞禽，发无不中”。那些真正的突厥兵看见这支冒牌部队穿着饮食和自己差不多，都以为是一家人。

当然，深入敌后的李渊并没有掉以轻心，而是外松内紧，时刻提防意外发生。他从队伍中专门抽出一些射击好手，组成了一支中小型的“狙击手”营，命令他们弓箭不离手，时刻保持一级战备，遇到突发情况，马上投入射杀。这种“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周密和细心是李渊最大的优点之一。作为一个在乱世中成就大事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种百密无疏的思维尤为重要。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外模仿训练，这些士兵真的个个技艺超群，神采飞扬，他们纷纷向李教官请战，要求给欺人太甚的突厥兵一点颜色看看。

这正是李渊举办模仿训练营的目的。他不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他知道信心士气就是战斗力。时机已经成熟，老黄雀又要俯冲了。

而后，在一次和突厥部队相遇时，这些模仿秀选手趁突厥兵没把他们当外人的时候，突然发动袭击，纵兵砍杀，战绩非凡：“获其特勤所乘骏马，斩首数百千级。”这场模仿秀太逼真了，模仿者的风头盖过了被模仿者，换种说法就是“李鬼把李逵给干掉了”。

给李渊这么一搞，突厥长期提心吊胆，他们时刻担心“自己人”会袭击自己。几次下来，突厥觉得这个新来的李渊同学不同以往的隋将，头比较难剃，干脆来句“风紧，扯呼！”然后收队回老家了。

十四、李密——一个不回家的人

李渊在北方呼风唤雨的时候，在南方的李密的事业也渐入佳境。

李密是隋末唐初农民军的“带头大哥”，隋唐的历史走向和他息息相关，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刻自己葬送了自己，那么“隋失之鹿”应该是他的战利品。果真如此，隋后面的朝代大概应该是“蒲”（按照杨坚、李渊的命名思路）了。

和顺风顺水的李渊比起来，李密的命就太苦了。从现存史料来看，李密家四代都是住在大城市长安的贵族，出身门第也非常显赫。他的曾祖父李弼和杨坚的岳父独孤信、李渊的祖父李虎等八大权贵一起被封为“西魏八柱国”。祖父李祖曜，为北周邢国公。父亲李宽是员猛将，因战功被隋封为上柱国、蒲山公。不过他们似乎都没有后代李密的名气大。隋唐以后的史料在提到他们的时候，总是不忘在其名字后注上与李密的亲属关系，和现在流行的“这是某某名人的三舅母、四大伯”是同样道理。

虽然家庭贵族地位代代相传，但李密的长相却没有阳春白雪的贵族气息，反而是





一副下里巴人的寒酸样。他个头不高，皮肤黑乎乎的，好像永远洗不干净，尖额头，方下巴，一对眼珠子跟磨盘似的，骨碌碌转个不停。

这样的家世，就算是人妖也不怕没出息，更何况李密"少有才略，志气雄远，轻财好士"。父亲死后，他被招进了皇宫，具体的工作单位和工种是左翊卫府左亲侍。这也属于皇帝的警卫，同样是警卫，不过和李渊的那个千牛备身比起来差远了，李渊是直接挎刀跟在皇帝姨夫身后的，而李密只能算外围保安那种性质的。

人不走运，喝冷水都塞牙。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杨广看见了一张黑黑的脸，那是正在值班的李密的脸。也不知道为什么，杨广看见李密就很不舒服（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冥冥天数）。他找到宇文述问道：那个黑不溜秋的小儿是谁呀？鼠头鼠脑，东张西望，目光异于常人，以后别让他再来当侍卫了！杨广这句话一说完，李密就已经算是下岗职工了。

宇文述处世很是八面玲珑，他并没有直接对李密说：皇上讨厌你，你以后不要再来上班了。而是采用了一招类似激将法的说辞，使李密主动提出无条件辞职。

在某天某时的某一刻，宇文述找到李密，装着无比关切、无比痛惜的样子对李密说：你家世代都是高官显贵，你应该用你的才华去开创更远大的前程，窝在这里干这种没文化、没技术的保安活，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呢？

李密一听，觉得此话有理，便向单位打了一份报告，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去了工作，专心在家读书学习，准备给自己多加油充电，以图后展。他聚精会神看《史记》，一心一意读《汉书》，对各类兵法书籍，尤感兴趣，经常"诵皆在口"。

有一天，他去缑山（今河南偃师境内）拜访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包恺时，途中，遇到了在朝中红得发紫的越国公杨素，也就是杨玄感他爹。那天的情形既像传奇，又像一幅山水田园画。

李密坐在牛背上专心致志地看着一本书，在他所骑的那头牛的角上还晃悠悠地挂着一卷《汉书》。杨素看到"汉书、男人和牛"这样的景象后也许觉得反差过于强烈，于是顿生好奇心，悄悄走到这个男人的身后问道："何处书生，耽学如此？"

李密一看，这不是父亲的同事杨伯父嘛，便赶紧下拜行礼，自我介绍。杨素问他看的是什么书，李密回答说是《项羽传》。杨素很惊奇，便和李密交谈起来。结果不谈不知道，一谈吓一跳。李密的见多识广和博学多才令这个当朝大腕非常吃惊。回家后便对大儿子杨玄感说："吾观李密识度，汝等不及。"在杨素眼里，自己的七个儿子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李密。听老爸这样推崇李密，杨玄感断定李密非同一般，于是便有意识地"倾心结托"，两人很快就好到了穿一条裤子的程度。

李密的勤奋好学不仅得到了杨氏父子的赏识，也为后世造就了一个成语——"牛角挂书"。

李密一生的磨难是从加入杨玄感的"造反无限责任公司"开始的。杨玄感在起兵

之初就急吼吼地把李密从长安请来担任自己的参谋长。可是,李参谋长提的建议他基本不予采纳,只按照自己的思路走。在两个月的造反生涯中,杨玄感只采纳了一条李密的建议:没有称帝。

当时李子雄劝杨玄感"速称尊号",李密坚决反对,并且列举了许多不适宜建元称帝的理由。最终杨玄感采纳了这条建议。在这一点上,杨玄感是明智的,否则,他将是中国两千年皇帝史上最短命的"皇帝"之一,徒留笑柄。

杨玄感兵败后,李密亡命天涯,不久被官府抓获送到洛阳。樊子盖将李密、韦福嗣及杨积善、王仲伯等十几个造反骨干都铐上了枷锁,按杨广的要求,派人押送到当时杨广所在的高阳(今河北高阳)行宫。

李密知道,一到高阳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开始和王仲伯等人想方设法策划逃跑。于是他们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钱包,把里面所有的金子亮给押解人员看,并对他们说:我们都是快死的人了,要这些金子也没什么意义了,只要你们在路上关照我们一下,等我们死后这些金子全部都送给你们。

金子的力量是无敌的,诱惑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招投金问路很有效。李密天天请人买来好酒好菜"孝敬"押解差官,自己这帮人也日日宴饮,摆出一副末日来临前最后的疯狂状。那些看守渐渐习以为常,对他们的看管一天比一天松懈。当他们行走到魏郡(今河南安阳)时,李密等人轮番把看守灌醉,然后凿穿墙壁溜之大吉。

越狱后,李密先是跑到了山东平原郡的造反首领郝孝德那里,见郝孝德对他待理不理的,他又去投靠王铁匠王薄,王薄更拿他不当回事。

此处不留爷,没有留爷处。这时候的李密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节,他从长安温暖的春天一跤跌落到山东寒冷的冬天里。这是正常的,既然是"造反无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那公司破产了肯定得负无限连带责任,直到他有限的生命终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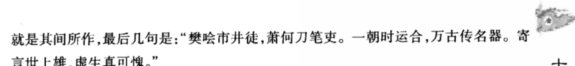
此时的李密是背着官府通缉令的逃犯,任何人烟密集的地方他都不能出现,只能在山中潜伏躲藏。渴了就喝山泉水,饿了就剥树皮吃,困了裹着树叶睡。这种挑战极限的单兵野外生存能力,海军陆战队员也不过如此吧。

造反就是这样,不上天堂就下地狱,而地狱是没有春天的。那时候的李密还不知道,他的春天就在瓦岗寨里。

这样失魂落魄、东躲西藏的逃亡日子,李密一共过了两年。在山上过了一段昼伏夜出的猫头鹰生活后,他偷偷跑到淮阳郡(今河南周口)的一个偏僻村庄,改名刘智远,教村里的一帮小屁孩读书。一个大学教授教一群小学生,真幸运了那帮孩子。

可是贵族出身的李密怎么可能甘心在扫盲班里当个默默无闻的教书匠呢?他理所当然地很失落。因为他的理想不是教授史书,而是想成为史书里的主角。于是在教学备课之余,他常写诗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衡。现在流传下来的五言长诗《淮阳感怀》





就是其间所作，最后几句是："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器。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理想远大啊！说樊哙是市井徒也就罢了，可是把萧何说成是"刀笔吏"，除了雄心比天的壮志外，还表明该同志的门第观念根深蒂固。

人说杂文是匕首，我说诗歌是把剑。历来被诗歌所伤者难以统计。"乌台诗案"就不说了。《水浒传》里的宋江在浔阳楼上题了一句"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就被官府抓去定罪收监；清朝的徐骏写了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便落得个身首异处。同样，《淮阳感怀》也给李密带来了再一次厄运。

据说他写完诗后眼泪滂沱，呜咽不止。一个大男人对诗号哭，显然有点不太正常，这人一定是有故事的人。有喜欢听故事的山民便向官府汇报了这事。官府也怀疑他是要犯，立刻派人前去搜捕。李密得到消息后，不得不又一次"搬家"。

这一次，李密跑到了自己的妹夫家。他的妹夫叫丘君明，是雍丘县（今河南杞县）县令。雍丘县是淮阳郡下辖的九县之一。作为政府干部，雍丘县令哪敢收留这位朝廷钦犯大舅哥，于是将他介绍到老朋友王秀才家躲藏。没想到，这一藏，藏出了一桩姻缘，更藏出了一次大祸。

王秀才是个小知识分子，见到李密这个对《史记》、《汉书》这类大部头都侃侃而谈、如数家珍的大知识分子，就像壁虎见到了鳄鱼，崇拜之情犹如《汉书》文字，连绵不绝。没多久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赶在朝廷之前"招安"了这个女婿。

王秀才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因为造反，李密自大业九年离开长安后便再也没有回过家。为了那梦中的橄榄，他一直在远方流浪、流浪。这个王秀才在李密的人生最阴霾密布的时候，为李密送去了一抹亮色。他没有看走眼，这个女婿两年后真的变成了一条大鳄，指挥千军万马在中原大地上直吃横逮，兵锋之利无人可挡。可是，他没有看到这一天，因为，灭门之祸已经降临了。

丘君明有个侄子叫丘怀义，这个人立功心切，便向官府告发了李密。杨广听到有李密的消息，大喜过望，马上命令丘怀义带着自己的手谕去找梁郡通守杨汪，让他去逮捕李密。

杨汪带兵急奔王秀才家，准备将李密一举擒拿。也是李密命不该绝，当天他正好外出，杨、丘二人扑了个空。这下倒霉的人可多了。王秀才全家一个不留，全被官府处死。李密的妹夫丘君明也被杀害。

悲剧又一次上演。冰心有一句名言："成功的花，人们只羡慕它现时的明艳，可谁知，当初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在李密奔向成功的路上，就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只是，浸透的是自己的泪，洒遍的是别人的血。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一个成功者的背后有无数个成仁者的铺垫和支撑。

十五、李密与翟让

公元616年，从雍丘拣了一条命的李密流浪到了现在的河南滑县一带。这一带当时是个“土匪窝”，盘踞着五股绿林势力，分别是瓦岗（今河南滑县南）的翟让、韦城（今河南滑县）的周文举、雍丘（今河南杞县）的李公逸、外黄（今河南民权）的王当仁及济阳（今河南兰考）的王伯当。

那段时间，李密在这五个山头之间来回穿梭，他想达到一个目的：将这五个小造反分公司合并成一个大的造反集团总公司。以当时李密的自身条件，这个想法有点像搞传销，难度很大，不能让那些山大王接受。

那些山大王都是被政府所逼，不得已聚众造反的，目的就是混口饭吃，搞饱肚子就行了。平时他们仗着人多，抢点骗点，坑点拐点，吃喝不愁，生活滋润的很。当李密对他们说把队伍集合起来做大做强，然后伺机争夺天下的时候，他们笑得差点休克。这帮梁山老总们的认识出奇地一致：我们逍遥自在，不交租不纳税不打仗，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小日子过得顶呱呱，为什么要去瞎追那遥不可及的梦想？你别扯淡了，爱谁谁，反正我们不干。

也是，当一只老鹰对一群小鸡吹嘘天空的广阔和高远时，小鸡肯定会反问：天空再高再远，有我们天天吃稻子虫子管饱的日子快活吗？

但是李密毫不气馁，天天不厌其烦地用纵横之术给他们洗脑。在李密日日讲、周周讲、旬旬讲、月月讲（可见脸皮厚是成功者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的坚持下，文火慢炖的效果出现了。造反老总们私下在一起交流时，对李密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解剖分析。他们认为，这人好像有点不简单：他出生贵族却热衷造反；他频历凶险，却每次都逢凶化吉。难道这真是“王者不死”的表现吗？再将这不死神话和社会上流传的“杨氏将灭，李氏当兴”的歌谣一联想，他们隐隐猜测这“李氏”莫非就是此人？这么一想，他们个个面色潮红，心如鹿撞。真要是跟随他夺得天下，那自己就是原始股，到时候身价就是温度计掉进开水里——翻着跟头往上蹿啊！

至此，这群小鸡终于被熬得入口即化。其中的四个老总对李密说：我们愿做你的下线，共同把生意做大。只有一个人始终不愿意参加重组，这个人姓翟名让。

翟让的老家在山东，他本来在洛阳做一个法曹（司法官员），因为犯罪被关进监狱等待执行死刑。监狱内有一个叫黄君汉的看管觉得翟让与众不同，将来定能成就大事，于是便在某天夜里悄悄跑到翟让的囚室对他说：翟法司，现在天下大乱，只要有本事和决心，前程也许都是可以预料的，你难道甘心在监狱里等死吗？

翟让一听他话里有话，赶紧跪下磕头说：现在，我就是关在圈里待宰的猪，是生是死全凭您的恩德。黄君汉当即给翟让打开枷锁，要他马上逃出监狱。翟让一边拜谢一





边流着泪担心地说：我走了，您怎么向官府交代呢？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翟让是个厚道人，也只有他这样宅心仁厚的人才能做到让出瓦岗寨一把手的位置。所以，李密后来对宽仁如斯的翟让痛下杀手，在道义和人心上都损失巨大。

黄君汉见翟让这样婆婆妈妈，怒气冲天地骂道：我本来以为你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将来可以救万民于水火之中，所以才冒死相救，没想到你却这样哭哭啼啼没出息！你走你的，不必管我。

于是翟让一路逃亡，来到了瓦岗寨树起了反旗。当时和翟让一起结伙造反的还有附近的同乡徐世勣和单雄信，这两人都是隋末唐初的名将，用传统评书的说法就是“有万夫不当之勇”。特别是单雄信，使一杆长矛，打起仗来，对敌人一戳就是两窟窿眼。徐世勣更是文武双全，他最后归顺唐朝，战群雄、破突厥、平高丽，功高盖世，被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祖孙三代皇帝倚为国之重器，赐李姓，成了李世勣。后来因避李世民名讳，去掉“世”字，变成李勣。所以，在唐史中，徐世勣、李世勣和李勣是同一个人，相当于“三块牌子，一套班子”。

这一年，十七岁的徐世勣情商和智商已经开始往外冒了。他给大哥翟让提了个建议，说我们的活动地点是自己的家乡，很多人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合适开展拦路抢劫、绑票吃大户的业务，人太熟不好下手啊。不如率兵向西进行“西部大开发”，到运河上去阻截来往商船，靠河吃河，以抢养军。

翟让见这个建议可行性非常强，便带着队伍来到了今天的河南郑州、商丘一带，在沿线运河上打劫商船物资。打劫是无本万利的生意，很快他们便“发寨致富”了。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相当于现在的好几个师，成了方圆数百里之内实力最雄厚的山寨武装。

为了做通翟让的工作，在王伯当的引荐下，李密向翟让递交了投名状，成为翟氏武工队的参谋。不久他就将几个“下线”带到了瓦岗，进一步壮大了瓦岗的军事力量。见李密有此能耐，翟让便逐渐信任他，许多大事的处理都征求他的意见。

李密投靠瓦岗的最大目的是想劝说翟让起兵，加入逐鹿行列。有一次，他给翟让讲了一大通国际国内的军事和政治形势，要他仿效刘邦、项羽，“席卷东西二京，诛灭暴君”，夺取隋朝天下。翟让听后，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他一推六二五：我们只是打家劫舍的强盗，抢点饭票粮票还勉强凑合，至于你说的争夺天下，太不切实际了。

这期间，一个神秘客现身了。

这是一个从洛阳来的逃荒者。他不是个一般的逃荒者，是一个见人就散发寻人启事的逃荒者，而且散发的对象还很特别——都是占山为王的土匪。此人名叫李玄英，从东都一路跋涉，到各个土匪盗贼的驻地寻找李密，并神神秘秘地对他们说：“此人当替代杨隋坐天下。”

别人追问缘由，他说得有板有眼，近来民间出现了《桃李章》歌谣："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是说逃亡的人姓李；"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是说皇帝和皇后在扬州不会有回来的日子了；"莫浪语，谁道许"都是"密"的意思。反正解释来解释去就是一句话：李密将要当皇帝。李玄英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说单口相声，对李密来说，他就是宣传队和播种机。

现在看来，这种比诗歌低劣、比儿歌拗口的政治歌谣十分蹩脚，这个李玄英十有八九是受李密遥控指挥的。但那时候社会动乱，人心浮动，人们六神无主，遇到巧舌如簧者神神叨叨地这么一说，还真有不少深信不疑者。李玄英在瓦岗找到李密后，像是蚂蚁看见了蜜糖，死心塌地地给李密拎包。但这个人后来再也没在任何史料上露过面，不知所终。我猜想，如果他真是"五毛党"的话，李密称霸瓦岗后，以其一贯的行事风格，结局大家一定猜得到。经过这些事，翟让的心理有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改变，他对李密的雄心壮志有了一种另眼相看。不久，他批准李密公费出差，遍游汉、沔之地，向各个造反首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其中的豪杰之士和自己共同创业。

也许李密确实具有一种天然的领袖气质，也许是这家伙太能吹了，反正他出差回来的时候，有好几百人屁颠屁颠地跟着他来瓦岗扎根安家。翟让见这些谁都不鸟的大汉都俯首听命于李密，内心开始翻起了波澜。他想采纳李密的建议，但又犹豫不决。

对眼睛一眨就一个点子的李密而言，翟让犹豫不决不要紧，从犹豫不决到毫不犹豫只有一个字的距离，很短很近。而这一个字的改动是李密和贾雄的合作成果。

贾雄不但是和翟让一同造反的瓦岗元老，还担任军师职务。古代军师的专业知识都是老三样：一晓阴阳二通八卦，外加算命和看相。这三板斧贾雄玩儿得很溜，所以翟让对他是言听计从。对翟让有如此影响力的人，李密怎会错过？他主动接近贾雄，两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李密让贾雄假借占卜之术去劝说翟让，贾雄一口答应。

一天，翟让召见军师贾雄，把李密的建议告诉他，询问他的看法。贾雄闭眼掐指一番后说了四个字："吉不可言。"就在翟让心里美滋滋的时候，贾雄又说：但您自立为王恐怕不一定能成功，要是拥立此人，则一切顺利，以后任何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

这句话让翟让有点不快，他说：照你所说，他李密应当自立门户单干，何必跑来投奔我呢？

贾雄继续忽悠道：事出有因，这是上天的安排。李密所以千里迢迢来投奔你，是因为你姓翟，翟是"泽"的意思。李密号蒲山公，蒲草无泽则不生，所以他必须要和你在一起。

也不知道这次翟贾会谈是否属实，因为各种史料的记载不尽相同。但不管我们信不信，后来确实是翟让自觉自愿地让出了瓦岗老大的位置，主动听命于李密。这种行为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是极为少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翟让是一个有着非凡胸怀的

农民领袖。

据说这次会谈成果颇丰，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让然之，与密情好日笃。"也就是说，从这天起，翟让和李密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趣的是，这两个合作伙伴有很多共同点：都是朝廷逃犯，都蹲过监狱，都是越狱者。

自此，两人的对对碰演出开始了。

十六、从小弟到大哥

这时候，瓦岗军成立已经五年了。五年里，瓦岗军像滚雪球一样，从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接近两万人。这么多人，吃饭就成了大问题，即使按每个士兵每天一斤粮食，一个月下来也需要两三百吨。瓦岗军没有根据地，粮食供应全部靠抢。抢虽说是很容易，但问题是时间久了，抢源逐渐枯竭，抢无可抢了。

那个时候，军队没有信仰目标，没有纲领宗旨，参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这两万人其实都是靠粮食这个黏合剂聚在一块儿的，要是哪一天断了粮，这些"有粮便是娘"的士兵会立即作鸟兽散的。而瓦岗没有粮食贮藏基地，都是现抢现吃。这种情形要是遇到官军大规模封锁围剿，马上会不战自乱。这个问题翟让也很烦，但他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好走一步算一步，抢一顿吃一顿。

李密有办法。为了彻底改变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视局面，李密向翟让提出攻打附近的荥阳郡，抢夺隋朝粮仓。积聚粮草，休整军队，伺机图谋天下。

荥阳郡在瓦岗寨南边，是一个商旅众多、交通便利的大城市。李渊曾经在此当过太守，现任太守也是杨氏亲王——郇王杨庆，可见这个地方的重要性。

翟让听从了李密的建议，率军首先打下了荥阳北面的金堤关，然后挟胜军兵威，接连拿下了附近的好几座县城，最后剑锋直指荥阳郡。郇王杨庆是来享受中原的美食和美女的，他哪会指挥军队冲锋陷阵？荥阳郡的政府军被瓦岗军打得稀里哗啦。

为了对付瓦岗军，杨广抛出了一张王牌，将张须陀调任荥阳郡通守。张须陀本来在齐郡(今山东临淄)任职，从那么远的山东把一个萝卜拔出来再栽到河南，一方面说明张须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此时杨广手上的牌已经不多了。

张须陀是张狠牌。如果把当时的隋朝比作一副扑克牌，杨广和皇后是大小王，而张须陀和李渊都是 A。和 A 的外形一样，张须陀就是一把尖刀，任何一支农民军都难敌其锋。

翟让和张须陀是老到掐不动的老对手了。《张须陀传》中说他"将兵拒东郡贼翟让，前后三十余战，每破走之"。和一个人摔了三十次跤，没有一次不被对方摔倒，这是什么感觉？算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反正，姓翟的是被姓张的打怕了。只要遇到张须陀，翟让基本上是"礼让三先"，不敢交战。别怪翟让无能，确实是张须陀太能了。

翟让听说张须陀来到荥阳，当时就条件反射，吓得收拾家伙就要撤军避让。李密安慰他说：张须陀有什么好怕的。他有勇无谋，军队又屡次取胜，既骄傲又凶狠，我保证一仗就能把他擒住。

李密也真敢吹（有可能是用大话给翟让壮胆）。张须陀并非一介大老粗，而是有勇有谋，他打败的农民军多得数不胜数。但是这一次，李密确实吹出了名堂：张须陀真成了他的刀下名鬼！

在李密的劝说和坚持下，翟让只得硬着头皮率兵应战。李密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工作。他在荥阳东北十几里外的大海寺树林里埋伏了一千多个精壮士兵，寻机偷袭张须陀。

张须陀一向看不起翟让，他将两万多军队排成方阵排山倒海般压过去。没多久，翟让就承受不住了，他按照李密的战前部署，向大海寺方向败退。这种情景对张须陀来说太正常了，他见过太多次翟让逃跑的身影，当然不想放过这次机会，带领士兵紧追不舍。

过了大海寺以后，路越来越窄，树越来越多。这样的险要地形也没能让张须陀警觉，因为他太拿寨主不当干部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还有个貌不惊人的叫李密的黑小子正秘密埋伏在前方。当张须陀的部队不成阵形地追过来时，躲在树林中的李密指挥伏兵突然冲出，将其队伍拦腰截断，砍杀官军。同时，翟让又挥军返回厮杀，徐世勣、王伯当也从不同方向包抄过来，将张须陀团团围住。张须陀没想到一下子会冒出这么多瓦岗军，急忙端正态度组织抵抗。他挥刀左砍右刺，很快便突破重围。可是，当他发现还有许多部下被围在里面时，立即跳上马背又转身杀进战场实施营救。就这样，他以过人的勇武在万众之中四进四出，救出了很多士兵，而自己却坚决不下战场，最终力竭战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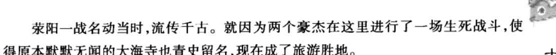
张须陀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好首长，无怨无悔地拿自己的命去换士兵的命。在他死后，他所部士兵昼夜号哭，几天不止。

张须陀的死，相当于在隋朝军政界发生了一场地震。很多人都产生了相同的感觉：这样一位早就铸就不败金身的名将竟然阵亡于造反军之手，那我们还凭什么去打呀？

精神上的恐惧和认输是一种无药可治的绝症，精神在，梦就在。现在流行的一句口号"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后世很多读隋唐史的人都对张须陀的死啧啧惋惜，因为他死得太偶然了。由于他的极度轻敌，才造就了瓦岗军战史上著名的"荥阳大捷"。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张须陀不死，河南的瓦岗军绝没有机会壮大到后来的超霸程度，而且很有可能随着张须陀的重点打击而产生许多难以预料的结局。果真如此，隋朝历史将会发生很多未知的变化。只是，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荥阳一战名动当时,流传千古。就因为两个豪杰在这里进行了一场生死战斗,使得原本默默无闻的大海寺也青史留名,现在成了旅游胜地。

荥阳之战是瓦岗军在李密的指挥策划下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一仗对瓦岗军和李密来说,都有着重大利好的意义。瓦岗军顺势占领荥阳,缴获了大量粮食物资,提升了瓦岗寨的社会知名度,。同时使河南全境的政府军对瓦岗军闻风丧胆,再也没人敢上门找茬儿了。

集体得好处,个人也发达。经过这场战斗,翟让对李密的军事指挥才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特别批准李密建立自己的营署,单独统率一支部队。因为李密袭爵"蒲山公",所以他将部队番号命名为"蒲山公营"。

李密对蒲山公营实行纯军事化管理,军纪严明,对违反军令者,不徇私情,严惩不贷,以至于翟让的部众欺辱蒲山公营士兵时,士兵们也没有一个敢私自进行报复的。严厉的军法使得蒲山公营的士兵作战勇敢,作风正派,战斗力大大强于其他瓦岗士兵。

但即使是军法酷严,李密的部下也都毫无怨言,死心塌地地为他效力。原因很简单,因为李密一直按规章办事,赏罚分明。他平时生活俭朴,不穿名牌,不骑名马。对金银财宝,自己一点不贪,全部分赐给部下。这样的首长带出来的兵不狠才怪!

蒲山公营的成立是李密的人生"第一桶金",他借此完成了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并以此为支点,撬起了整个瓦岗。比起李密的胸怀抱负,翟让不仅小富即安,也恪守山大王的本分。占领荥阳一带的郡县后,翟让将所有的粮食物资都运到了瓦岗寨,这些粮食够吃很长时间了。于是他对李密说:如今军资丰富,我打算带着部队返回瓦岗去,你要是不想去,那随你带着蒲山公营去哪里,我们从此别过,后会有期。

李密当然不愿意回去坐吃山空。于是翟让带着辎重打道回寨,李密却和他的行军方向相反,带着军队向西发展。当时,荥阳大战刚结束不久,李密声名远播,名字在江湖上很响。他竟然说服了好几个县城的军政首长,使他们自动献城投降,归于麾下。原来那些献城者得知对手是李密时,觉得连勇猛盖世的张大侠都被他给"咔嚓"了,自己一个"菜鸟"就别出洋相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听说李密兵不血刃就得到好几座城池,翟让有点后悔了,不久,他又带着兵马跑去找李密,于是两人又恢复到以前的工作状态。

李密加盟瓦岗以后,将瓦岗的"档次"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显著的变化是,军队具有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即扩大力量,争夺天下。以前瓦岗军靠抢劫民用商用物资为主,现在则是攻打郡县,以打养军,拥有了活动空间更大的根据地。

当然,这一切都靠李密的指挥运作。李密是个有野心或者说有志向的人,他时刻关注着隋朝政治中心洛阳的时事发展,希望能有机会攻占东都,成就伟业。经过长期的观察分析,公元617年二月,李密向翟让提出了攻打东都洛阳的军事建议。

当时主政洛阳的是越王杨侗,他的爷爷杨广因嫌北方造反者太多,已于上一年七

月启程，坐着豪华游船到南方的江都避难玩乐去了。临走前，杨广安排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民部尚书韦津等留守官员辅佐越王。这些人中没有十分突出的将才，李密觉得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对于李密提出的作战计划，翟让的批示从来都是同一个内容：同意。请李密同志酌办。于是李密指派自己的亲信裴叔方混进洛阳城内侦察情况。这样绝密的情报不知道怎么被洛阳官方知道了。黄鼠狼都来给鸡拜年了，他们能不急吗？赶紧加强防卫，并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给住在江都的杨广。

李密得知洛阳加强战备的消息后，就对翟让说：事情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我军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才能先发制人，争取主动。

李密的反应确实很快，见洛阳已经打草惊蛇，他便迅速掉转枪口，将目标指向距洛阳百里之外的洛口仓（又名兴洛仓）。洛口仓是隋朝规模最大的粮食储藏仓库，仓城周长二十多里，约合现在的一百万平方米。城内挖了3000个大地窖，每个窖内储藏着8000石粮食，简直就是一个粮食的海洋，那么这个海洋里到底存放着多少粮食呢？

“石”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重量单位。根据“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的资料记载，一石等于四钧120斤。每个地窖8000石就是96万斤，3000个窖就是28亿斤。隋末的一斤约等于今天的223克，照此推算，洛口仓的粮食总量相当于现在的120万吨，说其“仓米逾巨亿”一点也不夸张。

杨氏父子两人都坚持“深挖窖，广积粮，要称霸”的战略方针。他们依托水运的运输便利，在黄河和运河两岸建造了大量的粮仓，其中比较著名的除了兴洛仓还有回洛仓、广通仓、常平仓、黎阳仓等，这些仓的存储规模都在百万石以上。

他们可能有储粮癖，也不懂得陈化粮致癌的常识，每年不停地存啊藏啊，旧的没去，新的就来了。结果人死了，粮食却没吃完，直到他们死后数十年——唐贞观十一年时还有存粮。1969年，考古人员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的遗址。粮仓面积达四十五万平方米，内有259个粮窖。其中一个粮窖内还留有已经炭化的50万斤谷物。

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意思是说，和珅被嘉庆皇帝法办后，他一生贪污积累的巨额财富让嘉庆皇帝坐享其财。隋朝灭亡后，唐朝同样继承了其大量的府库储备，对唐初社会的发展安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让翟让下定攻打洛口仓的决心，李密给他精到地分析了战前形势。他说：洛口驻兵不多，离东都又很远，如果你亲率大军快速突袭，夺取洛口就像弯腰从地上捡个东西那么简单。等到洛阳听到消息，仓已在我手中。就算他们派军队来，我们也可以以逸待劳，打败他们。

同时，他还给翟让描绘了一幅远大蓝图。现在“百姓饥馑，皇帝昏庸，群兵竞起”。你作为一代英杰之才，统率雄兵万千，应当“廓清天下，诛剪群凶”。拿下洛口仓后，“告





道诸英雄,就仓吃米,然后称帝号一定中原”。

这是李密第一次直接向翟让提出称帝的建议。翟让回答说,打洛口是个好主意,就仓吃米也是个好主意,至于称帝,那是他不敢想的主意。他说自己属于“水平有限”一族,担不了此等大任。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他情愿让位给李密去做。

称帝号还是没影儿的事,太早了点。这两人,一个真心推,一个假意催。后来,真心的被假意的给杀了,假意的被真皇帝给砍了,唐高祖李渊为他们扯平了。不过,这些都是二十个月以后发生的事,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知道的是当下统一了思想:抢夺洛口仓!

瓦岗军的组成人员以流离失所的劳动农民为主。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大米这个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的。听说要去打粮仓,就仿佛看见了白花花的大米在眼前跳跃,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打仗是需要有“气场”的,气场讲的就是士气。还没开打士气就爆棚到这种程度,这仗差不多已未战先胜了。

二月初九这天,两人点了七千精兵,李密在前,翟让殿后,从阳城(今天河南登封东南)北门出发,悄悄向洛口仓急奔而去。

这次夺仓之战拟定的计划是偷袭,所以行军路线绕了一个大圈子。当时瓦岗军控制的荥阳离洛口的直线距离很近,渡过汜水后再向前推进一点就可以到达粮仓。但如果走直线肯定会惊动仓城守军,遭到强烈抵抗,所以,这次虎口夺食采取了迂回战术。部队先是从荥阳南下,到达阳城后再转向北上,翻越阳城北面的方山,然后再渡过石子河,从罗口(今河南巩义)向洛口仓发起突然攻击。

这次急行军在河南画了大半个圈,真够辛苦的。但在大米的召唤下,农民军武装越野的速度特别迅疾,很快便抵达洛口仓下。驻守洛口仓的隋军仅千把号人,他们没想到会有人来攻打粮仓,所以军营并未处于战备状态。面对着七千多望米欲穿的瓦岗精锐,仓城守军根本不是对手,不久便放弃抵抗,溃败而去。

这时候的隋朝皇帝确实已经昏庸到了极点,离洛阳那么远、周长二十多里的仓城竟然只安排一千人驻守。在那个烽烟四起的乱世,一千人驻军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因为附近任何一个造反山大王,部众都不止一千人。也就是说,即使这次李密不去抢粮,也会有张三、李四去抢的。

占领洛口仓后,瓦岗军开仓放粮。放粮的情景太热闹了,因为这次放粮有个特点:不分对象,按需分配。就是说,只要你是个人,只要你有力气运,想要多少就拿多少。于是,整个河南及周边群众全民总动员,箩筐挑的,肩膀扛的,背篓背的,牛车拉的,没几天工夫,洛口来了近百万运粮人。

人性的弱点无处不在。没米的时候,一粒米掉到地上也会拾起来;米多的时候,一斗米也不屑珍惜。很多人开始时贪多无厌,恨不得一个猛子扎进米堆里,拿了许多米,半途运不动时便随意丢弃在路上。当时的情形是“自仓城至郭门米厚数寸,为车马所

践踏；就食者以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几里长的路面上积着数寸厚的白米，十里河岸米覆如沙，间隙很大的荆筐都被拿来当淘米的容器，怎一个奢字了得。

瓦岗军攻下洛口无条件开仓放粮的善举，就是最好的公益广告。一时间，瓦岗品牌不胫而走，声播遐迩。大家都知道，参加瓦岗军，吃饭不用愁。于是很多农民都想办个瓦岗户口，踊跃报名参加瓦岗军。这正是李密想要的效果。他在战前就准确地预测到了这种情形，并对打下洛口仓后的前景进行了规划：“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百万之众是夸张说法，但洛口放粮后，瓦岗军壮大到二十多万人，初步具备了争夺天下的兵员数量优势。

洛口仓失守对东都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因为东都及其附近驻军的口粮大部分都从这个仓库调拨。失去了这个粮食供应基地，东都将陷入严重的食品短缺危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洛口仓。越王杨侗派遣两路军队讨伐瓦岗军。一路是虎贲郎将刘长恭率领步骑兵两万五千人从洛阳出发，另一路是接替张须陀职位的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

当时的态势对瓦岗军很不利。刘长恭的军队在洛口仓西边气势汹汹，裴仁基的军队则在东面虎视眈眈。两支军队约好在仓城南边会合，然后夹击瓦岗军。裴仁基其时是镇守洛阳东面虎牢关的主将，他的军队战斗力很强，如果这两支军队步调一致，同心合力，瓦岗军很难占到便宜。

李密很重视情报工作，每次大战前他都能搞到准确情报。仗还没打，洛阳方面的军事行动计划他已经全盘掌握。于是他根据对手情况，采取分兵拒敌的策略，即将所有精锐士兵分成十队，令其中的四队埋伏在介于虎牢和洛口之间的横岭，待裴仁基兵至时从山中突然袭击；其余的六队在仓城西侧的石子河东岸迎击刘长恭的洛阳方面军。当时东都人都以为瓦岗军是一帮饥不择食的乌合之众，认为官军打他们就是拿牛刀宰鸡。许多东都人想立功受奖，纷纷要求从军讨贼。大家哼着小调排着队争相报名参军，许多王公贵族都打招呼、批条子将亲戚子女安置进讨伐军，连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国子、太学学士都强烈要求去前线杀敌，“为国分忧”。他们把打仗当成了打猎。就这样，一群“衣服鲜华”的城市公子军大杂烩，在“厨师长”刘长恭的带领下，喜刷刷地出发了。

刘长恭率领的两万五千人先期到达洛水岸边，士兵们经过长时间行军，连早饭还没吃，刘长恭就命士兵强渡洛水，在石子河西岸列出了一个南北长十余里的“一字长蛇阵”（好像那时打仗流行这个）。

刘长恭这个草包跟被他称为草寇的李密打仗水平完全不在一条线上。他要是聪明的话，此时应该让士兵吃饱喝足，然后与瓦岗军隔河相望，等待裴仁基军的到来，再分别从不同方向攻击洛口。可是，他不愿意那么做。作为新科土匪，李密虽然最近走





势强劲，但还没有被录入大隋剿匪黑名单，所以他没把李密放在眼里。刘长恭见李密布在石子河东岸的军队稀稀拉拉，心想：干脆我一个人把这帮抢粮贼解决了，工分我一人得，回去奖金我一人捞。于是他不顾兵士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的现实，下令立即向瓦岗军发起攻击。

瓦岗军这边还是老规矩，翟让带兵先和对方交火。每次打仗都是这样，翟让好像是个大肉包，先扔出去让人抢咬。在包子快要露馅的时候，李密才带着人冲出来，朝满嘴包子皮的敌人猛砍。

刘长恭带的这帮没吃早饭的两万多东都军像饿虎扑食，把翟让打得左躲右闪。这时候，躲在战场一侧的李密与单雄信带着军队横向切进东都军截杀起来。单雄信是《隋唐演义》里的重要人物，勇猛无比，他骑马挥矛冲入阵中，前刺后捣，遇者死，挡者亡，杀得东都军心惊肉跳。这些又饿又累的隋兵见又来了两队猛军，再也无心恋战，被打得四散而逃，死伤了一大半。刘长恭一看战场形势，知道撑不住了，赶紧脱掉将军服，找了件大洞小眼的破衣服穿在身上，冒充逃难的贫下中农偷偷逃回东都。

这一仗，李密、翟让又大发了一次，隋军丢弃的辎重、器械、铠甲不计其数。这边战场都打扫结束了，那边裴仁基还在半路上。他听说刘长恭兵败后，立即命令军队停止行进，就地设防。后来，他担心朝廷怪罪他延误军机，在李密封赏的高官厚禄诱惑下，以虎牢关作为见面礼，投降了瓦岗寨。这样，李密轻而易举得到了虎牢关，为日后攻打东都洛阳创造了便利条件。

石子河之战是瓦岗军在李密的直接部署指挥下打赢的第三个大胜仗。此时的李密在瓦岗军中威信越来越高，一把手翟让对李密也是真心佩服，他主动向李密提出，自己的才能比不上他，愿意把大当家的位置给他。

对这种飞来的好事，李密不敢轻易相信，他以为翟让在试探他。因为这种权力试探历史上有很多例子。熟读《史记》、《汉书》的李密当然知道标准答案，他一再拒绝，但经不住翟让一再相让。最终，李密接过了椅子，执掌起瓦岗最高领导权。

李密于公元616年十月才来到瓦岗寨，公元617年二月就得到瓦岗的最高权杖。很多人几十年都达不到的目标，李密只用了四个月。三年前吃树皮草根，两年前东躲西藏，半年前靠卖嘴巴演讲为生，而仅仅过了四个月，他就建立了自己的"瓦岗帝国"。

公元617年二月十九，李密设坛即位，改元永平，称魏公，设置行军元帅府。李密还封翟让为上柱国、司徒（相当于丞相）、东郡公，单雄信、徐世勣分别被封为左、右武候大将军。这时候的李密虽无皇帝之名，但已有皇帝之实了。这个"准皇帝"也急急忙忙地干了一单房地产投资，他下令修筑洛口城作为办公居住地，方圆达四十里。

李密人生的红火时代开始了。此时的李密成了江湖上的"带头大哥"，"赵、魏以南，江、淮以北，群盗莫不响应"。全国各地的造反头目都把瓦岗寨当成心中的"造反圣地"，他们千里迢迢带着队伍来投奔瓦岗。孟让、郝孝德、魏六儿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

造反刺头都无条件地跑来归附李密。

继洛口放粮后瓦岗军的势力再一次急速膨胀，部众达到数十万人，李密已是响当当的"中原王"了。

十七、三个男人一台戏

担任留守之初，太原城内和李渊接触最多的有三个人：李世民、裴寂、刘文静。李渊调任北方以后，将大儿子李建成、小儿子李元吉等家人安置在河东城（今山西永济），只将十七岁的李世民一直带在身边。

裴寂是晋阳宫副宫监。晋阳宫是杨广众多行宫中的一个。宫殿依山而建，规模十分宏大。一百年后，唐明皇李隆基路过晋阳宫时，仍然被这座行宫的壮丽豪华所震惊，还因此写下了一首《过晋阳宫》。刘文静是晋阳县令，他的老家在长安府武功县，也就是李世民的出生地，所以说他和李世民是正宗的老乡关系。加上李渊，这四人组成了两对"对对碰"：李渊和裴寂亲近，李世民和刘文静亲近。在后来的岁月里，这四人在相互对碰之间各有输赢，最大的赢家当属李世民，而最倒霉的是刘文静。

李渊和裴寂是老朋友了，他们很多年前就认识。这次李渊来太原，二人是他乡遇故知。两个五十岁的老男人有事没事就聚在一起喝花酒吹牛皮外加赌博下棋，常常"相与宴语，或连日夜"。当时晋阳宫内有很多宫女，作为宫监的裴寂对她们有绝对的管理支配权。杨广那时候躲在南方，晋阳宫天高皇帝远，裴寂在这里自然是想怎样就怎样了。

李渊当时也挂了个晋阳宫正宫监的职务，但他平时主抓军事防务工作，宫监事务基本不问，都交给常务副宫监裴寂去打理。那会儿的李渊丧偶单身，有权有钱有地位，是个钻石王老五，生活特别自由散漫。每次酒足饭饱之后，裴寂总会派几个宫女去对留守大人进行全方位"服务"。李留守每次都不推辞，照单全收。

裴寂和刘文静是同事，虽然富贵以后两人离心离德，但在没发达之前，两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刘文静通过裴寂认识李世民以后，觉得这个小伙子与众不同，有刘邦的气度和曹操的神武，将来必成大事，于是尽力和李家二郎交往，两人逐渐成为莫逆之交。

刘文静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还只是一个小县令。被组织部门遗忘在角落里本来已经很背了，但更背的事情找上了他。

原来刘文静和李密是亲戚，刘文静的老婆和李密的老婆是亲姐妹。李密带着一帮人集体越狱后，杨广一生气，下诏指示将刘文静抓起来，关进太原监狱等候处理。

蹲了一段时间号子后，刘文静无法文静了，他变得有点焦躁起来，整天在牢房里来回踱步，估计和伏契克在《二六七号牢房》差不多："从窗到门是七步，从门到窗也是七



步。"他在踱步中等待,在等待中踱步,他知道,虽然彼此没有约定,但那个人是一定会来找他的。

那个人就是李世民。

李世民见天下烽火四起,早有反心。他偷偷结交各类豪杰,倾身下士,散财结客,提前做好"零存整取"的人才储备。在这方面他完全遗传了他老爸的性格优点,见人老远就笑,不管对方身份尊卑都真诚对待,所以人人都愿意和他做朋友。

儿子想造反,但手里没兵没权,没有造反条件;老子手里兵权兼有,但不想造反。这就是其时李氏父子的真实状况写照。客观地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有造反之心的儿子是对的,但不想造反的老子也没有错。

当时已是天下大乱,稍微有点政治眼光的人都能看出来隋朝必亡。在王朝更替之际,如果有实力的话,起兵造反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手段。成功了,自己坐天下;如果不成功,也可以拥兵自重,将其作为加入更大势力集团的条件砝码。

李渊并不是一点造反的念头都没有,而且还多次想过。但他是个"老谋子",任何事情都要细思深想。造反这种自摸电门的灭族大事,他更是左权右衡,坚持"一慢二看三通过"。在太原,他一切应有尽有,如果贸然造反失败,那结局将不可收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根墙上芦苇,反与不反不决定于芦苇本身,而是决定于两边的风力大小。

父亲的态度让李世民那颗驿动的心更加驿动。正如刘文静所料,他来到了监狱。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两人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李刘会谈"。

刘文静的第一句话就使了激将法,他说现在"天下大乱,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这里的"高、光"指的是汉朝的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这俩皇帝一个是开国之先,一个推翻了篡汉的王莽,再次中兴汉室。

年轻气盛的李世民接过他的话茬说:你怎么知道没有这样的人?只是大家目前还看不出来罢了。今天我来看你,不是来说什么儿女情长的,而是来和你商议天下大事的。你认为下一步该怎么走?

刘文静要的就是这句话,他将自己的建议打算和盘托出:如今皇帝躲在南方,李密威逼东都,遍地都是造反的饥民,太原百姓为躲避盗贼都搬入城内居住。我在这里当了好几年县令,了解其中的豪杰之士,一旦把他们召集起来,可得到十万人,将这些人和你父亲的数万官兵汇编一处,然后以此兵力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就可以成就帝王之业。

刘文静说到了李世民的心坎儿上,这一刻,两个野心家的手紧紧握到了一起。双方对天下形势坦诚交换了意见和看法,一致认为,应该以拳头和刀枪为中心,坚持挖大隋墙角、拆大隋长城的基本原则,一步一步将大隋推向灭亡,然后取而代之。这次监狱会谈是在亲切友好、严肃认真的气氛中进行的,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中心和目标都确定了,但主角却对此茫然不知,这怎么行呢?必须要让留守大人尽快下定决心并参与进来。刘文静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知道裴寂和李渊关系铁,便决定先从裴寂身上打开缺口。

演出开始了。

裴寂喜欢赌博,于是李、刘二人找来了一个赌博高手——龙山县令高斌廉,让他和裴寂对赌。李世民同志拿出了一大笔私房钱甩给高斌廉作为赌资,并给他立了两条赌场守则:不准出老千,不准赢对方。这种只许输不许赢的赌博,高县令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天天可劲地输钱,把裴寂赢钱赢到两眼发直,两手抽筋。

这种以赌代贿的招式似乎屡试不爽。当年杨广想当太子时,也是让宇文述带着一大笔巨款去找杨素的弟弟杨约赌博,让他去说服杨素支持自己的夺嫡计划。在裴寂钱越赢越多的时候,他和李世民的关系也越来越好。终于有一天,李世民把自己的意图告诉裴寂,希望他劝说自己的父亲举旗起事。已经赢得盆满钵满的裴寂把胸脯拍得砰砰响,一口答应。多年后,当登上皇位的李世民以四条死罪将裴寂流放到荒蛮的广西时,不知道心里是否还藏着一条不好公布的第五罪:当初赢俺私房钱时下手太狠?

十八、裴寂的美人计

李渊在马邑搞了一段超级模仿秀镇住突厥之后,便离开马邑回到太原。他不可能总待在那个地方,因为他的留守办公室设在太原。

然而,那时候的突厥跟现在的索马里海盗一样狡猾,见了护航军舰就放假收工,军舰一走就继续"上班"。突厥和索马里海盗的中心任务都是两个字:抢劫。但索马里海盗似乎还有点"盗亦有道"的意味,拿了赎金就放人放船。而突厥不是,他们不但抢东西,还抢人、杀人。所过之地,如蝗虫过境,除了实在拿不走的不动产,其他什么东西都不会留下,比起后来以屠城闻名于世的蒙古军毫不逊色。

突厥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地盘上除了草就是沙子,如果不靠对农业国进行物资掠夺和抢劫,他们根本养不活自己。所以抢劫是突厥人的一项重要谋生技能,对他们来说,生活中可以没有一切,但绝对不能没有抢劫。

在李渊的模仿秀之后,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等李渊离开马邑之后,他们血液中的抢劫因子又活跃膨胀起来。于是,突厥的身影又出现在马邑城下。

李渊得知突厥卷土重来时,立即派遣副留守高君雅率兵赶赴马邑,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共同御敌。谁知道这两人好不经打,被突厥杀得丢盔弃甲,大败而回。照说打一两场败仗也属正常,人在战场漂,哪能不挨刀?但不知怎么的,这事竟然被一个御史到杨广那里参了一本,说他们作战不力,致使突厥横行。杨广那会儿天天在江都泡妞泡澡泡茶,耳朵根子早就泡软了,别人说什么都信。他马上下诏,将李渊和王仁恭就地逮

捕，准备将两人“长途托运”到江都治罪。

这一时期，裴寂和李世民经常在李渊耳边吹风暗示，要他起兵举旗。李渊都置若罔闻。有一天，李世民明确劝说父亲：如今皇上昏庸无道，百姓贫穷困苦，国家已经乱得不成样子，您“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

李渊听儿子说出这种大胆话，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喝道：你怎么敢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吾今执汝以告县官”！

李世民说：这是我掏心窝子的话，如果您一定要告我，把我抓起来送官治罪，我绝不辞死。

别以为李渊真的是“以国事为重”，他其实是想借此警告儿子不要在外面乱说此类灭族之言，完全是爱之愈深，吓之愈狠！

这一次“恐吓未遂”事件让父子两人之间的哑谜都现出了谜底。儿子知道了老子看看、再看看的隐晦心思，老子晓得了儿子不抛弃、不放弃的造反决心。

在李渊就要变成阶下囚的时候，锲而不舍的李世民又带着“赌神”裴寂来了。两人耐心地给李渊摆事实、讲道理、举例子，说明现在造反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成功的可能性。

也不怪这几个男人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地惦记着造反。在当时，太原城确实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由于太原距离东部战场较远，杨广三征高丽的流水战对太原的伤害相对较小，再加上太原所处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有潼关、函谷关两大险要关口和黄河的阻隔，易守难攻，进可吞达中原，退可扼关自据。更重要的是太原城内人口众多，粮草储备丰富。在隋末乱世，这一切已完全具备了争霸天下的各项条件和基础。

李渊左右两难，他最怕的就是和表弟当面“会晤”。以前他几次装病，为的就是避免和表弟皇帝见面。这次要是到了江都，表弟肯定会新账老账一起算，有多少颗脑袋也不够他砍的。可是，要是听从儿子和众人的劝说起兵造反，又太仓促了。军队没有安排好，家人还在河东城，一旦起事，他们就都没命了。

就在他不知道是反还是不反的时候，杨广又派人送来了一道诏书，宣布李渊、王仁恭无罪，官复原职，继续驻守边境。嗨，虚惊一场。李渊见不必去见表弟了，便把造反的话题搁下了。

对于这次“捉放李”事件，历史上没有记载杨广前抓后放的原因。但根据杨广后期做事从来不计后果的梦游状态，既然抓人不是他的主意，那么放人也绝不会是他的想法。一定是有明白人和杨广分析了李渊、王仁恭对北方战场的重要性，才使得杨广大度地发出一张赦免令。

这个人是谁？不知道。知道的是，这个人推迟了李渊的造反日期。因为如果杨广一定要抓李渊去江都问罪，作为一个五郡兵马司令，他是不可能老老实实去引颈就戮的。到时候，他只有放开膀子，死命一搏——起兵造反。

眼看着策反即将成功，却被一纸赦免令给搅黄了，李世民和裴寂很失落。裴寂这时候劝李渊的心情也变得很急切，因为刘文静经常数落他说：你身为宫监，屡送宫女去服侍唐公，这是死罪呀。你搭上条命倒没什么，何必害唐公性命呢！裴寂被他说得脊背发凉，所以他怂恿李渊造反格外积极。对李渊性格了如指掌的他知道怎样才能让李渊像他一样"脊背发凉"。

某一天，花酒又开始喝上了。这一次来陪的两个美女不同于以往，她们气质高贵，容貌出众，能歌善舞。这两个美女并不是普通的宫女，而是住在晋阳宫的两个杨广的妃子：尹妃和张妃。她们俩是裴寂找来的，这两人虽然是杨广的妃子，但杨广也许根本已不记得她们的存在。几年前杨广来晋阳宫时，地方官员从民间挑选了一批美女充入宫内，尹、张二妃就是那时候入宫的。但旅行家杨广在晋阳宫只待了几天就走了。于是这两个美人和宫殿一起成了大隋的"固定资产"。当裴寂对她们说出"美人计"的时候，她们起先不敢答应。但裴寂有办法，他劝两人用长远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唐国公坐了天下，你们俩都是功臣，荣华富贵享受不尽。两美人想想也对。这两个不懂财经不懂政治的青春美少女还真赌对了。半年后，这只股就跳空高开，并永远封在涨停板的高位。当然，她们两个在底部全仓买进的原始投资人身价也随之暴涨，随李渊进了长安。

第二天，李留守才知道了她们的真正身份。当李渊慌慌张张逃出宫外时，被早已等候多时的裴寂一把抓住。他装作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责问李渊说："唐公怎敢如此大胆，夜宿皇妃？此事倘若泄露出去，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啊！"

看到裴寂在此，李渊心里也知晓这是他故意挖的一个坑让自己跳下去，但他确实在坑里干了违法犯罪的事，就算从坑里爬上来，泥水也已经湿身了。裴寂也知道，这次自己是稳稳抓住牛鼻子了。他急切地对李渊说："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恐事觉并诛，为此急计耳。众情也协，公意如何？"裴寂的话说得很婉转，他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说因为自己经常送宫女给领导当三陪，害得二公子、刘文静他们担心受到牵连，欲破釜沉舟，共图大业，就等您一句话了。

这时候的李渊终于下定了造反决心，他对裴寂说："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自此，一场由李氏主持组织的倒隋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关于李渊起兵造反到底是自己主动还是被儿子李世民推着走的，史料记载不尽相同。以《新唐书》为代表的史料力挺李世民。在《太宗本纪》中，太原起兵根本没老李什么事，都是小李一手操办的。"计已定，乃因裴寂告高祖。高祖初不许，已而许之。"这里的意思是说，儿子把饭都煮好了，要开锅时才通知老爸来吃饭，你爱吃不吃，就是这么回事了，反正饭是不能再变回米了。

《新唐书》是北宋欧阳修主编的，离太原起兵已有四百多年，这个欧阳先生好像对李世民很是偏爱。然而他的这种抑父扬子的观点似乎经不起推敲。李世民当时只是





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没有显赫战功，不能调动部队，城府威信更是不能和他的父亲相提并论。起兵造反这样“扔石头砸天”的大事，没有军队的强力支持他凭什么去完成？再说，谁会跟着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去造反？除非他们爱好集体自杀。所以说，因为儿子后来辉煌的贞观之治就把老子起兵首功抹杀得干干净净的行为是有失偏颇的。本书记录李渊起兵心路历程的资料多半来自《资治通鉴》和《大唐创业起居注》。笔者以为，这两本历史资料相对较为客观，特别是《大唐创业起居注》，这本书的作者温大雅就是一个“随军作家”，亲身参与了起兵的全过程。他的记注应该是可信度较高的日记体“实况录像”。在这两本书中，李渊的造反之心随着形势的发展，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且最终主导着起兵的走向，这是符合事物的内在逻辑发展的。

李渊举旗虽然是一个内心与形势经过复杂博弈的最终结果，但偷宿宫女应该是其中的一个推动因素。这似乎给大唐开了一个并不光彩的风流先河。其后近三百年间，大唐皇室糜烂的私生活广为天下人诟病，一种阴暗暧昧的气味从始至终笼罩着大唐的天空，经久不散。父夺子妻、儿勾庶母、弟奸兄嫂、臣淫皇妃……一切现今听起来仍惊世骇俗的乱伦行为在那个朝代似乎都发生得理直气壮。特别是皇室分子，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尊卑，在欲望的大道上，一个个你追我赶、前赴后继，以至于后人将其和宫闱秽乱的汉朝并称为“脏唐臭汉”。

巧合的是，这两个身陷欲望泥沼的朝代正是中国王朝历史上最辉煌的并峙双雄，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十九、一个女人引发的血案

万事开头难。对李渊而言，开头就是下定决心。现在决心已定，那就只能背水一战，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他瞒着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秘密开展地下工作：在河东城设立“地下交通站”，命站长李建成在那里“潜接英俊”，在晋阳建立“人才接待室”，让李世民“密招豪友”。既然是诚心造反，那就必须本着唯恐天下不乱的思想先把水搅浑，让人民群众对朝廷产生严重的对立情绪。效果最好、成本最低的方法是造谣。

李渊找来刘文静，叫他模仿朝廷的口气拟写一封征兵诏书，说皇上决定四征高丽，现征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四郡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人全部当兵，年底在涿郡集结，抗令不遵者斩。

这纸诏令贴出以后，比捅了马蜂窝还厉害。四郡百姓因此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大家都知道，去高丽打仗等于宣布死刑，基本没有活着回来的可能。当时很多老百姓为了逃避去高丽服兵役，都用自残的方法砍断自己的手足。令人心酸的是，这种缺胳膊断腿在当时竟被称做“福手、福足”。因为相对于去战场送死，身体的残疾显然更能让

人接受。

这真是一种太过残酷的无奈选择。可以想象，在那种一点就着的乱世中再丢下这样一颗夺命手雷，结果会怎样？很多百姓都在暗暗策划准备，一旦年底朝廷进行强征就结伙造反。

百姓很愤怒，李渊很高兴，他想要的正是这种效果。这根导火索的效果奇佳。可见对一个王朝来说，造反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思想有文化的造反者。李渊就是这样一个智能型造反选手。

舆论已经造好了，现在该考虑这“连环计”中的下一环了。李渊造谣的目的是想挑起民众的反心，然后自己趁热打铁，将他们招进自己的部队。但目前存在着一个征兵障碍，就是自己没有征兵权限。征兵必须要经过朝廷批准，自己私自征兵，那就是造反行为。眼下他还没有做好造反的全部准备，还没到亮出底牌的时候。

就在他冥思苦想变通方法的时候，又有一个人帮了他。李渊总是那么幸运，想吃酸就有人送醋，想吃馒头就有人送白面，想造反，嗨，还真就有人给他送队伍来。

这个人名叫刘武周。刘武周参加过杨广组织的东征高丽军团，作战期间，他立过几次小功，被提拔为建节校尉。东征回国后，刘武周退伍后回到家乡马邑，担任鹰扬府校尉，成为马邑太守王仁恭的手下。刘武周“骁勇善射”，为人豪爽，在马邑算得上是个半红不紫的名人。王仁恭对这个退伍军人很为欣赏，就让他担任了自己的警卫队长，让他带着一帮警卫驻扎在自己的内府，贴身保护自己的安全。

有句俗语叫“家鬼害家人”。王郡守和刘队长以亲身经历诠释了这句俗语的真正意义。

刘武周成为王家内府长驻代表后，便和王仁恭的一个小妾混熟了。刘武周心里有点害怕，他不想因此送命。他觉得天下已经大乱，便生出趁乱造反的念头。和李渊假传征兵令激起民愤一样，他也使了一出火上浇油的招式。

当时恰逢饥荒，百姓饥馁，王仁恭又不敢做主开仓赈粮，刘武周于是以马邑公务人员的身份在郡城内到处宣讲，说现在老百姓食不果腹，饿殍遍地，而王太守却一直不开仓放赈，不管百姓死活，太不把百姓的生命当回事了。经他这么一煽动，整个马邑郡群情激愤。

刘武周见点火成功，便请病假待在家中。附近十里八乡和他有交情的人物以及他的军队同事听说他病了，都跑到他家来看望慰问。刘武周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在家屠牛备酒招待探视人群。席间，他趁机招呼众人造反，大声鼓动道：“今仓内积粟皆烂，谁能与我取之？”在饥荒年代，千好万好都不如粮食好。大家纷纷表示愿意跟着刘武周一起去搞吃的。

酒足饭饱之后，刘武周和马邑土著张万岁等十几个人一道来到太守办公室，刘武周谎称有急事需要向领导汇报。在王仁恭向刘武周询问情况的时候，张万岁悄悄摸到





王仁恭背后，趁其不备抽刀将其砍死，然后拎着王仁恭的首级到处示众。其他人见刘武周这伙人凶神恶煞的样子，也都默认了这个结果。于是，刘武周自称太守，开仓放粮，马邑郡境内所有县城都入刘氏囊中。

王仁恭在历史上的形象是相当正面的，他为官为人都可圈可点。当年他从汲郡太守调任信都太守时，汲郡群众舍不得他离开，"扣马号哭于道，数日不得出境"，可见其深得人心。刘武周控制马邑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遣使附于突厥"，成了北方突厥的"臣属国"。这是第一个向突厥称臣的"汉政权"。以前汉族政权虽然对突厥有求婚、和亲、进贡等低声下气的行为，但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邦交关系。所以，刘武周应该算是中国汉奸的"祖师爷"。虽然他的名头没有送出燕云十六州的"儿皇帝"石敬瑭响亮，但他开了一个恶头，就凭这一条，他就该打入历史另册，遗臭万年。

刘武周"加盟"突厥后，突厥始毕可汗立他为定杨可汗，并赠送给他一面狼头纛。这狼头纛可不是随便乱送的，狼是突厥的图腾，送狼头大旗相当于给刘武周套了个"订婚戒指"，表示以后你就是突厥的人了，什么事都有突厥罩着。

在突厥的支持下，刘武周连续攻下了雁门、楼烦、定襄等好几座城池，并很快建元天兴，自己做起了皇帝。最令隋人震动的是，他竟然占领了汾阳宫，并将宫内所有宫女作为礼物，全部送给了突厥。

二十、潜龙在渊

汾阳宫（今山西宁武）杨广在上台的第三年修建的。根据现在的考古资料显示，这座宫殿占地两万多平方米，差不多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这么大的房子建成后，杨广总共就住过四次。

平时这房子也不出租，就这么空着。这是隋朝的国有资产，没人住不要紧，有人抢就不行。刘武周不但抢了，还放火把宫殿烧了，不但烧了，还把宫里的美女送人了。这问题太严重了，要是一级级追究起来，需要砍头的人比送出去的宫女还多。

如果对离宫失守这件事问责的话，太原留守李渊和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都是要砍头的责任人，因为汾阳宫属于太原留守的防区。要在以前，李渊肯定是惊惧交加，但现在他是惊喜交加，因为他可以拿此事来作一篇锦绣文章。他把王威、高君雅及其他将佐召集起来开了一个碰头会。会上，李渊一副大祸临头的样子对大家说：刘武周占据汾阳宫，我们却不能制止，这是砍头灭族的大罪呀，怎么办呢？

头是用来吃饭的，可不是用来磨刀的。大家见皇帝的亲戚首长都吓成这样，更是心里发虚，小腿发抖。与会者一致表示，请留守大人拿出个好主意。

李渊见众人发慌，更来劲了，继续自己的"恐吓计划"：按照程序，用兵打仗、行止进退都应该要向朝廷禀报。可皇帝远在三千里之外的江都，期间道路险要，盗贼遍布。

现在我们是音信难通，进退两难啊。

王威这时候表现得最积极，他劝李渊说：这么远的路程，要是汇报请示，黄花菜都凉了。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你是皇帝的宗亲，又是部队首长，现在你说什么是什么，我们都听你的。

这时候的李渊早就心花怒放了，但影帝就是影帝，他装着勉为其难的样子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征兵吧。

众手下听后千恩万谢，高兴地散了。于是李渊发布了四道命令，三道公开的，一道秘密的。

第一道，命王威和裴寂一起负责检查核对仓库中的粮食，慰问安抚军烈属家庭；第二道，要高君雅负责城防巡逻和管理武器。这两道命令其实是一箭双雕，既把这两个“窃听器”分隔开了，又将他们从自己身边支走了。高，实在是高。

第三道命令就是李渊梦寐以求的征兵工作了。他叫李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负责招募军兵。

第四道是一条不能见光的密令。李渊偷偷派出两路小分队，一路人赶赴河东城，召李建成、李元吉；一路去往长安，召女婿柴绍，要求他们速到晋阳和自己会合。从敌人的心脏内撤出家人，这是历来起兵者造反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这道工序一结束，造反者就会立即掀掉盖头，露出本来面目。

征兵工作很顺利，李氏父子向来和蔼可亲，在当地很有人缘，再加上害怕年底被征到高丽，所以四方百姓参军的积极性很高，十天不到就招到了近万人。看到李渊一下子招了这么多兵，王威、高君雅觉得事情有点可疑。他们俩找到军需官武士彟询问情况。

武士彟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很陌生，但他的女儿却是大家的“熟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不过这时候武则天还没有出生。

原来负责招募兵丁的长孙顺德、刘弘基都是隋朝逃犯，是为逃避辽东兵役才躲到太原的。这两人在当地都有很硬的“后台”，长孙顺德是李世民老婆的叔叔，刘弘基和李世民的关系好到“出则连骑，入同卧起”的地步，所以这两人当仁不让是“李家班”的核心成员。

王、高二人对武士彟说：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是逃避征役的朝廷逃犯，按律应当处死，怎么能统兵呢？两人打算将长孙和刘收审问罪。

武士彟虽然和王威、高君雅的关系不错，但他是李渊一手提拔起来的，肯定会维护李渊了。他劝阻王高说：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是唐公的客人，你们要是抓捕他们，必然会引唐公不快。两人掂量了一下轻重，只得作罢。武士彟转手就把这条信息报告到李渊那里，让李渊进一步了解了王高二人的思想动态，加快了他除去这两个眼中钉的步伐。



武士彟这一劝阻行为在李渊起兵初期是起了作用的。假如他怂恿王、高二人突然动手抓捕长孙顺德和刘弘基,李渊必然会迫不得已出手相救,这样就打乱了整个部署。因为如果撕破脸皮,矛盾公开化,很多事情都会受到牵制。所以李渊建唐后,对武士彟大加褒赏,封其为二级功臣,给予他犯罪免死的优待,并且在武士彟的原配老婆死后,亲自充当媒婆,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就是他介绍的这个女人生出了武则天,抢走了李家大唐天下。

此时,李渊身边的危险警报并没有完全解除。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王威、高君雅知道李渊已必反无疑。他们两人作为杨广的政府特派员,决定维护国家利益,将反贼李渊先斩后奏。这对难兄难弟唧唧喳喳商量了半天,决定利用几天后李渊到晋祠祈雨的机会发动突然袭击。

此时的李渊还真没想到,王威、高君雅这两个外来的和尚竟敢在他的地盘上对他下狠手。眼瞅着祈雨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王、高二人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着那天手起刀落,血雨纷飞了。

可是,似乎真应了"王者不死"的传说,在关键时刻,又有人来帮李渊了。此人名叫刘世龙,是晋阳城内的一个家资巨富的款爷。经济总是喜欢和政治联姻,刘世龙也不例外,他和晋阳城的军政领导个个称兄道弟。他先是和裴寂关系很铁,后来经裴寂引见认识了晋阳城的最高领导李渊。李渊虽是大隋正宗的皇亲国戚,但他并没有嫌弃这个土财主,而是"虽知其微细,亦接待之",这让刘世龙很感动。

刘财主和王威、高君雅的私人关系同样很好,当他从王、高那里得知"祈雨计划"时,立即将这一绝密情报传送给李渊。多个朋友多条路。于李渊而言,简直是多个朋友多条命。对于王威、高君雅来说,同样也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只是,他们多的那条路是谁都不愿走的黄泉路。

李渊得到消息后,马上进行部署安排,决定送他们"上路"。一张大网悄悄撒开。

公元617年五月十四夜,李渊命令李世民、长孙顺德、赵文恪等人率精兵埋伏在晋阳宫东门以备不测。十五日早晨,已得到授意的开阳府司马刘正会急速闯进留守衙门,状告王威、高君雅"与北藩私通,引突厥南寇"。

这还得了,一个军队高级干部竟然"里通外国"。李渊看完刘正会送来的密状后,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命令将王、高二人逮捕入狱。王威、高君雅两人气得一蹦三尺高,大声向周围人争辩说:这是反贼李渊的故意栽赃之计。可是,能在这种场合出现的人都是反贼的心腹,辩了也白辩。一旁早已有备的刘文静立即带人将他们强制押进监牢。

无巧不成书。就在李渊宣布王威、高君雅和突厥私自勾结的第三天,突厥好像是宋丹丹小品中脱来脱去的红马甲一样,踩着鼓点在节骨眼上"配合"着李渊:好几万骑兵铺天盖地直奔太原。

这下全城人都相信王、高是突厥的“线人”了，李渊也义正词严地训斥他们：别以为穿上马甲就不认识你们是叛徒，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百口莫辩的王威、高君雅在全太原人的唾骂声中被执行死刑。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李渊和王威、高君雅的政治斗争在后人看来，没有谁对谁错，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只是，王、高二人不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或者说他们没有超前的政治眼光。以当时的形势，如果他们两人主动和李渊穿一条裤子，那么他们也将是大唐开国功臣，名垂青史，不似现在，污水满身。温大雅在写到他们时，将他们的军衔“虎贲郎将、虎牙郎将”改成了“兽贲郎将、兽牙郎将”。这样的军衔名称，古今中外都不曾有过，可谓空前绝后。

突厥大部队出现在太原城下的时候，太原城内兵力空虚，而且很多都是最近才入伍的新兵蛋子。以这样的作战部队和气势汹汹的突厥硬碰，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是李渊有办法，他是一个“空手道”高手，不用鸡蛋也照样能使石头碎裂。

当突厥兵在外城“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时候，他命令将内城所有城门全部打开，同时“城上不张旗帜，守城之人，不许一人外看，亦不得高声”。这哪里是你死我活的战场啊，分明是一首《太原欢迎你》呀：我家城门常打开，敞开怀抱等你……太原欢迎你，在太阳下和你分享呼吸。

突厥一看，哎哟喂，这不是故意玩儿我们吗？看似一人没有，知道你们都躲在门后举着斧子等我伸头呢！不上当，坚决不上当，闪！

可是大老远辛辛苦苦跑来，哪能不留下点记号回去呢？李渊可不是好惹的，他早已派遣部将王康达、杨毛两人率领一千多人在太原北门外埋伏。临去之前，李渊告诫王康达，要他等“突厥过尽，抄其马群，拟充军用”。也就是想趁突厥精锐部队全部走远的时候，在后面抢点马匹，将来好组建骑兵部队。

可是突厥兵太多了，像流水一样地从早晨走到中午还没走完。王、杨二人看着那些体肥毛亮的马匹，心里跟猫抓似的。王康达以前就是打家劫舍的造反头头，是被李渊打败后收编过来的，他手下的士卒都是抢劫好把式。

这帮人好不容易才等到押队的出现。王康达看到后面已经没有人马，立即指挥队伍冲出来杀人抢马。可是他还是太急了，原来这只是两支部队之间的一个行军间隙，后面的队伍还是源源不绝而来。没说的，突厥两边夹击，将他们逼到汾河岸边，结果一千多精兵大部分都战死、淹死，只有一两百人扎猛子游回来了。这种主动出击把突厥人的倔脾气搞上来了，他们在太原城不远的地方就地驻扎，伺机行动。

见突厥长住不走，太原“军民见此势，私有危惧”。但李渊不怕，他还是搬出了自己最拿手的忽悠本领：月黑风高之夜，让城内军队偷偷摸摸到城外，在阳光灿烂的白天，再让这些军队扮成援军的模样，大张旗鼓地开进城内。如此来回循环搞了两天，突厥看见来了这么多援军，觉得没什么揩油的机会了，于是拔营而回。





不得不说，那时候，突厥人和汉人比，更像缺乏心智的稻草人，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发生选择性错误。在这个突厥偶然错失的太原城里，有一个叫李世民的人后来和他的子孙一起，将突厥这个国家彻底平灭，从此，突厥作为一个国家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突厥退兵以后，城内文武官员都向李渊贺喜。李渊淡淡地说："且莫相贺，当为诸官召而使之。"什么？让打打杀杀许多年的死对头来为自己打工，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大家都在怀疑，留守大人是不是因为惊吓过度而头脑暂时性不做主呢？

然而李渊这次却不是在表演，而是准备实施一项实招，他要向突厥发出请柬：太原欢迎你！

二十一、三次转岗的窦建德

公元617年，曾经天下一统的大隋朝已到了垂死挣扎阶段，这一时期的隋朝四分五裂，很多地方进入无政府状态，遍地狼烟。与民变初期多是农民军首领称王称帝不同，这一年，很多地方武装势力撇开中央政府，自己当起了老大，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

任何一个政权，如果内部开始瓦解，那就好比一具五脏六腑已经坏死的躯体，无论他是高级动物还是低级动物，结局都只有两个字：死亡。

公元617年的隋帝国成了一块唐僧肉，原来保护唐僧的人现在突然"监守自盗"，就地大快朵颐起来。

朔方（今内蒙古境内）鹰扬郎将梁师都称帝，改元永隆；

郭子和在榆林起兵，称永乐王，改元丑平；

金城府校尉薛举称秦帝，年号秦兴；

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称河西大凉王；

罗川令萧跣在巴陵（今湖南岳阳）重建梁国，年号鸣凤。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在称王称帝之前都是正版的大隋公务员，他们各怀目的，趁乱而起。这些人后来都被同一年起兵的李渊铲平，其中梁师都和郭子和还是步刘武周后尘的汉奸。这一年，还有一个称王的人，比上面的所有人影响都大，他后来和李渊、王世充三人在全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个人就是隋唐时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窦建德。

窦建德是河北漳南人，他的成长经历很单纯，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差不多四十岁前一直在家从事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修地球"工作。他人品很好，在当地很有威信。这一时期，史书上给他的操行评语很中看："少尚气侠，胆力过人，为乡党所归附。"

窦建德算得上是一个生性善良的好人，他极富同情心，这不仅表现在他早期的农民生涯中，而且，他造反以后也不滥杀无辜。可见，一个人的善良之心和他的染色体一

样，是与生俱来的。

在做农民的时候，有一天，一个村民的亲人去世了，因为家里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所以无法安葬死者。当时窦建德正在田间耕地，听说后马上放下手中的农活，自己掏钱为这位村民操办了丧事。这样助人为乐的感人事迹，即便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可以被评为精神文明模范的。

如果大家以为窦建德是个对谁都爱心满怀的老好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是个爱憎分明的男人，对待乡亲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务农像夏天般的热情。可是，对待犯罪分子他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

某天晚上，有几个盗贼不知道哪根神经短路了，竟然跑到窦建德家抢劫（估计是不知潭水深浅的流窜犯）。这纯粹是摸老虎屁股的自残兼自裁行为。窦建德见这些强盗私闯民宅，操起家伙当场就打死了三个。

狠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其他盗贼吓得不敢再进。可是，三个在职牺牲的"盗友"的尸体还在猛男家里，盗贼只好低声下气地请求允许他们取回。窦建德说："可投绳系取之。"屋外的盗贼急忙将绳索扔进屋子里，窦建德并没有将绳子系住尸体，而是系在了自己身上，然后高喊"一二三"，让盗贼使劲拉。借着门外盗贼的力，窦建德从屋内一跃而出，手起刀落，又杀死了好几个。剩下的盗贼怕自己的身体也变成尸体，吓得没命狂逃。从此，窦大侠更加闻名乡里。

不知道正史记载的这个故事是否属实。反正时光就这样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渐渐远去。如果按照这样下去，窦建德也许能成为个种田能手、种粮大户什么的，可是，隋朝的当家人杨广对发展"三农"经济不感兴趣，他热衷于军事产业。

公元611年，第一次东征高丽的时候，三十八岁的窦建德应征入伍，从农民转岗成职业军人。像窦建德这号厉害角色，在军队里自然备受重视，他一穿上军装就被"选为二百人长"。在这次征兵期间，窦建德的好朋友孙安祖也被官府选中。可是孙安祖因为家乡闹水灾、老婆活活饿死的原因无心参军，他以要照顾家庭为由拒绝去辽东服役。县令很生气，将他一顿暴打。孙安祖也很生气，将县令一刀杀死，然后逃到窦建德家躲藏。

既然成了在逃犯人，躲是躲不掉的。官府的捕快很快就找到窦建德家来了。于是窦建德偷偷召集了几百个不愿参军的逃兵和穷苦农民，并将这些人交到孙安祖的手里，对他说："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邪！"他要孙安祖带着这几百人进入附近的高鸡泊中落草剪径。造反总比等死强。孙安祖于是自称将军，把户口安在了高鸡泊。

高鸡泊是一个天然大湿地，"广大数百里，莞蒲阻深"。对于它的具体方位，有人说在今天河北故城，也有人认为是在山东恩县。总之，一千三百年前，那里芦苇密布，水草丛生，人迹罕至，是造反逃亡者最适合藏匿的"金三角"。当时，以高鸡泊为根据地的





造反者还有张金称、高士达等人，他们和窦建德的私人关系都是相当的好。这些盗匪很不地道，经常在漳南一带祸害当地百姓，“时诸盗往来漳南者，所过皆杀掠居人，焚烧舍宅”。官府派军进剿时，他们就溜进草高泥深的高鸡泊。

烧杀抢掠的次数多了，官府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无论哪次发生盗抢事件，窦建德家所在的那个单元都完好无损，所有搞打砸抢的土匪，看见窦家门牌号都绕道而走，“独不入建德之间”（隋时二十五家为一间）。

土匪就是土匪，脑袋不晓得拐弯，每次都“过家门而不入”，那不是明摆着用大喇叭告诉别人：这单元住着土匪家属吗？好歹你也要冲进去装模作样地抢几片白菜帮子、拎几根玉米棒子啊（也不排除他们是故意以此行为逼窦建德入伙）。官府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断定这些盗贼和窦建德是一伙的，于是将窦建德全家不分性别少长，全部斩首。

太令人毛骨悚然了，感觉那时候杀人和现在杀鸡一样简单。一个基层的郡县官员就能随随便便把一个家庭灭门，万恶的旧社会啊！

几乎一夜之间，窦建德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孤儿”，他没有了任何亲人。还有什么可顾忌和犹豫的，于是窦建德带着自己的部下两百人投奔了高士达。这是窦建德人生中的第二次转岗，从职业军人变成职业土匪。

高士达很重视窦建德，他觉得自己的能力比不上窦建德，主动将所有重要的军务交给窦建德，让他放手大胆去干。窦建德本身就是个窦大胆，不然怎么能单枪匹马杀死好几个入室盗窃犯？不久，他的大胆又助他取得了一次大胜。

动静闹得越来越大的高士达引起了朝廷的注意，隋政府派遣涿郡通守郭绚讨伐高士达。郭绚是一个铁腕将军，对造反的民众采取露头就猛捶猛打的高压政策，靠着这一蛮招，他把涿郡压制得很平静。当时北方几乎每个郡都有造反发生，独有涿郡风平浪静。这一点得到了杨广的表扬，当局将他调往河北，希望他再抹平高士达。

郭绚率领着一万多人气势汹汹地杀向河北。这时候的窦建德势力尚处于萌芽状态，他的部队平时和地方小郡的政府军打打游击还凑合，真要和郭绚率领的大郡精兵顶牛还欠火候。

不能硬拼，那就智取，兵书上都是这么说的。于是，窦建德带着精挑细选的七千精锐士兵离开了高士达的军营，直接拦住郭绚的马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自己早就受不了那个人见人嫌、花见花凋的高士达了，他愿意归属朝廷，并坚决要求作为先锋，反击高士达，将功补过。在窦建德向郭绚“卖老鼠药”的时候，高士达也极力配合，他派人四处宣扬窦建德背信弃义投降隋军，并将随手抓来的一名妇女当做窦建德的妻子，在军中杀掉（那时候政府信息资源没有共享，窦建德家已经灭门了，哪还有妻子呢）。唉，真为那个冤死的无名氏妇女悲哀。

也不知道是姓窦的表演逼真还是姓郭的思想麻痹，反正两人击掌成交。于是窦建

德在前面走，郭绚在后面跟。走啊走，还没走到九月九，郭绚和他的手下见农民军老老实实，刚开始还存有的提防之心渐渐松弛下来。见时机成熟，窦建德的七千人马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对毫无心理准备的政府军展开了急风暴雨般的砍杀。

在战场上，最大的优势不是兵员人数上的优势，而是你有精心准备，对手却毫无防备。当七千把刀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向一万个正在慢悠悠行走的士兵，那会是怎样一幅惨烈景象？鲜血在飞、头颅在滚……片刻之间，农民军就"杀虏数千人"。郭绚做梦也没想到晴转暴雨会如此迅速，他拼命组织军队抵抗，但是兵败如山倒，岂是一人之力可以回天？混乱中，他自己也成了农民军的刀下之鬼，死后被割下头颅，窦建德将其作为战利品献给了自己的上司高士达。

作为一个实力派战将，郭绚似乎死得有点"冤"。他还没来得及排兵布阵，没来得及展示自己的军事才华就稀里糊涂地被阎王划了"×"。但自古兵无定法，不管你用什么手段，能把对手打败就是最好的兵法。不管白招黑招，能放倒敌人就是好招。

总结这场大战，很显然，郭绚是吃了社会经验严重不足的大亏。

郭绚战死之后，隋政府又派出了一员足智多谋的将领杨义臣进击高士达。杨义臣是隋末和张须陀齐名的大将，他本姓尉迟，因家族军功赫赫被隋文帝杨坚赐姓杨。这个人打仗很厉害，完全可冠以"必胜客"之名，在战场上总是把别人当牛肉切。他是隋末镇压农民军的主将之一。

当时杨义臣刚刚打败了张金称的农民军，他挟胜兵之锐，直扑高鸡泊。这一次窦建德不敢耍花招了，他知道高士达和杨义臣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他提醒高士达，"历观隋将，善用兵者无如义臣"，劝其先"引兵避之，使其欲战不得，坐费岁月"，待其"将士疲倦"后再寻找机会主动出击。

这的确是一个正确理智的战术思路。但高士达听不进去窦建德的忠告，执意要和杨义臣进行大军团正面作战。他留下窦建德固守营寨，自己率领全部精兵迎击杨义臣。

第一次和杨军遭遇后，高士达指挥军队猛冲对方阵地，将政府军逼得连连败退。取得这次小胜后，高士达信心狂涨，他在营中纵酒畅饮，庆祝胜利。窦建德听说此事后预言道：如此骄傲自大，必败无疑。此时，他已做好了兵败的心理准备。

果然，五天之后，杨义臣就将农民军全部歼灭，高士达也在战场上被杀身亡。随后，杨义臣又率兵直捣窦建德留守的大营。营中守军见大势已去，都一窝蜂地溃散奔逃。窦建德早料到会有这个结果，他带领着一百多名骑兵逃到了饶阳县（今河北衡水）。乘饶阳县没有防备，窦建德出其不意占领了饶阳，找到了一个歇脚的地方。

杨义臣杀死了高士达后，认为窦建德已不足为患，没有乘胜追击就收兵离去。杨义臣这一收成千古恨，他给了窦建德东山再起的机会，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兵势复振，成就了一段"霸王之业"。



杨义臣离开后，窦建德返回原地，收集高士达所部的散兵士卒，安葬了老领导高士达和阵亡的农民军，然后自称将军。窦建德当上造反大哥后，一改农民军以前的残暴做法，实行以仁治军。以前，农民军因和政府势不两立，对抓住的隋朝官员及士族子弟全部残忍处死，不留活口。要说窦建德和大隋有着血海深仇，他更有理由这样做。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十分友好地对待他们，并且根据他们的特长在自己的郡县内量才使用，因此隋朝许多政府官员举城投降他。窦建德势力日渐壮大，拥有十余万精兵强将，军威大振。

窦建德在上坡路上大踏步前进，而无意间放了他一马的杨义臣却在下坡路上越滑越快。原来杨义臣击败并收降了河北的几十万农民军后，写了一份内参上奏给杨广。杨广看后感叹道：我真没想到天下盗贼猖獗到如此地步，杨义臣降服的盗贼咋就这么多呢？大奸臣虞世基别有用心地回答道：小贼虽然多，但不足为虑，杨义臣屡克盗贼，拥兵不少，将帅长期在外带兵，很不合适啊。

杨广"晚年"真是昏到不能再昏了，耿耿忠臣的洋洋万言还抵不上奸臣的只字片语。向来疑神疑鬼的他马上下诏解除杨义臣军权，遣散他的部队。可怜杨义臣出生入死平盗却换来凄凄切切归朝。

没有了杨义臣的河北就像没有张须陀的河南，以前被平抚的造反队伍又迅速弹回原状，"贼由是复盛"。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杨广一次次自拆长城的愚蠢行为无异于给自己的对手添砖加瓦。对一个有思想、有良知的人来说，在杨广的手下为臣，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悲哀。

杨义臣被召回朝廷后，杨广封其为光禄大夫，紧接着又被拜为礼部尚书，这属于很大的官了，但失去兵权的他忧愤交加，不久即郁郁而终。公元617年正月，窦建德在乐寿（今河北献）称长乐王，年号丁丑，并开始设置百官，分治郡县。窦建德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三次转岗，从职业土匪变成了职业皇帝。

六年前他还在田间地头飞舞锄头、摆弄犁耙；两年后他就拥有大半个中原，成为一个政权的创建者，"境内无盗，商旅野宿"；四年后，他的情形急转直下，一朝丧命。窦建德的后半生，波澜壮阔，充满了传奇色彩。

二十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泪血

瓦岗军成功打下洛口仓之后，名气大，粮食多，隋朝黑白两道都纷纷归顺，自愿接受李密的领导。这一时期，李密相继得到了三员勇猛彪悍的大将：秦琼、程知节（即程咬金原型）和罗士信。这三人都勇冠三军，特别是秦琼秦叔宝，更是依仗神勇，在战场上救过中箭受伤的李密，成为瓦岗老大的救命恩人。只是李密没福消受他手下的这些

如云猛将，他兵败后，这些千万里挑一的大将基本都辗转归顺了唐朝，成为大唐的中流砥柱。可以说，瓦岗寨就是唐初的“黄埔军校”，为唐朝输送了大量高级军事人才。

抢夺洛口仓的第二个月，李密马不停蹄，又派裴仁基、孟让率军攻占隋朝的另一个粮仓——回洛仓（今河南偃师）。裴仁基和孟让都是刚刚投降瓦岗寨的，特别是裴仁基，一个月前还是隋朝派来围剿瓦岗军的首领。估计李密怕他是来潜伏卧底的，所以故意派他攻打老东家的粮仓，彻底断绝他的归路，让他死心塌地地效力自己。

回洛仓在洛阳的东边，距宫城不到十里，仓内存有数百万石粮食，真正是洛阳城的“米袋子”。因为仓城离洛阳很近，所以城内并没有多少守卫军队。裴仁基带着三万多人没费多少力气就拿下了这个米袋子。仓城得手后，裴仁基又指挥部队在洛阳城南放火抢掠，这有点得意忘形了。当时洛阳城有二十多万驻军，见仓城失守，立即重兵压向瓦岗军，结果裴仁基大败，米袋子还没来得及打开就物归原主了。

哪里有粮食，哪里就有战场。从洛口仓到回洛仓再到黎阳仓。每一个仓窖边都伴随着杀伐和屠戮。刀剑与头颅齐飞，鲜血共白米一色。谁知盘中餐，粒粒皆泪血。每一方都知道，拥有粮食，才能拥有一切。所以，瓦岗军和东都军为了糊口的粮食，在回洛仓下你来我往，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拉锯战。

其时，洛阳城内的生活状况是粮少布多。布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城内市民用绢作汲水的绳子，用布烧火煮饭。只知道用果木烧出的米饭有一种特殊的清香，不知道用绢布煮熟的饭有什么特殊味道？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时没米下锅，洛阳当局最高领导越王杨侗派人火速将回洛仓的粮食往城内搬运，手中有粮，心里亮堂啊。这时候杨侗觉得，睡在米堆上最踏实。

见隋军不分昼夜抢运仓内粮食，李密疼得像割自己的肉一般。眼看着白花花的大米流进人家的锅里，谁能安之若素？虽说本来就不是自己家的米，但那年头只要谁拳头硬、刀锋利，说是谁家的就是谁家的，不是也是。就这样干看了两天，李密看不下去了，要是等隋军把米都运光了才去拿下仓城，那不就等于给人免费看仓库了吗？

有时候红眼病也有积极意义的，这时候的李密就见不得隋军“发财”，他求米心切，悄悄点了三万多人，趁着隋军一个个闷头搬米时，突然发起猛攻，又重新夺回了回洛仓。这一次抢仓得手后，他并没有急于庆祝胜利，而是立刻修筑营堑工事，准备迎接东都守军的反攻。

丢掉回洛仓就等于封住了自己的食道。东都立刻调遣七万兵马，欲夺回粮仓。但李密和他的瓦岗军怎么也不肯吐出这块到嘴的肥肉，反而凭借构筑的工事将东都军杀得仓皇而逃。

站在堆积如山的米袋上，面对咫尺之遥的东都洛阳，李密壮怀激烈，他久藏于心的雄霸天下的抱负跃然而出，他决定攻下洛阳，然后号令天下，诛灭暴隋。他知道，要想取杨广而代之，就必须先在理论上论证现存政权的反动性，激起大家的愤怒，号召天下



人群起而推之。

不得不承认，李密确实不同于一般的造反者。他饱读史书，历经忧患，数次和死神亲密接触，思维缜密，思路开阔。当时造反者多如牛毛，也有不少人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但没有一个人像李密那样“心怀全国”。他们苟安于自己盘踞的一隅，今朝有酒今朝醉，有花堪折直须折，没有突破局限的想法。如果用一个成语来形容李密和其他造反者的区别，最般配的四个字是：鹤立鸡群。

李密找来了自己的秘书祖君彦，要他原创一篇讨伐杨广的檄文。祖君彦是两个月前才来投奔李密的，以前他一直是隋朝官员中级别最低的九品小官。这个人才华横溢，却始终得不到重用，原因是他的父亲“成分”不好，历史不清白。

祖君彦父亲祖廷是北齐高官，他出于个人权欲目的，帮助北周冤杀了北齐名将斛律光，这一事件是导致北齐最终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吃里爬外的小人行径让隋文帝特别瞧不起，所以当他得知才情满腹的祖君彦是祖廷的儿子时，立即向推荐祖君彦的吏部侍郎薛道衡说：我不需要这样的人。

生为儿子的祖君彦什么坏事都没做，却要为老爸的坏行为签字埋单，这固然有杨坚过于主观武断因素，但也提醒了天下所有为人父母者，为人处世要谨言慎行，无愧于心，以免祸遗子孙。

不但杨坚讨厌祖君彦，杨广也照样不喜欢他，所以，祖君彦在隋朝不见阳光好多年。投靠李密后，他马上得到重用，成了李密的“御用秘书”，李密所有官方文件、发言、书信的起草都出自他手。不同以往的是，这次李密交给他的任务将使他名垂千古，彪炳史册。

一方面，杨广确实作恶多端、罪行累累；另一方面，祖君彦将杨氏对自己多年无情“封杀”的愤懑揉进文脉，“情”凝笔端，以我手写我心，挥就了一篇讨伐杨广的著名檄文《檄洛州文》。文中列举了杨广的十大罪状，每一条罪状都死有余辜，如弑父杀兄、夺嫡篡位、乱伦好色、奢侈腐化、草菅人命，等等。檄文中，祖君彦给杨广的罪行打了个比喻，说他的罪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大意是，用尽南山的竹子做成竹简，也写不完杨广的罪状；把东海的水全部放出来，也冲洗不净杨广的罪恶。这就是成语“罄竹难书”的由来。

祖君彦的《檄洛州文》发表后，引起了巨大轰动，人人争相传阅，全国各郡县一片叫好之声，评价就一个字：顶！此时，李密和他的瓦岗寨如日中天，确已临近金字塔之顶。很多人在这篇文章的鼓动下，热血沸腾，主动报名加入瓦岗寨。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祖君彦“一檄成名”，后人总是将他这篇檄文和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曌檄》相提并论。这两篇檄文都激情澎湃，文采斐然，名留千古。遗憾的是，这两个大才子的结局都令人感伤，一个死亡，一个失踪。祖君彦在写完这篇文章的第二年，就因李密兵败被王世充所杀。而骆宾王，则在起兵反对武则天的徐敬业迅

速失败后不知所终，成为一桩历史谜案。

此后的一年里，李密带领瓦岗军在洛阳周围转战厮杀，血流成河。在这座厚垒坚城下，他遇到了一个最终让他败走麦城的隋军将领——王世充。

二十三、历史是台复印机

说起王世充这个名字，人们也许不太熟悉，但要提到电影《少林寺》里面那个大反派王仁则，肯定不少人有印象。王世充就是王仁则的叔叔。

王世充头发天然卷曲，有着西域胡人血统。早年，他们家是住在西域的，后来才迁居到内地。当年，他爷爷去世后，年轻漂亮的奶奶带着儿子，也就是王世充的父亲，改嫁给一个王姓官员。所以，从王世充老爸这辈起，他们家的胡姓“支”便改成了汉姓“王”。

历史资料显示，少时的王世充是一个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他“颇涉经史，尤好兵法及龟策、推步之术”，同时还“善敷奏，明习法律”。不仅如此，他还有一项善于辩论演讲的特长，“利口饰非，辞议蜂起，众虽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简单说就是他的诡辩水平已入化境，别人明知道他的观点不对，却无法用论据去驳倒他。让人没想到的是，一个拥有如此令人羡慕的口才的人，称帝后，却因说话云山雾罩、词不达意而被众多部下厌恶鄙夷，甚至反出其门。这也不难理解，谁会真心佩服一个擅长颠倒黑白的人。

由于家庭出身比较好，王世充从隋文帝当政末期就开始在政府担任小官。从杨玄感造反那年开始，他逐渐崭露头角，先后带兵击败了朱燮、管崇、孟让等造反农民军首领，由此进入了杨广的视线。杨广“以世充有将帅才略”，拨给了他一些兵马，让他去镇压一些尚未形成规模的小股农民起义军。他的肃反能力还是不错的，每到一处，“所向尽平”。

王世充的命运拐点发生在杨广于雁门被围的那一年。大业十一年，杨广被始毕可汗几十万大军团团包围的消息传出后，王世充的反应异于常人，非常强烈。当时担任江都郡丞的王世充将自己的军队全部集合起来，准备到雁门去救皇帝（三千多里地，去得了吗）。得知杨广有难，王世充比死了亲妈还着急难受，整夜啼哭，不刷牙不洗脸，连睡觉都不脱衣服，不盖被子，往草堆里一仰就算是休息。

应该说，隋唐时期，涌现出了许多精湛的表演艺术家，杨广、李渊、王世充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王世充的表演风格和杨广、李渊不同一流派，和那两位老兄的“婉约闷骚型”不同，王世充属于“豪放号啕型”，好像没有杨广领导自己，他就活不下去了。

有人可能会说，古代臣子为自己的皇主担心揪心也属正常。可是，这种行为发生在王世充身上就不正常，因为王世充绝不是个忠臣。杨广死后，他的真面目就露出来





了,逼杨广的孙子让位给他不算,还痛下杀手,将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毒死。

王世充的这次行为艺术表演显然是有目的的。他想向主人表示忠心,以期吸引杨广的注意,从而得到提拔重用。

马屁在有些人的嗅觉里是奇香的,王世充的表演获得空前成功,杨广听说此事后,"以为忠,益信任之"。不久,杨广就开始给王世充授信,而且信用额度还比较大——江都通守兼江都宫监。

隋时的江都就是现在的扬州。这座不大的城市由于杨广的特殊偏爱,在隋代显得不同凡响。杨广末期,这里成了实际上的"首都",因为大隋的皇帝杨广一直住在这里,所以王世充的这个职务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江都宫监,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职位,负责皇帝行宫的一切具体事务,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只要把皇帝伺候得心满意足,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王世充揣摩领导心思的手段很高,在江都宫,只有杨广想不到,没有王世充做不到的。他就像杨广肚子里的蛔虫,处处让杨广觉得非常贴心。

李密作出集中全部兵力攻打洛阳的决定后,他的军事参谋柴孝和向他提出了一个放弃洛阳、西袭长安的作战建议。历史就像一台复印机,总是钟情于重复运动。就在四年前,类似的建议李密也给杨玄感提过。那一次,杨玄感把李参谋的建议当成了耳边风。这一次,还是复印四年前的情节,李密同样将柴参谋的建议左耳进,右耳出。

柴孝和建议李密派翟让和裴仁基分别守卫洛口仓和回洛仓两大粮食基地,然后自己亲率全部瓦岗精锐,倍道兼行,直取隋朝政治心脏长安。然后据守西京,东平河、洛,传檄天下。

以局外人眼光来看,这确实是一条上好的计谋,比攻打洛阳明智得多。然而,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此时的李密思维已经有些短路了,他两只喷火的眼睛始终直勾勾地盯着对手的老帅,早已忘了老帅旁边那些护卫的车马炮象了。他以两点理由否定了柴孝和的建议。

第一条理由是,自己的部下都是山东人,如果不打下洛阳,他们肯定不愿意西行入关;第二条理由是,投靠瓦岗的将领多半是强盗出身,组织纪律性太差,互不服气,如果自己离开,这些人一定会"各竞雌雄,如此,则大业隳矣"。

先说理由一明显不成立。军令如山,作战部队向来是领导指哪儿打哪儿,不存在山东人就不去山西打仗这一说,真要这样的话,那世界上也就无仗可打啦。以李密"虽盛夏,皆如背负霜雪"的严明军纪和其在瓦岗的威信,不可能出现他想打而部下不愿意跟的情况。理由二才是问题的核心。其所透露出的潜台词就是:李密怕自己走了以后,部下"篡寨夺权",造他的反,革他的命。

李密的担心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其时瓦岗军的组成人员很复杂,除了李密的蒲山公营,还有另外三种类型:以翟让为首的瓦岗元老型、以裴仁基父子为主的官军投

降型、以孟让和郝孝德为代表的山寨土匪型。李密担心这三类人趁他离开后会将眼下的“联产承包制”改成“分田入户”的单干制，甩开自己，自立门户。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李密的这种担心纯属多余。翟让要想单干就不会主动让位，裴仁基的势力还不够单干的规模，至于孟让和郝孝德，就更不用担心了，他们本来就是单干了很多年的山大王，形成不了规模才来投靠李密的。

此时的李密已经被权力绊住了脚步，在极具诱惑的权力面前，他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开始躺在了“保守治疗”的处方上，这种心态直接导致他在几个月后，由于担心失去最高权力而谋杀翟让。

如果李密听从了柴孝和的建议，率领数十万大军直扑长安，极有可能会创立一个新的朝代。因为当时长安的精锐部队不少都随杨广去了南方，防守力量比洛阳薄弱。而且由于多次开仓放粮，瓦岗军在民间口碑很好，西进途中肯定会不断有民众加入。面对几十上百万的军队，长安城根本无法抵挡。最重要的一点是，那时候李渊还没有起兵，当兵强马壮的瓦岗军到达北方时，李渊就已经没有机会兴兵了，否则就会面临瓦岗军的打击。以李渊的明智，他极可能会选择加入瓦岗，接受李密的领导。果真如此，历史就翻了个跟头。

当然，这只是一千年以后的推测了。

李密要对洛阳动手了。

第一步，他先命孟让带一支军队在洛阳郊外抢掠烧杀，把城外搞乱。那些城乡结合部的居民可倒了霉了，一夜之间就变成战争难民。为了躲避战乱，他们呼啦啦全跑进洛阳城内找保护伞去了。这正是李密想要的结果，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尽可能多的人赶进城内去消耗里面的粮食。

第二步，瓦岗军全线出击，封锁洛阳城一切进出通道，向城内发起猛烈攻击。瓦岗军进逼洛阳后，越王杨侗立即派人向远在江都的杨广求援。杨广生怕洛阳丢失，立即从关内抽调精兵驰援东都。

洛阳是块硬骨头，当年李密的老上级杨玄感就在这里磕掉了牙，丢掉了命。李密攻占洛阳之路虽然也不平坦，但由于此时瓦岗寨兵多粮丰，士气如虹，所以，攻城拔县，势如破竹，洛阳守军被打得没了声音、没了脾气。到后来，他们只能凭城固守，等待援军。

从北方调去的关内兵被打垮后，杨广又在河北、涿郡等地调兵急援洛阳，同时派遣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五万江淮劲旅开赴东都。

王世充来了，两个冤家碰头了。此后，王李二人在洛阳周围方圆百里的战场上鏖战血拼，声震中原。





二十四、李密“三抄”王世充

公元617年九月，王世充、韦霁、王辩、孟善谊等隋朝各路援军相继汇集东都。这些援军和洛阳城里留守军队合在一起，总数达到十几万人。这支庞大的军队与李密的瓦岗军隔着洛水（今洛河），相互对峙。

这样一支超大的联合舰队由谁来指挥调度呢？王世充。这是杨广钦点的。从皇帝身边空降下来的人就是不一样，年龄不大，资历不高，不声不响就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

在一个漆黑如墨的夜晚，王世充趁着夜色掩护，偷偷渡过洛水，在黑石（今河南巩义南）扎下了营寨。第二天，他留下一部分士兵守卫黑石大营，自己率领精兵在洛水北岸向李密叫战。

李密打仗一直是胜多败少，见王世充前来挑战，立即指挥兵马冲杀过去。这次李密吃亏了，他没想到这支渡河而来的军队战斗力如此之强，那些隋军凭借精良的刀矛左刺右砍，前劈后戳，把瓦岗军杀得哭爹喊妈，溃不成军。很多士兵被隋军追赶，走投无路，迫不得已跳进洛河，淹死者不计其数，柴孝和就是在这场战斗中溺死于洛水的。

柴孝和的死亡对整个瓦岗是个损失，如果他一直在李密身边给李密吹风，李密的轻敌之心也许会有所收敛，也许就不会有后来输得彻彻底底的邙山之败。

李密被隋军打得招架不住，只得指挥部队分成两路撤退，一路以步兵为主，撤退到月城（今河南巩义西北），依城固守。他自己则率领一队骑兵向南渡过洛水，与月城形成呼应之势。王世充率领大军一路追着瓦岗军也到了月城，并将月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一门心思想把月城变成李密的麦城，他命令士气正盛的军队轮番攻城，不给瓦岗军喘息的机会。

月城战斗应该算是王、李二人这场大战的中场休息时间，上半场李密被杀得丢盔弃甲。可是到了下半场，风向突变，王世充被李密打得溃不成军。为了解除月城之围，李密采取了“围魏救赵”的战术。当王世充在月城下憧憬着城破后如何庆祝时，李密已经率领洛南的全部骑兵杀向王世充的后方黑石大营。

骑兵冲击是瓦岗军战斗宴席中的“特色菜”之一。这些怀着复仇之心的瓦岗精锐骑兵像狂飙飓风一般，裹着战马掀起的雾尘排山倒海般冲向黑石营寨。黑石大营内本来就不多的留守官兵惊恐万状，他们一面拼死抵抗，一面反复点燃烽火向主将王世充报警求救。

当隋军第六次点火示警时，王世充终于撑不住了。他不得不放弃眼看就要到手的月城肥肉，因为他黑石家里油水更多。黑石大营里存储着他的军队的全部后勤物资，如果被李密抢去或者烧毁，损失将难以估量。只能撤退回师自救。

王世充掉转马头，带领部队心急火燎地赶往黑石，他太害怕李密这招釜底抽薪的抄家行为了。可是，他没有料到，在他家门口，李密早已挖好了一个大坑，正等着他往上踩呢。

李密料定王世充会回兵护营，他将一部分骑兵埋伏在大营附近，当王世充的兵马气喘吁吁地赶到营寨门口时，瓦岗军突然出现，对他们进行迎头砍杀。隋军毫无防备，几乎成了案板上的鱼肉，任由凶猛的瓦岗骑兵来往纵杀，三千多人成了祭刀品。王世充被李密来了个“乾坤大逆转”，先胜后败，损失惨重，只得带领剩下的残兵落荒而走。

落花流水“充”去也。王世充去了，但他还会再回来，因为洛阳城里的越王有办法让他再回来。

王世充被李密打得满脸青包之后，变得异常安静，也不知道是闭门思过还是琢磨什么新战法，反正是“坚壁不出”，高挂免战牌。看到王世充一副带薪休假的样子，李密并不着急，他打洛阳耗的就是时间，就怕城内的粮食耗不光。对李密来说，他有粮仓他怕谁！

李密谁都不怕，可是有人怕李密，越王杨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恨不得生吞了这个挑衅皇权的土匪头子。见王世充总是没动静，杨侗比较烦，因为东都已经出现了粮荒，再这样耗下去，形势很不利。于是，他派遣使者代表自己到王世充的军营进行劳军慰问。使者无非是说：越王很关心你，见你最近没传递战报消息，以为你病了，特地派我来看看你，希望你不要着急，多保重身体。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王世充当然能听出其中的话中话。和当年杨广在杨素生病的时候，不断派人慰问一样，话外音同样急不可耐：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打呀？快点动手干掉瓦岗寨的土匪分子吧！

面对领导这样的明催暗推，王世充坐不住了。他不得不向李密发出了战书：来来来，再大战三百回合！

这次的战斗地点是在石子河。李密的瓦岗军由南向北排了十余里。还是老规矩，翟让作为肉包子带人先上。他和王世充一阵混战，“不利而退”。王世充一看瓦岗军退却，来劲了，催促部队猛追。要说王世充也不是没吃过李密的亏，他咋就看不出来这是“小李飞刀”的诱敌之计呢？难道他没听说过自己的同事张须陀是怎么被李密忽悠死的吗？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战场也总是惊人地相似。此时的战场形势和张须陀在大海寺中伏的那次一模一样。翟让在前面“飞啊飞”，王世充在后面追啊追。就在王世充咬着翟让的屁股不放时，他自己的屁股被李密给咬了。王伯当、裴仁基突然斜刺里杀出，切断了隋军前后联系，李密则率领中军全线反击，王世充军经不住这几只铁爪的揉搓，再次狼狈而逃。

这一战，王世充又被李密打得满地找牙，不长的时间内，他就被李密“抄”了三次，





一次抄“家”、一次抄“袭”,这一次是抄后路。王世充这个隋军总司令,被李密抄来抄去的,头都抄大了,他对李密越来越头痛。

此时政治军事形势对瓦岗寨十分有利,假以时日,瓦岗寨很有可能甩掉“山寨”的帽子,蜕变成“正版”、“主流”的身份。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件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发生了。

二十五、“密”杀翟让

虽然翟让主动将瓦岗寨大当家的位置让给了李密,但李密心里还是不踏实,老是担心翟让会对自己不利,“恐其图己”,所以为人处世总是低调低调再低调。吃得节俭,穿得朴素,住的地方也很简单,室内没有精致装修,没有高档家具,连私生活方面都特别检点,“子女珍玩,一无所取”,即便是今天最敬业的狗仔队也找不出一点可供炒作的绯闻和素材。

当然,这只是谨慎又擅长权谋的李密在特殊时期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他的本质并非如此单纯,翟让死后,大权在握的他就像变了一个人,立马开始大量选纳美女。

瓦岗全盛时期的机构状况有点不伦不类,李密是一把手,但翟让手下同样拥有一支绝对忠心耿耿的军队,这支军队基本上只看翟让的眼色行事。也就是说,李密虽然是一把手,但翟让仍然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这种“一套机构,两套班子”的现象说明,翟让并没有把李密当成绝对权威,对其缺乏敬畏和服从。再加上他身上仍然保留着草莽习气,不拘小节,做事缺乏远见和整体考虑,和李密的裂隙越来越大。

这时候,翟让做了几件直接导致他命丧黄泉的事。

崔世枢是元帅府的总管。元帅府是瓦岗的最高权力机关,总管相当于办公厅秘书长,是李密的身边人。翟让却把他囚禁在自己的府第里,向他索取钱财,遭到拒绝后,他不但不罢手,还私设公堂,对其严刑拷打。元帅府遭遇厄运的不只是崔世枢,还有记室邢义期。记室的作用类似于今天的秘书。

翟让找到邢义期,说要和他赌博。领导主动找下属赌博就等于公开向对方索贿,用意不言自明。这就跟皇帝找大臣下棋一样,你除了老老实实装孬卖傻地输棋送钱,不要有一丝一毫胜棋赢钱的糊涂心思。

作为李密的秘书,邢义期有现实的顾虑。他担心和翟让走得过近会引起李密的不快,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翟让的“邀请”,使好赌的翟让同志“三差一,急得哭”。翟让怒火中烧,命人将邢义期狠狠地打了八十军杖。

贪财的翟让甚至还勒索到了李密的亲信、元帅府左长史房彦藻头上。翟让对房彦藻还算客气,一没有绑架,二没有打军杖,对他只是语言恐吓。他气愤难平地对房彦藻说:你以前攻破汝南时得了许多财宝珍玩、全部给了魏公,却一点不给我!魏公是我拥

立的，以后事情怎么样还很难说呢！

一个刚愎自用、行事不计后果的领导对自己说出这种话，房彦藻听了从头凉到脚，和杨玄感当年听到杨广说"使素不死，终当夷族"这句话时的感觉一样一样的。于是房彦藻把翟让恐吓自己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李密，并拉来同事左司马郑颋一起劝李密及早下手杀掉翟让。李密的第一反应是断然拒绝，他说：现在我们的安危还未确定，事业还没发达就相互诛杀，那以后的路还怎么走？

如果李密一直保持着这种理智就好了。可是，他的耳朵根子还是软了点，经不住身边人轮番劝说。郑颋说：如果你不先做决断，等他们先下手的时候就悔之晚矣。这句话点到了李密的死穴。长时间以来，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一天翟让突然算计自己。原来翟让从老大变成老二后，因是本人自愿让位，他自己倒是无所谓，但他手下的人显得很不爽。也能理解，跟在二哥后面当然没有跟着大哥面子足、前途大。特别是瓦岗军在中原战场上节节胜利、大哥极有可能问鼎皇帝宝座后，"翟让帮"成员的心理落差更大了。他们纷纷劝说翟让自任大冢宰。在朝廷里，大冢宰是管理百官的官中之官，比后世的宰相还位高权重。很明显，翟让手下的这一建议是想叫翟让架空李密，夺回瓦岗的实际控制权。

翟让的一帮兄弟撺掇挑事的同时，他的哥哥翟弘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点燃了炸弹的引信，让他自己和弟弟最终都变成了冤鬼。

李密主政瓦岗后，封翟弘为柱国、荥阳公。这个人纯粹是沾了他弟弟的光才得到这个高位的，史书上说他是"粗愚人也"。对于文绉绉的史官们来讲，这四字评价是相当相当的低了，和现在骂一个人是"猪头"差不多。

就是这个粗愚的哥哥，有一天脸红脖子粗地对弟弟说："天子汝当自为，奈何与人！汝不为者，我当为之！"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句话确实有点大逆不道了，粗愚到这种程度还有当天子的想法，勇敢啊！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一个人粗点愚点不是错，但如果既粗且愚还梦想着当天子，那就是活腻了。

翟让听到这种傻乎乎的言语，哈哈一笑，"不以为意"。可是，李密很"以为意"。在李密听来，这句话石破天惊，奸险莫测，所以，"密闻而恶之"。为了彻底高枕无忧，李密接受了房彦藻等人的建议，决定先下手为强，灭掉翟让。

用什么办法才能做得最不露痕迹呢？很简单，历史上有无数个现成的参考"教案"，鸿门宴就是其中最经典的教程。归结一下，就是"三请"：请客吃饭，请君入瓮，请先上路。

虽然毛主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在那时候，革命流行请客，吃饭关系到革命。和现在请客吃饭容易得"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不一样，那时候请客吃饭的风险系数很高，弄不好就把命给吃没了。就在石子河完胜王世充的第三天，李密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向翟让发出了死亡邀约。翟让和他的哥哥翟弘及翟弘的儿子翟



摩侯一起前去赴宴,同去的还有徐世勣、单雄信等人。到达宴请地点后,李密和翟让、翟弘、裴仁基、郝孝德等人共坐一桌,单雄信等许多猛将在旁边侍立护卫,房彦藻在现场安排协调。

李密见"菜"都已经上了砧板,便正式开始了演出。他装出一副和翟让关系很近的样子说:今天和各位达官们饮酒,不需要许多人,留下几个使唤的就行了。那些在场的"刺杀翟让领导小组"成员暗地里已经彩排N次了,听李密这么一说,都知趣地退出了包厢。

李密在细节设计上颇动了一番心思,可以说这次"刺翟行动"是一次高智商犯罪。他自己的人走了,但他并没要求翟让身边挎刀带剑的人也离开,这种主动示好的行为起到了麻痹翟让心理的作用。如果李密提出要翟让的护卫也离开,那一定会引起翟让的警觉。而假如像徐世勣这样的勇将一直在翟让身边不走的话,李密是绝不敢对翟让动刀子的。因为在同一张榻上,如果李密的手下杀死了翟让,那近在咫尺的李密一定也逃脱不掉徐世勣的刀剑相加。这种因忌惮对手以牙还牙而不敢实施的刺杀行动并不鲜见。

在距此时不到四十年的公元580年,北周赵王宇文招也以请客吃饭为名,将杨坚请到王府,准备在席间杀掉他。可是,杨坚带去的大将元胄按刀侍立在杨坚身后,寸步不离,任凭宇文招用尽办法,他就是不离开杨坚半步,搞得宇文招迟迟不敢"摔杯为号",因为一旦杨坚遇害,他必定也会死于元胄的刀下。到最后宇文招竟然耍起了赖皮,故意装成酒喝多了想出去呕吐的样子,结果被聪明的元胄假装客气地上前"搀扶",将他半扶半推地逼回到座位上。元胄知道,只要赵王一出门,周围埋伏的甲士就会肆无忌惮地冲进来毁灭一切。最终,因为元胄的不离左右而换来了杨坚的不死。

李密不能提让侍卫离开,那谁能提呢? 房彦藻能提。他在现场倒茶送水,故意忙得不亦乐乎,然后很贴心地向李密请示说:今天天气很冷,请给司徒身边的人安排一些酒食暖暖身子。当天是农历十一月十一,这时候的中原已经是天寒地冻,以酒御寒是最常见的取暖方法之一。

讲话是讲究场合和身份的。这样的话从现场跑龙套的房彦藻嘴里提出来,正常自然,符合礼仪,严丝合缝。

李密马上把球踢给了翟让,他说:听司徒的吩咐,司徒说怎样就怎样。在设计这个情节的时候,他就知道,翟让一定会接球的。打仗,翟让不行;玩心眼儿,翟让同样不行。果然,翟让大咧咧地说:很好,去吧,去吧。于是房彦藻高高兴兴地把翟让身边的人全都带出来,集中安排到一间房内喝酒吃饭。

这时候,原来一屋子的人就剩下三个了。除了李密和翟让外,还有李密手下一个五大三粗的武士蔡建德持刀侍立。这看上去很正常。大领导喝酒总不能光哥儿俩好吧,总得有个把人负责服侍和警卫。对这个人,翟让压根就没正眼瞧,这样的贴身警

卫，他至少有一个加强营，太平常了。他把这个持刀侍立者当成了空气。然而，就是这个被他无视的空气，最终剥夺了他呼吸的权利。

趁还没开饭（也许李密根本就没准备饭），李密拿出一张好弓，说是和翟让切磋一下射箭技法。翟让不知是计，接过弓刚拉满弦，蔡建德就从背后用刀猛砍翟让。翟让扑倒在床榻前，“声若牛吼”。

无法想象当时现场的惨烈景象。翟让没有被一击致命时发出的那声吼叫，即使穿越千年，声犹在耳。他一定不是因为恐惧，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愤怒，因为撕心裂肺般的后悔。

翟让死了，死得确实冤枉。他没有丝毫夺权之心，却被当做夺权的祸魁残忍处死。作为一个靠抢劫起家的强盗首领，翟让有着凶残、自私、贪财等诸多缺点，但在让位这件事情上，翟让是磊落坦荡的，他对李密没有图谋不轨之心，毫不设防。而李密显然是以怨报德。

翟让被杀后，他的哥哥翟弘、侄子翟摩侯等人一并被杀死。另一间屋内，徐世勣见情况不妙，立即从房内冲出，不曾想被躲在门口的卫兵一刀将他的脖子砍伤，血流如注。在徐世勣挥刀自卫时，王伯当呵斥住了正在围攻他的士兵。而另一名同去的猛将单雄信则放弃一切抵抗行动，跪在地上不停叩头请求饶命。

都是勇武大将，表现却各不相同。徐世勣带伤而战，威武不屈；单雄信则胆战心惊，磕头如捣蒜。一样的双腿，不一样的骨骼，单雄信显然有点缺钙。虽然从人性的本能角度看，单雄信的行为也无可厚非，但不屈的气节和视死如归的品质作为衡量一个名将的重要指标，他显然都不具备。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两个人的结局迥然不同，徐世勣终老盛唐，单雄信死于非命。

翟让带去的卫队亲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得惊慌失措，不知道是战是降。此时最重要的是稳定人心，让大家消除疑虑。李密当机立断，大声对大家解释说：我和大家一同起兵，本来是要铲除暴乱，但翟让却专行暴虐，凌辱下属，不分上下尊卑。今天诛杀的只是翟让一家，与各位无关。

为了进一步安抚军心，李密亲自为徐世勣包扎伤口，以显示对“翟让帮”的友好。翟让大营中的部众得知自己的主将被杀后，都担心被牵连，纷纷收拾家当细软准备散伙。如果翟让的手下溃散出走，那整个瓦岗的实力必将大受影响。

为避免形势恶化，李密特别指派原“翟让帮”核心人物单雄信前往翟让旧部传达他的慰问之意。同时为表示真诚，李密又独自一人骑马来到翟让的营中，对其部下倍加安抚慰问。孤身一人进翟营，在当时情形下，需要很大勇气，如果有一两个愣头青铁心要替老领导报仇的话，那么李密就有去无回了。但是，收益和风险总是成正比的，高风险换来了高回报。“翟让帮”成员见李密确无恶意，便渐渐放下心来，决定继续跟着李密在瓦岗混饭吃。本来也是，对普通士兵来说，跟谁都一样，都是打仗糊口。更何况翟



让性格粗暴，平时不懂得体恤下属，死了也就死了，不是爹，不是娘，没什么可较真的。

于是，李密命令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分别统领翟让原来的部众，瓦岗军重新稳定下来。

“双十一事变”发生后，由于李密处置得当，措施得力，事态迅速平息，使瓦岗军避免了分崩离析的严重后果，战斗力也未受到损伤，但这一无端自相残杀行为使将士的心理受到严重影响。内讧事件发生后，瓦岗军将领人人自危，离心离德，“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

这次事变还因刀砍徐世勣而埋下了一个最大的祸根。九个月后，当瓦岗军被王世充击败，李密因担心遭到报复而不敢投奔驻扎在黎阳的徐世勣军团，不得已投降李渊，导致杀身之祸。

有人欢喜，有人叹息。李密是欢喜的，从此后，他成了说一不二的瓦岗寨寨主。可是，当王世充听说瓦岗“双十一事变”和平解决后，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他觉得自己等待多年的一个希望破灭了。因为王世充早就看出翟让与李密不是一条道上的人，料定两人必不能长久和睦相处，所以一直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两人互相拆台的那一天，自己好乘虚而入，趁乱取胜。当他听说翟让被李密干净利落地杀死后，大失所望，叹息道：李密天资聪颖，他将来是龙是蛇，现在真的无法预料！

二十六、逃跑的速度不止“七十码”

李密率领瓦岗军横扫河南，如入无人之境。很多隋朝郡县都望风归顺，连荥阳太守郇王杨庆也举郡而降。到公元617年十二月，河南所有郡县全部被瓦岗寨收入囊中，已经初现“山寨吞并政府”的雏形。

最后一个投降李密的河南郡城是梁郡。不是这个郡很牛很强大，而是这个郡的太守很慌很害怕。这个梁郡太守姓杨名汪，李密当年躲在山村当教书匠时，就是他拿着杨广的手谕去抓捕李密的。

人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才两三年，风水就转到李家了。杨汪一想到自己当年把李密追得抱头鼠窜的情景，就觉得自己这回是死定了，哪里还敢投降送宰。

这时候，李密表现出了一定的胸怀，他派人去杨汪那里做工作，叫他放下思想包袱，不要有任何顾虑，说自己绝对不搞秋后算账。杨汪投降后，李密还封其为上柱国、宋州总管。为消除他的思想疑虑，李密还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昔在雍丘，曾相追捕，射钩斩袂，不敢庶几。”这就是告诉他，从前的不愉快一笔勾销，古人尚有射钩斩袂的思想觉悟，我也不会做得太差的。

从这件事的处理上可以看出，李密是有容人之量的，这一点和李渊、李世民的风格颇有相似之处。瓦岗军的长期围困封锁，使得东都洛阳的形势十分严峻。同时由于东

北方的黎阳仓也被徐世勣攻下,洛阳周边的洛口、回洛、黎阳三大粮仓全部被瓦岗军控制,东都陷入全面粮荒,城内米价暴涨,一斗米价值三千钱,城内近三分之一的居民被活活饿死。在一个以糊口混饭为从军目的的军队里,没有了粮食,队伍就是一盘散沙。由于粮食奇缺,出现了大量隋军士兵逃投瓦岗的现象。

有一天,李密向刚从王世充军营逃跑过来的士兵打听王世充近期在忙什么,士兵说:王世充近来大量招募新兵,而且一改以前的吝啬抠门作风,经常好吃好喝犒劳将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李密对这一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王世充将会偷袭回洛仓。他对裴仁基说:王世充的粮草将要断绝,此时招募士兵,犒赏将士,一定是想趁着月夜昏黑来袭抢仓城。

于是他命令敖孝德、王伯当、孟让分别率兵埋伏在仓城两旁,待隋军来偷袭时一起围杀。这三人都是杀人越货打伏击的老把式,让三个土匪头子"联袂演出",说明李密还是比较"重视"王世充的。

李密真是个人精,他猜透了王世充的心思。十一月二十四,夜里三更时分,也就是现在的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之间。这个时间段,月黑风冷,人的警惕性最差。王世充想趁着瓦岗军睡觉的机会发动突袭,夺下仓城或者抢点粮食,因为他已经快揭不开锅了。

隋军前锋在夜色中悄悄摸到回洛仓城下,正当他们庆幸无人发现自己时,王伯当指挥军队杀出,两军互相刺戳砍杀。刚刚吃饱喝足的隋军战斗力很强,此王不敌彼王,王伯当被迫后退。逼走了城下拦截部队后,隋军立即顺着城墙向城上攀爬。可是,攀城之难,难于上青天,因为城上早已做好了准备。当王世充的军队攀登到城墙一半高度时,城上守军突然现身,居高临下对附在墙体上的隋军进行攻击,箭镞、飞石、檑木雨点般地向上下不得的攀爬者身上招呼,隋军死伤惨重。这时候,王伯当又收集兵卒卷土重来,再次从后面进攻王世充,敖孝德、孟让也从两边呐喊着杀出,王世充四面受敌,大败而回。

这一战,瓦岗军再次大获全胜,王世充的骁将费青奴被斩杀,其部下士卒战死淹死的有一千多人。王世充又一次没想到,偷米不成反蚀了不少"鸡"。

在隋唐战史上,王世充多次与李密交战,虽不能说屡战屡败,但败多胜少是绝对事实。这两个冤家的交战经历,和秦汉时期的刘邦、项羽非常相像。所处的朝代都是两朝交接的时候;都是一方在长期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情形下,依靠一战定了乾坤;都是胜利者最终称帝,失败方烟消云散。刘邦总是被项羽打得缩头缩脑,不敢龇牙。可是,垓下一战,他成功上演"帽子戏法",把堪称"千古一将"的项羽逼进死胡同。李、王二人也同样复制了刘、项两人当年的走势。几个月后,一直被李密打得灰头土脸的王世充突然咸鱼翻身,凭借一战之功,将老对手李密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王世充又开始"带薪休假",闭门不出了。还和上次一样,越王杨侗又"遣使劳之"。洛阳城里就差没把米缸给熬着吃了,拿什么"劳"军呀,其实就是来催战的。

上次劳军后,王世充硬着头皮出战,结果被李密打得"满脸桃花开"。这次,王世充吸取了上次教训,对着"钦差"哭穷诉苦,说自己兵少将寡,由于不停战斗,军士已疲惫不堪。杨侗听到他的诉苦后,又调集了七万援军开赴王世充军营。

王世充获得七万生力军后,在洛水北岸和李密打了一仗,这一次,他小胜了一把。终于打赢了一次,"王常输"很高兴,决定乘胜推进,向李密发起全线攻击。

其时,东都军和瓦岗军相距很近,中间就隔着一道窄窄的洛河,李密和王世充两人是名副其实的"我住洛河头,君住洛河尾,日日思君又见君,共饮洛河水"。隋军要想攻打瓦岗军,必须要先渡过洛河,而渡河就必须要搭桥。于是王世充将部队划分成若干个单位,命令各个单位分别搭设浮桥渡河向李密进攻。谁先搭好桥,谁就先发起攻击。最先搭好浮桥的是虎贲郎将王辩,当所有的部队都还在忙着搭桥的时候,已经过河的王辩率先向李密的大营发起攻击。

战斗出乎意料地顺利,这支孤军竟然突破了李密军营的外层营墙。当时,李密军营之中一片惊恐混乱,眼看就要全线溃败。可信息不通的王世充不了解这一重要情况,他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突然吹响了收兵号角。

闻鼓则进,鸣金则退。任何情况下,只要收兵号一响,必须无条件撤退回营,这是军队铁律。王辩不得已带领军队向洛河南岸回撤。

可是,过来容易回去难。见隋军撤退,缓过气来的李密马上组织敢死队对回撤隋军进行追杀。成千上万的隋军士兵一起争先恐后涌向狭窄的浮桥,相互推搡争道,仅落水淹死的就有一万多人。还有那些其他部队的正在水中搭桥的士兵,很多都来不及上岸,全被蜂拥追至的瓦岗军杀死,主将王辩也当场阵亡。

王世充见瓦岗军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心里还在犯糊涂呢,怎么一吹收兵号把李密的手下也吹过河来了?但是现实已经不容他多想,因为他的洛北军团已全线崩溃,他也必须得"亲自逃跑"了,否则就成李密的战利品了。

王世充和李密打仗每次都跟《还珠格格》里五阿哥追小燕子似的,基本都会出现同一个画面:王世充在前面使劲跑,李密在后面拼命追。五阿哥追到小燕子后给的是拥抱,李密要是追上王世充的话,也会给他拥抱的,只不过,是让他和死神拥抱。

王世充马不停蹄地和死神赛跑,一路催马狂奔,只为甩开李密。这次他又输得很惨,十万人马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只剩下不到两万人。想到把越王给他的七万老本都输光了,他不敢回东都,而是弃近就远,带领剩下的残兵败将北上河阳(今河南孟津)。

屋漏偏逢连阴雨。当晚,狂风大作,暴雨不止,士兵们浑身被淋得透湿。时值正月十五,一个寒冷的冬夜过后,"道路冻死者又以万计"。到达河阳的时候,王世充的人马

只剩下几千。

输得这么彻底，王世充脸皮再厚也觉得没法向领导交代。他想来想去，想出了一条苦肉计，自己给自己判刑——主动把自己关进监狱，请求越王治罪。

其实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行为往往换来的都不是批评，这跟负荆请罪的意思差不多。你都高风亮节地把荆棘递到人家手里了，人家还好意思不识体面地抽你吗？过去的封建王朝中，经常有很多大臣在家人或自己犯下大错后，赶紧叫人把自己绑起来，然后去皇帝那儿谢罪，并且声泪俱下、一脸"真诚"地请求皇帝处死自己。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自求速死的结局都很圆满。皇帝会安慰这些"拟自杀者"，说几句诸如下不为例的安慰话语，然后宣布"赦你无罪"。

当然，这招险棋也不是谁都可以下的，你必须要掂量掂量自己在皇帝秤盘上的重量，必须拿准了皇帝还要靠你压秤才能自绑，否则弄不好就真被皇帝顺水推舟给"撕票"了。王世充心里清楚，越王这根秤杆目前还缺不了他这个秤砣，所以他抢先一步，变被动为主动，等着越王派人送监狱大门的钥匙来。

世界就是一个生物链。李密吃准了王世充，而王世充则吃准了杨侗。果然，越王听说王世充自己把自己关进了看守所，急忙"遣使赦之，召还东都"。

唉，一个屡战屡败的人竟然成了东都不可或缺的"台柱子"，这时候的隋朝太过悲哀，完全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地步了。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对一个只败不胜的军队将领，即使不处罚，也应该予以撤换，另任贤明。可是，偌大的中原，好像找不出一位能提上台面的大将了，衰到如此窘境，想不灭亡太难了！

在杨侗的召唤下，王世充这个浪迹河阳的"油子"又回到了东都。越王不但没怪罪他，还"赐金帛、美女以安其意"。天下竟有如此美事，屡战屡败还能财色兼收。王世充重新召集收编了原来逃散的旧部一万多人，驻扎在洛阳东北方向的含嘉城，从此"不敢复出"，他真的是被小个子李密打服了。李密则乘胜进据金墉城，"修其门堞、庐舍而居之"。

金墉城位于洛阳城的西北角，这个地方距东都心脏——越王所住的宫城已经很近很近，在这里敲响钲鼓之声，东都内城听得清清楚楚。李密派人将金墉城好好装修整理了一番，准备在这里大干一场。这时候，李密拥有的总兵力已达到三十万，他在北邙山罗营列阵，直逼东都内城上春门。

三十万人旌旗猎猎围住一座孤城，那会是怎样一幅惊心动魄的景象？对被围者来说，没有比这更恐怖的噩梦了。越王杨侗还在作最后的努力，他派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韦津领兵出城攻打李密。可是，官越大越怕死。这个段达真愧对自己的正三品官阶，他见李密的军势如此强盛，就采取了三十六计中的上策，还没开打就拍屁股率先逃跑了。李密毫无悬念地纵兵追击，隋军一败涂地，民部尚书韦津当场就"挂"了。这时候的李密已经是一只千年虎精，不用动手，光靠威猛的气势就能震慑住敌人了。隋朝

附近各郡县纷纷投降李密，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一帮山寨大王都不约而同派人奉表劝李密称帝。这些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混世魔王，却对李密如此毕恭毕敬、心悦诚服，可见其时瓦岗寨的强大程度！

但李密不为所动，他以八个字回答所有的劝进者："东都未平，不可议此。"

李密当然有君临天下之心，他之所以拒绝称帝，也许是觉得帝位对他来说是迟早的事情。从当时的全国形势看，李密是当之无愧的老大，没有任何一个造反军团的势力能和他抗衡。在这种情况下，李密的这种拒绝也属正常，反正是自己口袋里的东西，想什么时候掏出来就什么时候掏出来。

可是，危险已经在步步逼近。李密口袋里的东西最终还是被别人掏走了，而这个人，正是对他一口一个"大弟"喊得亲热得不行的唐国公李渊。

二十七、颜色革命

公元617年六月，当李密在东都和隋军争夺回洛仓的时候，李渊的儿子、女婿分别从河东、长安成功抵达太原，来到准备起兵的李渊身边。不过，李渊在河东城的三个儿子只回来了两个，另一个永远也回不来了。

成为大唐皇帝之前，李渊共有五个儿子，和原配窦氏生了四个，分别是大家熟知的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其中李玄霸在十几岁的时候早夭，《隋唐演义》中那个力大无比的李元霸的原型就是李渊的这个短命三儿子。

除了这三个嫡子，李渊还有一个庶子叫李智云，其母就是后来的万贵妃。她本来是窦氏出嫁时带来的侍女，后来被李渊收为小妾。李智云当年十四岁，因为不是一母所生，所以，同在河东城的李建成、李元吉对他一直很冷淡。两人接到李渊催他们撤离的消息后，跑得比兔子还快，却没有带上李智云。李渊起兵后，李智云在第一时间被隋军逮捕，并被押往长安杀害，成为李渊因闹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亲人。对于李智云的死，李渊一直心有所愧，后来，为了延续李智云这一脉的"香火"，他还特地把李世民的儿子李宽过继给李智云。只是，人都死了，还谈什么"香火"，只不过是生者为了减轻自己的愧疚所作出的一种姿态罢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置其弟生死于不顾的行为遭到后世多数史学家的谴责。特别是李建成，这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完全有能力通知李智云一起走，除非故意忘记。

起兵前，李渊死了一个儿子。登基后，他广纳嫔妃，一口气生了十几个儿子。据精确统计，李渊一生共生了二十二个儿子，十九个女儿。而这些子女绝大多数都是他在皇帝岗位上的"劳动成果"。李渊成为皇帝的时候已经五十二岁，在八年的皇帝和九年的太上皇生涯中，他居然能生出那么多的下一代，堪称"男人中的战斗机"。李渊虽然生了那么多儿子，但除了嫡子，其他的多是平庸之辈，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只有最小的

儿子滕王李元婴因为建造了著名的滕王阁而为世人所熟知。

李渊准备起兵时，太原城的武器物资储备丰富，兵源充足，具备了造反的一切必要条件。但有一个问题是李渊最担心的——太原的安全问题。因为当时刘武周已经占据了太原以北地区，而且他还得到了突厥的支持。李渊担心自己打出关中以后，后方老巢被刘武周乘虚而入。而太原一旦丢失，自己便成了无家可归的“无房户”。所以，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在自己出兵以后如何避免腹背受敌。

他想到了刘武周的后台老板突厥。只要搞定了突厥，只要突厥不点头，刘武周就不敢南下侵扰太原。而且，李渊也想从突厥那里搞些战马过来以充军用。于是，李渊决定向突厥示好。他给突厥可汗始毕写了一封信，信里表达了三点意思。

第一点是说，他“欲大举义兵”，迎接远在南方的杨广重新回归长安朝廷，然后像杨坚的开皇年间一样，重新与突厥和亲。

第二点是说，如果可汗愿意派兵和他一起打到南方去的话，他很高兴，但希望突厥士兵在南进时不要侵犯隋朝百姓。

第三点最关键，他说如果可汗嫌路远不愿意一起南下也可以，自己将会把缴获的战利品全部送给可汗阁下。这一点李渊说得特别干脆：“征发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

李渊知道突厥不可能劳师动众和自己到南方去，他之所以这样邀请，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真诚，以博得始毕可汗的好感。因为当时，李渊没有回旋的退路，要想起兵就必须争取突厥的支持。

写这封信的时候，李渊是一副装孙子的“卑辞”语气，用的是下级给上级领导的口气。在信封的落款上也费了心思，用的是“李渊启”，而没有采用下属建议的“李渊书”。在汉字语境中，“启”和“书”的含义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启”有以下对上的意思，而“书”仅指平等关系。李渊因有求于突厥，不得已自降身价，应该说是一种必要的斗争手段和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后世很多人凭此认为，李渊此举是对突厥“主动称臣”，我以为这有点言过其实了。

在汉字中，“下之达上”有六种不同级别，按照从高到低分别是：表、状、笺、启、辞、牒。最高级别的是“表”，是上给皇帝的，像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西晋人）的《陈情表》即是此意。而李渊用的“启”属于第四种，离君臣级别相差得很远，所以“称臣突厥”一说太过牵强。

始毕可汗接信后当然高兴，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太美好了，突然之间掉进了蜜罐里。以前他经常送钱送物给中原皇帝杨广，杨广还老欺负他，他还憋着不敢发火，怕杨皇帝揍他。现在才过去几年，情况就倒过来了，中原人一个个排着队上门求他，给他送财送宝送美女。

高兴之余，始毕可汗给李渊回了封信。信中他首先把杨广大臭特臭了一顿，说他



上次在雁门被自己打得跟小瘪三似的,“我辈攻之,竟不敢出”。然后他向李渊表明了两点想法:一是坚决不同意从南方迎回杨广(李渊本来就是忽悠他的,迎杨广回来不是找死吗);另一点是希望李渊“自为天子”,如果这样的话,他将“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

对于始毕可汗的第一点,双方观点一致。而对于第二点,两人则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突厥一把手支持李渊自己做天子,这是天大的好事,李渊没有理由不答应啊。

不答应的理由太有了。始毕可汗劝李渊称帝,从台面上看是好意,台底下的名堂多着呢。他是希望李渊和刘武周、梁师都、李子河一样,成为突厥领导下的天子,他自己做“皇上皇”,做中原皇帝的“父皇”。

当然,始毕可汗在信里并没有明说这层意思,但双方心知肚明,答应称帝就是加盟突厥,这是潜规则。到时候,突厥半软半硬派人送来一面狼头大纛,你接还是不接?接了,你便从此“卖身”于他;不接,那可是重大外交问题,弄不好始毕可汗一生气,说你玩弄他纯真的感情,在背后捅太原两马刀,那李渊可就一切玩儿完了。这时候,如果突厥要抄李渊的太原后路,李渊起兵根本无从谈起,所以,这个节骨眼上,李渊绝对不能得罪突厥。

太原城里,李渊手下将佐得知突厥可汗要李渊自称天子的消息后,都非常高兴,纷纷劝他“从突厥之言”,称帝建元。这种“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情况也属正常,李渊要是成了皇帝,那他们这些跟着造反的人不也都成了新朝的 VIP 了吗?但李渊就是李渊,自有常人不能比的地方。他认为目前不能称帝,否则会目标太大,成为众矢之的,要求大家想出一个更为妥帖的办法。

最后,在老江湖裴寂的建议下,李渊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法,即尊杨广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

李渊这招出手很绝。不仅把杨广由现任皇帝搞为“退居二线”,遂了始毕可汗的意;另立的皇帝还姓杨,借此也向世人表明,天下还是杨家的,我李渊并没有非分之想,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是为了匡扶朝纲,为了结束暴政乱政,让全国人民过上小康新生活。乍一听,还真觉得是有理、有利、有节,但谁都知道李渊的司马昭之心,连李渊自己都觉得“此可谓‘掩耳盗钟’”。但不管怎么说,盗钟总比赤裸裸地抢钟更容易让人接受些。

总调子定下以后,李渊命人将檄文传发到各郡县,要求各郡县接受太原郡的领导,加入自己的太原兵团。同时要求郡县改换旗帜。在旗帜颜色的问题上,李渊同样动了一番脑筋。当时隋朝旗帜是红色的,而突厥的旗帜为白色。隋朝皇帝都已经换岗了,旗帜再用红色不大合适。但白旗更不能举,容易被误解为突厥的臣属。权衡再三,李渊决定采用“模糊程序”,重新创造了一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杂用绛白”旗帜,就是

一半红一半白。

李渊果然是个天生的表演艺术家，连旗帜都"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让哪一方都觉得这旗有自己的"血统"。

为了进一步拉拢突厥，李渊派人出使突厥进行斡旋沟通，请求突厥支持一些马匹，并派遣军队和自己一同出战。与此同时，他自称大将军，建立大将军府，给手下加官封爵：任命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和前长安尉温大雅为记室，武士彟为铠曹（掌管铠甲），女婿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两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分别封为陇西公和敦煌公。同时将军队分为三路，士兵统称为"义士"。在统领军队问题上，两个儿子的权力相当，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小儿子李元吉则主持太原的军政工作。

李渊的三个儿子在起兵初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在那个崇尚多子多福的时代，李渊的儿子确实给他带来了很多幸福。三个儿子像三驾马车，都派上了大用场，一个看家主内，两个带兵主外。对一个造反者来说，把家和枪杆子交给自己的亲骨肉，是最令主帅高枕无忧的事情，永远不用担心他们会以造反的名义反过来造自己的反。这方面，最有希望问鼎皇帝宝座的李密感受最深。他就是因缺乏可以无限信任的将佐，不敢远攻长安，而在兵败受挫后也没有自己人可以投靠，到最后不得不钻进李渊的网里，自己把自己捆住了。

始毕可汗很给李渊面子，收到信后，他派康鞘利等人押送着一千匹马来到太原，并答应发兵随李渊入关。在发兵人数问题上，始毕可汗特别豪爽地甩出一张"空白支票"，说人数的多少随李渊定，李渊填多少，他就发多少。

对突厥带来的一千匹马，李渊好中选优，只买了其中的五百匹。他的部下以为李渊是舍不得花钱，便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私房钱买下另外五百匹。

李渊就是一个象棋高手，走出一步棋，后面的多少步都已经想好了。他知道，胡人的马和羊一样多，如果这次财大气粗地全部买下，以后他们会将更多的马匹源源不断地送来，那时候财政就吃不消了。所以，他故意只买一半，有意识地向突厥表示自己的荷包不鼓，很想全买但又买不起。这种巧于拒绝的高超外交手法比他的子孙们强了不知多少倍。一百多年后的唐代宗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回纥也向唐朝"岁求和市"，一匹马换四丈绢，每年回纥都赶来好几万匹马，使得唐朝苦不堪言。

在康鞘利北返时，李渊命令刘文静随其一起赴突厥请求对方发兵南下。其实这也只是李渊玩儿的一个把戏而已。他内心根本就不希望胡骑进入中原，一方面是因为胡人野蛮暴烈，喜欢侵扰百姓。另一方面他担心请神容易送神难。假如出兵顺利，到时候突厥占据城池不走可就麻烦大了。之所以装着急不可耐的样子请突厥出兵，是因为怕刘武周勾结突厥找自己后院的麻烦。也就是借此向刘武周传达出一个信息：我是和突厥共同合作开发中原的，你可别动我的太原奶酪！这种行为和一个成语很吻合：狐



假虎威。

既然是虚张声势地拉大旗作虎皮,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当然是越少越好了。所以,李渊私下里悄悄告诉刘文静说:千万不能要多,几百人足够了。

二十八、开往长安的李氏战车

大业十二年(617年)七月,李渊任命小儿子李元吉为太原留守,全面负责太原的防务安全,亲率三万人马,誓师起兵,向隋朝的都城长安进发。

从七月初五誓师出发那天起,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李氏战车正式驶入太长(太原至长安)高速公路,几个月后,这辆性能优良的战车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长安大街的御道上。随后的时间里,这辆战车载着李氏一族,开往春天深处。在两百八十九年的"自驾游"行程中,李家人一直沐浴在无边的春色之中,尊荣华贵。

然而,面对起步伊始的李氏战车,也有人设起了路障。西河郡(今山西汾阳)郡丞高德儒和辽山县(今山西左权)县令就跟李渊唱起了反调,拒绝搭乘李氏战车。对于不上车的人,李渊毫不手软:一律撞死碾死,不付丧葬费。

辽山县位于太原的东南方向,地理位置较偏,和这次起兵前进路线没有冲突,所以李渊认为"辽山守株,未足为虑"。而西河郡位于太原的西南方,是通往长安的必经之路,必须要打掉这只拦路虎。

于是,李渊"使建成、李世民将兵击西河",这是兄弟俩首次合作的"处女秀"。在以后的岁月里,这对年龄相差整整十岁的兄弟共同讨伐敌人的机会屈指可数。此时,由于没有权力之争,兄弟二人互帮互助,颇具"打虎亲兄弟"的融洽。不知道后来夷灭哥哥全族的李世民是否会偶尔想起这段和哥哥"两小无猜"的合作生涯?

尽管两人后来兵戈相向,但这次合作取得了空前成功。兄弟俩生活上与士兵同甘共苦,战斗中则身先士卒。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支队伍军纪特别严明,"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做到食物不是买的不吃,士兵偷了老百姓的食物,军队还主动找到失主按价赔偿的,太难能可贵了。这样的军队当然是无往不胜。部队自太原出发到攻克西河城,仅用了五天时间。西河郡丞高德儒以前是杨广的警卫,是个死不改悔的挺杨派,李家大郎、二郎本着"主犯严惩、从犯宽免"的原则,只将高德儒一人斩首,其余官员一个不杀。

李渊看到两个儿子打仗如此勇敢,处事如此妥善,乐得心花怒放,他高兴地感叹道:"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

李渊率军到达西河郡后,除了慰问百姓、赈济贫民外,干的最大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就是"批条子"送官帽。他把封官当做一种敬老爱老的慈善活动,规定凡西河郡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无条件得到散官任命。于是一夜之间,西河郡多了一大批有官品的

老头儿老太太，不知道这算不算中国封建社会最大方的敬老爱老措施？老头儿老太太都能当官，年轻人就莫说了。当时，李渊在办公室接待了无数个来要官职的人，过程很简单，现场办公，一问一答一落笔，拿到了李渊写的条子就算当官了。来人只要说明自己有何特长，李渊就会随手写下一个和这个特长有点沾边的官职名。不管是谁，只要不说自己的特长是适合当皇帝，都会有官做，都能拿到李渊开出的一张委任条。

资料显示，当时最忙最累的不是要官者，而是授官者李渊。他"口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余人"。一天任命了一千多个官员，这个工作效率太高了。按一天十小时工作时间算，每小时至少要任命一百人，差不多半分钟就要开出一张"官单"。如此之快的"李渊速度"，可能得益于李渊"走笔若飞"的书写。《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对李渊的书法和书写速度进行了"捆绑表扬"："帝特善书，工而且疾，真草自如，不拘常体，而草迹韶媚可爱。"

千万别以为李渊把官职当胡椒面撒的行为很傻，其实恰恰相反，他比妖精还精。他发出去的官位都是"散官"。散官之制始于两汉，指的是无印绶、不理事的官员。这种官不同于职事官，说白了是一个无俸禄、无待遇、无办公地点的"三无"官职，也就相当于在墙上画个饼，只能看不能吃。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散官主要是一种荣誉称号或精神奖励。

综上所述，李渊的"撒胡椒面"，其实和春秋时期冯谖烧孟尝君家地契、欠条一样，为的是收买人心。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李渊在很早的时候就深知这句话的道理。他的各种收买人心的政策行为，其效果很好，老百姓口口相传，对李渊和他的军队很有好感，这为李渊创造了十分好的"人和"环境。

攻下西河郡后，李渊继续挥师南下，十天后李渊全军抵达了贾胡堡（今山西汾西）。在贾胡堡之南五十多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做霍邑（山西霍州）的城池。

霍邑位于当年李渊大战魏刀儿的雀鼠谷的南端谷口，西邻汾水，东靠霍太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个地方本来没有隋军大部队，是在李渊起兵后才增派的军队。长安留守、杨广的另一个孙子——代王杨侑听说李渊要以武力废掉他的爷爷，尊他为皇帝后，很不领情，立即派遣虎牙郎将宋老生率两万精兵据守霍邑，同时命令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率领数万辽东兵及骁果（取"骁勇果敢"之意，是隋军战斗力很强的部队）驻守河东郡，试图通过这一南一北互相呼应的两支劲旅阻止李渊进入关中，然后就地消灭。

李渊抵达霍邑城下的准确日期是七月十四。当时，霍邑一带天天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不堪，李渊无法进军，只能乖乖地待在霍邑城下等待雨止天晴。可是，这雨好像存心和李渊过不去似的，怎么也停不下来。

就这样，李渊成了霍邑城的"常驻代表"。刚刚踏上争霸天下的第一步就遭遇难题，这对军队士气的打击很大。此时，李渊面临着好几个不利因素。首先是军中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派出去的运粮队伍还没有回来。如果仅仅是缺粮的话，问题还不算



太严重，因为霍邑离晋阳不远，粮食运输不是问题，勒着裤带过几天紧日子问题就解决了。比粮食问题更严重的是军营中流传的小道消息。

这些小道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儿，说突厥人将与刘武周乘虚袭击太原。这下所有人都慌了，因为士兵的家属都在太原城内，太原要是丢失，谁还有心思打仗？向来谨慎的李渊被这条消息捣鼓得坐不住了，他心急火燎地召集将领们商议是否返回太原。

到底是攻打霍邑还是退保太原？李渊的手下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裴寂为代表的主退派；另一派是以李世民为代表的主战派。

裴寂等人认为，宋老生和屈突通互为犄角，据险扼守，速战速决的可能性很小；而突厥人贪利轻义，和刘武周图谋太原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为不至后院被抢占，应快速率军返回。而主战派李世民则坚决反对撤退。他认为刘武周和突厥人是面和心不和，互相猜忌，短时间内不可能达成抢攻太原的共识。李世民还严厉指出，如果遇到了小敌，就想着立刻班师，很有可能产生军心涣散、军队解体的严重后果。

李建成也主张以硬战拿下霍邑，他虽然赞成李世民的观点，但他没有李世民的反应那么激烈，也没有李世民那样强烈的忧患意识，不敢正面反对已偏向撤兵的父亲。在这一刻，兄弟俩的个性鲜明展现：一温一火。性格决定命运，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老大因这种温吞水的性格丧失了多次置弟弟于死地的机会，最终被弟弟的那团烈火烧得灰飞烟灭。

一生都对风险投资不大感兴趣的李渊觉得还是保住老家要紧，他怕自己到时候鸡飞蛋打，于是命令部队火速向北，撤往太原。李世民还想劝父亲不要退兵，但当时已经入夜，李渊回营睡觉去了。这时候，如同话剧舞台上的一幕开演了。

夜晚。阴雨连绵、火把点点。李渊的营帐外，李世民在号啕大哭。听到哭声，他爹在帐内躺不住了，把他叫进帐内询问究竟。李世民声泪俱下地说：这样仓促退兵，如果霍邑城内敌军趁机追击，我们就距死亡不远了，我怎么能不悲伤呢？

这番话让李渊刹那之间幡然醒悟，他觉得儿子言之有理，退比战的危险大得多。于是他又叫两个儿子分头将已经回撤的左右路军追回来。

左路军是李建成领导的，他执行起父亲的军令一点不打折扣，而李世民却不。他去父亲营帐外大哭的时候，自己统率的右路军根本没挪窝。当李渊后悔退兵，急切地问他"军已发，奈何"的时候，他从容地回答"右军严而未发"。

什么叫做大智大勇？十七岁的李世民就是这样一个军事天才，永远走在他哥哥的前面。这场雨连绵不绝地下了半个多月，随着七月的完结，雨天也画上了句号。八月初一，天终于放晴了。第二天，面对久违的太阳，李渊是"晒"就一个字，他命令部队晾晒铠甲、器械、行装。第三天，李渊率军从山脚下的一条僻静小路直抵霍邑。

战斗开始之前，因担心宋老生依城固守不出战，李家爷儿仨开了一个碰头会，制定了攻伐思路，并达成了统一意见。李建成、李世民决定采取两手绝招：一骂娘、二诬陷。

具体步骤是，先派一些口才好、想象力强的士兵到霍邑城下公开叫骂，不管是坐着骂，站着骂，还是打着滚儿骂，只要把宋老生骂出城就算头功一件。如果宋老生还不着急上火，哥儿俩就准备反诬他和自己暗中私通，让想挤兑他的战友同事到长安代王那里参他一本，逼他为洗清自己出城作战，等他一出城，再围而歼之。

一切按计划行事。先是李渊带领着几百名骑兵，到霍邑城东几里处等待尚未到达的步兵主力，然后，李建成、李世民带着几十名骑兵来到霍邑城下。他们一边故意在城下指指点点，作出正在部署围城的样子，一边高声辱骂宋老生。宋老生还是道行太浅，被骂得怒火中烧，带着人就从城内冲了出来。

冲动是魔鬼，这个老生常谈的道理，宋老生已经顾不得了，他点了三万人马从东门和南门分道而出，在离城门一里多远的地方压住了阵脚。李渊见宋老生中计出城，急忙派人催促步兵加速赶往霍邑。

当大队步兵风尘仆仆赶到的时候，李世民担心宋老生冷静下来后会退入城中，拒绝了李渊让士兵吃饱了饭再战斗的建议，而是趁热打铁，立刻向宋老生发起攻击。李渊和李建成在城东列阵，李世民则率军屯于城南的一块高地上。战斗打响后，城东的李氏父子和宋老生拼杀起来。李渊这些士兵不少是刚刚招聘来的，还没有经过战场磨砺，所以战斗力并不是特别强。混战中，不但没有占到便宜，还稍处下风。

这时候，决定战役胜负的李世民出击了。他指挥部队从城南高处疾驰而下，一部分封锁了霍邑城门，堵住了隋军退路，一部分从宋老生军阵背后直接发起冲击。

李世民绝对是文武双全的人中极品，在这一战中，他表现出众，“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复战”。一个人杀死几十个敌人，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这种神话般的战斗故事，在李世民前半生的戎马生涯中像幻灯片一样不停地上演。虽然他后来靠夺嫡登基，但他确实算得上是马背上的皇帝，他的天下是打出来的。

两把刀都砍缺了口，飞溅的鲜血沾满衣袖。李世民还没有停止，他将身上、刀上的鲜血挤甩干净后继续再战。面对这样的“杀人狂”，隋军的优势很快被压了下去。这时候，老奸巨猾的李渊耍了一个大大的鬼点子，他命人四处高喊“已经抓住宋老生了”。随着这条战场快讯迅速地“滚动播出”，隋军很快就乱了阵脚。在冷兵器时代的肉搏战场上，主将是军队的绝对灵魂。隋军士兵听说主将都已成为俘虏了，马上失去了主心骨，心想：那我们还打什么呀，跑吧！于是大家无心应战，纷纷四散逃命。

这宋老生听见战场上传出自己被抓的消息，刚开始并没在意，也许还觉得好笑，但随着队伍潮水般的溃败，他意识到大事不好，开始声嘶力竭地解释。可是此时，他已经无力回天，隋军照样到处奔逃，没人理会这个使劲说自己就是宋老生的人。

一句话就把强大的对手喊败了，看来造谣有时候在战场上也是一种无投入、高产出的致胜秘笈呢。宋老生早就知道李渊善于卖拐，却没想到这一次是用命买了李渊的拐。没的说，士兵都跑光了，自己也跑吧。宋老生见大势已去，掉转马头向城门跑去，





只要进了城,他就有机会卷土重来。但是,晚了,城门早已关闭,而且门口挤满了李渊的军队,于是宋老生下马跳入城墙下的壕沟,想攀援城墙入城。城上守军看见自己的首长来到城下,立即甩下一根绳索,宋老生抓住绳子就上了城墙。当他还在城墙上"步步高"时,就被急追而至的刘弘基杀死。

宋老生被杀后,李渊下令立即攻城。当时没有攻城的器械,但将士们士气高涨,赤膊登城,"遂克之"。

霍邑之战是李渊宣布起兵后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攻坚战,其战略意义非同寻常。因为正值起兵之初,军队初建,军心还不稳固,所以这一战对提升士气、树立信心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事实证明,霍邑之战使李渊威名远扬,关中许多山寨土匪及郡县在此战后都颇识时务地加入到李渊军事集团,使李家军的规模迅速发展壮大。

这一仗的首功应该记在李世民的账下,如果不是他的拼命坚持,义军就会无功而返了。李世民坚韧、勇敢、冷静的个性在此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和在西河郡一样,进入霍邑城以后,李渊也做了两件主要工作,一是挑选霍邑强壮的男丁从军;二是继续"撒胡椒面",大封"白条官"。对于不愿意参军,想要回乡的士兵,李渊不采取强制措施,而是授予品级不同的散官,让他们高高兴兴回家去。有人劝李渊说他授官太多太滥,李渊回答说:隋杨就是因为吝惜勋位赏赐才失去人心的,我怎么能效仿他们呢?对自己这种无偿批发官帽的行为,李渊以九个字道出了问题的本质:"收众以官,不胜于兵乎!"

确实,用官职来收拢众人,比用兵征伐要强百倍千倍。这"上兵伐官"和"上兵伐谋"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想想杨广在平定杨玄感叛乱和雁门之围后,对劳苦功高的将士那种抠门小气的封赏,不得不让人感慨:都是表兄弟,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在那个乱世,李渊的思想似乎超前于时代很多年,他的军政思想十分成熟:爱兵如子、优待俘虏、不搞株连、军纪严明、法德并施……在对霍邑之战论功行赏时,有人提出,那些以奴隶身份入伍的士兵不能和拥有良人身份的士兵同样论功,应该有所区别。李渊的回答即使在今天听来仍掷地有声:"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这种不问贵贱、不论身份、只看实绩的求实务实作风,直到现在,依然为全社会所推崇。

二十九、河东战役

攻破霍邑后,李渊一路势如破竹,在其后的十天内连续夺取了临汾郡和绛郡。八月十五,李渊率军抵达黄河东岸最前沿——龙门(今山西河津)。这时候,刘文静、康鞘利带领着五百名突厥兵和两千匹马赶到了。

突厥的人马如约而来,透露出一个重要信号:他们不会打太原的主意。后方基地高枕无忧,让李渊和将士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李渊很高兴突厥兵这么晚才来,因为仗

都打完了他们才来，当然什么战利品都不用付给他们。他高兴地对刘文静说：我快要西渡黄河的时候，突厥人才到达，而且是兵少马多，“皆君将命之功也”！

领导说得多真心实意啊！可是，这句话说完才过去两年，公元619年九月，这位领导同志就以谋反罪把刘文静给杀了。此时的形势对李渊极为有利，太原以南地区大部分已入囊中，只剩下最南端的河东城没有拿下。

河东城乃山西地区军事重镇，是连接东西两京洛阳和长安的咽喉要道，从地图上看，这三座城市差不多处在一条直线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隋朝对河东城进行了大规模经营，城墙高厚，粮多兵强，守城主将屈突通骁勇善战，李渊要想打下河东，绝不可能轻而易举。

摆在李渊面前的河东城有点可望而不可即。这时，一个叫薛大鼎的汾阳人给李渊提了一条建议，他请李渊不要以硬碰硬去进攻河东，而是从龙门直接渡过黄河，占据永丰仓，然后向各地传布檄文，关中地区便坐等可取了。

薛大鼎的这条建议是切实可行的，李渊也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但当时军队中众多将领求战心切，请求攻取河东后再渡河西进。李渊考虑到众将的情绪，还是挥师南下，攻打河东。后来在河东城久攻不下后，基本还是采用了薛大鼎的思路，甩开河东城，占领河西地区，兵锋直指长安。

李渊当时在西北一带的口碑很好，威望较高，而且兵精将广，属于实力派，这些有形、无形资产对李渊快速攻下长安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关内大小不一的盗匪集团跟山上的鸡爪菜似的，遍地都是。其中有个叫孙华的山寨王势力最大。李渊行至汾阴（今山西万荣）时，派人带着一封信前去招抚孙华。

孙华当时活跃在冯翊郡（今陕西大荔）一带，和李渊所在的汾阴中间还隔着一道黄河。但李渊的魅力还真是大，这个土匪头子接到信件后不到一个星期，就不远百里渡过黄河来面见李渊。见到孙华后，李渊充分表现出了他社交万金油的一面，一把拉住这位二十岁小兄弟的手，和他亲切地促膝交谈，详细询问了他的山寨生活情况，然后封他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冯翊太守。不仅给孙华封官，李渊还爽快地下放权力给孙华，让他对有功的部下，依次授予官职，这些官职的待遇由李渊买单。

李渊是精明透顶，他的统战工作做得太到位了。在起兵前夕，灵寿县的郗士陵带着自己的几千人队伍归降了李渊，李渊立即封他为镇东将军、燕郡公。入伙区区几千人就得了个将军头衔，性价比很高。当然，这是李渊有意为之的“买砖引玉”，也许孙华就是受到这个“广而告之”的影响。在评价孙华归顺的意义时，李渊高兴地说：“卿今率先归我，群雄当相继而至。”果然不久后，韩城（今陕西韩城）守兵也不战而降，直接投入到李渊的怀抱。此后主动投诚者一直络绎不绝。

孙华归降后，李渊对攻击河东城作出了整体部署。他首先派遣刘弘基等人率领步骑兵六千人跟随孙华从梁山渡过黄河，在河西扎营，等待大军的到来。李渊的这着棋





走得很活，他的用意是，如果屈突通率军过河进攻西路军，那他就指挥军队进攻河东，河东肯定唾手可得。如果屈突通固守城池不出，那西路军就伺机拆毁河上的蒲津桥，阻断屈突通西进之路，将他困死在黄河东岸，慢慢围而歼之。

刘弘基等人到达黄河西岸以后，屈突通感觉有点慌，因为如果西岸敌人大规模沿河南下，将有可能对自己形成钳击之势，所以必须要消灭掉西岸李渊的先遣军。于是，屈突通派部将桑显和率领数千名精锐骁果趁着黑夜偷偷袭击了刘弘基等人的大营。

这次长途奔袭的几千名隋军都是精挑细选的骁果。骁果是杨广为攻打高丽特别招募组建的王牌军，作风彪悍，战斗力很强。而唐西路军也就几千人，况且还是被突然攻击仓促应战，所以根本不是隋军的对手，如果不出意外，这些过河卒子将率先被吃掉。

但自古战场如赌场，输赢只在转瞬间。在这紧要关头，靠"买砖"引来的孙华起作用了，他率领着一部分骑兵从桑显和的身后冲杀而出。隋军正杀得起劲呢，没想到屁股后面着火了，吓得赶紧往河东跑。桑显和在逃回的路上，也不知道是害怕追兵赶上自己还是担心李渊军将来夹击河东城，竟抢了李渊的业务，自己包工将连接黄河东西两岸的蒲津桥给拆毁了。

在桑显和大败后的第二天，冯翊郡太守萧造主动向李渊献城投降。冯翊郡的倒戈，使河东城位于黄河西岸的防线彻底崩溃。因为冯翊郡和河东城隔河相对，是河东的重要屏障，再加上与冯翊位于一条纵线上的合阳、韩城的归顺，河东城已经成了一座孤城，失败的命运已不可避免，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在搞定了外围的一切"钉子户"后，九月初十，李渊统帅各军将河东郡层层包围。屈突通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将，不慌不忙地闭城拒守，对付李渊的办法只有一个字：拖。他要把李渊拖在河东城下，目的是让西京长安有更多的时间部署城防。

在包围了这座坚城后，李渊的手下又推举李渊"领太尉，增置官署"。李渊接受了下属的建议，自称太尉，这比刚开始时的大将军又升了几级。没办法，皇帝表弟总不提拔，表哥只能举贤不避"亲"，亲自给自己提拔一下了。

虽然河东城还没有拿下，但李渊军事集团的形势一片大好，各地投诚归顺者纷至沓来，"三辅豪杰至者日以千数"，部队由初始的三万人迅速扩增至十几万人。"三辅"是指现在的陕西中部地区，和山西隔着一条黄河呢，但这些人仍跋山涉水来投靠李渊，可见李渊当时的知名度之高，造反事业之得人心。要想尽快实现改朝换代，必须尽快攻下西京长安。然而对于什么时间攻打，李渊军事集团内部又产生了分歧。与上次霍邑之争一样，裴寂和李世民各执一词。

裴寂认为，河东城是长安依恃的唯一后援，攻下河东就等于斩掉了长安的后背。他说：如果不顾拥有大批军队的屈突通去攻打长安风险很大，因为一旦攻击遇阻，屯兵于长安城下，就很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状态，前进有西京阻击，后退会遭到河东

军的堵截。不如先攻下河东，然后再毫无顾虑地挥师西上，轻取长安。

李世民则认为裴寂的想法太过保守。他主张兵贵神速，应该乘着屡战屡胜的军威，大张旗鼓地直捣长安，不给长安留下组织有效防御的时间；而滞留耽误在河东坚城之下，只会给长安以喘息的机会。他认为屈突通势单力孤，"不足为虑"。

李世民还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招怀也。"意思是说，要趁着西进，尽早将关中那些蜂拥而起但还在观望的将领招抚至麾下。

不到十八岁的李世民竟然有如此韬略，其对全局战略、对人之心理的把握，确实无人可比。当时关中形势正如李世民所言，隋政府已名存实亡，很多地方势力处于"风摆杨柳"状态，如果此时有一股强大势力集团乘势而起，这些地方武装必将随而附之。事实证明，李世民的这一估计十分正确，李渊在进军长安途中，很多郡县和地方武装都不战而主动归降。这使李渊攻打长安的行动成了一次一本万利的投资，不但兵员和实力没有受损，反而增强提高了很多。正在洛阳城下血战的李密要是知道关中是这么一摊清水，恐怕肠子都悔青了。

裴寂和李世民似乎是一对反义词，两人总是意见相左。上次在霍邑，李世民说打，他说撤；这次在河东，李世民说撤，他又主张打。不过这次李渊没有盲从裴寂，他觉得拿下长安很重要。于是他留下一部分军队继续包围河东城，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转头杀向长安。

李渊的好运开始了。他的军队还没有渡过黄河的时候，主动向他示好的关中郡县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冯翊、蒲津、中潬三座城市先后无条件加入李渊的反隋大军，"京兆各县也大多派遣使者请求归降"。连拱卫首都的郡县都忙着自寻出路，可见当时的隋朝已完全是一个空心稻草人了。

在黄河西岸的投诚大军中，华阴县（今陕西华阴）县令李孝常的表现很积极，他不但主动派遣自己的妹夫窦轨东渡黄河向李渊表示诚意，还给李渊送钱送物，说欢迎河西诸军到华阴作客旅游。

华阴县可是个大肉包子，境内的永丰仓是隋朝北方的著名粮仓，仓内有成百上千万石粮食，担当着东粮西运、保障京师长安粮食供给的重任。永丰仓的反叛对隋朝是个致命打击，对李渊则是一个制胜法宝，其重大意义难以估量。首先会使长安失去了粮食供应来源，并且让李渊从此不必再担心后勤保障，其次华阴的战略地理位置也非同寻常，它直接扼住了对岸河东城屈突通的西进之路。基本上可以说，随着永丰仓的丢失，长安城的城墙已经被拆掉了一半。

九月十六，李渊军团在大荔附近全部渡过黄河，踏上了黄河西岸的土地。这时候，李渊坐镇陕西朝邑，将军队分成两路，一路由李建成率领南下华阴，屯驻在永丰仓，防卫潼关并监视屈突通的动静，防止东岸隋军西渡黄河抄了自己的后门；另外一路由李世民统领，沿大荔向西平推，迂回打向长安。



李世民的这次迂回军事行动就像一个圆规,围着长安这个圆心划了大半个圆。他从大荔出发,经高陵、泾阳、武功、周至、鄠县(今陕西户县),最后抵达长安城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现在的陕西地图,将李世民经过的这几个点连接起来,就会发现,已经接近一个整圆了。李家二公子的这次为期半个月的"画圆行动"将长安周边的隋朝势力全部清除,这时候的长安已被切断了一切外援,和河东城一样,已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孤城了。

再回头看看河东城的屈突通。他听说李渊已经西行入关后,心里四味杂陈,辛酸苦咸,就是没有甜。这时候的他,脑门有点发凉。李渊的十几万人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渡过了黄河,而自己却没出一兵一卒阻拦。深谙杨广暴烈作风的他知道,这要是让杨广知道了,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为了能尽快扭转战局,屈突通任命部将尧君素代理河东通守之职,负责河东一线防务,自己亲率几万大军赶赴长安,增援代王。可以想见,如果这几万精锐骁果顺利进入长安城,那对攻打长安的李渊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但是这条路屈突通没有走通,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强劲对手——刘文静。

形势逼迫屈突通不得不主动出击。由于蒲津桥已被桑显和拆毁,屈突通只得率兵南下,从风陵渡过黄河,准备取道潼关直达长安。

潼关是东汉末年曹操为预防关西兵作乱而特意修建的一道易守难攻的险关,以"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著称于世。当时守卫潼关的隋将名叫刘纲,他屯军在潼关南城。屈突通率兵快速向潼关的刘纲靠拢,想和他合兵一处。可是,他虽然快,还有比他更快的。一直随李建成驻扎在华阴的刘文静提前率兵袭杀了刘纲,占据了潼关南城。当屈突通火烧火燎地赶到潼关时,却发现刘文静在那里,静静地挡住了他的前进道路。从此,他不得不待在北城,和刘文静大眼瞪小眼地对峙着。

刘文静有的是时间,他吃饱了饭也没别的事儿干,让屈突通天天"一二一"原地踏步就是他的胜利。可屈突通耗不起呀,他必须尽快搬走这个路障。相持了一个月以后,屈突通再也受不了了,他又使出了一张袭字牌,派桑显和夜袭刘文静军营。

夜袭的故事太老套了,都是一个"三部曲"套路:先是偷偷摸摸,悄无声息;再是探头探脑,东张西望;最后是高声呐喊,一哄而上。没想到桑显和夜袭还真把刘文静打了个措手不及。隋军杀死杀伤好几千个南城义军,连刘文静本人也中箭受伤。刘文静控制的南城共有三个营栅,隋军攻破了其中两个,只剩下刘文静所在的主栅暂时没有攻下。虽然还在拼死力撑,但刘军士气大减,已露败相,城破人亡似在顷刻之间。可是鬼使神差的是,就在这危如累卵,比关键还关键的时刻,桑显和却以军士疲惫为由,下令停止进攻,就地开饭,打算等填饱肚子后再去让李渊的义军填坑。

桑显和显然失算了。他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吃了不该吃的饭,得到了一个本来不该有的结局。

在隋军狼吞虎咽地吃饭时,义军的数百名侦察骑兵正路过此地,他们冷不丁从隋

军背后现身杀出。隋军只顾边吃边盯着刘文静的大营，没曾想后面还有情况，众人顾不得吃饭了，急得胡乱奔逃，毕竟保住吃饭的家伙比吃饭重要得多。对面的刘文静一看来了援军，立即命令三栅之兵呐喊而出，对隋军进行前后夹击。

战斗结果一点也不意外，隋军不但自己没有吃到饭，反被李渊军包了饺子。这顿"最后的晚餐"，埋单的费用也太昂贵了点——成千上万隋军的生命。"仅以身免"的桑显和，这个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隋将从此心灰意冷，认命了。不久，屈突通派他负责守城，他一转身就把城池奉送给了李渊。

三十、平阳公主——"娘子军"的创始人

当李世民率领着几万人马沿渭河向长安进攻时，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非常之快。这主要得益于两个原因，一是隋朝天祚已尽，所过郡县很多都不做丝毫抵抗，望风归降。还有一条重要原因是，当时西进途中，不少郡县已经在李家的掌控之中。别以为李渊的军队没有涉足的地方就没有李家的势力范围，当时在鄠县一带，李渊的三女儿，也就是柴绍的老婆，已经组建了一支七万多人的庞大军团。

李渊一共生了十九个女儿，这个三姑娘是李渊和窦氏所生的唯一嫡女，是李世民的妹妹。和很多历史上的名女人一样，任何史籍上都找不到她的名字。李渊称帝后，封她为平阳公主。在没有封号之前，还是叫她李三娘吧。

李三娘最初一直和老公柴绍住在大城市长安。当李渊起兵前密召柴绍到太原听用时，柴绍满脸忧愁地对她说："尊公举兵，今偕行则不可，留此则及祸，奈何？"

柴绍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有人说柴绍此问是故意逼老婆说让自己先走，是一种把危险送给别人，把安全留给自己的阴暗龌龊行为。我以为此话欠妥，没有充分考虑到当时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柴绍和李三娘属于皇亲国戚，而李渊又是拥兵数郡的军方大员，如果两人突然同时不见了，那隋朝廷一定会怀疑到李渊的头上。所以，必须要留下一人在家"装饰门面"。

老婆和老公都知道，留下来的那个人危险是很大的。但在这个时刻，李三娘并没有拖爸爸和老公的后腿，她反而安慰自己的老公，要他快走，不要担心自己："君宜速行，我一妇人，易以潜匿，当自为计。"

遇到这样一个深明事理和有主见的妻子，丈夫想不做出一番大事业都难。柴绍放心地走了，他这一去，为李家起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在去晋阳的路上遇到了自河东出发的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二人。李建成因推测父亲李渊可能已经起兵，担心自己路上遭到郡县的抓捕，他向柴绍建议"今欲且投小贼，权以自济"，意思是先投靠一个势力不大的土匪山大王，暂时自保性命，免得被官府抓住处死。柴绍果断地否定了他这一很可能玩火自焚的想法。他主张应该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晋阳和李渊会合。同时





他还警告李建成,"若投小贼,知君唐公之子,执以为功,徒然死耳"。

柴绍是十分明智的。当年项羽自刎后,上百人蜂拥上前争抢他的遗体,直至把他的身体撕成碎片。项羽的一个头颅和双手双腿,一共使五名汉军将士因功封侯。

于是李建成打消了这一冒险想法,加速赶到了晋阳。事后,李建成、李元吉想起此事都有点后怕,他们一致称柴绍的这个主意很正确。

李三娘在老公走后,并没有在家等死,而是偷偷跑回在鄠县的老家,变卖掉所有的家产,然后招募组织起了一队人马和官府对抗,成了一个女土匪头子。也怪了,李渊和窦美眉生的四男一女,个个都是精品,男的是英雄好汉,女的是巾帼英雄,可以组成一个"英雄儿女营"了。这个三女儿虽是女流之辈,但办起事来却不让须眉。不久,她就风风火火闯关中,搞了一次"大串联",办了一件大事情。

当时关中一带造反成风,往山上草丛树林里随便扔块石头,就有可能砸中一个山大王。在李渊起兵前后,长安附近落草的山大王比比皆。

李渊的堂弟李神通从长安逃亡到鄠县山中,与长安大侠史万宝等聚众造反;李渊的另一个女婿段纶在蓝田聚集了一万多人;李密的叔父李仲文也带着几千人做起了山寨大王;还有向善志、丘师利等,也都各自拉起了队伍。

在造反的这群人当中,一个叫何潘仁领导的山寨实力最强,"有众数万"。这个何潘仁很特别,他本来是个从西域来隋朝做生意的商人。不知道是曾经被强盗抢过,还是觉得造反比做贸易利润更高,他放弃商场,进入了盗场。这个西域造反者有点与众不同,还是个尊重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竟然劫持了一直在鄠县隐居的隋朝前尚书右丞李纲,封其为长史,搞不清楚情况的人还以为这个山寨有政府合资背景呢。

这个李纲是一个很正直、很有学问的人,和宋朝的那个宰相李纲一样,都不是一般人物,他曾辅佐过两个朝代的三位太子,隋文帝杨坚的太子杨勇、唐高祖李渊的太子李建成、唐太宗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很不幸的是,他辅佐的太子不是被杀就是被废,都是以悲剧收场,辅谁谁倒。不敢说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但绝对是极其罕见的。当然,这和李纲本人的品德、才学无关。

李三娘见何潘仁人多势众,便生出了将其收为李家所用的念头,她派遣自己的家奴马三宝去游说何潘仁和她的叔叔李神通合作攻打鄠县。

马三宝还真是个宝,他虽然是个家奴,但强主手下无弱奴,口才几乎好到能把死人说活的地步。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李三娘的威信以及她身后的大树李渊的影响,何潘仁答应了李三娘的建议,和李神通一起合作,攻下了鄠县县城。

李神通和李三娘是一家人,一笔写不出俩李字,在鄠县造反界,此李就是彼李。但还有个李仲文却不同,他是李密的叔父,李三娘想把他拉过来,让此李也变成彼李。她又派马三宝带着她的名片去劝说李仲文加入自己的造反阵营。

李密此时在中原正如火如荼、大红大紫。但李密再狠,离这里有几千里远呢,县官

不如现管，谁都能看出，关中迟早是李渊家的天下。李仲文思虑再三，还是把自己的队伍变成了李三娘造反集团下属的子公司。想想要是进入关中的是他的侄子李密，那他和李三娘的角色应该正好倒过来。这个李仲文的命运比他的侄子好不了多少，几年后，他在并州总管的位置上，被李渊以“勾结突厥欲谋反”处死。后世基本一边倒地认为，这是李渊像栽赃王威、高君雅那样，故意栽赃陷害李仲文。其实这个问题的根子还在他的侄子身上，李渊杀死了李密，当然不放心李密没死的叔叔。

有那么牛气冲天侄子的李仲文都心甘情愿被李三娘控股，向善志、丘师利等一些人微言轻的小股武装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顺着风向，纷纷加入李三娘的队伍。

李三娘的造反队伍离长安不远，成了隋朝的眼中钉，朝廷不断派兵前去镇压，西京的卫文升、阴世师、骨仪等都和李三娘交过手，但无一例外都成为她的手下败将。后来，朝廷四面楚歌，自顾不暇，也就放弃围剿，听之任之。趁着这个空当，李三娘“得寸进尺”，带着她的造反公司不断向隋朝“要效益”，相继攻下了今天的户县、周至、武功、始平等地，总兵力达到七万人，成了一支招之即来，来则能战，战则能胜的精锐之师，威名远扬。当李渊西渡黄河时，李三娘立即派人告诉老爸自己的集团军盛况。李渊极为惊喜，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女儿竟然搞出了这么一支如霸王龙般庞大凶猛的队伍。他渡过黄河以后，马上派遣女婿柴绍亲赴华阴，迎接、慰问这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花木兰”女儿。

和李家大部队会师以后，李三娘并没有依附老公，而是“与绍各置幕府”——自己仍旧统领着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因为长官是个与众不同的女性，而“营中号曰‘娘子军’”，这便是“娘子军”一词的真正来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娘子军”有别于后来的太平天国的女营、义和团的“红灯照”以及大家熟知的海南琼崖的“红色娘子军”。后者均是清一色的美眉营，而李三娘的“娘子军”成员全是虎背熊腰的纯爷们，只有军头是“娘子”。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李三娘的辉煌只表现在她和李家大军本部汇合以前，自“与太宗军会于渭北”后，李三娘便半引退于所有的史籍之中，即使在激烈的长安包围战中，也没有具体记载她和她所领导的“娘子军”的战绩战况。这的确有点违背常理，一个统率好几万人的集团军司令，在唐初遍地都是割据政权的环境中，她和她的军队进行过哪些军事行动？取得过多少业绩功劳？这一切历史上都是空白，有来龙，没有去脉，所以，后人总是有着多种猜测和怀疑。野史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三娘的哥哥李世民眼红妹妹手中的数万精兵，他依靠舅老爷长孙无忌、刘文静等人逐渐架空了李三娘在军队中的实际控制权，最终迫使妹妹交出兵权。

这种说法在正史中找不到印证，但考虑到修史环境，综合李世民后来杀兄屠弟、逼父退位的行为，要点花招抢骗妹妹手里的兵权，那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有时候，野史也代表着一种纯天然的味道，它像民间的许多治疗偏方一样，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留个心眼儿,批判吸收吧。

后来,李世民打败大汉奸刘武周后,已是平阳公主的李三娘率兵镇守原属刘军占领的长城军事要塞苇泽关,因为这个原因,后人将此关称为"娘子关"。现在的娘子关地处山西、河北两省的交界处,山西人已习惯将娘子关作为省内外的地理标志,很多人都说,出了娘子关就出了山西。

李渊这个三女儿为李家早日拿下长安这个超豪华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李渊起兵之初,她的队伍牵制了长安隋军的部分主力,给黄河东岸的李渊减轻了压力,同时她攻占的大批县城为李家军提前合围西京创造了很大的便利条件。为表彰她的功绩,老爸封她为平阳公主。平阳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在汉代即称平阳。隋文帝杨坚因"平阳"与"平杨"谐音,认为这个名字不吉利,于是将其改为临汾。李渊主政后又恢复"平阳"之名,反隋意图十分明显。"平阳公主"这一封号,表明李渊充分肯定了她在平定杨隋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公元623年,平阳公主病死。高祖李渊很伤心,在举行葬礼时,他要求为其使用"鼓吹、大辂、麾幢、班剑"等高规格下葬礼仪。朝廷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员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以礼,妇人无鼓吹"。所谓鼓吹是指用鼓、萧、笳等乐器在一起合奏,李渊希望通过吹吹打打将葬礼办得隆重。礼仪官的回奏让他很恼火,他怒气冲冲地反驳道:"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所匹也。何得无鼓吹!"

"非常妇人之所匹也!"这是一个帝王、一个父亲对他的臣下和女儿最中肯贴切的评价,也是对平阳公主一生最好的总结!她的一生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绝不是那些平常妇女所能比拟的。

死后,她的谥号为"昭",按照谥法解释,"明德有功曰昭"。

三十一、夺取长安

李渊军团节节胜利,各路大军相继抵达长安城下,对长安实施合围。刘弘基、殷开山屯兵于长安西北,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驻扎在长安正西,自此,李世民率领着首批十三万军容严整的士兵从西北两个方向切断了长安的一切对外联络。

其实,这时候的长安也没地方可联络了,洛阳正被李密搞得头昏脑涨;江都的杨广隔得太远,想来也来不了,更何况杨广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唯一的希望就是河东城的屈突通,可是,屈突通被刘文静阻击在潼关寸步难行。在这种形势下,只要头还顶在脖子上的人心里都知道,长安已是一座死城。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李渊要对长安下手了。他见屈突通已被牢牢困在潼关以东,便命令李建成选调原本守卫永丰仓的精兵急行西进,加入长安争夺战,而他自己也引军疾驰长安。在前往长安的途中,李渊做了不少好人好事。每经过杨广的行宫,他

都大开殿门，放出里面所有的宫女，让她们回家和亲人团聚。只是不知道，那些被放还的宫女是否还能找到回家的路？是否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在那个战争频发、人贱如猪的乱世，逃难和死亡是人生最常见的两个主题。也许当她们在深宫中度日如年的时候，她们的亲人已经深埋地底无日可度了。

十月初四，李渊到达长安，此时，各路军队全部集合完毕，共二十余万人。

城外，刀剑凛凛；城内，一派慌乱。

当时长安城内辅佐代王杨侑的三大老资格分别是刑部尚书兼京兆内史卫文升、左翊卫将军阴世师和京兆郡丞骨仪。卫文升在长安的职位相当于市长，本来是应该负总责的。可是，当年已垂垂老的他听说李渊军队向长安进发时，“忧惧成疾，不再参预政事”。于是，守城的重任就落在了阴世师和骨仪身上。

阴世师和骨仪没有选择，只有拼死守城。这并不是说他们很忠于朝廷，而是他们和城外的李渊有不共戴天之仇，俩人在李渊造反后带人挖了李家的祖坟，烧了李家的宗庙。特别是阴世师，不光是挖坟焚庙的问题，他还欠李渊一条人命，李渊的儿子李智云就是他杀死的。他们比谁都清楚，要是落在李渊的手上，绝没有活的道理。

李渊的二十万大军于十月十四开始对长安实施全面包围，从这一天起，长安城里的一只老鼠也别想跑出来。实施了严密的封锁后，李渊并没有急于攻城，而是天天在城下进行忽悠，“每遣使至城下，申以尊隋夹辅之意”。就是经常派使者到城下对代王表忠心，希望代王打开城门，让自己进去。当时代王已经十三岁，虽然还是个孩子，但是非利害还是能分辨的，他已经懂得，别人“提拔”的皇帝不是真皇帝。

其实李渊一定知道他的拐是卖不掉的，但他仍坚持这样做，无非是一种先礼后兵的政治手段，借以向世人说明：我是被逼的，我是想和平解放的，是他们不给我机会。这样做的好处多多，既可以获得不愿意发生战争的广大群众的支持拥护，还可以蓄养将士高涨的攻城士气。

果然，李渊手下的将士纷纷请战，“各请率骁锐登城”。李渊不但不批准手下将军的动武报告，还苦口婆心地给他们做工作，劝他们少安勿躁。然而，所有的伪装都只是暂时的。经过十三天的忽悠与反忽悠，见火候已到，十月二十七，总指挥李渊向全军发出了攻城的命令。

据考古资料显示，当时的长安城东西宽 9721 米，南北长 8651.7 米，周长 36.7 公里。虽然隋朝长安城还没有经过后代的扩建，但面积比唐代长安城小不了多少。这么大的范围，仅靠城内的那几万兵力是不可能防得住李渊的几十万大军的，所以，阴世师和骨仪主动放弃了外城，集中兵力打算死守皇宫所在的内城。

这次的都城攻坚战，李建成和李世民担任着副总指挥的角色。老大负责攻打东南两个方向，老二承包西北两个方向。攻防战打得天昏地暗，异常激烈。隋军凭借城池坚固，拼死抵抗，给李渊的义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早先归顺李渊的孙华在攻城时中箭





身亡。双方你争我夺地打了十几天，直到十一月初九，李建成手下的一个名叫雷永吉的军头率先登上长安城头，至此，长安终于被攻克。那个本来默默无闻的雷永吉，凭借着“首登”而将自己的名字永远刻进了史籍，成为被帝王将相垄断的中国《二十四史》中为数不多的有名有姓的下层士卒之一。

李渊的大军攻入长安后，代王所在的东宫已经空空如也，在小杨侑身边不离不弃的只有侍读姚思廉，其他所有人都自顾自逃命去了。此时，李渊的士兵冲进宫殿后，侍立在代王身边的姚思廉立即厉声斥责道：“唐王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宜无礼于王！”

当那些立功心切的唐军得知眼前这个小不点就是代王时，个个愕然而立，乖乖地在殿外台阶上立正敬礼。因为早在攻城令发布之前，李渊就告诫士兵“毋得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违者夷三族”！

其中的军头马上将这一消息报告到李渊那里。李渊听说后，立即亲自前来迎接代王，面对着这个比自己小四十岁的孙子辈亲戚，他标标准准地行了一个君臣大礼。对自己手中的玩偶毕恭毕敬，还煞有介事地口呼“皇上”，李渊的城府和演技，神鬼莫测啊！

此时的李渊，快乐并清醒着，他没有忘乎所以。进入长安后，他采取了一系列安民措施：“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严禁士兵扰民害民。这一点，李渊做得一点也不比八百年前的刘邦差。像刘邦“还军灞上”一样，他也没有住在皇宫内城，而是将指挥部设在城外的长乐宫，并且“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政”。

不该杀的一个不许杀，该杀的一个也不留。安定好了城内局势之后，李渊要开始清理了。对阴世师和骨仪等十几个挖坟烧庙、打杀义军的积极分子毫不客气地全部斩首，其他人“余无所问”，一个不杀，以前干吗现在还干吗。

在长安城内，除了阴世师和骨仪等人，还有一个李渊恨之入骨的人：李靖。因为在李渊筹划起兵的过程中，就是李靖凭一己之力，创造性地将三十六计中的金蝉脱壳、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糅合在一起，从李渊的鼻子底下偷跑了出来，目的是给隋政府通风报信。

当时李靖的官方身份是马邑郡丞，属于李渊的部下，在李渊还没有宣布起兵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出了李渊必反的野心，便想亲赴江都向隋炀帝杨广告发李渊。。为了能顺利躲开盘查，他煞费苦心地伪装成囚犯，不惜自虐地把自己装进囚车，一路颠簸，风餐露宿地跑出了太原留守控制的地盘，来到长安。当他准备继续南下江都时，却发现长安通往江都的道路早就被沿途数不清的造反队伍堵塞了。没办法，他只能留居在长安。结果，长安被破后，他从李渊的部下变成了李渊的俘虏。看到这个一心跟自己唱反调的人，李渊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毫不客气地在李靖的名字上划了一个叉，命令立即将其推出斩首。

李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理直气壮地质问李渊：“公兴义兵，欲平暴乱，乃以私怨杀

壮士乎?"这个情景和韩信早年因犯错被斩前的情节高度雷同。

当时和韩信同案的十三个人都已遭处斩,轮到韩信的时候,韩信朝监斩官夏侯婴吼了一嗓子:"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斩壮士!"就是这样自信豪气的冲天一吼,让夏侯婴觉得他与众不同,下令将其释放,并将他推荐给了萧何。这两个名将在鬼门关前成功自救的经历告诉我们:生的机会是可以争取的。

李靖在李渊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不但没有像单雄信那样吓得磕头求饶,反而思维清晰地给李渊扣了一顶"公报私仇"的小瓜皮帽,这脑筋急转弯比汽车方向盘还灵活。

很多时候,站着比跪着更让对手尊敬。所谓惺惺相惜,李靖的凛然不屈让李渊对他平添了一分好感。这个时候,惜才如命的李世民上前替他求情,希望父亲饶恕李靖。于是李渊顺水推舟,将其释放。

李渊确实具有一代明君的风范,他宽大的度量为李氏争守天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靖后来以他的赫赫战功成为雄唐三百年中最杰出的将领之一,为李家的开疆拓土作出了他人难以比拟的卓越贡献。可见,对一个领导者来说,"有容乃大"是大有必要、大有好处的。

入城一周后,十一月十五,李渊将代王杨侑扶立为帝,改元义宁,遥尊杨广为太上皇。从此,这个小学六年级的半大小子成了李渊手里的木偶。两天后,李渊将办公室从长乐宫搬入长安内城。以武德殿作为丞相府,每天在虔化门处理政事。虔化门和小皇帝所住的大兴殿斜对门,李渊把办公地点安排在这里,用意不言自明,就是要监视杨侑的一举一动。

身为傀儡,杨侑只能任人宰割了。十一月十九,他颁布了一道相当于自宫权力的诏令,规定从此以后,"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时奏闻"。

这道权力彻底下放的诏书一发,皇帝也就相当于穿着比基尼漂在游泳池里了,仅比裸泳多块遮羞布而已。这时的皇帝已处于准失业状态,他一年三百六十天只需要做一件事——祭祀天地。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人还活着而皇权却没了。杨侑就是这样一个痛苦的倒霉孩子,他已经被李渊剥夺了政治权利终身,他所拥有的权利只有一项:在李渊面前,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

杨侑皇宫那边凉快得要死,丞相李渊的相府里却热火朝天。李丞相开始了第一轮的论功行赏。他任命裴寂为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此时,何潘仁正好派李纲到长安汇报工作,李渊便将李纲留下,任命他为丞相府司录,专管选用官员之事。这份在总统办公室管理干部的工作比在小县城里当秘书强多了。李纲后来教辅的太子李建成此时被封为唐世子,李世民被封为秦国公兼京兆尹(长安市市长),李元吉为齐国公。

稳据长安的李渊已圆满完成了阶段性工作,在和李密、窦建德等军事大佬进行的



竞赛中,他凭借着机智果断、敢为人先的精神抓住时机,率先登上隋朝都城的最高一级台阶,抢占了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制高点。从此,他居高临下,麾军奔腾,开始了一览众山小的国内统一战争。

三十二、迁都

时间到了公元618年。这一年是大事、喜事、丧事很多的一年。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年也可以算得上是个重要年份,因为强大的唐朝就是在这一年正式建立的。

综合这一年的特征,还可以将这一年命名为"隋唐乱纪年"。因为在公元618年里,竟然出现了正史承认的四个皇帝年号:隋大业十四年、隋义宁二年、唐武德元年、越王皇泰元年。

怎一个乱字了得!

不光是纪年乱,东都洛阳在这一年的正月就被城外的李密逼得乱成了一锅粥。其实用粥来形容还不是太贴切,因为那时候,洛阳城内已经快到无米下锅的程度,熬粥已经是件相当奢侈的事情了。

吃饭是个大问题,如果肚子都填不饱,军士哪来的积极性守城呢?有没有一种既能不给人饭吃还能让人心甘情愿跑来帮政府守城的好方法呢?有。粮食有限,智慧无穷。洛阳当局想出了一个"以官帽换食品"计划:有愿意参军守城但不吃政府公粮的,一律授予二品散官。

这个诱惑太大了,虽说是散官,但是二品的级别太稀罕了,这个比李渊随手在白条上写的五品、六品实惠多了。此令一出,报名者云集而至。此后,洛阳城内出现了两多:城头上自带干粮的士兵多、朝廷里拿牙笏板(上朝大臣必拿的手板)的商人多。"于是商贾执象而朝者,不可胜数。"这很有趣,议事的朝堂站满了商贾,是讨论对付瓦岗军的战事呢,还是研究开放搞活经济呢?

东都很缺粮,南方江都因为政令不通、供应跟不上,粮食也同样吃得差不多了。杨广因躲避北方的乱象,于一年前的七月,不顾众多大臣的劝阻,以谁拦杀谁的铁腕,从洛阳坐着龙舟一路东漂来到江都,把洛阳那个烂摊子甩给了孙子杨侗。

在江都的日子里,杨广每天的日程安排都差不多,就像复印出来的。昨天是过去的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是还没开始的今天。总之,他每天翻来覆去干着同样几件事:吃喝玩乐,然后在宫女轻轻地拍打催眠下昏昏睡去。第二天眼一睁开,又是重复昨天的故事。

这时候的杨广,早已没有了登基之初的万丈雄心,他已经彻底沉沦。他知道天下已经成了马蜂窝,他知道很多人都想要他的天下,但他的思想已经麻木,他不愿意去面对这一切,不想去做任何有目的的挽救,在他的心里,只要有一块能供自己苟且偷安的

地方就够了。如果说前半生他身上还有点鹰隼的影子,那么此时的他,只能算一只只会在窝边溜达的家鸡了。

他曾经对萧皇后说:即使将来当不成皇帝了,“然朕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作为一个拥有大一统国家的皇帝,竟然自甘堕落到满足于当一个“长城公”,这种嘴脸和说出“此间乐,不思蜀”的亡国皇帝刘阿斗基本能并驾齐驱了。

他说的“长城公”是陈后主陈叔宝。杨坚灭掉南陈以后,并没有杀掉这个国家的末代皇帝陈叔宝,而是让他享受一个三品官的待遇,将他养了起来,直至其终老。在他死后,杨广觉得陈叔宝是个亡国昏君,在追封他为“长城公”的同时还给他封了个“炀”的谥号。“炀”是最坏的谥号之一,意思是“好内远礼、去礼远众、逆天虐民”。没想到李渊在杨广死后也给了他同样的谥号“炀”。两个“炀帝”在历史上的待遇迥然不同:冷门的陈炀帝人们基本不知道,热门的隋炀帝则是“名”闻遐迩。

此时,四十九岁的杨广天真地梦想着,将来那个抢了他天下的人能像他的爸爸对待陈叔宝那样,只要天下不要命,让他继续醉生梦死的人生。但是,像杨坚那样的天才明君能有几个呢?即使是同样英明、同样一统天下的赵匡胤,也还是偷偷杀死了不少被他吞并的小国的君王呢。当年,秦二世面对赵高的屠刀时,苦苦哀求饶命,价码从郡王降到万户侯再降到普通老百姓,也没能留住自己的那颗脑袋。身在江都的杨广已经糊涂到用“一塌糊涂”都不足以形容了,从历史事实来看,自春秋战国以后,一个亡国之君要想活命,概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杨广两个年幼的不谙世事的孙子最后都没能保住性命,何况他这个没有保质期的炸弹呢。

杨广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境越来越难,可控的范围越来越小。这时候的江都也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城市了。北方的山东、西边的江淮,聚众造反的队伍随时威胁着江都。江都虽大,已经放不下杨广的一张床了。

坐以待毙不是杨广的风格。他想跑得再远点,离开江都,将国都迁到长江南岸的丹阳郡(今江苏南京)。丹阳和江都虽然很近,但丹阳和北方有长江阻隔,军事地理位置优势明显,具备凭江据守、割据一方的天然条件。

主政末期的杨广犹如一条丧家之犬,一有风吹草动就夹着尾巴逃之夭夭。从长安到洛阳,再从洛阳到江都,每一次他都失魂落魄。这一次想从江都到丹阳最是被逼无奈。此时有首歌最能代表他的心情:“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度过春夏秋冬。”走也罢,留也罢,但是,度过春夏秋冬是没有可能了,在这个烟花三月的春光里,杨广就要和以后的日子说“拜拜”了。

杨广把打算迁都丹阳的想法作为命题作文下发,“命群臣廷议之”。他的这一想法立即遭到李才、李桐等一帮以国事为重的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同时指出“江东卑湿,土地险狭”,无法妥善安置军队和首脑机关,并请求杨广“车驾还长安”,驱逐各路盗匪,重振大隋。然而,一向本着凡是皇帝的话都是真理



的大奸臣虞世基等阿谀奉迎者却"皆以为善",惹得正直的李才和虞世基在朝堂上当场吵了起来,两人脸红脖子粗地"忿争而出"。

虞世基当时在江都属于"庙堂大佬"级人物,大将军李才有权有兵,他不敢怎么地,但李桐就被他给整惨了,他授意御史弹劾李桐"谤毁朝政"。这样一来,谁也不敢拿头往刀口上撞了,于是大家都对杨广说,迁都有理,反对有罪。有些人甚至上言:"江东之民望幸已久,陛下过江,抚而临之,此大禹之事也。"杨广于是"命治丹阳宫,将徙都之"。

无论从何角度讲,杨广这突发奇想的迁都计划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疯狂想法。一个国家的都城不是说迁就迁的,涉及的利害关系太多太复杂。最关键的问题是,杨广的北方军团不可能愿意永远南下的,他们的根在北方,他们的心在故乡。

三十三、江都兵变

当初随杨广南下的精锐骁果大多是关中人,他们长期在外,思念家乡,见皇帝没有西回长安的意思,不断有人策划潜逃回乡。

第一个将逃跑付诸行动的是郎将窦贤。但不幸的是,他带领着自己的部下西逃没多远就被杨广派来的骑兵追上杀死了。然而,屠刀再锋利,刑罚再严酷,还是挡不住官兵对故土的思念和对亲人的牵挂,仍然有人开小差逃跑。杨广很担心,再这样三三两两地跑下去,总有一天他要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为了遏制住西逃风潮,他派遣自己很信任的虎贲郎将司马德戡统领骁果营。可是,杨广只是可怜的一厢情愿,他信任司马德戡,司马德戡可不信任他。

司马德戡忧心忡忡地找到好朋友元礼、裴虔通大倒苦水,说现在骁果人人都有西逃之心,但他又不敢和皇帝明说,说了怕被杀头;不说,以后人跑光了,自己还是免不了一死。他还有一点最大的担心也是大家的担心。当时李渊已经占领了西京长安,而杨广制定的连坐法的规矩是,只要谁投靠了李渊,那么他在江都的所有亲属立刻就会被逮捕法办。华阴县令李孝常以永丰仓归顺李渊后,他在骁果营的两个弟弟立即被杨广囚禁,准备杀掉。

这种斩尽杀绝的连坐让官兵人心惶惶,大家的家属都在西北关中,谁都害怕哪一天突然因连坐被杨广给"做"了。

元、裴二人听司马德戡这么一说,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他们知道,皇帝虽然不会做事,却很会"做"人,忙问有没有什么破解危险的好办法。司马德戡说出了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大胆计划:"骁果若亡,不若与之俱去。"连皇帝的保安队长都不愿意再为皇帝提供安保服务了。元、裴二人当然同意。于是三人分头联络,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等人都答应一起行事。

这些人和司马德戡、元礼、裴虔通三人一样，想法很单纯，只想跑回自己的家乡，不愿意再遥遥无期地背井离乡。然而，因为一个人的出现，他们的计划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由逃避兵役变成了军事政变。

此人就是隋朝的将作少监（建设部副部长）宇文智及。在司马德戡等人联络的军官中，有两个人和宇文智及关系非同一般。一个是虎牙郎将赵行枢，他和宇文智及是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儿，另一个是勋侍杨士览，他是宇文智及的外甥。赵、杨两人把他们定于三月十六结伴逃往关中的计划告诉了宇文智及。

宇文智及得知这个消息后，觉得正是劝大家造反的好机会。他跑去给这些人做思想工作说：皇上虽然昏庸无道，可是威令还在，如果你们偷偷逃跑，最后的结果肯定和窦贤一样，被抓回来处死，不如趁机组织那些思乡心切的骁果乘势而起，推翻杨广，成就帝王之业。

没有人反对宇文智及的意见。面对着既能回家又能成为开国元勋的建议，谁不怦然心动呢？就这样，本来商量逃跑时间和路线的会议变成了密谋策划政变。

造反的计划有了，参与人员有了，但谁来指挥造反呢？赵行枢、薛世良提议由宇文智及的哥哥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首领。这里面考虑到两个因素：一是因为宇文化及的军衔最高，二是因为他身份特殊，具有一定的政治资本，早在杨广当太子的时候就担任杨广的警卫，深得杨广信任。如此特殊经历对那些摇摆不定者是最好的广告：连这样的资深杨迷都反了，你们还等什么呀？心动不如行动，快快加入我们的阵营吧！

大家协商定了才将结果告诉宇文化及说，我们决定推选你当最高领导造皇帝的反！宇文化及本来就性格怯懦，能力低下，而且他被杨广勒令"冷冻"在家将近十年，心理上十分惧怕杨广，差不多到了"杨广大叔一声吼，宇文化及抖三抖"的状态。一听说叫他带头去造反，他觉得头都不在脖子上了："闻之，变色流汗。"在众人的一再劝说安慰下，他才壮着胆子勉勉强强答应下来。

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都是宇文述的儿子，两人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小，宇文述还有个二儿子叫宇文士及。这宇文"三及"还真有点意思，三个人的智商像一个橄榄球，中间大两头小。老二最聪明，老小比较笨，老大宇文化及更是个名副其实"大奔（笨）"级的纨绔子弟。

宇文化及是个典型的无赖、无知、无用的"富二代"，他仗着老爸的权势，少年时代就在长安城内横行霸道。和现在许多"富二代"喜欢在人来人往的公路上飙车一样，宇文化及也喜欢追求极速刺激，他以马当车，经常在长安的繁华街道上策马狂奔，遇到来不及避让的人动辄殴打责骂，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做派。隋史中记录宇文化及的形象是"性凶险，不循法度，好乘肥挟弹，驰骛道中，由是长安谓之轻薄公子"。

不过，靠着他父亲宇文述是杨广身边的红人，"轻薄公子"宇文化及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一份"厚重"工作。杨广升任太子后，让宇文化及担任自己的贴身警卫，而且对他



特别信任，允许他“出入卧内”，其宠信程度可见一斑。杨广即位后，将其提拔为太仆少卿，这是负责全国马匹管理的二把手，是个很多人都趋之若鹜的肥差，因为马匹在当时是极重要的战略物资，属于稀缺资源。依仗着这个特殊职位，宇文化及点马成金，化马匹为金钱，大搞黑市交易和贪污纳贿的勾当。公元607年，杨广到榆林旅游观光时，随同前往的宇文化及和弟弟宇文智及在暴利驱使下，和突厥大搞马匹走私活动。杨广得知后气得眼珠子差点胀出眼眶，他怒不可遏地命人将这对活宝兄弟抓起来，要将其斩首示众。

那一年，杨广当皇帝才三个年头，还没有当政末期那种朝纲废弛、是非不分的荒唐劲。他觉得对这种妨碍军队宏观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走私行为，必须严厉惩罚才能杀一儆百。以前宇文化及也多次因收受贿赂被免职，然而，由于杨广的偏爱，他屡免屡复，跟一根弹簧似的，压下去又被弹起来。但这次杨广是真动了杀心。眼看着宇文家“三及”就只能剩下“单及”了，这时候，那个不同凡响的“单及”宇文士及及时地给他们送来了免死牌。

宇文士及的不同凡响是因为他有一个不同凡响的老婆。他的老婆不是别人，正是杨广的长女南阳公主。南阳公主是杨广与萧皇后所生的唯一嫡女，深得杨广宠爱，在其十四岁的时候，杨广将其下嫁给文采出众的宇文士及。过程就不用说了，“夫人路线”向来就是条金光大道。面对宝贝女儿的求情，杨广免去了这两个走私犯的死罪，但从此弃之不用，将他们削职为民，作为罪奴赐给左卫大将军、许国公宇文述。

把儿子送给老子当奴隶，这种新奇的处罚方式大概也只有以突发奇想著称的杨广才能想得出来。这种惩罚相当于今天的限制人身自由，对这俩闲散惯了的公子哥来说，相当于套了个紧箍咒。因为两人的身份已经是奴隶，不能出任任何公职，不能随便放肆地满世界乱跑。

无论怎么难受，总比掉脑袋好受。两人老老实实在自己的院子里待了九年，直到他们的老爸死后才重见天日。

公元616年，宇文述一病不起，即将到达生命的终点。对这个和自己臭味相投的国公，杨广还是有些感情的。他派人去问宇文述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心事，尽管说出来。那意思很明了，尽量帮你办，完成你的遗愿。

要搁在平时，宇文述哪敢提呀，现在他快要死了，还怕什么呢？于是便将那个憋在心里已近十年的请求讲了出来：“化及臣之长子，早预藩邸，愿陛下哀怜之。”

好一个“哀怜”，据说杨广听到宇文述这个临终嘱托后潸然泪下，他让侍者转告宇文述：“吾不忘也。”

宇文述死后，杨广果然践行诺言，不但让宇文化及承袭了他父亲许国公的爵位，还升任其为右屯卫将军，并将宇文智及提拔为将作少监。当时隋朝最精锐的骁果就隶属右屯卫，所以升为右屯卫将军的宇文化及摇身一变，成为统率骁果营的长官。兄弟俩

一个在军界，一个在房地产界，都是热门行业。

宇文化及在战战兢兢中答应担任造反的“名誉主席”后，司马德戡一帮人便开始想方设法鼓动手下的骁果造反。但这个问题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骁果们只想叛逃回家，从没想过要推翻皇帝，如何使他们产生反心是司马德戡等人面临的最大难题。最后，他们和很多造反者一样，也想出了造谣的方法。

造反和造谣真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杨玄感造反时造谣说来护儿要谋反；李渊造反时造谣说政府将第四次远征高丽，要大规模征兵；而这一次，司马德戡他们造谣的关键词是：毒酒。

为了让骁果们深信不疑，他们派一向人缘较好的直长许弘仁和医正张恺来到杨广的千牛备身府，也就是皇帝贴身保安的办公地，神秘兮兮地告诉自己熟悉的同事和朋友说：告诉你们一个内幕消息，皇上听说骁果想叛逃，酿了很多毒酒，准备利用宴会聚餐的机会，把所有家在北方的骁果“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

这个谣言编造得相当有水平，连细节都考虑到了。把思归心切的北方人全部毒死，只和南方人留在南方。联想到杨广的一贯暴虐作风，这样有鼻子有眼的谎言无法不让来自关中的士兵信以为真。消息立即传遍了整个骁果营。骁果们听说皇帝要对自己下毒手，在恐慌的同时群情激愤，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和杨广拼个鱼死网破，于是“反谋益急”，加速了反叛计划。

见包子已经蒸得肉香扑鼻，司马德戡揭盖掀笼了。公元618年三月初十，因为司马德戡等人的行动，这一天将永远载入史册，因为一代君王就将在他们手中血溅当场。

和许多文艺作品中渲染的大事发生前总会出现与平日不同的异常现象一样，事发当天，狂风大作，东风转西风再转南北风，反正是刮得天昏地暗。黄昏时分，司马德戡偷出了御厩里的马匹，暗地磨快了武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他们又进行了详细分工。由元礼、裴虔通负责殿内事宜、唐奉义负责关闭城门，大家约定，当夜各个城门都不上锁，敞开进出。

三更时分，司马德戡在自己驻扎的东城集合数万人，点起火把与城外的宇文智及带领的军队遥相呼应。杨广在内殿看见映红半边天的火光，听到宫外的喧嚣声，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裴虔通当然是忽悠他，说是草坊失火了，外面的人正在救火呢。长期脱离群众的杨广并没多想，和往常一样就寝去了。

此时宇文智及和裴虔通等人已顺利解决了城内外巡夜的卫兵，控制了宫城内外。

第二天天还没亮，司马德戡就用自己的亲兵换掉了各门的守卫，把住了宫内所有出入通道。于是，裴虔通率领着数百骑兵冲进值宿卫士居住的成象殿，殿内宿卫见到这种架势，纷纷放下武器，没有一个人作出抵抗。连卫戍部队的人心都散乱到这种程度，亏杨广还能睡得着！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不忠于朝廷，在攻打内殿的过程中，有两个人很尽忠职守。一个是军衔和宇文化及平级的右屯卫将军独孤盛，还有一个是千



牛独孤开远。可是，这两个独孤太孤独了，他们势单力薄，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当裴虔通的骑兵进入成象殿时，身着便装的独孤盛大声呵斥裴虔通。裴虔通警告他说：不关你的事，你最好小心点，不要轻举妄动。独孤盛是上柱国独孤楷的弟弟，性情刚烈，他一边大骂裴虔通是“老贼”，一边抄起武器，顾不得披上铠甲，就带领着身边十几个人和裴虔通大战。结果，很快便被汹涌而上的骑兵乱刀砍死。

独孤开远和独孤盛一样，他见情况有变，立即带领数百名殿内骁果赶到杨广的宿殿玄武门，大声向殿内请求说：“兵仗尚全，犹堪破贼。陛下若出临战，人情自定；不然，祸今至矣。”可是，任他喊破喉咙，里面却静寂无声，没有一个人回应他的急切。

多尽职尽责的军人啊！在危险来临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选择逃逸或者随大流，而是选择了忠于职守。杨广手下不缺忠臣，不乏良将，可是，那样大的一个隋朝竟让他在短短十三年的时间里败得精光！面对如此“突出的业绩”，我们真的无法评说，只能说杨广是一个仁慈的批发商，他把大隋打包送给了自己的发小李渊。

独孤开远说的没错，如果此时杨广守住进入内宫的最后一道防线玄武门，向兵变的士兵检讨错误，说清情况，那么司马德戡们散播的“毒酒论”就会不攻自破，“人情自定”。而当士兵发现这是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时，很有可能会倒戈相向，把怒气撒到欺骗他们的司马德戡等人身上。这并非没有可能，因为毕竟皇上在任何一个普通士兵眼里，都是神一般的偶像人物，面对神的忏悔，普通大众是最不吝啬自己的恻隐之心的，更何况这些士兵本来就没有打算造反，只是被他们的上司利用了而已。

可惜，独孤开远叫了很久也无人应答，同来的士兵一看如此也都逐渐散去。他们觉得既然皇帝不急，他们又不是太监，也就没有急的必要了，还是哪儿好玩儿去哪儿吧。

那么作为皇帝内宫门户屏障这样超级重要的地方，怎么会没有警卫呢？其实杨广是很重视这道门的安保工作的，他特意挑选了几百名勇猛矫健的官奴安置在玄武门，这些人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给使。

给使在当时相当于隋朝的“飞虎队”，是骁果中的骁果。一向以抠门著称的杨广对给使的赏赐毫不吝啬，出手十分大方。给使享受的待遇在所有部队中是最高最好的，工资按时发放，包买“五险两金”，平时大病小灾的医药费一律实报实销。不仅如此，杨广甚至还把宫女作为奖品赐给给使，这种“实物奖励”比现金奖励可是实惠多了。如此不惜血本地投巨资拉拢给使，杨广的目的就是希望“给”养千日，“使”在一时，防备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

然而，在紧急情况真的发生的时候，那些以一当十的给使到底去了哪里呢？难道他们集体失踪了吗？不是集体失踪，而是集体放假了。

原来内殿有一个管理宫内事务的宫女魏氏被宇文化及等人收买为内应。这天，魏氏假传圣旨说，皇上今日放全体给使出宫休假一天。大家听说能自由活动，都一窝蜂

地散了，逛街的逛街，赌博的赌博，下馆子的下馆子。干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一个值班的。

据史书记载，这个叫做魏氏的宫女素“为帝所信”，就是说杨广一直都很信任她。一个宫女，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可是，她为什么还选择背叛呢？是因爱生恨？是故意报复？一切细节已被光阴重重埋葬，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一生都在玩弄女人的杨广，这一次，终于被女人结结实实地玩儿了一次，而且被玩掉了仅有的一条命。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这个宫女忽悠走了给使们，那些反叛的军队短时间内是无法攻下玄武门的。因为这些给使们不但个个身手矫健，而且对杨广是绝对忠诚。在返回长安途中，就发生了给使密谋杀死宇文化及事件，后因有人告密才使得刺杀计划流产。在杨广死后，这些给使尚且如此忠诚，可以想象，在他们的主人健在的时候，如果兵变军队想通过玄武门去捉拿杨广是难上加难的。而对兵变方来说，如果不能对杨广一招毙命，让杨广有了缓气的空当，对着暴乱的骁果们说一句“只要放下武器，马上就让你们回家”，情势说不定会有转机的。

然而，这一切都是假设，事实上是玄武门大门洞开，司马德戡带兵直接冲进杨广的寝殿，抓住了得知兵变消息后已乔装打扮到处躲藏的杨广，并派兵将其就地扣押。

今夜无人入睡，一夜忙乱到天明。天亮的时候，宇文化及被一群全副武装的骑兵迎入城内，这就相当于仪仗队了，派头已经初具。司马德戡将他接入朝堂，改口称他为丞相。一夜之间，宇文化及就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这巨大的反差让本来就内心卑微的他更加不知所措。史籍记录当时的情形是“化及战栗不能言，人有来谒之者，但俯首据鞍称罪过”。

此时，负责看守杨广的裴虔通要求杨广亲自到朝堂慰劳百官。裴虔通将身边一个随从的战马送给杨广代步，没想到遭到杨广的拒绝。原因让人有点哭笑不得，竟是老杨嫌马鞍笼头破旧。都死到临头了，还非名牌不骑。

没办法，裴虔通让人把鞍座换成了新的。鞍座能换，皇帝的宝座也能换，道理都是一样的，一代新人换旧人。此时的杨广即将成为历史旧人。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见旧人哭？不是旧人不想哭，只是因为旧人都已经命归黄泉，没有哭的机会了。

作为旧人，杨广也同样被剥夺了哭的机会。也许是宇文化及根本没有和老上级杨广见面对视的勇气，当得知杨广将到朝堂慰劳百官时，他急切地说：还把这家伙弄出来干什么，赶快拉回去结果了！这句话等于宣判杨广死刑并立即执行。

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弑帝大戏上演了。

在杨广的寝殿内，看着裴虔通、司马德戡等人雪亮的兵刃，杨广怯怯地问道：“我何罪至此？”在屠刀面前，每一个人都希望能抓住一线生机。杨广的追问其实也是一种间接的求饶吧！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的手下既然已经反了，就不会让他再有存活于

世的机会。

干尽了荒唐事的杨广的这一问算得上是实实在在的不“耻”下问，可谓无耻者无知。一名叫马文举的禁军将领当场公布了他的六大罪状：“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专任佞谀、饰非拒谏。”这个“马六条”总结得相当全面，基本可以作为杨广的悼词了。他一生所干的罄竹难书的坏事差不多都浓缩在这二十四字当中了。

当马文举指责他的暴政使得“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时，杨广说出了一句很发人深省的“名言”：“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杨广终于承认了自己“实负百姓”。也许这是虚伪的杨广一生中仅有的一句实话。当然，这句话后面的质问也同样引人深思，为什么那些“荣禄兼极”的臣下还想着造反，要将给他们带来荣禄的陛下置于死地呢？这个问题，杨广真的是问错了对象，最应该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任何一个别人。

就在杨广和他的臣下争辩的时候，一直站在他身边的他平日最宠爱的小儿子杨杲，吓得大哭起来，这个和他的孙子一般大的十二岁的儿子，哪见过这种磨刀霍霍的阵势，一个劲儿地嚎哭不停。裴虔通听得很不耐烦，上去就是一刀，鲜血溅满了杨广的御服。

这个场面简直残酷到极致，儿子活生生被杀死在老子面前。史书没有记载杨广当时的具体反应，但想必也是撕心裂肺，如癫如狂吧！裴虔通做得也太绝了点，他在杨广还是晋王的时候就是杨广的亲信，没想到出手如此利落。果然是政坛如祭坛啊，只要祭品，不要人品！

儿子的死亡彻底灭绝了杨广先前还存有的一丝“长城公”的幻想，他知道这次自己必死无疑了。在死亡面前，这个暴君表现得还颇有点视死如归的气度。他没有跪地求饶，没有泪如雨下，没有捶胸顿足。面对即将砍向他的刀剑，他大声喝道：“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果然是个重视门第级别的皇帝，连死法都讲究待遇。

杨广对鸩酒“情有独钟”。他早料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平时总是把毒酒带在身边，还对宠幸的各位嫔妃说：如果贼人到了，你们要先喝，然后我跟着喝。事实上也没人把他的“盛情邀请”当回事，当兵乱刚开始时，那些如花美眷就各自奔逃藏匿，谁还记得毒酒的事。所以此时此刻，杨广想喝毒酒，只能以四个字答复他：暂时缺货。

不能用刀，没有毒酒，豆腐撞头不行，那就只能采用粉丝上吊的方法了。

杨广被人按坐在榻上，他明白了即将发生的一切，很配合地把自己的头巾解下来交给行刑者，作为缢杀工具。连杀死自己的“凶器”都要自己提供，杨广，这个一生都自相矛盾的人终于用自己的矛戳穿了自己的盾。

杨广死了，似乎死得大快人心，没有人为他惋惜，没有人替他收尸。只有他的正牌老婆萧皇后带着几个宫女拆了几块床板做成一个小棺，将其殡于西院流珠堂。直到五

个月后，江都郡守陈稜才找到杨广的灵柩，将其葬在了江都宫西郊吴公台。后来，李渊平定江南后，又把这个和自己从小玩儿到大，并最终被自己玩儿死的表弟以帝礼改葬于今天的江苏扬州雷塘，现在的隋炀帝陵已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隋炀帝杨广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臭名昭著，贴在他身上的惯性标签每一项都是千夫所指：劳民伤财、穷兵黩武、荒淫无道、滥杀无辜、残暴狠毒……其实，这些标签上的内容是中国古代帝王的通病，只不过杨广是“集大成”者而已。杨广作为一个亡国之君，我们给他的第一评语应该是“衰”。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他不衰，他的国家怎么衰了呢？但是，如果我们跳出历史看历史，本着一分为二的原则去客观审视这个隋二世，会发现作为一代帝王，他还是有“小强”的一面的。

在十三年的皇帝生涯中，除了奢侈享受，满足自己各种无休止的欲望外，杨广在荒唐中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些值得记住的东西。

他打败了土谷浑，并在西巡过程中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地区纳入中国版图，使其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北有些地方今天使用的县名依然是杨广当时所取。

他完善了科举制度，首次设置进士科，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开科取士”。这项相对公平的任人唯贤制度为后世历朝历代所继承沿袭，传承了一千多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格局和进程。

他一生做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事是开通了京杭大运河。这条全长 1794 公里，流经浙、苏、鲁、冀、津、京六个省市的水龙，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人工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在经济上造就了沿岸无数个明珠城市，军事上可以使北方强兵壮马从水上直达江南，为中国南北的和谐统一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这条一千年来奔腾不息的河流，埋葬了太多开凿者鲜活的生命，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唐宋以后的国人在不胜其利的同时不表其功。确实，就开挖当世来说，这的确是一项“魔鬼工程”，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噩梦。但是，往者已往。抛开当世的血泪，我们不得不承认，这还是一个“弊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所透露出的“翻案”观点就颇具一些唯物史风：“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至今千里赖通波”。这首写于十几个世纪前的诗歌在今天看来同样适用。一泻千里的大运河如今依然青春不老、风情万种，是中国东端血液循环最快的水上大动脉……

在大运河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只是永远喋喋不休地痛骂杨广，在享受运河便利的同时，也应该为杨广在功劳簿上添上一笔，看在大运河的份上，就少诅咒他一次吧。修建万里长城比开挖大运河死人更多，过程更惨，可是秦始皇却总是在长城顶端接受着无数人的敬仰和膜拜，为什么能原谅秦始皇却不愿饶恕杨二世呢？



三十四、独生子女就是好

宇文化及杀死杨广后，立即对杨氏皇族子孙进行血腥屠杀。不过杨广的儿子并不多，只有区区三个，而且其中的两个儿子还是登基之前和萧皇后所生的。也就是说，成为皇帝的十几年里，杨广只生出了一个儿子，这和比他年龄还大三岁的表哥李渊比起来，"生产"率简直停留在旧石器时代的水准。

当时杨氏仅有的两个能力稍微出众的血亲，都被杨广软禁在江都宫。一个是他的四弟杨秀，另一个是他的二儿子杨暕。

杨秀在隋文帝时期曾很受重用。老爸杨坚派他镇守现在的四川，总管二十四州军事。后来因其逐渐奢侈狂傲，多次违反礼仪制度，"车马被服，拟于天子"，让杨坚顿生反感。杨广成为皇太子后，杨秀又因"意甚不平"被杨广忌恨在心，得罪了皇帝又得罪了太子，那还有好果子吃吗？杨广担心他将来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便密令杨素找茬儿诬陷他，最后被杨坚废为庶人，长期幽禁。杨广即位以后，继承了他老爸的传统，对其"禁锢如初"。

杨广死后，宇文化及想立这个和杨广平辈但和杨广是死对头的杨秀为皇帝，遭到了其他人的一致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前蜀王可不是孬种，立一个硬柿子当皇帝，将来头被柿子砸个窟窿眼那都算是轻伤了。也只有宇文化及这个蠢材才能生出这种没有IQ的想法。既然是提拔皇帝，当然是像晋惠帝司马衷那样的最好喽。

不能立起，那就只有躺下了，于是宇文化及杀了杨秀和他的七个儿子。

另外一个高级囚犯杨暕是杨广和萧皇后所生的亲儿子，被封为齐王。作为杨广仅存的嫡生皇子，他本来是有希望接皇帝老子班的，但在一片金光大道上，他自己把自己给绊倒了。

杨广很喜欢大儿子杨昭，就是洛阳那个越王杨侗的父亲，杨广在登上皇位的第一年就封其为太子。可惜这个杨昭是个短命鬼，成为储君的第二年就病死了。这样，杨暕就成了皇帝唯一的嫡生子，一度被视为继任储君的热门人选。见自己进了"等额选举"的保险箱，杨暕开始变得忘乎所以。于是"颇骄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

哥哥虽然死了，他还留下了三个儿子，这仨小崽子是自己登上皇位最大的绊脚石。为了搬掉石头，杨暕动起了歪点子，偷偷请人在家搞起了巫术，诅咒自己的三个侄子早死快死。和当年汉武帝因巫蛊事件斩杀了太子刘据一样，杨广得知此事后也暴怒异常，立即将行巫者全部斩首。对于没杀杨暕的原因，杨广曾对关系亲近的侍臣说："朕只有暕一子，不然，应当斩首后再暴尸街头，以明国宪！"

相信这是杨广的真心话。只是，杨暕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从此"恩宠日衰"，杨广不再信任他，而且由于其表现出来的急切野心，杨广非常不放心他，专门派了一名虎贲郎

将长驻在他府上监视他的一言一行。自此以后，杨暕就开始了在“摄像头”下的软禁生活，他的那个靠政变起家的老爸“亦常虑暕生变，所给左右，皆以老弱”。

当宇文化及派去诛杀杨暕的士兵到达杨家时，杨暕以为是他的老爸担心他造反而要杀他，面对明晃晃的刀锋，他声嘶力竭地发誓保证“儿不负国家”，希望他的父皇能收回成命，饶他不死。杨暕死得很悲哀，到最后也不知道他的皇爸爸已经在他之前魂归西天了，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谁以什么原因杀死的。巧合的是，在兵变之初，杨广曾疑惑地问萧皇后：“得非阿孩邪？”阿孩是杨暕的小名。在外面杀声震天的时候，杨广的第一反应也是儿子造反。唉，这一对咫尺天涯的父子啊，内心的陌生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和绝大多数中国古代政变一样，政变衍生的副产品就是屠杀屠杀再屠杀。江都兵变中，除了杨广的一个侄子杨浩幸免于难外，其他隋朝的宗室、外戚，无论老幼一律杀死，这就是“斩草除根”的最生动解释。关于杨浩未被杀害的原因，《资治通鉴》上给出的原因是“唯秦王浩素与智及往来，且以计全之。”意思是说，因为杨浩和宇文智及的私人关系不错，宇文智及保护了他。其实明摆着，兵变方一开始就决定要推举一个杨家宗亲为帝，所以他们不可能像洗地板那样，把杨家人一个不留地全部杀掉。而杨浩是宇文化及集团内定好的皇帝人选。

三十七年前，当杨坚从女婿手中抢过政权时，也对北周皇室宇文氏进行了残酷的“地毯似”大屠杀，所以，当宇文化及在江都对杨氏皇室成员进行血洗时，很多人望“姓”生义地以为，这是历史轮回的一报还一报。其实这是以讹传讹的常识性错误。两个宇文虽然都是出自代北武川，都是鲜卑后裔，但宇文化及的祖上是专门服侍别人的奴仆，本姓“破野头”，他家的这个宇文姓氏还是随他们所服侍的主人的姓氏改过来的，身份无法和尊贵的北周宇文皇室相提并论，两宇文根本就是毫不相关的不同支脉，就像李渊和李密，他们虽然都姓李，但一个出身关陇，一个发家辽东，此李压根儿非彼李。

三十五、回家，回家！

杀光了一切认为对自己可能构成潜在威胁的势力之后，宇文化及以萧皇后的名义立秦王杨浩为帝，自称大丞相，总理百官。他的两个弟弟各担重任，宇文智及为左仆射，宇文士及为内史令，这两重要职位相当于尚书省和中书省的一把手，这个时候，江都已成了宇文氏的“家天下”。还有个右仆射的重要岗位，宇文化及封给了裴矩。

裴矩就是那个一直为杨广开发经营西域的投资公司经理，这个人很奇迹，他一生服务了好几个“朝代”，不但不倒，还常换常新，常进常贵，每每跳槽都颇受重用。从杨坚那会儿他就出山混事，杨广上台后十分信任他；杨广被杀后，宇文化及照样看重他；宇文化及殒命后，他又转事窦建德；窦建德被李世民打败后，他又跟着归顺了唐朝，最





后官至民部尚书，活到了八十岁。

宇文化及总摄朝政后，一手遮天，名义上的皇帝杨浩成了一只笼中鸟，居住的宫殿有重兵把守，不得随便出入。他存在的目的就是“发诏画敕书而已”，就是宇文化及的秘书按宇文化及的意图把文件拟好了，然后找他签字盖章，下发执行。这个皇帝很好当，只要具备“扫盲班”学历就足以胜任，会写“同意、好、我看行、就这么办”就可以了。

皇帝当成这样，真的是生不如死了。杨氏的精明猛悍大约全集中到开国皇帝杨坚一人身上去了，他的子孙都是王小二过年，一代不如一代，结局个个都很悲惨，半年后，杨浩便被宇文化及毒死。还有他的两个堂兄弟：留守长安和洛阳的杨侑和杨侗，最后也同样命丧毒酒。纵看横看，隋杨家族的男人似乎都不得善终，不是被杀死就是被毒死，连开天辟地的杨坚都死于非正常手段。相比之下，杨广那个病死的元德太子杨昭算是善终了，他毕竟死在了亲人的眼泪中。

江都的宇文化及和关中的李渊一样，不是皇帝，胜似皇帝。不过，他和李渊不在一个档次上，他没有全盘考虑的远大思想，只注重自己眼前的享受。掌权后，他的仪仗和侍卫的人数，都比照着皇帝的规模，杨广以前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归在了他的名下。当然，最后杨广的下场也成了宇文化及的下场。

宇文化及本质上是个智商欠缺的富家子弟，他本来就是一只只会嘎嘎干叫的胖麻鸭，是别人硬把他赶上皇帝这棵参天大树的。胸无点墨的他哪里会处理纷繁复杂的政务！每天，他貌似皇帝坐在御帐内，遇到所有来请示汇报工作的人，都“默然不对”。不是他不想说话，也不是他要玩儿沉默是金的酷毙造型，而是他确实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干脆闭嘴，一句话都不说。等散朝后，他才取出别人送上来的启状和拥戴他上台的薛世良、张恺等人商量着如何处理。

在取得军事控制的十几天后，宇文化及率领这支归心似箭的军团踏上了西归长安的道路，十几万大军取道彭城（今江苏徐州），由水路一直向西。然而，对很多思乡情切的关中骁果来说，这次西归是一次真正的“西行‘慢’记”。更为残酷的还不只是“慢”，因为即使再慢，也总会有到家的那一天。可是，于大多数人而言，这趟西行之旅是一次通向死亡的“西天之旅”，数以万计的鲜活生命倒在了回家的路上。想起来让人感伤满怀，那些提前凋零的每一条年轻力壮的生命，他们原以为杀了一个皇帝，另一个皇帝会带他们回家；他们原以为这一次能看见自己魂牵梦绕多少年的亲人！可是，他们还是没能回到家，而是永远倒在了通往故乡的路上。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无论兴亡，无论生死，他们都永远只能在路上，生的时候在路上拼杀，死的时候在路上暴尸。

在这次西行途中，宇文化及也差点上了“西天”，他的部下两次欲发动政变，策划将其暗杀，但由于两次都不慎走漏风声，导致政变未遂。

第一次想干掉他的是部将麦孟才、钱杰和沈光。因为沈光骁勇，宇文化及掌权后

便让他统领给使营。军队西行不久，麦孟才、钱杰和沈光三人就合计要突然袭击，杀掉宇文化及。他们一致觉得，以前“受先帝厚恩”，现在反而低头为仇人所驱使指挥，感觉咽不下这口恶气，没脸见人。三人联络了一些熟人故旧，约定“以晨起将发时袭化及”。很不幸的是走漏了消息。当夜，宇文化及搞了一个“空帐计”，他和心腹躲到了营帐外面，并派司马德戡去诛讨沈光、麦孟才等人。司马德戡带人将准备兵变的给使层层包围。沈光等人奋力拼杀，但因寡不敌众，先后被杀，他们手下的几百名在江都兵变当日曾被忽悠放假的给使，没有一个人投降，全都拼杀而死。这帮忠烈的给使要是没有着了那个魏氏宫女的道，兵变的士兵想要踏进玄武门，那真是难于上南天门。

司马德戡这次热情四射地为宇文化及剿杀叛乱者，可没想到的是，还不到一个月，他自己也当起了叛乱者，并同样被剿杀。

原来宇文化及率“还乡团”到达彭城以后，由于水路不通，再加上军中缺粮，便弃舟登岸，计划由彭城北上，攻下位于今天河南浚县的黎阳仓搞点军粮，为军队充值加油。这个思路是很正确的，但是，思路正确并不代表思想正确。不过宇文化及根本就是个没思想的人，他没有金杯银杯，也不要老百姓的口碑，这样的人最后得到的当然只有墓碑。他依仗军队势力，一路走，一路抢。从江都出发的时候，他就“夺江都人舟楫”，把江都百姓的船抢来作为运输兵员和物资的水上交通工具。从彭城登陆后，他又抢来两千辆牛车专门用来装运宫女和金银财宝。那从船上卸下来的军用物资怎么办呢？

背！谁背呢？当然是“还乡团”的士兵了。“其戈甲戎器，悉令军士负之。”远得望不到头的路程，还饿着肚子，再加上那么重的背负，如此不把人当人的决定弄得骁果们怨声载道。

看到宇文化及的一系列恶行，江都兵变的主角司马德戡极度失望，他私下里对当初提议拥立宇文化及的赵行枢说：你真是害我不浅！当今情形，要想扫平乱世，一定得靠英雄贤才，宇文化及这样的糊涂虫，怎么能成得了气候，将来必定落败，而且还会连累我们。既能立，就能废。赵行枢的一句话点燃了又一场政变的导火索：“在我等耳，废之何难！”

正如司马德戡所言，宇文化及确实是一个毫无争议的超级蠢男。他率领的这支骁果军团是全隋最强悍的部队，当时虽然割据势力很多，但没有任何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可与之比肩，因为这是杨广一直带在身边保护自己的身经百战的精锐。如果换成一个精明的领导，如果这支部队真的到达了李渊占领的长安城下，那中国历史绝对会平添出许多精彩篇章的。

当然，司马德戡的埋怨并非完全是因为宇文化及的无能，也包含了很多失意的成分。宇文化及刚上台之际，感念司马德戡拥立之功，封他为温国公，加光禄大夫。由于司马德戡握有指挥骁果的军权，宇文化及觉得他的权力过大，怕他对自己不利，便来了个明升暗降，将司马德戡调任礼部尚书，收了他的兵权。司马德戡因此愤恨不平，后





来，他贿赂宇文智及，请求这个大丞相的弟弟替自己说情，将自己再调回军队系统带兵。

在宇文智及的游说下，司马德戡又从先前任职的礼部回到了兵部，不过，以前骁果统领的位置没有了，给他安排了一个“后军”领导的职务。看这名字就知道，后军就是一杂牌军，这里面的人都是家里没路子的、混得不好的、老弱病残的。

把一万多个这样的士兵给他带，还让他殿后，司马德戡能不气得七窍生烟吗？“殿后”的近义词等同“抛弃”。就是让你带着一帮福利院“院士”在行军队伍的最后面担任警戒，如果有敌人追来，你先带着“院士”们抵挡，让前军的非院士们有足够多的时间从容撤退。至于拼死阻击的后军院士是否会成为烈士，那就看每个人的造化了。当年杨广因杨玄感叛乱率军从高丽回撤国内时，殿后的几千老弱士兵就被追击而至的高丽军队一个不留地杀死在鸭绿江边。当然，也有恰恰相反的情况，殿后部队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不过，那都是有脑子、有思想、讲仁义、讲道德的英明领导的做法，而像“英明”这样的字眼，和宇文化及无关。

殿后的司马德戡当然不甘心做“后进分子”，他和赵行枢、李本、尹正卿等将领策划，准备另起炉灶，把老板宇文化及给炒了。具体的计划是用后军袭杀宇文化及，然后改立司马德戡为主。但是，他们担心自己的万把人干不过宇文老板，便派人到活跃在山东一带的农民军首领孟海公那里，想联合他做外援。因为等着孟海公的回音，所以，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对宇文化及的“斩首计划”一直没有实施。

这次的等待无限放大了风险，并最终使他们的这次风险投资彻底破产。就在他们等待的这段时间里，许弘仁、张恺这两个破产推手横空而出，他们打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报告到宇文化及那里。这两人好像是专门贩卖内部消息的职业线人，上次江都兵变的时候，散布“毒酒论”的也是这两人。不过那一次是炮制出来的子虚乌有的消息，而这次却是有真凭实据的“内参”，对司马德戡来说，真是“成也许张，败也许张”。

宇文化及得到这个重要情报后，不动声色地派二弟宇文士及以打猎为幌子，装着毫不知情的样子来到司马德戡的后军。司马德戡不知是计，也装着热情的样子出营迎接，结果被宇文士及当做猎物就地擒拿，最后，参与密谋的十几个将领全部被宇文化及处决。

从这一未遂兵变可以看出，司马德戡也只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大头兵而已。他想找孟海公当靠山，纯粹是病急乱投医。孟海公只有区区三四万山寨草头兵，和宇文化及的十数万正规骁果相比，这点军队根本起不到任何实质性作用，精明的孟海公不可能拿鸡蛋往石头上砸。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种推理是成立的。当宇文化及的大军经过孟海公的地盘时，孟海公“畏化及之强，帅众具牛酒迎之”。一个俯首哈腰、箪食壶浆的小草寇怎么敢对一个大军区司令动手呢？

杨广死后，本来就四分五裂的隋朝进入更加混乱的状态。各地割据势力纷起，开

始了又一轮称王称帝的热潮。这些地方诸侯中，以当年四月称帝、定都江陵的萧铣势力和影响最大。

当杨广的死讯传至洛阳时，留守东都的隋朝官员立即拥戴隋越王杨侗即皇帝位，改年号为皇泰。皇泰主升级了，他的老部下当然也跟着水涨船高。杨侗一口气封了四个国公：段达为陈国公，王世充为郑国公，元文都为鲁国公，皇甫无逸为杞国公。只是这四个国公一点不以国为重，不久就把洛阳弄得一团糟。真是可惜了杨侗这个孩子，史书上说他“眉目如画，温厚仁爱，风格俨然”。这样一个英俊懂事的好少年，因为爷爷的荒诞昏聩而不得不承受了本不应该属于他的痛苦。

远在长安的杨侑境遇更惨。在杨广被杀十几天后，李渊又得到了更大的权力。隋恭帝下诏将十个郡增封给唐国，允许唐国设置丞相以下官吏。这时李渊的官方身份相当于秦汉以前封建制下的诸侯王。在他唐王所属的郡县内，一切都是老李说了算。也许是想讨好李渊，也许是本着“好事做到底”的心理，小皇帝还主动要为李渊“加九锡”。

九锡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等有特殊功勋者的九种礼器，包括车马、衣服、乐器等，是皇帝能拿得出的最高奖励。作为人臣，得到九锡就等于得到了最高尊荣，再要奖励的话，就只剩下皇位了。然而李渊这次没有见荣誉就上，而是主动推掉了这个超豪华的赏赐。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不接受九锡是明智之举。

九锡之制始于王莽，其后，九锡这两个字基本上就成了篡逆的代名词，因为凡是受加九锡者大多数都有篡位之实，即使自己没篡，子孙们也还是篡了。王莽、曹操、司马昭、刘裕、萧道成……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无一不怀揣“九锡证书”。可见，在封建政坛上，九锡是恶名远扬的，一贯讲求实惠的李渊当然不愿去做那种包子还没蒸熟就猛揭锅盖猛放气的傻事。他已经有了皇帝之实，还要那授人以柄的九锡虚名做什么？相比之下，后来操控洛阳的王世充却厚着脸皮主动向皇泰主杨侗索要九锡。同样是反王，两人的眼界高下立辨。

李渊在长安稳坐钓鱼台的时候，他的本家李密也没闲着。不过，他不像李渊那样闲庭信步地抓着钓竿，他和李渊这个渔民不同，他不是钓鱼，而是竭泽而渔——一张经纬交错的兵网将洛阳城里三层外三层地裹得“密”不透风。

这时候的李密风头正劲，他根本不屑于一条一条地从水里捞鱼，他干的都是天字号工程，要直接把水抽干，将里面所有的鱼一锅烹。当时的李密以为自己坐拥天下是迟早的事，所以心态变得越来越骄，即使对李渊这样的西北重将，他也是傲气十足。

早在起兵伊始，李渊就给李密写过一封信，信中希望李密这把“小李飞刀”和自己这把“老李飞刀”双刀联手，共同开发倒隋各项业务，高举双李旗帜，共创美好未来。李密接到这个并不陌生的老男人的来信后，不太想搭理这个“阿婆面”国公，他觉得李渊是看见自己天天吃肉，想跟着自己喝点肉汤。小李叫自己的秘书祖君彦给老李回了一封信，回信的口气礼貌中淌着骄横。他说他认为自己势单力薄，却被天下的英雄共推





为盟主，实在不敢当。那意思很明了：我已经是全国老大了，合作不可能，加盟有机会。他还在信中亲热地称李渊为兄，并要求李渊亲自率领几千人到河内郡，和他当面缔结盟约。

这封信确实透出了李密那不可一世的骄狂。李密在信中称呼李渊为兄，在当时是出乎李渊和其他人意料的。因为从任何方面看，李密和李渊都不在"兄弟"这层关系内。从年龄上看，李密比李渊的儿子李建成大不了几岁；从爵位上看，两人虽都是公爵，但级别差得远呢。李渊是国公，而李密的蒲山公只是郡公；从资历上看，李密在牛背上啃书的时候，李渊已成为主政一方的政治新星了；李密在山林间"锻炼野外生存能力"的时候，李渊已经是手握重兵的西北王了。这种条件下，在李渊没有主动称李密为弟的情况下，李密一口一个"大哥"显然是"倚小卖小"，目中无人，有失礼节。

李渊收到李密这封回信的时候正被大雨困在霍邑城下，他看到信时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异常。倒不是他的脑袋出毛病了，而是他通过这封信看出李密的脑袋出毛病了。他认为李密"妄自矜大"、"夸诞不达天命"。根据李密的"症状"，李渊这次客串了一回"赤脚医生"，他对症下药，给李密开了一张致命处方：捧杀。

本着送佛送上天的心理，李渊把所有的夸奖吹捧都集中在给李密的回信中。他的用意很明确，就是"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洛阳通往关中），缀（牵制）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

李渊给李密的这封回信很长，翻译成现代文恐怕超过两千字，通篇都是歌颂赞扬吹捧李密的言辞，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信中，李渊很高兴地叫李密为"大弟"，全信的大致意思就是告诉李密，一笔写不出俩李字，自己和李密同住大隋村，彼此心连心，而且自己一直都很佩服李密，是李密的忠实粉丝。还夸李密是"宗盟之长"，以后位登大统的时候，只要将他"复封于唐"，让他继续管理太原这个小地级市，他就心满意足了……信的结尾，李渊表示，自己十分想去河内结盟，但"汾晋左右，尚须安辑"，所以"盟津之会"暂时还不能确定日期。

这番忽悠，那真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山呼海啸，没有被十二级大风吹不倒的超级定力的人看了，百分百会激动得当场休克。

李密收到这封回信，怎一个高兴了得！他恨不得把这封信复印三十万份，让自己的官兵人手一份！他志得意满地拿着信对手下将佐说：唐国公都支持我们，平定天下也就不难了！

从此，二李开始了"蜜月生涯"，他们一个坐南，一个朝北，鸿雁传书，兴致盎然。史籍载其当时状况为"自是信使往来不绝"。

李渊是隋唐时期货真价实、当之无愧的第一忽悠王。面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他都能卖拐成功。他是为政治而生的，乱世中需要有他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人来宁定乾坤。李密吃了李渊开出的处方药后，更加安心卖力地在洛阳城下安营扎寨，他觉得大

西北已经是自家的后院了，李渊只是在那儿帮自己看家，等他解决洛阳后再挥师北上，李渊就会把长安拱手相送。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包括李密，包括河北的窦建德、江淮的杜伏威、西北的薛举，这些军阀大佬此时都在免费为李渊打工，他们开出的地盘后来都统统归到了李渊的名下。所以李渊不像杨玄感，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群人在战斗。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尽管洛阳被李密围得气息奄奄，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始终没有出现。就在瓦岗军到处割草的时候，江都事变爆发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导致了历史转向，也开始唱响了李密和瓦岗军团走向灭亡的挽歌。自此，强大的瓦岗寨从字母“A”的顶端疾速下滑，最终消弭于中原大地。

兵变成功的宇文化及带着庞大的骁果军团西归长安，必须要经过李密控制的河南地区，他和李密一战在所难免。宇文化及将第一个攻克目标定在了黎阳，也就是当年杨玄感起兵造反的地方。这是唯一的选择，因为他的士兵要吃饭，而黎阳仓有多到令他们吃不完的粮食。

当时驻守黎阳仓的是名将徐世勣。徐世勣智勇双全，能攻善守，在除掉翟让以后，李密和徐世勣两人经常闹点小不痛快，结果李密一生气，将徐世勣外调到黎阳，眼不见为净。宇文化及的处女战对手就碰到徐世勣，只能算他“点背”。

当宇文化及风尘仆仆地赶到黎阳时，发现黎阳已是一座空城，这是徐世勣送给他的一个空红包。徐世勣见宇文化及实力强劲，兵锋甚锐，便主动放弃黎阳城，将军队全部西撤到黎阳仓城内，决定死守仓城，让宇文化及饿死在仓外。宇文化及循着粮食的香味追到了仓城。徐世勣知道，要硬战自己的军队绝不是骁果的对手，他采取了守势，坚壁不出。这很让宇文化及头痛，他的军队有力使不上。

李密得知宇文化及到黎阳抢粮时，立即亲率两万步骑兵，进驻到黎阳附近的清淇（今河南滑县西南）协防仓城。他与徐世勣前后呼应，深沟高垒，同样采取一个拖字诀，不和宇文化及交战。当宇文化及向仓城发动进攻时，徐世勣就点燃报警烽火通知李密，而李密只要一看见火起，就带兵袭击宇文化及的后方，让他首尾难顾。

可怜的宇文化及在黎阳仓下待了近一个月，围着仓城转了一圈又一圈，天天闻着城内的米饭香，日日舔着舌头咽口水，那滋味太难受了。他很想找人打架，尽管他把袖子挽得老高，可是小矮人李密不但不给他近身的机会，还经常趁他不注意在他背后挠上两把。对付他，李密太游刃有余了。从任何方面看，他都不是李密的对手，动手，他不行；动口，他更不行。

有一回，宇文化及隔着淇水和李密相遇了。这次隔水“银河会”，两个人的表现反差很大。李密一见到宇文化及就破口大骂，说你们家本来不过是鲜卑奴隶破野头，后来全家都受隋朝恩典，“富贵累世，举朝莫二”。面对主上丧德暴行，你不以死规劝，反而谋逆弑君，天地不容。当然，熟读经史的李密还不忘引经据典，列举了诸如“不追诸





葛瞻之忠诚，乃为霍禹之恶逆”的历史典故，对宇文化及进行贬讽咒骂。李密洋洋洒洒，口若悬河，把宇文化及祖宗八代都骂了个遍。末了还恐吓他说：如果你现在归顺我，我还可以保全你后代的性命。

这一顿好骂，貌似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其实李密自己也是由世代沐浴皇恩变成乱臣贼子的，他斥责宇文化及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宇文化及只要脑子稍微有点好使，完全可以以牙还牙地回骂李密。尽管恐吓不是战斗，骂人不是能力，但作为一军之长，甭管有理没理，上来先嗓门大点，声音粗点，至少要在气势上不输给对方。在场的每个人都在等着宇文化及的言语还击。可是，中国辩论史上最搞笑的一幕出现了：宇文化及被李密一顿机枪扫射似的臭骂后，先是默不作声，一言不发，接着低头俯视地面良久，就在别人担心他被李密骂成中老年痴呆时，他突然瞪大眼睛大声说：我是来和你打仗的，你说那么多书里的话干什么！

写到这里，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想不笑都不行。宇文化及也许很想回骂李密，可是他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什么词儿。这个人真是蠢到了相当级别，像李密所说的那样：“化及庸愚如此，忽欲图为帝王，吾当折杖驱之耳！”

宇文化及被李密骂得很生气，他发狠要夺下仓城，于是他命令手下赶造梯子、架子等攻城器械。为阻止对方攻城，徐世勣在城外挖出了一道道很深的壕沟，将对方阻挡在沟外，使其无法顺利到达城下。见对手在大造特造攻城用具，徐世勣还利用“地道战”主动出击。他带人偷偷在壕沟内挖通了一条通往宇文化及军营的地下通道，然后率兵从地道中杀进毫无防备的骁果军营，宇文化及大败，刚造好的攻城用具全被瓦岗军付之一炬。

此时，瓦岗军和宇文化及在黎阳仓的争夺都只属于小规模的战斗，因为李密的大部队还在继续围困洛阳，他投在黎阳的军队还不到十分之一。这时候的李密在思想上是有顾虑的，他担心洛阳方面在他和宇文化及交手时抄他的后路，如果这样的话，瓦岗军将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就在他犹豫彷徨的时候，洛阳方面主动给他送来了招安书。

在听说宇文化及率领十万骁果西归的消息后，东都洛阳“上下震惧”。他们害怕宇文化及的精锐军团途中会袭击洛阳。于是有个叫盖琮的人便给皇泰主提了条合理化建议，他主张与李密合作，共同对付宇文化及。因为比起李密，宇文化及和洛阳当局更加仇深似海，他杀死了皇泰主的爷爷杨广和许多宗亲，属于有不共戴天之仇。对于这次和瓦岗的合作，洛阳方面思路十分清晰，鲁国公元文都说得很明白，希望李密和宇文化及“两贼自斗”，使自己“徐承其弊”，渔翁得利。打定主意后，他们便命盖琮出使到李密的军营。

得知盖琮的来意后，李密“大喜，遂上表乞降，请讨灭化及以赎罪”。于是，在宇文化及的推动下，两个以前的死对头各怀鬼胎地暂时握手言和。皇泰主很大方，给李密

册拜了一大堆显赫的职务：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诏令他先铲平宇文化及，然后入朝辅政。

事后证明，这次投降行为成了瓦岗失败的直接诱因，使李密和瓦岗军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拥有三十万军队的李密以大投小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是一种近乎中邪的愚蠢决定。不过，我以为，李密不可能不知道洛阳是想利用他借刀杀人，然后再夺刀杀他。他投降的目的应该是想将计就计，也走李渊那条“曲线得国”的捷径。他想解决宇文化及后再进入洛阳，凭借军权控制政局，然后掌握实权并最终取皇帝而代之。

想法是好的，结果是坏的。这次李密跑偏了，做了一次大亏特亏的生意，并且亏掉了压箱底的老本，使自己永无翻身之日。

和西边的洛阳成为同一战线后，李密解除了对洛阳的包围，将军队全部投入到黎阳一线，决定伺机和宇文化及进行决战。不过还没等李密去找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自己倒先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了，因为李密把他忽悠得太伤自尊了。

原来李密知道宇文化及的军粮快要吃光了，便假意说要与他进行和谈，还说将从黎阳仓调拨粮食给他。宇文化及想粮食想得都眼冒绿光了。得到李密的这张空头支票后，他大喜过望。本来由于兵多粮少，骁果们吃饭都是定量供应。自从李密答应和谈后，他不再限制士兵们的饭量，让他们敞开肚皮，尽情海吃。

本来这招挺管用的，宇文化及还真相信猎人会主动把防弹衣送给猎物。不巧的是李密手下有人犯法，因害怕受到李密森严的军纪处罚而逃到宇文化及的军营，把李密的计谋一股脑给说了出来。这下把宇文化及彻底气疯了，上次李密骂他，这次李密骗他。此时，宇文化及的军粮已经告罄，于是他决定狠狠教训李密。他率领部队渡过永济渠，与李密在童山脚下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对瓦岗军影响深远的童山之战。

童山之战是一场打了很长时间的皮条战，史载是“自辰达酉”。也就是说，这场战从早晨七八点一直打到傍晚六七点。在这次数十万人参加的大战中，李密吃了大亏。也许是他的惯性思维害了他，他太看不起宇文化及了，连带着也看不起宇文化及手下的那些骁果，没有充分估计到关中骁果超强的战斗力。

宇文化及虽然烂，但并不代表他的士兵也烂。恰恰相反，这些骁果个个都久经沙场，战斗经验和控制战场节奏的能力是李密刚刚组建的农民军无法比拟的，再加上他们思乡心切，又多了分谁挡我回家之路我就灭谁的决心。面对这样一支占尽天时、人和的隋朝正规军，瓦岗军根本占不到便宜。战斗中，主将李密本人被骁果的流箭射中，“堕马闷绝”。最高统帅都休克昏迷，生死不知了，这仗还能打下去吗？瓦岗士兵们四散奔逃。

在这关乎存亡的时刻，瓦岗名将秦叔宝挺身而出，面对即将到来的追兵，他独自护卫着受伤的李密。李密苏醒后，和秦叔宝重新组织军队展开进攻，才把已极度缺粮的宇文化及勉勉强强逼退。



到了这种时候，宇文化及的心思已不在战场胜负上，而在是否能搞到粮食上。他知道，如果不尽快筹措到粮食，军队就会有一哄而散的危险。于是他率军进入汲郡（今河南卫辉）索求军粮，又派人拷打东郡的官吏百姓，逼他们交出粮食。这种自断后路的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刚举城归降他不久的东郡通守王轨“不堪其弊”，又转身投降了李密。

王轨的转向给了宇文化及致命一击，因为他的全部后勤辎重都存放在王轨那里，包括自己的私房钱家当。于是，他决定自汲郡引兵北上，攻下东郡以北诸郡，夺回自己的行李包裹。但是，他的部下有人不干了。没有饭票的诱惑，谁还稀罕跟着一个蠢材呢？别看这十好几万人，粮食没了，人心就散了，人心散了，队伍当然不好带了。关键时候，他的手下大将陈智略、樊文超（樊子盖之子）、张童儿等人，都带着自己的部下投降了李密。

宇文化及见大势已去，带着仅剩的两万人北逃到魏县（今河北大名）。从此，他蜗居一城，永久性丧失了西归的希望，因为李密的三十万大军将他的长安之路彻底堵死，区区两万兵力要想穿过中原封锁线，绝无一丝一毫可能。

至此，那些跟着宇文化及一心想回家的骁果们的归乡之梦永远破灭了。他们最终南辕北辙，想向西却被逼着一直往东。历史无法确切统计这一群西归士兵中最后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得遂所愿，回到了故乡。但从无数次惨烈的大战过程推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死在了战场上，死在了对家乡的极度憧憬中。这些骁果们命运多舛，宇文化及被杀后，他们跟随了窦建德，直到两年多后，李世民扫平窦建德，他们跟着归属唐朝才有了再回关中的可能。但是，历尽了战来战往，那个时候，江都的“原版”骁果还能剩下多少呢？读乱世的历史，更让人感觉到和平和安逸的可贵，假如我们不幸生在了那个年代……

童山之战以李密获胜告终。可是，对李密来说，这是一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低级消耗战。宇文化及倒了，他是满身血糊糊的外伤，但瓦岗军在这次战役中，留下了看不见的严重内伤，“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为不久后的大败埋下了祸根。

李密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但接受洛阳招安和死磕宇文化及这两件事却使人大跌眼镜。如果说招安这事也许他有自己的算盘还可以原谅的话，那阻击西归军团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可理喻。依我看来，这件事上，李密犯有两个重大错误。

第一是不应该阻挡宇文化及。在行军目的地的问题上，即使是老大，宇文化及也是做不了主的，他是被急于回家的骁果推着向前走的，前进的方向只有一个：长安。十万人共同思念着同一个地方，那种力量何其强大！挡我者死，逆我者亡。李密要是军事思想成熟和全局意识很强的话，完全可以放开一条路，让他们锐不可当地奔到长安城，和李渊来个石头碰石头。不管是谁取得长安，都必将实力大损，对李密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弊。江都军和瓦岗军并没有结下过什么深仇大恨，他们攻打黎阳只是迫不得已

的“肚子工程”。拥有好几个粮仓的李密完全可以暂时放弃黎阳仓,让西归骁果吃饱喝足后自行离去。黎阳仓有好几百万石粮食,宇文化及的十万人再怎么吃,再怎么带,也挥霍不完。那么多粮食,他该留的还是得留下,留下的还是归李密。

第二是不应该和宇文化及打正面阵地战。这点李密纯粹是吃了盲目自大的亏,大概是打胜仗太多,他对任何一支队伍都看不上眼了。其实细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李密所打的胜仗都是靠智取,不是在半路上给人下套子,就是在后面抄人家后路,要不就是趁人不注意搞突然袭击。这种游击战法很适合没有经过长时间专业训练、非军事院校出身的“山寨系”瓦岗军。而骁果则是一直担负着护驾重任的御林军。李密在童山和隋朝最强大的正规军打正面交锋的阵地战,显然是以自己之短攻他人之长。这场战斗,瓦岗军投入的总兵力比西归军还多,但并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如果不是因为粮食不济,骁果从内部自行溃散的话,李密很可能要提前告别中国的历史舞台。

总之,这场战让瓦岗军不但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反而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这是李密瞎指挥的恶果,可惜他的手下没有诤臣谋士来劝阻他的瞎指挥,而没有值得依托的良将和朋友,也正是李密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

三十六、邙山败北

放倒了宇文化及后,李密高高兴兴地赶赴洛阳,想和皇泰主履行“入朝辅政”的合同。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洛阳突然变天了。他和皇泰主杨侗签订的合同被他的老对手王世充无条件撕毁,并宣布作废。

原来在以元文都为首的文官群和瓦岗军眉来眼去的时候,王世充却气急交加。他觉得如果李密真的入朝,必将对他十分不利。因为他和李密毕竟是战场上的生死对头。他一方面大骂元文都等人是“刀笔吏”,预言他们将来“必为李密所擒”。另一方面故意经常向自己的部下“妖魔化”李密,宣扬李密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说将来李密一旦入朝,所有和他打过仗的人一个也别想活命!东都军多次和李密交战,“没其父兄子弟,前后已多,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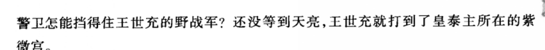
这是明摆着唯恐天下不乱的煽动,他想不露痕迹地激怒士兵,暗示他们去找投降派的文官们闹事。

元文都听说这事后,十分恐慌,他和内史令卢楚等人谋划,打算趁王世充入朝时,“伏甲诛之”。然而文官的心理素质确实很差,参与此事的纳言段达胆小怕事,他害怕假如事情不成功,反受连累。于是便派自己的女婿将卢楚等人的计划告诉了王世充。

一场血流成河的政变又开始上演了。

七月十五夜,三更时分,王世充率兵袭击通往内宫的含嘉门。元文都听说发生变故,一边安排军队抵抗,一边跑到内宫皇泰主那里寻求这个小老大的保护。但内宫的





警卫怎能挡得住王世充的野战军？还没等到天亮，王世充就打到了皇泰主所在的紫微宫。

当一个臣下以武力进攻皇宫的时候，说明他已视皇帝为不存在。所以，这一次，皇帝的龙袍已经小到罩不住一个国公的脑袋了。王世充在皇泰主的眼皮底下乱刀砍死了元文都。元文都临死前泪眼婆娑地对皇泰主说："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

皇泰主何尝不知道，可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自此，洛阳复制了长安的"木偶模式"政体，杨广的两个孙辈前赴后继地成了"傀儡双胞胎"。如果再加上宇文化及控制的杨浩，杨家简直成了一个生产傀儡的专业户了。不得已，皇泰主任命王世充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东都洛阳成了王世充的家天下，他以自己的哥哥王世恽为内史令，直接住在禁宫，其他所有的王氏子弟都统率兵马，大小政事也"悉以其党主之"。至于皇泰主杨侗，平时也就是"打打酱油"而已。

李密听到王世充在洛阳夺权成功的消息时，已经行进到了离洛阳不远的温县（今河南温县），得知城内事变后，他立即掉转马头，回到金墉，继续对东都实施包围。

不知道李密第一次听到这个"很霹雳"的消息时，有没有心痛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他出生入死地忙活了两个月，结果发现自己成了个迷路的孩子，转了一圈后，又伤痕累累地从终点回到了起点。他一直梦想着占领洛阳，可是，就在胜利触手可及的时候，王世充却代替他实现了梦想。

没等李密从与宇文化及这个重量级拳击手的对阵中恢复元气，精神饱满的王世充就向李密发起了挑战。

九月初，王世充率领两万多精锐士卒攻打李密，他首先屯军在偃师通济渠之南，并在通济渠水上架设了三座桥梁。李密探知军情后，命王伯当守卫金墉城，自己则带领大量精兵到达偃师，驻扎在邙山，准备迎击王世充的军队。

大战前，李密组织召开了一次由不同级别军官参加的军事扩大会议，商议攻打东都军战术方案。会上，裴仁基提出了一个"两条腿走路"的作战计划。他分析说，王世充带出了他的全部军队，洛阳必然空虚，瓦岗军可以派出两支军队，一支封住王世充军队的东进之路，限制他的迂回空间；另一支可以沿黄河西进，威逼东都。如果王世充回军救援东都，瓦岗军就按兵不动；只要王世充攻击瓦岗军，另一路东都附近的军队就乘机进击洛阳。

这真的是一个上乘的谋略，可以让王世充首尾难顾，疲于奔命。而对于瓦岗军来说，则是以逸待劳。

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一个后来对唐朝影响很大、全国人民都很熟悉的名人：魏徵。魏徵本来是武阳郡丞元宝藏的部下，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魏徵也就跟着成了李密手下的手下了。后来因写得一手好文章，被李密给挖到身边当了秘书，李密任命魏徵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虽然是文职军人，但涉猎广泛的魏徵对军事同样在行。他对长史郑颋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说魏公虽然屡战屡胜，但是精兵骁将伤亡过多，战士身心疲倦，这种情形下和东都军正面交战很不利于己。他主张抓住王世充缺粮这一命门，采取坚守不出的策略，消磨王世充军队的士气和粮食，等他们无粮而不得不退兵时再乘势追击，可稳操胜券。对于魏徵这么好的建议，郑颋轻描淡写、不屑一顾地给了七个字评语："此老生之常谈耳。"魏徵气得差点吐血，愤愤地回了郑颋八个字："此乃奇策，何谓常谈！"这是魏徵在隋唐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出场发言，《新唐书·魏徵传》开篇就将这一"奇策"列出，可见对其这一观点也是持赞成态度的。可惜的是，魏徵的首次出场不但没有得到出场费，还被上司抢白了一顿，弄得气呼呼地"拂衣而起"。自古雄才多磨难。这个时候，魏徵的磨难还不够多，所以还得继续往下磨。

当时久战的瓦岗军非常需要休养生息，裴仁基和魏徵的这两策是最立足现状且切合实际的，既能疗补自己，又能损耗敌人，属于功夫中的绵里藏针掌。如果照此法实施，瓦岗军不可能一溃千里、一朝败北的。

但是，又出现了但是。虽然李密也比较赞同"保守疗法"，但是他的手下将领们不干了。刚投降瓦岗军不久的陈智略、樊文超和单雄信等人立功心切，对王世充那少得可怜的两万人，他们主张予以快速出击，坚决消灭。当时瓦岗寨将领一边倒地求战，具体情形是"诸将喧然，欲战者什七八"，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了："密惑于众议而从之。"

求胜心切是兵家大忌。此时，众多瓦岗将领不但急吼吼地想立功，而且心里都已生出轻敌之心，可以说是败局初显。裴仁基苦劝李密不要正面出战，但毫无效果，他长叹一声对李密说："公后必悔之。"

可是，后悔有什么用呢？有时候，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两个天才和一群笨蛋的关系。

邙山位于洛阳的北面，对洛阳城而言，邙山是军事上的一个战略要地。李密带着程知节和内军驻扎在山上，派单雄信率领外军兵马屯集于邙山脚下的偃师城。两军相距很近，可互相支援。

李王两个冤家邙山之战的第一回合打响了。

王世充首先派遣几百名精悍骑兵渡过通济渠，向单雄信的军营发起猛烈攻击。李密见对方来势凶猛，立即调派裴行俨和程知节率军支援单雄信。裴行俨是裴仁基的儿子，这个裴公子很是勇敢，驰马飞奔，带头冲向敌阵。但和童山之战中的李密一样，不幸被一支流矢射中，摔落马下。在这种拼杀激烈的战场上，骑兵从马上摔下来，基本上是没有重新站起来的可能，因为在落地的同时，可能就被几把跟过来的刀枪给"光荣"了。但这一次，他的"非著名战友"程知节大发神威，上演了一曲"勇救战友"的大戏。

这个程知节就是国人非常熟悉的历史演义人物程咬金的原型。演义里的程咬金只会"三板斧"，而正史中程知节确确实实是有万夫不当之勇的。他见裴行俨摔倒，立

即将其救起，并杀死了好几个围上来的东都兵，然后抱着摔伤的裴行俨骑上了自己的坐骑，两人同骑一马向营内回撤。东都骑兵当然不想放过这两条大鱼，在后面策马狂追。一名骑兵赶上后，将手中的长槊刺向程知节。好家伙，经过长时间的休息，东都军果然内力十足，长槊从程知节的身躯洞穿而过。这个槊手很高兴，觉得终于杀死了瓦岗寨的一员大将，可是，就在他脸上的笑容还没来得及凝固的时候，一个令人骇然的景象发生了。被长槊刺成了"人肉串"的程知节不但没有倒毙马下，反而回身折断了长槊，而且还用手里的半截短槊杀死了追赶他的骑兵。牛成这样，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小人书里那些总也杀不死的天兵天将。

虽然程知节和裴行俨都没有命殒沙场，但这一仗，瓦岗军损失不小，"骁将孙长乐等十余人皆被重创"。从这场小规模的局部战可以看出，瓦岗军因极度疲惫致使战斗力下降。这一仗不是偷袭，没有埋伏，区区几百人的骑兵竟然重伤瓦岗十余名大将。但这种不寻常的状况并没有引起李密的反思，他继续陶醉在往日的胜绩中，对王世充轻慢不减。

《资治通鉴》载"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轻世充之心，不设壁垒"。一个几十万军队的司令部所在地竟没有一点防御设施，连个"万一"都不考虑。麻痹轻敌、疏于防范的恶果，李密马上就要自己吞咽了。

九月十一夜，王世充派遣两百多名骑兵悄悄进入邙山，潜伏在山谷中。第二天清晨，天还没有大亮，王世充就集合大部队准备出击。他在战前动员中告诫将士说：今天这一仗，不仅仅是胜负之争，而且是生死之决。成败在此一举。如果胜了，"富贵固所不论"，如果败了，"必无一人获免"。王世充在赌博，他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了这一战上。赢了，前程似锦；输了，万劫不复。他和李密经过大小百余战，败多胜少，这一战要来个彻底了结。他很幸运，这一次，他赌赢了，而且大赢特赢。

王世充带兵逼近李密时，瓦岗军还处在刚起床不久的懒洋洋状态中，大家还没来得及排好队，王世充就指挥士兵发起攻击。由于李密的军营没有设障，王世充所带的"出入如飞"的江淮劲卒眨眼间就冲入了瓦岗阵地，打了瓦岗军一个措手不及。为了打赢这一仗，王世充战前做了很多"功课"。他借鉴李渊的经验，费尽心机找了一个长得和李密很像的替身，捆起来藏在一旁。当双方士兵激战正酣时，他命人牵着这个假李密来到阵前，大声喊道："已获李密矣！"这些参战的东都士兵估计事先已经过彩排，都很配合地给王世充当起了托儿，一起大声高呼万岁。

瓦岗众人正在发懵时，王世充头天晚上埋伏在山上的骑兵犹如神兵天降般地从高处冲驰而下，直奔李密大营。瓦岗军全体出动，都在前线拼杀，大本营里空无一人，东都骑兵在大营内任意放火焚烧房屋，一时间，火光冲天。经过这一骗一烧，瓦岗军再也无心应战，所有人都争相夺路而逃，场面已溃散到无法控制。早前强烈要求和东都军"决一死战"的众多瓦岗将领张童仁、陈智略等在死亡面前，都选择投降了王世充。李

密只带着一万多人逃到了洛口。

当时守卫洛口的是李密的元帅府长史邴元真。这人是翟让的旧将，李密初开幕府那会儿，翟让将他推荐给李密作为长史。这很有可能是翟让有心要放一个耳目在李密那里，但碍于情面，李密“不得已用之”。虽然邴元真被李密留了下来，但李密一直对他存有戒心，“行军谋画，未尝参预”。年年月月坐冷板凳的邴元真对李密是一肚子加满脑子的意见。他听说李密兵败将入洛口城时，马上秘密派人和王世充接头，准备投降东都。李密通过内线得知这一消息后，故意假装不知，准备来个将计就计，等王世充率兵横渡洛水时，“半渡击之”。

趁敌人渡河渡到进退不得的一半时发起突然袭击，这种战例在中外历史上多如牛毛，而且以完胜居多。如果这一水陆偷袭战成功得手的话，李密还有一次翻身的机会。然而，难以置信的是，当王世充如约而至全军渡河时，李密派出的侦察骑哨竟没有发现，等到瓦岗军想要出击时，王世充的军队已经全部顺利渡河完毕。历史可真会开玩笑，一夜之间，此时的李密变成了彼时的王世充，他见王世充势大，估计自己不是对手，只得再一次东逃到虎牢。

到此为止，曾经声势震天的洛阳包围圈全部崩溃，李密好像是做了一场富贵春梦，醒来后“一夜回到解放前”。他的瓦岗瓦解了，他的投资崩盘了，他从引领大隋造反航向的龙头指标股变成了一只人见人弃的ST垃圾股。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他的部下死的死，活着的大部分都已成了王世充的部下，连战前苦劝他不要硬拼的裴仁基也带着儿子投降了洛阳。“善用马槊、名冠诸军”的飞将单雄信也见风使舵，投入到王世充的怀抱。

单雄信这个人在民间演义里是个“德艺双馨”的正面英雄，其实在正史中的他是一个腿软心硬、不具正人君子品德情怀的武将。李密逃到洛口后，单雄信手中还握有不少军队，但此时他却拥兵自重，对自己的首长不闻不问，更别提出兵支援了。当然，单雄信的见死不救，一方面说明他“职业操守”很差，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了当年李密残杀翟让所带来的恶果。献城投降的邴元真和隔岸观火的单雄信都是翟让的老部下，在李密最需要帮助的关键时刻，翟让的战友反水了。比较翟让新死时的平稳和安定，还真是应了那句俗语：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如果翟让还在的话，李密绝对不会走到这种凄惨的境地。

一路辗转，一路逃亡，最后李密渡过黄河，来到王伯当驻守的河阳城（今河南孟州），在这里，李密又一次组织众将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研究探讨下一步的走向。会上，李密提出了自己的打算，准备依托南面的黄河和北边的太行山这两大天然屏障，再东连黎阳，以图东山再起，同时，他还谈了自己准备去黎阳的想法。

从这次会议的结果看，李密这个人是不适合开会和搞民主集中制的。上次开会，众将一致求战，结果，他听从了多数人的意见，一个强大的瓦岗军团覆灭了；这次开会

终于没人求战了,但大家却一致求散。对于李密想去黎阳的想法,有人给他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提醒他说:"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这盆水果然把李密浇了个透心凉,他想:当年杀翟让的时候,徐世勣也曾被砍伤,差点丢命。如今,自己这只落魄的凤凰再跑到他的手下,要是他翻出以前的旧账,自己不就铁定死翘翘了吗? 于是他断了东去黎阳的念头。

李密放弃东去黎阳,也就失去了挽救自己的最后一线机会,随着这一决定的产生,他的生命正式进入倒计时状态。把自己过早送入坟墓的原因完全源于他有眼无珠、察人不准。对于"性贪鄙"的邴元真和"轻于去就"的单雄信,他的心腹手下宇文温和房彦藻早就劝他将这两人除掉。宇文温甚至对李密预言:"不杀元真,必为公患。"后来果然应验。可是李密却优柔寡断,不为所动。而对于徐世勣,不该看走眼的时候,他的眼睛却看歪了。徐世勣和单雄信是属于不同的两类人,单雄信是"腿软心硬",而徐世勣却是"腿硬心软"。后来确凿的史实表明,徐世勣是一个忠心耿耿、完全值得信赖的下属,他尽职尽责地为李密守卫着山东的大片土地。李密叛唐被杀后,徐世勣还上表请求李渊归还李密尸体,批准自己以君臣之礼重新安葬李密,并"大具仪卫,举军缟素",同时组织瓦岗旧将为李密戴孝。李密生前没有称帝,死后却享受了部下的君臣大礼,虽然是死不瞑目,但至少也应该有点欣慰地闭上一只眼睛吧。这样一个真义士,李密却猜之疑之,只能说他的失败是注定的。

以今天旁观者的眼光看,李密的邙山之败虽然是一次重大失败和挫折,但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失去的只是黄河以南地区的郡县,黄河以北从河阳到黎阳的这片不小的地区仍然控制在瓦岗军手里。这时候,黎阳仓还在,粮食不愁,兵力也还有好几万人,如果守住黄河防线,假以时日,卷土重来,发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逆转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被他招来参加会议的将领被打怕了,他们不愿意待在河阳扼守黄河,而是主张继续逃跑。这时候,李密没有拿出主将应有的杀伐铁腕镇住部下,见大家都不支持自己的意见,特别失望。也不知道是摆摆样子,还是真心想死,他突然拔出佩剑说"孤所恃者众也,众既不愿,孤道穷矣",边说边想抹脖子自杀。他的铁杆粉丝王伯当紧紧抱住他号啕大哭,于是"众皆悲泣"。一屋子挎刀握剑的大男人个个泪眼蒙眬,不是为生离死别的亲情,不是为锥心断肠的爱情,只是为穷途末路的殇情。

也许是把大脑哭得严重缺氧了,在一片呜咽声中,这个瓦岗寨大当家做出了一个严重缺心眼儿的决定:率众投降李渊。他对"悲泣"的众将说:"诸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无功,诸君必保富贵。""共归关中"是真的,"必保富贵"的承诺当然是领导在特定时期的特定鬼话了,八字还没一撇呢。其后的事实证明,李密的这次投降就像猴子捞月,不但没捞到月亮,自己还掉进水里淹死了。

见领导想归顺李渊,元帅府僚属柳燮忙在旁帮着论证这一决定的可行性,他认为李密和李渊是同族本家,而且双方一直书信往来不断,感情基础很好。而且他还认为

李密对李渊的成功是有很大帮助的，说李密“虽不陪起兵，然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长安”。

柳燮说的是实情。李渊没费多少周折就得以进入长安挟天子以令诸侯，李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的瓦岗军像一条巨蟒将东都洛阳的十几万隋军主力困在中原动弹不得。如果没有瓦岗军，东都隋军一定会西进救援长安，对李渊的义军形成夹击之势。而一旦腹背受敌，李渊的日子将会很难过，胜负亦难料。这也是李渊自降身价写信吹捧李密的最核心原因。不过，这种对李渊有功的想法显然是一相情愿，李渊是不可能认同的。就像玩麻将时，甲打出一张牌，让乙和牌了，乙不会对甲说，你对我和牌是有功劳的，我就不收你的钱了。

临行之前，觉得自己已经破落的李密劝王伯当不要跟着自己入关了，但王伯当态度坚决地表示“纵身分原野，亦所甘心”。王伯当真是条有情有义的汉子，无论李密得势与失势，王伯当对他都“不抛弃、不放弃”，最后果真陪着李密“身分原野”。后来李密策划反出唐朝时，他知道没有成功的希望，理智地劝说李密放弃逃反的打算。在李密执意要反时，他也没有告密领功或者与其划清界限，而是抱定必死之心对李密说：“义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听，伯当与公同死耳。”想来李密这个曾经声势显赫的隋朝造反界的“带头大哥”，一生只有一个半忠诚的下级和朋友，一个是王伯当，半个是徐世勣，因为生前他没有发现这个很有可能使他命运发生转折的朋友，所以只能算二分之一了。

于是，李密带着两万多人向西进入关中，投向了李渊的阵营，从此跳入深“渊”。在李密决定投降李渊的时候，李渊已经称帝建唐四个月了。

公元618年五月二十，经过长时间的伪装低调后，李渊终于揭掉了蒙在脸上的温情的面纱，他一招无影脚踢开隋恭帝杨侑，自己登基称帝，建立唐朝，年号武德，自此，绵延三百年、堪称中国封建王朝典范的唐朝正式亮相历史舞台，李渊就是开雄唐大国之先的唐高祖。

李渊的一生真是太幸运了，在那个群雄并起的乱世，他只用了四个月就占领了隋朝首都，只用了十个月就从“太原老大”成功升级为“大唐老大”。别人用同样时间只能生出一个孩子，他却“生”出了一个后劲十足的王朝。相对于同样从乱世中崛起、同样创建了强大汉王朝的刘邦和朱元璋，李渊的“投资”性价比最高，几乎没经历过风险。刘邦和朱元璋两人加起来总共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并多次侥幸死里逃生，才换来了皇帝宝座。和他们相比，李渊的造反相当于买了彩票，即买即开，即开即中。

李密率众归顺的消息让李渊大喜过望，就算他想象力再出奇，也不会想到“天下第一反”的瓦岗寨老大会主动向自己递送投名状，所以，他很重视李密的归降，当李密还在通往长安的路上时，他就派出大批使者前去迎接慰问。李渊的这种亲热和重视程度



让李密内心升起了很高的期望值,他觉得以自己的身份资历和贡献,唐朝廷给他一个"三公"高位应该没问题,但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李渊封李密为光禄卿、上柱国,赐给他的爵位是邢国公。上柱国和邢国公都属于荣誉称号,是虚职一类,光禄卿才是真正的行政职务,专门负责皇室祭品、膳食及宴席招待事务,相当于大唐皇家宾馆安排伙食供应的后勤部长和行政总厨,李密当然很不满意。唯一让李密欣慰的是,总经理李渊对他很好,不但和他称兄道弟,还将自己舅舅的女儿独孤氏嫁给他当老婆。

然而,和李密所享受到的贵宾待遇迥然不同的是,他带来的瓦岗士兵境遇却是"凄凄惨惨切切"。伙食很差不说,还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候甚至连续几天都没人管他们吃饭的事。这时候,李密已顾不上他们了,因为他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当初"诸君必保富贵"的承诺早成了一纸空谈,不但朝中许多大臣都轻视他,而且还有实权人物公开向他索取贿赂。

。一边是最高领导又送老婆又喊兄弟,一边却是最高领导的手下刁难索财,这种反常现象很耐人寻味。李渊是很有权威的,他要是真心关照一个人,他的手下怎么可能敢逆天威而动?从李渊一贯的为人处世手段和事情诡秘的发展过程看,我认为应该是李渊和他的手下故意给李密上了盘"西红柿炒豆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让李密这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最终因忍受不了欺辱而反出朝廷,然后他再光明正大地派兵,光明正大地将反贼处死。公元618年十二月,唐武德元年,李密借口去山东招集旧部讨伐王世充,反出长安,在今河南灵宝附近被早已设伏等候他到来的唐将盛彦师率军包围,他和王伯当均当场战死,终年三十七岁,此时,距他投降唐朝仅仅两个月。

一代杰出的农民军领袖终于砰然倒下,瓦岗小李死在了大唐老李的手上。总结李密两个月的投唐生活,其实就是唱了一出戏:老李搭台,小李唱戏。老李早就料到小李唱不完这出悲戏,而小李却一直蒙在鼓里。当初小李投唐时,玩儿的就是心跳,结果被老奸巨猾的李渊玩儿得没有了心跳。

不知道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裴仁基当时苦劝他的那句话:"公后必悔之。"

三十七、铲东击西

河东城一直是李渊的一个心病。在起兵攻取长安途中,屈突通驻守的河东城给他制造了不少的麻烦,既让他担心,又牵制了他的部分兵力。对长安来说,河东城就像一根立在东边后院的钉子,如果不将其拔掉,迟早会被其所伤。入主长安后,李渊下定决心要拔除这根钉子。

其实,自上次桑显和在潼关被刘文静大败后,屈突通就有点心绞痛了,因为他拿据险而守的刘文静毫无办法。这时候有人劝他投降李渊,但他说自己被两代隋皇"恩顾

甚厚”，决不做“食人之禄而违其难”的不忠之事，还常常摸着自己的脖子说“要当为国家受一刀！”攻下长安之后，李渊特意派自己的家僮去招降他，结果这个可怜的家僮当即被屈突通斩首。当他听说自己在长安城内的家属全落人李渊之手时，就命令桑显和镇守潼关，自己引兵东出，准备去投靠洛阳。结果他前脚刚走，桑显和后脚就举城投降了刘文静。得到这个险关之后，刘文静马上派遣将军窦琮和桑显和一起，经此关向东追击屈突通。

屈突通见后有追兵，立即转身布阵迎战。这时候，窦琮隆重推出了一个“法宝”——屈突通的儿子屈突寿，要他去劝说父亲投降。不料屈突通却没拿这法宝当宝看，他对着自己的儿子破口大骂道：“此贼何来！昔与汝为父子，今与汝为仇雠！”光骂还不算，他还命令左右弓弩手向儿子射击。历史书上没有写他的儿子“应弦而倒”，说明他手下的士兵还是比较识趣的，准确地把他这句话理解为应景气话，并没有真的射击，否则，他这个儿子死得可真冤，因为还没等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字上的口水干透，他就下马投降了唐军。

原因很简单。桑显和见屈突通油盐不进，便走迂回路线，做起了屈突通部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对那些欲往洛阳的隋军说：“今京城已陷，汝辈皆关中人，去欲何之！”

一语点醒梦中人！大家一听觉得此话很有道理，自己的家在北方，为什么要跑到南方去流浪呢？于是所有人都自觉自愿甩掉兵器，“皆释仗而降”。

屈突通见手下兵将全都缴械投降，一脸的无可奈何。都成光杆司令了，还拿什么打呀？此时，他已决定投降李渊，于是他跳下马，朝着杨广所在的东南方向再三跪拜号哭：“臣力屈至此，非敢负国，天地神祇实知之。”屈突通说的是真话，他的投降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若不是情非得已，想让这样一位猛将束手就擒，那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

对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刘文静是无权随便处置的，他立即派兵将屈突通送达长安，听候李渊发落。李渊很看重这个以前的同事，不但没有杀他，还任命他为兵部尚书，赐爵蒋国公，兼秦王李世民元帅府的长史。当然，屈突通也没有辜负李渊，为唐朝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渊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李靖、徐世勣、屈突通这样的小鱼、中鱼非常有容人胸怀；而对像李密、窦建德、杜伏威这样的大鱼，即使是主动归顺，也要想方设法将其搞死。

收编了大将屈突通之后，李渊命其到河东城下招降劝说由他一手提拔的守将尧君素。两人见面后，一个城上，一个城下，相对而哭。屈突通泪眼婆娑地劝自己的老部下放弃抵抗，及早投降。尧君素不但断然拒绝了自己昔日老首长的建议，还质问他作为国之大臣，为什么“负国生降”，为别人当说客。他还挖苦屈突通：“公所乘马，即代王所赐也，公何面目乘之哉！”





屈突通无可奈何地对他说：唉，我也是“力屈而来”。尧君素接过话茬说：“方今力犹未屈，何用多言!”他觉得自己的力量还没有用尽，叫屈突通闭嘴。屈突通并不是那种忘恩负义、有嘴无脸的人。被自己曾经的下级这样一顿教育，弄得他满脸通红，羞惭而退。

走了屈突通，又来了尧君素。河东这块骨头真难啃，把李渊的牙齿硌得嘣嘣响。后来，李渊又派从东都投降过来的和尧君素相熟的庞玉、皇甫无逸两人去当说客，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并让尧君素放心，李渊还赐给他“不死金券”，保证既往不咎，不搞秋后算账。这个待遇很高了，拥有“不死金券”，任何时候犯了死罪，只要不是谋反罪，都可以出示此券保住性命。

可是，不怕死的尧君素对大唐的购物券、“不死金券”一律不感兴趣，依然凭城固守。同事情、战友情都打动不了尧君素的心，那就用亲情去感化他。于是李渊又把尧君素的妻子送到了河东城下，让老婆去劝说老公。他的老婆情真真、意切切地劝他说：“隋室已亡，天命有属，君何自苦，身取祸败。”可惜尧君素不是“气管炎”，他不但不为所动，还在城头大声训斥老婆：“天下事非妇人所知。”光训斥还不算完，他竟拿起弓箭，对老婆“引弓射之”。尧君素可不像屈突通那样，只是做做样子，他是亲自弯弓搭箭，结果老婆“应弦而倒”。

不得不感叹，隋朝的爱国主义教育太成功了！一个中下级军官，在皇帝已死的情况下，还为了朝廷利益，舍弃一切，可以同事、朋友、老婆、孩子一个都不要，这种或曰疯狂或曰执著的行为到底是对是错?

此后，河东城在隋朝残余势力的坚守下，继续和唐朝对抗了很长时间。但由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城内的境况很惨，甚至发生了“男女相食”的人吃人现象。最后，尧君素被他哗变的部下薛琮、李楚杀死。正当薛琮、李楚两人准备向唐朝投降的时候，尧君素的亲信王行本又把薛、李二人杀死，继续据守。一直到武德三年正月，王行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开门出降。但是，对于这种不识时务的偏执狂，李渊是不可能给他好果子吃的，他亲自赶到河东将王行本斩首。自此，一直让他挂怀的河东后院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

李渊称帝建唐后，雄心勃勃地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武装斗争。唐政权建立初期，关陇附近主要存在三个较强的地方势力，除了李渊集团，还有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和武威(今甘肃武威)的李轨。这两人先后称帝，在长安西部虎视眈眈，特别是紧邻唐朝的薛举，一直对长安有所企图。

薛举是在金城府校尉的位置上造反的，造反资历比李渊还要老，他造反好几个月后李渊才从太原起兵。和许多造反者一样，薛举在扯起造反大旗那天就自称“西秦霸王”，年号秦兴。三个月后，又给自己加官晋爵——称帝。薛举造反后，形势一度很好，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军队发展到十三万人，整个陇西之地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后来他想吞并位于自己西边的李轨的大凉政权，率部向李轨发起进攻。结果事与愿违，他不但没抢到李轨的地盘，反而被李轨打了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夺走了他位于今天青海、甘肃一带的大量土地。这样，他定都的金城就失去了保护屏障，直接暴露在李轨的武器射程之内。于是，他不得已将都城东移，以避开李轨的威胁。公元 617 年七月，他迁都秦州（今甘肃天水）。

由于向西发展的空间已被堵死，薛举便一门心思东进。在向东拓土的征途中，他最辉煌的战绩是打败了盘踞在今天陕西陇县的拥有十万之众的唐弼，使自己的队伍急速壮大，人数由先前的十三万变成了三十万。随后他积极备战，准备继续向东进攻长安。

当时薛举三十万大军所在的位置是扶风郡（今山西凤翔），离西京长安只有三百里路程，快马一天就可以到达。正当薛举准备剑指长安时，李渊已经捷足先登了。这应该是让李渊想起来很后怕的一件事，如果他当时采纳裴寂的策略，打下河东后再进攻长安，那首先进入长安城的一定是薛举。所以，李渊及时抛开河东，抢"鲜"一步的决定是很英明的，再晚一点，黄花菜就凉了。

当薛举听说李渊已进入长安后，便暂时放下了东进的想法，转头围攻扶风郡。动静越闹越大的薛举引起了李渊的注意，他觉得要尽早打掉这股活跃在长安西院的"恶势力团伙"。于是他派李世民率兵西进打击薛举。

公元 617 年十二月，李世民在扶风大败薛举的儿子薛仁杲，丢盔弃甲的主帅薛仁杲由东向西一路狂逃，李世民则领兵一路狂追，一直从扶风追到了垅坻（今陕西陇县的陇山），距离薛举的都城秦州只有两百里。

这场大败把薛举吓坏了，他生出了向唐朝投降的念头，于是便问他的手下大臣："自古天子有降事乎？"其实薛举的这一问应该是希望朝臣们顺着他的话说：有啊，很有呢，大有特有！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顺水推舟地说出自己投降的打算了。可是，卫尉卿郝瑗立即对他的这一念头进行批驳，并列举了汉高祖刘邦、蜀汉刘备虽屡遭败绩却最终完成帝业的励志故事，劝他振作精神，树立信心。薛举被郝瑗一番现场激励后又来了精神，说："聊以此试君等耳。"他说他是故意拿这话试试大家的。

郝瑗这个人还真得说道几句，他本来在隋朝担任金城令，是薛举的顶头上司。因当时县城附近盗贼太多，郝瑗招募了好几千人并交给了校尉薛举，命他率军去讨伐盗贼。在郝瑗主持的出征饯行宴会上，薛举突然发难，在酒桌上劫持了郝瑗，然后造反成功。现在乾坤倒转，薛举成了郝瑗的顶头上司。不过，薛举对郝瑗还是挺不错的，在这次"廷励"之后，薛皇帝厚赏了郝瑗，还让他担任自己的特别参谋。感谢郝瑗是应该的，毕竟薛举造反集团的首笔启动资金就是郝瑗无偿提供的。

扶风之败后，薛举老实了半年多。在李渊正式称帝一个月后，他又率军向刚刚成立的唐政权发起攻击。于是李渊任命李世民为西征总指挥，率领由刘文静、殷开山、刘





弘基等八大总管组成的西征大军火速开往前线，希望将薛举的本部兵马一举摧毁，安定西线边界。

公元618年七月，薛举率兵进攻泾州(今甘肃泾川)，然后一路推进到高墌(今陕西长武)，声势很大，气势很盛。李世民率军到达高墌后，并没有和薛举军进行大规模接战，而是将主力排在薛军的侧前方，“深沟高垒不与战”。李世民估计薛军远离本土作战，粮草肯定不足，所以先坚壁不出，准备拖上一段时间，等对方粮草耗尽意欲退军时再乘势出击。这是对付强敌最常规的打法，很老土但很实用。要是这样一直拖下去，李世民预计的结果一定会出现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李世民能算到敌人没粮食，却没算到自己会生病！

在最需要主帅撑场子的时候，主帅却得了疟疾。于是他将部队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刘文静和殷开山，并且一再告诫二人：“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若来挑战，慎勿应也。”总之就是要他们俩别忘了“我拖，我拖，我拖拖拖”的中心思想。

刘文静和殷开山不大赞同领导的意见，他们俩想“拖”，是想冲进敌阵把薛举给拖过来。这哥儿俩并没有把李世民的话放在心上，而是认为主帅病了，自己更应该向对手炫耀军容，威慑敌人，免得被敌人看轻。于是他们把李世民的告诫当成了耳旁风，擅自将军队开调到高墌西南方的浅水原，并且像李密在邙山之战中的扎营套路一样，“恃众而不设备”。

薛举见到这种“捡钱”的机会岂肯放过？他率军蹑手蹑脚地潜到唐军背后，突然对浅水原的唐军发动袭击，目空一切的刘文静和殷开山当然猝不及防，被薛举杀得一败涂地。八大总管的军队全部被打散，“士卒死者什五六”，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等多名大将被俘。这一仗薛举以绝对优势杀败唐军，占领了高墌城，并将阵亡的唐兵尸首堆筑成“京观”。“京观”可不是旅游景观，这两个字的组合是很具残忍意味的，它是古代战争的胜利方为炫耀战绩，将敌人的尸体聚集在一起堆成一个金字塔状的高冢。

这种很不人道的事儿，李渊也干过。当年他在山西龙门大败毋端儿的农民军后，也将农民军的尸体堆成了“京观”。这一次，一报还一报。看来，惨无人道的事情还是不做为好。热衷于“京观”的薛举也没得到什么好下场，不久之后就一命呜呼。

这次战斗是李世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败仗。戎马生涯大半生的唐太宗每一次都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无论是主场作战还是客场打擂，他永远都是冠军。因为他的皇帝身份，这仅有的一次败绩被后来者涂上了各种扑朔迷离的色彩。很多人说他为了撇清和这次作战失败的关系，维护自己的“高、大、全”形象，篡改了历史，授意史官将这段事情写成自己因为生病而不知情，把责任都推到刘文静和殷开山的身上。也有史料上说，当李世民得知唐军扎营浅水原时，立即写信给刘、殷二人，命他们马上撤军，但信使还在路上的时候，战事就已经发生了。

时间太过久远，过程太过玄秘，所有的细节已无从查考，那就让我们用眼睛和耳

朵,姑妄看之听之吧。

浅水原之败令唐军元气大伤,李世民不得不撤兵回长安休整,而薛举继续率兵攻击驻守在其他郡县的唐军,并且连胜不断。这时,他的军事参谋郝瑗给他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军政态势,说现在“唐兵新破,将帅并擒,关中骚动,宜乘胜直取长安”。薛举采纳了这条看上去很美的建议。然而,正当他准备直捣唐都的时候,和李世民一样,关键时刻,他病倒了。巫师张牙舞爪地表演了一番后说,他这病是死亡唐兵的冤魂在作祟,于是天天给他驱魂赶鬼,结果硬生生把薛举也赶进了鬼魂的队列。

薛举病死后,太子薛仁杲继位为秦帝。薛仁杲“多力,善骑射”,是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他经常率军以硬碰硬,多次击败过剽悍的唐朝精锐部队。因为勇猛无比,他还得了一个外号:“万人敌”。“万人敌”属于真正的实力派,比偶像派的“万人迷”有分量多了。但这个“万人敌”特别歹毒残忍,“性贪而好杀”,他的嗜杀成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完全可以再送他一个外号——“万人恨”。

有一次,他抓住了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庾信的儿子庾立,在庾立拒绝投降后,他残忍地将庾立的身体在火上烤熟,然后割下肉来让军士们品尝。攻克天水后,他把天水的大款富豪全部捆绑倒吊起来,然后把醋灌进他们的鼻子里,将削尖的木锥插进他们的肛门,逼迫他们交出金银财宝。连薛举也觉得儿子的行为太过残暴,他常常训诫薛仁杲说:“汝之才略足以办事,然苛虐无恩,终当覆我国家。”

果然是知子莫若父。薛举说的很对,薛仁杲残暴自私所带来的恶劣后果,在他老爸死后马上就显现出来,许多将领对他心生不满,将帅离心离德,“众心猜惧”。

薛举死后,他的老上级郝瑗整天哭泣,最终因伤心过度追随薛举而去。薛举和郝瑗的死使西秦遭受了重大打击。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本来西秦这列火车正要飞速飙往长安,可就在发动机进行启动预热时,驾驶员和技术教练却突然死了。长安是去不成了,因为火车不是靠推的。失去了两大支柱,薛仁杲实力大减,只得掉转车头,主动收缩战线,将战略中心后退到折墌城(今甘肃泾川东北)。

李渊获悉薛举死讯后,立即再命李世民西进讨伐薛仁杲。李世民率军推进到高墌后,遇到了前来迎战的秦军大将宗罗睺。李世民使出了老手段:拖!宗罗睺多次带人在唐军营寨前高声叫战,耀武扬威。可李世民任他把喉咙喊破也不伸头,他的部下受不了这种窝囊气,纷纷请求出战。这次没病没灾的李世民态度坚决,对全军发出了一道死命令:“敢言战者斩!”

在李世民的强硬坚持下,唐军高挂免战牌六十余日。这两个多月,宗罗睺和他的士兵等同于在前线旅游休假,没有仗打,没有事做,天天在高墌城下晒太阳,小日子过得爽歪歪。

日子一天天过去,秦军的粮食一点点减少,最后终于无米下锅了。粮食一断,宗罗睺的军队坚冰便开始融化了,他的手下大将梁胡郎、翟长孙等先后率所部降唐。李世



民觉得出击的时机已经显现,为了更有效地歼灭秦军,他像一个高明的猎人,给天天在自己门前转悠的老虎下了一个环环相扣的致命"三联夹"。

第一夹:李世民命行军总管梁实率领一支部队移师浅水原,在上次唐军栽跟头的地方安营扎寨。这时候的梁实跟当年瓦岗的"包子"翟让一样,作用只有两个字:诱敌。宗罗睺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见唐军出动,他大喜过望,立即率领精锐倾营而出,向浅水原发动潮水般的猛烈攻击。梁实凭借险要地形对秦军进行反击。这是两支劲旅间的一场凶悍的较量。憋了太久的秦军释放出了强大的战斗力,而唐军同样顽强以对,他们在营中缺水、"人马不饮者数日"的情况下仍然成功地将秦军牢牢挡在营外,唐军战斗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李渊能从那么多反王中脱颖而出,成功化国为家,和唐军很能打的战斗力不无关系。

宗罗睺与梁实硬拼了好几天,虽然优势尚存,但由于目标久攻不下,兵锋已然受挫。此时,李世民对早已手心痒得不行的诸将说:"可以战矣!"于是,他果断地开出了第二夹:力战。

他派右武候大将军庞玉率军全线压往浅水原,向秦军展开正面攻击。见唐军大部队现身,宗罗睺也集中西秦全部主力冲上前线。秦军的强悍超出了唐军的预料,他们凭借骑兵众多的优势,向唐军阵地发起轮番冲击,令庞玉吃够了苦头,甚至"几不能支"。当时唐朝由于马匹奇缺,作战部队以步兵为主,而宗罗睺率领的秦军则是以骑兵为主,在装备上占了很大优势。所以,唐军打得比较吃力。然而,弓虽强但石更硬。就在庞玉苦苦支撑的时候,李世民具有决定作用的第三夹出手了:破袭。

宗罗睺见唐军被自己打得已有三分"醉意",心里很是得意,就在他想如何才能使对手烂醉如泥的时候,李世民又指挥一支大军从战场北面铺天盖地地冲杀过来。这太让他意外了,他完全没有想到,心里很纳闷:怎么唐兵跟老母猪下崽似的,来了一拨还有一拨?

这支出其不意的唐军让秦军措手不及,战场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本来"醉意"朦胧的唐兵由于有了新鲜血液的注入,像是喝了一碗醒酒汤,信心倍增、士气倍振、下手倍儿狠、嗓门倍儿大,一边砍杀一边大喊大叫,"呼声动地"。秦军抵挡不住,"士卒大溃",被唐军"斩首数千级"。宗罗睺带着败兵向折墌大本营逃去。

李世民决定趁热打铁,率领两千名骑兵紧追不舍。这时,以铁腕治军著称的大将窦轨拦在他的马前,苦苦劝他不要再冒险追击。他说唐军虽然打败了宗罗睺,但薛仁杲"犹据坚城",实力尚存,不能轻易冒进。而李世民却不为所动,认为"破竹之势,不可失也",于是继续带领少量骑兵部队向前猛进,同时命令大队步兵加快行军速度赶往折墌城。

薛仁杲见李世民打到了自己的家门口,马上将军队屯于城下迎击唐军。可这个不得人心的"西霸天"早已是众叛亲离,他手下多名骁将当着他的面,临阵投降唐军。薛

仁杲见状，心里发虚，从此绝了与唐军硬拼的念头，引兵入城，打算以城拒守。

大队唐军赶到后，立即将折墌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接着，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围城现象”——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在折墌出现了。唐军围城当夜，许多守城者“争自投下”。连守城者都争相出城，投入围城者的怀抱，这城是到不围自破的境地了。薛仁杲无计可施，只得献城投降。

薛仁杲被押解到长安，终于，他以一个战俘的身份来到这个他和父亲一直都很向往的大城市。长安不欢迎他，李渊更不欢迎他，不久，这个残暴之徒即被处死。

浅水原大战是唐建国以后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此役彻底打掉了盘踞在关西一带的薛氏父子军团，减轻了唐朝西部边境的压力，为下一步全面扫清河西的李轨创造了极为便利的地缘优势。在这次一系列战斗中，唐军死伤惨重，数以万计的士兵倒在了黄土高坡上。李世民登基后，曾专门命人修建寺庙，以超度在浅水原大战中阵亡的将士灵魂，同时下令将薛氏父子居住的薛王府改建为庄严寺。这座由薛举皇宫改建而成的寺庙现存于甘肃兰州。

如果将李世民一生指挥的战役战争进行排序的话，浅水原之战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一仗的胜利，完全取决于李世民的运筹帷幄。他坚壁不出两个月，明智地消除了对手的旺盛士气和兵锋优势；他将军队分成三队，对敌人进行波浪似的连环攻击，并最终靠这种“一波三折”的高明战法，达到了“后浪推前浪”的效果，将秦军拍死在沙滩上。怪不得毛泽东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中国历史上名将如云，同样作为军事天才的毛泽东能将李世民排在第一，实在是有其充分原因的。

薛举、薛仁杲被灭后，大唐帝国的首脑李渊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的眼睛又盯上了刚在武威称帝的大凉李轨政权。

第二卷

九州归心

一、脱“轨”的李轨

咱们曾经总结过，李渊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幸运的一生。其实根据李渊的表现，还可以在这句话后面加上一句“忽悠的一生”。

李渊的忽悠功夫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到了后半生，其忽悠功夫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硬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心眼儿多如筛子眼儿的造反界带头大哥李密忽悠得送了命。对于李渊来说，忽悠永不过时，只要他觉得有用，随时随地对随便哪个对象都可以施之用之。为了安定国都长安的西部边境，这一次，李渊又想忽悠大凉政权的李轨。

李渊自公元617年在太原起兵后迅速攻占长安，入驻长安仅仅半年，他就迫使自己拥立的隋恭帝杨侑禅位于自己。

说是禅让，其实谁都知道是咋回事。一个皇帝到了主动把龙椅让给别人的份上，只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皇帝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客观地说，李渊玩儿的禅让大戏和早年曹丕、王莽、刘裕等人导演的禅让片在内容风格上都是不属巧合、基本雷同的。但和大多数靠禅让得来的王朝都相对短命不同，李渊“捡”来的唐王朝存续了漫长的两百八十九年，并创造了中国封建王朝繁荣昌盛的高峰，这和李渊父子在建国初期为社稷打下的牢固基础是分不开的。

定都长安以后，大唐总指挥李渊开始有计划、有目标、有重点地四面出击，消灭国都附近的大小割据军阀。在打掉了长安之西的薛举、薛仁杲父子军团后，李渊又把目标瞄准了刚在武威称帝不久的大凉李轨政权。既然薛举父子都见鬼去了，李轨当然也要变成李“鬼”。

李轨的大凉政权当时所处的地点在今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他造反的原因很奇特，不是被隋政府所逼，也不是日子过不下去，而是因为害怕薛举。

李轨本来是武威郡（今甘肃武威）鹰扬府司马，家庭富有，在政府任职，朋友众多，在哪儿都能吃得开，生活过得那是蛤蟆趴在头上叫——顶呱呱。可是，薛举在距离武威不远的金城（今甘肃兰州）造反后，他头上的蛤蟆都吓得闭了嘴，因为薛举和他儿子薛仁杲的残忍暴虐是尽人皆知的。李轨很担心薛举会打到武威来，便和同郡的曹珍、梁硕、安修仁等人商量说：薛举肯定要来武威侵暴，“吾辈岂可束手并妻孥为人所虏邪”，不如大家撇开昏庸的郡官，齐心合力，共拒薛举，“保据河右以待天下之变”。

众人鼓掌通过了这条建议，于是打算推选一个领头人。别看这些人造反很积极，当领导却很消极，对“领衔主演”这一角色都“各相让，莫肯当”。最后，还是曹珍把李轨给推上了首长的“轨”道。他说：“久闻图谶李氏当王；今轨在谋中，乃天命也。”唉，一句“李氏当王”的政治谶言让多少人对号入座。

在推无可推的情况下，李轨成了造反派的首脑。他领人占据了郡城，自称“河西大



凉王”。有些东西,来得太简单,去得就不会很复杂。两年后,还没走上正轨的李轨就被风驰电掣的李渊战车撞翻了。

李轨是幸运的,好歹也做了千把天的帝王;李轨又是不幸的,碰上了李渊这个忽悠王做邻居。

李渊这人有个特点,凡是具有忽悠价值的,他一律照忽不误。早在他准备收拾薛举的时候,就本着远交近攻的策略,派人穿过薛举的地盘,千里迢迢赶到武威向李轨示好,说愿意和他世代友好。李渊忽悠李轨的招式跟当年忽悠李密大同小异。

第一招是写信“卖老鼠药”。他说要和李轨“共图秦陇”之地,意思就是说,咱俩把薛举这家伙分了,一人一半。第二招是认亲戚。和当年喊李密“大弟”如出一辙,他称呼李轨为“从弟”。

“从弟”就是现在所说的堂弟,俩人爸爸的爸爸是同一人。这么亲的叫法让住在比郊区还偏远的李轨心里跟灌了蜜似的,他马上派遣自己的亲弟弟李懋带着礼品、特产到长安进贡。

其实在统一战争中,战斗与忽悠同等重要。忽悠好了,战斗就少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反比关系。

李懋到达长安后,李渊忽悠度不断加大,册封李懋为大将军,拜李轨为凉王,等于承认了李轨政权。

不过,计划没有变化快。起初,李轨派弟弟到长安朝贡的时候,他头上的帽子还是“大凉王”。可是,当李渊派去的册封使节到达武威的时候,李轨已经宣布称帝,改元安乐,职务由王变成了皇帝。

就唐朝的册封到底是接受还是拒绝,大凉国君臣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李轨主张接受封号,他认为自己和李渊都姓李,“一姓不可自争天下”。可惜的是,他不够果断,没有明说“yes”or“no”,而是以征求意见的口吻问大臣:“吾欲去帝号,受其官爵,可乎?”站在臣下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当然是:不可以。那些刚刚被封了爵位和职务的大凉国大臣,肯定希望自己就职的政府级别高一些啊。,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其实从任何方面看,当时的大凉都不应该和大唐抬杠顶牛,因为他们没有资本和根基。资本指的是综合实力,根基讲的是民众基础。李轨所在的河西和薛举所据的陇右在地理环境方面相差不大,都是欠发达的蛮荒之地,人口稀少、生产落后,物力、财力、军力均严重不足,没有作为长久根据地应具备的上好硬件。力量比李轨强大得多的薛氏父子都被唐军剿灭了,力量单薄的李轨又怎是如狼似虎的大唐李氏父子的对手?所以,此刻接受唐朝的册封是很明智的行为。因为至少李渊此时还没有对李轨下手的计划,他还有比李轨更重要的刘武周需要解决。所以,即便是大凉国不想成为大唐的附庸,想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那也应该审时度势,本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思路,先答应加盟大唐,然后再苦练内功,徐图发展。

然而，李轨没有这样做，他在长史曹珍等人的劝说下，拒绝接受李渊的封号，并派尚书左丞邓晓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长安入见李渊，信中的落款是“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这个落款表明了李轨愿意称臣，但不愿取消帝号。也就是说，大凉和大唐之间是平等的国与国的关系，不是垂直领导的关系。李渊见信怒不可遏，立即将邓晓刑事拘留，并将兴师讨伐李轨之事提上议事日程。

怎样教训不听话的李轨呢？李渊不想亲自动手，于是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办法，让位于大凉政权西边的吐谷浑出兵攻打李轨。当时的吐谷浑可汗名叫伏允，当年他曾被隋炀帝杨广杀得大败，有国难归，只得长期流亡党项。赶走了伏允后，杨广扶立吐谷浑在隋朝作人质的伏允的儿子伏顺为吐谷浑可汗，但伏顺并没有回到吐谷浑，而是一直待在长安。后来趁着隋朝丧乱，伏允又带兵光复吐谷浑，重新登上了可汗之位。但他的儿子伏顺一直滞留在隋朝。李渊即位后，伏顺从江都回到长安，成了李渊手上的一颗外交棋子。于是李渊和伏允达成了一条“以出兵换儿子”的军事协议，李渊答应伏允，只要他率兵进攻李轨，唐朝就把儿子归还给他。思子心切的伏允一口答应，马上发兵攻击李轨。

杨广放在身边十几年都没用上的人物，他李渊十几个月就派上了大用场。面对如此善于就地取材的精豆豆，李轨这个大老粗被就地取命是预料中的事情。

尽管伏允按诺出兵，但吐谷浑的实力也只能和李轨的大凉你来我往地拉拉锯，把水搞浑而已，指望着吐谷浑把李轨完全放倒，那是不现实的。就在李渊准备对李轨用兵的时候，得知李轨的户部尚书安修仁是自己的手下安兴贵的弟弟，于是便派安兴贵去说服李轨，希望能促使河西问题和平解决。

安氏兄弟出身河西望族，家族势力在当地很强大，有十几名子弟在李轨身边担任机密要员。和《战国策》里那个准备游说赵太后的触龙一样，到达家乡武威后，安兴贵并没有表明自己是来当说客的，而说自己是来投靠李轨的。李轨对这个大凉的粉丝很重视，当即任命他为左右卫大将军。

在朝为官的安将军可以经常接触李轨。有一次，他趁着和李轨独处的机会，苦口婆心地做起了大凉皇帝的思想工作，说大凉不大，不过千里之地，而且“土薄民贫”，抗风险能力很差，不如效仿汉代窦融以河西五郡归顺光武帝刘秀的做法，对“战必胜，攻必取”的唐朝“举河西归之”。

但经过臣下的不断鼓劲打气，此时的李轨自信满怀，他对安兴贵的“归顺说”嗤之以鼻，并豪迈放言：“吾据山河之固，彼虽强大，若我何！”这个时候，李轨对安兴贵的看法有了改变，怀疑他是帮助唐朝来做说客的，吓得安兴贵忙不迭地表白自己对大凉的忠心，说安家“阖门受陛下荣禄”，绝不敢“更怀他志”。

阳的不行，就来阴的；软的不行，那就端出硬的。为了替李渊搞垮李轨，安兴贵、安修仁这哥儿俩很是敬业，他们偷偷联络附近的胡人共同出兵，向大凉发起攻击。李轨



不知是计，带兵迎战，结果大败而回，不得已“婴城自守”。见时机已经成熟，家族势力雄厚的安氏兄弟便率领亲信发动兵变，安兴贵大声对众人宣告：“大唐遣我来诛李轨，敢助之者夷三族！”最后，李轨被安氏兄弟押送至长安，李渊送给自己这个“从弟”的礼物是一个单音动词：斩。

李轨以他的人头成就了安氏兄弟事业的辉煌，事后，大唐皇帝论功行赏，封安兴贵为右武侯大将军、上柱国、凉国公，安修仁为左武侯大将军、申国公。

姓薛的死了，姓李的亡了。两个睡在大唐卧榻之侧的凶猛军阀，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被李渊彻底铲平。自此，河西、陇右再无战事，唐朝的西部边界得到了大范围延伸拓展，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解除了一大后顾之忧。西部边境的安定为唐朝下一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打掉太原之北的刘武周政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证。

二、恶少逃城

唐朝建国之初，面临的军事形势非常复杂，西有薛举、李轨，北有刘武周和突厥，另外，东边还有一个强大的窦建德军团。长安完全处在这三方力量的包围之中，和任何一方割据势力的斗争，稍有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陷入国破家亡的绝境。

李渊起自太原，所以太原一直是唐朝的重点保卫城市。扼守住太原，就可以阻止北方的政权势力南下，关中长安的军事压力就会减轻一些。而且，太原屯有大量的粮草武器等战略物资，可“食支十年”，是唐军起兵初期最重要的后勤供应基地。对这个北方军事重镇，李渊十分重视，起兵入关时，他指派自己的小儿子李元吉镇守太原城。因当时李元吉只有十四岁，李渊又叫女婿窦诞和右卫将军宇文歆共同辅佐李元吉。

在任命李元吉为太原留守这个问题上，李渊是任人唯亲。他那么聪明的人，应该知道自己这个幺子是个什么货色，能不能担此重任。他这一愚蠢的任命导致了后来太原失守于刘武周，给新建的唐帝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李渊和原配窦氏一共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因病早夭），四子李元吉。李建成厚道持重，李世民勇武多谋，唯独李元吉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坏事干尽，典型恶少一个。李元吉在太原担任一把手的时候，还是个和现在的初一学生一般大小的少年，但其所做事情的残忍、变态和荒唐程度，用令人发指、匪夷所思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十四岁的少男搁现在，在学校上生理卫生课都有点不好意思，而李元吉却已经有了好几百个奴婢侍妾。不仅如此，这个心理上有点变态和虐待倾向的皇子经常命这些娇弱的女孩披上战袍，玩两军对垒打仗的游戏。

这种“游戏”可不像现在军队演习训练时的“红蓝军”对抗，李元吉玩儿的可是“实弹射击”。双方女孩子拿的都是真刀真枪，刀剑落去，惨叫迭起，血肉横飞。这种非人

的武斗游戏，结果可想而知，少女们“前后死伤甚众”。为了寻求更大的刺激，李元吉还“身先士卒”，亲自上阵和女孩子们进行搏杀，并且还曾挂彩负伤。

我并不关心李元吉的伤势，而是替那些女孩担心，这样一个狼心狗肺的凶顽之人和那些弱不禁风的女孩实弹对阵，那不是犹如狼入羊群吗？他砍人砍到何种程度，那得有多少无辜可怜的女孩死伤在他的刀下？李元吉的奶妈实在看不过，便善意地劝说自己从小奶大的皇子，不要再玩儿这种危险暴力的疯狂游戏了。然而，李元吉不但不听，还很生气地“命壮士殴杀之”，将奶妈活活打死。

一个才十四岁的孩子居然连哺育之情都弃之不顾，这种人已经是禽兽不如了。

李元吉不但经常“打仗”、打死人，还特别喜欢打猎。他用来捕捉鸟兽的网就有三十车，这位酷爱打猎的皇子有句名言：“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不知道他这句话是否涉嫌抄袭汉武帝的“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这句名言？打猎在那时候和现在打高尔夫一样，是上层贵族的休闲运动。可这位上层人士在打猎的时候总是不分场地，经常毁坏农民伯伯的庄稼，史载其“常与诞游猎，蹂践人禾稼”。“诞”就是他的姐夫窦诞。

其实，毁坏庄稼这事对花花公子李元吉来说，绝对是最不值得一提的小意思，他还有许多让人毛骨悚然的爱好，比如拿活人当移动靶。

和宇文化及喜欢在大街上极速跑马不同，李元吉喜欢在大街上“当衢射人”。具体内容就是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找一个看着顺眼或不顺眼的人，拿出弓箭对着他便射，射中了，算那个被射者倒霉，医药费自理。当然，要是那些被射的“活靶子”比较机灵，对着箭支能来个左躲右躲、上躲下躲，那就最完美了。因为这个李皇子“当衢射人”的目的就是“观人避箭以为笑乐”。幸亏那时候没有冲锋枪，否则的话，他肯定会迷上“观其避弹”的。

就是这样一个始终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歹毒恶男，后来竟也敢觊觎大唐皇帝的宝座。在他的两个哥哥——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为皇位明争暗斗时，他在旁积极煽风点火，希望大哥干掉二哥，然后他这个三弟再“做掉”大哥，夺取天下。他曾经野心勃勃地对自己的手下心腹放言：“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在他的眼里，只要没有了文武双全、足智多谋的二哥李世民，放倒老实巴交的大哥太子李建成只是小菜一碟。从这个方面看，真的要感谢李世民果断发动了“玄武门事变”，倘若真让这么一个恶少登上皇位，那唐朝多半要和隋朝一样，出一个“李二世”。

李元吉和二哥李世民相比，好似是河豚和海豚，名字差不多，形状差不离，但本质差太多。河豚的内脏之毒可谓见血封喉，海豚却温和聪明，让人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同样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做人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哩！

在太原任意胡为的李元吉，如果能得到窦诞和宇文歆尽职尽责的提醒和监督，应该会有所收敛，但窦诞这个姐夫当得太不称职了，说他助纣为虐也不过分，因为窦诞对

李元吉的任何丧尽天良的行为都不加以规劝和制止，和另一个辅臣宇文歆的忧心力谏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屡谏屡拒的情况下，极富正义感的宇文歆无奈地向李渊打报告"表言其状"，将这位皇子的种种恶行写成内参，上报到他爹李渊那里。李渊见孺子如此不可教，生气地下令将李元吉撤职。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李渊也算得上是"大义灭亲"，做了个英明的决定。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免去李元吉并州（太原古称）总管职务后仅二十天，李渊又将其官复原职。

对于李渊的这一朝令夕改，史书上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太原城许多民众亲自到长安请愿，要求将李元吉李领导继续留在太原，列出的理由无非是"太原的发展不能没有李大人"、"没有李大人，我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类。当然啦，这些群体请愿事件都是李元吉自导自演的，太原人民要知道这种人准备离开，一定会像送瘟神那样，敲锣打鼓地为他送行的。

最后，李渊在"广大群众"的一致强烈要求下，再次任命李元吉主政太原。很显然，李渊这一决定是有意图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儿子在太原的丑恶行径，但是李渊对别人更不放心，他不愿意把这样一个对国家举足轻重的城池交给外姓人防守。可正是他的这一没有原则的愚蠢的任命，最终导致了太原失守。

武德二年（619 年）三月底，就在李元吉官复原职的一周后，盘踞在太原以北马邑郡（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率军向太原发起了攻击。刘武周自两年前杀掉了自己的老上级王仁恭自立后，就抱紧了突厥的大腿。他早就垂涎太原，爱上太原已经不是两三天了。但由于李渊工作做得很到位，和突厥的外交关系很铁，所以刘武周一直不敢染指太原，只能望着太原吞口水。然而，随着李渊建唐和唐军相继剿灭了薛举父子、李轨后，突厥对唐朝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隋末中原大乱以后，以前年年向隋朝进贡的东突厥突然间"身份置换"，不但不用再向隋朝送钱送物，反而有许多隋朝割据大员争着抢着巴结他。在被巨大的幸福感击晕了一阵后，突厥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自己永远当爷，就不能让隔壁的隋朝有爹出现，最好的状态是让那边满窝都是小侏儒，这样，凭着人高马大，自己就可以永远在一群小矮人中游刃有余。

当时，向突厥递投名状、拜门槛很流行，无论是中原还是北方的割据势力，都主动向与隋朝搭界的东突厥称臣或妥协。薛举、窦建德、李轨、高开道、王世充等人都先后向突厥称臣。和突厥地皮相接的李渊也不例外，他虽然不提"称臣"二字，但也是大打擦边球，和突厥签订了一系列"友好条约"。

李渊从太原起兵时，为了保证后院的安全，他向突厥承诺，西征长安过程中的战利品"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征发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按照这个合同分成，基本上是动产归突厥，不动产属李渊，突厥真是拣了个大便宜。也正是如

此，突厥始毕可汗才大力支持自己的民族兄弟李渊西争天下，因为李渊走得越远，他得到的利益就越多。

但是，令始毕可汗没想到的是，他这个民族兄弟"太猛"了，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就攻进了长安，登基建唐，而后又吃掉薛举、吞并了李轨。这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大手笔让突厥感觉到了李渊的危险，突厥觉得必须要控制一下唐朝的发展，否则，等他做大长高后，自己想领导一群小矮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所以，这次突厥不但支持刘武周进攻唐朝的后花园太原，而且还派来了军马参战。铁的事实表明，无论古今中外，国与国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

刘武周南下的势头很猛，四月初，其军队前锋就推进到黄蛇岭（今山西晋中）一线，和太原近在咫尺。太原城里的李元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别看他平时喜欢暴力，经常指挥奴婢侍妾真刀真枪地砍杀，可是，当形势真的需要他披挂上阵以暴制暴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摊糊不上墙的豆腐渣。自己是豆腐渣，却要求别人是钢筋。也不知道他是公报私仇还是脑袋被门挤过，在刘武周屯兵黄蛇岭的时候，他竟命令车骑将军张达"以步卒百人尝寇"。

敌人来了几个师，他居然只派一百人前去应战，这连以卵击石都算不上，完全是送一个连的士兵去集体撞刀自杀。张达以人太少为由拒绝执行命令，但官大一级压死人，他的长官李元吉不依不饶地"强遣之"。无奈，在战亦死、不战亦死的情况面前，他硬着头皮带着一百人冲向敌阵。最终结局，只要是人都能预测到："至则俱没。"面对这样没有人性的领导，张达的心拔凉拔凉的，他毫不犹豫地炒了老板李元吉的鱿鱼，转身跳槽到刘武周的手下，工种由将军变成了向导，带领新老板的军队袭击并攻陷了榆次。

占领榆次后，刘武周军团迂回北推，很快到达太原城下，并于四月十八成功对太原实施包围。太原战报让长安的李渊如临深渊，他于四月二十下诏，命太常卿、行军总管李仲文带兵驰援并州。

李仲文是前中原造反界"带头大哥"李密的叔父，不过他那个"航空母舰"侄儿已在四个月前被李渊所杀。不知道同样身为唐臣的李仲文是否深刻思考过英雄侄子的死因？是否有过兔死狐悲的感觉？两年后，这位屡破突厥的勇将同样步了侄儿的后尘，成为皇权政治的祭品，被李渊以暗通突厥罪处决。

在这次太原救援战中，李仲文颇有化悲痛为力量的架势，率军将太原城外的刘武周军队打得灰头土脸，逼得他撤围而退。然而，对唐军来说，这次局部胜利只是长达半年的太原战役中一次小小的亮点罢了。不到一个月，刘武周卷土重来，气势比上次更猛，并在短时间内连下石州（今山西吕梁）、平遥（今山西平遥），太原以南的主要屏障皆被刘武周拔除，太原城完全陷入刘军的战略包围圈中。

进入六月，形势进一步恶化，继石州、平遥后，刘武周又率军攻下了太原东南方的另一座重要城市介州（今属晋中下辖的介休）。至此，太原南向之路被全部切断，也就



是说,假如太原城被攻破的话,城内军民只能坐以待毙,没有丝毫突围的可能,因为通往长安的道路已被完全封死。

公元619年的夏季注定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夏季,整个夏天,李渊和刘武周一直都在赤膊对阵,热气腾腾兼杀气腾腾。在这次"太原抢夺季"中,刘武周大获全胜。六月刚开始,他的麾下大将宋金刚就领兵三万向太原发起进攻。

宋金刚这个人有必要作个专题介绍。别看此人的名字像个大老粗,其实是个文武双全的复合型人才。来武的,勇猛无敌;论文的,足智多谋。他本来是活跃在易州(今河北易县)的一个农民军首领,和另一支农民军领袖魏刀儿是拜把兄弟,两人关系不是一般的铁。他的这个哥们儿势力很大,手下一度发展到十几万人,但心眼实了点,被擅长搞假动作的窦建德以合资合作为名,杀了个猝不及防,最后连命也没了。宋金刚见自己的把兄中招身亡,很义气地领着手下一万多人去找家大业大的窦建德报仇。结果可想而知,当然是仇没报成,他自己还差点被窦建德包了饺子。于是,宋金刚带着剩下的四千人投靠了刘武周。

刘武周早就听说宋金刚会用兵,便对宋金刚大加重用,封他为宋王,并把自己的全部家产二一添作五,分了一半给宋金刚,同时还想将自己的妹妹分配给他当老婆。面对着位子、票子、妹子,宋金刚对刘武周可谓感激涕零,毅然"出其故妻,纳武周之妹"。宋金刚经常给自己的国君上课讲学,要他不能仅仅满足于缩居在荒凉的北方一隅,应该胸怀大志,先夺取太原,然后"南向争天下"。可以说,刘武周发兵南下和宋金刚有很大的关系。

刘武周和宋金刚这两大猛男,一个猛击介州,一个猛攻太原,把坐在长安龙廷上的李渊震得坐不住了,他再次诏令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行军总管李仲文率军迎击刘武周。可刘武周太不好治了。在北方所有的割据势力中,刘武周的实力最为强大。薛举和刘武周相比,也就相当于网球和篮球比大小,俩人的个头、实力不在一个级数上。

刘武周的强大在于他兵精将广,黄子英就是他手下的又一勇将。姜宝谊和李仲文到达太原前线后,遇到的对手就是黄子英。黄子英将和唐军交战的战场设在了地势险要的雀鼠谷。雀鼠谷在太原南边,三年前,当时身为太原留守的李渊就在这里以五千兵马战胜了农民军甄翟儿的三万人。

黄子英对唐军奉行"两个积极"策略:一是积极挑战,二是积极逃跑。当唐军部队驻扎时,他就派遣小股部队上前向唐军挑衅,士兵们一个个扯着嗓子朝唐军高喊:来呀,搞啊,谁怕谁呀!等唐军将领率部冲过去,他们随便招呼几下就假作不敌,扭头就跑。

经过这样几次打打跑跑之后,唐军放松了警惕,认为这些北方军,除了千米跑的成绩比较突出外,其他方面实在不咋的。于是,姜宝谊、李仲文作出了一个深入敌群追而歼之的决定。他们出动全部兵力,狂追那些每次都浅尝辄止的敌兵。然而,他们所做

的正是对手想要的,黄子英的主力全部埋伏在谷中,当唐军进入包围圈时,伏兵突然从四面杀出,唐军措手不及,死伤无数,连主将姜宝谊、李仲文都成了俘虏。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俩不久都逃回了长安,后来又被李渊重新派上了攻打刘武周的前线。

太原战场上,刘武周不断进逼,而唐军却表现欠佳,节节败退。李渊急得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也难怪他头痛,这一年是唐朝最紧张难挨的一年,就在刘武周横行太原的时候,河北的窦建德、河南的王世充也在长安的东南两个方向不断蚕食唐朝的郡县,他那个最能打的儿子李世民此时还在西部前线。北方战场连连败北,一时还真难找出能顶上去的人。

皇帝不急的时候太监都急,更何况皇帝此时已急得是华发早生,他手下那些大臣当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右仆射裴寂就向李渊主动请缨,要求率军东征,打击刘武周。

裴寂是李渊交情深厚的老伙计,他和大唐"一把手"李渊之间的关系,用如今的话说就是"无缝的"。李渊登基以后,曾满怀感激地对裴寂说:"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李渊当政期间,裴寂享受的待遇十分特殊,上朝的"八小时以内",李渊"必引于同坐";散朝的"八小时以外",则留裴寂"延之卧内"。办公的时候君臣并肩而坐,下班后还进卧室密谈,难怪史书言其"贵震当世"。

后世人觉得很奇怪,李渊为什么对裴寂那么恩宠有加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探讨一下。从现存的史料看,裴寂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出众的才华和本领,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对大唐的创立和建设也没有作出任何让人为之一震的贡献。如果一定要说功劳的话,他最大的贡献应该算是,在李渊起兵之初,作为晋阳宫常务副宫监的他将晋阳宫内的大批御用物资"捐赠"给了军方。这些物资是有精确的统计数字的: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铠四十万首,外加宫女五百。这些战略物资为当时李渊大军的后勤保障提供了强力支持。九万斛米至少相当于现在的两三千吨,以李渊起兵时的三万人计算,这些米够他的军队吃上好几个月了。

但要认真算起来,捐赠这些战略物资之功也不能全部摊到裴寂的头上,因为物资属于晋阳宫,而裴寂只是晋阳宫副宫监,正宫监正是李渊。李渊的几万人反正是要吃饭的,不管你裴寂捐不捐,李渊只要没有粮食,肯定会去拿的。所以,捐资拥军也谈不上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功劳。再看看裴寂的军功成绩单,完全可以用"大红灯笼高高挂"形容之。李渊起兵之初在霍邑遇阻时,他积极劝李渊退兵太原,要不是李世民的"哭谏",还不定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呢。进军长安时,他又和李世民"唱反调",建议李渊先扫平河东城,再西攻长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主意比放了三个月的饭菜还馊三分。真要依此计而行,长安早就被西秦的薛举占去了,因为当李渊夺得长安时,薛举的十几万大军离西京只有几天的路程了。根据裴寂的实际表现,他若是生在当代,比较适合做股票分析师,股民们只要根据他的思路反向操作股票,一定稳赚不赔。至于他这次主动请战刘武周,更是输得惨不忍睹,白白葬送了无数士兵的性命。





那么,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在唐初又红又牛,要什么有什么呢?据本人分析,李渊如此看重和信任裴寂,最主要的原因是,裴寂是他起兵的推手,正是裴寂的关键一推,才有他最后的临门一脚。如果没有裴寂的设计,李渊一时还难以下定造反的决心;而如果他没有及时起兵,错过了长安这个村,就不会有现在大唐这个店了。所以,他觉得裴寂是他后半生一不小心跌进幸福生活的一切原因之因。这一点,从李渊的言词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他不但说过"使我至此,公之力也"这句话,而且在有人反应裴寂有谋反倾向时,他曾直接对裴寂说:"朕有天下,公推毂成之也,容有贰哉?"很明显,他把裴寂看做了推动李氏战车启动的关键人物。

看来,两年前裴寂以杨广的两个妃子作诱饵,为李渊量身定做的美人局,李渊是打心眼儿里高兴。对照他后来对裴寂的感恩戴德程度,可以用一句歌词来总结: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在李渊有生之年,他一直"罩着"裴寂,即使裴寂有错,他也不加重罚。

在刘武周把李渊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裴寂的挺身而出让李渊很高兴。六月底,他任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率军讨伐刘武周,并允许他"听以便宜从事"。

"听以便宜从事"是一项很大的"优惠政策",一般只授予皇帝很信任的人。具体的意思是,被授予此项权力的人可以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自主做出进退攻守等一切指挥决定,浓缩一下就是:可以见机行事。因为在当时,对于许多重要城池或关隘,如果不经过皇帝御批,主将擅自作出攻打或是撤退的决定,是要掉脑袋的。隋炀帝杨广第一次征伐高丽时,就没有授予部队这项重要权力,结果高丽军在顶不住隋军进攻的时候就举白旗投降,而对于是否接受对方的投降,前线部队的首长是没有决定权的,必须要向杨广陛下打报告请示。最后,等陛下的批示到达前线的时候,本来"必下"的高丽军因缓过气来又拒绝投降,重新组织抵抗,让隋军十分被动。

裴寂得到这项权力后,把它运用到了最大限度。在战况危急时刻,他果然"见机行事",毫无顾忌地撒开脚丫跑到了安全地带。后来,李渊给他的小儿子李元吉也授予了这项权力,结果这个败家子在太原被围的关键时刻,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突然从前线蒸发,偷跑回长安,把太原拱手送给了刘武周。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表。

话说裴寂率领着八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山西进发。上次兵败被俘又逃回来的姜宝谊和李仲文因熟悉敌后情况,再次随军出征。一个月后,唐军抵达介休前线,向宋金刚据守的介休城发起攻击。宋金刚只有三万定杨军,他见唐军人多,而且来势汹汹,便依城坚守,给裴寂上了一碗闭门羹。两军在城下小规模摩擦了一两个月,也没发生过超过一万人参加的激烈战斗。见久攻不下,裴寂便带着军队撤退到距介休不远的一个叫度索原的地方。

度索原是一个丘陵地带,地势高处相对凸起,低洼处遍布涧水溪流,可以居高临下控扼介休。几万唐军压根想不到,这片丘陵竟成了他们的坟陵。

从战斗实况分析,裴寂的军事才能确实属于"水平有限公司"一族,他的目光只知道盯着明处的敌人,却不知道致命的威胁正是来自目光所不及的暗处。裴寂最适合的工作是宫监,擅长在宫殿里管带宫女,帮皇帝拉拉皮条什么的;至于布兵谋略,疆场纵横,他显然是刚刚冒头的黄瓜——太嫩。然而,他的对手宋金刚却恰恰相反,其战斗资历老得就像秋后的南瓜,掐都掐不动。当他发现裴寂在度索原扎营后,立刻喜上眉梢,想出了一条制服唐军的妙计。

唐军在度索原安营扎寨,不光是觉得这里的地形具有战略优势,也是看上了这里遍布的溪涧水。山水甘洌,泉水叮咚,不管它含不含矿物质、维生素,反正兵员、马匹饮水方便。可是,裴寂和他的部队只想到了水,却没想到这水是从哪里来的。而宋金刚想到了。他派出一支特战队秘密潜入山中,在流往唐军驻地的水源上方堵疏结合,改变了溪水的流向,一举切断了唐军赖以生存的液体命脉。

昨天还欢快流淌的溪水今天却突然枯竭断流,这事发生在尔虞我诈的两军对垒之时,本身就贴上了蹊跷的标签。可是,完全没有警惕性的裴寂还蒙在鼓里,他丝毫想不到这是定杨军在捣鬼。

军队在缺水的情况下还在原地坚持了几天,但情况越来越严重。没有米,还可以挖点野菜、搞点野味填填肚子,但没有水那是一点辙没有。在干渴的威胁下,裴寂决定移营就水,将军队开拔到距度索原三十里外的汾河岸边。于是,唐军开始拆除军帐,装运物资,数万人的军营一派乱糟糟的繁忙景象。

就在嗓子干得冒烟的唐军忙着搬家的时候,宋金刚出现了,他默默等待这一刻好久了。裴寂也想到对手可能会趁拔营之机实施偷袭,于是在介休正面的位置,他布下了警卫兵力,用以随时阻击出城进攻的定杨军。看到宋金刚果然率军出城向裴寂军发起了攻击,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殷开山凭借有利地形和定杨军展开激烈厮杀。

也许裴寂听到这个消息后,会对自己的"料敌如神"有点得意吧:小样儿,早就知道你要玩儿这手!可是,人家宋金刚玩儿的不只是一手,而是两手。他早已派出猛将寻相率领几千精骑绕行到唐军大营的侧翼,命他们趁唐军拔营的混乱之际,快速冲人营内砍杀。正是这支出其不意的骑兵让数万唐军遭受了灭顶之灾。而此时定杨军发动正面进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唐军的注意力,以利于侧翼寻相的偷袭。就在唐军和定杨军胶着于正面战场时,埋伏已久的寻相率领精骑快马,旋风般冲进了唐军大本营。

准确地说,此时的唐军大营已经不能叫"营"了,因为营房周围必备的基本防御设施已全部拆除,壕沟被填平,栅栏被拔除,帐篷物资很多都已进入打包装运程序。一边是有备而来、磨刀霍霍的骑兵,一边是毫不设防、埋头搬家的步卒。想想吧,那情景已经不能称之为战斗了,只能是惨烈的屠杀!定杨军如入无人之境,在大营内左冲右突,见人就杀。唐军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几万人以各种方式惊慌失措地躲藏逃命。

要知道,在短兵交接的冷兵器时代,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光在人数多寡上,军心



和气势也占了很大比例。特别是正在进行的战斗，如果军心一散、气势一落，任何人都无力回天。此时的唐军大营虽然有好几万人，但这几万人都是由一个个的个体组成，每一个人在看到马刀闪闪的敌人向自己扑来时，第一反应都是逃跑保命，谁还有革命的自觉性想去组织抵抗？再说，好几万人的大营占地很广，在那个通讯基本靠喊的年代，也无法在第一时间组织士兵进行有效还击。

正在正面战场上和宋金刚决战的唐军，不知道身后的大营里来了多少定杨军，见营内不断有受伤哭喊的大批士兵涌出，一下子慌了神，也开始边战边退，加入了逃跑的阵营。几万人为了躲避追杀，在漫山遍野间发疯般地狂奔，那场面，虽然残酷，却也不乏壮观。

跑，快跑，没命地跑。所有的唐军士兵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裴寂也是一样，但他比普通士兵多了四条腿，他骑着李渊赏赐给他的大宛纯种千里马，来了个“便宜行事”，一路向南狂奔，“昼夜驰抵平阳”。

仅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裴寂就从介休跑到了平阳（今山西临汾）。介休到临汾的距离可是不近，怎么也有五六百里地。裴寂只用了十二个时辰就跑到了，其中还包括吃饭、喂马、上厕所的时间，真是让人佩服佩服。

就这样，大唐的显赫权臣裴寂带领的八万救援太原的大军，还没到达太原就全面崩溃了。不过，在度索原之战中，二次随军的李仲文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他拼死保住了西河郡（今山西汾阳），为唐朝在河东留下了一块重要的根据地。这个地方后来牵制了宋金刚的众多主力部队，为李世民最终消灭刘武周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李仲文和姜宝谊都是再次北上，这一次李仲文立了功，而姜宝谊却让宋金刚立了功，他又一次在战斗中被俘。李渊听说姜宝谊遭俘后，流着眼泪说：“彼烈士，必不下贼，死矣！”故下令“赐其家物千段，米三百斛”。

李渊真是个英明识人的领导，对部下的个性了如指掌，他断定姜宝谊必定不会投降刘武周。果然，姜宝谊还想跟上次一样，来个“逃声依旧”。不过，对于他这个“二进宫”的老客户，宋金刚进行了重点防范，当发现他再次谋还时，立即将其斩杀。姜宝谊临死前，面向长安所在的西方怆然大呼：“臣无状，负陛下。”

真是忠诚良将，都为主人献出青春和生命了，还满腹愧疚地进行自我检讨呢。后来刘武周被消灭后，李渊给了姜宝谊很高的烈士待遇：“诏迎其柩，赠左卫大将军、幽州总管”，还给他封了一个“刚”的谥号。由此可见，李渊对军烈士的抚恤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这让其他活着的将士感受到了最高领导的良心和真诚。在人情世故的处理方面，李渊确实特别精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商很高。对一个把握宏观全局的领导而言，很多时候情商比智商更为重要。李渊能顺利抢到天下并迅速安定天下，和他的高情商有着不可割裂的关联性。

“裴跑跑”惨败之后，马上向李渊上表谢罪，请求组织处分。但即便是一战损失了

那么多唐军主力，李渊也没有深究他这个领导的责任。《新唐书》说"高祖薄其过，下诏慰谕"，并"复使镇抚河东"。

败得这样面目全非，不但不对其问责，还写信安慰他。同样是战败，一年前，在对西秦薛举的高墌之战中，大将刘文静一回到长安即被罢官免职。可见，李渊太偏爱裴寂了，真有点"乾隆爱和珅"的意味，失去了应有的原则。他让这个败军之将"镇抚河东"纯粹是"捉鬼当人用"，裴寂不仅没对河东起到"镇抚"的作用，反而胡乱指挥，出了许多馊点子，把本来就乱的河东弄得更乱。

度索原之败后，唐朝晋州以北郡县全部丧失，此后，唐军无力抵挡刘武周定杨军的攻击，在军事上全线溃败。黄河以东地区除李仲文死守的西河郡外，其他地区的大片土地全被刘武周收入囊中。此时，西北重镇太原已接近于一座孤城，陷入多面包围之中，危在旦夕。

宋金刚在击溃裴寂后立即率定杨军顺介休北上，与自己的大舅哥刘武周在太原城下胜利会师，再次对太原发起总攻。唐朝关中的主力此时已经告罄，没有再次增援太原的能力。李元吉本来眼巴巴地等着裴寂来给自己解套呢，然而，"救星"却在半路上被别人给"下套"了。面对定杨军的重重包围，李元吉心里已拿定了主意。九月十六这天夜晚，他一脸英雄之色对自己手下将领刘德威说："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不料，他却以出城战斗的名义，当夜带着精锐士卒和自己的妻妾马不停蹄地逃回长安找爸爸去了。

他刚离城不久，刘武周就挥军来到太原城下。皇帝的儿子都跑了，光剩下点老弱病残，谁还愿意卖力守城？刘武周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大唐的发祥地。

太原失陷后，李渊大发雷霆，他对礼部尚书李纲说"元吉幼小，未习时事"，所以才派窦诞和宇文歆辅佐他。而这两人却抛弃"强兵数万，食支十年，起义兴运之基"的太原城，实在是不可饶恕。他把满腔怒气全部撒到了宇文歆身上，认为他是城池失守的罪魁祸首，要将宇文歆斩首。

李渊同志的脑子没有进水，只是表现出了本性中极其自私的一面，亲疏有别。幸亏李纲是个极富正义感的贤臣，不然，宇文歆就被李渊当做替死鬼给"咔嚓"掉了。

李纲就是早年曾被山大王何潘仁强迫聘任为长史的那个才子，李渊因爱其才，于太原起兵后不久就将他从地方直调中央。李纲并没有因为皇帝暴怒就去附和他，而是指出"今日之败，诞之罪也"。他认为最应该承担责任的应当是驸马爷窦诞。因为对于四皇子的骄奢放纵，具有姐夫和辅臣双重身份的窦诞不但不对其进行规谏，反而为他掩饰，致使纰漏越变越大。而宇文歆在劝谏无效的情况下，早就将这些情况上奏了朝廷。他对宇文歆的定性是一句感情色彩浓厚的话：宇文歆"乃忠臣也，岂可杀哉！"

读史使人感慨！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出了太多个性秉直的诤臣，他们坚持原则，不畏强权，不惧献身，他们是浩瀚史册中熠熠闪动的亮色钻石，金贵无比。

李纲的反对意见很快有了效果。第二天，李渊就主动召见李纲，态度诚恳地对他表示感谢，说：因为有你，才使我没有滥施刑罚。对于太原失守事件，李渊也想明白了，说"元吉自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

拿下太原后，突厥的代理人刘武周面临的形势一片大好，他充分感受到了"与李渊斗，其乐无穷"的美妙。太原是个大城市，车如流水马如龙，其繁华程度比他定都的马邑好得不止三两点。于是，他以战胜国的姿态将都城迁到了太原。

一切安顿妥当之后，他继续自己的"股本扩张"计划，又派宋金刚率领全部主力南下，进攻晋州，并很快占领了晋州城，接着挥军一路向南进军，进逼绛州（今山西新绛），同时由绛州平行东推，兵锋直指龙门（今山西河津）。

龙门是连接黄河东西两岸的重要渡口，绛州是护卫渡口的屏障，如果这两座城池失守，那刘武周往来长安就几乎变成"自由行"了，定杨军可以以此为跳板，进退自如地杀向唐朝的都城长安。与此同时，宋金刚还分兵出击，攻打绛州东侧的翼城和绛县。此时，整个山西已基本处于定杨军的控制之下，唐军被压制到靠近黄河的山西东南一隅，苦苦支撑。这时候，"裴跑跑"裴寂在哪里呢？他又在干些什么呢？

叫裴寂带兵打仗，纯粹是赶鸭子上架。鸭子知道自己不会上架，但裴寂不知道自己不会打仗。《资治通鉴》鉴定裴寂"无将帅之略"是非常中肯的。面对强敌，裴寂的战术口诀就是一个字：躲。宋金刚一路进攻，裴寂一路闪避。当时的裴寂被势不可挡的定杨军逼到了虞州（今山西运城）和泰州（今山西万荣）的角落里，这儿是山西的最南端，他已经退无可退，再往下就得过黄河进河南了。

裴寂不但自己躲，还要求人民群众也跟着躲。他的战术思路是坚壁清野，和当年杨广对付造反者的手段一样，他强迫民众集中迁移到城邑坞堡内，让所有的村寨都唱"空村计"，使定杨军什么补给也得不到。而且，裴寂干的比杨广更绝，更不得人心，因为形势紧急，他除了用强制手段迫使当地土著居民马上离村离庄外，还将他们一时带不走的所有粮食资财全部焚毁。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等于是让大家净身出户，理所当然地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

也是啊，两军打仗，凭什么让毫无关联的第三方老百姓砸锅焚米，为唐军买单呢？官逼民反，裴寂这一蠢策使民众"惊扰愁怨，皆思为盗"。在这种百姓人人自危，担心自己一夜变成穷光蛋的情况下，造反就有了市场。夏县的吕崇茂揭竿而起，聚众杀死了县令，占据县城，自称魏王。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吕崇茂主动向刘武周示好，接受定杨军的领导。

那时的夏县今天依然叫夏县，隶属于现在的山西运城。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老城，之所以叫夏县是因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曾在此建都。这座县城位于当时裴寂所在泰州的东南方向，虽然很小，但也能成为在唐军大后方呼应刘武周的棋子，所以必须尽快将其将死，以绝后患。于是裴寂亲自率军讨伐吕崇茂，结果这个拥

有正规军的丞相级别的国家大员竟被一个小县城的乡间土豪打得落花流水，再一次充分证明了“裴跑跑”在军事上的无能。

见裴寂搞不定吕崇茂，李渊又下诏，命令永安王李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四人领兵攻击夏县。为了拔掉这根肉中刺，唐朝派出了一个以郡王带队的豪华阵容，吕崇茂的面子可真够大的。不过，令李渊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表弟——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在此之前就已经生出谋反之心，正当他决定要反水响应刘武周时，吕崇茂的造反打乱了他的节奏，他只得暂时将造反计划搁置起来，以待后发（具体事件，下文详述）。

永安王李孝基率领唐军星夜兼程赶到夏县，将县城团团围住，猛烈攻打。然而，此时黄河以东的形势对唐而言，是七处冒火、八处冒烟。因为当时山西最南端的河东城（今山西永济）仍掌握在隋朝残余势力手中，虽然尧君素已死，但他的部将王行本继续据守城池，响应定杨军。

吕崇茂和王行本虽然势小难成气候，但由于夏县地理位置特殊，他们对唐军形成了不可忽视的牵制和制约。刘武周、宋金刚、吕崇茂和王行本由北向南组成的四点一线，对长安构成了很大威胁。如果唐军在河东战场再次败退，将不得不面临全线撤出黄河以东地区的严重后果，届时原属唐朝的河东所有郡县也将全部无条件过户到刘武周名下。这还只是直接损失，看不见的间接损失会更大更严重。丢失河东以后，黄河将由原来的唐朝内河变成界河，它的沿线战略运输功能将立即化为乌有。同时为了防备对岸的进攻偷袭，唐朝必须要在沿河一线布置大量的防守部队，这将会给正在为统一全国而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的唐朝带来致命的兵力紧张问题。

另外，从政治形势上看，刘武周独享河东以后，实力必定大增，而且在地理位置上和东面河北的窦建德、南边河南的王世充连在了一起。如果这三家或其中的任何两家达成了连横，那李唐将陷入更加可怕的境地。

此时，唐朝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军事危机。面对如此糟糕的情况，李渊有点心灰意冷了，他害怕河东的唐军在强敌面前崩溃覆灭，给自己带来难以收拾的局面，便生出了“保守治疗”的想法。他给部分高级将领发出了亲笔敕书：“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

和起兵之初在霍邑遇阻一样，在前途未卜、方向未明的时刻，李渊总是小心谨慎地采取保守方案，他担心一次性把底裤都给输掉了，玩儿裸奔可不是他的性格。所以他决定收缩战线，集中兵力凭借黄河天险，据守关西之地。

但是，和两年前反对他在霍邑退兵一样，他的二儿子秦王李世民再次反对他的这一妥协政策。此时，李世民已处理完西部战场上的所有事宜回到国内。他上表对父亲说：太原是王业的发源地，唐国的根本，决不能“举而弃之”；而且，河东地区富饶殷实，京城必须仰仗它保证供给。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他还拿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求李



渊派给他三万精兵，他保证“平殄武周，克复汾、晋”。

儿子的建议让老子的腰板有了硬挺的感觉，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调集当时关中所有兵力交给李世民，让儿子放手去干，希望他能救市成功。十月底，李渊亲自赶到黄河岸边的长春宫（今陕西大荔境内），为儿子出征壮行。十一月初，李世民率兵越过黄河，屯兵柏壁（今山西新绛境内），拉开了“李刘决战”的大幕。

三、唐初第一冤案

就在河东战场的形势日趋紧张的时候，唐朝廷内部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重大事件——开国功臣刘文静被李渊以谋反罪斩首。这一案件在唐朝初年影响巨大，没有人会想到，刘文静这样的开国擎天人物，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唐朝资格最老的开国元勋只有四个人：李渊、李世民、裴寂和刘文静。这四个人是太原起兵的首谋，最早的造反机密只有他们四人知道。刘文静和李世民先设计好了造反的程序模式，在他俩面前，裴寂还只能算是个后来者。在计除王威、高君雅事件中，刘文静是执行总导演，诬告王、高二人私通突厥的信件就是他亲手起草的，向李渊递状告发的也是他，最后，在王、高两人当堂争辩的时候，还是“文静叱左右执之”。

从太原起兵后，刘文静带着斡旋的重要使命北上，说服突厥出人出马，和李氏联营；在李渊攻打长安时，刘文静据守潼关，拼命将一心驰援长安的屈突通死死挡在关外，并在潼关战场上血战桑显和，为义军顺利拿下长安创造了不小的便利条件；后来他又降伏了猛将屈突通，并率兵东出潼关，横扫河南，夺得了洛阳以西的大批郡县；唐建国后，他仍跟随李世民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功劳簿上是红勾一片。这样的重功之臣，竟被莫名其妙地以谋反罪诛杀。李渊确实是心肠太绝，下手太狠！

刘文静的资历和军功确实可以睥睨群雄，但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睥睨裴寂。因为裴寂不是英雄，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唐朝刚定都长安的时候，李渊论功行赏，封裴寂为尚书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这两个官儿，一个是尚书省首长，一个是门下省老大，都是重要岗位。但不久两人间的距离就越来越大，因为李渊太宠裴寂了，除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外，还有更多众人所不能及的特殊待遇。皇宫内有什么好吃好喝的，李渊总不忘叫人送一份到裴寂家中，见面时，身为皇帝的李渊对臣下裴寂竟不直呼其名，而是“呼为裴监”。“监”指的是裴寂起兵前担任的晋阳宫监一职，他们君臣这份亲密无间，不知羡煞了多少朝臣！

在讨伐刘武周之行中，裴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输的那叫一个惨！不但使数万唐军白白命丧沙场，还给整个河东战局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使唐军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按理说，对这样的败军之将，即使不斩首示众，但判个几年徒刑是完全应该的。然而，李渊将裴寂从战场召回后，先是骂了几句类似“你对得起我吗”这样不痛不

痒的话，再装模作样地将其关押审讯，等风声稍微平息后就把他放了出来，而且“宠待弥厚”。

裴寂在战场上屡战屡败，在官场上却是“越败越宠”。因为爱，所以爱。李渊就是喜欢他，没办法。曾有人告裴寂谋反，李渊不但不相信，反而为了安慰裴寂，给裴寂压惊，还特意派自己的三名贵妃带着好酒好菜去裴寂家陪他吃喝玩乐。

而刘文静在西征薛举首战失败后，李渊却将刘文静的职务一撤到底。刘文静再征薛氏胜利后，李渊虽然给了他一个民部尚书的职务，却不让他在中央机关坐班，而是叫他跟在李世民后面打仗。这种把冬瓜栽到南瓜地里的安排，显然是有意想让他远离中央权力中枢，当然让他更加恼火。

刘文静把自己和裴寂一比，觉得太不公平了：自己功劳比他大，才略比他足，职务却没他高，待遇也没他好。于是刘文静开始不服气裴寂所得到的一切，他和裴寂较上了劲。以后每当在朝堂议政，任何事情，凡裴寂赞同的，刘文静必定反对；裴寂说东，他就言西；裴寂说马，他就讲鹿。反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肯定在裴寂家”。文绉绉的裴寂明显干不过气呼呼的刘文静，他经常被刘文静羞辱，两人的怨隙越来越深。

唐武德二年(619年)的某月某日，刘文静和同在朝廷任职的弟弟刘文起在家中喝酒。借酒消愁愁更愁，酒到深处时，刘文静“拔刀击柱”。当然，柱子是他自己家的，不算损坏公共财物。这本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但问题是刘文静手在动，嘴也没停着，他边砍边骂：“会当斩裴寂首！”

本来这种在家里关起门发泄一下情绪的事情是无人知、没人晓的，但是当时在旁边伺候他们的恰巧是一个因失宠而心怀怨恨的小妾，这个小妾把刘文静当天的言行详细记录在案。更巧的是，这一时期，刘文静家中也出现了一些貌似怪异的反常现象，具体是什么怪异之象，没有资料可循。推测一下，也无非是灯烛无端熄灭、门窗自动开关、头皮突然发麻、夜晚噩梦不断之类的。要是搁现在，这些现象都可以用科学知识很好地加以解释，但那时候，“赛先生”还没萌芽，社会思想比较蒙昧。刘文静认为一定是屋内有妖，于是他和弟弟搞起了迷信，找来巫师在家中嘴衔利刀、披头散发地做法，希望借此驱赶妖魔。

可惜事与愿违，他不但没赶走子虚乌有的妖魔，反而招来真真切切的灾祸。那个小妾将这些“情报”添油加醋一番后告诉了自己的哥哥，说刘文静在家中诅咒皇帝早死，密谋造反，让哥哥去朝廷告发刘文静谋反。

李渊接到线报后，马上成立了由裴寂、萧瑀担任组长的“刘文静谋反”专案组，二人对刘文静进行了“两堂会审”。此时，刘文静不可能想到他会因此事掉脑袋，根本没拿审问当回事，大大方方地承认了自己酒后确实说了牢骚话，也承认了自己对主审官裴寂的嫉妒和不服。他说起兵之初，自己当司马，裴寂做长史，两人地位相当，而现在裴



寂是坐上了直升机，越飞越高，自己却驾驶潜艇，愈潜愈低。裴寂是高官大宅，而同为起义元老的自己却"官赏不异众人"，老母亲在长安还是无房户，"风雨无所庇"。

刘文静说的也是实情，但他似乎是个政治白痴。裴寂的府第、帽子等，这一切都是李渊给的。刘文静眼红、嫉妒、不服气的后面，分明隐藏着对皇帝李渊赏罚不明、厚此薄彼、缺乏原则等一系列做法的不满。所以，他在得罪了裴寂的同时，也得罪了李渊。从整个事件来看，在这起可大可小的案件中，李渊一开始就决定舍小取大。案子本身涉及裴寂，李渊不仅不让裴寂回避，还派他去当主审官，这是明摆着授意裴寂要公报私仇，把案子"做大做强"，放倒刘文静这个挑衅的"小强"。

当审讯刘文静的笔录摆到李渊的面前时，李渊带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引导口吻对群臣说："观文静此言，反明白矣。"仅凭一个从醋坛里爬出来的小妾的一面之词，就断定一个开国重臣有谋反之心，李渊肯定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此时，我们不禁想问唐朝的总统阁下几个问题：刘文静谋反的动机是什么？他靠什么谋反？用牙咬还是拿头撞？同谋还有谁？争天下夺皇位这么大的事，他总不至于独来独往，一个人拎着一把杀猪刀就冲出来了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尽管李渊希望众臣附和他，但并没有人支持刘文静谋反论。专案组组长萧瑀和李纲"皆明其不反"，秦王李世民更是反应激烈，他连续上表，力陈刘文静之功，指出其虽因待遇问题屡发怨言，但"非敢谋反"，请求父皇网开一面，赦免刘文静。此时的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人希望刘文静去死，这个人就是裴寂。

裴寂装着一副大公无私、忧国忧民的样子对李渊说：刘文静这人，"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在这节骨眼儿上，裴寂却使了黑招。他先是故意夸大刘文静的才华，说其才情天下第一；然后又放大刘文静的危险，讲其性格粗暴凶险。这让李渊觉得，假如这个人不死，自己将来一定不得活。

裴寂的一番话对刘文静的生死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如果说李渊对杀不杀已被推上绞刑架的刘文静还在犹豫的话，裴寂的这句话就等于踢掉了刘文静脚底下的垫脚石。因为李渊向来对裴寂是"言无不从"，史书也证实了裴寂对刘文静案件的决定性影响："上素亲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

不久，刘文静和他的弟弟刘文起一起被斩首处决，死时五十二岁，比李渊小两岁。临刑前，刘文静伤感地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意思是谴责李渊过河拆桥，残杀功臣。

这句源于范蠡的名言，西汉的名将韩信也曾经说过，不过刘文静和韩信当时所处的情况迥然不同。如果说李渊这样做是在故意清洗功臣，似乎有些言不符实，因为彼时的唐朝还处于群虎争霸的时代环境。李渊虽有统一全国的雄心，但是否能如所愿，他心里是没底的。当时各地的割据势力都不容小觑，仅江南的萧铣就"胜兵四十余万"。再加上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杜伏威以及其他多如牛毛的小集团，李渊要想扫

平全国，差不多需要灭掉多达一百万的地方军队，而李唐自己也就只有三四十万的作战部队。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李渊不可能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能“解放全中国”。

可以说，斩刘文静那会儿，正是李唐急需用人的时候，像刘文静这样智勇双全的大将，完全称得上是大唐宝贵的国家财富。而一贯聪明精明开明的李渊却在这种敏感时刻执意要杀掉一名战功卓著的国之大将，实在让人猜不透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近来有史家学者认为，这是李渊故意敲山镇虎，警醒李世民，因为刘文静一直是“秦王系”的人。

本人认为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当时唐朝还处在打天下的阶段，丝毫看不出大一统的势头，政治斗争的土壤还没有生成，李渊和他的儿子们正处在父子同心、同仇敌忾的黄金和睦时期。而唐初的李世民，绝对是李渊手上不可或缺的一把屠龙刀，如果失去这把利刃，对唐朝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李渊没有任何理由针对李世民搞小动作。

在这场刘裴博弈中，裴寂以其所处的特殊宠位，不露痕迹地“做”掉了刘文静，他是一个完胜者。可是，七年后，唐朝变成了李世民的个人财产。他登基后的第三年，即为刘文静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并将裴寂罢官流放。不久，裴寂就郁郁而终。不管怎样，唐太宗李世民也算替自己的爱将报了当年冤死的一刀之仇。

善恶到头终有报。裴寂，他是一个口袋里装着欠条的人，他的死是为了还债。让人没想到的是，刘文静的两个儿子刘树艺和刘树义并不领李世民的恩德，在唐政府批准刘树义袭爵父亲鲁国公的称号，并赐予娶公主为妻的崇高荣誉的情况下，两兄弟仍然对父亲的枉死耿耿于怀，最后刘树义竟与哥哥刘树艺一同策划造反，结果被双双诛杀。

四、剿灭刘武周

刘文静被杀后，李世民很受伤，但他无力阻止，只能内心伤悲。在刘文静死后一个多月，趁着黄河结冰，李世民率领三万唐军踏冰过河，屯驻在柏壁，与宋金刚相持对峙。

当时的河东对唐军来说是一穷二白，形势坏到了一定程度。河东的重要郡县除了绛州和西河以外，皆落入刘武周的定杨军手里。幸好绛州还在，否则，唐军强渡黄河一定会付出重大的代价。而且如果河东没有一块根据地，大军就无法立足，即使过去了，也会被宋金刚的军团主力就地围歼或者逼进黄河“冬泳”。

李世民这次悬军深入敌境，其实是一次惊险的豪赌，因为严峻的形势要求他必须冒险出击，保住唐朝在河东南端的重要堡垒——绛州，然后以此为基地，呼应中北部的西河，步步为营，吃掉宋金刚。当时他三面环敌，一面临河，如果落败，恐怕连“便宜行事”的机会都没有了。然而，战争比的就是智慧和勇气，李世民这只大唐国宝级的功夫



熊猫从容镇定，运筹帷幄，最终来了个漂亮的火中取栗，把五大三粗的宋金刚变成了竹叶美餐。

其时，绛州附近地区都是无人入住的空村寨。老百姓早就被一拨又一拨的军队抢怕了，都携家带口躲到了坚固的城堡中闭门不出。这种境况让唐军很麻烦，冲锋杀敌虽然不需要群众，但军队的吃饭问题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才能解决。唐军大部队是踏冰过河的，行进速度很快，河西的永丰仓虽然距离不远，但运输线路还没有正式打通，粮草补给不可能那么迅速。

这时候，李世民的品牌号召力发挥作用了，他叫人发表了一篇《告河东人民书》之类的安民告示，对大家说：老区的父老乡亲们，我想死你们啦！以前总是焚烧群众粮食财物的裴寂那家伙已经被调回去了，这次来的是秦王李世民，请父老乡亲们不要再“躲猫猫”了，都快回来吧，世民肯定会视民如亲的。

河东是李家基础很好的老根据地，当年李渊在这里批了许多“白条官”；李世民当初在这一带行军打仗时，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也立下了很好的口碑。

广告做得好，不如口碑好。口碑这东西跟石碑一样，都是硬的实的。果然，告示前面出，老百姓后面出。他们听说是李家二郎率军解放大家来了，都一致表示热烈欢迎。史载当时的盛况是“民闻世民为帅而来，莫不归附，自近及远，至者日多”。待百姓们安定下来以后，李世民半买半征，“渐收其粮食”，军队缺粮问题很快就迎刃而解。

听说李世民率唐军东来，宋金刚马上亲自带队来到柏壁，要和李家二皇子单挑。当时定杨军和唐军的兵力严重不对等，整个河东有十几万定杨军，而唐军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达不到。宋金刚有恃无恐，想尽快和李世民的本部军马进行决战，摧毁唐军精锐。宋金刚曾多次重创唐军，是一名善于“举重”的猛将，但他这次在战场上碰见了大唐超级战神李世民，算是他抽中了下下签。

李世民的“激战四部曲”很清晰：一守二扰三袭四反攻。对敌众我寡的唐军而言，战役前期蹲得下身子、挺得住耳根子是必需的。任凭宋金刚在城下吵骂诅咒、炒烹煎炸，依山扎营的李世民好像一个睡着了的“坐山雕”，任你骂到扁桃体下垂他也不吱一声。宋金刚无奈，只得舔舔发干的嘴唇，将军队撤退到今天的山西翼城一带。

李世民的深沟高垒、坚壁不出是有道理的。宋金刚当时屡胜唐军，军队士气旺盛，再加上兵力优势，如果唐军走阵地战的左倾路线，和其硬拼，很难取胜。定杨军虽然凶猛，但他们有一个致命弱点：在远离本土的新占领区作战，而且战线拉得很长，粮食供应无法保证。而唐军的粮草则可以通过身后的黄河，源源不断地运到。李世民的战术思路就是想等他们发生粮食危机时再发动反攻。

虽然在柏壁关门上锁，但李世民并没闲着，他一方面不断派遣小股部队骚扰打劫定杨军的运输粮道，一方面还多次靠近前线，侦察敌情。有一次，还差点倒在了侦察的路上。

当时的情况比悬疑电视剧的情节还惊险刺激。李世民带着数十名侦察骑兵去打探定杨军的情报，后来和队伍走散了，身边只剩下一名侍卫。由于奔波劳累，两人在一个小山坡上睡着了。就在他们睡得香喷喷的时候，一大队定杨军悄悄向他们包抄过来。眼看着李世民就要被捕了，唐太宗、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这些众人耳熟能详的名词眼看都没机会产生了。但是，就在这十万火急之际，一场改变人类历史的蛇鼠赛跑上演了。一条大蛇猛追一只老鼠，老鼠百米冲刺中也没在意自己竟从李世民侍卫的脸上爬了过去。这个侍卫被冰凉的触感惊醒后，发现敌人的胡须他都能数得清单双了。他慌忙叫醒李世民，两人赶紧上马奔逃，但仅跑出"百余步"就被对方追上了。

此时，李世民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他从容镇定地抽出一支大羽箭，撂倒了那个领头的骁将。这种指哪儿射哪儿的神箭把追兵给吓住了，他们并不知道这两人中的一个是大唐的秦王，心想还是留着吃饭的家伙吧，别把脑袋给人当靶心了。于是，"贼骑乃退"。

李世民脱险了。那个蛇鼠打架的情节似乎有点离奇玄幻，但既然是在野外也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性。那时候没有工业污染，生态环境很好，说遍地是牛羊，遍地是蛇鼠也能让人信服。

就在李世民按照计划，认真实施"激战四部曲"中"一守二扰"的策略时，十二月中旬，唐朝的总舵主李渊为了减轻李世民在南侧战场的压力，派遣永安王李孝基攻击夏县的吕崇茂。吕崇茂抵挡不住唐军，向宋金刚求援。宋金刚马上派遣手下将领尉迟敬德和寻相带兵火速赶到夏县。

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第一猛将，他和寻相在夏县城下唱了一曲"二人转"。当李孝基在夏县城下不分日夜地制造攻城器械时，尉迟敬德和寻相冷不丁地率军从唐军背后冲杀过来，李郡王根本没想到会有人跑来增援，被打得措手不及。见唐营已乱，吕崇茂也带人从城内杀出，两面夹击，李孝基成了夹心饼干，全军覆灭。

这一战是唐初的"著名臭战"，李孝基、独孤怀恩、于筠、唐俭及行军总管刘世让等一干高级将领全部被俘。李渊的堂弟李孝基创造了两个记录，他是大唐皇室第一个成为俘虏的郡王，不久因伺机偷逃回国被刘武周所杀，由此，他又成了大唐第一个王级烈士。

尉迟敬德和寻相在夏县完胜唐军后，趾高气扬地押着俘虏和大批粮草物资赶回浍州驻地。他们没有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世民已经盯上了他们，并在他们身上祭出了第三部"袭"字曲。

得知夏县兵败后，李世民决定开始反击定杨军。他派出兵部尚书殷开山、马军总管秦叔宝两大猛将在美良川（今山西闻喜）伏击定杨军。美良川是尉迟敬德军北上的必经之地，这一带已很久没有唐军出现，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李世民竟然派人转到了这里。



当定杨军带着大胜后的喜悦与疲惫松松垮垮地进入殷、秦二人的口袋阵时，唐军呐喊而出。事发突然，尉迟敬德和寻相抵挡不住，只得丢弃辎重，带着一帮高级战俘逃回浍州。美良川之战是唐军东渡以后首次主动出击定杨军，收获众多，意义重大，战果不仅仅是"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而且提升了唐军士气，更为重要的是夺得了定杨军的大批粮食。宋金刚之所以那么快派两员大将增援夏县，不是因为吕崇茂长得帅，也不是他和姓吕的关系好，而是想通过吕崇茂在夏县搞点大米白面过冬，因为他的军粮只出不进，逆差太大，日子很不好过。

美良川之战后不久，宋金刚又派尉迟敬德和寻相率领精骑增援在河东城作最后挣扎的王行本。李世民决定再出奇兵，袭击尉迟敬德。这一次，为了确保胜利，他亲自带着三千名精兵从小路连夜赶到安邑（今山西运城境内）潜伏下来。

安邑在美良川的南面，是进入河东的最后一道重要关口，经此南下可直达河东城。尉迟敬德在经过十几天前吃过大亏的美良川时，保持着一级战备，可是，从头到尾，嘛事没有。他估计唐军侥幸胜了一仗后又躲到柏壁闭城"面壁"去了，于是逐渐放松了警惕。当部队到达安邑时，他更觉得万事大吉了，因为河东已遥遥在望。可是，他没望到王行本，而是望到了李世民。第二天上午，尉迟敬德和寻相毫无察觉地进入了唐军的伏击圈。

上次在美良川，唐军实施的是两边包围，而这一次，李世民采取的是"围"字结构，四面包围，定杨军是无法冲出唐军以强弩和排枪组成的包围圈的。这一次，尉迟敬德和他未来的主人李世民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结果，主人技高一筹，将他和寻相杀得"仅以身免"，他们的部下则全部被俘。

两次大获全胜的远程奔袭让唐军将士尝到了甜头，大家跃跃欲试，求战心情急切，"诸将咸请与宋金刚战"。李世民是个"冷静王"，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清醒地看到宋金刚倾国而来，手下精兵猛将众多，实力尚存，眼下"未宜速战"。他说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闭营养锐以挫其锋"，等待孤军深入、没有粮草储蓄的定杨军"粮尽计穷"退兵时再重拳出击。

李世民就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的天才战神。和刘武周进行河东大战时，他才二十一岁，不但能游刃有余地指挥千军万马厮杀鏖战，而且理智清醒，在胜败面前"不冷不热"，有密无疏，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个成熟的军事家。当时唐军虽然赢了两场局部战争，但战果不大，两场战斗消灭的定杨军加起来还不到一万人，这点损失对宋金刚的主力基本没有影响。如果此时唐军找定杨军决战，正是靠抢粮度日的宋金刚求之不得的。

在李世民亲自指挥的安邑伏击战后不久，困守河东城的王行本在唐军的轮番攻打下不得不开门投降，这时候已经是武德三年正月了。李渊在没进入长安之前就想拿下河东城，无奈该城兵坚墙厚，他费了许多心思，花了很大代价，还是只能望城兴叹，这根

顽固的钉子在大唐后院的龙脉上连头带尾扎了四年。当得知攻克河东后，李渊特别高兴，感觉实现了一个多年的夙愿。王行本于正月十四投降，他正月十七就亲自赶赴河东前线，斩了王行本。

李渊的这次河东之行本来是一时兴起，没想到竟是风险重重，差点遭到绑架，甚至还存在着被撕票的可能。这种风险并非来自外部的敌人，而是源于内部，源于自己的表弟——独孤怀恩。

独孤怀恩很早就被李渊派去攻打河东城了，可他的战绩大大低于李渊的期望值，不但长期攻克不下城池，而且损兵折将。为此，李渊大为光火，几次写信责备他。因为这事，表弟怀恩对表哥怀恨了。

有一次，李表哥和独孤表弟开玩笑地说："弟姑子悉为天子，次当舅子乎？"李渊这句玩笑开得很是精辟，他母亲独孤氏这一族确实很"发"女人，独孤氏女人的后代很多人都当了皇帝，而且绵延了好几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从北周明帝宇文毓到隋炀帝杨广再到唐高祖李渊，这些皇帝的"出品人"都是独孤氏女人。其实李渊无非是调侃地说，你姑姑一族的儿子都做了皇帝，下面是不是该轮到舅舅这族的儿子当皇帝了呢？这种玩笑也只有李渊能开，换作任何一个人那都是大逆不道的死罪。不过这玩笑开得不太合适，真要是他舅舅家的儿子当了皇帝，李渊去哪儿呢？世界上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转业转岗，唯独皇帝这个工种不行，基本上是"下岗即下地狱"。

不知道是不是这句玩笑话让独孤怀恩有了"非分之想"（或者叫"远大理想"），他时常踌躇满志地感叹道："我家岂女独贵乎？"通俗点说就是：谁说俺家男子不如女？不蒸馒头争口气。为了证明他们一脉的男人照样是纯爷们，照样能独贵称孤，于是独孤怀恩和他的手下元君宝悄悄策划谋反。然而，不巧的是，正当他们准备起事的时候，夏县的造反事件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他和元君宝均被派往镇压吕崇茂。更不巧的是，这两个想造反的"平反"者竟在夏县之战中一起被尉迟敬德俘虏。

和他们一起被俘的还有内史侍郎唐俭。元君宝与唐俭成为"虏友"后，经常和唐俭一起私聊。有一天，他无限感慨地对唐俭说："独孤尚书近谋大事，若能早决，岂有此辱哉！"那意思有点怪独孤怀恩没有早点起兵谋反，以至于今天成了别人的俘虏。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个重大的机密情报就此泄露给了唐俭。那会儿，大家都成了战俘，都在敌营中服刑，谁也不知道将来会被判有期、无期还是死刑，所以元君宝觉得唐俭知道了也无所谓，因为俩主犯都在这儿呢，"谋大事"是永远没机会了。可是，对独孤怀恩来说，永远没多远。不久后，他居然从战俘营中逃回了唐朝。李渊一看自家表弟回来了，也没对他进行政审，马上重用他，又派他带兵去攻打河东城。

元君宝听说老首长重返河东前线后，再一次无限感慨地对唐俭说：独孤尚书逃脱大难，"可谓王者不死！"那时候的人都相信王有天助，王者不死，比现在的许多西方国家民众相信上帝还执著。

独孤怀恩逃回后，唐俭急坏了，他生怕独孤怀恩的谋反得逞。于是，他做通了尉迟敬德的思想工作，建议派刘世让作为战俘特使回到唐朝，与唐罢兵讲和，共享和平。尉迟敬德同志的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他爽快地采纳了唐俭的建议。就这样，刘世让将独孤怀恩将欲谋反的绝密情报带回了唐朝。

刘世让星夜兼程赶往河西，其时情况万分危急。河东城的王行本已经投降，独孤怀恩作为战胜方已率军受降，并入据其城，而李渊正准备渡过黄河去独孤怀恩军营进行视察慰问。当时的情形，怎一个险字了得！即便是千年之后的今天读到这段情节，都让人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上方济河幸怀恩营，已登舟矣，世让适至"。

就在李渊登上码头上的轮渡时，刘世让恰好赶到。本来李渊已经一脚踏进了鬼门关，硬被刘世让给拽了回来。听了刘世让的汇报后，李渊惊喜交加地说："吾得免，岂非天也！"可以预料，假若李渊到达河东军营，早就想谋反的独孤怀恩一定会将他扣押起来，然后以他为砝码，进可同唐朝讨价还价，退可向刘武周献宝邀功。根据当时混乱的政局，他生还的可能性堪比中六合彩。

接下来，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套路了。李渊传使召见独孤怀恩，独孤怀恩还以为李渊要给他披红挂花发奖金呢，一个人"轻舟来赴"。不曾想，他的船刚行驶到河心就被大唐司法机关逮捕了。不久，三十六岁的独孤怀恩及其同党被全部斩首。李渊因机缘巧合躲过了一次未遂政变，这是他登基为帝以后遇到的唯一一次有可能丢掉性命的谋反事件。

解决独孤怀恩后，李渊回长安了，李世民则继续蹲在柏壁。那么，定杨军的主将宋金刚在哪里呢？他在发头昏。当然，并非是他的健康状况不好，而是被唐军搞得头昏了。当时他将主力部队摆在离柏壁不远的绛州一线，希望李世民"良心发现"，看在他缺粮的份上，和他来个亲密接触，近距离地和他摔次跤。可李世民不但不鸟他，还经常派小股部队神出鬼没地扰袭他的粮道，让本来就缺粮的他雪上加霜。曾在雀鼠谷计败李仲文、姜宝谊的定杨军大将黄子英就是被唐军在粮道上出其不意斩杀的。

除了粮道太长、保障不力之外，定杨军一直在攻打的西河和绛州两城也毫无战果。特别是李仲文驻守的西河城，军民的顽强程度超乎想象，打退了包括刘武周亲自指挥的多次进攻。而在绛州攻防战中，宋金刚也讨不到便宜，同样只能夜夜在城下打地铺。他内心一直在祈祷李世民能率军救援绛州，然后他趁机咬住唐军的河东主力进行决战，但精明的李世民根本不为所动。任你绛州打得热火朝天，他在柏壁胜似闲庭信步，丝毫不为所动。这个时候，宋金刚已成骑虎之势，陷入了可怕的多线作战、长线作战、外线作战的"三线"战争泥潭。

从北国冰封、万里雪飘到阳光和煦、春暖花开，在僵持了五个月以后，粮荒缠身的宋金刚终于做不下去俯卧撑了，他饿得再也无力支撑起身体。武德三年的四月十四，在这个"死要死"的日子里，无米下锅的宋金刚命令部队迅速向太原北撤。

想跑当然没那么容易，李世民“冬眠”了小半年，日思夜想的就是这一天。宋金刚一撤出战场，李世民就率领几万大军向北追击。经过好几天披星戴月的急行军，唐军终于在吕州（今山西霍州境内）追上了带兵断后的寻相。在这种一没粮食二没士气的情况下，断后基本等同断魂，寻相和唐军一接触就“破相”了，大败而逃。李世民指挥士气如虹的唐军主力“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战数十合”。

这个战绩太惊人了。一个“白加黑”的二十四小时居然走了两百多里，而且中途还打了几十仗，仅靠双脚作动力的“11路”创造出如此迅捷的强行军速度，在古代军事史上可当之无愧地称为奇迹。当年红军抢夺泸定桥时，红军战士也是靠着双脚，二十多个小时急行军二百四十里，先于国民党援军到达桥头。可见一昼夜行军两百里是很快的速度了。唐军一路高歌猛进地追到了高壁岭（今山西灵石境内），高壁岭距柏壁至少有六七百里的路程。一口气跑了八九个马拉松，士兵已有疲劳之感，况且，因追击速度过快，后方的粮草不能及时跟进，很容易使部队陷入断炊危机。总管刘弘基担心孤军深入会出现危险，便抓住李世民马缰绳劝谏道：“大王破贼，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爱身乎！”他希望李世民适可而止，不要再向纵深追击。

这一幕和李世民在浅水原大战中追击西秦大将宗罗睺的镜头何其相似！当时李世民的舅舅窦轨也是挡着他的马头叫他不要再往前追，可是李世民坚持穷寇必追，成功地在宗罗睺之前赶到折墌城下，将宗罗睺的归路堵死，使他失去了和薛仁杲合兵城内的机会，最终毕其功与一役，一举端掉了薛仁杲的折墌老巢。这次刘弘基做了回“窦轨第二”，他建议秦王先在此扎营修整，等到兵马粮草都齐备后再向前进击。

一样的建议，一样的结果。军事天才李世民同样拒绝了这个善意的建议。他认为宋金刚无计可施才迫不得已向北逃窜，已经到了军心涣散的地步，正是一鼓作气全歼其众的难得时机，如果迟滞拖延，让他们有了喘息的机会，“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最后，贵为皇子的他还喊了一句响亮的口号：“吾竭忠殉国，岂顾身乎！”

李世民的台词干脆利落：将革命进行到底！连皇帝的儿子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他人谁还好意思说我饿我渴我累呢？于是“将士不敢复言饥”，继续策马而进。

“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雀鼠谷，又是雀鼠谷。在雀鼠谷这个老地方，李世民终于追上了宋金刚。

宋金刚也是一员猛将，他真没想到李世民这小子比他更猛，居然在前有堵截的情况下，追了小半个河东，蹑到了自己的屁股后面。面对这样的战场狂人，定杨军惧心暗生，和唐军的交战结果是：“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辉煌的战绩再一次证明了李世民决策的正确性。不过，尽管唐军在战场上喜报不断，生活条件却异常艰苦。史料记载其时“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

李世民作为军中最高统帅，居然两天没有吃东西，说明部队已没有后勤供应，连首长的“小灶”也开不起了。在李世民三天都和衣而睡、枕戈待旦那会儿，唐军的全部军



粮“止有一羊”，这只羊被“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

真佩服唐军炊事班的大厨们，几万只“狼”对一只羊，到底怎么个分法啊？不管怎么说，这真是一只万能的“喜羊羊”，被数万人的舌尖亲吻，让数万人唇齿留香，为唐朝的统一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宋金刚战败后跑进了介休城。曾经就在这里，他挥斥方遒，声东击西，将唐将裴寂杀得片甲不留。而今，面对唐帅李世民，他就要“挥手自兹去”了，只是，李世民没有“萧萧班马鸣”的惆怅，只有痛打落水狗的快意。在介休城下，宋金刚率剩下的两万人背城布阵，决意和李世民殊死一战。

唐军大将徐世勣首先出场，和宋金刚展开激战，双方你来我往，杀声震天，定杨军背城一战，求胜心切，表现勇敢，战场主动权被定杨军掌握，唐军处于下风，逐渐向后退缩。宋金刚见有机可乘，马上指挥军队全面扑向唐军。

老规矩，压轴的李世民出场了，他带领着早已等得不耐烦的精锐骑兵从宋金刚的背后猛然冲出。宋金刚吃了好几堑也不长一智，又一次中招，被从阵后冲出的李世民杀得首尾难顾，兵将“斩首三千级”。这两万老本被打散后，宋金刚就成了一个“空仓股民”了，他被庄家李世民坚决锁仓、偷偷吸筹、狂买狂卖的一系列预谋震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

人穷志短，这个时候，除了逃跑已没有任何选择。宋金刚继续向北狂逃，李世民又跟踪追击了数十里，来到了张难堡（今山西平遥境内）。在张难堡据堡自守的是唐将樊伯通和张德政。当李世民的手下要他们打开堡门时，堡内唐军看着这帮蓬头垢面的“花子军”，以为他们是化装侦察的定杨军，说啥也不开门。为了自证身份，李世民“免胄示之”。大家一看，不得了，果然是如假包换的秦王啊！进入堡内后，左右随从说秦王还没吃饭（不是没吃，而是没得吃），樊伯通和张德政赶忙“献浊酒，脱粟饭”。伙食也挺粗糙的，不过总算吃到了一顿饱饭，比几万人分一只羊强多了。

也难怪毛泽东那么欣赏李世民，这个小伙子打起仗来除了一往无前还是一往无前，每一个碰到他的对手都被他无一例外地赶到了沟里。为了击溃宋金刚，他从南边的柏壁追到了北方的张难堡，也就是从今天的山西新绛一直追到平遥。这么远的路程，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战果，除了超人、外星人、不是人等几个词组以外，真还找不出别的形容词。总之，在战场上，谁碰到他，活该谁倒霉。

宋金刚北逃以后，尉迟敬德和寻相收拾定杨军残部继续驻守介休城。李世民派遣自己的堂弟任城王李道宗和在宇文化及兵败后投靠唐朝的宇文士及一起，前往说降。尉迟敬德与寻相见刘武周大势已去，介休孤城无法据守，两人举城投降，加入唐朝阵营。自此，猛如虎豹的尉迟敬德正式成了李世民的手下。李世民对尉迟敬德的名声早就如雷贯耳，得到尉迟敬德后，十分高兴，马上任命其为统军，而且让他仍然统领他原来的八千名旧部。

让一个投降的将领继续和他带过来的老部下朝夕相处，而且这个将领还英勇无敌，李世民的做法太与众不同了。要知道，八千人要是作为卧底在唐军内部造起反来，那威力能放大好几倍。唐军许多将领都反对李世民的这种冒险做法，他们担心尉迟敬德会"旧病复发"，反出唐朝，要求将他和原部下分开。特别是屈突通，尤其积极，屡次向李世民提起此事，但李世民就是不听。屈突通虽然忠心可嘉，但他忘了，自己也是投降出身。不过，事实证明，众人的担心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不久，和尉迟敬德一起投降的寻相就带着部下反出了唐朝。

定杨可汗刘武周当时所有的家当都在宋金刚手上，听说宋金刚失败后，他大为惊恐，带着几百人逃到突厥。他的妹夫宋金刚收拾了一些散兵，还想跟唐军再打一回合，可是部下一听到"李世民"三字就头皮发麻，"众莫肯从"，都不愿意再听他指挥。无奈，他也只得带着仅剩的百余骑跑到突厥寻求保护，从而导致了这位一代名将的悲惨结局。

在突厥待了一小段时间后，"水土不服"的宋金刚谋划逃跑，他打算跑回自己当山大王时的上谷（今河北易县），从头再来。但是，这个不辞而别者，在逃归的路上被突厥追回。突厥很不客气，不仅将他杀死，而且还让他死得很惨，对他施以了腰斩酷刑。

腰斩的残酷度仅次于凌迟，就是将身体拦腰砍成两截，由于头部完好，受刑者一时不能毙命，痛苦异常。这种有违人道的刑罚在雍正十二年（1734 年）才被废止。直接促使这一极刑被废除的是浙江官员俞鸿图，他当时被腰斩以后，上半截身体痛得在地上滚来滚去。最令人恐怖的是，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思维清晰地用手指蘸着身上的血在地上连续写下七个"惨"字，之后才痛苦地死去。当雍正帝听说这一惨状后，立即下令封刀，腰斩自此废除。但于唐朝而言，这是十一个世纪后的事。这种"怎七个惨字了得"的酷刑在唐太宗李世民当政时期被充分"发扬光大"。他一生腰斩了不少大臣，包括自己的宰相。

妹夫宋金刚被腰斩了，同在突厥的刘武周惶惶不安。他在北方的日子太不好过了，作为流亡政府元首，寄人篱下，看人脸色，不能随便出城，不能单独行动，如同被软禁。这时候他很后悔当初不听自己的内史令苑君璋的规劝之言。苑君璋的家族身份和宋金刚一样，也是他的妹夫。当初刘武周决定南下抢地盘时，苑君璋劝谏他不要干傻事，说唐主李渊"举一州之众，直取长安，所向无敌"，可见这是上天暗助，非人力可以改变，如果逆天而动，必将遭败。他认为定杨军进击唐境既没天时，也不具地利。因为太原以南地区，地势险隘，山高坑深，粮草运输不便，而且孤军深入，一旦进战不利，连撤退都来不及。因此他建议刘武周做个两面光的滑轮，"北连突厥，南结唐朝，南面称孤"。

苑君璋这个斗大字不识一筐的文盲确实头脑活络、目光独到，异于刘武周、宋金刚之流。定杨军挑衅唐朝的结局被他预料得清清楚楚，分毫不差。可是，刘武周那时候



主意已定，苑君璋的意见连参考的作用都没起到。等到真的一败涂地后，刘武周才流着泪对苑君璋说："恨不用君言，乃至于此。"只是这种"铁窗泪"已于事无补，这匹来自北方的狼在突厥眼里已永远失去了再利用的价值。第二年，想回老家的刘武周策划从突厥逃回马邑，不料事情泄露，被突厥杀死。之后，突厥主政的颉利可汗任命苑君璋为大行台，统领刘武周的余部，继续和唐朝进行对抗。

刘武周死了，他的一生从"私通女人"开始，到"私通外国"结束。按照正统的批评教育观，对他的死亡定性应该是"一个可耻叛徒应得的下场"。刘武周的失败可以总结出很多教训，但总而言之一句话：他在不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跟不合适的对手打了一场不合适的战争，最后又投靠了一个不合适的对象，很合适地把自己弄死了。

在和刘武周的决战中，唐军大获全胜，刘武周弃城逃遁后，太原城内秩序井然。因为刘武周离开后，在太原当俘虏的唐俭立即带人封存了刘武周的仓库，等待李世民的到来。唐俭这个挽救了李渊性命的重要人物回到唐朝后，立即被官复原职，同时，李渊还下令将没收的独孤怀恩的所有"田宅资财"作为奖品赐给唐俭，以表彰他的救驾之功。

至此，弟弟丢掉的唐朝龙兴之地又被哥哥夺了回来，先前被刘武周所占领的州县全部被并入唐。

五、江淮起义领袖——杜伏威

杜伏威是隋末活跃于江淮地区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和李密、窦建德并称"起义三巨头"。他仅经过四五年的发展就从小到大，占领了江东、淮南大片土地，成为势力超强的"江淮王"。

然而，这个响当当的造反王似乎不愿意锋芒毕露，更喜欢藏锋伏威。就在他事业发展到顶峰的时候，突然急流勇退，在武德二年底，主动向李渊递交请降报告，要求归顺唐朝。他的这一"另类"行为让当世人和后世人都觉得很意外。因为当时杜伏威已相当于一个威震一方的诸侯，要实力有实力，要地盘有地盘，在安徽、江苏一带江淮军控制的势力范围内，他是说一不二的老大。腰杆这么粗这么硬的一个淮军大哥，突然间就抱住李渊的大腿，弯腰屈膝地奉他为主，这对李渊来说，不是在路上捡到了皮夹子，而是捡到了装满现金的运钞车！

在杜伏威向李渊递降书时，李渊正处在焦头烂额之中。那会儿正是裴寂大败，河东被刘武周全线紧逼的时候，可以说是唐朝到了最危险的关头，除了刘武周的定杨军，窦建德的夏军和王世充的郑军也时不时对唐军敲敲打打。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一丝迹象表明唐朝最终能统一天下。作为和李渊身份差不多的割据者，杜伏威的实力虽然比不上唐朝，但并没有很悬殊的差别。设想唐军真要是和江淮军干起来，李渊要想在

战场上“腰斩”杜伏威，自己可能也得留下一条腿，不可能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

正因为在这种背景下，杜伏威如此毅然决然地甘愿把自己“裸捐”给李渊，才让人感觉到有点不得其解。难道他的眼光能穿透时光涵洞，未卜先知李渊将来会峰回路转，摧枯拉朽地平掉其他各路反王？也许我们只有先了解杜伏威的路，才能更了解他的心。当然了，历史向来是多面的，也许了解了他的路，反而更会迷乱我们的心。

杜伏威的老家在今天的山东章丘境内，《旧唐书》说阿杜“少落拓，不治产业，家贫无以自给”。这十三字基本勾勒出了他的性格、金钱观和家庭环境。性格：豪爽大方兼放荡不羁。金钱观：“月光族”，不爱储蓄，有一元花十角。家庭环境：低保水平。

看完了阿杜的背景资料，也许有人会问：既然都到“家贫无以自给”的份上了，哪来的零花钱“月月光”呢？

有道理。杜伏威确实没钱，不过他有一个慷慨的赞助商；不过这个赞助商也没钱，但是这赞助商的姑姑家有钱。这个赞助商姓辅名公祏。

辅公祏和杜伏威是同乡，两人虽然年龄相差十几岁，但意气相投，没有代沟，结下了“刎颈交”。辅公祏对自己的这个小兄弟好得真心实意，为了赞助“穷得叮当响”的杜伏威，他经常把自己亲姑姑家的羊偷出来送给杜伏威。

日子一天一天过，羊儿一只一只少。辅公祏很想对好朋友“一掷千羊”，但他的偷羊行为不久就被姑姑发现了。辅姑姑很迷惑：咋从来没见过狼，而圈里的羊却越来越少呢？当她得知自己的侄子就是那只白眼狼时，气得立即到县衙报案。

辅姑姑的法制意识和大义灭亲观念似乎也忒强了些，虽说法大于情，但为了 N 只羊就咬牙切齿地要将亲侄子送去劳动改造，这“以法治家”的理念也太过于超前了。一般人也就骂几句“挨千刀的、不要脸的”，揣上几脚解解气，再要求其下不为例就可以了。

官府接到当事人报案后，马上去抓捕辅公祏和杜伏威。两人害怕坐牢，干脆跑到山上干起了落草剪径的勾当，将“业务范围”由偷窃低等四足动物扩展到了抢劫高级双足动物。这时候是杨广当政的公元613年，杜伏威才十六岁。

从此，隋末造反土匪的花名册上又多了一个“杜辅”。杜伏威和辅公祏领着一帮人到处打劫抢夺，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别看杜伏威还是个未成年人，但他凶猛彪悍，每次劫掠时都“出则居前，入则殿后”。就是说，冲锋陷阵时，他总是冲在最前面；而遇到危险时，他会总是最后一个撤退。除了作战勇敢，他还有人小鬼大的一面。《新唐书·杜伏威传》说他“狡谲多算，每剽劫，众用其策皆效”。每次打劫按照杜伏威的计谋实施，都能顺利地手到抢来，满载而归。

综合以上资料，可用一个词来形容杜伏威，就是文武双全，不但能打，而且善谋，对隋政府来说，他是个不好对付的高智商犯罪分子。这样的狠人很快得到了众多亡命土匪的崇拜，大家一致推选杜伏威当他们的大哥。十六岁就成为造反首领，这在隋末众



多有影响的造反老大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杜伏威是有造反天赋的。

不久，杜伏威带着队伍从山东南下到江淮地区，在现今江苏睢宁一带活动。当时这一地区已有一支造反队伍，首领名叫苗海潮。杜伏威为了壮大自己，就想吞并这股势力，可是，人家苗海潮大哥做得好好的，不可能愿意"入赘"杜门做二弟呀。结果，杜伏威还真就对苗海潮摆起谱来了。他派辅公祏给苗海潮传话，晓之以情、吓之以武。意思是说，我们俩造反的原因相同，都是"同苦隋政"，但各举义旗，力量分散，很容易被隋军击败，如果我们合二为一就力量大增，足以敌隋了。接着，他直入正题："公能为主，吾且从，不然，一战以决。"

在那个用拳头说话的世界里，恐吓也能产生战斗力。杜伏威这种不要命的"一战了之"的横劲吓倒了苗海潮，他同意和杜伏威合并同类项，带着队伍加入了杜营。吞掉了苗海潮部后，杜伏威军队的规模上了一个台阶，实力大增，在淮南一带异常活跃，他很快自称将军。

为了消灭杜伏威，隋政府派江都（今江苏扬州）校尉宋颢率兵讨伐。宋颢到来的时候，杜伏威先是故意很卖力地和他大打了一阵儿，然后佯装战败，率军掉头跑进密密麻麻的芦苇丛中。宋颢不知是计，以为自己把杜军干趴下了，于是率领官军追进芦苇丛中。当宋颢以为杜伏威在芦苇地里吓得不敢吱声时，杜伏威已经命人在上风头放火了，那些正在芦苇中东寻西找的政府军统统被火葬了。

正当杜伏威的队伍逐渐壮大时，东边海陵（今江苏泰州）的山大王赵破陈像他当初看上苗海潮那样看上了他。赵破陈的人马比杜伏威多出不少，所以很看不起杜伏威。赵破陈派人叫杜伏威来见自己，想兼并他的部队。杜伏威假装很害怕地答应了赵破陈的要求。

杜伏威鬼着呢，怎么可能甘心束手就擒？他早已想好了对付赵破陈的计谋。他叫辅公祏稍后率军到赵营外接应，自己先和十余名亲信赶着牛、挑着酒进入赵军大帐去拜见赵破陈。赵破陈扬扬自得，在营内大摆宴席庆贺。就在他推杯换盏时，杜伏威突然拔刀将其当场杀死在座位上。

这一事变太过突然，令所有在场者目瞪口呆。谁会想到这十几个人敢在主将大帐内行凶杀人？在快速结果了数十个不服的人之后，赵军"下皆畏服"。此时，赵军群龙无首，而辅公祏大军也已到达赵营，于是赵军上下全部归顺了杜伏威。赵破陈真是亏大了，本想兼并杜伏威，结果却成全了杜伏威。兼并赵破陈军是杜伏威表演的一次成功的"蛇吞象"行动，他以弱小者的身份吃掉了比他大得多的大块头，使军队实力大增，达到了好几万人。

可是，杜伏威没想到，向来是算计人的自己，竟然也被别人算计了。这个人就是李子通。李子通本是山东渔民，迫于隋末暴政，由良民变成了土匪，投靠了在长白山（山东境内）起义的左才相。根据史书记载，李子通的形象是比较正面的，在左才相手下担

任二掌柜时，他宽厚仁慈，体恤士卒，主张不抢穷人，只抢官府和富人，所以受到士卒的信任，很多人都主动归附他。不到半年，李子通就拥有部众一万多人。这让左才相很猜忌，他担心李子通影响到自己的老大地位，便故意处处刁难他。李子通受不了窝囊气，就率众渡过淮河，与杜伏威汇合到一起。

左才相的第六感还是很准的，如果李子通不走，一定会像后来对付杜伏威那样，突然间从内部发动袭击。不过，逼走了李子通，左才相也并没有摆脱危险。政府军听说左、李分家后，立即向势单力孤的左才相发起进攻，将其一举消灭。

李子通来到江淮后，假意向杜伏威示好，然后趁杜伏威麻痹大意的时候，突然对其兵刃相见，想出其不意杀死杜伏威，兼并杜军。杜伏威在这次伏击中"被重创坠马"，如果不是手下大将王雄诞拼死力战，背着他逃到芦苇丛中，他绝对当场就挂了。

王雄诞是杜伏威众多的养子之一，杜伏威当时在军中挑选了三十多个壮士收为养子。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竟有三十多个儿子，这事现在听来不是一般的荒唐，但在中国古代属于正常。"养子"在中国源远流长，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曹操的父亲曹嵩便是别人的养子，另外像曹操、诸葛亮、郭威、李克用、朱元璋等政坛名人都收过养子，甚至以养子身份登上皇帝宝座的也不乏其人。

杜伏威的养子还真没白养，在最关键的时候，王雄诞两次救了他的命。此后不久，重整旗鼓的杜伏威又遭到隋将来整的袭击，再次被杀得大败。这次，挽救杜伏威性命的除了王雄诞，还有一个女中豪杰——部将西门君仪的妻子王氏。

杜伏威受伤之后，王氏一个女流之辈竟然将杜伏威背在身上不停奔跑，而且跑得比鸵鸟还快。靠着王氏的肩膀和王雄诞率领的十几个人断后保护，杜伏威才又一次幸免于难。这个来整将军整败了杜伏威后，又把李子通整得落花流水，使其不得不带着剩余的部众逃往海陵，这给杜伏威后来重新崛起创造了机会。

杜伏威是个不死鸟，不久，他又拉起了一支队伍，势力复振。当时的隋朝，缺吃缺穿缺钱，就是不缺人，尤其不缺造反的人。随便树起一杆造反大旗，不一会儿，旗杆下就呼啦啦围过来一群人，比现如今招工可容易多了。

公元617年正月，杨广命大将陈棱讨伐杜伏威。可陈棱来到前线后并不出战，玩儿起了李世民在战场上最常用的一招：深沟高垒，坚壁不战。

怎样才能把陈棱诱出来呢？杜伏威采取了当年诸葛亮奚落司马懿的招式。他派人给陈棱送去了一套女人穿的衣服，同时还送给他一个外号："陈姥"，骂他是不中用的老太婆。陈棱终于忍不住了，激愤之下率军出战，结果当然是被早有准备的杜伏威打得全军覆灭。

这一仗中，杜伏威因在战场上中箭负伤而声名大震。混战中，一名隋军士兵朝他放了一箭，正中他的额头。杜伏威气得咆哮如狮吼，对着那名远处的射手狠狠发誓："不杀汝，矢不拔！"带伤催马直奔那个倒霉的射手，将他抓住，先命他拔去额头所中之



箭,然后再将其杀死。这种生猛行为和《三国演义》中"拔箭啖睛"的夏侯惇不相上下。

击败陈棱后,杜伏威又乘胜攻破高邮,然后率兵占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任命辅公祏为长史,建立了一个带有政权性质的小朝廷,开始了统治江淮的生涯。他以历阳为中心,不断向周围扩展势力,而且十分顺利,大军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时间,杜伏威在江淮间威名远播,这一地区的中小造反队伍都争相上门归附,纷纷要求杜老大带他们玩儿。

杜伏威治军很严,甚至于残酷。他亲自挑选五千人组成了一个敢死队,称之为"上募"。"上募"成员的待遇极为优厚,但要求很严。每有战斗发生时,他总是命令"上募"作为先锋部队向敌人发起攻击,战斗结束后,"上募"们每个人脱掉上衣进行"裸查",只要发现谁背上有伤就立即处死。因为杜伏威认为,背部被击伤是因为转身后退的缘故,这样教条估计冤杀了不少人。这还不算,杜伏威又定了一条铁规:将士战死后,死者的妻妾必须殉葬。这些没有人性的魔鬼军规虽然残酷到了极致,但对士兵的震慑效果是惊人的。为了自己不死,为了老婆不死,为了孩子不成为孤儿,那就只有让敌人去死。因此,杜伏威的军队"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占据历阳后,杜伏威已经发展成为江淮一带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宇文化及杀死杨广后,为了拉拢杜伏威,曾向其主动示好,封他为历阳太守。但政治敏锐度很高的杜伏威根本瞧不上宇文化及这个弑帝的"乱臣贼子",拒不接受他的册封,而是上表洛阳的越王杨侗,表示愿意接受东都领导。其实他也就是嘴上说说,杨侗干涉不了杜伏威内部的任何军政事务。在这一点上,双方都心知肚明,各取所需。

洛阳虽说没有因为杜伏威的加入而使军事力量得到加强,但至少是少了一个敌对者。而对下层贫农出身的杜伏威来说,他也想通过正统的杨氏皇族来抬高自己的政治身份。杨侗没有让杜伏威失望,比那个抠门的宇文化及好多了,直接封他为楚王。这让杜伏威很高兴,不过还没高兴多久,王世充就把越王杀了,自己称帝。

杜伏威不愿向西域外来户王世充称臣,于是转而投向他看好的长安李渊政权。后来,李唐政权从杜伏威那里得了不少好处:杜军剿灭并活捉李子通,将其送往长安;协助李世民进攻王世充,为唐朝的统一战争立下了很大功劳。

六、宇文化及——过把瘾就死

公元618年七月,宇文化及率领十几万骁果西归长安,途中被李密在巩县(今河南巩义)杀得大败,最后只带着两万人逃到了魏县(今河北大名)。这时候,宇文化及已经是众叛亲离,心腹散尽,连他的铁杆拥护者医正张恺也想离他而去,宇文化及发现后,毫不手软地杀了他。最后,只剩下了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兄弟俩。这两兄弟本来就是"草包级"的素质水平,此时更是无计可施,每天翻来覆去做着几件事:"相聚酣宴,奏女

乐。”俩草包喝醉后不免吐露点真言，经常互相埋怨。化及责怪智及：当初我什么也不知道，都是你的主意，强行推举我为首造反。如今不但一事无成，前途凶险，还背负着弑君的罪名，为天下所不容。“今者灭族，岂不由汝乎！”说完便抱着两个儿子号啕起来。

对这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责怪，弟弟寸步不让地回骂：当初事情成功的时候，没见你感谢我，到了要失败时，又想归罪于我，你不如现在就杀了我去投降窦建德好了！

两兄弟就这么吵来吵去，刚开始还只是互喷口水，最后发展到抡板砖互拍。手下军兵见他们如此昏聩，大多跑光了。宇文化及也自知必败，兵败前夕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

这是宇文化及的“典型性肺言”——发自他的肺腑。即便是当一天皇帝就死，他也心满意足了。现代人称之为：过把瘾就死。这皇帝梦的急切程度和袁世凯有得一拼。有人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他则是“朝称帝，夕可死”。宇文化及一生糊涂，只有这句名言令世人印象深刻，如果把“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这句话作为他的墓志铭，倒也颇具个性。

急不可耐的宇文化及很快“处理”掉了他在江都兵变时拥立的傀儡杨浩，在魏县即皇帝位，国号许，改元天寿，设置百官。

杨浩是被宇文化及鸩杀的。鸩指的是一种鸟，据说它的羽毛有毒，古人常用其羽毛泡制剧毒药酒。在中国古代的宫廷斗争中，非正常死亡的帝王有两种最常见的死法：缢杀和鸩杀。缢杀，小名叫上吊，学名称绞刑；鸠杀就是喝毒酒。这两种死法在隋杨皇室成员身上都发生过。杨浩的叔叔杨广就是被兵变者缢杀的，而杨广的两个孙子，长安的隋恭帝杨侑和洛阳的皇泰主杨侗都是被鸩杀的。而杨浩的爸爸杨俊，居然是被自己的王妃毒死的，只因嫉妒他宠幸别的姬妾。

宇文化及称帝三个月后，李渊将打击目标瞄准了这个盘踞在唐朝东面的小朝廷。武德二年正月，他命令淮安王李神通率兵攻打魏县。宇文化及抵挡不住，只得弃城向东逃往聊城（今山东聊城）。李神通的唐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克了魏县，斩俘二千余人，然后继续引兵跟着宇文化及的脚步追到聊城，将聊城紧紧围住，猛烈攻打。

一个多月后，宇文化及军中粮尽，无力抵抗，他向李神通请求投降。这本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唐朝的李郡王竟然拒绝了宇文化及的投降要求。他说唐军将士拼着老命、小命打了这么久，城破在即，决不能接受对方投降，必须真刀实枪地攻下城池以显示唐朝国威，然后再瓜分城内的财宝玉帛慰劳将士。

李神通的想法太不可理喻了。别人愿意认输，自愿把家里值钱的东西给你，你却不依不饶地说，那不行，俺得自己把你家门撞开，亲自进去拿，这才显出俺的超强本事。思维不能不说另类，结果不能不说滑稽。



宇文化及觉得很伤自尊，原来自己贴钱投降都没人要，瞧这皇帝当的！当初觉得不当白不当，现在才知道，当了也白当。

李神通这一明显糊涂的决定急坏了他的安抚副使崔世幹，因为此时已经称帝的窦建德正率领大军从乐寿县(今河北易县)赶往聊城。在窦建德眼中，宇文化及是大逆不道的弑君祸首，他要替隋杨主持正义，清理门户。崔世幹心急火燎地对李神通说：窦建德的军队马上就要抵达，如果到时唐军还没有平定宇文化及，将内外受敌，必败无疑。既然现在拥有"不攻而下之"的绝好机会，怎么能因贪图功名意气用事而不接受投降呢？崔副使句句都是"警世通言"，条条都是"醒世恒言"，可到了李神通耳里，相当于没言。见崔世幹总是在他耳边唧唧喳喳，李神通特别生气，叫人将其囚禁起来。因为囚了一个人而失去了一座城，李神通很快就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宇文化及被李神通拒绝后不久，他的弟弟宇文士及从济北运来了粮食。于是，像吃了菠菜的大力水手一样，宇文化及大军的元气逐渐恢复，又重新组织抵抗唐军。但在李神通的严厉督战下，唐军不断发起猛攻，破城机会还是出现了。贝州刺史赵君德带着一部分士兵率先登上了聊城城墙。

攻城战中撕开了对手城墙的一个缺口，就等于抓住了对方的衣领，只要顺势向下再用点力，对方就成为半裸了。这本是乘胜扩大战果的上好时机，但李神通生怕赵君德抢了攻城的头功，赶紧命令部队收兵回营。赵君德气得破口大骂，但军令如山，他不敢违抗，只得带兵撤下城头，占领聊城的机会又一次白白失去。在战场上做出这种出格的行为，也只有身份特殊的郡王才敢，换作任何人，赵君德往李渊那儿参一本，那人人头就得落地。但郡王的身份太显赫了，和皇帝血脉相连，一般人是不敢去告御状的。

随着赵君德撤出战斗，唐军攻克聊城的希望彻底破灭。因为窦建德军团已离聊城近在咫尺，李神通不得不忍痛放弃这块已经进嘴两次又吐出来的聊城红烧肉。

宇文化及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一盘霉干菜，人人都想吃他。李神通刚刚离去，窦建德又急急赶到。宇文化及被李密打败后本身就实力有限，哪经得住两大军团凶猛的车轮战？窦建德将聊城团团包围，从东南西北四面同时攻打，并动用了攻城的重武器，上百名士兵同时操作的厚重的撞车使劲撞击城门和城墙，抛石车发射出的巨大石头，雨点般地砸向城内，宇文化及的军队伤亡惨重。

这时候，一个非著名土匪的出现为宇文化及的一切画上了句号，他就是隋末第一个聚众造反的山大王——山东铁匠王薄。王薄虽然第一个"抢鲜"吃了螃蟹，但造反事业一直没有起色，被隋朝名将张须陀打得躲到山里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后来宇文化及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到处高薪聘请有造反工作经验的人士加入自己的队伍，王薄听说后，便带着队伍来投奔宇文化及，与他一起守护聊城。当宇文化及还在指挥军队做着最后的抵抗时，王薄却指挥手下打开城门迎进窦建德。

窦建德进城后，活捉了宇文化及和他的手下宇文智及、杨士览、许弘仁等骨干成

员，当着所有隋朝官员的面将几个骨干斩首，并将他们的首级悬挂在军营门外示众。宇文化及比他的部下"待遇"好一点，他和自己的两个儿子没有和大家一块儿被砍，而是被囚车运到河北"开小灶"处死。他死后更是身首异处，头被割下来装到箱子中送给了远嫁突厥的义成公主，一直巴结突厥的窦建德想告诉义成公主：我帮你报仇了，除掉了杀死你干哥哥的罪魁元凶。

七、窦建德与萧皇后

攻打宇文化及那会儿，窦建德的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他在河北一线攻掠不停，夺得了众多郡县，并于公元618年底称帝，国号为夏。窦建德和刘武周、王世充等其他造反王不一样，他的口碑很好，无论是正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他的形象都是以正面为主。现在的山东、河北地区一带的窦王庙都是和纪念窦建德有关的。

在记载窦建德生平事迹的正史中，几乎找不到负面材料。而从各方综合分析可知，窦建德确实比较注重"建德"，在中国历史上属于为数不多的德行很好的农民军领袖之一。他不贪财、不好色、不奢靡、不嗜杀，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四不先生"。

窦建德视金钱如粪土，从不依仗地位聚敛钱财。史载其"每战胜克城，所得资财，悉以分将士，身无所取"。在攻下聊城后，窦建德俘获了数以千计的宫女，对这些从全国各地选来的"皆有容色"的美眉们，窦建德并没有占有，而是"即时散遣之"，让她们有家的回家，没家的嫁人。在饮食方面，有条件天天山珍海味的窦建德却是一个简朴的素食主义者，他"不啖肉，常食蔬，菇粟饭"。在这点上，窦建德的老婆曹氏和老公夫唱妇随，她"不衣纨绮，所役婢妾，才十许人"。窦建德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不搞屠城、杀俘这类令人唾弃、穷凶极恶的事件，这一点让他在同时期的反王中显得有些鹤立鸡群。他攻下一座城池后，总是有条不紊地安抚群众，严禁士兵搞打砸抢等扰乱治安的行为。

聊城之战中，他对宇文化及手下的隋朝官员一个不杀，而是按才录用，授予他们夏国朝廷高官，对那些不愿意在他手下当干部，而是想去投靠他的对手李渊和王世充的人，他不但不与之为难，还发给他们路费和口粮，并派兵将这些人安全护送出境。

在消灭宇文化及后不久发生的黎阳之战中，窦建德打败黎阳城守将徐世勣，擒获了淮安王李神通、李渊的妹妹同安公主以及徐世勣的父亲李盖等一批"大鱼"，迫使担心老爸性命安危的徐世勣自动上门投降了窦建德。虽然搞假投降的徐世勣最后还是反出了窦夏，但窦建德并没有因此杀死他的父亲，反而对要求处死李盖的臣下说：徐世勣本来就是唐臣，今"为我所虏，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最终，他释放了这批重量级的俘虏，使李神通避免成为唐朝继李孝基之后的第二个王级烈士。这种以德报怨的胸怀和李渊后来将窦建德俘获后立即斩首的心狠手辣形成了强烈对比。

当然，窦建德也有些"义行"颇令人费解。譬如说他征讨宇文化及的行为和动机就





让人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当他得知宇文化及杀了天子杨广时，就大义凛然地对部下说："吾为隋民，隋为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仇也，吾不可以不讨！"

说得好温暖人心，好忠心耿耿啊！棺材中的杨广倘若有灵，也会感动得坐起来说声谢谢。可既然那么忠诚，为什么你这个隋民还要造那个隋君的反呢？为什么在隋君江山岌岌可危的时候，你不转身相投相帮呢？为什么在李密围困东都洛阳时，隋君从北方调遣涿郡留守薛世雄率兵增援，你却在中间插了一杠，对其实施袭击呢？

所以，窦建德的言行是相悖的。在攻入聊城后，窦建德做的第一件事，是穿上白色孝服去拜谒杨广的萧皇后，在她面前自称臣下，并为他老公隋炀帝的死涕泪交加。

萧皇后当时一定是百感交集，她不可能想到这个积极造自己老公反的人会如此尊敬自己，如此毕恭毕敬地哭祭自己的老公。她自成为亡国皇后的那天起，真真假假的桃色绯闻就如影随形，关于她和宇文化及、窦建德以及后来的突厥处罗可汗、唐太宗李世民等人之间的传言一直未断过，这也成为中国宫廷艳史上一个无解之谜。

和绝大多数名女人一样，历史上也没有留下萧皇后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是南北朝时期后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九岁时就被选为当时身为晋王杨广的王妃。在进入隋宫四年后，已出落得姿容秀丽的后梁萧公主和杨广举行了婚礼。那一年，杨广二十五岁，萧妃一十三岁。根据年龄正好相差一轮的事实推算，俩人应该是同一个生肖属性。

作为杨广的正牌嫡妻，萧皇后的前半生可谓一帆风顺。她风华绝代，精通琴棋书画，不但深得公婆喜爱，而且和老公和谐恩爱。随着老公职务的不断升迁，萧皇后也跟着夫贵妻荣，从晋王妃到太子妃再到隋朝第一夫人，一切顺理成章，没有任何波折。杨广虽然嗜色成癖，却喜新不厌旧，一直对萧皇后不离不弃，尊敬有加。这除了萧后本身所具的独特魅力外，杨广对原配的超常规忠贞应该是更重要的因素。因为从杨广的处事风格看，假如他想另立新皇后的话，是不可能站在国体大局的立场上考虑的，更不可能在乎臣下的劝谏和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女人，江都兵变之前的萧皇后是幸运而且幸福的。

萧皇后的后半生，则是命运多舛。杨广死后，她变成了隋唐政坛上随波逐流的浮萍，在一个又一个实力男人之间飘来荡去，永久不能安定。第一次，她成了宇文化及的附属；宇文化及被杀后，她又成了窦建德的俘虏；后来，隋文帝时期远嫁突厥和亲的义成公主派人将她接到了突厥；唐贞观四年(630 年)，唐朝打败突厥后，她又被迎回中原。

关于萧皇后辗转的后半生，后世衍生出了许多故事传奇。不少说法认为萧皇后先后历经六位"皇帝"而恩宠不衰：杨广，宇文化及，窦建德，突厥的处罗可汗，其弟颉利可汗，李世民，也算是创造了奇迹。但这些所谓的宫廷秘闻只是在民间流传，在正史中无从查考。

贞观二十一年，在唐朝度过十七年的最后时光后，乱世佳人萧皇后红颜枯萎老去凋零，终年六十六岁，死后被唐太宗以皇后之礼合葬于杨广之陵。

八、王世充——两个“百出”皇帝

刘武周政权覆灭以后，李唐王朝的形势陡然间峰回路转，豁然开朗。长安以北的大片地区尽入李渊囊中，北方的强劲对手已全部扫除。此时，唐朝地域附近的主要对手只剩下了“两河”地区——河南的王世充和河北一线的窦建德。

在李渊的计划中，这两个人必须要干掉。至于怎么干，用什么方法干，李渊早有安排。李渊打仗虽然比不上儿子李世民，但他在宏观战略上的正确把控和对李世民战斗能力以及指挥水平的充分信任，也是唐朝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唐朝建立后，李渊在战略上的安排是很对头的，他根据轻重缓急不同，采取的是先西后东、先北后南、又打又拉、剿抚并用的军事策略。战场实践充分证明，这种大政方针是行之有效的。而对于王世充和窦建德，李渊实施的是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

剿灭刘武周后仅三个月，李渊就命令李世民率领唐军东进河南攻打王世充，剑锋直指洛阳城。同时，为了稳住窦建德，使他不要在自己和王世充进行相扑时拉偏架帮助王世充，李渊主动派人向窦建德示好，说希望与他联合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老实巴交的窦建德当场表示愿意和唐朝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并释放了俘虏来的李渊的妹妹同安公主和他的堂弟淮安王李神通，让他们随唐朝使者一同回国。

这是李渊的保留节目，当年他对李密、李轨都是这么说的，现在他又跑来对窦建德这样说，最后结果当然都是一个样：上当者死。搞定了窦建德，李渊就放一百个心地命李世民加速攻击占据洛阳的王世充。

王世充自邙山一战打败李密后，赚了个盆满钵满，“收李密美人珍宝及将卒十余万人”，东都军事实力来了个撑竿跳，突然间大幅跃升。此后的洛阳城内，实际主宰者是官拜太尉的王世充，“专总朝政，事无大小，悉关太尉府”，杨广的孙子皇泰主杨侗只不过是个名义上的一把手。

当了一段时间的太尉后，王世充嫌不过瘾，要求皇泰主再次提拔自己。当然，这种向组织部门明目张胆讨官要官的行为，王世充不会亲自开口，他指使陈国公段达去办这件事。太尉之职已经是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皇帝，没有再比这个职位高的官儿了。如果再加封，那就是九锡之尊了，跟后世的九千岁差不多，比万岁就差那么一点点儿了。

段达这个隋朝老臣见风使舵地站到了新兴实力派王世充的一边，于是他和少年皇帝杨侗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段达说：请给太尉加九锡。

杨侗说：郑公新近平定了李密，已经官拜太尉，此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劳，等天



下逐渐平定，再论加封九锡之事不迟。

段达又说："太尉欲之。"

皇泰主既气愤又无奈地丢下两个字："任公！"

在这种情形下，说是讨官要官其实已经不确切，太尉完全是志在必得，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面对这种挑衅，无兵无权的皇帝只能一声叹息地弃权了：我不管了，随便你吧！

接下来的事情很明朗，段达等人以皇泰主的名义下诏任命王世充为相国，加九锡。根据历史经验，主动向皇帝索要九锡待遇的权臣，下一步就是向皇帝索位和索命，自己取而代之。

晋爵郑王、加封九锡之后不到一个月，王世充就开始了操作。他以皇泰主的口气写了三封敕书，大致意思是，由于本人年幼无知，才疏学浅，不能胜任皇帝岗位，现自觉自愿将这个艰苦岗位转让给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英明神武、英雄盖世的郑王，请郑王一定不要推辞。

王世充用惊讶万分的神态和口气一再推辞皇帝的敦促劝进，如此周而复始地在大臣面前被劝了三次，拒了三次。当然所有这些表演，皇泰主一直蒙在鼓里，丝毫不知。

自弹自唱、自寄自收终究只是太尉集团的前奏，正片很快上演了。

一心想登帝位的王世充派遣段达、云定兴等十几个人进宫劝说皇泰主"遵唐、虞之迹"，把皇位禅让给王世充。尚未成年的皇泰主真切体会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凄凉。这些劝说者多是官居高位的隋朝旧臣，特别是那个云定兴，他的女儿本是前太子杨勇的宠妾，算起来还曾经是皇泰主的长辈。

这一次，这位小小的皇泰主并没有说"任公"，而是气愤填膺地拍案而起，将这些说客痛贬了一顿："若隋祚未亡，此言不应辄发；必天命已改，何烦禅让！"即使说如果隋运未亡，身为臣下，这种话就不应提起，如果上天的旨意已经改变，也用不着搞什么禅让！皇泰主失望地责备他们说：你们不是祖辈老臣，就是身居三公高位，既然各位这种话都能说出来，朕还能指望什么！

人要脸，树要皮。这一顿在情在理的训斥很有效果，使得这帮"在廷者皆流汗"。可是，话是这个话，理也是这个理，但世界上很多人很多事都是不讲理或没理可讲的。此时的皇泰主已经一无所有，也就剩下发火的权利了。

这位皇帝的怒火根本灭不了那位想当皇帝者的欲火。于是王世充换了一种方法，他派人对皇泰主说，现在天下很不太平，需要立年长一些的人作君主，您年纪太小了。皇帝这位置我暂时先干着，等到天下安定之后，一定公开恢复您的帝位，决不违背誓言。

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手段都用上了，可见王世充想当皇帝的急迫一点不逊于宇文化及。赌咒发誓是王世充的惯用手法，半年前，他在公然杀戮元文都、卢楚等人后，就

"词泪俱发"地在杨侗面前发誓说自己绝无二心,"若内怀不臧,违负陛下,使臣阖门殄灭,无复遗类"。意思是,如果我有二心,就满门灭绝、一个不留,算得上是顶级毒誓了。但结果怎么样呢?王世充何止"二心",连三心、四心都有了,但并不见他全家死光光,反而越活越滋润。可见,发誓是顶不可靠的一件事。

杨侗虽然还是未成年人,但也知道王世充的"好借好还"是在忽悠他。不过,此时皇帝的胳膊扭不过相国的大腿,王世充视他为不存在,强行篡位。公元619年四月初七,王世充在全套皇帝车驾仪式的迎接下吹吹打打进入洛阳宫城,即皇帝位,国号郑,改年号为开明。至此,"隋朝"这个名词正式成为历史。

王世充还想让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成为历史人物。即位才一个多月,他就开始了对皇泰主的索命行动。他指派自己哥哥的儿子王仁则及其家中奴隶梁百年去"做掉"皇泰主。

谋杀皇帝是讲究"智慧和方法"的,刀砍剑刺斧劈棍击都不行,因为那样会在身体外表留下明显的痕迹,容易给人口实,被人议论。最完美的死法是毒死,外表没伤,可以掩人耳目说,这傻孩子抑郁了,想不开自杀了。

毒酒,还是毒酒。

当王仁则把一杯酒放到皇泰主杨侗面前时,杨侗当然知道,这是鸩羽泡出来的毒酒。可孩子终究是孩子,尽管他曾经贵为天子,但怎么着也还是童真未失。他不想就此死去,于是便对王仁则说:麻烦你请问一下太尉,按他以前所说的话,不应该这样对待我的。真令人心酸,这个可怜无助的少年,他还幻想王世充能稍稍顾忌一下自己说过的话。

在知道必死无疑后,杨侗又请求与自己的妈妈见最后一面,同样没有得到允许。一切都被拒绝之后,这个少年设席焚香拜佛祈祷,说出了他留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愿自今已往,不复生帝王家!"

杨侗死得很惨。他喝下毒酒后,不知道是药量不够还是假酒假药的缘故,并没有立即毙命。于是王仁则主仆二人一起上,重新用帛将其勒死。

一个鲜活的少年就这样殒于皇权斗争,他本身没有一点过错,错就错在他生在了帝王之家,并且是生在了末代帝王之家。临死前,他连生他养他的母亲也没见着,这种痛苦和遗憾不仅令他,也令后世众多读史者唏嘘不已。

王世充虽然登上了帝位,但他缺乏作为一个明主的领导水平、个人魅力和领袖气质。如果将所有人分成君子和小人两类,那么王世充将实至名归地被划入到小人之列。这当然和他抢夺帝王之位无关,因为本来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改朝换代只有成和败,没有对与错。之所以说他是小人,是根据他的自身各项"综合素质"打分评判的。王世充的老师徐文远就将自己的这个学生定性为小人。

徐文远是隋朝著名学者,曾担任过洛阳的最高文化机关的领导(国子监祭酒),巧





合的是，李密和王世充都是曾经聆听过他教诲的学生。而对这两个学生，徐老师的态度截然相反。

在王世充还是太尉的时候，徐文远见到这个王学生，老远就恭恭敬敬地行礼，而对李密的态度却很随意。在洛阳被瓦岗军围困那段时间，徐文远有次出城砍柴被瓦岗士兵逮住了，李密见到徐文远后，令老师南面而坐，自己"备弟子礼，北面拜之"。可别小看南北两个方向，在中国古代的很长时间，南北方位一直代表着上下尊卑之别。李学生拜徐老师，而徐老师却拜王学生，对徐文远这种"厚此薄彼"的现象，时人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倨见李密而敬王公"？徐文远回答说："魏公，君子也，能容贤士；王公，小人也，能杀故人，吾何敢不拜！"

知子莫如父，知徒莫如师。徐老师的评语是最权威的道德品性判决书，"王小人"这顶帽子王世充算是戴定了。

如果对王世充在短暂的两年皇帝生涯内的所作所为进行一下归纳总结，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世充称得上是"两个百出"皇帝——花样百出、洋相百出。这个土皇帝不但喝花酒很老手，花点子也特别多。他上台后想出了不少花里胡哨的施政新点子，在洛阳城内玩了好一把"我行我秀"。其实他亮出的有些点子如果能长期坚持下去，兴许就成一代明君了，只是明君的称号不是靠伪装和作秀就能得到的，就像一个暴发户，无论怎么冒充斯文儒雅，也不可能具有贵族气质。王世充也确实只能算是一个政治暴发户，连表面工作也做得假模假样、虎头蛇尾，结果适得其反，给世人徒留笑柄。

他上任后的第一项举措是深入民间基层，和人民群众零距离全接触。没有警卫开道，不需清场戒严，身为天子，他在闹市街道散步，边走边和群众聊自己的先进执政理念，说："昔时天子，深坐九重"，无法了解真实民情，今天我王某人做皇帝，并不是为了贪图皇帝的宝座，而是"欲救恤时危"。言下之意就是，他之所以"咬牙"登上帝王之位，是为了拯救多灾多难的现实社会，颇有几分"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凛然与崇高。好像皇帝御座直接通往刀山火海和油锅，为了"救恤时危"，刀山他愿意上，火海他愿意跳，油锅他也不介意下去冲冲浪。连做皇帝都是为了拯救全世界、解放全人类，这种高耸入云的境界，其实可以嫁接成一句现代调侃语：如果当皇帝是一种错，我愿意一错再错。

王世充表示(这次不是发誓哦)自己要像地方长官那样，亲自处理各种大小不同政务，还要官员百姓畅所欲言，评议朝政。为了杜绝宫廷机关"门难进、脸难看"的现象，他还搞起了现场办公，不但在"阙下及玄武门等数处皆设榻"，还"于门外设座听朝"，同时"令西朝堂纳冤抑，东朝堂纳直谏"。广大人民群众被貌似礼贤下士、勤政爱民的好皇帝的一系列开明行为感动了，"献策上书者日有数百"，然而，开明了几天，他就因"条疏既烦，相览难遍"而偃旗息鼓，再也不肯出宫现身了，"数日后不复更出"。

早在登基前的三个月，王世充担任权倾一时的太尉时，曾搞过一次现场招聘会。他命人在太尉府门外立起三块写有招聘启事的牌子，写明面向全国公开招录郑国国家

机关公务员，并着重点名需求三类人才："一求文才学识堪济时务者；一求武艺绝人摧锋陷敌者；一求能理冤枉拥抑不申者。"归纳出来就是招收政治家、军事家和司法专家。领导如此求贤若渴，而且招聘的又都是福利好、待遇高的热门岗位，所以启事贴出后，应聘者纷至沓来。刚开始时，王世充亲自接见应聘者，翻看他们的简历和文章材料，殷勤询问他们的观点看法，把应聘者感动得"人人自喜，以为言听计从"。然而，最后"终无所施行"，没有任何结果和下文。

除了花花点子很多外，王世充在朝廷上的表现也不同寻常。和不会处理公务而一言不发的宇文化及截然相反，王世充口才太好了，每次上朝时，他都喋喋不休，絮絮叨叨，"殷勤诲谕，言词重复，千端万绪"，弄得底下人又累又烦。大家都怕跟他汇报工作，因为他逮着谁就口沫横飞、不着边际地啰唆个没完没了，说得甲方乙方丙方丁方都几近神经崩溃，还不得不强打精神，装出认真倾听的样子，毕竟谁也得罪不起皇帝呀。

御史大夫苏良实在忍受不了，便向王世充劝谏道："陛下语太多而无领要，计云尔即可，何烦许辞也！"苏良的观点很明确，废话不要太多，商议决定问题时，简明扼要地说下中心思想就行了。但王世充还是依然故我，"终不能改也"。

王世充在洛阳弄权时的形势和当年宇文化及在江都兵变时的情形很相像，都是手下凶悍猛将比比皆是，秦叔宝、程知节、裴仁基、独孤武都、裴行俨父子、罗士信、刘黑闼等这些在隋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勇将皆是他的部下。但最后这些大将都从心底里瞧不起他，逃的逃、反的反，绝大多数都归投了唐朝。

最有个性和戏剧性的要数秦叔宝和程知节。这两人本来都是李密的部下，邙山之败后归顺了战胜方王世充。王世充很看重两人，封秦叔宝为龙骧大将军，程知节为将军，"待之皆厚"。但这两个当世英雄特别讨厌王世充狡诈恶毒的品行，秘密谋划反水。

程知节对叔宝说："王公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此乃老巫妪耳，岂拨乱之主乎！"程知节觉得王世充为人浅薄，气量狭隘，喜欢胡言乱语，没事就爱发个毒誓，这样的人连做一个魅力男人都不及格，哪能还指望他成为平定乱世的君主呢。跟在这样没层次的领导后面，岂不是辱没了自己！

于是在一次王世充亲自指挥的和唐军的战斗中，已决定"转会"唐朝的程、秦二人阵前倒戈，两人带着数十名部下突然离开郑军大部队，在骑马奔出百余步之后，秦叔宝和程知节跳下马对目瞪口呆的王世充恭敬地行礼，并对他坦白了离开的原因，说自己得到政府特别优待，深受感动，也曾经想为郑报恩效力，但"公性猜忌，喜信谗言，非仆托身之所"，所以就此别过。

被两人数落了一顿的王世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投入唐军阵营，竟不敢派人追截阻拦。因为谁都知道，要是惹毛了这俩猛男，送掉小命那是分分钟的事情。王老板这次被这两个顽主整得太伤自尊了，反叛跳槽竟然可以这样不藏不掖、镇定自若、礼数周全！地地道道的"我的眼里没有你，只有他"，当着拥有千军万马的老板之面，从容不



迫、来去自如。

虽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秦叔宝和程知节这两块足赤纯金在王世充手下就一直蒙昧黯淡，归顺唐朝以后，才真正露出耀眼的万丈光芒。他们加盟大唐以后，李渊做出了一项一定让他本人日后后悔的决定：派他们两人跟随听命于李世民。

“素闻其名”的秦王早就知道这两人一身本领，厚礼待之，封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知节为左三统军。一秦一程自此以后变成了秦王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为李世民后来通过政变获得帝位起到了极大作用。和李密当年组建号称“可当百万军”的八千名“内军”部队一样，李世民也亲自挑选了千余精锐骑兵，组成了一支特种部队——玄甲队。顾名思义，玄甲就是身穿黑衣黑甲。这支人员素质、战斗技能、武器装备都超一流的精英部队就是由秦叔宝、程知节等人负责统领的。由此可以看出李世民对二人的信任程度。

两员猛将的降唐只是王世充人才流失噩梦的开始。其后，郑军多名骁将因“恶世充之为人”而弃王就李：骠骑将军李君羡、征南将军田留安、勇将罗士信等人都率领自己的部下投降了唐军，令王世充实力大损。那时，郑人降唐好像是种流行风尚，“偷渡”的郑国兵民都把目的地设定为唐朝，史载当时的情况是“王世充将帅、州县来降者，时月相继”。

见大家络绎不绝地离去，王世充慌了神，他担心这样下去，自己早晚会变成光杆皇帝，便加重了对逃亡的法律制裁，规定只要家中有一人叛逃，则叛逃者全家无论老幼全部杀死。为了遏制逃唐者，王世充提出了个很馊的点子，倡导鼓励大家互相监督揭发，规定父子、兄弟、夫妻间相互告发的可以免死。这种划清界限的疯狂残酷做法，现代人并不陌生。在提倡“窝里斗”的同时，王世充还出台了“邻居连坐法”，“使五家为保，有举家亡者，四邻不觉，皆坐诛”。

只要有一家人跑了，其他的四家人全部活不了。见过不讲理的，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但白色恐怖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像杨广当年屠杀造反者一样，造反队伍不是越杀越少，而是越杀越多。王世充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杀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这是以杨广、王世充等人的智商情商理解不了的。既然跑一家杀四家，那干脆五家一起跑，一个也杀不着。这种“逃逃不绝”的现象最后恶化到了“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数”的程度。连出城砍柴的樵夫人数都要控制，实行行政审批。太多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去让王世充对谁都不信任，后来，他的手下将军出城作战，都要把家属留在宫内当做人质。

以王世充的能力，无法管理好一个由众多高知人士组成的团队，这是导致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他的心思不在治理国家上，而在防范别人背叛他。裴仁基父子就是他疑心病下的牺牲品。

裴仁基、裴行俨这对勇武父子在李密兵败后被迫投降了王世充。刚开始王世充很

重视他们，对二裴敬重有加，封老子为礼部尚书、儿子为左辅大将军。后来，由于裴氏父子在军队系统内的威望太高，王世充便渐渐开始猜忌他们。在任何朝代，一旦被皇帝猜忌上了，当事人只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主动向皇帝递交辞职书，以办理病退、停薪留职、告老还乡等由头请求放弃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二是突然向皇帝打黑枪，将皇帝"黑掉"，剥夺皇帝的权利，否则自己就离忌日就不远了。军方背景深厚的裴氏父子决定采用第二种处理方法。他们私下联络了朝廷内多名大臣，准备"谋杀世充及其党，复尊立皇泰主"。

由于保密工作没有做好，导致消息提前泄露，结果一干人全被王世充杀死并诛灭三族。这起未遂的政变直接导致了皇泰主杨侗的死亡。王世充的哥哥王世恽对弟弟说，裴仁基等人之所以谋反，就是因为皇泰主还活着，不如早些除掉皇泰主，永绝后患。于是，杨侗成了这次"事故"产生的次生灾难遇难者。

裴氏父子死亡后，王世充手下能拿得出、顶得住的名将已基本损失殆尽，当皇帝当到这种兵叛将离、一盘散沙的程度，只能说明他离灭亡已近在咫尺。

九、洛阳鏖战

武德三年六月，唐高祖李渊将收拾王世充提上了议事日程，开始和众臣商议攻打王世充之事。王世充闻讯后，加强了洛阳守备，从下属各州镇选拔骁勇之士集中到洛阳，准备和唐政权进行正面抗衡。

公元620年七月，李渊下达命令，"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世充"，正式吹响了进攻洛阳的集结号。这次十几万东征大军是关中的最精锐主力部队，尉迟敬德、屈突通、秦叔宝、程知节、罗士信、刘弘基等勇将悉数而出，跟随李世民杀往洛阳。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屈突通。由于历史原因，他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在洛阳城内。李渊问他：现在要派你东征，你的两个儿子怎么办？屈突通的回答可谓气冲霄汉、掷地有声。他说：我过去作为阶下囚时是理当被处死的，但陛下不但释放了我，还对我"加以恩礼"，那时候我就在内心发誓，一定以余年为陛下尽节。如今正是报效皇帝的时候，"二儿何足顾乎"！

在屈突通心里，家事第二，国事第一。不管这话是真是假，也只能这么回答了，总不能说：慢，先别打，等俺走后门把儿子捞出来后再打吧！人很多时候的言不由衷是可以理解的。

唐军从关中出发，二十天后到达了洛阳西边的军事重镇新安（今河南新安）。新安自古就是中原要塞，地处函谷关要塞之东，是屏护洛阳的西方门户，离洛阳只有七十余里。"诗圣"杜甫名垂青史的"三吏三别"中的《新安吏》即写于此地。李世民以此为基地，开始了这场被后人列进"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次战争"的洛阳大会战。

拉开唐郑大战序幕的第一场战争发生在慈涧。慈涧位于洛阳西侧不远处，是进围洛阳的重要通道，要想直达洛阳，就必须先拔掉这个据点。李世民将首战慈涧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从王世充那儿投靠过来的大将罗士信。

罗士信出道很早，军龄很长，是个十四岁就出来混的“小鬼”。他和秦叔宝曾经是同事，最早时都在隋朝名将张须陀手下从军。张须陀见罗士信年纪太小，“疑其不胜甲”，总是不让他上阵实战。罗士信见部队首长竟然怀疑自己承受不住一套盔甲的重量，特别生气。

某天，他特地穿上两副盔甲，挂上两壶箭支，飞身上马，在首长面前表现了一番。隋时，骑兵穿戴的盔甲都是重装铁甲，两副至少有好几十斤重。小小年纪的罗士信却“穿重若轻”，灵动自如，张须陀既惊奇又高兴，立即将其招为自己的侍卫。后来罗士信随张须陀到处征战，每一回都表现不凡。

有次在山东打仗时，敌人正在布阵，罗士信突然单枪匹马冲入对方阵地，连杀数人，从此成为名震天下的少年猛将。他跟着张须陀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凡战，须陀先登，士信副，以为常”。这对“黄金搭档”到处赶场子镇压农民军，获得军功章无数，隋炀帝杨广还曾特地派遣宫廷御用画家专门深入前线，将两人的作战实况画出来，然后带回皇宫供皇帝观赏，这相当于隋朝中央媒体的现场采访，规格已经是高无可高了。

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猛将一样，罗士信的从军经历也是曲折坎坷的。张须陀死后，他跟随了裴仁基，裴仁基投降瓦岗后，他又变成了李密的部下。李密和王世充决战时，罗士信拼死力战，身负重伤，被王世充所擒。王世充因其勇猛，没有杀他，而是“厚遇之，与同寝食”。后来罗士信见王世充对李密的降将邴元真也同样“厚遇之，与同寝食”，觉得很受侮辱。因为在他眼中，邴元真是个品行低劣、卖主求荣的龌龊小人，故此，罗士信开始“耻与世充为伍”。而直接将罗士信推向李渊怀抱的是一次“夺马门”事件。

王世充哥哥的儿子王道询看上了罗士信的一匹好马，向其索讨，遭到罗士信的拒绝，于是便找他的皇帝叔叔帮忙。王世充爱侄心切，对罗士信采取了强硬措施，“夺之以赐道询”。这下气坏了本来就看不起王世充为人的小罗将军，他冲冠一怒为骏马，带着自己的一千多名部下投靠了唐朝。李渊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见其来降，十分高兴，不仅“遣使迎劳，赐帛五千段”，还封其为陕州道行军总管，相当于军区司令级别。

从对待罗士信的不同态度上，李渊和王世充两个割据皇帝的水平高低立现。李渊求贤若渴，量才任用；王世充是貌似求贤若渴，实则唯亲是举。他登基后，忙不迭地将自己家族的十九位王姓宗族子弟全部封王，他似乎把家族族长的角色排在了国家家长之上，显然是本末倒置，目光短浅。“夺马门”事件便是发生在其身上众多因小失大的典型案例之一。被他逼走的大将罗士信本来是为他效力的，结果反倒带人来拆他的台，多次打败他的军队，在第一次带人攻打慈涧时，还刺伤了王世充的太子王玄应。要

不是王太子逃得顺溜，命早没了。

根据李世民的命令，罗士信率领先头部队迅速包围了慈涧。王世充担心慈涧安危，亲率三万兵马赶往慈涧救援。在慈涧附近，秦王李世民遭遇了东征以来的第一次极度危险。

一直喜欢当侦察兵的李世民带着少量轻骑前去侦察王世充军情时，突然遇到王世充的大部队，并且很快被王世充部包围。这种身处敌人重围之中的险情，李世民一生遇到过多次，但凭着机智和勇敢，他每次都能全身而退，安然脱险。绝处逢生是需要有绝招的，李世民遗传有老爸的神箭绝学。在敌阵之中，他“左右驰射”，箭无虚发，“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靠着“箭霸”神功，李世民不但又一次脱险，还俘虏了郑营的一个将军。不过，这段插曲虽说有惊无险，但李世民左躲右避之中也是狼狈尽显。当他跑回新安大营的时候，跟在张难堡追击宋金刚时的“待遇”一样，守城士兵见其满脸脏兮兮的无法看清五官，把他当成了来路不明的可疑分子，拒绝为其开门。在他摘下头盔发话露出真容后，士兵才打开城门。

李世民见王世充增援慈涧，立即进行针对性的反增援，第二天，他率领五万步骑兵开赴慈涧。没想到王世充是个纸老虎，未战先怯，几万人大老远兴冲冲地赶来，还没正式开战就灰溜溜地离去。他主动撤去了郑军在慈涧布设的所有防线，退守洛阳，把慈涧当做接风洗尘的见面礼送给了对手李世民。

李世民首战告捷，大军进驻慈涧。拿下慈涧后，李世民并没有心急火燎地追着郑军的屁股去包围洛阳，而是采取了“先四边，后中间”的战术，即攻打洛阳外围州县，清除其周边所有护卫屏障，使洛阳成为一座孤城后再进行攻击。

于是，李世民以西边慈涧为起点，以洛阳为圆心，指挥唐军向四面辐射：行军总管史万宝进据南边的龙门；上谷公王君廓屯兵东边的洛口，切断郑军粮道；将军刘德威攻占北端的河内（今河南沁阳），同时命令淮州总管黄君汉从刘德威所部南侧进攻回洛城，而李世民自己则率唐中军主力驻扎在洛阳东北面的制高点邙山，居高临下监视着城内的一举一动。自此，唐军对洛阳形成了“四面五方”的泛包围圈。

当时，郑政权占据着现在的河南、河北和湖北部分地区，在其统治的狭长国土内，王世充设置了百十个州。但他的统治根基很弱，缺乏群众基础，很多地区都是刚刚占领的地盘，这些地盘上的主政长官都是持观望态度的风中草，完全没有誓死效忠王世充的想法。他们知道王世充不是一统江山的明主，根本保护不了他们，跟在他后面只有死路一条。再加上王世充为人恶俗，所以，许多州县的官员早就事先在脚底下抹好了油，只等时机一到就和王世充分道扬镳。

唐军的肃清洛阳外城之战进行得异常顺利。三个月时间内，唐军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捷报频传，洛阳周边的核心州县几乎全部被唐军占领，而这些被占领的州县，大部分都是主动投降的。可以说，王世充不是被唐军打败的，而是被他的部下降败的。其时





的战场情形基本上是郑境内州县一边倒地望风而降。

七月，洧州（今河南尉氏）长史张公谨与洧州刺史崔枢以洧州城降唐。

八月，邓州（今河南南阳）城居民押解着王世充任命的刺史来降。

九月，显州总管田瓒携其所管辖的二十五州、尉州（今河北尉县）刺史时德叡携其所治七州相继降唐。

十月，王世充的大将军张镇周投降；郭庆以管州（今河南郑州境内）、魏陆以荥阳、王要汉以汴州（今河南开封）降。

不战而降已经成为唐郑之战中的一种常态，这太不正常了。

唐军从遥远的关中跋涉而来，作为东道主的郑军以逸待劳，且又是主场作战，按常理应该是挟地利、人和之优势，给唐军以重创才对。即便不能重挫对方，但从“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血性角度讲，至少也该给打上门的侵略者一点教训吧。但从头至尾，唐军主力都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主场作战的王世充被李世民反客为主，打得没有一点脾气。出现如此怪异的一边倒战场形势，究其原因，就是王世充的手下不愿为他卖命，君王和臣下离心离德，王世充想向左，而他的臣下却都齐刷刷地跑到右边去了。上至河北，下到湖北，郑国境内城池遍地开花地投向唐朝，王世充苦心经营的郑氏王朝旬月之间就土崩瓦解。

分析比较一下历史，我们就会有个有趣的发现，王世充在隋唐时期应该是创了一个纪录的——手下将领跳槽最多、人才流失最快的老板。隋唐乱世，反王无数，成气候、上规模的各路“土霸天”少说也有十几二十个，但手下勇将如过江之鲫般扑向别人怀抱的“业绩”，终隋唐一季，亦无人能望王世充之项背。所以，王世充的覆灭是正常的，如果他一直存在，那就是历史不正常了。

王世充大概没想到自己的军队如此不堪一击，面对唐军摧枯拉朽、咄咄逼人的攻势，他心里开始发虚了。这一点可以从他和唐军主帅李世民的一次战场对话中看出端倪。那次，双方在洛阳西苑青城宫列阵，隔水相对。

王世充向来看不起这个年纪比自己小一大截的唐家二少，他一直蔑称李世民为“童子”。他说：隋朝灭亡以后，“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忽举兵东来，何也？”作为一个皇帝，王世充提了一个很委屈的问题：我又没招你惹你，你为什么要打我呢？

扫平天下需要理由吗？老虎吃绵羊需要理由吗？李世民让宇文士及答复道：“四海皆仰皇风，唯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这样的回答已经能看出大唐欲统一天下的宏图了。面对盛气凌人的李世民，王世充可怜巴巴地说：“相与息兵讲好，不亦善乎！”他希望通过和谈促使唐朝罢兵。可是李世民断然拒绝了他的和谈建议，甩给他一句硬邦邦的话：“奉诏取东都，不令讲好也。”

李世民还不得罪人，说老爸只命令夺取洛阳，没有授权和谈。王世充没辙了，平等

和谈明确没戏，要想对方撤兵，只有矮人一截，弯下膝盖投降。可是，当皇帝实在是太舒服了，他舍不得这个宝座，决定和李世民硬拼死扛到底。

就在洛阳外围战进行得一帆风顺的时候，唐军内部发生了影响很坏的小规模士兵叛逃事件。领头的是刘武周的降将寻相，他带领着一部分原来投降唐朝的定杨军偷偷跑了，这种挥一挥衣袖带走了好些片云彩的叛逃行为让许多唐军将领很生气，很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很多唐军将领认为寻相的老战友、同是原定杨军骨干的尉迟敬德必会步其后尘，于是合力将“外来人口”尉迟敬德逮捕，囚禁在军中。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和尚书殷开山本着忧国忧“民”的心情多次向李世民建议，要求处死尉迟敬德。两人对李世民说，尉迟敬德骁勇绝伦，现在又被囚禁，内心必然生怨，“留之恐为后患，不如遂杀之”。他们怕勇猛无敌的尉迟敬德将来造反难以制服，所以宁信其有，决定先下手为强，即便是错杀也要灭了他。但尉迟敬德福大命大，他碰到了一个胸怀宽广又惜才爱才的好领导李世民，要是换作王世充、萧铣之类的上司，面对众将喊杀的局面，尉迟敬德必死无疑。当然，李世民要是和他们一样，就成不了唐太宗了。

在周围一片狂热的叫杀声中，李世民没有和大家一样头脑发热，而是冷静地提出“寡人之见，有异于此”，认为“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在寻相之后邪!”他觉得尉迟敬德要是想跑，早就在寻相之前跑掉了，不可能等到寻相事发。于是下令释放被囚的尉迟敬德，并将他“引入卧内，赐以金宝”。

在闲人免进的“卧室重地”，李世民掏心掏肺地对尉迟敬德说，希望他能体会到自己力排众议、“不信谗言以害忠良”的良苦用心，自己不会拿过去说事，对他绝对一如既往地信任。同时，他还真诚地说，如果尉迟敬德一定要走，他也不阻拦，这些所赐金宝可以带走，当成盘缠路费，作为两人共事一场的纪念。

寻相开溜的时候不知道是否联络过尉迟敬德？这个答案只有尉迟敬德一人清楚。在唐军诸将囚禁尉迟敬德的时候，他是否产生过离开唐军的念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尉迟敬德在李世民的“卧谈会”之后并没有叛逃，而且后来屡立军功，在参加洛阳会战的所有唐将军中功居第一。

士为知己者死。人与人交的是心，会的是意，领的是情。李世民的卧室交心令尉迟敬德感动非凡，不管在此之前他是否有过其他想法，但自此事以后，他用肝脑涂地报答李世民的肝胆相照，对李世民忠心不二，多次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勇救李世民的性命，成为唐王朝的建立和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可以说，如果没有尉迟敬德，李世民都死了好几回了，哪还有现在什么“唐宗宋祖”一说呢。

九月二十一，喜欢侦察敌情的李世民又带着五百名骑兵来到魏宣武陵搜集战场情报。魏宣武陵是著名的北魏孝文帝元宏(即拓跋宏)之子元恪的陵墓，是邙山上的制高点，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郑军大营的各种动态情况。李世民在这里又一次遇到了生命危险。就在他察看郑营时，“王世充帅步骑万余猝至，围之”。

一万多人围住五百人,而且这五百人中还有一个唐朝皇子。王世充心想,这次李世民一定插翅难逃了。郑军猛将单雄信立功心切,领着一队骑兵,“引槊直趋世民”。单雄信虽然德行不好,但武艺高强却是实打实的。眼看李世民命悬一线,此时,尉迟敬德跃马大呼,截住来势凶猛的单雄信厮杀起来,单雄信虽然是一个狠人,但他的对手尉迟敬德比狠人还多一点,是个“狼人”。最终,狼人将狠人刺伤坠马,为李世民排除了一颗即将引爆的地雷。

郑军见单雄信都被对方刺伤,心里有点发毛,攻势稍稍减缓。在“贼徒稍却”的空当,尉迟敬德护卫着李世民突出郑军包围圈。将李世民引置到安全地带后,尉迟敬德又率领骑兵返身杀入郑军阵营。果然是艺高人胆大,拿王世充这个皇帝不当干部,几百人愣敢跟一万人群殴,《旧唐书·尉迟敬德传》中说他此役“出入世充阵,往返无所碍”,在万人之中来去自如,出入战场跟进出自家大院似的。

当大本营中的屈突通听说秦王被围后,急忙带领唐军精锐部队火速赶来增援。这下王世充遭殃了,军队被救主心切的唐军杀得片甲不留,“仅以身免”。

又是“仅以身免”!王世充和这四个字似乎很有缘,当年和李密交锋时,他也曾多次被瓦岗军打得“仅以身免”。经常看历史书籍的朋友应该对这四个字很熟悉,一场战斗打完后,很多次都是战败方的最高首长“仅以身免”。

为什么最高领导总是能那么幸运地虎口脱险呢?唯一的解释就是领导“先发跑人”,当他发现战局必败时,当其他将士还在挥刀舞戈时,他可能已经跑到一个较远的安全地带观望了。

王世充仅以身免,可他的手下无法身免。这场遭遇战,唐军收获巨大,活捉了王世充的冠军大将军陈智略,除当场阵亡千余人外,还有六千名排矟兵成了唐军俘虏。矟是比矛还长的一种兵器,排矟兵的矟都在两米以上,上战场时都是集团作战,整体推进,威力很大。这么厉害的成建制特种兵都被唐军生擒,可见王世充的指挥能力真的不能恭维。

李世民保释尉迟敬德像是一次期货投资,刚买入就得到了高额回报。他高兴地对尉迟敬德说:“公何相报之速也!”而后大方地赏赐给救命恩人一箱金银。这一仗成为尉迟敬德身份变化的拐点,自此,他由边缘杂牌军进位为李世民的嫡系将领,“宠遇日隆”。

关于魏宣武陵之战,相关唐史资料的说法极不统一。这里采信了《资治通鉴》中的说法。对于李世民登魏宣武陵的原因,《新唐书》和《旧唐书》都说李世民是去打猎的。从李世民的处事精明清醒度来看,在那种紧张形势下,带着五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去前线区域打猎休闲,似乎不是李世民的行事风格。所以,“打猎说”难以令人信服。

尉迟敬德使用的兵器是马槊,他不但槊艺高强,而且还有一项“特异功能”——避槊夺槊功。战斗时,这位爷神出鬼没,单骑入贼阵,别人怎么刺都伤不着他,而他信手

之间就可以夺下别人的长槊，再以别人的长槊戳别人的身体，颇有《天龙八部》中慕容复“以彼之道还施其身”的神功遗风。

李渊的小儿子齐王李元吉这次也随军东征，他同样是用马槊作为兵器的，而且“以善马槊自负”，自我感觉马槊使得非常好。他见尉迟敬德这次在战场上“出入重围，往返无碍”，觉得这个将军盖了自己这个使槊皇子的风头，心里很不服气。于是，他找到尉迟敬德要求比武，提出双方各自去掉枪头较量一下，决出胜负。

尉迟敬德坚决不答应，他是不答应李元吉去掉枪头。他对小李子自信满满地说：“纵使加刃，终不能伤，请勿除之。”当然，对自己的枪头，他则主动去掉了。

这是一场身份和武器都严重悬殊的比武。一个是高贵皇子，一个是普通将领；一个兵器锋利，刺人非死即伤；一个兵器拙钝，戳人毫发无损。

李元吉装孬不折本。他也许在想，是你主动冒充大头鬼要进医院的啊，别怪我枪头没长眼睛！可是，面对近在咫尺的尉迟敬德，任他怎么使劲，却始终刺不中，不能伤其分毫。

一旁观战的李世民可能觉得这样不刺激，也可能是想让尉迟敬德更好地表现一下，便问他：“夺槊与避槊，孰难?”当听到尉迟敬德说夺槊难的时候，李世民“乃命敬德夺元吉槊”。说得明白点，李世民就是叫尉迟敬德来个空手夺白刃！这个难度系数比腾挪躲闪高多了。李元吉此时脸上已经挂不住了，他“操槊跃马，志在刺之”。

一句“志在刺之”将李元吉的阴恶暴露无遗。为了挽回上个回合中失去的面子，他超水平发挥，将长槊毫无顾忌地朝尉迟敬德刺、劈、挑、撩。结果不但一次没刺中，反而被对方“须臾三夺其槊”。

还比什么呀，眨眼之间兵器就被人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夺走，若是战场实战，就是长了一打头都被人给砍光了。李元吉不得不无奈地中止了比武，虽然脸上一副赞叹诧异的样子，但他心里却深以为耻。

如果这算是耻辱的话，那李元吉是自取其辱，因为一切都是他自己挑起来的，而且比武也不看对象，偏要挑5A级的，估计是在家里和一帮美女对打长期无敌手，所以觉得自己的功夫独步天下了。这两个人其实是一对真正的生死冤家。几年后，在玄武门事变中，李元吉就是被尉迟敬德亲手杀死的。

从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率军到达新安，至次年二月，经过半年多的外围攻坚战，郑军分崩离析，洛阳四面楚歌，四边的慈涧、堰师、河阳、巩县、洛口、河内等军事重地全被唐军占领。同时，王君廓部截断了虎牢至洛阳的粮食补给通道，李世勣部击溃了来自汴州方向的援军。自此，李世民制定的“扫清外围、孤立洛阳”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洛阳成了一座突兀于中原的孤城。

诱人的洛阳就在眼前，李世民率领唐军穿越千里，跋山涉水而来，就是为了拿下这座数朝古都。但是，洛阳坚城难攻是有目共睹的，杨玄感曾兵败于此，李密也饮恨城

下。李世民深知这座皇城的顽强和坚韧，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公元621年二月，一切安排就绪之后，李世民派宇文士及返回长安向李渊递交总攻报告，请求进军围攻东都洛阳。李渊哪有不批准的道理？他要宇文士及转告儿子，此次攻打洛阳，务必一次解决问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同时委托宇文士及在洛阳城破之日收集"乘舆法物，图籍器械"，对于"子女玉帛"，则"并以分赐将士"。

李渊算得上是个有思想、有文化的好皇帝，知道提前安排保护前朝皇室的车驾仪仗、图书簿籍及器械，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还是蛮强的，不是大老粗皇帝。

二月中旬，李世民指挥唐军向洛阳城下的青城宫移营，还没有安顿好营寨，王世充就率领两万兵马从城内涌出，并在谷水边排兵布阵，以水边旧马坊的墙垣沟堑作为掩体和唐军隔水对峙。

李世民将精锐骑兵布阵在北邙山一线，自己又跑到上次差点被单雄信"结果"掉性命的魏宣武陵侦察敌情。经过分析判断和推理，李世民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王世充就要完蛋了！他对左右部众说："贼势窘矣，悉众而出，侥幸一战。今日破之，后不敢复出矣！"

李世民真是个为战争而生的军事天才，他一语中的地点出了王世充此时的心态和此战的目的。后来的各项事实表明，王世充确实是想以这一仗作为赌注，全部精锐倾城而出，和唐军提前决战于城外，希望借此一战打垮李世民。

王世充想凭两万军队打败比自己多得多的唐军，是抱有侥幸心理的。当年自己以两万人马击溃数倍于己的瓦岗军，他希望重演盛况。可是，李世民不是李密，想对他以少胜多，只能是痴人说梦。谷水之战以后，王世充果然如李世民所预言的那样，躲在洛阳城内"不敢复出"。在后来窦建德援郑的最危急时刻，李世民从围攻洛阳的部队中抽调军兵赶赴虎牢关时，三千多人的部队大白天呼啦啦从洛阳城下直奔虎牢方向，"王世充登城望见，莫之测也，竟不敢出"。

既然把准了对手的脉搏，李世民岂能轻易放过这一机会。他命令屈突通率领五千步兵渡过谷水向王世充发起攻击，并告诉屈突通："兵交则纵烟。"

当李世民看见狼烟冲天而起时，知道屈突通已在前线和对方交火，立即指挥骑兵由北而南冲向郑军，和屈突通合兵一处共击王世充。乱战中，李世民想试探了解一下王世充军阵的兵力分布情况，于是率领几十名精锐骑兵朝郑军军阵的一个方向猛冲，期间郑军"众皆披靡，杀伤甚众"。直至横穿军阵，到达敌阵背后。

李世民在战场上总是喜欢玩孤胆英雄的险招，登基以后，他自己也承认了这点。但幸运的是，每次他都能化险为夷，真有点"王者不死"的味道。谷水之战的这次"探阵之旅"同样是险象环生。当李世民如愿横穿敌阵后才发现，自己已经和"大部队"失散，紧跟在他身边的只剩下将军丘行恭。

郑军几名骑兵欺他们人少势单，立即向他们包抄过来。回撤途中，李世民的坐骑

被箭射中，倒地毙命。通常而言，在这种拼杀激烈的战场上，骑兵失去了战马就等于把头送给对手了。只要对方的骑兵近身，在马上对李世民发起居高临下的攻击，这个唐军东征主帅就只有两种命运：被俘或阵亡。

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英雄救主的丘行恭顶上来了！本来在前面开路的他见此情景，立即催马回转，用箭狂射追赶的郑兵，一箭一命的威慑马上压制住了追兵的气势，使得他们一时不敢向前硬逼。于是丘行恭将战马让给李世民骑坐，自己则"于马前步执长刀，距跃大呼，斩数人"。

这个叫丘行恭的将军姓名大家也许不太熟悉，但他的身影肯定很多人都有印象。名闻遐迩的"昭陵六骏"石雕中那个正在为战马拔箭疗伤的人就是丘行恭。

"昭陵六骏"是李世民一生征战所骑过的六匹骏马，名字分别叫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丘行恭拔箭的那匹是飒露紫。李世民在登基后营建陵墓时，诏令将六骏雄姿雕刻于昭陵之中。六幅浮雕中，只有一幅上面雕刻有人物，这个唯一的人物就是丘行恭。这是唐太宗李世民感念丘行恭的救命之功，特意命人按照丘行恭本人形象雕刻的。

丘行恭同志是很幸运的，在公元七世纪就能拥有自己的个人雕像。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拥有一件私人写实雕像也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呢。李世民也是幸运的。他身边的将领不仅个个神勇异常，而且都愿意为他抛头颅，洒热血，尉迟敬德如此，丘行恭也是如此，这和他的对手王世充的手下将领普遍见风使舵、见死不救相比犹如"天上人间"。

同样都是领导，但由于水平、人格、魅力等因素的不同，"冒号"后面引出的内容也大相径庭：一个是坐拥天下，一个是死于非命。所以，领导要想修成正果，不但要会"领"，更重要的是要会"导"。只"领"不"导"的领导就像是内部结构错乱的导弹，迟早会自爆完蛋。

靠着甘当领导"马前卒"的丘行恭以死相护，李世民安然脱险，又杀回到唐军阵营。这是东征以来，李世民的第三次死里逃生。

李世民虽然回到了主力群中，但双方战斗并没有结束，而是打得越来越激烈。王世充这次带出的郑军全是以彪悍凶猛著称的江淮精锐士卒，战斗力极其顽强，他们和同样勇猛的北方关中军殊死搏杀，寸步不让。战斗进行得胶着难分，异常残酷。王世充的军队被唐军四次打散又四次集合，从早晨到中午，打了五六个小时后，郑军实力最终还是略逊一筹，不得不向洛阳城内且战且退。

面对败兵，李世民没有不追的。见郑军力尽不支，他挥军乘胜追击，直抵洛阳城下，顺势将洛阳包围。这场针尖对麦芒的实力之拼，最终以唐军"俘斩七千人"画上了句号。

这一战，关中军也胜得勉强：李世民差点"光荣"了，骠骑将军段志玄差点成了郑军



的俘虏。段大将军是参与了太原起兵的元老级将军，也是因为深入敌阵，坐骑被砍倒后摔落马下被对方活捉的，但他却机智逃脱。他的脱身更是名副其实的“千钧一发”。两名郑军骑兵从两边抓住他的发髻，准备带着他过河。只要一过河，段志玄这生也就过完了。因为进入郑营后，他要是不投降，王世充不可能留他浪费粮食；而假如他叛变投降的话，那么后来洛阳城破后，李世民也不会饶了他这个叛徒“甫志高”的。就在两名骑兵拎着他头发的时候，段志玄突然来了个玄招，猛地向上腾空跳起，将那两名抓住他长发的士兵挣得从马上摔了下来。将两人搞下马后，他立即飞身上马，奔驰而回。虽然郑军“数百骑尾追其后”，但也莫能奈何。

段志玄的成功逃生经历颠覆了“头发长，见识短”这一流传很广的民间俗语。段家公子头发长到能让人在马上抓住他的“小辫子”，不照样虎口逃生？可见，见识这玩意儿，只与头脑有关，和头发无关。

谷水一战是王世充最后的疯狂。这一仗后，王世充元气大伤，信心大跌。此后，他一直固守在洛阳城中，再也没有能力和胆量组织军队主动出击了。

分崩离析的趋势只要形成了就很难扭转，王世充的政权已是内外交困，人心不附，大家都不乐意在他的手下当差任职。

唐军将领王怀文本来是李世民手下斥候（侦察兵），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被郑军所擒。王世充很想笼络他，将其收为己用，于是把他安排在身边以示信任。可是，落花有情，流水无意，无论王世充怎样试图感化对方，他的这个本家王怀文始终一颗红心永向唐。不久，在王世充率军列阵和唐军对垒的时候，王怀文趁机实施了一次暗杀行动。

在王世充不注意的时候，他突然发难，操起长槊就朝王世充胸口刺去！这一刺快如闪电又近在咫尺，王世充所有的贴身保镖都来不及阻拦。就在大家以为王世充非死即伤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此王一槊不偏不倚刺在彼王胸口，但彼王却端坐马上，毫发无伤，反倒是此王的长槊“受伤”折断！

原来王世充外衣内穿有金属护甲，英勇的王怀文忘了一点，王世充一向以从背后算计别人闻名，想要以同样手段算计他，算是撞上他的枪口了。这一槊，王怀文使足了力气，如果没有护甲的阻挡，相信没有人能够经受得住一个侦察兵军官近距离的奋力一刺。王世充马上命人追击已逃往唐军方向的行刺者，王怀文最终被“追获，杀之”。

王世充这次虽然惊吓不小，但一刺未死的经历被他充分利用。一回到城内，他就开始为自己做起了政治宣传。当着满堂朝臣之面，他脱下内甲，搞了一次“袒示群臣”的半裸秀，光着上身对大家吹嘘说：“怀文以槊刺我，卒不能伤，岂非天所命乎！”潜台词和画外音就是告诉旁边那些免票观看的大老爷们，俺就是杀不死的天命所归的王者，你们跟着俺好好干，将来前途大大的。

可是，事如愿违，许多不愿意跟他干的人还是执意不干，他的御史大夫郑颋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御史大夫是显赫高官，在汉朝的时候和丞相、太尉合称“三公”。隋唐时期虽然地位不似当初那么华贵，但依然是朝廷重臣。这个郑颋是当年李密身边的红人，就是他和李密的秘书房彦藻力劝李密杀死瓦岗寨原首领翟让的。投靠东都以后，洞察时事的郑颋敏锐地感觉到王世充是个不足成事的草台帮帮主。他“不乐仕世充，多称疾不预事”。

看出来了吧，一长期请病假的主。他看完王世充的半裸秀后，立即借“体”发挥说：“臣闻佛有金刚不坏身，陛下真是也。”别以为郑御史把王世充比成了具有金刚不坏之身的佛祖是赤裸裸的拍马屁，他的目的是为了下面这句话，郑御史接着说，自己真的很幸运，能够生于佛世，所以，为了表达自己尊崇佛皇之情，他“愿弃官削发为沙门，服勤精进，以资陛下之神武”。

一个朝廷要员放着高官不当，私家马车不坐，而愿意义无反顾地踏入空门为皇帝祈祷求福，这人生观不能说不高尚，思想不能说不纯粹，对领导不能说不忠诚。但事实可能是恰恰相反，虽然也鄙薄王世充的人品，但郑颋更多的应该是想借向佛之路曲线救命，制造王世充兵败之日不在现场的证据，这样就可以向唐政府间接表明自己弃郑拥唐的政治主张，也就很有机会在唐政府中重新从政。

但郑颋只能是一厢情愿，王世充没有批准，他对郑颋说：你是“国之大臣，声望素重，一旦入道，将骇物听”。

王世充也不是傻子，他担心这么大的官出家传出去舆论影响不好。再说，王世充也会考虑，都像郑御史这样，那自己这皇帝不就黄了吗？直接变成住持方丈了。无论郑颋再三再四地请求，王世充就是不答应。但郑颋很有个性，在皇帝严示不许的情况下，他还是“削发被僧服”，自己批准自己出家了。出家前，他对老婆发了一番感叹，说自己目前“侧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浅薄，无以自全”，很明显是对王世充政权失望。

王世充得知郑颋出家后，暴怒到火山喷发，他恶狠狠地对郑颋说：“尔以我为必败，欲苟免邪？不诛之，何以制众！”郑颋终被王世充斩首。在刑场上，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仍“言笑自若”，令“观者壮之”。

谷水大战之后，洛阳周边只有极少数几个州县还控制在郑军手上，但也是人心尽失。二月下旬，镇守河阳（今河南孟州）的主将王泰见郑军大势已去，自己一个人偷偷卷铺盖跑了。他的手下群龙无首，便投降了唐军。

河阳介于洛阳和虎牢之间，东边和著名的虎牢关只隔着一个洛口城。洛口就是今天的河南巩义，当时据守洛口的是悍将单雄信。唐将王君廓奉命攻打洛口，但遭到单雄信的阻击，与郑军相持于洛口城下。洛口是虎牢的前门，只有打下它才能对虎牢险关形成威慑力量和攻击阵形。为了铲除这条拦路虎，秦王李世民亲率五千步骑援助王君廓。当增援的唐军行到洛口南方的轘辕时，单雄信害怕了，他料想自己抵挡不住，便

带着部下弃城而逃，王君廓见势，果断率军追击，将惶惶而逃的单雄信杀得大败。洛口的成功攻克为唐军下一步拿下影响整个洛阳会战的关键之地虎牢创造了条件。

公元621年二月底，历经七个月的外围清理战，李世民下令唐军对洛阳宫城发起全线攻击。王世充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到来，他把洛阳布置成了一个谁攻谁死的死亡坟墓。

经过长时间的布防，洛阳的防御系统几乎严密到无懈可击的地步。要想正面力攻取城，短时期内断无可能。城内守军的防御武器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装备："大炮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车辐，镞如巨斧，射五百步。"

能把五十斤重的大石头弹射出两百步，除了不能爆炸外，这比后来的"红衣大炮"差不了多少了。这么大的石头经过加力以后从高空呼啸而下，落入密集攻击的唐军阵地，其杀伤力可想而知。还有能一次自动连续发射八支羽箭的连环弓弩，威力更是惊人，在五百步以外就能令人毙命。相当于现在的机关枪，一扫倒一片。

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残酷，但对于发明这些武器的中国古代匠师们的聪明才智，我们不得不起立致敬。仅靠机械物理原理就能把实战武器制造到这种出神入化的境界，他们的智商也应该是我等芸芸众生永远望尘莫及的。可惜，就像当年诸葛亮造出的木牛流马一样，这些尖端的手工机械制造技术现在已经完全失传。今天的中国人，能运用先进的科技设备造出世界一流的航天飞行器，但在精密的手工机械制造方面，反而落后于先古的能工巧匠们。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很多机械设备，现代人只能望而兴叹，完全没有了复原其精髓的能力水平。

在郑军超强的防御水平下，夺城心切的李世民指挥唐军对洛阳城"四面攻之，昼夜不息"。但流水般地攻打了十几天，战果甚微，唐军还是只能在坚固的城墙下踏步仰首。此时，由于长时间的连续在外征战，唐军将士"皆疲弊思归"，很多人都想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那时候的军人可不像现在，没有探亲假，不报差旅费，普通将士仗不打完是不可能回家的，当然，很多人即使仗打完了也不能回家了，因为他们倒在了战场上。对很多出征的士兵来说，他们和家人的分别就是永别。尽管他们也知道，但是，他们没有选择，赴战和赴死都得去。历史进程的河流中，哗哗流淌着的是无数无名士卒的鲜血，帝王的舟楫，都是靠这些鲜血托浮着的。

就这样打了半年多，士兵们也确实疲劳了，总管刘弘基等人认为干了七个月的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于是他代表大家向李世民提出班师回长安的请求。

锲而不舍的李世民当然是断然拒绝这样的建议。他对那些想家的将士说，眼下战场形势一片大好，王郑诸州已望风归服，"唯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李世民认为，再加一把火，饭就煮熟了，如果现在突然抽薪而退，那先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为压住思归风潮，李世民令谕全军："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

师者斩!”这道铁腕军令立竿见影,收到了“众乃不敢复言”的效果。

远在关中的李渊听说此事后,也很担心思归心切的军兵会闹出什么乱子。他写了一封密敕差人送给李世民,命令他还军回长安,考虑到儿子曾经说过“洛阳未破,师必不还”的大话,怕他面子上过不去,老子还特意给儿子送来了梯子,他要李世民把退军责任推到他的身上,以皇上下诏还军,不能违抗为由,带领唐军撤出中原。

然而,老子还是不太了解自己的儿子,就像若干年后的玄武门之变,老子根本没想到儿子会闪电出击造自己的反一样。这一次,李渊也没料到儿子会拒绝撤军的最高指示。此时,李世民确实需要梯子,但要的是攀上洛阳城墙的梯子,而不是下台阶的梯子。他立刻上表长安最高司令部,并派遣军事参谋封德彝回朝向总司令老爸面陈军前形势,保证洛阳必定可以攻克。

封德彝虽然后来变成了太子李建成安插在李世民身边的疑似间谍,但此时他和二皇子是坚定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回到长安的封德彝情真真意切切地对李司令说,王世充现在已经“智尽力穷”,他“号令所行,唯洛阳一城而已”。拿下这座孤城对中原战场上的唐军而言,只是“克在朝夕”的工夫。同时他还提醒李渊,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退军,他日若“贼势复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

这番面君说明起到了作用,李渊觉得封德彝此言有理,于是允许李小司令继续驻军中原,克定洛阳后再行回军。

李世民不是人才,而是比人才还多两横的天才。不得不再一次地由衷赞叹:这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军事家!当人才们才看到花苞的时候,作为天才的他已经看见了果实。在众人都希望撤军的时候,又是他顶住了压力,坚持继续攻打。这一决定不仅帮助他成就了辉煌史册的战斗篇章,也为唐朝早日平定中原、统一全国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如果此时他应诏回京城,后面所有的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第一阶段强攻无果以后,李世民改变战术,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准备通过长期围困使城内物资匮乏,不战自乱。于是唐军停止一切攻城手段,在城外挖掘壕沟掩体,筑垒土墙,摆出一副要在洛阳城下安家落户的架势。

此时洛阳城内情形糟糕透顶,物价飞涨,食物奇缺。“城中乏食,绢一匹值粟三升,布一匹值盐一升,服饰珍玩,贱如土芥。”饥饿的滋味太难受了,城内居民先是吃“草根木叶”,当植物吃光后,实在是吃无可吃了就开始吃“泥巴饼”。

所谓的泥巴饼就是以泥巴为主要原料做成的饼。具体制作方法是,随便挖来一筐泥巴,将水加入泥巴中进行搅拌,然后放置澄清,待浮泥沉底后再倒掉水,然后往这些沉淀的泥巴中“投米屑作饼食之”。请注意“投米屑”三个字。这等于是往土里掺米,而不是往米中掺土。土中掺米,这东西哪能吃啊,连猪狗都不会吃的,只是,那会儿整个洛阳城内也不可能存在哪怕是一只猪狗了,只存在着猪狗不如的人。被围得水泄不通的洛阳成了一座人间地狱,百姓“皆病,身肿脚弱,死者相枕倚于道”。皇泰主杨侗当政

初期，城内共有三万户居民，到这个时候，只剩下不足三千家。一个二十万居民的大城市两三年的时间就变成了一座只有两三万人的死亡之城，最名副其实的十室九空。

尽管洛阳城内如此凄惨萧条，但面对李世民送给他的“谕以祸福”的劝降书，王世充依然不理不睬。他之所以这般强硬，并不是因为他还有多少实力，而是因为他还指望着一根救命稻草——窦建德。

早在数十天前，知道自己顶不住的王世充就厚着脸皮派自己的亲侄儿和近臣长孙安世，去夏王窦建德那里乞求他发兵相助。说王世充厚着脸皮是因为他和窦建德并不是朋友，而是兵戈相向的对头。本来王、窦两人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但王世充喜欢挑衅，他趁夏军不备时，率先出兵，抢占了窦建德的黎阳城。窦建德当然不是好惹的，他以牙还牙，率军夺下了郑境的殷州（今河北隆平）。自此，“二国交恶，信使不通”。

从王世充首先发难抢夺窦建德地盘的行为看，他是个很没有长远政治眼光的人，像老鼠一样，只看见眼前的一点点距离。如果他有意识地主动和窦建德交好，和夏政权结成军事共同体，使中原地区的两大军事力量形成联动，互相支持，彼此呼应，共同对抗军力最为强大的关中唐军，势必将与唐形成类似于三国时期魏、蜀、吴三足鼎立、相互制衡的态势，如此则可避免郑、夏被唐军各个击破的命运，在僵持中寻找发展和崛起的机会。但王世充没有那样的战略眼光，身边也没有杰出的谋士，他只是一个看到一点小便宜就想占的没事找抽型的主。当他被李世民抽得眼冒金星、满脸充血的时候，他想到了曾经和他互抽的窦建德，虽然不好意思开口，但活命总归比脸面重要。

十、决战虎牢关

王世充低眉顺眼地求到窦建德家的那会儿，夏帝窦建德风头正健，他还在为姓王的以前抢了他的黎阳而耿耿于怀呢。

窦建德的中书侍郎刘彬给他讲了一通唇亡齿寒、三足鼎立之类的道理，告诉他帮郑就等于帮自己，劝他“解仇除忿，发兵救之”。同时，刘彬还给他噼里啪啦拨了一番小算盘，说等击退唐军后，见机行事，“若唐军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大败，京师可得而有”！

这个远景规划太诱人了，出一次兵，就有可能灭掉两个国家，既做了好人好事，又赚得盆满钵满，这样徒手逮双雕的美差谁不干谁连小狗都不如！窦建德听完刘彬头头是道的利害分析后，高兴地说：“此良策也。”他派遣使者告诉王世充，答应出师援郑。答应是答应了，可是，窦建德当时很忙——忙于攻打孟海公。

孟海公是活跃在今天山东曹县、成武、定陶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首领，手下有三万多人，自称“宋义王”。他在窦建德政权的东边，和夏军隔着条黄河，窦建德对他久有吞并之心。公元620年十一月，夏军渡过黄河，向孟海公发起攻击。战斗刚进行了二十天，

王世充的求援使者就到了。这个时候，窦建德不可能半途而废撤军而回，但王世充的事情也不能不管啊。怎么办呢？老实的窦建德想出了一个一般老实人想不出来的办法。他派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往唐朝，要求李世民"罢洛阳之兵"，并"退军潼关，返郑侵地"。

这口气挺大，估计少不了恐吓之语。大致意思就是说，李世民，你必须马上停止攻击郑国，并且自动退回到"三八线"以外，把非法抢得的郑国所有土地全部无条件还给老王同志，不然，一切后果自负。

窦建德肯定是放了不少狠话，但对经常恐吓别人的李世民无效，他根本不搭理窦建德，继续加大对王世充的攻击力度。窦建德见唐军丝毫不退，也就没闲心再去管这件事情，他一门心思扑到了孟海公身上。就这样，在王世充求助的最初两个多月里，窦建德尽管答应援助，但夏军并没有采取一点实际行动，因为他们的兵力全部投放到了黄河以东的孟军战场，根本无暇抽身腾手。直到第二年二月底，窦建德击败并俘获孟海公以后，才真正实施援郑之事。

公元621年三月，窦建德亲率十万大军向西进发，救援洛阳。虽然夏军来势凶猛，但从战略上看，窦建德该出手的时候没有及时出手，如果他一接到王世充的求救，就马上发兵增援，那将会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那时候，郑军还没有伤到骨子里，还有很强大的作战实力，但此时王世充连打肿脸充胖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时候的窦建德确实生龙活虎，势力强大，已经和郑军耗了七个月的唐军如果和夏军直接面对面的交锋，那绝对是没有悬念的必败无疑。夏军在窦建德的指挥下，水陆并进，粮草物资从水路溯河而上，部队从酸枣县（今河南延津）快速西推，一路势如破竹，连下管州（今河南郑州）、荥阳、阳翟（今河南禹州）等多座城池，直趋洛阳。王世充的弟弟王世辩也派遣手下大将郭士衡从汴州（今河南开封）率兵数千与窦建德会合。此时，救援洛阳的军队总数达到了十余万人。

这支大军在板渚（今河南荥阳北）筑宫造营，虎视眈眈地瞪着不远处守卫虎牢关的唐军。此时，事关洛阳会战全局的虎牢关不久前刚刚被唐军占领。当时，一名叫做沈悦的军官派人到唐左武侯大将军李世勣处请降。

当晚，李世勣便命麾下大将王君廓带兵攻打虎牢。有卧底，好办事。王君廓在外面攻，沈悦在里面做内应，唐军轻而易举就夺取了虎牢，并生擒了郑国的荆王王行本。这个王行本是王世充的侄子，和前文那个镇守河东城和唐军死扛，终被李渊斩首的那个王行本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王行本是唐军当时俘虏到的郑国的第一个亲王。亲王都被PK掉了，这对郑军信心是个不小的打击。王世充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除了单雄信等少数将领外，他不放心任何没有血缘关系的外姓人。在安排部署应对唐军的作战时，所有的关键位置都齐刷刷的是王姓人领衔，没有一个杂姓。两个哥哥王世恽、王世伟和两个儿子分守洛阳

四面。外围的重要城池也是“王家军”当家:三个侄儿王弘烈、王行本和王泰分别驻守襄阳、虎牢与怀州(今河南沁阳)。王世充以为王家人在地盘就在,他显然是低估了非王家人的力量。虎牢失守就是对王世充“唯王论”的强力反击。

“王”是需要有上下支撑的,否则就是被别人“干”掉,或入“土”为安。私心太重的王世充被唐军“干”到“土”里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成功入驻虎牢关是李世民率领的唐军取得洛阳会战胜利的决定因素。如果没有虎牢险关挡住了窦建德进攻的步伐,那么直达洛阳城下的夏郑联军定会饿虎扑食般地吃掉唐军的。虎牢和洛阳之间是一马平川的平原,无险可守,所以夏军此时最希望大兵团作战。沈悦,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无意之中改写了历史。

围困洛阳的唐军本来已经看到破城的希望了,但由于窦建德的介入,战场形势发生骤变,使得战役结果变得扑朔迷离。面对严峻态势,唐军领导层的态度也明显分化。

在李世民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唐军高级将领和智囊团分成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以郭孝恪、薛收为代表,主张依仗虎牢之险阻击夏军;另一派以萧瑀、屈突通和封德彝为代表,他们主张避开夏军锋芒,撤除洛阳之围,向西退守到新安一线,重新等待机会。

薛收的职务是记室,相当于今天耍笔杆子的文书之类。他的老爸就是写出了千古传颂的“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诗句的隋朝最著名诗人薛道衡。薛收也颇有才情,他对李世民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战场形势、兵员优劣、进退后果等实际情况。他认为,王世充“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目前因为城内乏粮才被唐军困守不敢出战,如果夏军的河北军粮成功运到洛阳,郑夏两军携手联合,“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唐军将被拖入无休无止的战争泥潭。

针对唐军现实情况,薛收提出了两条方案:对内,继续围堵洛阳;对外,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并提出了最符合李世民心意的关键一点:“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最后,他还不忘对战果进行了美好展望:“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真是一个预言家,后来的战局发展正如其所言,果然是一石双鸟,“两主就缚”。

薛收的建议遭到萧瑀、屈突通和封德彝等人的反对,他们觉得唐军已疲倦不堪,郑军凭守坚城,一时间很难攻破。而窦建德乘胜而来,锋锐正盛,弄不好就可能腹背受敌,被郑、夏从两面夹击,陷入灭顶之灾。他们的意思是,先到新安城歇歇脚,等对方露出破绽的时候,再冲上去砍他们不迟。

双方的说法似乎都有道理,这时候就要等主帅拿主意了。关键时刻,李世民显示出了他过人的军事素养,他站到了薛收的主攻立场一边。当然,李世民不是随随便便站队的,他有自己明确的观点。对王世充,李世民已经不拿正眼瞧了,他觉得围到现在,王世充已“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而对于来势汹汹的窦郑军

队，他也找出了别人不易发现的缺点：骄兵。

李世民分析窦建德军刚刚打败了孟海公，必定“将骄卒惰”，如果唐军扼住虎牢这个咽喉之地，就可以收放自如，攻守兼备。假如夏军采取强攻手段，唐军可凭借地利优势轻松击败对方；若对方害怕伤亡严重，“狐疑不战”，则“旬月之间，世充自溃”。

对于屈突通等人提出的“退保新安，以承其弊”的想法，李世民给予了坚决而直接的反驳，他说如果夏军占据了虎牢，必将长驱直入和郑军连成一片，那时，“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当两个对手抱成团的时候，势单力疲的唐军还能钻对方什么空子呢？

所以，就在大多数人不看好甚至强烈排斥围城打援方案时，李世民当机立断，果断决定阻敌于虎牢。这项决定其实带有很高的风险，万一虎牢被夏军攻破，那唐军主力将来不及后撤，极有可能陷入郑夏联军的反包围，难逃被歼厄运，李世民本人也有可能成为俘虏。但高风险中孕育着高回报，拦截成功则一石二鸟，一劳永逸。

历史证明，李世民的决策是正确的，他对形势的估计特别准确。当时的洛阳已处于全面崩溃前的最后硬撑阶段，稍假时日即可不攻自破。如果此时放弃围堵，必将功亏一篑。而如果唐军在虎牢地区失势，必将引起一系列坏到极点的连锁反应，在窦建德挥师大摇大摆西进的同时，那些不久之前刚归附唐军的新降州县也必将转投郑军，如此，唐军几个月拼死鏖战得来的所有战果都将付之东流。

李世民因他的这一正确决定再次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一战影响深远，直接决定了唐初天下的归属。

李世民这个李家二郎就是个神通广大的“二郎神”，窦建德虽然也有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但在七十三变的“二郎神”面前，他只有甘拜下风，束手就擒。李世民比窦建德多出的“一变”就是虎牢关，他以一变应万变的策略使窦建德一败再败，最终变成了自己的俘虏。

分兵赶赴虎牢，加强虎牢关的防卫力量！李世民将唐军分成两队：齐王李元吉和屈突通等人继续围守洛阳。自己则率领三千五百名精兵，其中包括唐军的王牌部队——最精锐的玄甲军，向东驰援王君廓驻守的虎牢。

虎牢关位于今天的河南荥阳汜水一带，是中原著名险关，因西周穆王在此牢虎而得名。关口南接嵩山，北临黄河，是进入中原地区的交通咽喉，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几千年来，这里发生过无数次惨烈的战斗。秦末楚汉争霸时，刘邦就是在这一地区一战扭转乾坤，迫使项羽以鸿沟为界和他中分天下。其后，袁绍曾在此讨伐董卓，《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三英战吕布”的故事就发生在那次虎牢讨董战中。只不过这个三打一的情节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而已。宋朝的岳飞和金兀术、近代的太平天国与清王朝都曾在虎牢关前血战。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同样为争夺虎牢展开过生死大战。



三月二十五,李世民率援军以最快的速度向北翻过邙山,然后东转河阳,经过巩县,进入距洛阳仅五十余里的虎牢关。这一系列的调兵行动,王世充在洛阳城内看得清清楚楚,只是他根本不敢出来阻挡找打。在虎牢东边三十里远的地方,就是窦建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十几万大军。

三月二十六,李世民到达虎牢关的第二天,就和以前一样,不顾鞍马劳顿,带着五百名骑兵去夏营打探侦察,由此又上演了一部惊险刺激的反特片。李世民是艺高人胆大,窦建德的军队大营西距虎牢只有三十里,而李世民的侦察纵深竟然是"东去二十余里",基本上是和夏军"亲密无间"了。除了侦察敌情,李世民还不想白来一趟,谋划着此行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借以提升军队士气,因为面对兵力十倍于己的对手,必须要以胜仗作为将士们信心和力量的强心针,让他们知道,一切"反唐派"都是纸老虎。

李世民采取了"三伏"战法。和战国军事家孙膑当年在马陵道上一路走一路弃锅减灶相类似,在去往夏军大营的路上,李世民也是一路走,一路沿途埋下伏兵。他命徐世勣、程知节、秦叔宝三人各带一队人马潜伏在道路两旁,等这三个夹虎的套子下完后,李世民身边只剩下四个人了。

堂堂一国皇子、一军之帅在敌占区活动时,卫队的规模连警卫班的标准都达不到,这委实是太玄乎了。可是,李世民不但不觉得玄乎,反而满不在乎。他很自信地对身边唯一的将领尉迟敬德说:"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百万众"显然属于豪言壮语,不过这俩一个"箭霸",一个"槊霸",几千人还果真奈何他们不得。

这当然不是瞎吹的,而是历史书上白纸黑字写得分明的事实。李世民一行五人在离窦建德军营三里远的地方,遇到了一队夏军。这帮夏军见他们几个人在营边闲庭信步,都以为是自己这边的侦察兵。

也不能怪夏军缺乏警惕性,谁能想到唐军会三五个人跑到虎口狼窝边郊游散步?电影《南征北战》中有句著名台词:不是国军无能,实在是共军太狡猾了。同样的道理,实在是李世民太狡猾了。但"狡猾"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要有一定的"道行"做支撑。

见擦肩而过的夏军对他们无动于衷,一心想把敌人引进"三伏"包围圈的李世民急了,他朝不远处的夏军大声喊道:"我秦王也。"也许是怕对方不相信,也许是为了让对方更凶猛地追赶自己,"箭霸"李世民边喊边"引弓射之",当场射死夏军一名将军。

这一喊如霹雳炸响,令"建德军中大惊"。谁不知道秦王就是李世民?谁会料道李世民只带着一桌麻将的人跑来窥探军情?当李世民自报家门后,五六千名骑兵立即从营中蜂拥而出,向李世民扑去。谁都清楚,要是自己抓住了唐国的秦王,会立下多大奇功!一时间,夏军大营人吼马叫,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拼命向前。

李世民想要的正是这样的效果。他见"群众演员"已经入场,便对另外几个已吓得面容失色的卫兵说:"汝弟前行,吾自与敬德为殿。"首长给警卫断后,二十来岁的李世民确实是具有大无畏气概的,不服不行。

很不幸，对于追赶的夏军来说，立功受奖的风险太高了。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在一片黑压压的追兵前面若无其事地“按辔徐行”。当敌骑靠近时，李世民就拿出弓箭向追兵开射，一箭射死一人，绝不落空。这种弹无虚发的神箭让追兵胆战心惊，很快夏军便停下了追赶的脚步，谁不怕死啊！但是，望着前面形单影只的区区两骑，想到抓获李世民后的轰动效应，荣誉感马上又替代了恐惧感，于是夏军又继续向前追击。史书对这段情节描述得极为真实细腻：“追者惧而止，止而复来，如是再三，每来必有毙者。”

李世民与尉迟敬德配合默契，两人不仅前后杀死了十几个追兵，而且收放诱惑的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在“追者不敢复逼”的时候，李世民就故意放慢步伐，“逡巡稍却以诱之”，让追赶的夏军欲罢不能，欲弃难舍。

终于，追赶的夏军前锋进入了李世民早已布下的“三伏”战阵。徐世勣、程知节、秦叔宝率众杀出。那些追兵都一心一意地“关照”着正前方的秦王李世民，谁也不曾想道路两边还躲着唐军。三大猛将联袂砍杀，凶猛无比，夏军措手不及，被斩首三百余人，并俘获了殷秋、石瓒两名将军。

和与郑军慈涧首战旗开得胜一样，唐军对夏军的第一枪也打得稳准狠绝，给了窦建德一个下马威。

见已经达到了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的目的，李世民便给窦建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现在占有的那些地盘，以前一直都是我们李唐家的，后来“为足下所侵夺”。但看在你曾经善待淮安王，并将同安公主放回的面子上，我们也不跟你计较了。接着，李世民又在信中将王世充贬损了一番，说没想到你竟然和反复无常的王世充搅和到了一起。王世充被我整得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现在，他“亡在朝夕”，临死前对你“饰辞相诱”，只不过是想拉你做个垫背。你还真兴师动众、耗费钱粮受他利用！最后，李世民以战胜者的身份既居高临下又带点恐吓地警告他说，如果你不停止进兵，择善而从，最终的结局将会和你的前锋部队一样败在我的手下，“恐虽悔难追”。

归纳一下，李世民的信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我和我爸是百分百的好人；第二，王世充是十足的坏蛋；第三，你到底想做好人还是当坏蛋？

李世民心里一百个希望窦建德做回好人，把军队带回去。即使是三千五百名援军已经在虎牢各就各位，李世民暂时还是不希望和窦建德交战，因为他的兵力很吃紧。此时，他还抱着一丝窦建德看完他的信后能带着军队撤离洛阳战场的希望。因为去夏营侦察的路上，李世民在说自己和尉迟敬德不惧百万兵后，紧跟着又说了一句：“贼见我而还，上策也。”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李世民的心思，他不想以一敌二，而是想让窦建德保持中立。

窦建德也有自己的战略目标，他不可能既来之，又退之。虽没有退军，但他也没有对唐军占据的虎牢关发起大规模攻击。他指挥十几万夏军驻扎在虎牢之下裹足不前，“留屯累月”。在一个多月的虎牢生活中，窦建德几次想突破虎牢防线，但都被唐军凶

猛的守击逼回。

四月底，李世民使出奇招，派大将王君廓率领一千多名轻骑兵，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窦建德的后方，伏击夏军粮道，大获全胜。不但杀人毁粮成功，还俘虏了窦建德的手下大将张青特。这回，天命之年的窦建德被青春正盛的李世民结结实实地撞了一下腰，他有点吃不消。

打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打后勤，一旦后勤保障供给环节出了问题，那这支军队就会有大问题。名扬天下的官渡之战中，曹操之所以能以一万军队击溃袁绍的十万精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袁军的粮食基地乌巢被曹操奇袭烧毁。而这次唐军袭击夏军粮道成功在夏军中影响很大，所有人都知道，既然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长时间的滞留和数次败北让夏军士气衰落，人心思归，厌战情绪开始在军营内蔓延。

对于唐夏两军为什么在虎牢关相互对峙了几十天，许多人觉得很费解。因为窦建德拥有十几万大军，而虎牢的守军撑死也就万把人。兵力如此悬殊，而相持时间却拖得如此之长。但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有两个原因造就了这样的局面。

一个是客观环境。唐军占有绝对的地理位置优势。虎牢关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北边是黄河天堑，南面是嵩山摩天，而在关门正前方则横亘着一条汜水，虎牢关就是卡在山水之间的一道要冲，要想攻击关隘，必须要先渡过汜水才能近身，而且左右没有回旋余地。这样易守难攻的关口，再加上李世民亲自坐镇指挥，窦建德要想强硬带军突破，必将付出重大伤亡代价，这正是窦建德最害怕和最不愿意看到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纯粹的主观因素。窦建德之所以来救援王世充，并不是“学雷锋”的，他是带着算盘、背着麻袋想趁乱来摘桃子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并没有对虎牢关发起大规模的主动进攻，而是一直在徘徊观望。他觉得可以等等，再等等，让洛阳的王世充和围困他的唐军在火并中多消耗点有生力量，因为这两方，无论哪边中弹，对他这个第三方都是利好。他寻思着等鹬蚌相争得差不多的时候，才闪亮登场。

可是，唐军袭击粮道得手之后，窦建德感到事态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趋势发展似乎越来越严峻。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国子祭酒凌敬劝他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重辟蹊径，采取围魏救赵之策，率部直捣李唐京都长安！

凌敬当时提出的这一作战方案的具体步骤是：夏军主力放弃虎牢，转头北上，渡过黄河，攻取怀州、河阳后再翻越太行山，“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

这么写估计大家觉得有点绕，按照现在的中国地图说出来就是，过黄河，向西攻取今天的河南沁阳、孟州，然后抄近道翻过太行山后迅速向西北方向移动，拿下沿途的重镇临汾、汾阳后直插太原，最后挥师南下，抢夺山西永济。

凌敬就像老师似的，把一道方程的几种解法，几种答案都交代得清楚明白，他告诉窦建德，照此用兵有三大好处：“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同时他还对窦建德说：“为今之策，无以易此。”没有

比这更好的计策了！

这确实是一条避实就虚的天才计谋！假如窦建德严格“遵照执行”，虽不可能做到像凌敬说的那样，在山西全境来来回回随便画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洛阳之围的问题将立即迎刃而解。

当我们了解了其时整个中国的大环境、大形势后就会知道，凌敬的这一迂回作战方案是夏军当时最可行的一种选择。这一时期的李唐王朝虽然实力在各路割据政权中最为强大，但也是危机四伏，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翻船。

最让李渊头痛的问题是突厥犯境。唐军主力东进洛阳之后，突厥处罗可汗在长安北方政权梁师都的怂恿下，曾计划兵分五路南侵中原。李渊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后，马上派遣使臣郑元璹带着礼物赶到突厥，请处罗不要出兵，但处罗可汗一定坚持要到南方去“走一走”。

就在这紧要关头，处罗可汗突然暴毙，不是“走一走”，而是永远地“走”了。突厥人怀疑唐使郑元璹对前可汗做了手脚，便将他扣押起来。李渊于是又派皇弟李环带着大批金银财宝前往突厥，贿赂新立的颉利可汗，才使得突厥和唐朝的大规模战争得以避免。至于那个一心想去唐朝“观光旅游”的处罗可汗为什么突然就“走”了，谁也不知道。可那个新上台的颉利可汗也不是什么善茬，他仗着“士马雄壮，久有凭凌中国之心”。虽然全面战争是避免了，但他欺负李唐朝中无军，还是经常派部队南下侵扰唐境内州县。

李世民在虎牢和窦建德顶牛的时候，唐王朝形势紧张、处境不妙。李唐在东向用兵的同时，也不着痕迹地对南边湖北的萧铣政权动手了，一部分唐军已经深入到荆楚之地。当时，唐朝只有太子李建成驻守在山西蒲州的部队可以机动，但这支部队自突厥和梁师都不断南侵后，已被牵制在黄河以东不能挪窝，因为必须要有一支劲旅扼守蒲州重镇，不仅是由于蒲州战略位置很重要，还因为唐朝的米袋子华阴仓就和蒲州隔河相望。在这种情势下，很想支持李世民的李渊已经派不出军队去增援洛阳了，最后，他只得把巴蜀驻军调回，派上洛阳战场。可见，洛阳会战那时候，唐王朝已经是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连毛票分币都掏出来了。

这时候，如果一支十几万人的虎狼之师突然间从正面前线掉转枪口，侧击唐王朝的山西故乡，“鸣鼓建旗”，拔州下县，不用说，整个李唐必将震惊。而此时，唐朝廷已经无兵可调，只有从战场撤军自卫。湖北兵太远，山西兵不能动，剩下的就是李世民了。如果窦建德真的杀向山西，按照当时的形势推测，估计李世民比窦建德跑得还快，他一定顾不上围困王世充了，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和窦建德赛跑，抢占战机。这并不能怪李世民失算，因为窦建德的不请自来本来就是个意外，李唐打王世充的时候，根本就没准备他的酒杯和碗筷。

窦建德也觉得凌敬的计策很好，决定依计实施。而此时，王世充从洛阳城内派出



的向窦建德告急的使者“相继于道”,一拨接着一拨。王世充真是望眼欲穿。窦建德刚抵达虎牢的时候就派人通知他说:我来了。可王皇帝等了一个多月也没等到人,他当然急不可耐。而当郑国高级使者王琬、长孙安世得知窦建德要绕开虎牢北上山西时,不仅是急不可耐,更是直接赖上了窦建德。两人每天都跑到窦建德那里表演“男子双哭”,请求他不要拐弯去山西,直接去救援洛阳。作为郑国在夏国的驻京办正副主任,他们俩知道光“朝夕涕泣”是没有用的,必须要用经济手段去拉支持票。

两人于是“阴以金玉啖建德诸将,以挠其谋”。反正他们来的时候带的金银玉帛很多,往那些能在皇帝面前说得上话、有投票权的将领家偷偷地送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阻止窦建德北渡黄河。

有钱能使鬼推磨,更不用说凡胎俗体的人了。“糖衣炮弹”很快起到了作用,因为收了王家的礼物,那些高级将领都对凌祭酒的北上行动方案表示反对。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凌敬书生,安知战事,其言岂可用也!”言下之意,就是“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别拐弯!

窦建德见手下将军们都想以战报国,自己也深受感染,突然坚定了和唐军决战到底的信心。窦建德是个老实人,可是,他的手下却都不老实。股东偷偷开会把董事长卖了,董事长还蒙在鼓里。得到武将们的支持后,窦建德对凌敬说,现在众将斗志很旺,凭借这样的军心士气去和唐军决战,“必将大捷”。他明确告诉凌敬:“不得从公言。”

关键时刻,窦建德露出了大老粗的本色。他在家种田栽菜到三十多岁才靠造反发迹,对凌敬提出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战略建议,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很容易被眼前一点小便宜吸引。当他做出这个决定时,他已经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眼光高远的凌敬坚决不同意他的强攻战法,一再据理力争,希望窦建德改变决定。但力争的结果是“建德怒,令扶出”,不耐烦地下了逐客令。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两人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当然是此路不通了。窦建德的老婆曹氏很赞同凌敬的建议,她规劝老公说:“祭酒之言不可违也。”希望他挥师北上,并提醒他,如果总是劳而无功地驻守在这里,“劳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此时窦建德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对自己的老婆说:“此非女子所知!”他认为,自己是专程来救郑国的,现在郑国势如倒悬、危在旦夕,如果这时候“舍之而去,是畏敌而弃信也,不可”。

好一个诚信楷模啊!

当窦建德觉得必须和唐军决战的时候,唐军东征主帅李世民想的和他一样。正是凌敬的这条北击山西计谋促使他改变战术,变被动守关为主动出击。以前李世民的宗旨是一个“拖’字,把夏军在虎牢多拖一天,洛阳就多一分破城的希望,所以,窦建德不急他更不急。而当他得知凌敬的意图后,觉得问题严重,必须要想办法主动攻击夏军,

变“要我打”为“我要打”，以断了对方转头北渡的意图。就在这时，唐军的情报机关给李世民送来了一条重要情报，情报显示，窦建德想等唐军战马草料用尽，在黄河北岸放牧战马时，率军偷袭虎牢。

这种绝密情报都能被唐军谍报人员搞到手，窦建德身边十有八九有唐军“特高科”。李世民一听，正中下怀，他现在就怕窦建德不和他打，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引诱夏军出战。

武德四年的五月初一，李世民开始了引诱窦建德的行动。他一大早就到黄河北岸搞侦察活动去了，并特意“安排”一千多匹战马在河滩上吃草，目的就是让窦建德知道。窦建德虽然对女人兴趣不大，但对马，特别是唐军的马，特别是唐军正在野外吃草的马兴趣很大。因为如果大批战马处于散放吃草状态，就表明战马的拥有者草料紧张了。窦建德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马匹对现在来说，已经没有了任何一点军事功能。但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是极端重要的战略物资，一匹马比一个士兵值钱多了。唐初时期，战马更是珍贵稀缺资源，所以，骑兵和战马基本是如影随形的，马到哪里，骑兵就在哪里。假如野外出现大量战马的话，就说明虎牢关内守卫兵力不多，窦建德准备趁此机会打唐军一个时间差，快速偷袭虎牢关。偷袭向来是窦建德的拿手好戏，农民军首领魏刀儿和隋朝名将郭绚、薛世雄等，都死在他的偷袭行动中。

当日，千余匹骏马在一起“聚餐”，那场面肯定很壮观。等李世民傍晚时分返回虎牢的时候，窦建德已经知道了这条信息。第二天，窦建德果然听指挥“悉众而至”，他带来了全部军队。他临时改变了乘虚偷袭虎牢的想法，而是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和唐军打正面歼灭战。他带着十几万军队自屯兵点倾营而出，将军队在汜水边由北向南，一字排开，绵延二十里。枪戟耀日，鼓声震天，阵势颇为吓人。

和不久前的谷水大战一样，面对密密麻麻的敌人，唐军“诸将皆惧”。主帅李世民带着几名骑兵登上了一个土丘高点瞭望夏军战阵。实地调研了一会儿，李世民马上回营向所有将士宣布：“与公等约，甫过日中，必破之矣！”

拉钩上吊，一天都不要。半天工夫就让比自己多得多的敌人人间蒸发了？凭什么呀！所有人都觉得李主帅这回是李忽悠。

为了让大家相信这真的是真的，李世民以他天才的思维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敌军的劣势和自己的优势归纳总结出来。他说：貌似强大的夏军存在着素质差、作风散、性情骄三大致命弱点。因为从“造反圣地”山东起事的窦建德，手下兵将多为贼寇出身，没思想、没文化、没几个懂兵法。这支“三没军队”现在“度险而嚣”，在阵地上交头接耳，鼓噪而进，显然是军纪散漫。而且夏军长期以来都是靠偷袭取胜，小打小闹居多，“未尝见大敌”，今天“逼城而阵”，在靠近唐军城池的地方列阵迎战，是极度轻视唐军的骄兵之行。

在说完夏军的缺点后，李世民对全军宣布了作战思路："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先关门不理，待对方饥疲退兵时再从后面追击，必胜无疑。

李世民好像是窦建德肚子里的蛔虫，窦的所思所想都在其预料之中。正如李世民所归纳总结的那样："建德意轻唐军。"窦建德确实没瞧上李世民的万把人。见唐军坚守不出，窦建德竟然派出三百名骑兵渡过汜水，一直行进到距唐军大营一里左右的地方才停下脚步。

窦建德也太横了点。唐军好歹也是雄兵万余，你派三百个人来就想"砸场子"。这三百人是趟河过来的，是不折不扣的孤军悬人，如果唐军冲出三千人，把他们当饺子给包了，河对岸的夏军根本来不及出手相救。但李世民对包小饺子不感兴趣，他想做大汤圆，想将十几万郑夏大军一次给"团圆"了。

夏军的三百先遣队派人给李世民送来战书："请选锐士数百与之剧。"李世民正好想陪他们玩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就挑了"数百"中最少的两百人上去迎战。这两百人都是长槊军，领头的是王君廓。

王君廓是唐初一个重要将领，新、旧《唐书》中都有他的列传。总体上看，王君廓是个有才无德的人，他作战勇猛，但德行很差。后世有人称王君廓是"无赖将军"是不无道理的。《新唐书》对他的操行评价是"无行，善盗"。

这个"无赖将军"小时候就是个"乡里患之"的赖皮。青少年时代，他干了两件很有代表性的事。有一次，他背着竹笱（竹制捕鱼设备）去捕鱼，路上看到一个卖丝绸的商人，便动了抢劫之心，于是他趁商人不备，将竹笱套在他的头上。连身材那么苗条的鱼钻进竹笱里都跑不出来，何况那么大的人头卡在里面呢？在丝绸商想尽办法把头弄出来的时候，王君廓已经抱着丝绸无影无踪了。

还有件事更猛料。杨广当政末年，全国各地造反成风，王君廓也想赶回时髦，"欲聚兵为盗"。他邀请自己的叔叔一起落草造反，在遭到叔叔拒绝后，他对亲叔叔使了一招"逼上梁山"之策，编瞎话说婶婶和叔叔的邻居私通。叔叔听说后，一气之下便和王君廓一起把那个邻居给杀死了。成了杀人犯后，王叔叔不得已和侄子亡命天涯，造起反来。就这么着，王君廓一步步发展壮大，最后辗转投靠了李渊，完成了从土匪到国家公职人员的转变。

洛阳会战中，隶属于徐世勣部的王君廓多次率兵和郑、夏两军交手，屡立战功：攻克偃师、大败单雄信、抢夺虎牢关、袭击窦建德粮道以及在河中凿沉了王世充几十艘运米船的都是他。在和王世充部将郭士衡、许罗汉对阵时，不怕死的王君廓只带着十三名士兵向郑军叫板，并成功将其诱入己方军阵，把对方杀得一败涂地。李渊得到这个辉煌战报后，特别下诏对其嘉奖慰问："尔以十三人破贼万，自古以少制众，无有也。"

十三个人都敢挑逗一万人的顽主，让他带着两百人去打三百人，太小儿科了。王

君廓指挥两百长槊兵扎进战场。这五百人都是很能打的士兵，双方你来我往、枪槊纷飞，表演了好一阵子，结果是“乍进乍退，两无胜负”。

于是表演结束，双方军队不分胜负退场。此时轮到第三方人士王琬上场了。王琬是王世充的侄子，被叔叔派遣到夏作为乞兵使者已经好几个月了。这段时间以来，他随夏军一起被阻在虎牢，心急如焚，度日如年，生怕洛阳一朝城破。所以，他在窦夏开展工作很卖力。这次成功操作窦建德进攻虎牢后，终于觉得可以扬眉吐气了。于是坐着原属隋炀帝杨广的青骢马，“铠仗甚鲜”地站在夏军阵列最前排。他是皇帝的侄子，穿的用的都是当世最好的，特别是他的那匹青骢马，峻骨锋凌，气势不凡，不愧“隋朝第一马”。那年代没有名车可供炫耀，胯下马的品种高低基本代表着身份贵贱。李世民一眼就看中了这匹宝马：“彼所乘真良马也！”见主帅那么喜欢，尉迟敬德便“请往取之”。李世民急忙制止说：“岂可以一马丧猛士？”

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反而激起了尉迟敬德不服输的犟牛劲。这不是领导怀疑自己的能力，怕自己有去无回吗？不等李世民批准，尉迟敬德和另两名将军高甑生、梁建方“三骑直入其阵擒琬，引其马以归，众无敢当者”。

尉迟敬德实实在在是个“虽千万人，吾亦往矣”的强人，王琬还没反应过来就“出差”到了唐朝。真不能怪王外交官反应慢，要怪就怪尉迟敬德太勇猛，他在万军之中抢了一个大活人，竟没一个人敢上前阻拦，跟当年秦叔宝、程知节阵前投降李世民一样，尽管大家都咧着嘴，但就是没敢龇牙的。

见夏军的士气被磨得差不多了，李世民便命人到黄河北岸去赶回河滩上的战马，准备和夏军开战。

窦建德本来一大早兴冲冲地跑到虎牢关前排队列阵，却没想到李世民把他晾在一边，不跟他相扑。士兵们从早晨站到中午，个个腰酸背疼，又困又饿，早已累得撑不住了，纷纷坐到地上。还有许多人口干舌燥，跑到河边喝水，整个队列已经不成阵形，乱作一团。

此时的李世民已经做好了随时出击的一切准备，他命宇文士及率三百名骑兵故意从夏军阵地前一掠而过。临行前，李世民反复告诫他说：“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出。”

宇文士及是个文官，李世民根本不指望他能立多大战功，派他出阵主要是想将窦建德布置在战场正面的骑兵引开，所以告诉他：敌不动，你就回来，敌一动，你就引着他们跑。如果此时夏军当宇文士及的三百人不存在，不去追击他们，那宇文士及就会根据李世民的嘱咐，就当体育锻炼了一下，跑一圈回到唐营。但夏军阵前的大量骑兵见唐军武装骑兵出动后，立即紧贴着包抄过去。就是这一动，引发了这场中国历史上意义非同寻常的大战！

李世民见夏军精锐骑兵离开本阵，正面阵地露出空当，不失时机地对全体唐军下

达了总攻令:“可击矣!”

和任何一次战斗一样,李世民身先士卒,率领骑兵冲在最前面,大军紧随其后,向东渡过汜水,直接杀向夏军阵地。

唐军步骑铺天盖地杀进夏营时,御驾亲征的窦建德正在举行朝会,接受大臣们的朝谒。窦建德等了一上午也没见唐军人影,以为李世民一时半会儿不敢来,没想到李世民跟读秒打卡似的,在他最没防备的时候有备而来。

结果在此刻已经注定,窦建德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到了。这一刻来得太过偶然,李世民也不会想到,他所攻击的这支强大军队,其中枢指挥系统此时正处于不可思议的休眠状态。指挥长窦建德和众多的副指挥长、副副指挥长都挤在一处开“碰头会”呢。这是一次真正的“碰头会”,最终真把皇帝的头给碰断碰没了。

当唐军冷不丁杀进“碰头会”会场时,那些大惊失色的朝臣一窝蜂地涌到他们的主心骨窦建德身边,窦建德慌忙召集骑兵抵抗唐军。但由于众多大臣横亘在中间,骑兵一时间无法冲出,于是窦建德又急令朝臣退开,给骑兵让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路还没让开,大量唐军已经冲进营帐。窦建德狼狈不堪,来不及组织抵抗,只得向东后退,依凭在一个小山坡后面。

这次虎牢之战中,“李家军”皇室参战人员表现突出,特别是李世民的小堂弟李道玄。这小伙子别看年纪不大,但已经跟随李世民冲锋陷阵好几年。当年李世民和宋金刚在介州城进行最后决战时,第一个登上介州城头的就是其时才十五岁的李道玄。

在唐夏虎牢大战中,他“麾戈陷阵,直出贼后,再入再出”,在千十万人的敌阵之中进出自如,悠闲得好像在逛王府井大街,这种猛比张飞的家族勇将令“太宗大悦,命副乘以给道玄,使从己”。权威唐史资料记载李道玄在阵中冲杀时“飞矢集其身如猬毛”,还“勇气不衰,射人,皆应弦而仆”。

在唐朝立国初期,李氏皇室男儿少有纨绔粉男,个顶个的都是血性男儿。这和中晚唐之后李氏子孙的优柔阴颓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见环境对人的影响之巨,当皇室变成温室后,李氏血脉中的勇武因子渐渐稀释淡化,最终变成了谁都能一饮而尽的温吞水。

在这场“尘埃涨天”的十几万人的大规模混战中,唐军条理清晰的组织指挥对战斗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没有想到李世民会在此时发起全面进攻,夏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应战的神经还没绷紧。所以战斗一开始就呈现出一边倒趋势:唐军凶猛进攻,夏军节节败退。

在两军交战正酣的时候,李世民又玩儿起了自己抄人后路的拿手戏,不过这次是虚晃一招的假抄。他领着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一帮名将,把唐军旗帜悄悄收起来,然后杀向夏军阵营背后。到达阵地背后时,李世民命人突然树起唐军的旗帜,他想借此摧毁夏军的心理防线。

这招果然见奇效，本来还在鏖战的窦建德将士见自己的屁股后面唐军旌旗飘飘，以为陷入了两面包围之中，都慌张地放弃抵抗，夺路逃命。结果唐军“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这三千多人只是被杀死的，逃散和俘虏的人数是这个数字的数十倍。夏军这么一支超级庞大的航母舰队战斗群，就这样被唐军的铁驳船给掀翻了。

窦建德在混战中中槊受伤。他拖着伤体只身逃往黄河与汜水合流处的牛口渚，但是唐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早就盯上了他，两人虽然不知道他的确切身份，但从其胯下坐骑和身上盔甲推断，此人一定“有货”。

在白、杨两将的追赶下，窦建德心慌意乱，从马上摔了下来。白士让举槊欲刺时，为了活命，倒在地上的窦建德不得不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勿杀我，我夏王也，能富贵汝。”白士让、杨武威一听说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窦建德时，知道拣了个金元宝，立即将其绑缚押解回大营，向李世民报功。

李世民对这个军阀大佬毫不客气地数落道：“我自讨王世充，何预汝事，而来越境，犯我兵锋！”面对战胜方主帅的责问，窦建德还是很幽默地对答道：“今不自来，恐烦远取。”意思是今天“送货上门”，省得你将来奔波劳累远赴河北。对于曾经的一国之主，如今的阶下囚窦建德来说，此时还能说什么呢？

这一仗，唐军俘获了五万夏军。这个数字，比唐军投入虎牢之战的总兵力还多得多。对这些战俘，李世民采取了“即日散遣之，使还乡里”的优俘新政策。以往，唐军对待战俘基本上是择优就地收编，补充兵员。而这次却破天荒地将俘虏放归，这一行为显示出了唐军此时的强大和自信，李唐政权底气十足地认为，此刻他们的军队数量已经足够控制全国战局。

当然，释放俘虏也可能含有对唐军自身安全的考虑，因为这些被俘士兵如果产生二心，局面将很容易失控。从这个方面讲，这些俘虏太幸运了，他们遇到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极其少有的明白人，在这之前或者之后，屠杀俘虏的事件都屡见不鲜。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长平之战和巨鹿之战中，先是秦将白起坑杀了四十万放下武器的赵国军人，而后不久，西楚霸王项羽又在一夜之间活埋了二十万投降的秦军。同样是处理战俘这个烫手山芋，一代唐宗李世民的做法显然更值得赞赏。

虎牢关之战，使当时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地方割据政权，顷刻间土崩瓦解，这是李世民和窦建德两个当事人都绝没想到的结果。李世民带着从围堵洛阳的大军中“抠”出来的三千五百人增援虎牢时，也许只想将窦建德阻挡在关外，以便拖延时日使自己的军队尽快绞死王世充，而凭一战消灭窦建德的全部劲旅，就算他能把田里的秧苗想象成杯中美酒，也不可能往这个方面想。

然而，风风火火闯洛阳的窦建德却真的在李世民的谈笑之间灰飞烟灭了。如果窦建德时刻保持警惕，如果窦建德不在那时候进行朝会，如果窦建德不轻敌冒进；再往远了说，如果窦建德采纳凌敬的建议，或者干脆在河北老老实实待着，夏军都不可能败得

如此迅速彻底。

但这些“如果”只能是后来人的一声叹息了，和李世民生在同一时代是他的悲哀。与人才济济、兵强将勇、志在统一天下的李唐政权相比，窦建德手下甚至没有一个在历史上叫得上名头的谋臣或大将，所以他的政权灭亡是必然的事情。

对李唐政权来说，和窦建德的这一战是提前到来的跳过半决赛的决赛，是一战定乾坤的定鼎之战。因为窦建德的覆灭就代表着王世充的覆灭。此后，中原再无强敌，李唐一统天下已如囊中取物，趋势无法阻挡。

夏军溃败后，窦建德的老婆曹氏与左仆射齐善行等人带着仅剩的数百名骑兵北逃到洺州（今河北广平）。窦建德的兵败彻底击碎了所有郑军的希望，他们的信心跌落到冰点以下，知道死守就意味着死亡，于是纷纷缴械投降。

虎牢之战结束几天后，洛阳东边的“偃师、巩县守将，举地归降世民”，至此，从虎牢关到洛阳一路畅通，再无阻碍。

搞定了窦建德后，李世民在洛阳城下办了个“高级战俘博览会”。他囚押着窦建德、王琬、长孙安世、郭士衡等人来到洛阳城下，请王世充过目。王世充刚开始还以为李世民在玩儿模仿秀呢，这套把戏他和李密在邙山决战时就编导过一次。当他发现自己的侄儿王琬和使者长孙安世也在俘虏行列中时，才确信这真的是真的。

王世充、窦建德两个难兄难弟一个在城上，一个在城下，泪雨滂沱，互致言语。搞不清楚二人当时说了些什么，反正王世充在城头“与建德语而泣”。但无论说什么都为时已晚。落得这样阶下囚的结局，窦建德可能心里不乏后悔，保不准他会对喋喋不休的“王巫婆”吼上一嗓子：假如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不来救你，哪怕你求我，一万次。还是只争朝夕地活着吧。两人的生命都已经进入倒计时，因为只要是大反王，到了李渊手里，就没有能善终的。

见自己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的大救星，此时却成了被关在囚笼里的大猩猩，王世充便再无斗志。

李世民将长孙安世放入城中，让他向王世充详细宣讲窦建德被打败的情形，要他认清形势，缴枪不杀。但王世充还心存一线侥幸，他想突围南下到襄阳（今湖北襄樊），投靠在那里据守的侄儿王弘烈。

襄阳本来可以成为洛阳失守后的南方避风港，但由于在开战两个月后，介于洛阳和襄阳之间的显州总管田瓒携其所辖二十五州投降了唐朝，所以洛阳和襄阳之间已经音讯隔绝，失去联系，现在要想去襄阳，就必须打通其间的唐军控制区。于是，王世充“召诸将议突围，南走襄阳”。但他手下的那些将领知道他已经是秋后蚂蚱了，谁还愿意再跟着他冒险突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为擒，虽得出，终必无成。”

王世充此时虽然还是皇帝，但他已无力控制城内局势。做皇帝都是这样，当他山

穷水尽的时候，是真正的“禽兽不如”。这下王世充看见棺材了，落泪了；到了黄河了，心死了。

五月初九，窦建德军被消灭的第八天，穷途末路的王世充打开城门，领着太子、群臣以及两千余名随从和眷属，来到李世民中军辕门，投降请罪。李世民搞了个隆重的受降仪式。尽管“世民礼接之”，但王世充还是吓得趴在地上不停叩首，冷汗淋漓。这种因害怕死亡而表现出的恐惧感，在隋唐各路反王中，王世充排名第一，即使是众人都看不起的宇文化及被窦建德斩首时，也没有表现出过分的低三下四。其实，王世充此时是没有性命之忧的，因为在投降之前，李世民答应过他，只要他主动出城投降，就不伤其及家人性命。

对这个在自己脚下颤抖不已、之前一直轻藐自己的亡国之君，李世民故意哪壶不开提哪壶地问了他一句：“卿常以童子见处，今见童子，何恭之甚邪？”

王世充的“童子说”告诉世人：酒可以斟满，弓可以拉满，话还是尽量留点余地，不要说满的好！

当日，唐军先头部队开进洛阳城维持治安，“分守市肆，禁止侵掠”，城内秩序井然。第二天，李世民率领大军进入了这座他攻打了很久很久的城市。入城后，他做了三件事：收、赏、斩。

“收”是吩咐记室房玄龄收缴封存隋朝图籍敕诏。但很遗憾，他所想要的这一切“已为世充所毁，无所获”。“赏”是命萧瑀、窦轨等人封存洛阳府库，收缴王世充所聚敛的金帛财宝。然后论功行赏，全部奖励给参战将士。“斩”就是清算。这是战胜方对战败者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当然，这里的清算并非指屠城，而是胜利方认为必须处决的首恶分子。李世民这次“收世充之党罪尤大者”十余人斩首示众。这些人都是他认为罪大恶极或者立场坚定的反唐者。《资治通鉴》上列出了长达十五人的“死亡清单”，其中包括段达、杨汪、单雄信、杨公卿、郭士衡、朱粲等部分知名度较高的历史人物。

斩首名单中的杨汪就是当年那个带人到山村追捕躲在那里教书的隋朝通缉犯李密的梁郡通守，他没抓着李密，却把李密的老岳父王秀才一家给杀了。杨汪之所以有点知名度，并非是因他自身出名，而是由于他有个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后人——杨贵妃杨玉环。杨贵妃是杨汪的四世孙女，一百年后，就是他的这个倾国倾城的后代搅乱了大唐的政局，引发了安史之乱，将繁盛的雄唐推进了积贫积弱的转折轨道。

被斩首的人中，还有个人姓朱名粲，这人是个嗜食人肉的变态魔王，以后将专门介绍。这里重点说一下名气很大的单雄信被处决的“内幕”。

徐世勣与单雄信是“誓同生死”的拜把兄弟。两人刚出道时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瓦岗寨原一哥翟让手下从事打劫工作。徐世勣对自己的这个老战友那是真正的情深意长，单雄信被俘后，徐世勣跑到李世民那里百般求情，说单雄信“骁健绝伦”，希望李





世民手下留情，饶他一命，并表示愿意舍弃自己的官爵为单雄信赎罪。但李世民还是坚决不松口，执意要杀单雄信。最后，"世勣固请不能得，涕泣而退"。

在这场营救行动中，徐世勣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最终换来的却是单雄信的责怪。得知秦王不愿宽免自己时，单雄信愠怒地责备他说："我固知汝不办事！"单雄信觉得徐世勣在李世民面前肯定是蜻蜓点水地说了几句，没有卖力替自己求情。

徐世勣很委屈，他理智地对单雄信说：我可以不惜余生，和兄长你一起赴死。但此前我已发誓要以身许国，忠义难两全。他还进一步安慰提醒单雄信说："且吾死之后，谁复视兄之妻子乎？"

徐世勣说得很明白，你就放心地去吧，往后，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你的老婆还是你的老婆。说完这些，徐世勣来了招更生猛的。他操起利刀，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递给单雄信说："使此肉随兄为土，庶几犹不负昔誓也！"要以肉代身，不负当年二人结拜时所发的"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他割下一块肉并不是要单雄信放进口袋里装着，而是要他放进肚子里装着。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要单雄信把肉吃下去。这个细节，历史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乃割股肉以啖雄信。"

徐世勣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德才兼备的名将。对朋友，义字当先；对国家，忠诚至上。对单雄信，对李密，对李唐王朝，徐世勣的答卷都是一百分。

关于李世民铁了心要斩单雄信的原因，后世众说纷纭。因为单雄信是标准的一员猛将，在李密手下时就有"飞将"之美誉。而李世民向来爱才，面对如此少有的万人敌，李世民却弃之不用，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很多人都说这是秦王李世民公报私仇，对差点让他成为战场烈士的单雄信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李世民前半生戎马生涯，和他当面锣、对面鼓交过手的将军不计其数，后来多半都投降了唐朝，如果把每一个和他兵刃相见过的将军都杀了，能杀得过来吗？更何况李世民一向是以心胸宽广名闻天下的，他不可能干这种授人以柄的荒唐事。宋金刚之战中，尉迟敬德曾和李世民打得那么凶，不照样被留在唐营重用吗？玄武门之变后，面对曾屡次劝说太子李建成先下手杀死李世民的魏徵，李世民不但不杀，反而招为亲信。所以，把"公报私仇"一词安到李世民身上，很难令人信服。

面对勇将，李世民这次没有惺惺相惜而执意要动刀子的确切原因，没有人知道。和此事有瓜葛的三方当事人李世民、徐世勣和单雄信的传记中，均无相关记载。

随着王世充和窦建德的相继被擒，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洛阳会战宣告结束。这场数十万人参加的惊天动地的三方大战是李世民一生最经典的代表战例，可以作为教案写入战史教科书。这场战役能够取得胜利，李世民个人的指挥能力、军事水平以及坚忍不拔的意志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当然，李渊的后勤保障工作也做得十分到位。在长达十个月的会战时间里，唐军

大量人马从未有过粮草之忧，各种战争所需的物资在李渊的亲自督办下，通过黄河和渭河水运直达洛阳战场。即使在北方突厥和梁师都侵扰边境期间，东方战场的军粮供应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后勤供给依然保障有力。

可见，一个伟大王朝的建立，必须要有一帮伟大的人物在关键时刻严丝合缝地密切配合，一根独木是撑不起皇宫大厦的。而王世充和窦建德就是独木不成林的牺牲品。如果两人一开始就真心联手，合纵联兵，共同进退，李唐是拿他们没有办法的。因为当时唐政权的实力虽然足以傲视群雄，但还没有强大到能一下吃掉两大军事集团。本来李渊就是计划各个击破的，但没想到自己那个"全无敌"的二儿子却奇迹般地一击两破。这就是传说中的"种豆得瓜"！

十一、当降唐成为潮流

李世民在洛阳城内看到大隋房地产公司老总杨广建造出的巍峨壮丽的宫殿群，感慨万千："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

的确如此，一个铺张奢靡、无休止地放纵私欲的皇帝，任何时候都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攻克洛阳后，李渊曾指示李世民将象征隋炀帝暴政的高门大殿尽皆烧毁，但务实的李世民觉得烧掉太可惜，便向父亲建议改烧为拆，将木料和瓦片分给城内居民二次利用。这本是既实用又环保的好方法，但李渊为扩大政治影响，没批准儿子的做法。

在中国数千年的改朝换代史中，焚烧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常态，就像当下很多新官上任总不愿再坐上一任的公务车一样，每一次大的政局洗牌都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不灭的大火。上下五千年，火龙漫天飞。

烧完了乾阳殿等宫廷建筑后，李世民又在佛教兴盛的洛阳，对佛教徒采取了削限措施，下令废止城中过滥的佛寺，并强制僧尼蓄发还俗，只留下了几十位德高望重的专职僧尼，拉开了唐政府第一次抑佛政策的序幕。

佛教自西汉末年开始从天竺(即今天的印度)传入中国后，到唐朝时已有六百年的历史。整个唐朝，佛教和道教两派为争夺最高统治者的青睐，斗争一直都很激烈。从实际情况看，在这场佛道之争中，道教占了上风。特别是在唐初，道教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原因大家都知道，唐高祖李渊说他的老祖宗就是《道德经》的作者、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李耳。凭着大唐一哥祖爷爷这层硬关系，道教在唐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教独大。但唐初抑制佛教的最深层原因还是因为经济问题。当时的寺庙大都拥有众多田产，庙里的僧尼都属于特权人士，不需要向朝廷缴纳租赋，这种富庙富方丈的现象导致僧尼越来越多，从事生产劳动的人越来越少，国家的赋税征收也跟着受到影响。所以，刚经历激烈战争，急需休养生息的唐初政权不可能容忍这样严重影响国家 GDP 的情况长期存在。李世民在洛阳向"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的僧尼的首次亮剑，就

代表了唐政府的这种意图。

再说窦建德的老婆曹氏与夏国左仆射齐善行等人从虎牢关带着几百人逃到洺州后,就聚在一起商量以后的路到底怎么走。当时夏政权还拥有洺州、魏州和相州等地盘,具体位置处于今天的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交界地带,就是现在的河北永年、大名两县及河南安阳。这些后窦建德时代的夏国将领提出了两个发展方向:第一,立窦建德养子为皇帝,继承先皇"遗志",继续高举旗帜,和李唐针锋相对;第二,在这里放开手脚大肆抢劫一番,然后满载北上,到海边落草为盗。这两种方案都有个相同特点:不与李唐为伍。

就在大家为选择哪种方案而争得面红耳赤时,齐善行却"独以为不可"。他全盘否定了众人提出的两种方案。他对大家说:隋末时我等之所以造反是因为天下大乱,庶民无以为生,而现在已是人心渐定。况且,连"平定河朔,士马精强"的英武夏王都"一朝为擒,易如反掌",更何况远不如夏王的我们这些人!

齐善行的话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造反已是市场萎缩的"夕阳产业",没有前途;二是在座的本事都胜不过夏王,就算造反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这两层意思说得在理,对众人很有说服力。他还指出,以眼下的夏军实力,守是死,逃也是死,"等为亡国,岂可复遗毒于民!"

齐善行,这个亡国的政府高官,关键时刻确实干了件大大的的善行。假如他赞同"另立门户"的任何一种方案,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残酷的流血冲突事件。

在否定了"另立门户"的想法后,齐善行提出了"入赘唐国"的新思路:"不若委心请命于唐。"在鼓励大家归顺唐朝的同时,齐善行还提出了另外一条方案:对于不想入唐而只求财物的士卒,不但可以自由走人,还可以从国库中分给他们盘缠物资,但享受此项待遇的人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答应"勿复残民",不许再祸害百姓。

这样的好事,大家当然愿意。于是齐善行命人打开国家府库,将库内数十万匹丝绢绸缎一匹不留,来了次倾情大赠送,全部分给将卒。没想到窦建德这个平时从不穿丝绸的节俭男储蓄了这么多绸缎。"赠送办"的工作人员裁剪分发了三天三夜才完工打烊。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一次有组织、无保留地向劳苦大众免费派送皇帝私有财产的公益活动。与此同时,齐善行还不忘将善行进行到底。为了防止士兵领了财物之后再去居民家干打砸抢的不法勾当,他还在通往各个居民区的大街小巷布岗设哨,督促"得物者即出"。由于管理得当,赠送没有演变成哄抢,城内各项工作也是有条不紊,没有一户人家受到不法侵害。这样以人为本且具有高度责任感的留守政府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齐善行,好样的!

筵散后,一钩新月凉如水。家分完了,士卒散尽了,齐善行与窦建德的仆射裴矩、

行台曹旦率领百官,带着窦建德的老婆曹氏和八枚传国玉玺,还有击破宇文化及时所缴获的珍宝向李渊投降。随着齐善行归顺李唐,窦夏势力彻底消失,窦建德从起兵到失败经历了六年的时间。

“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就这样一转瞬,毫无征兆间,大厦突然倾覆,窦建德,赤条条的什么都没了。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是偶然还是必然?

不久,山东慰抚使淮安王李神通率领唐军和归顺的窦建德旧部在山东境内扫荡夏军余部,“旬下三十余州”。在投降的人群中,还有刚被窦建德吞并了的孟海公的军队。

五月下旬,王世充的弟弟,镇守徐州的杞王王世辩以徐、宋等三十八州向唐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瑰请降,这是郑国最后一支较为强大的武装力量。王世辩降唐后不久,王世充的两个侄子,分别驻守襄阳、怀州的王弘烈和王泰也在穷途末路中率众来降。随着这两位郑国亲王的举手投降,王世充残余势力被彻底肃清。

随二王一同来降的还有王世充的左仆射豆卢行褒、右仆射苏世长等人。这两人都是李渊以前的老朋友。洛阳未下之前,李渊想策反他们,“屡以书招之”,但结果是每次给他们送信的使者都是有去无回,全部被豆卢行褒杀了。这次两人一到长安,李渊首先把豆卢行褒斩了,然后十分生气地责骂苏世长“抗拒王师”,和他对着干。

苏世长也是新、旧《唐书》里有传的机灵人物,面对唐帝的诘问,他不慌不忙地以大公、小私两点应对。大公是针对国政层面,小私则是落脚故友之情。他理直气壮地回应李渊的责备说:“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既得之矣,岂可复忿同猎之徒,问争肉之罪乎!”两句话就将咬牙切齿的李渊给顶回去了,还顺便不疼不痒地揶揄了胜利者小肚鸡肠。

也确实是这么回事,都是打猎的,就看谁跑得快、瞄得准了。现在你李“猎头”吃到了香喷喷的鹿肉,一家人没事偷着乐也就罢了,还要记恨当初和你一起抢鹿的人,这个估计连鹿都不答应。说完了比喻,他也不忘对李渊又拍又将了一句:“今陛下应天顺民,安可忘管仲、雍齿事?”

正如史籍所言,苏世长是一个水平很高的辩才。一句话两层意思,前面半句是马屁,后面半句是“将军”。

管仲、雍齿分别是齐桓公和汉高祖的功臣,两人都曾和自己的老领导有很大的过节。管仲为了使自己效忠的主人登上皇位,差点一箭将主人的竞争对手——后来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射死;而雍齿则是在刘邦早期革命最困难的时候背叛过他。但后来,这两人归顺后不仅没有被治罪,反而都受到了重用。苏世长拿这两个事例小将了李渊一军:你是要做齐桓公、汉高祖那样的千古明主还是要做无端乱杀的昏君呢?

甩出一个当头炮后,苏世长又开始动之以情:武功的那帮老朋友,现在都已在乱世中死光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如果再把我杀了,那老朋友就绝种了!

武功县有李渊的故居,李世民就是在武功出生的。苏世长说李渊在武功时就和他

是朋友，说明两人至少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了，那会儿李渊还在姨父皇帝——隋文帝杨坚手下当刺史呢。

听完老朋友苏世长滴水不漏的辩解后，李渊觉得苏世长是个人才，于是"笑释之"。后来，苏世长被任命为谏议大夫。这个官职的主要作用就是监督皇帝和政府，对朝廷各项事务都有提出建议的权力，是个很有分量的职位。在这个位置上，苏世长干得很称职，并因此而名垂青史，留下了许多"谏议典故"。

有一次，苏世长随李渊到长安北部的泾阳去狩猎。狩猎是皇家的传统娱乐项目，是一种高兴和郁闷咸宜的体育运动。武将出身的李渊、李世民两代皇帝都酷爱打猎，曾多次因此遭到臣下的进谏反对。

这一次，李渊捕获了很多猎物。回到行宫营帐内，他兴奋地问左右随臣：今天打猎，大家高兴吗？他这当然是明知故问。

骑公家的马，用公家的子弹，花公家的时间，玩儿私人的开心，一定会高兴的。李渊期望的就是从猎者都咧嘴大喊：高兴，高兴，今儿个真呀真高兴！自己组织的活动能让所有人都高兴，领导自然有一种类似做慈善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可在别人都欢欢喜喜时，苏世长却悠悠地说："陛下废万机，事游猎，不满十旬，未为乐也。"意思是这算什么呀，你花这么大工夫，跑这么远来打猎，有本事玩儿够一百天再打道回宫，才算过瘾！李渊又不是野人，在山上一待就是"十旬"，就是下放劳动也不用这么久啊。

李渊听后脸色马上晴转阴，但立刻又满脸堆笑地说："狂态发邪？"不愧为道行高深的政治家，不但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还表现出了"不和你一般见识"的高姿态。苏世长也见好就收："为臣计则狂，为陛下计忠矣。"

还有件事情也是发生在打猎期间，那次是在李渊的故居所在地武功县。苏世长在李渊下令建造的美轮美奂的披香殿里陪皇帝喝酒，杯觥交错中，苏世长又开始拿话敲打李渊。

他装作懵懂地问李渊："此殿隋炀帝之所作耶？何雕丽之若是也！"李渊反问他："岂不知此殿我所营，乃诡云炀帝邪？"

很显然，聪明的李渊这回没能捋直苏世长话里的弯道。见皇上没反应过来，苏世长索性将"装"进行到底，说我真不知道这房子是皇上您亲自盖亲自住的，我看到宫殿后觉得奢靡程度堪比夏桀倾宫、商纣鹿台，"非兴王之所为故也。若陛下为之，诚非所宜"。接着，苏世长回忆起过去和李渊一起度过的紧日子，说以前您在武功县的时候，"所居宅仅庇风雨，当时亦以为足"，现在"隋之宫室，已极侈矣，而又增之，将何以矫其失乎"？

李渊是个清醒的君王，对老朋友臣下的建议"严重同意"。后来，在决定很多国家大事的时候，李渊都注重征求苏世长的意见。

苏世长在生活中也是个性情中人。唐初，他的治下城区市民犯法较多，治安不太

理想。为了表示自己真心检讨过失，他在居民区来了次引咎“鞭刑”，就是当着众多市民的面，叫人用鞭子抽打自己。没想到操鞭的行刑手很讲职业道德，实打实地使劲鞭打。苏世长受不了了，于是，众目睽睽之下，喜剧小品中才有的一幕出现了：“世长不胜痛，呼而走。”

苏世长后来在赴任巴州（今四川巴中）刺史的途中，“舟败，溺死”。苏世长归唐后一心为公，连死都是因公殉职，和现在的劳动法一样，在上下班途中死亡，属于工亡。所以，一生以“讽谏”闻名的苏世长算是大唐的烈士。

十二、天策府里策乾坤

武德四年七月，在兵出长安整整一年后，李世民大胜而归。两大军阀被李世民毕其功于一役，这让李渊太高兴了，他在长安搞了个盛大的入城仪式，李渊亲率满朝文武迎接常胜儿子李世民。

在一片“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鲜花笑脸中，李世民身着金光灿灿的黄金甲，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最前面，李元吉、徐世勣等二十五名大将簇从其后，紧跟在将军方阵后面的是“铁骑万匹，甲士三万人”。最大的“战利品”王世充和窦建德被囚从于队伍之中，最后和缴获的隋乘舆、御物一起，献于李氏太庙。

李渊给这两个成为祭祀品的皇帝待遇各不相同。

窦建德很快就被绑赴刑场斩首。从道义上说，李渊这事做得太绝情，忒不厚道了。窦建德对李氏可是有义行在先的，俘虏了李渊的妹妹和堂弟都完好无损地送还给李唐政府了。然而李渊却没领这个情，不管三七二十一，逮到窦建德就毫不客气地把他送到阎王府。然而从维护唐朝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看，杀窦建德是最正确的决策。

窦建德这根出头的椽子比别人长出了一大截。他宅心仁厚、勤政爱民、赏罚分明，所治夏境内生机勃勃，是一心想统一全国的李唐政权最大的竞争对手。而且窦建德的失败并不是建立在穷途末路的基础上的，只是一次马失前蹄的技术性事故。他不同于李密，大败是因为多道选择题没有选对；也区别于宇文化及和王世充，本身品德才能就差劲，失败是众望所归。窦建德的失败确实是太偶然、太突然了，一场仗打完就全完了，没有任何扳本的机会，从叹号直接跳到了句号。

从窦建德死后，其手下大将刘黑闼造反时原夏军将士一呼百应来看，李渊处死窦建德的做法是很明智的。一个老部下尚且闹出那么大声势，要是老领导还在，那麻烦更大。而且，李渊对所有和他争天下的反王，处理原则都是“三字经”：杀无赦。连主动归顺、无丝毫反心的杜伏威最后都被他间接处死了，更何况窦建德了。硬的杀了，软的可以暂时留一下。

见到王世充的时候，李渊将他臭骂了一通。面对李渊的责骂，一脸唾沫星子的破





产皇帝王世充只有苦巴巴地哀求:"臣罪固当诛,然秦王许臣不死。"

王世充很有点小聪明,他在投降之前就从李世民那儿搞到了一份"免死券",提前把自己特赦了。但他再聪明,在此时的李氏父子面前,最多也就是一只智商突出点的猴子罢了,表演得再好,无非是多赏几根香蕉,吃完了香蕉,该饿死还得饿死。

李世民的面子当然得给,于是李渊下诏赦免王世充死罪,将其贬为庶人,与兄弟子侄一同流放蜀州。

蜀州是今天的四川崇州,那个地方在唐朝的时候很闭塞,自然条件恶劣,是犯人和贬谪官员的首选去处之一。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中的蜀州,说的就是这个地方。王勃的朋友从繁华的长安被调到偏僻的蜀州担任县尉,显然是官场失意,所以王勃才会写诗安慰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从蜀州都想到了天涯,可见那地方在当时人们心中有多偏远。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尽管王世充遭流放的时候,说这句话的天才诗人李白还没有出生,但并不影响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长安到蜀州之路的艰险难行。按照"判决",王世充将要开始一场真正的长途"驴行"——像驴那样苦累跋涉而行。

即使知道旅程将有驴般的劳累,此时此刻王世充的内心应该仍然充满了感激和庆幸,因为他毕竟保住了自己和全家族的性命。和活着相比,颠簸劳累甚至牺牲尊严都要往后站。

然而,还是那句话,出来混早晚要还的。刚走到离长安不远的雍州(今陕西凤翔),就有人找上门来向他索命了。此人就是时任唐朝定州刺史的独孤修德。

独孤修德和王世充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他的父亲独孤机曾经和王世充一样,同在皇泰主杨侗手下为臣,后来王世充自立为帝后,独孤机不愿跟他,便秘密联络人员弃郑投唐,事情暴露后,王世充将其全家老少全部斩首。独孤修德兄弟两人因当时寄居在长安才得以逃过死劫。独孤两兄弟原以为李渊会处死王世充,没想到这个和他们家有血海深仇的刽子手却被免于死罪。于是两人打算"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杀死王世充。

经过一番策划后,独孤修德兄弟俩带着一帮人来到王世充歇脚的旅所,两人冒充皇帝派来宣诏的使臣,一进旅所便高喊"郑王"。王世充听见"郑王"两字,以为是李渊大发慈悲,免去了他的流放之刑,复封他王爵之位,赶忙和哥哥王世恽喜出望外地跑出来接诏,结果诏书没接到,接到了疯狂的刀剑,毫无心理防备的王氏兄弟被独孤修德兄弟当场结果了性命。

杀死王世充后,独孤修德主动向朝廷坦白自首。李渊得知案情后,并没有深究独孤兄弟杀人之罪,只是将独孤修德免去官职了事。王世充的其他兄弟子侄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在去往蜀州的路上"亦以谋反诛"。所以李唐政府是铁了心要让王氏灭族的。

王世充狡诈一生，机关算尽，最后还是栽倒在比他们更狡诈的李渊手上，临死前还被李渊结结实实地利用了一把，连剩余价值都被李唐榨干。

李渊不杀王世充而将其赦免，应该是他故意施放的一颗烟幕弹，是想让全国官员和百姓都知道他李渊胸襟宽广，信守承诺。而且他知道，王世充不像窦建德，他是翻不起大浪的，把他放到大街上，只会有人上去揍他，不会有人跑来帮他。他在做皇帝的时候，别人都千方百计想着离开他，何况他已经沦为阶下囚。假如将窦建德判个流放，那还真没准儿在半道上就会被其老部下劫走而重树大旗。

从李渊轻描淡写地处罚独孤修德就可以看出，李皇帝早就巴不得王世充死掉了。即使不计较独孤修德蓄意上门杀人这一重罪，单就其“矫诏”行为一项就已达到了砍头标准。两死罪相加，独孤修德仅被摘去刺史官帽，这种挠痒痒般的处罚明显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独孤修德之所以敢对王世充动刀子，肯定也是看穿了李渊的心思，他一定明白，他想结果的这个人，皇帝一定也很想结果。

窦建德死了，王世充也死了。李渊知道自己坐天下的最大障碍已经全部扫除，他觉得这蜂拥而至的一切幸福都得益于二儿子李世民，于是决定重重嘉奖他。可是，面对已经贵为秦王的儿子，到底应该奖励什么呢？绞尽脑汁之后，李渊终于想出了前无古人的职位：天策上将。

当年十月，李渊将自己独创的“天策上将”称号授予李世民。这是个真真正正的高级职称，其地位在王公之上。此时，李世民在唐朝已是法定的第三号人物，地位仅在李渊和太子之下。李渊这次奖励是真心实意的，他不但在政治上给李世民加官晋爵，还在经济上让这个功臣儿子有了丰厚的收益。在李世民之前已食邑三万户的基础上，再“增邑二万户”。“食邑五万户”是指李世民每年可以坐享五万户家庭上交给朝廷的赋税，这可是一笔巨额财富。唐爵总共分为九等，亲王作为九等之首，按规定“食邑一万户”，而李世民一个人却吃了相当于五个亲王的口粮，可见其当时地位之高和受宠程度。

这些重奖李渊还觉得不够，他又以唐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名义送给李世民一个大礼包：特许李世民铸钱三炉。就是批准李世民私人自己在家里闭门造钱，而且这钱造出来还不是“假币”，可以光明正大地全国流通。

李世民这次自主铸造的三炉钱是在我国钱币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元通宝”铜钱。就在李世民凯旋的公元621年七月，唐高祖李渊下令废除了一直沿用了七百余年、弊端已多的“五铢钱”，铸行“开元通宝”。

“开元”是开新朝之元的意思，和后来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的开元年号不是一码事。“通宝”则是“流通宝货”之意。钱币称“通宝”就是从“开元通宝”开始的。以前中国的流通钱币都是直接以重量为名称，如秦半两、汉五铢。“开元通宝”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币制正式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此后，这种通宝币制沿袭了一千三百



年，直到辛亥革命后发行的最后一种"民国通宝"退出流通后才宣告结束。

"开元通宝"四字是当时在朝廷任职的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楷书四大家之一欧阳询所书。这四个字的最大特点是"回环可读"。方孔从上至下为"开、元"两字，自右往左是"通、宝"两字，可读为"开元通宝"或者"开通元宝"。

在让李世民有权有钱后，李渊还做了一件也许让他晚年后悔不迭的事情——授权李世民"开天策府，置官属"。允许李世民开府就等于让他有了一个"国中国"，在这个小国里，他可以自由任命官吏，可以最大限度地网罗人才，可以秘密培植势力，使自己的翅膀一天天变硬。

不久，李世民在自己的天策府设置文学馆，招揽四方饱学文士，将当时的才子差不多"一馆打尽"。经过遴选，共有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人成为文学馆名誉馆员，这就是唐朝著名的"十八学士"。

这十八个人的身份五花八门，有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主簿、记室），有管户口的（户曹），有负责看仓库的（仓曹），也有大学教授（国子助教）。年龄也参差不齐，小到二十，大到六十五。李世民唯才是论，不问身份、不看年龄，只要有才，一律聘为文学馆学士。这个学士称号在当时是一种很崇高的荣誉，"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洲'"。

把成为文学馆学士比作"登瀛洲"，充分表明了时人对学士馆员身份的羡慕与渴望。瀛洲是传说中的东海仙山，当年秦始皇为了找到长生不老药，派遣徐福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去海上寻找的就是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李世民可能没想到，他的天策府文学馆竟然会成为文学青年和文化大师人人向往的仙境。

李世民将这十八个有才的大仙分成三组，每组六人每日轮流在府中值班，福利待遇方面"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他把重视知识分子真正落实到了实际行动中，让知识分子过上了神仙般的小资日子。年轻的李世民勤奋好学，白天政务繁忙，晚上还加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每天处理完朝廷政务后，李世民"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

这十八个人都是万里挑一的学术大儒，他们以科学的理论武装李世民、以精辟的思想影响李世民、以优秀的作品鼓舞李世民，让李世民获益匪浅。李世民十六七岁就跟着父亲开始了戎马生涯，文化知识不可能像军事指挥那样突出，整天在这些大学问家身边耳濡目染，对他开阔眼界、深邃思想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十八学士的日夜轮值，在对李世民个人素质提高方面，相当于家庭教师，如果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就是政府智囊团。

正是这个天策府智囊团和秦王府的武将团，为四年后李世民成功夺位登基做好了准备和铺垫。李世民君临天下后，也是以这两个团的老团员作为治国班底的，从其开

创了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完美的“贞观之治”史实来推断，这两个团的成员都是经得起考验的过硬的文臣武士。

为了表示自己尊重知识、重视人才，李世民每和学士们交流讨论时，都要叫上在王府当差的阎立本。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中国人应该都知道，这人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画家。那时候为宫廷服务的画家基本承担着类似现在照相机、摄像机的功能——记录宫廷真实生活。李世民叫阎立本仔细观察每位学士，给他们分别画像，同时命文学家褚亮为每人写作赞辞，并在每人肖像下注明姓名、表字、籍贯、爵位等个人简历。

褚亮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只是小有名气，但他的儿子却是大大有名，就是唐初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惊世名画《十八学士写真图》作成后，李世民将其作为档案收藏进王府，以示对学士的尊崇。从此之后，“十八学士”成了一个固定词组。这种由唐太宗李世民享有专利的收罗、使用人才的方法不断被后世模仿。他的子孙唐玄宗李隆基后来也在上阳宫选聘了“十八学士”。唐灭后，五代十国时期南楚政权（今湖南长沙）皇帝马希范甚至照搬照抄李世民的所有做法，连“天策府”的名字都被隔空挪用了。

总之，李世民的“十八学士”对他本人和中国历史都影响深远。此后的很多年，十八学士图成为中国绘画领域中的一个传统题材。以“十八学士登瀛洲”为题的绘画作品经常出现在木雕、瓷器以及竹刻等众多艺术形式中。令人惋惜的是，当年阎立本呕心沥血创作的原版《十八学士写真图》自宋朝以后就不知所踪，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一个重大损失。

李世民高福利地养着“十八学士”，可不是单纯让他们写诗作画的，而是有诗画之外的更远大理想。虽然不能说李世民在此时已生反心，但以李世民的韬略，他应该是有自己的宏伟蓝图的。在天策府里，李世民和他的心腹文武们悄悄计划着未来乾坤，并最终在一千多天后使乾坤倒转，策天成功。

十三、滑如泥鳅的宇文士及

李世民拔郑灭夏后，一直随军东征的宇文士及在洛阳遇到了自己的前妻——杨广的女儿南阳公主。此时的南阳公主已经出家为尼，虽说和宇文士及没办离婚手续，但那时候的规矩是一入佛门，万事皆了。纵然宇文士及情缘难断，但对于这个身份高贵的女人也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

南阳公主本来有个很幸福的三口之家，老公爱老婆、老婆爱儿子、儿子恋父母，三个人就是一个隋版“吉祥三宝”家庭。但很不幸她赶上了末代皇帝乘坐的末班飞机，结局可想而知。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将“杨隋号”航班弄得机毁人亡的竟然是自己老公的亲哥哥。而此人早年因和突厥走私马匹即将被斩时，还是自己恳求“机长爸爸”免其



死罪。这种结局实在让南阳公主难以接受。

老爸被杀后,她一直身不由己地被宇文化及裹挟在军中一路颠簸。后来,打着尊隋旗号的窦建德在山东聊城击败宇文化及后,将宇文氏一门尽皆斩首。当时,她的老公宇文士及已经提前逃走,只剩下她和十岁的儿子宇文禅师。按照连坐规矩,宇文禅师属于叛贼家族成员,毫无疑问应该砍头。但窦建德考虑到禅师是南阳公主唯一的亲生骨肉,想手下留情,便派虎贲郎将于士澄对她说:"若不能舍禅师,当相为留之。"

要说窦建德这人德行真不错,提倡执法人性化。可是,这个刀下留人的建议被"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南阳公主给挡回去了。她哭泣着说:"虎贲既是隋室贵臣,此事何须见问!"这个回答够绝的,不着一个杀字却杀气毕现。

儿子被窦建德杀死后,南阳公主就削发为尼了。据说她出家的地点在今天的河北井陉县的苍岩山,现在那里已是一个旅游风景区。

在唐军攻占洛阳期间,准备回长安的南阳公主在这里碰见了宇文士及。宇文先生对前妻念念不忘:"士及请与相见,公主不可。"

士及有情,公主无意。对于曾经的亲密爱人,如今的杀父仇人的弟弟,南阳公主决然拒之。可宇文士及不死心,他还想和公主重拾旧梦,破镜重圆。史载当时的情形是"士及立于户外,请复为夫妇"。

想象一下,宇文士及一定是可怜巴巴地站在门外,苦苦哀求。可是,南阳公主决绝地对宇文士及说:"我与君仇家,今所以不手刃君者,但谋逆之日,察君不预知耳。"意思是说我之所以没有亲手杀了你,是因为宇文化及逆贼谋反弑君那天你没有参与。但无论南阳公主怎么呵斥,宇文士及都不退避,在她的斥骂声中"固请"复婚。最后南阳公主大怒说:"必欲就死,可相见也!"

"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下宇文士及知道撞上南阳公主这堵南墙了,"知不可屈,乃拜辞而去"。

宇文士及是个很有心机、很精明、很狡猾的人。他兄弟三人,另外两个都因造反而人头落地,而同样参加了造反队伍的他,不但一生安然无恙,而且还一路高升,颇受李渊、李世民两代唐皇的信任,只是在死后才得到一个很不好的操行评语:谥号"纵"。

南阳公主虽然恨死了宇文家族的所有人,但她深信她的前老公没有参加杀害她父亲的谋反行动。《新唐书·宇文士及传》也说,宇文化及决定杀杨广取而代之时,因弟弟宇文士及是皇帝的女婿,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他政变计划。这似乎合情合理。但令公主想不到的是,根据历史散落的蛛丝马迹,他的老公极有可能在幕后参与了推翻自己老泰山的政变。

现在流传的正史都没有明说宇文士及参与了江都兵变,但这一时期的权威史料都出自《隋书》,《隋书》是在唐初编纂的。而当时宇文士及是朝廷重臣,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修史者肯定要顾及到他作为当朝显贵的身份,"疑罪从无"。但那时候,不光

是朝廷修史，还有许多民间人士也喜欢编修史籍。不少私人著作都推断宇文士及是政变的幕后指使。

宇文化及是人所尽知的“十三点”，虽然是士及的亲哥哥，但论智商做士及的弟弟也不配。兵变之前，他听到杨广的名字都害怕，但一夜过后，他竟然从容不迫地命令将杨广马上杀死。这份永绝后患的果断劲和平时烂泥糊不上墙的一贯作风相去甚远，应该是受到过高人指点。而且，后来智抓司马德戡、西归拐道黎阳抢粮等一系列高智商行为，绝不是凭胸无点墨的宇文化及就能想到的，而其时宇文化及身边并没有什么突出人才，这些点子很可能就是躲在幕后的宇文士及想出来的。

宇文士及城府深不可测，为人狡黠，这一点从他和李渊的交往中就可窥知一二。

当宇文化及杀死隋炀帝杨广，率领十几万全隋战斗力最强的骁果归心似箭地向长安进发时，刚于上月在长安称帝的李渊吓坏了。按照当时的形势，李渊听到这个很霹雳的消息时，不敢说面如土色，但绝对做不到面不改色。因为当时李唐王朝初建，根不深、基不牢，李渊的皇位也是从杨广未成年的孙子杨侑手里抢来的，来路并不正当，肯定有人心里偷偷不服气。且长安西方的薛举集团一直对李渊提前一步抢了本该属于他们的长安而耿耿于怀。此时，如果十几万土生土长的原长安将士向长安发起攻击，对李渊的新政权将是一场灭顶之灾！骁果庞大的人数、猛悍的作战能力、急于见到亲人的强大精神动力，仅凭这三点因素，长安城再坚也难挡骁果们进城的步伐。这还不包括城内将士和民众为早日见到亲人而可能会里应外合。如果薛举父子也在这时候凑热闹，率兵从西边攻击长安，那李渊铁定会陷入失败的深渊。

在这种可怕形势下，估计李渊当时也是束手无策了，他想问问多年的好朋友宇文士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便写信给宇文士及，邀他到长安来。

可宇文士及滑得跟泥鳅似的，他是哥哥、李渊两条船都踩着，在不能确定哪个会先翻时，他一个也不得罪。接到李渊的信后，宇文士及瞒着亲哥哥，热情洋溢地给干哥哥李渊回信，诚恳表示自己对李哥哥是真心实意的，绝无二心的，请哥哥放一百二十个心。同时，他还派自己的家童带给李渊一个具有特别含义的“金环”。李渊看到金环后，无比兴奋，当然不是因为白得了一块金子，而是因为金环和“今还”谐音。他拿着金环如获至宝地对臣下说：“我尝与士及共事，今以此献，是将来矣。”

李渊认为，士及弟弟不久就会劝化及哥哥“今还”长安，投到他的帐下。结果，李渊左等右等也等不到宇文化及前来投降的消息。当李渊得知西归骁果在中原和李密大战时，在庆幸“李大弟”成为关中的防弹衣，替自己挡住宇文化及密集的子弹后，李渊才明白宇文士及是想用金环糊弄他。后来宇文士及见大哥大势已去，在其兵败被杀前借机逃脱去投靠了李渊，李渊气不打一处来地责骂他说：“汝兄弟率思归之人为入关计，尔得时，我父子尚肯相假乎？今欲何地自处？”

不过，宇文士及也很精明，面对李渊的严厉批评，他在请罪道歉的同时，不失时机





地提起了自己过去和李渊的交情："臣罪当死，但臣往在涿郡，尝与陛下夜论世事。"然后又给李渊献上大量金银财宝，冀以此赎罪。

李渊被过去的战友情打动了，他和宇文士及一起愉快地回忆了过去交往的美好时光，李皇帝就宇文先生对自己早期革命事业的支持表示赞赏和肯定，他笑着对站在身边的宠臣裴寂说："彼与我论天下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后。"李渊一句话就把宇文士及定性为大唐"革命元勋"了。裴寂是和李渊从太原一路打过来的元老，而李渊竟说裴寂还得排在宇文士及的后面。

李渊说宇文士及早年和他"论天下事"这档子事也曾发生过。俩人一个是皇帝的表哥，一个是皇帝的女婿，工作也在一个系统，当时李渊的职务是殿内少监，负责分管宫廷内的物资供应。宇文士及的职责是专门负责皇帝的车辇、仪仗等琐碎事务。两个公子哥那时候很清闲，两人在一起很可能会谈谈官场腐败，聊聊社会不公。宇文士及可能是感觉到李渊志向远大，有发展潜力，于是"雅自款结"。

后世有人据此说李渊在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取杨广而代之的造反念头。这是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逻辑的一种想当然说法。李渊那时候一直都和军权根本不沾边，他不可能想到造反，而且那时候隋朝还是很强大的，丝毫看不出有改朝换代的迹象。但不管怎么说，宇文士及主动结交李渊算是他一生最正确、最成功的社交活动。"多个朋友多条路"这句俗语被宇文士及诠释得淋漓尽致。因为多了李渊这个朋友，他多了一条通往天堂的金光大道。

后来，宇文士及仕途一帆风顺，先后作为参谋跟随李世民参加了平宋金刚、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争。从秦王府骠骑将军一直干到朝廷右卫大将军，显赫一生。他的一生和他的老爸宇文述一样，在领导面前察言观色、吹拍逢迎。他和封德彝应该算是唐初政坛最滑头的"泥鳅黄鳝"，浑身滑不溜秋的无棱无角。在洛阳会战的关键时刻，面对窦建德的援郑军，主战、主撤两派争论激烈，而根据历史资料，这期间没有宇文士及的任何只言片语，作为李世民身边的参谋之一，不说撤行，不讲战好，大玩儿太极推手。

那次事件中，"黄鳝"封德彝就没滑过宇文士及。和屈突通等人极力主张撤退的封德彝在洛阳战役全面胜利后去向李世民祝贺时，李世民笑着"讽刺"了他一句："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虑，不免一失乎！"把德彝弄了个大红脸。

宇文士及生前很受李世民的重视，李世民成为太子后，宇文士及就担任了太子府詹事，成为太子府的管家，帮李世民打理府内的日常事务。此后，宇文士及一直担当着皇帝身边内臣的角色。这里以《宇文士及二三事》为题，简要叙述一下发生在他身上的几件事，从中可对宇文士及的为人看出个大概。

贞观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和宇文士及近得几乎是形影不离。《新唐书》有详细记载："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驰召。""休沐"相当于今天的双休日，不过，唐代实行的是"旬休"，即工作九天休息一天，每月的第十天、第二十天和最后一天不办公。虽然宇

文士及好不容易轮到个第十天的单休日,但还得照样经常去皇宫加班,和李世民进行“十日谈”。

尽管皇帝如此信任他,但宇文士及却从来不在外面炫耀别人难知的内部消息,甚至连他的老婆问他他都闭口不答:“其妻尝问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对。”嘴巴这么紧,怪不得一生都不犯大错。

晚间内室密谈,白天公园漫步。某天,李世民带着宇文士及在御花园散步时,突然对一棵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对着树随口夸了一句:“此嘉木也!”

宇文士及见李世民称赞这棵树,马上附和着“从旁美叹”。估摸着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美誉之词,从正面侧面反面等不同角度分析论证了这棵树惹人喜爱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总之,肯定很过分。英明盖世的唐太宗听了他对那棵树的“从旁美叹”后,严肃又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魏徵常劝我远佞人,不识佞人为谁,乃今信然。”

显然,李世民觉得他太曲意逢迎了,不是正直人士言行。一般人被皇帝这么一噎,可能会吓得赶紧伏地请罪,说一些诸如“臣胡言乱语、冒犯圣威、罪该万死”之类的求饶语言。可宇文士及却不这么老套,他反而接着话头说:在朝堂之上大臣们经常“面折廷争”,为政事和陛下争执,有时候搞得陛下连头都抬不起来。现在是非工作时间,如果我不事事顺着您一点,那您“虽贵为天子,亦何聊”?

宇文士及的“点”抓得很准。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明的朝代,李世民又特别注重自由辩论和纳谏之风,所以,那时候许多大臣为维护自己的观点敢和皇帝公开顶撞。特别是以魏徵为代表的一班黑脸诤臣确实很多次将李世民搞得当众下不来台。宇文士及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八小时以外”,也像那些和皇上顶牛犟嘴的臣子一样,那您这个皇帝还当个什么劲啊!

经他这么巧舌如簧地一吧唧,李世民转怒为喜。

最后说的一件事情是割肉。当然不是中国股民熟悉熟练的斩仓“割肉”,而是“本意版”的实打实的割肉。

有一次宇文士及在挥刀割肉的时候,总拿一块饼当毛巾,不停地擦拭粘在手上的细碎肉末。李世民看见后很不爽,认为他太浪费了,多次用眼睛瞪他,试图制止他的饼擦肉行为。而他却装着没看见,继续我行我素,又割又擦、再割再擦。等割完肉,宇文士及拿起饼大快朵颐起来。

这个情节跟欧亨利的小说似的,结尾出人意料。这一擦一吃,李世民又在“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项上给宇文士及加了分。

宇文士及在生活中其实是相当奢侈。史料对他生活方式的评价是:“过自奉养,服玩食饮必极丰侈。”宇文士及死后,李世民开始给他的谥号是“恭”,这是个很褒义的谥号。但马上遭到黄门侍郎刘洎的反对,他说“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谓恭。”于是最终谥号改为“纵”。谥法中对“纵”字的解释是:弱而立志曰纵;败乱百度曰纵;忘德败礼曰纵。



在谥法里，这是个相当差劲的恶谥。

谥号的功能和现在的悼词差不多，是对一个去者一生进行的高度概括，代表着官方意志，体现了政府态度。对于在军事和经济建设中都有功劳的宇文士及来说，李世民没有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经常加班不回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他的功劳，至少是没有将他定性到"正直忠臣"的行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宇文士及一生苦心经营的政治是失败的。

但唐太宗和他的关系很近，不排除给他贬义谥号非太宗本意，而是囿于众多朝臣强大的舆论压力，因为在他生病期间，李世民曾亲自到他家中看望慰问，这种殊荣只有魏徵、房玄龄、李靖等为数不多的显臣才有机会拥有。死后，他被批准陪葬昭陵。昭陵是李世民的陵墓，尸骨能埋进皇陵，在以皇权为尊的年代，是能给予一个"死魂灵"的最高最高的政治待遇了。从这个方面看，也可以讲宇文士及的一生是完美"收棺"。

十四、中国历史上第二号吃人魔王——朱粲

把宇文士及比作泥鳅，是说他做人面面光、滑溜溜；而和宇文士及同处一个时代的朱粲却把每个人都当成美味的泥鳅。朱粲在人才辈出的隋唐时期根本不值得一提，史书上有他出现的时间也只有短短几年，之所以要把他拎出来是因为此人有着无人能及的没心没肝没人性的特点。

但写唐史，如果不提一笔朱粲，那绝对是不完整的唐史。

朱粲是个十足的吃人不眨眼的魔王。别人是一生阅人无数，而他则是一生吃人无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通吃。用灭绝人性、恶贯满盈、禽兽不如等任何一个顶级贬义词都不足以形容他的恶行。

朱粲的家乡城父就是今天的安徽亳州，这个和曹操、张良、华佗同乡的恶棍，最早是县衙里一个小当差的，隋末时他趁乱操起造反营生，势力越造越大，竟"众至十余万"。至于他到底是用什么手段聚集起了这么大一支队伍，情况不明，史料中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反正他在《资治通鉴》里第一次出现时就"众至十余万"了。

按现在的说法，这是一来历不清的蒙面人。除了早期历史不明，他还有个含义不明的外号："可达寒贼"。这貌似很有点外语风味的汉字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没人准确地知道。唐史专家欧阳修、刘昫、司马光等人对这个个性外号也都语焉不详，没作解释。不过，有咒骂之意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贼"字的含义古今都是一样的。

拥有众多部队之后，朱粲很快由贼升级为"贼王"，他自称"迦罗楼王"。"迦罗楼王"是根据梵语音译过来的，即金翅鸟的意思，这种佛教传说中的神鸟据说以龙为食。

朱粲这个鸟人真是糟蹋了这个佛味十足的好名字，他"引兵转掠荆、沔及山南郡县，所过噍类无遗"。在今天秦岭以南的湖北荆州和仙桃一带，他的部队经过一趟之

后，那里就再也没有活着的人或者动物了——全被他和他的将士们吃掉了。

朱粲势力最膨胀的时候曾拥有二十多万兵力，这是一个很牛气的数字，如果他是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四有"领导，以他当时所在的河南、安徽一带作为根据地，精心拥兵经营，虽不能改变全国统一的大趋势，但可以投靠李唐换得一个好的政治成分，确保自己下半生不丢性命，生活无虞。但他没有人道，不走正道，应该有的"四有"，他一无所有。他造反好像没有目的，不抢地盘、不计后果、不思将来，像一个到处流浪的吉普赛人，"迁徙无常"，居无定所，他的一二十万军队就像一辆流动的大篷车，走到哪儿算哪儿，走到哪儿吃哪儿。那时候，生活在河南、安徽、江苏、湖北这几个朱粲经常活动的省份的百姓算是倒了八辈子邪霉，他们不是吃尽了朱粲的苦头，而是连"苦头"都被朱粲吃尽了。

朱粲率众长期在汉水和淮河流域之间剽掠，他攻城略地之后并不在当地派兵驻守、发展生产，以产养军，而是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再去抢别的州县。而原来州县还没有吃完的粮食，朱粲不是"吃不了兜着走"——打包将其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而是将其付之一炬，一把火烧光光。他焚烧那些食物时，"民馁死者如积"。

一边是饿死的老百姓的尸体堆得跟山一样，一边却是暴殄天物。朱粲饱时不思饿时饥的荒唐行为很快就显出恶果：经常"军中乏食"。面对断炊之忧，朱粲找到了一个解决肚皮问题的"捷径"：吃人。说只要别的州县有人存在，就不必为挨饿发愁。这应该不是人类所能说出来的话，所以，完全可以将朱粲归入到缺乏人伦、变态变异的兽心人面一类。

有两个人非常不幸地落到了魔鬼窝里。这两人都是隋朝官员：著作佐郎陆从典和通事舍人颜愍楚。俩文官因事得罪了杨广，被贬谪到南阳（今河南南阳）留官察看。

陆、颜二人都是历史上很有名头的学问家，若生于现在，当属文化大师级别的国宝。特别是颜愍楚，他是颜之推的儿子。颜之推是在中国享有千秋盛名的《颜氏家训》的作者

起初，朱粲以尊师重教的名义将两名大家请到家中"引为宾客"，这无非是一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借和鸿儒交往显示自己有品位、有素质，和历史上第一吃人魔王黄巢占领长安后聘请著名诗人皮日休为自己农民政权的翰林学士一样，装装门面而已。但魔鬼无论怎么装、怎么变，他都脱不掉鬼的本性。

朱粲不久就对两个文豪动嘴了。在没有粮食的时候，他把陆从典和颜愍楚两家人全部杀死吃掉了。"迦罗楼王"行军打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后勤部，从来不带粮。军粮不是基本靠抢，而是完全靠抢。当然，这里的"军粮"是包含人的。但随着朱粲的吃人恶名远扬，他所在的地区人口大量逃亡，这使得他的军粮抢源逐渐枯竭，抢粮难度越来越大。

为确保"军粮"供应，朱粲创造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人类史上唯一的一





个“人头税”。他的“人头税”可不是我们现在熟知的“按人数”的意思，而是要真正的“人头”：“税诸城堡细弱以供军食。”这里的“细弱”不是指物品，而是指妻子儿女或家属。这句古文翻译成现代语十分骇人听闻，意思是要各个城堡村镇以人代税，将妇女和小孩供给军队作为军粮！

吃人现象不仅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那是社会没有进入到一定的文明程度而产生的一种丑恶的返祖现象。但纵观历史上发生的人吃人现象，多半都是在灾荒、复仇、痛恨等一定诱因下被动发生的，像朱粲这样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没有一丝无奈、悔责心理，反而越吃越上瘾的变态狂，在中国历史上，他百分百可以坐上“吃人魔王”的第二把交椅。

当然，冠军交椅非黄巢莫属。写出过“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诗句的唐末起义军首领（此人不配称起义领袖）黄巢，他的军队吃人之多，吃人方法之匪夷所思，在整个世界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他在被唐军赶出长安后旋即围攻陈州（今河南淮阳）。在三百天的围攻战中，黄巢采用舂磨砦，“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就是用机械方式，将活人碾砸成肉泥，以此作军粮供应给围城部队食用。十个月的时间里，黄巢的部队用这种方法吃掉了方圆百里的数十万无辜百姓。

朱粲的吃人暴行激起了公愤，他的很多部下都脱离他的领导，不愿意再跟着他干：“诸城堡相帅叛之。”公元619年初，淮安土豪杨士林、田瓒起兵攻打朱粲。听说围剿吃人恶魔，附近诸州都纷纷响应，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人。大家空前团结，在淮源（今河南信阳）和朱粲进行了一场决战，战争的结果是正义最终战胜邪恶：朱粲大败，带着几千名残兵向西逃奔到菊潭（今河南内乡）。

从二十万人的超级军团司令变成了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师长，朱粲的大象水桶腰一下子减肥成了蚂蚁杨柳腰。几千个人的小股武装在隋末太普遍了，随时都有被别人灭掉的危险。朱粲知道自己吃人太多，民愤太大，如果不尽快找棵大树抱一下，迟早也要成为别人口中的泥鳅。所以他在兵败后马上派人和李渊联络，请求投降。

朱粲向李渊递送降表时，李渊在长安称帝才半年，正是需要朋友的时候，他当然很高兴，立即下诏封朱粲为楚王，并“听自置官属，以便宜从事”。不仅封为楚王，还特许他在治内自己任命官员，一切事情随便做主，相当于高度自治的一个小国王了。

这是李渊作为皇帝能给予别人的最高的待遇，比这个再高的待遇就是立太子了。楚王属于“一字王”，在爵位上和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是平等的。唐代王爵分为亲王、郡王两等，亲王专封皇子、皇帝兄弟，多以一字为称，而郡王则封给宗室人员，一般以两字为称，如河间王李孝恭、淮阳王李道玄等，李道玄死后才被追封为一字雍王。

从封王称号看，李渊是很重视主动投降的朱粲的。李渊并非不知道朱粲的吃人恶行，但那时候，他刚刚搞定西边的薛举父子，下一步准备对付李轨和刘武周，对总在自己东南方飘忽不定的捣乱分子朱粲有点头痛，他想趁机甩出一块大肥肉，让朱粲在家

慢慢撕咬,腾不出手来挠他痒痒。

亏本的生意李渊他是不会做的,其实对他而言,也就是送给朱粲"楚王"两个汉字而已,其他的王爵待遇问题暂时是不可能落实的。那时候国家初创,他自己还捉襟见肘呢。李唐的思路是:可以封帽子、可以送位子,但不可以给票子。想要财政拨款是不可能的,一切军费开支靠自主创收,自负盈亏。在这单买卖中,李渊是稳赚不亏,减少了一个敌人,增加了一个朋友。

李渊接到朱粲递送的投名状后,特派自己的随从顾问段确作为使者赴朱粲驻地安抚慰问。这种活动属于礼仪性质,就像过年过节互相走亲戚似的,没什么实质内容。见面后不外乎是段确说,李老板让我转告你,朝廷对阁下的正确选择表示赞赏和欢迎,然后拿出帽子一顶、服装一套、钢印一枚、荣誉证书一本。然后是朱粲穿上服装、戴好帽子,拿着王玺和证书或热泪盈眶或神情穆然地说,感谢朝廷收留、感谢政府宽大,再后是表态发言,喊几句愿为老板肝脑涂地、死而后已,有子弹我来挡、天塌下来我跳起来顶之类的口号。最后的节目最隆重:喝酒听歌赏舞。

在朱粲归唐两个月后,段确长途跋涉来到菊潭。前面的仪式,段确的确处理得很好,一切顺利。但在最隆重的最后一个环节,"出状况"了,而且是大状况。

段确生性好酒,在朱粲举行的招待酒会上,他喝了不少酒,很快便进入到半醒半醉的状态。可能是酒精的麻痹,也可能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段确本身就从内心鄙夷残暴无良的朱粲。席间,段确趁着酒劲儿意味深长地问朱粲:"闻卿好啖人,人作何味?"

这句话显然带有嘲笑的意味。朱粲恶狠狠地回击段确说:"啖醉人正如糟藏彘肉。"朱粲对一个醉意朦胧的人说吃醉鬼的肉就像吃酒糟猪肉,这已经是话里有话了。此时如果段确觉察到危险,打个哈哈附和一下,也许接下来的悲剧就可以避免了。但段确见朱粲对他如此不敬,勃然大怒,生气地喝骂道:"狂贼入朝,为一头奴耳,复得啖人乎!"这句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反作用,使得朱粲兽性大发,他"于座收确及从者数十人,悉烹之以啖左右"。拌了几句嘴,一场酒宴就演变成了人肉宴,那情景可谓惨绝人寰。

吃了唐朝大使,朱粲当然不可能再心向李唐。他干脆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对菊潭进行疯狂屠城,杀光了所有居民后,他投靠了洛阳的王世充。此时的王世充,刚刚打败了李密,他痛快地接纳了朱粲,并任命其为龙骧大将军。

然而,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李世民攻破洛阳后,点名将朱粲斩首。东都百姓闻之,无不拍手称快。他身首异处后,民众痛恨其残忍,"竞投瓦砾击其尸,须臾如冢"——省了挖坑的工夫,大伙砸他尸体泄愤的石块瓦砾就直接将他埋了。只是,这样的人类史上少有的恶魔死得还是迟了点。

隋唐时期还有一个吃人魔王是隋炀帝时期的麻叔谋。麻叔谋在被隋炀帝杨广任命为开挖大运河的负责人期间,犯下了滔天的吃人恶罪。他吃人还有个怪癖,专吃几



岁的幼童。因其是主修河道的官员，当地不少无良人士为使河道不经过自家的祖坟或房产田地，有意投其所好，专门在民间偷盗小孩作为行贿之礼送给他食用，以换其将运河改道，弄得运河两岸的百姓心惊肉跳。为了避免骨肉被窃，父母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锁进柜子里，不许外出玩耍。

后来杨广听说麻叔谋的恶行后，也觉得其有违天理，下令将其斩首。在历数其死刑罪状时，其中就有一条是“食人之子”。据说麻叔谋因长着满脸络腮胡子而被人简称为“麻胡子”。他的恐怖劣迹传开后，名字便成了大人用来吓唬小孩的道具。谁家孩子若是哭闹不止，家中长辈便会吓唬他说“麻胡子来了”。后来传来传去就逐渐形成了多种不同版本。现在我们吓唬小孩常说的“大马猴来了”即源于此。

十五、萧铣——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消灭窦建德和王世充后，李唐政权最大的对手只剩下据有长江中游、定都江陵(今湖北荆州)的梁国大军阀萧铣。萧铣的军事实力不容小觑，有和李唐进行四十万人大对决的强大实力。遗憾的是，虽然火车车厢多，运载能力也强，但火车头却先天马力不足，严重限制了梁军强大战斗力的释放。

要想了解李唐怎样灭掉萧梁，必须要先了解萧梁“火车头”萧铣。萧铣有着高贵纯正的皇室血统，这是有史可查的。在这一点上，他不像李渊那么没底气，云里雾里地认好几个李姓名人祖先。

萧铣是后梁宣帝萧詧的曾孙。萧詧则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徒皇帝、曾经三次舍身出家的梁武帝萧衍的孙子。萧衍创立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的梁朝。只是，萧铣的祖爷爷萧詧建立的后梁是梁的一个分裂王国，萧詧和当时的梁元帝、自己的叔叔萧绎不和，于是他便投靠北朝的西魏，引西魏之兵杀死了叔叔，自己在江陵称帝。因其定都所在的江陵位于前梁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的西边，后世在将其称为后梁的同时也称其为西梁。

西梁政权是很短暂的，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就被雄才大略的隋文帝杨坚所灭。在西梁灭亡前夕，萧铣的爷爷萧岩和杨广的老爸大唱反调，他带着一帮人偷偷跑到了当时和隋朝一江之隔的陈国皇帝陈叔宝那里，希望陈国能凭借长江天险阻挡住杨隋进攻的步伐。但著名的亡国皇帝陈叔宝天天和美女们粘在一起，夜以继日地吟唱着《玉树后庭花》，根本不过问长江防务。结果这个萧岩跑到哪，杨坚的“关破兼并”业务就跟到哪。不久，陈国就被隋朝吞并，杨坚抓住萧岩后毫不客气地砍了他的脑袋。

这个萧岩是典型的缺乏政治眼光，放着杨坚现成的水牛腰不抱，偏要去拽陈叔宝那根绵细的老鼠尾巴。当时的西梁本已依附于隋，杨坚早在心里把那仅有几百里土地的江陵看成了自己家的宅基地，所以，他将逃跑的萧岩定性为叛变分子。这种罪名决

定了萧岩这支萧氏后人的命运必将坎坷不顺，萧铣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萧铣出生的第五年，由他叔叔萧琮统治的西梁就被杨坚统一了。作为叛臣之后，萧铣一家失去了西梁皇室的所有特权和待遇，再加上父亲早逝，所以很小的时候，他就自己打工挣钱养家。历史资料说萧铣小时候家里很穷，但对母亲特别孝顺，靠佣书的工资养家糊口。

“佣书”是中国一门很古老的职业，算起来应该是现在出版业的祖师爷。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所有的书籍都是手工抄写的，靠替人抄写书籍挣工资的“文抄公”就是佣书。历史上出身佣书工的名人很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词的原创作者、东汉著名军事外交家班超就是佣书一族的杰出代表。

萧铣和班超一样，都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宽裕才投身佣书行业的。度过了贫苦的少年时期后，萧铣在二十岁的时候终于有了出头之日。隋文帝杨坚死后，杨广顶替父职当了大隋皇帝。而杨广一直宠爱礼遇的萧皇后是萧铣的亲戚，萧铣的爸爸和萧皇后以及西梁末帝萧琮三人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按照辈分，萧铣应该喊萧皇后姑妈。凭着这层外戚关系，杨广封了萧铣一个罗川县（今甘肃正宁）令官职。

萧铣在县领导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几年，到大业十三年，也就是公元617年的时候，隋朝已处于分崩离析的前夜。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是英雄狗熊都蠢蠢欲动，希望趁乱世大捞一把。

当时，巴陵郡（今湖南岳阳）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许玄彻等一帮低级军官谋划反隋，他们共同推举董景珍为主。董景珍拒绝了众人的推举，他说自己“素寒贱，虽假名号，众必不从”。他推荐大家拥立罗川县令萧铣，说他是梁王室之后，“宽仁大度，有武皇遗风，请奉之以从众望”。

那时的社会，从魏晋以来一直流行的以家世、身份为核心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虽然已经废除，但凡事讲究“系出名门”的观念意识仍很普遍。大家见候选代表萧铣皇室血统纯正，一致鼓掌通过。于是董景珍派人告知萧县令这次集体会议通过的决议内容。

萧铣没想到在他缺席会议的情况下，大家仍一致推举他当主席。他特别高兴，当即答应带大家造反，还给大家写了一封长信表明自己心迹，说他的祖先以前一直对隋恭恭敬敬，按时进贡，定期请安，但杨隋却“贪我土宇，灭我宗祊”，太不地道了。又说自己多年来一直“痛心疾首，无忘雪耻”，但就是找不到机会，现在既然承蒙各位厚爱，“吾敢不纠厉士众以从公哉”！

信写得很客气，话讲得很妥帖，是一篇生动的政治演讲稿。不过，政治多半和虚构是孪生双胞胎。萧铣在“作文”中说他多年来一直为萧梁失国耻辱而内心痛苦，甚至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纯粹是政治家在表演课上的扯淡台词。这种表演显露了他迫不及待想借此次机会上位的急切心态。



就在萧铣答应董景珍一行的极力邀请,准备造杨广的反时,有个叫沈柳生的造反头子却来攻打罗川,造起了萧铣的反。沈柳生领着许多找饭吃的群众可劲儿攻打罗川县城,他们的第一目标是县城内的粮食仓库。县令萧铣"与战不利",打不过这些思粮心切的攻城者们。于是萧铣扬长避短,改变了策略。

在一次对阵中,萧铣不跟他们拼刺刀,而是临阵卖起了嘴皮子。他对沈柳生的部众说,眼下隋祚已尽,天下皆反,巴陵郡有许多英雄豪杰欲共同起兵,推我为主。我马上将要南下就任首领,从此号令江南,中兴梁氏国统。你们都随我一起去南方的快乐老家享福吧,还打什么打呀:"跟我走吧,现在就出发!"

他一席话把那些农民军讲得热血沸腾,他们觉得这事有利可图,都一致放下武器转而投靠了萧铣。于是萧铣自称梁公,将隋朝的服色旗帜都恢复为梁朝的旧制。萧铣封沈柳生为车骑大将军。沈柳生的身份一夜暴涨,昨天晚上还是一个土匪,今天天亮就变成了准朝廷的大将军。萧铣自己也像个蹦床选手,一蹦人云端,怪不得古往今来那么多人豁出命去积极造反呢。

杨广的暴政使得造反成了隋末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最普及的一项运动。萧铣宣布起兵仅五天,附近十里八乡就有好几万人报名参军。于是萧铣率领着这支部队开往董景珍等人所在的巴陵。可是,还没进巴陵郡就出事了。

当萧铣到达巴陵的时候,董景珍派徐德基带着几百个在巴陵郡有头有面的人物出城迎接。这些人还没见到他们未来的领导萧铣时,和萧铣同来的沈柳生就动起了坏心思。他担心自己进城后根基浅薄,城内的董景珍等人欺生,自己捞不到好位置,于是便和手下党羽商量,杀死徐德基,然后"独挟梁公进取郡城,则无出我右者矣"。

沈柳生果然只能当个抢些咸菜和苞米棒子的土匪,革命事业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想成为玩弄老大的老二,不是眼光短浅,而是根本就没有眼睛。他将徐德基杀死,然后不慌不忙地告诉了萧铣。

萧铣的惊讶程度可以想象,他生气地说:"今欲拨乱反正,忽自相杀!吾不能为若主矣。"萧铣气得要撂挑子,拒绝再当他们的老大。见萧铣真的想下野,沈柳生"大惧,伏地请罪"。

要是萧铣不做老大,沈柳生的车骑大将军不但泡汤了,而且巴陵郡的那些军界人士肯定会要他给徐德基偿命的,所以沈柳生拼命检讨,请求萧铣原谅。被别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求着当自己的领导,那感觉一定是不一般的爽。萧铣哪是真不想干老总呢,只不过是故意吓唬他一下而已。见沈柳生哭得痛不欲生的,便就坡下驴,"责而赦之",提出了一通口头批评后就结案了,并没有将其拘留关禁闭或者军法从事什么的。

但董景珍那帮拥立派对这种不了了之的处罚结果很不满意,他们认为应该杀人偿命。董景珍可不像沈柳生那么鲁莽,直接派人将其明斩暗杀,他多次跑到萧铣的办公室劝其将杀人犯沈柳生就地正法。当然,他说得很深明大义,很有技巧,从依法治国和

国家安全的角度给萧铣分析此人该杀的道理。说徐德基是倡义大业的功臣,"丹诚奉主",而沈柳生却"无故擅杀之",这样无法无天的凶悖之徒,"若不加诛,何以为政?"况且沈柳生做了很长时间的强盗,必然恶性难改,现在和他同处一城,迟早会发生变乱,"失今不取,后悔无及"。

董景珍讲得很严重,核心意思是说如果现在不杀掉他,将来后悔就晚了。萧铣被董景珍的后悔论说动了,他答应了处死沈柳生的要求,命"景珍收柳生,斩之"。沈柳生一死,他带来的老部下因害怕被军事清洗,一溜烟全跑光了。

从沈柳生一案前松后紧的处理上可以看出,萧铣的政治眼光有限,且性格犹豫没主见,而这两点正是他灭于李唐的最直接原因。

尽管革命尚未开始内讧就先开始,但萧铣的工作局面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这一年,稍后争霸天下的各大巨头都在闷头忙自己的事,没人有空顾得上萧铣的长江中游。李渊刚进长安,还在杨侑手下玩伪装;李密称魏公不久,并且才"做掉"翟让;窦建德在河北正忙着袭击隋军扩大地盘;王世充还在洛阳越王杨侗手下混饭吃,皇帝生涯远没有开始。

别人忙的时候萧铣也在忙,忙着称王称帝,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将自己的职务来了个"三级跳":先是在罗川称"梁公",尔后到巴陵称"梁王",第二年四月,正式称帝,完成了从六品县令到"无品"皇帝的高难度垂直起飞。

不久,萧铣迁都江陵,重新回到二十年前他的祖辈们战斗过的土地上。他的怀旧意识很浓:国号为梁,建元鸣凤,置百官,一切"均循梁故制",俨然一个"梁四代"。有趣的是,他的年号"鸣凤"和同时期窦建德的年号"五凤"来历相同。窦建德的"五凤"是因境内"有大鸟五集于乐寿,群鸟数万从之,经日乃去"而名之。萧铣也是因为"异鸟之瑞"而建元为"凤鸣"的。鸟聚集在一起开个派对、搞个联欢、比比歌喉,他们都认为是"天降祥瑞",是鸟们给自己捧场来的。

中国古代的鸟们也挺倒霉的,最高统治者们说它们是祥瑞,所以就想方设法捕捉它们,拔它们身上漂亮的羽毛。隋唐时期的杨广最好这口,他喜欢用五颜六色的漂亮鸟毛作为装饰,并将鸟毛进贡纳入到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之中,弄得全国人民到处找鸟毛,搞得物价还没鸟毛涨得快,一只野鸡尾巴上的长毛竟价值十匹细绢。

当时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一只正在树顶上哺育小鸟的美毛鸟见许多人要上树拔它的羽毛,为使自己的宝宝免遭覆巢之厄,鸟妈妈主动将自己身上漂亮的羽毛一根根拔掉扔到树下。那些捡到鸟毛的官员拿着这些漂亮的鸟毛喜出望外地向杨广报喜说,特大消息,重大祥瑞,鸟感动于圣上英明,自动为皇帝裸捐羽毛!

唉,碰到这些个鸟人,鸟也没什么办法啊。不过,到唐太宗李世民掌权的时候,鸟们终于得以解放。雄略之主李世民对这种扯淡的附会深恶痛绝。

李世民登基之初,此类"祥瑞"同样扑面而来:"莒州言凤凰二见,群鸟随之,其声若



八音之类。"

想象力超丰富，鸟雀还能叫出吹拉弹唱的水平。李世民对这种夸大描述十分反感，命令各地在上奏这些所谓的祥瑞时，"不得苟陈虚词"，后来干脆直接明确禁止："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由鸟看人，以鸟为镜，可以准确照出一个帝王的科学思想水平高下。

萧铣虽然起了个吉祥的"鸣凤"年号，但并没有因此而一鸣惊人，在鸣叫了短短五年后，他就从历史上销声匿迹了。

萧铣政权初期发展很快，全盛时，以江陵为中心，其势力范围东至九江，西至三峡，南至交趾(今越南河内)，北至汉水，今天的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都归其统辖，拥有精兵四十余万，是当时雄踞南方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如果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军队遇到一个强势领袖，完全可以凭借长江天险，和关中的李唐一决雌雄。但萧铣从县令到皇帝，管理水平没提高，疑神疑鬼却见涨了。《资治通鉴》点名记载该同志"性褊狭，多猜忌"。

老公猜忌，顶多也就一屋子妻妾遭殃；但若是皇帝猜忌，那全国人民都得陪着遭殃，特别是那些手握兵权的将领们。

要说萧铣麾下的这些将领们，素质也确实不咋的，没读过夜校，没进过军校，和犹豫多疑的萧铣碰到一起算是"绝配"——最终很多将领命绝，一点也不"君君臣臣"，而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萧铣建国后，将倡议拥戴他的七名军官全部封王，本来应该是皆大欢喜：小县令坐龙廷了，小军官成上将了，你好我好大家好。

可是那些将军们个个都不省油，他们"恃功恣横，好专诛杀"。这让萧铣很不安，他生怕这些人有一天会把自己也杀了。为了遏制军界将领的权力，防止他们势力做大做强，萧铣决定出台一项新政策："乃宣言罢兵营农。"

"罢兵营农"不是户口非转农，而是继续保留军籍，身份亦军亦农，平时在农场种稻子小麦、栽萝卜白菜，战争时一声嗯哨就将锄头犁耙换成刀剑枪弓，说白了就是打仗兼打工，也就是梁国的生产建设兵团。

这招釜底抽薪够狠的，萧铣的军队体制改革目的很明确："实欲夺诸将之权。"比赵匡胤拐弯抹角的杯酒释兵权实用多了。被剥夺了军权的将军不但不能拿百分之百工资回家养老享福，还得干比以前更累的活，住比以前更差的房。将军们肯定不乐意，除了萧铣，傻子才会乐意呢。董景珍的弟弟就很不乐意，他准备组织造反，推翻萧铣，但结果是四个字："事泄，伏诛。"

董景珍当时镇守长沙，萧铣杀了他的弟弟之后，紧接着下了一道特赦诏书，诏书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是董弟弟谋反和董哥哥无关，赦晋王董景珍无罪；二是请晋王即日返回江陵。

萧铣也太低估董景珍的智商了，杀了弟弟，还想诳死哥哥。董景珍当然不会回到

江陵给他的弟弟陪葬,见萧铣惦记上了自己,他也不含糊,以长沙作为见面礼,投降了唐朝李渊。

董景珍投降李渊后,萧铣派遣齐王张绣领兵攻打长沙。张、董二人以前一直在一个锅里吃饭,见张绣来和自己对阵厮杀,董景珍便对他进行战地现场宣传。他提醒张绣说:"'前年醢彭越,往年杀韩信',卿不见之乎,何为相攻!"

彭越和韩信都是汉高祖刘邦手下战功赫赫的诸侯王,和英布一起并称西汉三大名将,但最后都死于刘邦之手,特别是彭、韩二人,完全是刘邦功成位固后的政治迫害下的牺牲品。"醢"指的是古代的一种酷刑,就是把人杀死后剁成肉酱。彭越被刘邦"醢"后,还分发给大臣品尝,以期起到杀鸡给猴看的警示作用。

董景珍以彭越与韩信的实例提醒张绣,保不齐哪天也会成为萧铣的刀下之鬼,就别和自己互相厮杀了。张绣拒绝他的劝说,进兵包围了长沙。长沙城当时兵力和张绣军队相差悬殊,无力和讨伐的梁军抗衡。唐军收到董景珍的请降消息时,远在三峡的湖北方面军总指挥李孝恭立即命令离长沙最近的峡州(今湖北宜昌一带)刺史许绍出兵接应董景珍,但由于山水阻隔,援军无法及时赶到。董景珍在准备突围时,被部下所杀。董景珍这个当初第一个提出拥立萧铣的首功之臣,三年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张绣平定老同事董景珍后,被萧铣加封为尚书令。尚书令在当时属于百官之首,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手握重权后,张绣开始"恃功骄横",不把萧铣放在眼里。萧铣岂能忍受张绣的飞扬跋扈,随便找了个机会就把他杀了。也不想想自己的干部身份是谁聘任的,跟皇帝摆谱那是太没谱了,结果只能是快速进入家族"先人谱"。

张绣果然被董景珍言中,下场和韩彭一样。从萧铣斩杀功臣的水平看,他的脑容量比张绣也多不到哪去。如果皇帝总是过河拆桥,那些还没被拆的桥当然惶惶不安了,谁知道哪一天自己就被无缘无故拆解了。所以,萧铣的滥杀带来了极坏的恶果:"大臣旧将皆疑间,多叛去,铣不能禁,由此愈弱。"

萧铣只想着挥霍皇帝无上的权力,却没想到他这是严重的高息透支,到了一定时候,必须连本带息一次性偿还。历史上皇帝大肆虐杀功臣的事例很多,刘邦和朱元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但他们对功臣下手的时间都是在革命成功以后,其时天下大局已定,他们想杀的人想跑也没处跑,躲到哪儿都是皇帝家的院子。而萧铣所处的年代则是群雄纷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因此,萧铣的残杀行为太不明智,他将许多人推给了自己的对手李渊同学。



十六、克定江南

公元621年十月，在灭掉窦建德和王世充后不久，唐高祖李渊下诏对江陵的萧铣政权发起水陆全面攻击，希望一战扫平萧铣，正式统一天下。

针对萧铣的伐梁之战是李渊政权初期的一场重大战役。在剪除群雄的国内统一战争中，李唐共进行了五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分别是和薛氏父子、刘武周、王世充和窦建德、萧铣以及刘黑闼。这五大战役共灭掉六个国家，歼灭了近两百万敌人。伐梁之战的总指挥是李氏宗室郡王李孝恭和名将李靖。这是五大战役中李世民唯一没有参加的。

李渊对拥有南方大片疆土的萧铣可以说是向往已久，一直想找机会吃掉梁国。而萧铣也是富不嫌钱多，虽然疆域很广，但还是想从李唐那边捞点稻田菜地过来。所以唐梁之间几年来一直小摩擦不断。特别是当唐军主力在东北及中部进行大战无暇顾及南方时，萧铣曾多次派遣水军溯江而上，想趁机夺取峡州和巴蜀州县，但都被唐军打败。特别是峡州刺史许绍，像一块坚固无比的礁石，带领唐军将欲沿江直上的梁军舟师阻隔在今天的宜昌、荆门一带寸步难行。

李渊为了对付据有长江天险的萧铣，很早就开始筹划，周密安排破敌之计。在登基的第二年，李渊就任命堂侄李孝恭为夔州（今重庆奉节）总管，“令大造舟楫，教习水战，以图萧铣”。可见萧铣是早就上了李渊的黑名单的。

经过长时间的策划准备，一场声势浩大的灭梁大戏上演了。总导演李渊亲自参与制定了作战计划，唐军动用了国内所有精锐水军和众多野战军，分东西南北四路包抄梁国首都江陵。李孝恭和李靖亲自指挥西路军从夔州顺流而下，快速扑向下游；东路军由黄州总管周法明从夏口道（今湖北武汉境内）进行侧击；庐江王李瑗指挥北路军由襄州道（今湖北襄樊）下压；南路军则由黔州刺史田世康率领，从辰州道（今湖南沅陵）上行，斜插江陵。

这场战役是唐建国以来首次大规模的陆军和水军协同配合作战，方案精密，无懈可击。四路大军从四个不同方向合围梁国都城，对萧铣实施覆盖湖南、湖北、重庆三省区的剿灭行动。

就在一切准备妥当、冲锋号角即将吹响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当时正值长江秋汛，江水突然暴涨，水流湍急，浊浪滔天，这样复杂的水文条件下，舟舰很容易翻沉，造成船毁人亡。众多将领建议等水势稍落时再发舟东进。而李靖却主张兵贵神速，趁涨水时出奇兵而进。他对李孝恭分析说，萧铣目前还不知道唐军集结攻梁的消息，“若乘江涨，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备，此必成擒，不可失也！”

李靖在这场灭梁战争中身份有点特殊，在军事上他是负总责的，因为李渊任命他

为行军总管,这个职务权力是很大的,相等于方面军司令,任命的组织文件上说得很明确:"三军之任,一以委靖。"但李靖在军事上其实是做不了主的,没有拍板权,只有建议权。因为他的搭档李孝恭是李唐宗室成员。

李孝恭是李渊的侄子,封爵赵郡王。赵郡就是现在河北石家庄附近的赵县,著名的赵州桥就在那个地方。在李唐皇室成员中,李孝恭算是很能打的,比淮安王李神通强多了,但在战场达人李靖面前,他也只能算菜鸟级的。然而,他的身份尊贵,李靖的这个总管在他面前也只是一个管家角色。

好在这个主人拿管家的话很重视。李孝恭听从了李靖兵贵神速的建议,在江水汹涌咆哮的时刻,率领两千多艘唐军战舰向东急进。梁军果然被李靖猜中,凶猛上涨的秋汛麻痹了萧铣及其部下的神经,沿江一线的梁军丝毫没有战斗准备,被突然而至的唐军舰队打了个措手不及。没怎么费力,唐军就连克荆门、宜都两城(均在今湖北宜都西北)直抵夷陵(今湖北宜昌)。

夷陵位于长江上游和中游的分界处,因"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得名,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刘备当年就是在这里被陆逊火烧连营后一蹶不振的。对萧铣所在的江陵而言,夷陵是屏护国都的最后一道大栅栏。这个栅栏一破,唐军战舰就可以跟玩漂流似的顺风顺水直趋江陵。

萧铣淌汗了,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急命屯驻在夷陵西南方清江(今湖北恩施)的大将文士弘率兵驰援夷陵。文士弘接令后,将自己统领的数万精兵全部带出,连歇病假、请事假的都拉出来了,要和唐军决一死战。

李孝恭看见文士弘的援军,便欲率兵迎击。李靖劝他少安毋躁,别忙着和对方抱摔。他认为文士弘兵精将勇,而且是"救败之师",必定猛不可挡,不宜马上与其正面交锋,而是"宜驻南岸,待其气衰乃取之"。也就是要先给梁军来个"狗不理",在家里闭门不出,喝喝清茶,嗑嗑瓜子,待对方泄气疲软的时候,再从容出击,像扫瓜子壳那样地把对方扫掉。

可连战皆胜的李孝恭不听,他想马上去当清洁工,执意要战。于是"留靖守屯,自往与战"。结果再一次被李靖料中,文士弘果然把李孝恭杀得稀里哗啦。

唐军兵败后,梁军派遣舟舰到处抢掠唐军遗留的军需物资,李靖见梁军乱成一团,趁机指挥手下舰队对梁军杀了个回马枪。正抢得起劲的梁军水兵以为唐军被他们打散了,压根没想到唐军还有"第二春",很多人抱着财物就变成了尸体,果真是有命抢,没命享。

由于李靖的反攻,这一战唐军反败为胜,战果辉煌:"获战舰三百余艘,杀溺死者万计。"

夷陵一战虽然规模不大,但意义却极为重大。此战不但让梁国都城江陵门户大开,而且毫不拖泥带水的快刀完胜,对梁军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瓦解了一部分梁军



军心。见文士弘失败后，萧铣的江州总管盖彦举五州之地主动投降了唐军。

江州是今天的江西九江，位于江陵之东，这块地盘的归唐使得唐军东路军的侧后威胁基本解除，加快了萧铣政权倒台的步伐。夷陵之战为唐军灭梁的全面胜利争取了最关键的时间优势。

其时，萧铣已经开始在江南调兵北上救援江陵。此时对萧铣而言，时间就是生命。他想以空间换时间，好让北上救援的梁军在唐军兵临城下之前到达江陵。而李靖则是以时间抢空间，他想以最快的速度让萧梁的空间变成李唐的空间。李靖是个天生的战神，他的战略思路很对头，如果唐军不在大量增援的梁军到来之前解决掉萧铣，那这场伐梁之战的胜负极难预料。唐军虽然勇猛，但若论水上作战，拥有长江之利的西梁水军当时的战斗力是很强大的。真要是照面了，那相当于三七碰上二十一，谁输谁赢还得两说着呢。

遵照"快字诀"思路，拿下夷陵后，李靖让李孝恭处理夷陵的善后事宜，自己立即率领五千名唐军作为先锋，马不停蹄地杀向江陵。当李靖出现在江陵城下时，梁军一片慌乱。因为此时，一个拥有广袤疆域的大国，其首都里的卫戍部队只有区区几千人，连一个警卫师都不到。

那么萧铣的四十万军队在哪里呢？正确答案是：在田间、在地头，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虽然萧铣的"罢兵营农"政策受到了许多军队将领的抵制，但在他的高压下，这一以休兵耕种为名，裁削诸将兵权为实的做法还是在国内得以强制推行。他想以农业带动军事，却想不到信息和交通是自己身上的两个死穴。当唐军出现在家门口时，他的那些务农的将士"皆在江、岭之外，道涂阻远，不能遽集"，任萧铣把"狼来了，狼来了"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冲上来救他。

萧铣对当时的形势缺乏正确的判断，可以说他在政治上是短视的，在军事上是糊涂的。那时候正是各路诸侯你抢我夺的时候，至少也应该集中兵力加强对国都这个政治中心的军事防御，而不是为了控制军权而将部队化整为零，让他们去种庄稼。要知道，首都一旦被别人占领了，皇帝自己基本上也就被"种"到土里了。

"罢兵营农"，这种军队系统内部改革不是不能搞，而是看你怎么搞。人家李渊、李世民父子都搞过，却没出一点篓子，无论怎么改，他们的都城周围都屯置着大量嫡系关中军，如果你想动他的国都，那些占国内总兵力三分之一的北方大汉们就算来不及拿刀握枪，用挖田刨地的铁锹锄头就可能将你就地拍成肥料了。

在隋唐时期的众多反王中，萧铣拥有一项当时"之最"：在所有创业初期的反王中，他的国土面积最大。尽管山水纵横，但他却一点也不显山露水，知名度远比不上同时期的王世充和窦建德。没有人比他口袋鼓，没有人比他地皮广，没有人比他兵力多，但由于自身的局限，他很快就将自己的命也给弄没有了。

李靖的五千士气如虹的先锋军在江陵城下将萧铣的几千底气不足的水军卫队打得不是落花流水，而是“落水流花(血)”。唐军很快突破江陵外城和水城的两道防线，直达内城核心地带。

这期间，李靖又做了一件高智商的事，他命人将在战斗中缴获的所有梁军舰船全部“散之江中”，让这些无人驾驶的“幽灵船”顺江漂走。此言一出，大伙儿都有点郁闷不解地质问他：“破敌所获，当藉其用，奈何弃以资敌?”

这话一百个有理呀，敌人的船好不容易缴获的，干吗白白浪费，让他再淌回敌人的家里呢?

面对众将的疑惑，李靖抖开了包袱。他说梁国地广人众，唐军舰队孤军深入，如果江陵城久攻不下，必将遭到增援梁军的四面包围，到那时，唐军“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现在，让这些兵舰“塞江而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

高，实在是高！诸将恍然大悟：原来这些船是去给梁军送麻药的啊！

李靖开出的药方出奇见效，硬是把下游没病的梁军吃出病来了。在江陵下游日夜逆江而上的西梁水军官兵看到江面上随处漂流的成百上千艘梁军战船，推测都城江陵已经失守，不然不会有这么多楼船成为无主船。在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面前，增援的梁军有点晕菜，他们在原地迟疑逡巡，不知道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勇敢地留下来。

在增援梁军狐疑不定之际，江陵城内的萧铣已经撑不住了。此时的萧铣完全陷入绝望，他的近卫水军已全被摧毁，守城的卫队少得可怜。然而最大的打击是他还看不见援军到来。他觉得山高水远，援军不可能赶得到了。

无助之中，萧铣问计于自己的中书侍郎岑文本，岑文本直截了当地劝他放弃抵抗。于是萧铣决定出城投降。出城前，他对士兵们发表了一次告别演讲，说为了将士百姓，自己即将无条件投降唐军，因为如果“待穷而下，必害百姓。今城未拔，先出降，可免乱。诸人何患无君”?

萧铣的用意是，趁着自己还没有山穷水尽的时候先把自己作价处理给唐军，以避免对方武力破城时气急败坏，残害城内黎民百姓。萧铣是一个颇有自知之明的皇帝，一句“诸人何患无君”显示出他的客气与客观。要知道，过去的皇帝们很多都自命不凡，以为自己是天命所归，天下没他不行。看来萧铣是个具有唯物史观的皇帝，我不在了你们还可以绕着李渊皇帝继续转嘛！

在祭拜了太庙祖先之后，萧铣下令打开城门向唐军缴械。当接到这一命令时，很多将士都痛哭失声。《资治通鉴》的记录是“守城者皆哭”。

在敌众我寡的危亡时刻，守城将士接到放弃抵抗的诏令时，没有高喊“欧耶”，说明大家同仇敌忾、士气高昂，有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这一细节反映出萧铣在江陵很得民心。为避免杀戮，他主动献城，牺牲个人“小我”，保护了人民“大我”。他虽然因为权



力斗争对部下将领多次举起过屠刀,但他在战火升级蔓延的时刻,为了治下的军士百姓不受虐杀之苦挺身而降的行为是无私的。所以从爱民的角度上说,萧铣的投降是值得赞许的

但若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看,他实在是不应该还没放开膀子一搏就开门揖敌了,因为当时的形势还没有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要依城据守几天,十几万援兵就赶到了。在紧急状况面前,他不应该妄自菲薄、自暴自弃,而是应该坚持抵抗,等待下一个天亮。在摇摇欲坠时刻坚持一下最终免于倾覆的实例,历史上多得不胜枚举,仅在萧铣同一时期就发生过很多次。

八年前,隋军第二次东征高丽时,其境内的辽东城(今辽宁辽阳)被杨广的军队整得奄奄一息,快要断气时都还在玩命死守,最后挺到了杨广因杨玄感起兵造反而不得不自行退兵回国;

六年前,杨广在雁门关(今山西代县)被东突厥始毕可汗的二十万大军蟒蛇绕树似的绕了好几圈,也坚持到了对方曲终人散,自己安全归来。

"人生的路虽然漫长,但关键的时候只有几步。"萧铣的这一步走得过于草率,他的脚下并没有地雷,他是自己雷死自己的。

投降后的萧铣请求李孝恭说:"当死者铣尔,百姓非罪也,请无杀掠!"自己都不知道能活多久,还记挂着乡亲们的性命安危,传说中的爱民如子亦不过如此吧。这类本性仁慈的人在刀尖舔血的纷乱时代最最不适合的就是当皇帝。乱世中能登上龙庭的都是心狠手辣一族,刘邦、朱元璋、黄巢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占领江陵后,唐军将领向李孝恭和李靖先后提出了两个请求。

第一是希望军方首脑允许他们在城内随便抢掠一番。这么远的距离,大家觉得一路颠簸,一路拼杀,现在好不容易革命成功了,从别人家里拿点东西带回家孝敬爸妈、哄哄老婆,领导不应该不答应的。

眼见一场无组织的大抢劫即将发生,曾经劝萧铣投降的岑文本关键时刻起到了作用。这位随萧铣"降一送一"的才子对李孝恭陈述起了利害关系,他说江陵百姓是主动归顺的,如果"纵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无复向化之心"。这是告诉李孝恭,倘若对不抵抗的军民进行辱掠,就等于堵死了江南其他梁国州县的归降之路。既然降和不降的结果一个样,那谁不选择拒绝投降而抵抗到底呢?

李孝恭觉得这话很有理,下令禁止一切扰民行为。这一决定让那些战后抢惯了的唐军军官们感觉有点不习惯,他们手心痒痒,还是惦记着怎么抢一票。

于是他们又提出了第二个请求,建议将"面抢"改成"点抢"。说"梁之将帅与官军拒斗死者,其罪既深,请籍没其家,以赏将士",要首长把那些阵亡的梁军军官家里全部所有没收充公,然后大伙能分多少是多少,一起乐和乐和得了。

这种"拿来主义"李靖很不赞同,他说:"彼为其主斗死,乃忠诚也,岂可同叛逆之科

籍其家乎！"由于李靖司令员将梁国战死的军官定性为护主英雄，大家的这个"分果果"的非合理化建议也没有得以实施。这两个大胆对诸将说不的决定起到了极好的示范效应，得到的回报是"南方州县闻之，皆望风款附"。

有个消息也许让萧铣悔青了肠子。就在投降后没几天，他手下的十几万大军就从不同方向涌到了江陵。他们风尘仆仆气喘吁吁地跑来救援国君，可是国君早已把生米煮成了熟饭。这支十几万人的强大军团一时成了无主存折，他们"闻江陵不守，皆释甲而降"。就这样，一个超大的国家顷刻间烟消云散。

"听起来是奇闻，讲起来是笑谈。"这唱的简直就是唐梁之战。唐军以区区五千人就将拥有超过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的首都卫戍部队打垮；以一个方面军的兵力且还是"半路出家"的土鳖水军竟将拥有四十万军队的大国皇帝逼得自缚上门投降。这事乍一听容易让人脑袋短路，可果真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天成李渊。

李渊真是太幸运了，和他同时期争天下的反王就数窦建德和萧铣的实力最为强大，但有意思的是，这两大实力集团李渊根本没费什么劲就给解决了。两辆本应该让李唐血肉横飞的铁甲战车都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让李渊白捡了两个大大的礼包。

萧铣下课之后，李唐基本统一了全中国，一个和隋朝一样的大一统中华大家庭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此后，李氏王朝踏上了近三百年的兴旺发达之路。

萧铣被送到长安后的程序和其他被抓住的反王一样，首先是"高祖让之"。这里的"让"可不是让座，而是责备的意思。李渊似乎对骂皇帝这事很感兴趣，每次见到被俘反王都要"让"一番。

面对李渊的让来让去，萧铣不像其他反王那样唯唯诺诺，而是针锋相对"回让"："隋失其鹿，英雄竞逐。铣无天命，故为陛下擒，犹田横南面，岂负汉哉？"

田横和刘邦是一个时代的，当年他拒绝对刘邦称臣，带着五百名壮士逃亡到现在山东即墨的一个海岛上（今名田横岛）。后因不愿接受朝廷招安而自杀身亡，他死后，其手下五百人也全都追随他在海岛上集体自杀——"蹈海而亡"。徐悲鸿的油画《田横五百壮士图》描绘的就是这个典故。萧铣在死亡面前仍铁骨铮铮，以田横自比还真没给田横抹黑。

"让之"过后就是杀之了。史籍上给出的萧铣的死亡原因是"帝怒其不屈，诏斩都市"。我觉得这里史官有偏向李渊的嫌疑，李渊杀萧铣的原因绝不是"怒其不屈"所能解释的。王世充被李渊"让"时恨不得趴在地上喊他亲爸爸，不也是全家死光光了吗？

李唐之所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在短时间内拿下江陵，除了江陵的萧哥哥自己军事太失策、政治太迟钝、心肠太仁慈外，李靖杰出的军事才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李靖的以快打慢，战斗进程也绝不可能如此神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神级的帅才，一年前差点死在了李渊的手上。那次李渊派李



靖去夔州前线节制总是袭扰湖北一带唐境的萧铣，由于在途中被萧铣的军队阻隔，没有按时到达赴任地，李渊以为李靖故意磨洋工，就密令峡州都督许绍将其就地处死。

这李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杀人有点莫名其妙，可能是想起了李靖过往的政治污点。当年他在太原偷偷策划造反时，李靖不但看出来了，还跑去向政府报告，结果长安城破后，李渊立刻叫人将李靖推出去砍了。要不是李世民求情，李靖阴岁都好几岁了。虽然李渊一直念念不忘想搞死他，但这个后来成为神话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中哪吒父亲托塔李天王原型的李靖命很大，许绍因"惜其才"，竟然拒绝执行李渊的斩首诏令，同时上书李渊"为之请命"，希望皇帝看在才华的份上饶了他性命。

感动啊，那时候的官员为了和自己完全无关但和国家完全有关的一个普通同事生命，连最高领导的最高指示都敢顶着不办，头比千斤顶还硬。好在李渊的杀人想法好似潮汐，来得快，去得也快。见有人替李靖求情，李渊也就挥手而免了。从后来李靖为大唐创造出的一系列辉煌的业绩来看，不杀李靖是多么的明智！如果许绍遵诏斩杀了李靖，大唐璀璨天空中的将星会黯淡许多许多。

李靖免死后不久就为李唐立了次大功。

公元620年三月，开州（今重庆开县）的冉肇则率众造反，在今天的四川达县和重庆奉节一带下州掠县，声势很猛。李孝恭奉命前去弹压，反被冉肇则打得跟失灵的弹簧似的，怎么也弹不起来。当时正经略夔州的李靖接到攻击冉肇则的命令后，仅率领八百人就杀死了冉肇则，还"俘擒五千"。

打得这么好，可把李渊同志高兴坏了，他感慨万千地对身边人说："使功不如使过，靖果然。"高兴之余，他写了封亲笔信，对这个从自己手中几次死里逃生的大将说："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意思是说过去发生的一切他早就忘了，叫李靖放心安心。

这句话跟免死铁券差不多，虽然忘记是不可能的，但皇帝既然公开表态了，自己从此没有性命之忧是完全可能的。这事让李靖很感动，从此他在岗位上更加努力工作，认真钻研一项重大军事课题：怎样才能又好又快地干掉萧铣。他将十种扫灭梁国的方法措施以《图铣十策》呈奏给李渊。李渊看完这篇论文，觉得这简直就是本《快速灭梁大全》，立马在文件上圈阅道，照此办理，我看行！于是诏拜李靖为行军总管，兼摄赵郡王李孝恭行军长史，命两人统筹水军，瞄准江陵的萧梁国。

后来的事大家已经知道了，按照灭梁大全，萧铣很快就上了亡国皇帝的花名册。这次顺利打死了萧铣这只老虎，李靖这个武松居功至伟，李渊给了他很多奖励：诏封上柱国、永康县公。为让他继续开展工作，李渊又往李靖头上罩了顶红帽子：检校荆州刺史——叫他去安抚岭南诸州。

岭南大家都知道，就是今天的两广和湖南、江西部分地区。那地方由于山岭逶迤，交通、信息闭塞，特产只有一个：高山。横看是高山、侧看是高山，基本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很差很落后，到那里开展解放工作就是迎着困难上。李渊也知道那里的工作不好

做，所以这次授予李靖一项很大的权力：特许承制拜授，即允许李靖因工作需要随便给人授予官职，而且这些官儿都是有朝廷编制、吃皇粮的金饭碗。

李靖翻山越岭到达桂州（今广西桂林）后，立即派人分道招抚诸州。由于李孝恭和李靖领导的唐军在江陵地区口碑不错，所以李靖的招安工作很顺利，岭南州县“所至皆下”，许多当地有影响的土著首领都主动派遣子弟求见李靖，表示愿意归顺唐朝。对于这些人，李靖都一一将他们提拔成干部，随便封呗。效果很好，稳赚不赔，在不长的时间里，李靖的南方工作组“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户六十余万”。六十余万户至少有三百万人，每年能为唐朝廷增加多少赋税收入呀！

十七、打工皇帝

对李唐王朝而言，公元621年是胜利的一年，继往开来的一年，是大事、喜事很多的一年。

这一年总的说来，高兴的事儿挺多，李渊身体不错，工作不错，心情也不错。王世充、窦建德、萧铣三巨头都相继倒在他的脚下。其实除了这三大巨头之外，这一年，还有一个势力相对稍差的小巨头李子通也被生擒到唐朝首都长安，他就是同样活跃在江南一带的李子通。

李子通曾经暗算过自己的合作伙伴杜伏威，而且将杜整得很惨，两人分开后事业都各自上了个大台阶。李子通被隋将来整整得也很惨，但他逃窜到海陵（今江苏泰州）后不久就咸鱼翻身，拉起了一支队伍，并于隋大业十一年（615年）称楚王。李子通在海陵经营了几年后，觉得翅膀硬了，便想向西边的江都扩张。

公元619年九月，李子通指挥军队抢夺江都。江都是个好地方，那地方不但美女多，而且地理位置优越，是个王气聚集之地，李子通急切想盘下那块宝地。

当时江都的一把手是原隋炀帝手下大将陈稜。宇文化及在江都杀死杨广后，封陈稜为江都太守，命令他在原地驻防，然后自己带着骁果们一路向西去了。从这时候开始，陈稜带着江都（今江苏扬州），就像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江都实际上是看似有主实无主了。

宇文化及哪里顾得上这座滨江城市，他黄鹤一去不复返。其时的陈棱完全生存在杜伏威、李子通以及附近的另一个军事集团沈法兴的夹缝之中。和这些家大业大的老总们相比，江都兵少势孤，随时都有被其中任何一股势力吃掉的危险。为了使自己免遭覆灭厄运，就在李子通进攻江都前不久，陈稜归降了自己以前在隋朝的老同事李渊。李渊当时正被北方战场的刘武周和宋金刚搅得头昏脑涨，根本顾不上南方之南的江都城，他授了陈稜一个总管之职，叫他继续扎根江都。虽然此时陈稜已是李唐的人了，但此时长江以南还不是唐朝的势力范围，除了严重抗议、强烈谴责李子通的野蛮侵略行



径外,李渊无法给予陈稜实质上的支持。

陈稜是隋朝名将,打仗的水平不止一把刷子。公元610年,也就是中国元宵节正式产生的那一年,陈稜率军远赴台湾(当时叫流求),扫平了海岛,成为影响台湾历史的重要人物。原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的祖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就把陈稜称为台湾的"开山之祖"。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种正面攻坚战没多大的技术含量,打的就是人口,比的就是人头。而江都的绝大多数精兵都被宇文化及带走了,如果和李子通交战,陈稜的结果一定是除了挨打还是挨打。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乞师于沈法兴、杜伏威"。

其实请沈、杜二人当雇佣军也属饮鸩止渴,这两人眼睛也都盯着江都贼溜溜乱转呢。历来请狠人到自己家帮忙打架都没什么好结果。前文说过的那个萧铣的祖爷爷——西梁宣帝萧詧,他引着西魏兵灭了自己的叔叔后,西魏马上翻脸不认人,拒绝将占领的土地还给他,只分给他江陵的一小块地盘。清政府也曾请洋人来国内镇压人民起义,结果洋鬼子硬是赖着不走,要这抢那,贻害无穷。

两人各怀心思,满口答应了陈稜的援助请求。杜伏威亲自率兵前往,沈法兴则命自己的儿子沈纶带着好几万人前往江都。

李子通听说两人要为陈稜撑腰的消息,一下子头大了。他原以为陈稜这个孤儿很好收拾,没想到关键时刻他拉来了两个干亲。李子通清楚,真要是四方打起来,自己必败无疑,这可不是四个人打麻将,不存在一吃三的可能,只能是三吃一的结果。

纳言毛文深给李子通出了个金点子。这个点子很多军队使过,效果那是相当地好。具体讲就是三方大战中,丙方先冒充甲方往乙方的阵地上甩几颗手榴弹,再伪装成乙方朝甲方的军营里来上几个点射,最后甲方乙方互相干起来。

当时杜伏威的江淮军已经运动到今天的江苏镇江境内,和沈法兴的军队相距只有几公里远。于是李子通派出一个小分队化装成沈法兴的南方军模样,对江淮军实施了一次夜袭。杜伏威气得不行,将火力目标对准了南方军一顿猛轰。就这样,两人拧着劲掐起来。

趁着杜、沈两家剑拔弩张的当儿,李子通对陈稜发起猛攻,很快就顺利占领了江都。而陈稜眼巴巴盼望着的那两路援军,因为害怕对方在自己背后捅刀子,都磨蹭着不敢进击李子通,让李子通白赚了一个物华天宝的好地方。李子通占据江都后,马上称帝做了皇帝,国号吴,改元明政。

这次陈稜遭厄,主要是李子通先打着沈法兴的旗号袭击杜伏威引起的。那么这个沈法兴又是一个什么来头呢?沈法兴是今天的浙江德清武康人,隋大业末年,沈法兴曾担任过吴兴(今浙江湖州)郡守。沈家是江南屈指可数的世族,势力很大,"宗族数千家,为远近所服"。

宇文化及杀死杨广后,沈法兴这座火山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喷发借口。他假装气得

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以诛宇文化及为名，招兵买马，浩浩荡荡杀向江都。其实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造反。杨广活着的时候，大家都不怎么待见他，造他的反，抢他的地，咒他早死。等他真死后，立刻有一大帮人跳出来，捶胸顿足地说要替他报仇雪恨。李渊、窦建德、沈法兴的手法都是一样：利用。

沈法兴利用死人杨广很快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招来了大批参军青壮年，他的队伍从东阳（今浙江东阳）北上江都，一路跟发馒头似的，越膨越大，到达相距仅几百里远的乌程（今浙江湖州）时，已经聚集了六万人。以此为资本，沈法兴率军相继攻下了余杭（今杭州余杭）、毗陵（今江苏常州）、丹阳（今江苏南京）等"江表十余州"。"江表"指的是长江以南地区。因为从中原方向看，江南之地尽在长江之外，故称之。

沈法兴借杨广之尸还魂成功后，马上自称江南道大总管，不久便更上一阶，称"梁王"，建元延康，置百官，自此，隋唐历史上又多了个事实上的皇帝。那时候做皇帝看上去挺简单，自己给自己下份文件、刻枚公章就妥了。

然而，戴上帝王的帽子很容易，但要使帽子不被轻易摘掉是要有不平凡的本事的。沈法兴是一个平凡人，他当然没有不平凡的本事。刚有了一隅之地，他就盲目乐观，"自意南方诸城可跂而平"，而且对待下属十分严酷，缺乏起码的人情味，"下有细过即诛之"。

这种动辄要命的恐怖统治很快让将士离心离德。李子通在占领江都后，立即翻手攻击沈法兴。沈军士兵平时苦于沈法兴的严酷无情，抵抗李军的积极性不高，所以李子通的攻势比较顺利，很快就率军渡过长江，占领了江南重镇京口（今江苏镇江），继而又挥军南推，在今天的江苏常州境内击毙沈法兴手下大将蒋元超，使沈法兴彻底丧失了和李军对阵的决心，他不得不俯身认输，主动放弃常州以南的这一片土地，逃往吴郡（今江苏苏州），蜷缩进太湖地区。

中鱼吃小鱼，大鱼吃中鱼。当李子通把沈法兴赶得像老鼠一样四处躲藏时，他西侧的杜伏威又盯上了肚子吃得鼓囊囊的李子通。杜伏威上次和沈法兴救援陈稜时被左边一刀、右边一斧耍弄得差点吐闷血，这次他可逮着报仇的机会了。

公元620年年底，杜伏威派遣江淮军二老板辅公祏率军进攻李子通。辅公祏进展很顺，大军渡过长江后很快就攻克了今天的南京，并继续南下，屯驻在溧水（今江苏溧水）。李子通见江淮军来势凶猛，亲自率领好几万军队在溧水一线摆开迎敌阵势。

战场形势对杜军很不利。辅公祏的军队只有"数千"人，而李子通却有"数万"人。但辅公祏很有办法，他将作战军队排出了一个"110"阵形。即挑选一千名能征善战的精兵每人手持一把长刀作前锋，在这一千名敢死队成员的后面紧跟着一千名刀锋雪亮的监军，他自己走在队伍最后面，将嘴巴喊成"0"形指挥。意思很明了，最前面的一千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有退者即斩之。"

督战部队和战斗部队的人数竟然达到了一比一，这在战争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

最前排的那一千名士兵等于是被绑架着上战场的，他们的目标有且只有一个：向前、向前、向前！这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打法，一千个人在死神的催逼面前迸发出了一万人的战斗力，他们红着眼睛，冲进李子通的军士方阵，见人杀人，遇马砍马，李军士兵被他们这种不要命的狠劲杀得节节后退。趁着李军慌乱之机，辅公祏又命令军队从左右两翼冲击对方阵势，李子通禁不住这左中右"三点式"的凶猛攻击，败退而逃。辅公祏见对方溃散，忙指挥军队乘胜追击。可没想到已被打趴的李子通一个鲤鱼打挺又突然站了起来，他利用兵力优势重新组织抵抗，对追来的江淮军打了个快速防守反击，将辅公祏杀得跑回军营闭门不出。

自己千里迢迢跑来打别人，结果却被别人打得鼻青脸肿，这事郁闷系数比较高。副将王雄诞对辅公祏建议说："子通无壁垒，又狃于初胜，乘其无备，击之可破也。"王雄诞建议趁着李子通没有营寨壁垒又满足于小胜的状况，对其采取突然袭击。但主将辅公祏觉得他的劫营建议不靠谱，拒绝了他。

主将不答应，副将便决定自己单干。王雄诞"独提私卒数百，衔枚夜往"。"枚"指的是一种形如筷子的器具。古代行军时，为了防止队伍喧哗，主将都会命令士卒将这个东西衔在嘴里，相当于给嘴巴加了个塞子。

在一个月黑风高夜，他带着自己的几百名亲兵近卫偷偷摸到了李营。几百人，要是去和几万人硬打那不是相当于给人送奖金吗？不过几百人要是一起放火，那杀伤力还是很大的。王雄诞指挥大家在李子通的军营里放起顺风火来。那时候的军营可没有阻燃材料和消防通道，战地营房的构建都是以竹木、树枝、茅草为主，这些易燃材料一遇到火，烧起来那叫一个快啊！这冬天里的一把火把李子通烧得焦头烂额，他全军溃败，不得不放弃刚到手的江都，退保京口一带。

区区几百人就敢袭击几万人，胆大包天的王雄诞利用黑灯瞎火还真把吴国天子李子通给包成了馅。其实大伙都看明白了，王雄诞对主将不准进攻的命令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是严重违反军纪的擅自行动，是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表现，这事要搁别人身上，即使打胜了，也会背处分的。王雄诞之所以敢逆主将而动，是因为杜伏威很信任他。

杜伏威共有三十个养子，但以勇猛闻名天下的只有两人：王雄诞和阚棱。这两人各有一个外号："小将军"和"大将军"。因王雄诞比阚棱年轻，所以，他得了个"小将军"称号。杜伏威这两个干儿子在《新唐书》、《旧唐书》中都有传记，可见是非同一般的人物。整个唐朝人才辈出，能在两《唐书》中露面的人物都各有特点和绝活，否则是没有机会"上榜"的，这里面的人物可比当下交钱就可以上的什么《世界名人大全》、《当代某某名人录》含金量高多了。不过，这两员大将的结局都是悲剧，是纯粹的政治斗争牺牲品，王雄诞被辅公祏缢死，阚棱被李孝恭斩首，两人死得都很冤。

赶走了李子通之后，"江西之地尽入于伏威"，杜伏威的地盘又扩大了许多，他将政治中心由历阳迁移到丹阳。

历阳是今天的安徽和县，地理位置和军事优势都无法和丹阳所在地——今天的南京相提并论。搬家到南京后，杜伏威将自称由以前的大总管改为大行台。令人琢磨不透的是，杜老板将自己的称号改来改去，但无论是大总管还是大行台，始终也就是比部级干部高一点。在那个无政府的乱世，很多人是占领了一个巴掌大的州县就急不可耐地称王称帝，而兵多地广的杜伏威却始终没有称帝，搞不清楚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杜伏威曾在杨广死后不久，主动上表洛阳，接受东都皇泰主杨侗的领导，但自王世充在洛阳篡位后，杜伏威就和王世充划清界限，脱离了洛阳政府，自己玩自己的，并且实力强大，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愿称帝，这是一个谜团，这种藏锋和他的“伏威”之名倒是颇为相称。

被杜伏威军打败的李子通似乎是一个高弹力的弹簧，他屡垮屡振，几次被打得伤愈不治又几次自救成功。他被王雄诞逼退到太湖以后，重新收聚了两万多逃散部下，向吴郡的沈法兴发起进攻，他要把在杜伏威那儿失去的东西，从沈法兴身上再捞回来。沈法兴成了李子通的出气筒。本来他在吴郡待得安逸的很，冷不丁被老冤家李子通一通猛打，他招架不住，只带着几百号人弃城而走。

吴郡当地另一个以昆山（今江苏昆山）为据点的造反“贼帅”闻人遂安听说沈法兴兵败后，立即派手下将领叶孝辩去迎接沈法兴。这种欢迎其实是有疑问的，两人非亲非故，凭什么冒着风险把你接到家中好吃好喝地招待呀？道理很简单，闻人遂安看上了沈法兴的包裹家当了。人家沈氏毕竟当过皇帝，出来逃难，金银财宝是不会少的，把这样一个失势的香饽饽迎回家中，还愁自己家不香玉满堂吗？可以想象到，只要法兴同志一进遂安同志家门，那么他所有的私人财产便会改姓闻人氏了。沈法兴当然想到这点了，他慌不择路地投进叶孝辩的怀抱不久便心生后悔，觉得此去必将凶多吉少，于是“欲杀孝辩，更向会稽（今浙江绍兴）”。但叶孝辩提前发觉了他的袭杀计划，率兵将其包围，沈法兴见突围无望，跳江自杀而死。

沈法兴的皇帝位置来得快，去得也快，才三年，顺带连命都没了，所以说当皇帝是收益最大，风险也最大啊。

李子通灭掉沈法兴之后，全盘接收了沈法兴的所有遗产，军势复振，他以余杭（今浙江杭州）为国都，继续称吴帝。然而，李子通并没有在美女如云的天堂之地逍遥多久。他在余杭定居的次年十一月，就像他始终粘着沈法兴一样，他的克星杜伏威也没有放过他，又杀上门来。

这一年是武德四年，也就是公元621年。此时杜伏威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他已于一年前主动归顺了李唐政权，身份由以前自封的大行台改为李唐的吴王。李渊不但封他为一字亲王，还赐他姓李，身份证由杜伏威改成李伏威，这比给吃人魔王朱粲一顶光秃秃的楚王帽子重视多了。

冤家路窄。上次用一把火将李子通家产烧得精光的王雄诞又被杜伏威派来攻打





李子通，杜军很快来到李子通据守的苏州城。这次李子通采取了一个很保险的招式，他派精兵牢牢把住苏州城附近的独松岭险关，阻挡王雄诞向城内推进的步伐。

见这次烧不着李子通，王雄诞又想出了另一招。这招有抄袭张飞的嫌疑。王雄诞叫手下裨将陈当带着千余人在距离独松岭不远的一个高地上插上数不清的旗帜，白天在山上“种”军旗，晚上“则缚炬火于树，布满山泽”。

张飞当年为了在当阳桥恐吓曹操，将树枝绑在马尾巴上拖起冲天灰尘，造成大军行进的假象。而王雄诞则把火把绑在树上，张、王二人同样以树为媒，同样弄虚作假，目的只有一个，都是要让对手感觉：对方来了大部队。

李子通果然上了陈当的当，他见漫山旌旗飘飘、遍野火把猎猎，心想，这得来多少人啊，还是快闪为妙！于是带着队伍一溜烟南撤到杭州。

上次是王雄诞放火，这次王雄诞省了，临走的时候，李子通自己放了一把火把营帐给烧了，然后准备全力保卫杭州。于是王雄诞又追到杭州，将杭州城四面包围，日夜攻打。

王雄诞打李子通，就像奥特曼打小怪兽，结果永远只赢不输。最后，李子通弹尽粮绝，不得不出城投降。

杜伏威俘虏了李子通后，将其送往长安向李渊报喜。李子通这个曾经称帝的大反王被押解到长安后，李渊不但破天荒地没有杀他，而且还对其“赐宅一区、田五顷”。

对一个一无所有的反王俘虏又赠别墅又送田地，这在李渊的一生当中是唯一的一次。只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做过一国之君，拥有过无数别墅田地的李子通无法满足于李渊赏赐给他的那一点儿。他是身在北方心在南。

半年后，当南方老大杜伏威为了表示自己没有造反之心而主动离开江淮军来到长安长住时，李子通动了东山再起的心思，他对同为俘虏、曾经担任自己左仆射的乐伯通说：“东南未靖，而伏威来。我故兵多在江外，若收之，可建大功。”于是，李子通和乐伯通两人偷偷跑了，他们想找一条通往南方的捷径。但是，想在老狐狸李渊眼皮子底下玩手腕，那纯粹是关公门前武大刀。两人刚跑到蓝田就被唐军抓获，并很快被杀。

看看地图就知道蓝田离长安有多近，只有四十里地。身上才跑出一点汗就被抓住了，不排除是李渊有意安排的欲擒故纵之计。因为在此之前，李密这个反王也是同样以被抓现行的方式遭处死的。李密和李子通有个共同的特点，都很受部下拥戴，如果放他们走脱，将会给李唐带来很大麻烦。特别是李子通，在南方缺少杜伏威这样的定海神针的情况下，倘使李子通真的回到他以前战斗过的地方，凭着他的票房号召力，只要振臂一呼，必将会卷土重来，掀起一股狂飙。

军事家、政治家李渊不可能不知道这点，他没有必要把一颗炸弹放在家里天天擦拭保养。要想让炸弹消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炸弹在远离自己的地方自爆。跑到了四十里外，李渊完全可以装着痛心的样子对李子通说，我真心对你，你咋不实意对我哩？

既然你无情，那就休怪我无义。这样杀比逮着就砍头高明多了，不但赚了很多正面无形价值，还让被判死刑者觉得自己理亏，于是大家都心安理得了。

收拾了李子通之后，王雄诞没有收兵，而是奉命继续扫荡附近歙州（今安徽歙县）的汪华和昆山的闻人遂安两股割据势力。

汪华这人得说几句。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名气并不是很大，但在今天的安徽徽州地区却是声播遐迩、妇孺皆知，在徽州民间拥有“汪公大帝”、“太阳菩萨”等至尊称号，甚至被称为“古徽州第一伟人”。

汪华的家乡是今天的安徽绩溪。他自幼父母双亡，成年后加入隋末造反风潮，因为作战勇敢，渐渐在队伍中树立了威望。后来，他发动兵变，占据歙州，并攻占了今天同属徽州地区的休宁、黟县等多个州县，声势不小，“奄有六州，带甲十万”，自称吴王。

王雄诞和汪华之间的战斗以新安洞一战最为著名。但新安洞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现在已经没人能说得清。《新唐书》和《旧唐书》上都没有明确记载其确切地点，以至于后人考证出很多的地点。

王、汪之间的战斗有点喜剧性，结局出人意料。先是王雄诞向汪华发起攻击，汪华“以劲甲出新安洞迎战”。不曾想王雄诞鬼得很，上次和李子通 PK 时，他装出一副牛样子，又是插旗帜，又是扎火把。这次他表演风格大变，在汪华面前装孬示弱，“率羸弱数千人当之”，“精选”出来的士兵都是小的老的有气无力的。这帮人刚和汪华一接触就朝后溃逃：“战才合，伪退归本营。”

姓汪的不知道姓王的是有组织的撤退，带着部队就冲到王的营寨猛烈攻击。营寨里面早有准备，汪华打到天黑也没什么进展，于是便回师新安洞。可他到洞口才知道，此时他已经是有洞难回——“雄诞伏兵已据洞口，不得归”。趁着汪华在外和几千羸弱兵激战的时候，王雄诞带着早就埋伏在山谷里的精兵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他的大本营，见情势如此，汪华“窘急面缚而降”。

汪华兴起在杨广当政晚期最纷乱的时代，他所据有的“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之地”面积并不大，顶多一两万平方公里，在其时众多的造反者中属于“小老板”。但这块地方在他做主的近十年时间里，兵戈止息，平静安宁，相对于当时当世那些性命朝不保夕的战乱区百姓来说，这里的百姓幸福指数是比较高的。汪华降唐后，被李渊封为越国公，同时任命他为歙州刺史，继续管理这一地区。后来到宋徽宗时期，歙州改名为徽州，徽州自此得名。此后，徽州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辉煌了数百年，徽商、徽剧、徽菜、徽墨、徽雕……这些现代人耳熟能详的词汇都产生在徽州。只是现在，徽州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地名已经不存在了，徽州地区于 1987 年改名为黄山。

收复闻人遂安的时候，王雄诞既没装狠，也没装孬，这一次，他是单刀赴会。

闻人遂安这人，史书上说他是“无所属”，就是没抱任何一个造反大佬的大腿，属于隋唐时期无党派人士。这个没后台老板的反王老窝很难打，易守难攻，王雄诞怎么打



也打不下来。于是,他决定放弃武力,谋求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王雄诞果然一身雄胆,他一人一骑来到闻人遂安的营垒前,对他进行劝降,要他放下武器,立地成佛。这份勇气确实惊人,因为只要对手随便放一阵排箭,或者从高处推下一堆檑木、滚石,王雄诞就死有葬身之地了——被檑木滚石就地掩埋。但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危险越大就意味着成果越丰。王雄诞的高风险投资得到了高回报,他的游说工作取得了成效,闻人遂安闻言即降,于是,昆山“遂安”。

在很短的时间内连克三支武装,此时杜伏威的势力发展到全盛时期:“尽有淮南、江东之地,南至岭,东距海。”今天的安徽、江苏、浙江等好几个省份都在他的控制之内。但此时,杜伏威已经成了李渊的下级,他挣得再多、赚得再满也只是替李渊打工了。为皇帝老板置下了这么多家当,杜伏威可以称为那个时代的“打工皇帝”了。

可是,对于皇帝而言,手下的大将功劳越大、势力越盛就越容易让他担心。拥有大量精兵土地的杜伏威让李渊经常失眠,虽说杜伏威已向李唐政府递交了降书,接受了封号,但人心隔肚皮,谁知道谁的心到底是黑的还是红的?杜伏威身在江淮,他随时都可以变卦,竖起杜氏大旗。这时候的杜伏威完完全全成了李渊说不出口的心病。

有些事情不能说,只能做。李大老板对杜小老板有了提防之心,在打败王世充、窦建德以后,李渊命令李世民率领唐军主力由北向南推进到兖州(今山东兖州)、曹州(今山东菏泽)一线。

山东的东南方是杜伏威的地盘,唐军驻扎在这个地方,军事用意不言自明。这种大军压境的行为和现在某一国家突然向本来平静的国境线增兵一样,相邻国的感受只有一种:对方在施加军事压力。李渊不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总不能对主动投靠他的杜伏威说,老哥我担心你这个小弟造反,所以先调一些军队在这里值班看着你。

杜伏威虽然很强很大,但和此刻的李渊比起来,实力已经不在一个水平了。和李渊无论混战抑或单打,他都不可能再有任何取胜的机会,更何况他一开始就是诚心归顺李唐。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江淮老大不能假装天真没反应啊,自己要是没反应,李渊肯定有反应,而李渊的反应肯定是化学反应,等他一反应,自己很可能就变成没有任何生命反应的新物质了。聪明的杜伏威当然知道怎样做才能让李渊吃得香甜,睡得踏实:最彻底的办法是自己入朝伴驾。

入朝对地方诸侯来说,在很多时候是软禁的代名词,就是自己把自己当人质押在皇帝身边,以表明自己绝无二心。

入朝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位高权重的地方大员自己主动提出进京,当然,这一定是此人已经嗅到了皇帝分泌出的怀疑之气,为免遭不测,懂事地提出放弃一切权力,净身入朝;另一种是皇帝明确要求某某诸侯或大吏入朝觐见。这种直接点名往往是一道催命符,并不是皇帝想要见你,而是他想要你的命,说明皇帝已经实在忍不下去了。被点名者要是来了,那基本上是有来无回;要是不来,那就是公开抗旨,藐视皇上,也是死

路一条。中国历史上被皇帝要求入朝的诏旨逼反的地方藩镇诸侯至少是数以百计，他们觉得，去是死，不去或许还能不死，那就不去而反了吧！像窦建德的部下刘黑闼造反就是如此。李渊本人在表弟杨广主政末期，也曾以生病为借口拒绝了杨广征他入朝的诏令。

为表示自己是诚心实意归降，给李老板吃颗定心丸，杜伏威主动给李渊打报告，要求到长安定居。

公元622年七月，杜伏威到达长安，只带了养子阚棱和少量随从。李渊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封他为太子太保，这是个一品衔的荣誉称号，虽然没啥实权，但作为人臣，这个职务级别差不多已经到顶了。杜伏威此时已是集吴王、太子太保、行台尚书令于一身，且"位在齐王元吉上"。

换言之，就是说在唐朝他是第四把手，身份比李渊的小儿子还显赫，可见，李渊对他的归降是多么重视。只是，在李渊、李建成、李世民、杜伏威这大唐前四强中，他始终是一个外姓人，虽然也被赐姓李，虽然也被录入李唐皇室族谱，但如果这四个人凑成一桌牌局，无论他和谁打对家，结果都会是明里两打两，暗里三打一，吃亏的永远是他。杜伏威在李老虎的鼻子底下开始了深居简出的首都生活，此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直到公元624年被杀。

十八、刘黑闼之乱

李渊是一个福将，他的造反生涯特别顺，随便一蹦就跳进了龙门。在扫平国内其他各路诸侯的时候，他的事业可以说是"直挂云帆济沧海"，顺得基本没拐过弯。

太顺了并不完全是好事。李渊就是因为顺利得一塌糊涂而产生了"老子天下第一"的飘飘然感觉。飘得越高，摔得越重，在建国大道上，李渊摔跤了，而且摔得相当不轻。

取得消灭王世充、窦建德的重大战果后，顺境中的李渊变得有点忘乎所以。他不但没有对偶然落败的窦建德部下采取安抚措施，还动用了居高临下的高压政策，最终导致窦建德的部下聚众反叛，给初建的李唐王朝带来了一场重大打击，损失惨重。可以说，这场战乱的直接助产士就是李渊本人，他的政策失误导致了叛乱大面积蔓延。

窦建德兵败后，他的部下隐匿散居到各地。本来按照首犯严惩、从犯不究的原则，已抓住窦建德的李渊可以从此收手了，但李渊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想把"窦夏案"再深挖一下，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将赴长安。"

对李渊为什么要发布这个征召令，史书没有明确说出具体原因，也就是说，大伙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李渊招呼这些人入朝到底想干什么。但根据李渊的





行事风格推断，他不可能是请这些造反派们到长安喝茶吃饭飙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直接叫人喊“某某某，皇帝喊你回长安吃饭”就可以了。估计十有八九是请君人瓮——让他们来领死刑判决书的。

那年头和这年头一样，谁比谁傻呀！你李渊有头，别人也不是没脑。想叫有案底的人去公安局作客，范愿、董康买这帮窦建德得力干将当然不干。他们本来就对李渊的品行为人很有看法，再加上这道征召令一推，都觉得与其去长安送死，不如现在反了。

以中间人立场看，他们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帮窦氏旧将造反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李渊滥杀无情。他们分析说，王世充以洛阳城主动投降，但“其下骁将公卿、单雄信之徒皆被夷灭。我辈若至长安，必无保全之理”。二是李渊知恩不图报，做人忒不厚道。他们觉得往年窦建德擒获了李渊的妹妹同安公主和淮安王李神通以及大将徐世勣的父亲，“皆厚遣还之”，而“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杀害”。

说得一点不假，确实是事实。但对政坛权坛上尔虞我诈的杀戮，是不能以道德的标准去套的，在这里，人性是轻飘飘的鸿毛，极具诱惑且无限制的权欲让人变得不再是人了。

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人认定了李渊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于是明知山有虎，不向虎山行。他们想出了一条最堂皇的造反由头：“吾属皆为夏王所厚，今不为之报仇，将无以见天下义士。”把破釜沉舟的保命行为说成是为老首长报仇，凭此一条就可以看出这帮人的造反水平至少在本科以上。

造反不是问题，但谁来领导造反却是个问题。现在的社会是什么都缺就不缺当领导的。毛遂自荐的，自我表现的，拐弯搞曲线的，许多人变着法也要弄个领导干干。可那时候不一样，不知道可是不拿年薪的缘故，没人愿意跳出来做造反的领导。

那就占卜吧，天叫谁做谁就得做。占卜的结果是“以刘氏为主吉”。这就好办了，按姓索人，找姓刘的呗。于是，他们找到了以前的将军同事刘雅，说要奉他为主，另立中央。可人家刘雅根本不领情，没把这中央领导职务当回事。当时刘雅在家务农，而且准备一辈子扎根农村，不问军事。他一口回绝了几位老战友的邀请：“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

刘雅渴望过“农夫、山泉、有点田”的平静生活，但此时已经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了，他不去造反，也就不能活命了。范愿、董康买等人担心刘雅泄露自己的造反秘密，将他杀死灭口。

这个姓刘的不干就找另一个姓刘的。接下来，让李唐王朝吃尽苦头的男一号出场了，他就是窦建德手下原大将刘黑闼。

刘黑闼是在李家王朝基本统一全国的情势下横空杀出的过江猛龙，这个被李渊亲自逼出来的窦建德旧将来势之凶猛，大大超出李氏王朝的预料。要知道会生出这么大

的乱子,李渊肯定会真的喊他们去长安吃饭的。平定刘黑闼之乱,李唐政府打得很不轻松,大唐超级战神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轮番上阵和刘黑闼进行车轮战。一场战争让李渊的三个儿子全部出动,这在唐初所有战争中是仅有的一次,刘黑闼的面子可真够大的。

先看看刘先生的个人简历吧。

刘黑闼,贝州漳南人,就是现在山东西北的武城,典型的山东大汉。史籍对这位大汉早期的评语是:"无赖,嗜酒,好博弈,不治产业,父兄患之。"不过,本人的观点一直是:乱世中,越是无赖,越有前途;越是亡命徒,越有富贵命。因为那时候,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本末倒置的,癞皮狗最容易变成金毛狮王。

山东那地方和湖南差不多,民风彪悍,是个出造反人才的地方。窦建德也是山东武城人,两人打小就是好朋友:"与窦建德少相友善,家贫,无以自给,建德每资之。"而刘黑闼这家伙确实不是居家过日子的本分人,窦建德赞助的银子,在他手里从来焐不热,左手进,右手出,"建德每资其费,黑闼所得辄尽"。这样的人除了造反是没有活路的。

但刘黑闼的造反之路并不平坦,先在山东老乡郝孝德手下做土匪,然而又到李密那儿当裨将。李密失败后,他被王世充俘虏,"世充素闻其勇,以为骑将"。可一身勇力的刘黑闼根本看不起婆婆妈妈的王世充,于是"乃亡归建德"——从王世充那里转而逃投到窦建德手下。

关于刘黑闼是如何成为窦建德部下的这个问题,历史资料表述不一。《新唐书·刘黑闼传》中说刘黑闼是被徐世勣在战斗中俘虏过来献给窦建德的。

看到这里,也许有朋友被弄得晕头转向:大唐的徐世勣怎么成窦建德的部下了?

不错,徐世勣还确实有这么一段在窦营卧底的经历。这事发生于武德二年,李神通在聊城攻打宇文化及后不久。那次战斗纯粹是徐世勣主动找尅。人家窦建德急急向卫州(今河南淇县)行军,路过徐世勣驻守的黎阳城。当时,窦建德带着千余名骑兵已经过了黎阳三十里。徐世勣立功心切,派部将丘孝刚去袭击窦建德,结果惹得窦建德大怒,掉转枪口杀向黎阳。窦建德带来的队伍是夏军主力,没费什么劲就把兵力薄弱的黎阳城攻破,俘虏了正在城内暂住的同安公主、李神通和徐世勣的老爸及魏徵等人。徐世勣凭借勇武带着少量人马杀出包围圈,但久闻徐世勣大名的窦建德以其父作为人质要挟他投降夏军。因担心父亲遭害,徐世勣不得已投降了窦建德。

投降后的徐世勣"欲归唐",但又"恐祸及其父",于是他决定先取得窦建德的信任,然而伺机刺杀窦建德后再回归唐朝。《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都说刘黑闼是徐世勣在这一时期擒获的,并被献给窦建德。

本人倾向《旧唐书》"亡归建德"的观点。因为刘黑闼十分轻视王世充,《资治通鉴》说他"每见世充所为,窃笑之",《旧唐书》中也有同样文字,可见,刘黑闼是有"亡

归”的思想基础的。而且，窦建德和刘黑闼少时就关系很好，老朋友窦建德发达了，刘黑闼主动投靠他是顺理成章的事。

再说下徐世勣和窦建德之间那点不得不说的事。

徐世勣以众多战功取得窦建德的高度信任后，就策划了一场针对窦建德的暗杀行动。本来一直蒙在鼓里的窦建德和徐世勣约好了某月某日去他的军营视察的，但等徐世勣磨刀霍霍，杀手都安排妥当的时候，窦建德的老婆却突然在那几天生孩子。为了陪老婆，窦建德取消了去徐世勣军营的行程。

不久，徐世勣的行刺计划暴露，他只身逃回唐朝，父亲仍身陷窦营。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窦建德都没有杀死徐世勣的父亲，还把他毫发无损地送回来，他的仁义可见一斑。

尽管各方资料对刘黑闼本人的来龙去脉争论不一，但对刘黑闼在窦建德手下的表现却态度一致：好。老乡加上老友再加上造反老资格，刘黑闼被窦建德“署为将军，封汉东郡公”。

人生经历是宝贵的财富，这句话对刘黑闼很合适。据史料介绍：“黑闼既遍游诸贼，善观时变，素骁勇，多奸诈。”“遍游诸贼”就是说他有丰富的从事“贼业”的经验，见的贼多，识的贼广。窦建德充分利用他的特长，有什么重大战斗行动时，“必令专知斥候”，专门派他去搞侦察活动。

干侦察这号工作不敢说要智勇双全，但至少要既有脑力，又有体力。刘黑闼很胜任这项工作，“常间入敌中觇视虚实，或出其不意，乘机奋击，多所克获”。刘黑闼以能打善战在窦建德军中声名远扬，“号为神勇”。然而，当他的领导窦建德成为庙堂里供奉的祀神之后，神勇的刘黑闼没了用武之地。窦夏政权倒台后，刘黑闼也和大多数窦建德的手下部将一样，“匿于漳南，杜门不出”。

他不出门，但有人找上门来了。在杀死刘雅后，范愿向众人推荐同样姓刘的刘黑闼，他说黑闼同志一贯“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士卒”，是带领大家闹革命的最佳人选：“今欲收夏王亡众，集大事，非其人莫可。”于是，一帮人风尘仆仆地赶到刘黑闼的家乡漳南。

刘黑闼当时在老家干什么呢？种菜。

瞧窦建德带出的这些兵，一个个都是热爱农业工作的种田能手，不知道和老领导的农民出身有没有关系？不过，这也是无奈之举，他们失去了造反饭碗，又有前科，公务员当不上，地方上又不招工，为了糊口，种田种菜也是正常的。

和刘雅不同，当范愿等人告诉刘黑闼想请他当造反头子的时候，刘黑闼特别高兴，当即答应当大家的大哥，带大家去唐朝的锅里抢饭吃。他把家里的耕牛杀了招待众人。农民的牛可不是用来下酒的，那可是全家最值钱的生产资料。刘黑闼杀牛吃肉的行为相当于渔家把船拆了当柴火烧，是铁了心不想再刨地了。

公元621年七月，就在窦建德被杀后不久，窦建德的接班人刘黑闼再次举起造反大旗。这是唐朝建立后第一次发生的大规模的反叛活动。

刘黑闼的第一站是"袭破漳南县"，他带着愿意跟他混饭吃的百余人出其不意夺取了家乡的县城。漳南东边最近的贝州（今河北清河）刺史戴元详以及南侧的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权威两人见刘黑闼造反，立即联合对其发起攻击，但这两人不但没搞定刘黑闼，反而被刘黑闼搞定："元详及威皆没于阵。"开篇一战就打死了两个地级干部。

这一仗结束，刘黑闼造反集团的军队人数从三位数跳到四位数，由百余人上升到"众至二千人"。刘黑闼起事的消息传开后，原窦建德手下的不少士卒都跑来投靠，雪球有越滚越大之势。刘黑闼趁热打铁，在漳南设坛，搞了个祭拜窦建德的起兵仪式，"自称大将军"。

手下只有两千个兵就敢姓大名将军，这个职衔可以说是掉到河里的海绵，水分多了点。不过那时候造反都这规矩，跟江湖上卖大力丸的一样，抓把黄土团个团就能包治百病。

刘大将军在祭拜完窦建德后，立即对位于自己东边的历亭（今山东武城境内）发起攻击。镇守历亭的是唐屯卫将军王行敏，王行敏曾经多次击败过刘武周，是个不好惹的狠角色，他根本看不起来攻打自己的菜农刘黑闼，认为他不过是道农家小菜。

这就等于给刘黑闼送机会来了。刘黑闼知道对方能打，先是故意诈败，向后退逃，王行敏以为自己把农民军打怕了，于是"释甲不设备"。就在他们脱下盔甲休息的时候，刘黑闼却指挥军队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唐军措手不及，一败涂地，王行敏被农民军生擒活捉。在被刘黑闼斩首前，王行敏面向长安所在的西边跪拜："臣之忠，惟陛下知之。"

李渊知之是知之，但人都死了，就算是"知之"了，又能怎么样呢？看来不仅冲动是魔鬼，轻敌也是魔鬼啊！

刘黑闼三战皆捷，在极短的时间内连杀唐朝三将，其中还包括王行敏这样久经沙场的职业将军，消息传到京师，李渊不敢掉以轻心。为了遏制并消灭这股农民军，李渊特地在洺州（今河北永年）临时设立了山东道行台，并在魏州、冀州、定州、沧州设立了四个总管府。这四大军区从南至北将刘黑闼所在的漳南紧紧包在中间，很显然，李渊是想把刚出生不久的刘黑闼给捂死。为了确保协调顺利，李渊把自己的堂弟、淮安王李神通任命为山东道行台右仆射，全权负责指挥调度山东、河北两地的唐军。

很快，李神通带着三千多名关内精兵东进到冀州（今河北冀州），与幽州（今北京）总管李艺合兵一处，同时征调了附近六个州的军兵，共计五万余人和刘黑闼在饶阳（今河北饶阳）进行了一场大战。

这是一场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的战斗，刘黑闼的军队数量史书上没有明说，但根据推估，应该不会超过五千人，面对密密麻麻的唐军，农民军寒酸到只能排成单行阵势抵

抗："黑闼众少，依堤单行而阵。"而唐军则是"布阵十余里"。

一方是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政府军，一方是稀稀拉拉、七拼八凑的杂牌军。战斗胜负的结果应该没有悬念，但李渊这个叫"神通"的堂弟严重名不副实，至少是打仗时一点也不"神通"。这种水平悬殊到近乎垂直的以大打小、以强揍弱，他愣是很有创意地没打赢！

战斗发生的那天，天在刮风天在下雪天上没太阳。因为李神通和李艺分别处在不同的两个方向，刘黑闼和高雅贤不得不分兵迎击。

本来一根棍子还不够长，还要掰断了当双节棍用。不过刘黑闼和农民军们好像一点也不怕，他们以勇气做盾牌。北风吹，战鼓擂，打起仗来谁怕谁。两支军队在风雪交加之中拼杀了起来。

刚开始时，形势对唐军十分有利，"神通乘风击之"。李皇弟打的是顺风战，那大风一个劲地朝农民军阵地方向刮，风雪模糊了他们的眼睛，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发挥，但刘黑闼咬牙顶住了暴风雪中唐军的进攻。

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既而风返"——风向突然改变，又朝唐军阵地刮了过去，农民军趁着在上风头的机会，向唐军展开了猛烈反击："神通大败，士马军资失亡三分之二。"

都是狂风惹的祸。一阵狂风改变了一场战争的结局。别看风是个无影无踪的东西，但它却实实在在影响过中国的历史走向。被风向改变结果的战争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和他的叔叔——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城下最关键的一战，就是被突如其来的狂风给搅和掉的，否则，朱棣的一切都会随着那场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了。

虽说唐军是吃了风的亏，但这个败仗的账还是要算到统帅李神通的头上，因为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是应该适应全天候作战的，应该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可惜李神通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生败多胜少，幸亏唐朝家大业大，不然真被他亏成内伤了。

在李神通和刘黑闼打成一团的时候，李艺战绩不错，他把和自己对阵的高雅贤打得抱头而逃，并且"逐奔数里"。可最后还是被击败了李神通的刘黑闼反嘴咬了一口，于是他只好带着一颗受伤的心继续退守幽州城。

李艺本来是叫罗艺，他的这个皇姓也是李渊赏赐的，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后文会专门说他。

大败李神通后，刘黑闼军威大振，人气直线上升。河北本来就是窦建德的老根据地，当年窦建德在此统治时，把这里搞得政通人和，所以当地老百姓对打着窦建德旗号的刘黑闼相当支持，致使李唐政府在河北的"剿匪"工作十分被动，处境急剧恶化。其后，形势一边倒地向有利于刘黑闼的方向发展，农民军在河北北部势如破竹，相继攻陷

好几个州县。

农民军战果辉煌，在起事的头五个月里，连续破州下县，杀死唐政府卢士叡、雷德备、赵元恺、李玄通等多名朝廷总管、刺史级官员。其中定州总管李玄通的死颇为悲壮。

李玄通被擒后，刘黑闼因其有才华想招降他，但李玄通表示“当守节以报”朝廷，不肯投降。刘黑闼不死心，命人将他关进监狱，准备慢慢软化他。在以前的同事和部下给自己送食物的时候，李玄通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说：“诸君见哀，吾能一醉。”

这帮老熟人估计是刘黑闼特意叫来当劝降说客的，不然牢房重地他们岂能随便送酒送菜？见李玄通想一醉方休，他们正求之不得呢，几杯酒下肚，劝降的话更好说。于是大伙一起陪着他大口喝酒。喝到半晌，李玄通很自然地对看守说：“吾能剑舞，可借刀。”

过去宴席间舞刀助兴跟现在大排档上划拳行令一样自然平常，监狱看守想都没想就递过去一把刀。

一曲舞罢，李玄通仰天长叹道：“大丈夫受国厚恩，镇抚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视息世间哉！”说完，不等别人阻挡，以刀刺腹而死。

这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和勇于承担责任的好官员，以自己的生命为败仗埋单，只是，这账单太过昂贵了。但李玄通的行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李唐政权的先进性已经深入人心，王行敏、李玄通以及卢士叡等人都是拒绝投降，从容赴死，以示自己对唐朝政府的忠诚，他们的名单都被史家归入到《忠义传》中。

刘黑闼七月起兵，到年底的时候，他已经是兵势很盛了。在河北一带，众多原窦建德部下将卒“争杀唐官吏以应黑闼”。在这种形势一片大好的氛围中，刘黑闼又迎来了他革命生涯中的一次辉煌胜利。

李神通兵败后，唐政府再次调派右屯卫大将军、义安王李孝常率军讨伐刘黑闼。李孝常是李氏宗室郡王，在李渊起义初期立了很大功劳。他当时是华阴县令，负责镇守隋朝的大粮袋子——永丰仓。在李渊还没打过黄河的时候，他就主动派人去联络投降献仓事宜。就是他的仓粮使李唐军队此后不愁吃饭，一心打仗。又因为李孝常还是李渊夫人窦氏家族的女婿，所以他最后被封为义安王。不过这个郡王和李神通一样，也被刘黑闼打得溃不成军。

连续击败讨伐的唐军后，刘黑闼率领数万大军进逼宗城（今河北威县）。唐朝名将徐世勣先是屯兵在宗城，但他手上只有几千人马，自知无法和兵力数倍于己的刘黑闼抗衡，于是便决定南撤到洺州（今河北永年），集中全部力量保卫洺州，等待朝廷增援。刘黑闼看穿了他的心思，趁他在撤往洺州的路上，命令军队快速跟踪追击，将徐世勣杀得全军覆没，“世勣仅以身免”。

这是徐世勣一生当中败得最难看的一次，再加上在黎阳他曾被窦建德率领的窦夏





"国家队"打得落花流水的那次,这位被李世民比为唐朝长城的千古名将,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大败都和河北军团的窦夏军有关。河北,是徐世勣的伤心之地。

赶走徐世勣之后,刘黑闼又指哪儿打哪儿地攻下河北境内多个州县,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将唐军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完全扫除:"半岁之间,尽复建德旧境。"刘黑闼的暴风雨比老领导来得更猛烈,窦建德在河北经营了好几年才站稳脚跟,刘黑闼事半功倍,当年造反,当年见效。

公元622年正月,刘黑闼对大将军的位置已经不满足了,他在洺州称汉东王,改元天造。这个政权可以说是"窦建德第二",因为"其设法行政,皆师建德",而且"又引建德时文武悉复本位"。以前在窦夏朝廷任职的,都回来该干吗还干吗,典型的继承了老窦的遗志。

唐军连战连败、失去对河北控制权的消息让李渊政府有点始料不及。他们原以为刘黑闼这个败军之将掀不起什么大浪的,没想到他却干净利落地连沉两艘实力不凡的郡王级战舰。看来,对这个比窦建德"攻战勇决过之"的刘黑闼,不亮出压箱底的王牌是不行的了。

刘黑闼并不是单纯的一介有勇无谋的莽夫。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在自己积极造反的同时,还要建立起统一战线,壮大队伍,于是他不遗余力地拉来了两个合作伙伴:一个是东突厥,一个是徐圆朗。

东突厥那时候是很强大的,刚坐龙廷的李唐一直不敢公开得罪他们,对东突厥的政策是能哄就哄,能拉就拉,就是不能打,因为李唐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安内,而不是攘外。突厥也拿准了这点,所以动不动就挥兵南下,在边界搞番打砸抢。

这次刘黑闼邀请东突厥加入,突厥颉利可汗立马派遣骑兵随刘黑闼一同客串参战。但突厥的胡骑也只是象征性地来一些人表明支持立场,不可能大量出动,否则,那就是全面战争了。突厥远道而来,最惦记的事情就是打胜仗后趁机抢点"子女玉帛"之类的战利品,他们那旮旯太穷,打仗是挣外汇的手段之一。

徐圆朗是隋末唐初活跃在山东兖州一带的一个小级别的反王,兵力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两万人。他早先分别投靠过李密和窦建德,但不幸的是他抱谁谁倒,这两棵曾经的参天大树先后倒在了王世充和李渊这两个伐木工手上。最后,李渊到山东伐木时,为免于被伐,徐圆朗主动缴枪,投降了李渊,被李渊封为兖州总管、鲁郡公。

按说,这是个比较好的归宿了,当年的土匪摇身一变,成了有身份、有地位的一方大员,不应该不满足。可徐圆朗很不安分,刘黑闼反唐后,"阴与圆朗通谋",邀请他加入造反阵营,起兵响应。造反上瘾的徐圆朗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徐圆朗的造反不仅让自己很快上了断头台,还连累了一个人,那就是唐朝名将盛彦师。

盛彦师就是三年前在河南灵宝境内成功擒杀隋末造反大哥李密的战斗指挥员。

当时，他准确地判断出了欲往山东重起炉灶的李密的声东击西之策，于山中提前布置好了众多刀斧手，一举将李密当场击毙。

在平定王世充的战斗中，盛彦师也立有不菲战功，被封为葛国公和宋州总管。刘黑闼反叛时，唐政府派盛彦师去安抚河南，没想到在他经过任城（今山东济宁）的时候，徐圆朗突然宣布脱离李唐政府，并扣留了盛彦师。

人家才走到哪里都吃香，徐圆朗扣留盛彦师并不是想杀他或为难他，而是想让他为自己效力，所以，每天好吃好喝地招待他。其时，盛彦师的弟弟负责镇守今天的河南虞城，徐圆朗要哥哥写信给弟弟，"令举城降己"。

盛彦师貌似很听话，拿起笔就写。写完后徐圆朗拿过来一看，完全不是那回事。上面倒是写满了字，但内容却不是劝降，而是临终遗嘱："吾奉使无状，被贼所擒，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为念。"

这种向皇帝表示忠节、向弟弟托付后事的信件当然没有贴邮票的机会。徐圆朗还真是诚心爱才，面对这样挑衅的言语，他也没有叫人杀死盛彦师，反而极有涵养地笑着说："盛将军乃有壮节，不可杀也。"

但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圆朗被平定后，"彦师竟以罪赐死"。史书上的一个"竟"字，已让我们感受到权威史家对此结果的不平和惋惜。毛泽东在读《旧唐书·盛彦师传》时，也曾不满地批注道："盛彦师名将冤死。"

盛彦师之死是李唐政府初期在刘文静被杀之后的又一大冤案。

刘黑闼七月反，徐圆朗跟着八月反。九月，徐圆朗自称鲁王，和刘黑闼互相呼应，两人在河北、山东一带将造反工作整得有模有样，许多州县都成为他们的地盘，唐政府一时处于下风。

在只剩下几天就到武德五年的时候；在河北方面的造反之火越烧越旺的时候，李渊将唐朝特级战斗英雄、天策上将李世民派上了战场，他交给李世民的任务只有一个：灭火！

此时，李世民就是一个消防队长，他的目标是纵火犯刘黑闼。和李世民一起出征河北的还有李世民的弟弟齐王李元吉，这是"齐秦"二王在国内平叛战争中最后一次公务合作，此后，李元吉就公开偏向了大哥李建成，和二哥李世民唱起了对台戏。

公元622年正月，李世民率领唐军从陕西一路东进到河南，然后再拐向北上。李世民这三个字果然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当唐军到达河南获嘉时，驻扎在两百里之外相州（今河南安阳）的刘黑闼就开始心里发虚了，他老老实实主动放弃了这座和突厥兵共同打下来的相州城，将主力后撤到一百里外的洺州，计划死保洺州城，和李世民在这里较量一把。

由于刘黑闼的汉东军向北收缩，李世民的唐军得以快速越过河南，进入到河北境内的肥乡，就是今天的河北肥乡，一千多年后，它仍然叫原来的老名字。这里是真正的

前线了,李世民的唐军和刘黑闼的汉东军隔着洺河互相对峙。就是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唐王朝击垮刘黑闼的关键之战——洺水之战。

洺水之战并不是单纯的一场战役,而是持续不断发生了多场关联性战斗。李世民这次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还有一个实力派帮手——李艺。

为配合李世民作战,李渊诏令李艺从北面攻击刘黑闼。当李世民在洺河南岸严阵以待时,李艺也率领着数万大军按照指定计划抵达鼓城(今河北晋州),和李世民的唐军精锐主力对刘黑闼形成了南北夹击的态势。后来的战斗结果表明,李艺的这支军队在洺水之战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他不但击败了北路汉东军,还扰乱了刘黑闼的心智,使其陷入了顾此失彼的恐慌之中,从而影响了汉东军整体军力的发挥。这一战,李世民、李艺配合得很是默契。不曾想五年后,就在李世民登基的第一年,李艺就像他本次镇压的刘黑闼一样,起兵反唐。世事反复,果然无常。

李艺的出场让刘黑闼很劳神,他担心陷入南北两面包围的被动境地,决定先捏北边李艺这个相对较软的柿子,然后再凝心聚力对付南边的李世民。

刘黑闼先期逐北的战略虽然对头,可是他南边的对手比他更懂战略。刘黑闼命左仆射范愿率领一万名将兵留守洺州,自己带着主力部队北上迎击李艺。不曾想,在他出城的当晚,洺州城就"出事"了。

李世民又开始用计了。在战场上,李世民可称得上是个十足的"花花公子",因为他的花点子太多了,令对手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这是一次低成本的舞台演出。演员及道具:六十个人、六十面鼓;演出难度系数:零,有劲儿即可;演出定向听众:洺州城内一万名汉东军。具体方法是:唐将程名振带着六十名士兵和六十面大鼓,于漆黑的深夜,悄悄摸到距洺州城仅两里远的河堤上,一齐使劲敲击鼓面。

六十面鼓同敲,而且还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李世民的目的很明确,用疑兵之计搞乱汉东军,特别是汉东军指挥官的神经,当然,要是能将他们全部搞成功能性神经衰弱那是最好的了。那六十个挑选出来的兼职鼓手一个比一个打得急切热烈,鼓声犹如山崩地裂,"城中地皆震动"。吓人,就是这么简单。

范愿果然被鼓声震昏了头,吓破了胆。他觉得这可能是唐军调集人马,大举进攻洺州的信号。惊惧之下,连忙派人飞骑"驰告黑闼"说:军情紧急,当家的,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

刘黑闼听说后院吃紧,不敢怠慢,留下自己的弟弟刘十善和行台张君立率领一万人对付李艺,自己带着大部队退回到洺州。刘张二人根本不是李艺的对手,一战打下来的结果,倒很契合一句民间俗语:"万儿八千"——一万人的军团被李艺吃掉了八千。

当时的战场对阵形势是刘黑闼驻守洺州,李世民屯兵肥乡。洺州的东边是洺水县(今河北曲周),这是刘黑闼治下的地盘,洺州和洺水的地理位置几乎在一条线上,两座

城池像兄弟俩并肩而立。如果洺州被唐军攻打,洺水可以在侧面马上进行支援,所以,洺水城对洺州的安全屏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然而,这样一个对汉东军具有特殊意义的城池却被洺水人李去惑以城投降了唐军。李世民得知洺水城降,大喜过望,立即命令大将王君廓率领一千五百名骑兵进入洺水城加强城防守备。如此一来,唐军等于是站到了刘黑闼的身侧,对他形成了重大威胁。刘黑闼又惊又气,马上指挥汉东军扑向洺水,不顾一切地想要夺回洺水的控制权。这次刘黑闼是真急了,他出动了精锐主力,向洺水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潮水般地攻击。

李世民见汉东军全部压向洺水,立即见缝插针,率领唐军绕过洺州,攻取了洺州城北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同时,北线战场的李艺也是捷报频传,先后夺取了汉东军的好几个州。最后,南北两路唐军成功会师于洺州城下,对洺州形成包围。

这个刘黑闼不知道造的什么反,李世民带人把他家给端得就剩下一幢正房了,他不闻不问,还在不依不饶地咬住背叛他的洺水不松口。在足智多谋的李世民面前,刘黑闼像一头发狂的公牛,没日没夜朝洺水进攻,他将全部鸡蛋集中在洺水这一个篮子里。小小的洺水被汉东军打得千疮百孔,险象环生。

洺水城四面都有护城河,城池坐落在水的中央。对于这座"在水一方"的孤城,刘黑闼采取了很多攻城方法。为了将水战变成陆战,他竟在城的东北角修筑了两条通往城门及城墙的甬道。

甬道不同于隧道和地道,它多半时候属于地表建筑工程,而洺水城四周,水面"广五十余步"。历史资料上没有明确记载刘黑闼到底是怎么在洺水城下构筑甬道的,只是简单地说他在东北角"筑二甬道以攻之"。

按照推测,其合理步骤是,必须要先做围堰,然后将围堰内的水抽干,再往堰内填充石块和土等一切较硬的固体,筑成直达城下的道路。这么复杂的土石工程,真难为刘黑闼了。由此可见,刘黑闼这个人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种品质说好听的就是坚忍顽强,说难听的就是钻牛角尖。对已经称王的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刘黑闼明显是只知道开车,不晓得拐弯,所以,他的车毁人亡是早就注定了的。

刘黑闼的勇猛是毋庸置疑的,但守将王君廓的头可不大好剃,两人来来回回打了很久还是僵持不下。

为了解洺水之围,唐军前后三次派兵增援,企图从汉东军身后撕开一道口子。但三次紧急冲锋都被刘黑闼成功拦截,唐军在战场外圈眼睁睁看着洺水城在战火中震颤,无法向前挪动一步。李世民担心王君廓撑不下去,便召集诸将商议办法。徐世勣直言不讳地说:"若甬道达城下,城必不守。"

这是大实话,要不是这座城四面环水,让数以万计的汉东军没处下脚,城头早就变换大王旗了。



就在所有人都为洺水城的形势恶化忧心忡忡时，有一个人却站出来向李世民主动请缨，要求进洺水代替王君廓守城，也就是让自己进城，让王君廓出城！

这人谁呀？在此凶险之际进城，基本等于进坟墓定居。可行军总管罗士信就是这么牛，他要为李世民分忧，冲进战火纷飞的洺水城！

李世民于是亲自登上洺水西南方的一个制高点，"以旗招君廓"。估摸李世民用旗语比划了些诸如"王君廓，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之类的话吧，接下来，洺水城下出现了一幕钱钟书《围城》中那句经典名言的现实版：城里的人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不错。王君廓想冲出来，罗士信想冲进去。

很多人看到这里都说罗士信好傻好天真。其实年纪轻轻的罗士信不但一点不傻，而且在战场上，他的心眼儿是相当相当多的。在洛阳打王世充那会儿，当时为了拔除千金堡这个围攻不下的堡垒，罗士信派了一百多个士兵装扮成从洛阳逃难过来的难民。这些人抱着几十个婴儿来到堡下，为了演出拖家带口的逼真效果，他示意大家对这些婴儿又捏又掐，使他们大声啼哭，然后傻乎乎地对堡内守军大喊："从东都来归罗总管。"再然后呢，他就故意装着很害怕的样子说："此千金堡也，吾属误矣。"说完，慌忙逃离而去。

堡内守军听说洛阳来的家里人竟然想叛逃到自己的对头罗士信罗总管那儿，气得马上出堡追赶，兴师问罪。其实罗士信根本没走，就埋伏在城堡门口，堡门一打开，罗士信就领人冲了进去，夺堡成功。

这一次是明知凶险，但罗士信自己选择了危险，把安全送给了朋友。

出来的出来了，进去的进去了。王君廓"帅其徒力战，溃围而出"；而罗士信则"帅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

刘黑闼"昼夜急攻"，比打王君廓时更猛更烈。对城内的罗士信来说，比汉东军的猛攻更糟糕的是此时突降大雪，致使"救兵不得往"。在坚守了八天之后，城门终于被攻破，罗士信被俘。

和对盛彦师一样，久闻罗士信威猛之名的刘黑闼要他弃李投刘，然而罗士信"词色不屈"，拒绝投降。

刘黑闼也许很纳闷：咋狠人猛人都不愿意降我呢？可见，李唐政府在服拢大将的人心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罗士信被杀时很年轻，不到三十岁。《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说他死时是二十岁，《新唐书》则说是二十八岁。这样一位勇将，死得过于仓促，否则的话，在后来征伐高丽、平定突厥等初唐一系列重大战事中，一定会有他的身影，他的生平传记内容也必将更加丰富。

唐政府为了平定刘黑闼，付出了巨大代价。罗士信、盛彦师、王行敏等勇将甚至连宗室郡王、淮阳王李道玄都因之丧命，同时，大量士兵阵亡于平叛战场。这一切，皆源于李渊扫平窦建德后一次很不明智的秋后算账。结果，算成了一笔账面巨亏且无法收

拾的糊涂账，一向精明的李渊这次亏大了。

随后，汉东军和唐军形成僵持状态。但这种僵持并不是双方势均力敌自然形成的，而是李世民特意安排的。李世民打仗以智取为多，一般情况下不到把对手磨到接近崩溃的最后时刻，不会跟他当面锣、对面鼓地硬拼。这次的战略方针一如既往：坚壁不出，挫敌锋锐。而刘黑闼和当年在柏壁城下的宋金刚一样，多次带人上门耀武扬威挑战，李世民的态度每次都一样，我看你蹦，我听你骂，我就是不和你打架。

李世民的战术思路很清晰，如果能用小巧的千斤顶解决问题，为什么要扛出笨重的大铁锤呢？他另有更简便的方法能解决掉刘黑闼。其实对战争来说，硬拼是最低级的打法，楚汉战争时，项羽点名要和刘邦单挑决斗，刘邦理他了吗？他甩出一句“吾宁斗智不斗力”后就用屁股对着西楚霸王了。

刘邦都不愿干的事李世民当然更不愿意干了。两军隔着洺河相持了六十多天。这两个多月里，李世民虽然没有正面出战，但也一直没闲着。他多次派遣军队袭扰汉东军后方粮道，给刘黑闼的运输补给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为保证军粮供应，刘黑闼从北方冀州、贝州、沧州，也就是今天河北清和沧州等地通过水路和陆路两种方式向洺州战场运粮。但大部分粮食均被唐军给报销掉了：“沉其舟、焚其车。”岸上的，烧毁；船上的，沉没。

唐军多次成功的毁粮行动最终引发了汉东军的粮食危机，导致刘黑闼兵败遁逃。因为对任何一支军队而言，没了粮食就等于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还指望什么？结果只能是跑吧，撤吧，收队吧！就算是妈妈没喊也要自己回家去吃饭了。

在双方对峙期间只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尽管只有一次，也足以看出刘黑闼确实勇猛非常。那次是刘黑闼领兵突袭徐世勣的军营，见大量汉东军将徐世勣紧紧包围，李世民急忙率军从汉东军阵后杀入，希望能解徐世勣之危，没想到反被源源而至的众多汉东军四面包围。汉东军见唐军主帅落入己方包围圈，都拼命向前冲杀，渴望擒之立功。

情况万分紧急之时，李世民的救星再次准时出现。尉迟敬德听说首长陷入敌阵，不顾一切带着一帮精锐将士从外圈杀进里圈，然后找到李世民，又护着他从里圈杀出重围。尉迟敬德真正是李世民的大救星，一生中多次将李世民从死亡悬崖拽回来。李世民这次带出的将领可谓唐朝国家队的全明星阵容，唐朝大多数名将都悉数跟来，包括秦叔宝、徐世勣、尉迟敬德、罗士信、王君廓这些当时大唐的一线名将。

劫营热身战之后不久，真正的决战打响了。

李世民知道刘黑闼粮尽之日一定会来找自己背水一战的。他早就提前做好了安排，除了命令军队严阵以待，在战斗中出手无定式的李世民又使了个坏，提前派人在洺河上游筑坝蓄水。他拦水筑坝不是为了开发水电，而是准备水淹汉东军。李世民吩咐负责筑坝的军官说：“我击贼之日，候贼半度而决堰。”

刘黑闼在李世民面前似乎是透明的，李世民预料他会来，他果然来了。

已经米袋空空的刘黑闼坐不住了，他必须要找唐军主力决一死战，不然部队就会因无粮而自动解体。三月二十六，刘黑闼指挥两万步兵和骑兵渡过洺河，和唐军展开生死大战。李世民集中所有精锐骑兵首先重点打击汉东军的骑兵部队，将其骑兵击垮后，“乘胜蹂其步兵”。

那些步兵就惨了，唐军骑兵以高打低，从上击下，汉东军死伤极大。但河北军也是剽悍异常，面对武器和装备皆占上风的唐军精锐部队毫不示弱，在刘黑闼的组织下，和唐军进行殊死对搏。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惨烈程度只追当年李密和宇文化及之间发生的童山血战。这两场战争的起因相同，都是粮荒闹的。从古至今，所有活着的芸芸众生都是为了糊口啊！

打了几个时辰，实力稍逊的汉东军渐露败相。刘黑闼的部将王小胡悄悄劝刘黑闼说：“智力尽矣，宜早亡去。”快跑吧，再不跑就跑不掉了。于是两人带着二百来号人提前撤出战场，投奔到突厥政治避难去了。

那些仍然在刀光剑影中拼杀的汉东军，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最高统帅早就溜之大吉，还在尽职尽责地顽强抵抗着唐军的进攻。然而更可怕的是，他们不知道汹涌的洪水已像猛兽一样朝他们扑来！

上游筑堤唐军掘开拦水大坝，被阻挡多时的河水咆哮着冲向两军厮杀的下游战场，很短的时间内，一片汪洋都不见，战场被一丈多深的洪水淹没。

此役唐军战果辉煌：“斩首万余级，溺死者数千人。”彻底摧毁了刘黑闼的势力。

这一仗，唐军应该也是损失不小。具体损失了多少兵力，历史资料没有明言，但据常理推断，和这样强悍的对手呈胶着状态打杀了整整一下午，兵力消耗不可能不大。最关键的是那场突然破空而来的大水，在淹死了数千名汉东军的同时，一定也“顺带”着把不少唐军卷进了水底。同样是人，同样是两条腿，既然汉东军跑不掉，那么唐军士兵也同样跑不掉，洪水不可能只淹姓刘的而不没姓李的。

当然，唐军的高级将领肯定是提前撤离战场的，但在战场纵深地带鏖战的普通唐军士卒绝对不可能做到全部撤出，就算是作为麻痹敌人的诱饵，也必须要让一部分毫不知情的士兵留在战场上陪敌人厮杀。

败，士兵苦；胜，士兵同样是苦。这就是吃人的战争本质。

两个月的洺水之战以李世民领导的唐军全胜而结束，自此，一度风风火火的刘黑闼叛乱偃旗息鼓。但刘黑闼的离开只是中场休息，不服输的刘黑闼还想通过下半场扳回比分呢。

平定了刘黑闼之后，李世民又马不停蹄地挥师向东，去山东那边赶场子，围剿徐圆朗。被刘黑闼封为大行台元帅的徐圆朗见那么强大的刘黑闼两个月就被唐军消灭，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他的一个叫刘复礼的手下给他提了条让贤建议，说彭城有个叫刘世彻的人，“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他说徐圆朗若是自己称王，将来恐怕会有疾而终，但如果“迎世彻而奉之，天下指挥可定”。

估计这刘复礼很可能和这刘世彻关系不一般，想借推荐之功增加政治资本。徐圆朗果然同意，于是便派刘复礼去迎接刘世彻来自己家当大哥。

被徐圆朗一直扣押在山东的盛彦师得知徐圆朗想让位给刘世彻的消息后，担心会给唐朝廷带来更大的麻烦，便故意作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叹息道：“公亡无日矣！独不见翟让用李密哉？”

盛彦师拿主动给李密让位又被李密无情杀死的翟让做例子来吓阻徐圆朗，徐圆朗觉得这提醒很对，马上改变主意，不想让位了。可那边的刘世彻却并不知情，他兴冲冲地带着好几千人来到徐圆朗所在的城下，美滋滋地等着徐圆朗亲自出来迎接他呢，结果是“圆朗不出，使人召之”。

刘世彻一看徐圆朗没出来，知道有麻烦来了。按照常理，新一把手远道而来，老一把手怎么着也应该出来，说句“辛苦了、还没吃饭吧”之类的寒暄话，而现在只是派个人来召自己进城相见，绝对是凶多吉少。刘世彻突然后悔来找徐圆朗，但此时已是骑虎难下，他想转身离去，留给徐圆朗一个奔跑的背影，但又怕跑不出早有准备的徐圆朗的手心，只得硬着头皮入城拜见。

和刘世彻担心的结局一样，圆朗没有跟他客气，“悉夺其兵”，将他派到地方上去当小官。他本是来接受权力的，结果自己的权力反被剥夺了。徐圆朗怕他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没多长时间就找了个借口把他杀了。

这怪谁呢？只能怪他自己太想入非非和社会经验不足。无条件转让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事比悬崖还悬，刘世彻他咋就深信不疑呢？他等着从天上掉馅饼，可惜，馅饼没掉，他的头掉了。

不过，弄掉了刘世彻的头的徐圆朗没过多久，自己的头也被人弄掉了。李世民率领唐军，毫不费力地打下了徐圆朗的十几座城池。见徐圆朗已经没了气候，李世民干脆带着许多唐军先期班师回长安去了，只留下李神通、徐世勣等人继续扫荡徐圆朗。此后，在很长时间内，李世民没有率兵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其个人的事业中心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和哥哥李建成争夺储君之位上，并最终通过玄武门事变登上大唐权力顶峰。

李世民回朝后，李神通、徐世勣以及行军总管任瑰率兵合围徐圆朗。

任瑰是唐初功臣，他的故事很多。这个名字都带着爱情气息的大男人，怕老婆是历史上是很著名的。他在老婆面前是羊，在敌人面前可是狼。他和徐世勣等人一起，将徐圆朗困在最后的老巢兖州，逼得势穷力尽的徐圆朗不得不弃城而逃。在逃亡的路上，徐圆朗“为野人所杀”。这里的“野人”指的是住在山野间的普通老百姓。看来，那

时的老百姓政治觉悟挺高的，对反政府武装头目毫不手软。在刘黑闼之后造反的辅公祏也是兵败后被野人所捕。

再回到中场休息完毕的刘黑闼身上。

三月逃到东突厥的刘黑闼四月就又不甘寂寞地复出了。当月，刘黑闼和突厥的好几万骑兵在山西新城包围了唐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这个唐朝郡王没能抵挡住进攻，在粮尽突围时中伏身亡。

第一次复出就干掉一个郡王的辉煌战果，似乎让刘黑闼重新找回了造反全盛时期的感觉。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再次卷土重来，率兵抢夺唐朝境内州县。这次，他的夺地行动和在菜园收菜一样简单顺手，由北向南，连下今天的河北定州、河间以及山东夏津，并斩杀唐政府多名刺史。速度推进之快比第一次来得更为迅速。

当年十月，李渊将小儿子李元吉推上平叛前台，任命他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再次赴河北打击刘黑闼。

当时李道玄和史万宝率领三万唐军在下博（今河北深县）和汉东军遭遇。李道玄和史万宝这种一个李氏郡王配一个老将的模式和李孝恭跟李靖的配对形式相同，但这两对组合的最终结果却差之万里。二李组合中，李靖在李孝恭面前刻意保持低调，演的是主角，拿的是配角工资，所以两人搭档起来，征伐攻无不克。而李史这对组合，史万宝以李道玄年纪比自己轻、军龄没自己长、资格没自己老为由，根本不把这个嘴上刚长毛的小上级放在眼里。

下博之战开始时，李道玄自己先带着少量唐军冲击汉东军阵地，命史万宝稍后率主力部队跟进。可当李道玄的先锋营被汉东军重重包围时，史万宝不但对处于危险之中的李郡王不闻不问，还生出“以王饵贼”的钓鱼想法。

他计划等李道玄被打败后，自己以逸待劳，出兵消灭汉东军，然后独领胜利之功。这家伙简直胆大包天，竟敢拿皇室郡王作诱饵来成就自己的军功。可就是这个人，当初势单力薄的李密从长安逃跑，得知李密要经过他的防区附近时，史万宝“惧密威名，不敢拒”，正是由于他的害怕才成就了盛彦师的战功。

令史万宝没想到的是，李道玄的全军覆没让唐军将士信心遭到重大打击，当史万宝准备和汉东军决战时，他的手下士卒皆无斗志，众人呼啦一下跑得干干净净。

兵跑了，史万宝也只能忙不迭地跑回了朝廷。不知道他回去是怎么向李渊自圆其说，解释自己对李道玄坐视不救的原因的，反正他并没有因此被唐政府斩首。

李道玄死时只有十九岁，李世民对他的死亡十分惋惜，认为李道玄的死自己间接负有一定的责任。他说李道玄长期随自己四处征战，“见吾深入贼阵，心慕效之，以至于此”。

这个分析不无道理。李道玄见李世民每次带头冲入敌阵都安然无恙，“虽屡危殆而未尝为矢刃所伤”，很可能会产生一种“不过如此”的错觉，以至于头脑发热效仿之。

且不说二人战场上武艺高下，他显然是忘了自己和李世民身份的不同，李世民贵为嫡生皇子，自有一套严密的安保措施，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总有人不辞万死地去搭救，这是李世民多次死里逃生的关键。这次如果换做是李世民被围，他史万宝就是胆子比恐龙蛋还大也不敢不提着头向前冲的。

李道玄战死后，"山东震骇"，洺州总管庐江王李瑗见刘黑闼势大，没等他真正打上门来，就吓得弃城而逃。

李瑗是李渊的侄子，他这一跑，其他州县领导就更觉得没戏了，"皆叛附于黑闼"。多米诺骨牌一倒就收不住了，"旬日间，黑闼尽复故地"，洺州再次落入刘黑闼手中。

半年前，李世民在这里苦战了两个多月才把刘黑闼轰走，而现在，只用了十几天，反王刘黑闼就恢复了和先前一样广阔的州县土地。面对刘黑闼在东线战场上的风卷残云，这次新被任命的伐刘总指挥李元吉不是迎难而上，而是见困难就怕。他"畏黑闼兵强，不敢进"。

汉东军兵力强大，所以李元吉不敢靠近，这样的说法太客气了。要说战斗力，最强大的应该是唐军，但很多时候，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在于有多么能打的士兵，而在于指挥这些士兵的将帅。在指挥战役全局，发挥士兵"效益最大化"方面，李氏家族唯李世民最能，这也是李世民能百战百胜的根本原因，而论军事指挥才能，李元吉和李世民之间的差距何止一条鸿沟！

刘黑闼在河北的反扑让李渊很是着急，不过比李渊更着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李建成的东宫官员、太子中允王珪和太子洗马魏徵。

中允和洗马都属于太子的侍从官，是未来皇帝的智囊团成员。两人思考问题比太子李建成深远多了。他们见秦王李世民累年征伐，战绩斐然，大有功高震太子的趋势。这是实际情况，李世民东进西出，南征北战，大唐的一多半江山都是他亲手打出来的，照这样下去，太子要是始终没什么亮点"表现"一下，很不利于自己地位的稳固。

李建成自五年前李渊登基时被封为太子之后，就一直没有率军进行过大规模的征战，老爹一直把他留在长安处理国家政务，甚至在和刘武周决战最危急、最无人可用的时候，都没有派李建成上场，而是叫裴寂顶了上去。这种主内不主外的工作分工客观上让连战连捷的弟弟李世民在军功和舆论上抢了太子的风头。王珪和魏徵觉得，为巩固太子地位，太子最好能建立军功。河北战场失利后，王、魏二人觉得太子李建成表现的机会到了。

两人给李建成仔细分析了一下他和弟弟这几年所完成的"家庭作业"，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而太子殿下仅"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估计李建成听了这话心里肯定不爽，敢情这几年在长安没日没夜地工作都白干了啊！不过这两个部下接下来的建议确实让他觉得很重要也很必要。

两人说现在的刘黑闼残余部众已不到一万人，而且粮食匮乏，搞定他应该是"势如



拉朽"的毛毛雨,因此王、魏建议太子亲自率军东进,"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

王珪和魏徵不愧为唐初著名的政治家,他们把一切问题都想好了,东出平叛不仅可以增加太子的出镜率,提高美誉度,夺得军功章,而且还可以就便和地方大员拉好关系,使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更加牢靠。后来结果表明,李建成的这次讨伐行动,确实取得了政治和军事双丰收,为自己赢得了不少支持的砝码。

李建成向李渊提出率军平叛的请求后,立即得到批准。

太子亲征,排场不能小。十一月初,李渊正式下诏,任命李建成为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全部接受其调度,当然还有"便宜从事"的尚方宝剑。

这次刘黑闼的死灰复燃让李渊暴怒异常,据《新唐书·太宗本纪》记载,李渊本来打算将造反区的百姓活埋一批、移民一批的。他命李建成"取山东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驱其小弱妇女以实关中",就是将十五岁以上的男人全部活埋,将没有反抗能力的小孩、女人强制迁徙到关中。

这个计划太恶毒、太法西斯了。幸亏李世民从中劝谏,李渊才改变了初衷。如果这个屠杀计划得以实施,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无节制的残酷杀戮只会激起更激烈的反抗,刘黑闼叛乱事件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对这个观点最具说服力的是,李建成最后成功平定刘黑闼,靠的正是安抚宽大的政治手段,而非李渊的强硬立场和血腥镇压。

刘黑闼军攻势很猛,不断向南推进,所过之处,州县皆下。李建成率军抵达前线时,相州以北地区基本全被汉东军拿下,只有魏州一座城池控制在唐军手里。此时,魏州等于插在刘黑闼身体里的一根针,这座前后左右都是汉东军地盘的小城在总管田留安的指挥下,坚守多日,就是不降。刘黑闼很无奈,他没想到这根针是根难拔的大头针,任他想尽办法,却怎么也打不下来。就是这个顽强挺立、四面受敌的小城让刘黑闼陷入首鼠两端的境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次战局的走向和过程。

得知李建成的唐军主力到达相州附近时,正在攻打魏州的刘黑闼赶紧收手停战,全力布阵,迎战李建成。

决战前夕,随军参谋魏徵向元帅李建成献上了一条以分化瓦解对方军心和斗志的计谋。他建议李建成废除以往唐军对汉东军及其家属采取的斩尽杀绝的做法,释放战俘,让他们高高兴兴出狱,平平安安回家,告诉他们只要不再造反,一切既往不咎。

李建成接受了这一建议。这招釜底抽薪的计谋还真管用,刘黑闼的部下以各种方式响应唐军的这一宽大政策,有的偷偷逃走,有的干脆发动兵变,绑了自己的首领作为见面礼来投降唐军。

战场形势急速向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此时,刘黑闼的军粮已经告罄,他担心后方魏州城内的田留安出城袭击自己,和正面的唐军主力对自己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就趁着黑夜偷偷拔营向北逃去。李建成和李元吉见刘黑闼溃退，立即指挥唐军全力追击，终于在馆陶赶上了刘黑闼。

馆陶在永济渠的西边，刘黑闼要想完全脱离李家哥儿俩的威胁，必须渡过永济渠。但渠上没桥，要过渠必须先搭桥。刘黑闼命令王小胡挡住唐军，自己亲自充当监工，组织手下在渠上架桥，然后仓皇逃往桥东。见主将甩腿逃到河东跑得不见踪影，河西的汉东军哪里还有心思和唐军交手，在被唐军打死和淹死几千人后，纷纷放下武器投降保命。唐军过桥继续追击，但刚过去千余人桥就断了。借了豆腐渣工程的光，刘黑闼得以带着几百名骑兵成功逃脱。

但唐军一直没有放松对刘黑闼的追捕，第二年正月，李建成派大将刘弘基继续追击已经山穷水尽的刘黑闼。那个姓刘的被这个姓刘的追逼得魂不守舍，一天十二个时辰差不多就干一件事：跑！从睁眼跑到闭眼，很可能连梦里都在腾云驾雾，史书上说"黑闼为官军所迫，奔走不得休息"。

看来我还算人道，安排了他做梦的时间，实际情况可能是根本没得机会做梦。要仅仅是跑的话，那也不算什么，反正驾马奔驰，就当是兜风好了。问题是没得吃啊，连下马偷根萝卜的安全时间都没有，虽然没有"醉驾"撞人的危险，但"饿驾"更难受。《资治通鉴》只用两个字来形容："馁甚"！

当刘黑闼匆匆忙忙跑到饶州城下时，跟随在身边的只有一百来人了，这时候他也就相当于刘连长了。

饶州是刘黑闼的地盘，刺史诸葛德威见领导到来，急忙出城迎接。诸葛刺史请刘黑闼进城休息吃饭，但"黑闼不可"，他警惕性很高，不愿意进城，估计是怕部下落井下石算计自己，拿自己的脑袋换一个好前程。

要说刘黑闼的警惕还真不是草木皆兵，诸葛德威确实是想算计他。见刘黑闼不进城，早就指望抓住刘黑闼向唐政府献功的诸葛德威有点着急上火，祭出了"涕泣固请"的招式，在刘黑闼面前泪雨滂沱，咧嘴大哭，请刘领导一定要给个面子，进城去吃顿便饭。

你看看德威的脸，湿湿的滑滑的都是泪。这种盛情相邀没人能拒绝得了，要是不接受邀请恐怕真能哭出人命。刘黑闼有点感动，再说肚子也撑不住了，大力水手还要吃菠菜呢，于是"黑闼乃从之"，率众进城。

进城容易出城难。刘黑闼跨进饶阳城门就是进了鬼门关，等于宣告造反生涯结束，还连带着他的生命。就在他和他的一百多个饿得两眼发花的随从狼吞虎咽时，诸葛德威再次出场，这次他没有"涕泣"，而是凶巴巴地"勒兵执之"，将腮帮子里塞着饭菜的刘黑闼抓了起来。

刘黑闼气得大骂："狗辈负我！"没想到自己勇武一世，临了还是被手下给黑了。诸葛德威率饶州城投降唐朝，并将刘黑闼作为厚礼送给李建成。这个令大唐动用三个皇





子，阵亡两名郡王，牺牲了近二十名高级将领和官员的超级造反大头目，被李渊下令就地斩首，不必押送京师。

这和以往的反王待遇不大一样。以前逮住一个反王都要送往长安，李渊过目后总要对反王们“让之”一番，然后再杀。可能是李渊觉得刘黑闼的危险性太大，为避免节外生枝，没有过把“让”瘾，直接杀死了事。

公元623年二月，造反一年多，让李唐政府吃尽苦头的刘黑闼和他的弟弟刘十善一起，在洺州被斩首。刑前，刘黑闼说了一句让后人感慨万千的遗言：“我幸在家锄菜，为高雅贤辈所误至此！”这话有点类似检讨书，听这意思，刘黑闼似乎很后悔自己的造反行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相信这是他的真心话。当

然，他并不是检讨自己的战争错误，而是出于对生的渴望和对生命的留恋。当年，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宰相李斯在腰斩前，也曾对与自己一同赴死的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两个死刑犯的感慨多么相似，在死亡降临的时候，生活中原本平淡无奇的种菜、逐兔活动都变成了令人无限憧憬向往但遥不可及的梦想，“生命诚可贵”在这时候体现得尤为淋漓和强烈。

刘黑闼的遗言说得很不厚道，让高雅贤背了一千多年的黑锅。他自己显然是在自私地推卸责任，这与做生意亏本了却怪借本钱给自己的人是一个道理。造反虽然是高雅贤那帮人提议的，但反不反的决定权握在自己手里。刘黑闼可以有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迁怒别人却是毫无道理。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开花，不是所有的造反都结果。造反不是买彩票，可以有许多头等奖，可以均分天文数字的奖金。造反类似“抢板凳”的游戏，抢到最后只有一把椅子，只容得下一个屁股，既然李渊先坐上去了，其他人只有认输的份。刘黑闼的临刑遗言，只能说明他本不是敢作敢当的主儿，也把身上曾经的英雄光环一扫而光。

尽管刘黑闼的这次造反没能天长地久，但他的一怒而起也给李唐政府带来了很大冲击。平定刘黑闼的胜利是作为太子的李建成在唐朝国内统一战争时期立下的唯一一件重大战功。尽管刘黑闼之前已经被李世民的重拳打成了内伤，但最后毕竟是倒在李建成的脚下，所以功劳应该记在太子的账下。李建成在平叛中用“柔道”代替铁腕的政策是成功的，他的既往不咎、不问原罪的政治攻势是彻底消灭刘黑闼势力的重要因素。

世界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原有饶恕和宽仁抚慰往往比刀枪棍棒和屠戮杀戮有用得多。

十九、辅公祏反唐

更朝换代之际总是多事之秋，东边的刘黑闼平定半年后，南面的辅公祏又举起了造反大旗。

辅公祏是杜伏威领导的江淮军核心人物之一，基于这一点，在杜伏威正式降唐后，李渊并没有亏待他，授予他淮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的实职，并晋封舒国公。这两个职务虚实结合，有名有利，从官本位的角度看，算是不错的了。但由于辅公祏所在的淮南道是杜伏威的天下，他这个尚书仆射能否名副其实还得看杜老大是否同意。令辅公祏超郁闷的是，他已经被排挤出了江淮军的权力中心，成了一个有职无权的边缘人。

杜、辅之间是有过蜜月的，两人的友谊毕竟是建立在偷羊的牢固基础上。杜伏威通过"二传手"辅公祏，喜滋滋地吃了卖了不少辅公祏亲姑姑家的"喜羊羊"。刚开始那会儿，杜伏威对辅公祏很是尊重，因为辅公祏比杜伏威年龄长一大截儿，"伏威兄事之，军中谓之伯父"。渐渐地，辅公祏在军中的威信急速上升，"畏敬与伏威等"。杜伏威感觉到了压力，他担心辅公祏威胁自己的地位，便有意识地加以限制，"潜夺其兵权"。他将自己的两个养子阚棱和王雄诞分别提拔为左、右将军，暗地里将二把手辅公祏架空了。

辅公祏当然明白杜伏威的用意，虽然心里"怏怏不平"，但还是飞快转身，接受既成事实，没有倚老卖老大吵大闹，而是摆出一副彻底放手不问政事的样子，与道士朋友左游仙玩上了修炼辟谷。"辟谷"是以得道成仙理念为核心的道教专业术语，即为了体内不产生秽气，阻碍成仙道路而不食五谷杂粮。

其实，辅公祏很可能明白神仙是扯淡的玩意，之所以一本正经，学得比职业道士还投人，目的只有一个：不是得道成仙，而是想做皇帝。史书说他"学道辟谷"的目的是"自晦"，他希望以此迷惑杜伏威，躲过一劫，再慢慢寻找击出山的机会，成就自己的梦想。从辅公祏后来设计的造反情节过程来看，他是一个野心家，早就有了自己的政治计划，只是迫于精明威猛的杜伏威而深藏心中不敢表露而已。杜伏威离开江淮后，他马上从后台跳到前台，举兵造反。

杜伏威到长安伴驾定居前，命辅公祏镇守江淮军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丹阳城，同时指派王雄诞作为副手协助。这个任命太"水"了，傻子都知道其真实意图。杜伏威临走前偷偷交代王雄诞说："吾至长安，苟不失职，勿令公祏为变。"辅公祏实际上成了个花瓶，可以洗脚泡澡美容看皮影戏，只有守城与自己无关。

从这句话分析，杜伏威并不是稀里糊涂去的长安，而是为自己留了后路。他通过养子把兵权控制在自己手里，一方面可以遏制辅公祏，使辅公祏不敢妄动，另一方面还可以在江淮为自己压上一个以静制动的秤砣，使李渊对自己有个不大不小的忌惮。



"苟不失职"在这里应该是句一语双关的外交和政治语言,画外音很明显:要是"苟失职"的话,那是可以"令公祏为变"的。其实杜伏威就是隐晦地提醒王雄诞,假如自己在朝廷有生命危险的话,江淮军可以起兵逼迫李唐政府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李渊在长安之所以给了杜伏威比自己的小儿子还高的地位和待遇,绝对与东南部这支强悍的江淮军尚未真正归属唐朝廷,指挥权还握在杜伏威手里有很大关系,可以说,李渊并不是给杜伏威面子,而是给江淮军面子。

人算不如天算,精明的杜伏威没有料想到,养子王雄诞没有遗传他的精明基因,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最终还是被他最担心的那个人给葬送了,而且葬送得干脆利落。

假模假样"学道辟谷"的辅公祏早就忍不住了,杜伏威离开的第二年,他就和左游仙密谋造反,看来是个假道士。在中国历史上,权力更替和佛道两家总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不知道是权力利用了它们,还是它们绑架了权力。而这一次,百分之百是道士左游仙和他的伪弟子辅公祏绑架了权力。

造反是需要军队的,江淮军的实际控制权还控制在杜伏威的养子王雄诞的手上。诡计多端的辅公祏便打起了王雄诞的主意,想出了一招"以假乱真"之计:"乃诈称得伏威书,疑雄诞有贰心。"这是标准版的贼喊捉贼,如果王雄诞来个脑子急转弯,完全能把事情调查清楚。他可以给杜伏威写信,也可以遣人去长安当面向杜伏威解释说明,这样,辅公祏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在战场上一往无前、凶猛无敌的王雄诞,政治斗争经验却属于"蛋白"一族,没有一点深度和广度,可以说是个军事腿长、政治脚短的"跛豪"。他觉得自己一年来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为干爸爸守城看家,不但没得到表扬,还被疑怀有二心,一肚子的委屈和不高兴。别人不高兴是表现在脸上或窝在心里,王雄诞却表现在行动上:"称疾不视事",以身体有病为由,长期歇病假,不再过问军队事宜。

真真是辅公祏的幸运,想不心想事成都不行。趁王雄诞退出的机会,辅公祏接管掌握了江淮军的控制权。

反叛计划准备妥当之后,辅公祏派亲信将领西门君仪对王雄诞"谕以反计",告诉他自己的造反打算。辅公祏是个算经济账的好手,他知道王雄诞是个打仗人才,造反时想把他捎上,劝他和自己一起干。这时候王雄诞"始寤而悔之",终于明白了那封信是怎么回事了,但为时已晚,他手里已没有军权,无法阻止辅公祏的反叛;但对辅公祏劝他入伙的企图,回绝得特别坚决:"今天下方平定,吴王又在京师,大唐兵威,所向无敌,奈何无故自求族灭乎!"

拿王雄诞这句话与同样不愿造反的刘雅那句"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之言相比,我们会发现,二者的意思都说明那时候社会已趋稳定,大家都想过平静的生活,不愿再干刀口上舔血的造反营生。这个时候鼓动造反的人,并

非像隋朝末年那样，实在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反的，而是一些觊觎权力的政客权贵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欲望而实施的逆动行为。唐初的辅公祏叛乱就属于这种性质，与农民反抗封建压迫、推动社会进步的起义完全不是一回事。

王雄诞明确告诉对方，自己不愿意造反的原因："今从公为逆，不过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爱斯须之死，而自陷于不义乎！"这句话向上豪气冲天，往下掷地有声，随便抠一个字甩出去，都能把阴谋家兼野心家辅公祏砸得当场休克。在军事上王雄诞是个少见的明白人，他准确地预测到辅公祏造反不过是"延百日之命"。从称帝到被灭，辅公祏果然只闹腾了短暂的半年多。不愿造反的王雄诞的人生结局和前文所说的那个刘雅一样，免不了一个死字，"公祏知不可屈，缢杀之"，可惜了这样一个率真猛汉。由于王雄诞体恤下属士卒，对百姓秋毫无犯，在他临刑之日，"江南军中及民间皆为之流涕"。

搞掉了王雄诞，辅公祏正式公开造反。他打着江淮军领袖杜伏威的旗号，对部众撒谎说，杜伏威不能亲自回江南，所以特意给他写信，命他起兵反唐。旋即在丹阳称帝，国号宋，并设置百官，以左游仙为兵部尚书，同时策动驻守豫章的张善安一起造反，授其西南道大行台官职。豫章即今天的江西南昌，就是初唐四杰之冠的王勃名篇《滕王阁序》开头第一句的"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辅公祏称帝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渊大为光火，立即发布了《讨辅公祏诏》，并以最快的速度派兵前往剿杀。八月底，李渊任命李孝恭为总指挥，率领包括七大行军总管在内的强大阵容开赴江南前线。李靖、李世勣、黄君汉三大名将以及李孝恭自己，分别率领四个方面军从今天的江西、河南、安徽、山东四个不同的方向包抄丹阳城。这是一个三面包围的阵形，只有东边留出了一个空，可东边是浩瀚的大海，这架势明摆着是要逼辅公祏跳海。

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中都记载了一段小插曲：说是部队开拔前，李孝恭摆酒置席，大宴将士。期间，他酒杯里的酒突然"变为血"，在座者都大惊失色，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李孝恭却不慌不忙解释说："此乃公祏授首之征也！"说罢一饮而尽。这个李孝恭不当主持人真是埋没人才了，这临场发挥的脱口秀，比相声里的"现挂"还精辟，一个对凝聚军心十分不利的现象被他解释得有智慧、有彩头，还很符合主旋律，结果是"众皆悦服"。

面对三面围攻，辅公祏精心打造长江防线，准备依托长江天险与唐军对抗到底。他派遣部将冯慧亮、陈当世率领三万舟师；陈正通、徐绍宗统领两万步骑军屯扎在今安徽当涂，遏住通往丹阳的咽喉水道，同时还在位于今天安徽和县的江面上"连铁锁以断江路"，并在长江沿岸修筑了绵延十余里且攻防兼备的军事堡垒。

战事开始的前三个月，双方分别在寿阳（今安徽寿县）、猷州（今安徽泾县）等地进行了多次对阵，这时期主要是陆战，唐军意图从不同方向先解决宋军的陆地掩护，并逐



渐占据了上风,对丹阳的陆上包围圈越收越紧,将宋军从最初的大外圈赶到小内圈。进入十二月后,唐将李大亮打出了一个战场小高潮,不费一兵一卒成功诱捕了此次叛乱的第二号人物张善安。

张善安曾在十一月初设计杀死了唐军黄州(今湖北黄冈)总管周法明。李渊调派水军老资格总管周法明沿江进击叛军,本指望他能重创敌人,结果事与愿违,刚上战场不久就被张善安给暗杀了。

当时,周法明正在战舰上饮酒,张善安派来的几名行刺特工化装成渔民,乘着渔船来到其战舰附近。那个时候在长江里捕鱼的渔民比长江里的鱼少不了多少,周法明的警卫也没多在意。这几个假渔民真刺客趁着唐军疏忽大意,摸上舰船把周总管给杀死了。周法明成了唐军在这场战役中阵亡的最高军方首长,他的死也不值得同情,上班时间不遵守劳动纪律,带头违章喝酒,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可耻地死在了酒桌上,成了真正的"酒鬼"。

张善安的出身也是隋末土匪,他所在的豫章是他从萧铣手上出其不意夺过来的,然后带着豫章投靠了李渊,被李渊授了个洪州(今江西南昌)总管。这个人的行为有点莫名其妙,一个大国的军区司令做得好好的,却跟着一个没谱的人玩造反,玩到中间又想回头,这么性命攸关的大事,他搞得跟幼儿园的小朋友过家家似的。

李大亮到洪州前线后和张善安"隔水而陈"。两个牛郎隔河相对,双方的人马虽然都荷枪实弹,但没一点火药味,两军主将还温柔地"遥相与语"。李大亮对张善安"谕以祸福",大致意思是你现在放下武器还来得及,我们优待俘虏,你要是过来,骏马任坐,高官任选,美女你看上谁就是谁,都给你。要是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张善安被他劝得动了心,狐疑不安地说:"善安初无反心,正为将士所误,欲降又恐不免。"

李大亮见张善安欲降还休,知道有戏,赶紧趁热打铁:"张总管有降心,则与我一家耳。"只要放下武器,咱们俩就是一家人,亲亲热热的一家人,什么都不用担心。为了进一步打消张善安的疑虑,李大亮单人独骑渡河来到张善安大营之中,"与善安执手共语,示无猜间"。这个亲密的主动示好让张善安感觉对方很有诚意,于是决定投降。

唉,早知今日投降,当初何必造反?一来一去,把白皮肤滚成了黑皮肤,漂都漂不白,何苦来哉!答应投降后,张善安仅带着数十名骑兵来到李大亮军营。李大亮命人把跟着他的几十个随从挡在营外,只允许张善安独身入内。张善安进来后,李大亮突然变脸,"命武士执之",在营内将其逮捕。同来的随从见此,忙逃回大营报信。

张善安部下听说李大亮扣押了他们的主帅,个个气得脸红脖子粗,于是,全体操家伙倾营而出,来找李大亮拼命。李大亮又要起了心眼儿,他派人对那些找上门来的士兵说,"卿辈何怒于我"?并不是我抓了你们总管,而是张善安真心归国,自己不愿回去。他说自己"若还营,恐将士或有异同,为其所制"。

那时候的人真好对付,好单纯呀!说什么信什么,与现在的人说什么不信什么恰

恰相反。

听李大亮这么一说，本来气呼呼跑来要人的士兵这时候又气呼呼地骂起了张善安："张总管卖我以自媚于人。"大家以为张善安归唐了，呼啦一下尽皆溃散而去。李大亮趁这些士兵变成一盘散沙时，指挥军队追击，干净彻底地消灭了张善安所部，切断了辅公祏的一条臂膀，清除了丹阳南方的宋军对唐军作战力量的牵制，使辅公祏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外围策应力量。

李大亮是初唐名将，后来官拜右卫大将军，专门负责皇宫的安全保卫，李世民特别看重他，曾无限信任地对他说："公在，我得酣卧。"那意思是说，别人值班我睡不踏实，只有你才能让我得到深度睡眠。在唐太宗眼里，李大亮就是特效安眠药。没想到这样的名将在战场上也是谎话连篇，能把死的说活，把活的说散，一支虎狼之师硬是被他说散架了。看来战场谋略只有兵不厌诈，没有伟大高尚。

张善安"送货上门"被擒后，李大亮将其押往京师交给李渊处置。到达长安后，张善安坚称自己"不与辅公祏交通"，李渊相信了他，觉得既然没和辅公祏沆瀣一气，那就免其死罪吧。但辅公祏败亡后，唐军缴获了他与张善安通联的信件，于是李渊下令将其斩首。

时间进入公元624年，唐军继续从多方向朝辅公祏的大本营挤压过去。新年过后，李孝恭率军先后攻占枞阳（今安徽枞阳）、鹊头镇（今安徽铜陵境内）和芜湖（今安徽芜湖）。铜陵和芜湖是沿江重镇，离宋军重兵设防的博望山（今安徽当涂境内）长江防线近在咫尺。经过半年的激战，唐军主力已经和宋军精锐面对面接上了，最后的总攻即将打响。

就在辅公祏的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候，比他小很多岁的老首长杜伏威，却在长安突然死亡，时间是公元624年二月，死时只有二十六岁，还不到而立之年。死因说法不一，莫衷一是，有说是李渊害死的，有讲是杜伏威自己病死的。《资治通鉴》惜墨如金，只有一个字："薨"；《旧唐书》两个字："暴卒"，对太保吴王的死因都只字未提，连一向喜欢评论的司马光也闭口不言。说一个敏感的政治人物"薨"和"暴卒"，等于啥也没说。欧阳修在《新唐书》中给出的死因是："伏威好神仙长年术，饵云母被毒，暴卒。"

云母是道家炼制出的一种丹药，当时很多达官贵人都相信服用云母会强身健体，长生不老。其实砷、汞和铅的含量很高，长期服用会形成慢性中毒，但限于科学认知水平，众人都对服丹之事乐此不疲，以至于中国历史上因服食丹药直接和间接死亡的皇帝至少数以十计，连唐太宗李世民这样英明的皇帝也是因此而死。说杜伏威中毒死亡不是没有可能，但死亡时间过于敏感，正在老部下大举反叛的节点上，因而后世就有了众多猜测，笔者认为不能完全排除被李渊暗杀的可能。杀死杜伏威，叛乱的江淮军失去效忠对象，群龙无首，绝了想头；另外，江淮军公然造反，杜伏威失去了牵制作用，不如早杀一天早绝祸根。



他死后不到一个月,辅公祏叛乱就被平定。李孝恭缴获了辅公祏造反时特意伪造的杜伏威来信,并上报给李渊。李渊极度生气,下诏"追除伏威名,籍没其妻子"。可怜杜伏威一生看走眼了一个人,落得个如此下场。李世民知道杜伏威是冤枉的,接位后才给他平了反,恢复了政治待遇和其后人的生活待遇。杜伏威在隋唐所有实力派反王中,是最主动、最真心投靠李唐政府的,但结果却并不比那些和李渊死磕到底的强硬派反王好多少,死后还连累家人。他的一生,可以浓缩成一句话:一个好心没有得到好报的投降派。

三月中旬,唐宋两军决战已经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李孝恭率领的唐军已抵达驻守博望山和青林山的宋军大将冯慧亮、陈正通的阵地前沿。冯、陈二人久历征战,经验丰富,见唐军远道而来,故意紧闭营门不与之交战,他们欲图拖延时日消耗唐军锐气,然后趁对手气衰力竭时再率众出击。

见宋军坚壁不战,李孝恭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一方面派兵"绝其粮道",一方面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异口同声地认为,冯慧亮等人握有强兵,且占据水陆险要之地,如果硬攻,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不如抛开南方的长江沿线守敌,率领军队快速北上,"不如直指丹阳,掩其巢穴"。李孝恭也觉得此计可操作性较强,准备照计实施。

此时,他的那位黄金搭档李靖又站了出来,与众不同地否定了这个听上去很美的作战方案,并指出了直捣丹阳之策可能存在的一个被忽视的重大风险。李靖认为,宋军精兵并非全在博望山和青林山长江防线上,辅公祏"所自将亦锐卒也",丹阳城内的守军同样是将强卒精,倘若贸然舍近求远进攻宋军大本营,大军必将被挡在丹阳的坚城高垒之下。而军队受阻后,冯慧亮、陈正通若是催军北进,和丹阳守军从南北两边对唐军内外夹击,唐军腹背受敌,铁定难逃败局。

否定北击丹阳的计划后,李靖提出了自己的作战策略:"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这里的关键词是"挑",挑逗、挑战、挑衅、挑刺都行,只要把宋军从营中钓出来就成。

李孝恭还真拿李靖的话当回事,马上放弃了直击丹阳的想法,决定从外到里一步步来,先解决最近的敌人,具体战法是"使羸兵先攻贼营而勒精兵结陈以待之"。这个战法是拿羸弱的士兵作为诱饵,勾起敌军的战斗欲望,而这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的,士兵的生命成本被忽略不计,显得太没人性。

于是,一大群弱不禁风的唐军士兵组成的先锋团向宋军驻守的大营冲去。营寨里的宋军一看这阵形、气势和精神风貌,就觉得这便宜不占白不占,于是,在唐军攻营不克,转身而走时全部出动,排山倒海般追了出来。当他们追出几里远的时候,埋伏的唐军精锐突然杀出,将宋军杀得溃散而逃。

这期间,杜伏威的养子阚棱在战场上的表现尤为突出,见宋军来到面前,立即取下

头盔大声呵斥:“汝曹不识我邪?何敢来与我战!”这句话比核武器还管用,原江淮军的许多将士都是阚棱以前的部下,听到老领导的怒喝,“皆无斗志”,有的扔下武器,有的向阚棱敬礼,军心溃散,“由是遂败”。

阚棱是江淮军少有的猛将,“貌魁雄,善用两刃刀,其长丈,一挥则击毙数人”。江淮军并不是不能打,就是缺少像阚棱这样的猛将,连一半的战斗力都没发挥出来,所以败得很快。如果是杜伏威亲自反唐,情形将会大不相同,这也是李渊为什么要杜伏威进京伴驾的直接原因。

阚棱在这次平叛中功劳很大,是杜伏威“钦点”南下对付辅公祏的一张王牌,兼有向李渊证明自己清白的意向。但他不但没有自证成功,反而还给自己证出了通敌污点。阚棱同样把自己证出了问题,被李孝恭“以谋反诛之”。如果说李孝恭对辅公祏炮制出的假信不能分辨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他杀死平叛功臣阚棱完完全全是私心作祟,公报私仇。阚棱因为在这次讨伐战中劳苦功高,所以“颇自矜伐”,辅公祏看了大不服气,在兵败受审时,一口咬定阚棱与自己通谋,把阚棱拖下了水。这种话八字没一撇,李孝恭当然不能作为证据。但战后李孝恭“籍没贼党田宅”时,将杜伏威、王雄诞及阚棱的田地房产都一起没收了。阚棱当然很生气,找李孝恭申辩时可能是态度不好,声音高八度,也可能是说了什么气话,把这个皇室赵郡王给惹火了,一拍桌子,你个反贼还敢嚣张,捆起来,斩!

可叹又一个英雄就这样没了,父子三人都给辅公祏去垫了背。

宋军溃败之后,李孝恭、李靖不给对方喘息之机,命令水陆两路唐军全力追歼,“乘胜逐北,转战百余里”,将博望、青林两山的守卫宋军全部击溃,冯慧亮、陈正通等高级将领逃回丹阳,部下被“杀伤及溺死者万余人”。此战击溃了辅公祏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丹阳失去了保护屏障,门户大开,唐军可顺江直达丹阳城。李靖见此又使出了他兵贵神速的杀手锏,率领一队精兵先期杀向丹阳。但李靖这个战神也没算到辅公祏竟然弃城不战而走。这时候,辅公祏的身家还算个地主富农,手上有好几万将士,但恐惧缠身,除了睡觉,他在马背上只有一个“跑”字。李靖赶到丹阳,辅公祏已跑向会稽,想去投靠自己的兵部尚书左游仙。

会稽离辅公祏所在的南京附近还是有不少路程的,要想安全跑到那里有些难度,因为李世勣带人追在他的屁股后面。也算辅公祏不走运,碰到了唐朝两个最有名的战神李靖和李世勣,他们并称“二李”,为唐朝统一和后来的开边拓土立下了无人企及的功勋。碰到一个就已经是走背运了,一次碰上两个就相当于中国足球队比赛抽签抽到了意大利或巴西队,哭都淌不下眼泪——早给吓干了。

李世勣一路追赶,辅公祏一路狂奔。当辅公祏跑到东边不远的句容时,跟随他出丹阳的数万人只剩下了五百人。逃到常州夜宿时,部将吴骚见辅公祏大势已去,准备发动兵变将其逮捕,然后投唐。但机事不密,得到消息的辅公祏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